

帕尔玛宫闈秘史



帕爾瑪宮閨秘史

司湯達 著 徐遲 譯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出版

帕爾瑪宮闡秘史

定 價	發 行 者	發 行 人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國 幣 二 十 八 圓	上 海 書 報 雜 誌 聯 合 發 行 所 福 州 路 三 七 九 弄 十 二 號	何 恒 之	徐 遲	司 錫 達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版初版二千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致讀者

這個故事，寫在一八三〇年的冬季，還是在離開巴黎三百里的地方寫起來的；因此是不可能影射一八三九年的事件的了

比一八三〇年還要早些年代，那時候我們的軍隊正馳奔在歐洲大陸，偶然的機會讓我駐紮在一位神父的家裏：那是帕陀亞，意大利的秀麗的城市；我居留了很久，我們結成了朋友。

一八三〇年，將近歲暮，我又經過帕陀亞，愬愬地跑到那良善的神父的家裏去：他已經不在人世了，這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希望再看看那一間沙籠，在裏面我們消磨過多少個愉快的黃昏，多年來我黯然追憶的啊。到了那兒，我碰到神父的姪子和這姪子的夫人，他們像老朋友一樣歡迎我。許多人都跑來，我們談興甚濃，到夜深沉以後才作鳥獸散；而這個姪子還到彼特羅奇咖啡店去斟來了最好的酒。特別使我們圍坐不散的，乃是公爵夫人桑賽凡麗娜的故事，因為有人提了個頭，那位姪子就從頭到尾把她的事蹟說給我聽，這種雅意，甚為難得。

「現在我要去的地方，」我告訴我的朋友們，「是難得有這樣的黃昏了，我要把你的故事來寫一部小說，以便消磨那漫漫的長夜。」

「要是這樣，」那姪子就說，「讓我把伯伯的日記本交給你。在帕爾瑪這個標題底下，提到了這公國宮闈中好幾件祕史，當時的公爵夫人真所謂「炙手可熱勢絕倫」；可是，要小心！這個故事什麼都好，祇是道德上未免敗壞了，你們法國人正矜誇着你們的福音式的純潔，說不定這部書會給你贏得一個暴徒的惡名。」

我把一八三〇年所寫的手稿不加更動地發表了，這一來，卻有兩個缺陷：

第一，關於讀者諸君的：因為人物都是意大利人，也許諸君的興趣較差，這一個國家裏的心腸跟法國人的心腸差得很遠；意大利人是認真的老實人，除非被觸犯了，心裏想的，嘴上就說；祇在他們的癖性猝然發作的時候，才有虛榮；然後變了狂熱，被人稱為「熱情兒」。最後，在他們中間，貧窮並不是可笑的。

第二個缺陷是關於作者的。

我承認我是太勇敢了，聽憑我的人物表現他們的本色；但另一方面——這我得大聲宣佈——對於他們的許多行爲，我也曾加以最道德的責斥。爲什麼我要給我的人物，以法蘭西人的崇高道

德，以及其他的優點呢？法蘭西人愛金錢勝於一切，不大會因為愛憎的動機而犯罪的了。在這個故事中的意大利人卻適得其反。此外，我也覺得，一個人若從南到北，走上二百里路程，風土人情一變，就彷彿是個新的故事了。神父的可愛的姪媳婦是認識，並且是異常忠信於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的，她曾懇求我寫她的傳奇時，什麼也不要更動，如有更動，誠受譴責。

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記

譯者跋語

原作寫於巴黎（不是在巴黎三百里之外），寫作時間之短促可以見諸原作者的劄記：

「修道院——作於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四日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八三八年

九月三日，我有了寫修道院的意念。好像是到不列顛尼，或阿佛爾去的旅行歸來開始的。我十一月四日開始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完成。十二月二十六日我把六大卷稿紙

交給柯爾找出版家。」

去年夏間，茅盾先生鼓勵我譯這部書，給我找了出版家，原定三個月譯出的，不料茅盾先生遊蘇歸來我還沒有譯完第一部。這一個時期我完全放在一個鄉下的中學裏了。我很感激出版家對於我的友誼的敦促，我很抱歉這樣給我耽誤了時間，趕上了排工好幾次的漲價，使他頗有損失。

翻譯所用版本，根據 *CK. Scott moncrioff* 的英譯本，和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的 Henri martineau 編定的法文本，和 Lady mary Toyd 的英譯本，後面兩本承李健吾先生借給我，在這裏向他道謝。

這樣一部輝煌的著作，既譯成中文，似應再多下一些功夫，加一些附錄。巴爾扎克的一封四萬餘字的信，我只譯了一個冒頭；以及司湯達爾的回信，我沒有譯；以及其他很好的資料，如經過巴爾扎克建議之後，原作者改寫的兩段，我也沒有譯，等等，我很喜歡做這些工作，但這幾天躲起來翻譯，已隱隱約約聽到鄉下學校裏的同事們在痛罵我的聲音了。我多末喜歡把手頭的材料再整理一下，寫一些作者的介紹。我請讀者原諒。

我不是一個職業的翻譯家，所以我往往趕着譯書，實際上有許多事在等我，我相信一定免不了有很多的疏漏，希望得到指正，通訊處由書店轉。

最後，有一些喜悅的話，我確曾譯了靠二十部書，大約譯過三四百萬字，這一部書，譯的時候我最愉快，往往一早晨到晚上，一邊譯，一邊混身緊張而激動。人物的命運這樣感動了我，過去我的譯書的經驗中都未曾有過這樣的現象。我敢於邀請讀者，讀這最動人的小說！我敢於熱情地說，沒有人會失望的。

一九四七年五月

巴爾札克序言

我們的時代底文學，極顯明地，有三種表現形態；顧仁先生不樂意「三位一體」這個用詞，另創「三重性」來代替，竊我看來，這三重性絲毫不是沒落的徵兆，卻是非常之自然的，正是文學材能底慶豐收；這是十九世紀的大貢獻，不像十七，十八世紀，弄來弄去，祇不過一套不變的形式，原來那兩世紀，或多或少，是屈服在獨夫暴政之下，或一種制度之下的啊。

這三種形式！或稱形態，或稱體系，悉聽尊便——是存在自然中，附合一般世人的情操的，到達這個時候，文學予以表現，又當智識在普及，愛好文學的人數在增多，而閱讀的習慣在無限制地激長的時代，自然牠們要鼎足而立了。

古往今來，中外人士之中，少不了一類人，多愁，沉思，默察，這種心靈沉緬於偉大的意象，他們能在大自然的宏麗景物中潛移默化。因此有了一整個文學流派，我稱之為「意象文學」，其中包含抒情的作品，史詩，和用這方式來觀世界的一切創作。

少不了又有另一類人，他們心思活，愛好速度，動作，精明，刺激，行爲，戲劇性，而避免了討論，他們對思維極少興味，對效果特別鍾情。從這類心靈中，另一整個文學流派擺下了陣勢，爲了與前者對壘鮮明，我稱之爲「幻想文學」。

最後還有一類人，他們是兩全其美的，其心靈包容一切，置身於抒情與行動之間，戲劇與頌詩之間，深信完美之道，必須觀看事物的整體。這一流派，可稱爲「折衷文學」，要求依據實情，表現世界；兼顧意象與幻想，寓此於彼，寓彼於此，溶合了動作與思維。司各德可謂完全滿足了這種折衷性的。

何者最優，我可不知道了。我也不願意任何人把這天然的異同分出高下來。所以，我不會說意匠派的詩人某某絕少幻想，也不會說幻想派的詩人某某絕少意匠。這三種方式祇能應用於詩人的作品所激起底一般的印象上，只適用於作家運用腦汁的模式，於他們的心靈底氣質傾向。每一個意象好比是一個幻想，精確些說，好比是一種興感，好比許多幻想的集合；重於幻想，那往往不以意象爲終點。幻想，在牠的發展上也煞費苦心，不是人人能輕易得來的。還有一點，意象在本質上較爲普及，立刻能使人瞭解。如假定露俄的「巴黎聖心寺」跟「曼儂，萊攝戈」同時出版，「巴黎聖心寺」就可以立刻抓住比「曼儂」更多的讀者，那末在崇拜「羣衆公意」的人們看

來，豈非前者優於後者多多了。

其實，不論作品來自哪一個源泉，牠祇有遵照了理想的法則和形式的法則，才能永垂不朽。意象與幻想之於文學，好比是素描與色彩之於繪畫。魯本斯和拉斐爾都是大畫家；誰以為拉斐爾不懂色彩，就鑄成了大錯；誰不甘心稱魯本斯為畫家的，應該到熱諾亞去，長跪在耶穌教寺院，這偉大的弗萊明人所作的畫前，向素描頂禮。

貝爾先生，現在倒是他的筆名司湯達爾更著稱了，在我的評價中，正是「幻想文學」中最優越的大師，在這一流派中，有着繆塞梅里美，郭士朗，台拉維涅，倍朗傑，潑朗雪，吉杭丹夫人，卡爾，和諾迭艾爾這許多先生，蒙尼埃也屬於這一流派，由於他的諺語的真實性，雖然牠們缺少了一個基本觀念，然而卻充滿了這個學派最為特徵底自然與觀察的精確。

這一個已給我們許多優秀作品了，由於牠擁有豐富的事實，由於牠也有清醒的意象，由於牠簡單，明白，由於牠有伏爾泰的警句，由於牠有十八世紀底講一個故事的方式，主要的，更由於牠有喜劇感，早已受盡注意。貝爾先生和梅里美先生，儘管深邃嚴肅，在他們著述他們的事實時，不免有點冷笑，有點狡滑。在這兩位，喜劇性是含蓄的。火石中的火星。

雷俄，無疑地，是意象文學的最優越的鉅匠。拉瑪丁先生屬之，夏托白里安先生是牠的施洗

禮者，而拜蘭歇先生創造了牠的哲學。「奧勃曼」屬之。還有巴皮艾，高諦葉，雷波芙，以及許多的模倣者。我提到的一些名字中，有時興感超過了意象，如賽南柯爾先生和雷波芙先生。台，維涅先生，不拿他的散文，拿他的詩來說，似乎是屬於這一流派的。這些詩人都沒有喜劇感，他們不懂得對話，僅高諦葉例外，他是精通的。露俄的對話太是他自己的語言了，他還沒有變化了他自己，他在人物中安排了他自己，沒有使他自已變成人物。可是這一派，正如那另一派，也產生了許多佳作，牠的卓越是在牠的文字方面做到了詩意的飽滿，既有豐富的意匠，又跟大自然結合得緊；那另一流派更加人間味，而這一派卻企圖了體貼到創造的心底去，以求清高。牠愛大自然勝於愛人類。法國的文字全靠了他們而強烈地詩化了，這是極有必要的，因為我們的文字底「實證主義化」——請原諒我用了這詞——，牠排斥了正是這一派發展了的詩意，而且十八世紀的作家會使之乾燥無味。盧梭和倍拿亭，德，聖比埃爾正是這個革命的發難者，我認為這是一大事。

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鬭爭的祕密就在這裏了，完全是起因於這種心靈的天然差別的。兩世紀來，幻想文學唯我獨尊，因而十八世紀的後裔，自然，誤以為文學中，這一個體系便是文學的整體了。我們不要責備他們，這些人是古典主義的衛士！幻想文學，滿載了事蹟，緊密地織合起來的，也正是法國的天才的一部份。「薩伏依牧師」「賴第德」，「西拉與攸克拉特對活錄」「羅

馬興亡原因之研究」「鄉曲」「曼儂，拉攝戈」，「吉爾，勁拉斯」毋寧是法國精神的作品，不能說是「意象文學」的呢。我們感謝後者的是在詩這方面，兩世紀來，祇除了拉，芳丹，雪尼艾和拉辛之外，詩總是備受猜疑的。意象文學尚在搖籃期，卻已擁有不少無可抗頡的天才；可是，當我發現那另一流派中所擁有的人選時，我就知道，在我們這美麗的語文中，牠依然顯赫一時，毫無沒落的徵兆。鬪爭已告一段落了，可以說的是，浪漫主義並沒有發明了新的方法，例如，在劇場中，爲動作缺乏而叫苦的那些人，相當地利用了長篇的朗誦和獨白，然而，我們久已聽不到波瑪榭的鋒利緊湊的對話了，也久沒有看到莫利哀的喜劇，他們總是以理性和幻想爲基礎的。喜劇乃是沉思和意象的敵人。在這一番競賽中，露俄有極大的收獲。可是博覽羣書的人想還記得夏托白里安的大受攻擊，那是帝政時代的事；很快就結束了，雖然攻擊的規模很大，而且兇惡，因爲夏托白里安先生是孤軍作戰，沒有露俄先生的戲迷助威，也沒有報紙和他樹敵，更沒有英國德國那些聲譽卓著，備受愛戴的天才給浪漫主義者以援助。

至於那第三個學派，兼顧另外那兩者的，在刺激羣衆方面，機會較差，因爲羣衆不喜歡中庸之道，不喜歡混品，認爲折衷文學不能激動他們的熱情，相反的，倒平伏了他們的熱情、法國喜歡樣式都有衝突，她在和平時代都要戰鬥。然而，司各德，斯泰爾夫人，柯伯喬治桑，在我看

來，都是這一派的卓越天才。至於我自己，我站到折衷文學的旗幟之下，有如下的理由：我不相信十七、十八世紀文學的嚴肅的方法，可以表現近代社會、把戲劇的本質，意匠，畫面，描寫，對話，導引入近代文學中，在我認為萬萬不可少。讓我們坦白地承認，「吉爾、勃拉斯」的形式是令人疲勞的；事蹟的堆砌，理想的疊積，更不免生硬了一些。幻想在人物之中人格化，就優越得多。所以柏拉圖把他的心理的倫理學用對話體來寫出。

「帕爾瑪宮闈秘史」這部書是屬於我們這一個時代的，在我看來，截至目前為止，牠是幻想文學的一部鉅著，在這裏面，貝爾先生對另外的兩派也有讓步，由公正人士看來，這是可以容許的，另外的兩派也當認為滿意的。

這部書雖然如此重要，我卻一再拖宕時日，沒有談到這部書；請了解，這是因為我覺得很難於對牠大公無私。現在，我知道我已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已經不慌不忙，用盡心思地，讀了牠三遍之多，發現這部書是如此的卓越。

我能想像，我的驚羨將引起何等的嘲諷。自然會有人對我的鍾情發出挑釁的呼號的；我的熱情應該到了消散的程度了，卻沒有消散。據說，想像力豐富的人，對於一般讀者傲視，冷嘲的，斷言為絲毫不能理解底一些作品，偏會有突然的熱情，但也會突然間遺忘了牠的。頭腦簡單的

人，甚至有智識的人，祇傲然觀看事物的表面，他們會說我是在尋開心，說反面話，會說我像雷波美一樣，有我的莫名其妙的心愛的。讓我露骨地說吧，我對於真理是不知妥協的。

貝爾先生寫了一部書，其中，一章又一章，都光耀着崇高，在這個時代，人們已罕見紀念碑似的題材，他卻在二三十部有才氣的著作之後，發表了一部祇有卓越的心靈，卓越的人士能夠欣賞底傑作。一句話，他寫了今天的「霸術」，如果瑪基梵利生於十九世紀的今日，被放逐到意大利國土之外，而寫了一部小說的話，寫的就會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所以貝爾先生應該享受的榮譽，主要受到了這樣的打擊，「帕爾瑪宮闈祕史」這部書祇能找到少數讀者欣賞牠，祇有外交家，部院大臣，社會賢達，最優秀的藝術家能欣賞得了；簡單地說，祇有歐洲居領導地位的一千二百或一千五百人。所以不足為奇，書出了十個月，連一個新聞記者都沒有讀過牠，或了解牠，或宣傳牠，或分析牠，或頌揚牠，甚至提都沒有一個人提起過。我這人，我想，是懂得一點這方面的事情的，最近我讀了牠三遍之多；我發現這部書越讀越有勁，而且從心裏感覺到，我有機會來做一件好事情，其樂也融融。

難道我不在做一件好事情嗎？給一個極有天才的人物說幾句公平話，因為這人只能顯示在少數特殊人物的眼前，因為這人幻想超越，所以他不能出風頭，那種朝生暮死的「風頭」是牽就羣

衆的人追逐不休，然而偉大的靈魂卻鄙棄的啊！如果庸俗的人們能懂得，原來他們也有機會，可以了解崇高的事物，而提高他們自己，這樣時，「帕爾瑪宮闈秘史」可以一出版就跟「克拉麗莎。哈羅」有一樣多的讀者了。

發自衷心的敬仰之中，自有溶溶洩洩的懽樂。所以在這裏，我所要說的就是，我要向有純潔，崇高的心地的人們致辭，在每一個國家裏面，都有這樣的人，他們雖然有時候長嘆短吁，可是像不受注意的星座一樣，在文化的領域中，他們是崇拜藝術的。一代有一代，可不是都有人類的靈魂的星座，人類有天體，人類的天使嗎？而在那些的下面，用那瑞典先知斯瑞登波愛用的文字來說，都有一羣選民，藝術家是爲他們而工作的，因爲有他們會下判斷，藝術家所以甘心接受了寂寞，暴發戶的輕藐和政府的冷淡。

這一篇序文是巴爾札克的「貝爾先生研究」一篇四萬餘字的長論文的冒頭。緊接這冒頭之後，巴爾札克把這整部「帕爾瑪」做了摘要。因此，譯者暫不將他全部譯出。

第一章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拿破崙入米蘭城；走在一枝年輕的軍隊的前頭，他們剛不久前度過了勞狄橋，教訓了世界，原來經過這許多世紀之後，凱撒和亞歷山大又繼起有人了。意大利人目擊了勇敢的，天才的奇蹟，祇短短幾個月，就驚醒了一個沉睡的民族；僅在法軍到達的前一個星期內，米蘭人還認爲對方不過是烏合之衆，一碰到皇上的軍隊，總是倉皇遁去，這是天經地義的；給米蘭人作報導的，一星期祇不過三次，這末一點點的小新聞紙，比一隻手掌還大不了多少，而且是印在弄皺了的紙上的。

中世紀的時候，隆巴提的平民確鑿跟法國人一樣勇敢，值得讓日耳曼的皇帝來把他們的城市夷爲平地。此後，他們就變成順民了，他們的大事情是在玫瑰色的皺紗手帕上印寫一些商籟體的十四行詩，來慶賀一個闊人家或貴族之家的少女的喜事。在她這件終身大事之後的兩三年內，這少婦總會勾搭一個熱誠的愛慕者；有時，由夫家選定的「拼頭」，還在這個婚姻契約中，享有一

個光榮的地位。法國軍隊突如其來，所激起的深沉的情緒，距離這種優柔的生活方式可是遠極了。立刻，飛躍了，一個新的，熱情的生活方式。一七九六年的五月十五日，整個民族發現了歷來備受尊敬的一切事，原來極端可笑，即使並不可恨。當最後一個奧地利軍團撤離時，就標誌了那些古老觀念的崩潰：冒生命危險又成了時髦。人們覺得，要在感情凝滯了許多個世紀以後，得到真正的快樂，必須用真正的愛來愛自己的國土，必須追求英雄性的行爲。由於查理第五世和菲立普第二世嫉妬心重，連年暴政，他們被擲入了最黑暗的黑夜；他們推翻了這些皇帝的塑像，立時他們發現陽光氾濫了。最近這半世紀來，「百科全書派」和伏爾泰之流在法國地位越發穩固了，僧侶們所以要在善良的米蘭人的耳中叮嚀再三，凡是學習閱讀，從閱讀之中，隨便要學習什麼，都是勞力的大浪費，一個人祇要把什一稅交到教區牧師那裏，把他的小小過失都向他懺述，那末他準可以在天堂裏佔一席優良地。爲完成這曾經威武而明哲的民族底敗壞，奧地利又低價出賣了一種特權給他們，她的軍隊裏從此不需要徵募一兵一卒了。

一七九六年，米蘭的軍隊共包含二十四枝紅色軍服的兵勇，加上四枝華麗的匈牙利羽林軍，防衛了這城市，道德自由達於頂點，可是熱情卻稀有；非此不可，不但什麼事都得向教區牧師懺述，否則，甚至在現世界裏都有沉淪的危險，非常之不便利，而且良善的米蘭人還時常受到僧侶

勢力的干涉，其結果絕對是惱人的。以大主教爲例，他住米蘭；在皇帝的名義下統治米蘭，因爲皇帝是他的表親；忽然異想天開，要做做米糧生意。就此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農民出售穀物，非到主教大人的倉廩裝滿了不可。

一七九六年的五月中，法國軍隊已入城三天，有個工筆畫的年輕畫家，略有癡狂的，名叫格羅斯，日後他成了名，隨軍來到了米蘭，在當時最時髦的台·塞爾維大咖啡店裏聽到了大主教的剝削行爲，聽說大主教身材臃腫，隨手拿了一張印在黃色的粗紙上的冷飲品價目單。在價目單反面，他畫了那個肥胖的主教；一個法國兵用刺刀刺入了他的肚皮，但流下來的不是血，而是不知多少的米糧。我們所謂諷刺畫，或漫畫的東西，在這個權術統治的土地上根本沒有人看見過。格羅斯忘記在台·塞爾維大咖啡店桌上的那一張畫，被認爲奇蹟自天而降；一夜天功夫，製版了，印刷了，第二天就銷售了兩萬幅。

同一天，告示貼出來，強迫地徵收六百萬軍費，以供法國軍隊的軍需之用，法軍正打好六個勝仗，征服了二十個省份，現在別的不要，祇要鞋子，褲子，上衣和帽子。

這些法蘭西的窮光蛋闖進隆巴提，帶來了庶民的繁榮和無比的歡樂，只有僧侶和少數貴族感到這六百萬的徵收是重負擔，擔心不久還要有幾次徵收。法國兵整天權笑，唱歌；他們的年齡

都在二十五歲以下，他們的總司令年紀到達二十七歲，被尊爲他的軍隊中最年長的一人。這種歡樂，年輕，滿不在乎的樣子，剛好談諧地答覆了六個月來，僧侶們的大聲疾呼，他們曾在神壇上宣佈法國人是妖怪，說法軍已奉命要燒燬一切，砍下全世界的人頭，否則以抗命論罪，要處死刑的。爲了這個目標，每一團的前列都帶了一個斷頭台行軍的。

在鄉村裏卻可以看到法國兵，手抱着農家的嬰孩搖擺，幾乎每一個晚上有一些鼓手，鋸着小提琴，開臨時跳舞會。意大利農村舞蹈對這些丘八，確鑿太精巧，太複雜了，因此他們覺得自己跳得不高明，不能教授鄉村中的婦女，例是這些婦女把蒙費利娜舞，薩特萊洛舞和其他的意大利舞步教會了這些年輕的法國人。

軍官們，儘可能地，跟富有的居民住；他們要過得最舒服。以少尉爲例，他名叫羅拔，接到命令，駐紮在台爾·唐戈侯爵夫人的宮邸。這軍官，年輕的壯丁，豪不躊躇；他走進這宮邸時，隨身所帶的全部財產只有六法郎之值的一個斯戈度，那還是他在畢阿參沙領到的。度過勞狄橋以後，他從一個被礮彈打死，很漂亮的奧地利軍官身上剝下了一條華貴的紫花布褲子，全新的，來得再適時也沒有了。他的軍官佩用的肩章倒是羊毛的；他的外衣的布卻縫在袖子的夾裏上，使破布不致飄蕩；但還有一樣東西還要悲慘；他的鞋子底是用軍帽剪出來的，那軍帽也在勞狄橋度過

後，揀自戰場上。這些權宜之計的鞋底用一根繩子縛在鞋子上，看得很清楚，因此當大管家出現在羅拔少尉的房門口，送給他一份請柬，邀他和侯爵夫人進餐的時候，這位軍官奇窘不堪了。離那一頓要命的飯還有兩小時，這中間他和他的勤務兵又補綴了他的外衣，再用墨水把縛在鞋上的悲慘的繩子染黑。最後，可怕的時間到了。「一生之中，我從沒有這樣不安過，」羅拔少尉告訴我；「女太太們想起來，我是來嚇唬她們的，其實我發抖得比她們厲害。我看看我的鞋子，不知道如何走路才好。台爾·唐戈侯爵夫人，」他接下來說，「當時正在妙齡，美麗無比；你自己也曾經看見過她，這樣可愛的眼睛是安琪兒一般的甜蜜，她的頭髮像夕陽時的金黃，恰似一個美麗的框子，裝入一隻俊俏的鵝蛋型的臉。我房間裏有一張遼拿陀·達文西的「艾洛狄亞斯」，彷彿這就是她的肖像。謝謝天，她的天生麗質，使我傾倒了，完全忘記了我的衣服。我大膽說了幾個字，表示我的歡喜。」

「可是我還太敏感了，不再說得下這些客套話。在我播弄文辭的時候，我看着這座全部大理石築成的餐廳裏，站立着十二個僕役，所穿的號衣簡直奢華到了極頂。你想，這批奴才不但脚上有上等鞋子，而且有純銀的扣子。從我的眼梢上我都看到了，他們癡望着我的外衣，也許還癡望着我的鞋子，弄得我心痛。我本可以說個把字來嚇他們；可是我怎樣才能弄些顏色給他們看看，

而一面卻又不致觸犯了女太太們？原來侯爵夫人爲了增添她自己的一點勇氣，後來她告訴了我一百遍，派人把她的小姑，吉娜·台爾·唐戈，從她求學的修道院裏接了回來；日後，她是美麗的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呢；沒有人，在運佳時，趕得上她的歡樂和她的好脾氣，在兀運時，趕得上她的勇敢與靈魂的肅穆。

「吉娜，那時不過十三歲，看上去卻像十八歲了，一個活潑，率直的姑娘，你知道，她正怕得要死，怕她忍不住要笑出來，我的服裝太可笑，害得她不敢吃了；侯爵夫人卻相反，很耐餓地，講究禮貌地款待我；她很瞭解我眼神裏的不安之色。一句話，我是個怪物，我咀嚼了一頓輕貌的麵包：據說這是法國人最吃不消的。最後，如有神助，一個念頭放光明了：我開始把我的貧窮，把最近兩年來在熱諾亞背後的叢山中，因爲一個白癡似的老將軍帶領了我們，使我們受盡痛苦的經過，都告訴了她們。在那裏，我告訴她們，我們的軍餉是發軍票的，在國內實在沒有價值，我們每天只能領到三兩麵包。說了不過兩分鐘，好個侯爵夫人眼中已經淚珠瑩然，而吉娜也面色莊重了。

「什麼，少尉，」她插進來，「三兩麵包！」

「是的，小姐；還要壞呢，一星期倒有三天發不下來，外加我們駐紮的農家，困苦得比我

們還困苦，我們常常把我們的口糧分一點兒給他們，」

「離開餐桌時，我還讓侯爵夫人款住我的手臂，一路走到客廳門口，然後逃也似的回來，把唯一的值六法郎的斯戈度賞給伺候我進膳的僕役，這一個斯戈度應如何如何化用，我曾經建築過多少空中樓閣啊。」

「一星期後，」羅拔繼稱，「大家都滿意地相信了，法國人並不把人送上斷頭台，台爾·唐戈侯爵也就從柯摩湖上，格利安泰那兒的，他的堡壘中來了；當法軍迫近時，他自己勇敢地撤退到堡壘中，卻把他的年輕，美貌的妻子和他的妹妹遺棄給了戰爭的命運。侯爵恨我們的程度相當於他怕我們的程度，這就是說恨得怕得不可丈量；這肥羅的蒼白而虔敬的臉，居然對我們執禮甚恭，真妙極了。他回米蘭的第二天，我領到了三段布，那六百萬軍費中的兩百法郎；我添置了服飾，變成女太太們的騎士，因為跳舞會的季节正要開始。」

羅拔少尉的故事多少是全部法國軍士所遭遇的情形；人們看到這樣勇敢的士兵的慘狀，不但嘲笑，反而為他們難受，終於愛上了他們。

這匪夷所思的歡樂和極度的緊張底時期祇不過短短兩年；狂熱的程度這樣深又這樣普遍，筆墨不能形容，祇能從歷史性的深思中間想像個大概：這些意大利人，生活在煩怨中，已一世紀

了。

南方的國土，天性地渴求歡樂，從前在維司康悌和斯伏爾扎，這些米蘭的著名的公爵朝廷上，都是如此。但一五二四年以降，當西班牙人征服了米蘭，征服者寡語，多疑，又傲慢，時刻提防着叛變，從此歡樂就飛遁了。這被征服的人民又採取了他們的主子的態度，小小的侮辱寧願白刃相見，復仇心強，對於那如水年華，倒不知道享受。

自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軍進入米蘭，迄於一七七九年四月，經卡薩諾一役，法軍被驅逐，這中間，歡樂，狂熱的歡樂，渴慕飢求的淫樂，忘卻一切悲哀，甚至忘卻合理的感情底傾向，已發揚到了這等高度，據說就是年老的高利貸商人，連年老的文書，都在這一段時間裏，完全忘記了拉長臉，完全忘記唯利是圖了。

還是可以指出的，少數屬於貴族階級的大戶人家，他們都退隱到鄉下的他們的宮殿中去了，慍鬱地反抗那風行一時的權樂，每一顆心的奔放。但這也是真的，法軍強迫徵收的軍費，卻要這些富有的貴族人家來攤派，而攤派的數目是慘重的。

台爾·唐戈侯爵，給這樣氾濫的歡樂大大地激惱了，他是第一批，退回到柯摩湖的那邊，到了格利安泰他的森嚴華麗的堡壘中；他的女太太們也曾把羅拔少尉帶去了一次。這座堡壘，真個

舉世無雙，就在那奪倫的湖邊，昇起一百五十尺的高地上，控制無番萬里，原先是一個礮台。台爾·唐戈之家，早在十五世紀時就建築了牠，到處可見的大理石碑石，上刻他們的家徽，都可以作證；還可以看到吊橋和護城的深河，然而不能不承認後者現已乾涸了；但城垣高八十尺，厚六尺，這個堡壘真是不可攻克的，也因此那膽小有如鼯鼠的侯爵深深愛上了牠。左右有二十五至三十人，據說是他的心腹，雖然對他們除了咒罵，他也從不開口，但在這裏比他在米蘭時，恐懼之心是少得多了。

那種恐懼也不是沒有根據：離格利安泰三里，瑞士邊疆上，奧地利派了一個間諜，侯爵和他通訊甚勤，謀劃着俘虜的越獄；這一種行爲可能法國的將軍們看得十分嚴重。

侯爵又把他的年輕的妻子留在米蘭；她看家，還得籌措台爾·唐戈家攤派到的軍費；她設法要減少些數目，因此不能不去訪問那些接受了一官半職的貴族，以及那些出身並不高貴，勢力卻很大的非貴族。這個貴族之家，現在發生了一件大事。本來侯爵已經給他的妹妹吉娜安排了一場婚禮，讓她嫁給一個有錢有勢，系出名門的人物；此人在頭髮上撲了粉；因此吉娜接見他時大笑不置；後來她竟癡心嫁給了彼特拉內拉伯爵。伯爵人品很好，一表堂堂，但在產業上已經從上代起就衰敗了，而且越來越不成話！他竟是新思潮的熱忱的支持者。彼特拉內拉在意大利軍團內，

又僅僅是一個准尉；侯爵更加失望了。

兩年發癡和歡樂過去了之後，巴黎的執政以爲自己是根深蒂固的了，開始對一切不平凡的事物表示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就在維隆那的同一平原上，兩年前阿爾科和洛拿陀曾經有天才的戰績的，現任意大利軍的整腳將軍們卻打了幾個敗仗。奧地利軍隊又迫近米蘭了；羅拔少尉現在已擢昇爲營長，還在卡薩諾一役掛了彩，這時又到他的朋友，台爾·唐戈侯爵夫人家中，這是最後一次了。他們的告別是悲慘的；羅拔帶走了彼特拉內拉伯爵，他跟了法國軍隊撤退到諾維。年輕的伯爵夫人，她的哥哥並沒有給她嫁奩，也乘坐了一輛小馬車，隨軍撤退。

於是開始了反動時期，舊思潮又回來了，米蘭人稱之爲「十三個月」，因爲事後證明他們命定了要回到頑固生活中，共十三個月，直到瑪倫谷一戰。每一個人，只要是年老，頑固，乖戾的，又出現了，擔任各機關的上峯，重新領導了社交界；不久後，忠於舊傳統的人們出版了一個報告，散佈到鄉村中，說的是拿破崙已經在埃及給瑪美洛克人絞死了，此人罪由應得，死得好，死得好。

曾退避到自己的產地上，含怒不言，此刻又渴求報復，重新回來的人們中間，台爾·唐戈侯爵特別以他的狂怒出名；他這樣感情用事，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領袖人物。這些貴人，在無所恐懼

的時候本來都是些好人，但近來一直在發抖，都包圍了那個奧地利將軍；將軍心地本來不壞，只是他也聽從了他們的話，認爲嚴酷是上策，就下令逮捕了一百五十個愛國志士：都是當時意大利的最優秀份子。

這批囚犯很快押到了喀泰羅港，關進了地下的深穴，潮濕還有主要的減少麵包等等，使所有的囚犯，個個都受到「禮義廉恥」的制裁了。

台爾·唐戈侯爵的身家榮耀了，而且，在許多品德之外，他還有一個貪慾的品德，他時常公開誇耀他一個斯戈度也沒有寄給他的妹妹，那個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還在瘋狂的戀愛之中，她不肯離開她的丈夫，還在他身邊，在法國，她寧可挨餓。良善的侯爵夫人真失望；最後她總算從她的首飾匣子裏抽出幾粒小鑽石，她丈夫每夜要收回她的首飾匣，放進他床下的鐵箱；侯爵夫人嫁過來的時候，帶來奩資八十萬法郎，卻每月只拿八十法郎的零用錢。法軍離開米蘭後的十三個月內，連這個最腫脹的婦人也時刻找藉口，來穿着一身黑。

我們承認，是仿照許多嚴肅的著作家的，我們是在主人公出世前一年，開始他的記敘的。這位主人公不是別個，正是發勃利西奧·伐爾賽阿拉，照米蘭的方式，乃是台爾·唐戈小侯爵。

(註一)他生得不遲不早，正在法軍被驅逐出境的時候，一生下來，發現他，很偶然的，卻是台爾

·唐戈侯爵的次子，那位侯爵是大貴族，有肥胖的白臉，有假笑，對於新思潮有無邊無際的憎恨，這些是讀者都已經知曉的了。全部家產已經屬於長子，阿斯卡尼奧·台爾·唐戈所有，他和他父親倒是一模一樣的。正當他八歲，而發勃利西奧兩歲的時候，突然之間，順良的人們都認為已經被絞死了很久的拿破崙，從聖·倍拿爾山上降下來了。他進入米蘭：這一個史無前例的瞬間；請想一想，整個民族都瘋狂地愛上了他。數日後，拿破崙贏得了瑪倫谷之戰。其餘的不必說了，米蘭人的熱情到達了頂點；但這一次，其中還滲雜着復仇思想：這些人已經被教會了憎恨。跟着他們又看到被放逐到喀泰羅港的愛國志士，其中的倖存者來到了他們的中間；他們的歸來用國慶的方式慶祝了。他們的慘白的臉，驚悸的大眼睛，瘦弱的四肢，正和四週爆烈起來的歡樂形成了奇怪的對比，他們的來，便是最妥協的世家們的出走。台爾·唐戈侯爵又是第一批，逃在他格利安泰的堡壘中。這些闊人家的家長是充滿了憎恨和恐怖；但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女兒還記得法軍第一次佔領期間的歡樂，每想起米蘭和這些歡樂的跳舞會，總是不勝遺憾之至的，甫經瑪倫谷之戰，立刻在但齊世家重新組織了跳舞會。勝利之後不數日，負責在隆巴提維持秩序的法國將軍卻出現了，凡屬於貴族產地上的一切農民，以及村中所有的老太婆，對於瑪倫谷的驚人的勝利，竟一點不看重，正是這一戰改變了意大利的歷史，在一天之內收復了十三個重砲陣地的，但

他們的腦中只給勃萊斯西亞的守護聖神，聖·喬維塔的一句預言所盤佔。按照這聖靈的發言，法蘭西和拿破崙將自瑪倫谷戰勝的一天起，滿了十三個星期之後，必定結束他們的興隆。安慰了台爾·唐戈侯爵，和全部含怒不言，在產地上避難的貴族們的正是這個預言，他們絕對按照字面意義相信牠。這些貴人們，一生中沒有讀完過四卷書；他們相當公開地籌備，要在滿十三個星期之後，回來蘭去；可是時間繼續流駛中，法蘭西的宗旨，又記錄了新的勝利。回到巴黎後，拿破崙下了幾道睿智的命令，救活了法國國內的革命，正如他在瑪倫谷，從革命的外國仇人手下救活了牠一樣。於是隆巴提的貴族們，躲在堡壘中，發現了，一開始他們就誤解了守護聖神的預言，說的不是十三個星期而是十三個月。十三個月卻又過去了，法蘭西的繁榮似乎還在一天天地有增無減。

讓我們輕輕跳過一八〇〇至一八一〇的十年進步與康樂。這十年的前半部，發勃利西奧是在格利安泰堡壘中度過的，在村裏，小「農民」中間，他吃過多少拳也打出過多少拳，卻什麼也沒有學，書也沒有讀。後來，他被送到米蘭的耶穌教會學校。他的侯爵父親堅持他學拉丁文，卻不是因為這些古代著作家的作品開口閉口共和政體，而是因為一冊華麗的書籍，有一百多幅影版畫裝幀的，十七世紀藝術的一件傑作；這是拉丁文的「伐爾賽阿拉，台爾·唐戈侯爵世家」的家

譜，由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帕爾瑪的大主教，於一六五〇年印行的。伐爾賽阿拉的家運中，特別顯赫的是軍事，彫版畫表現了不知多少場戰爭，張張祇看見姓這個姓氏的英雄舉刀奮力一擊的姿態。這本書使童子發勃利西奧大感興味。他的母親，極崇拜他，時時得到准許，到米蘭去看他；但她丈夫從不給她旅費的錢，倒是他的小姑，俊俏的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借錢給她。自從法國人回來了，伯爵夫人就成了意大利總督攸琴皇子的朝廷上，最光采奪目的婦人。

當發勃利西奧領了第一次聖餐，伯爵夫人得到繼續還在志願流亡中的侯爵底允許，一次次帶他出學校來。她發現他特異特別，深思，嚴肅，卻很文雅漂亮，在時髦的貴婦人的沙籠裏相當的得其所哉；其他方面，一無所知，本來也是意中的，作文根本不來。在什麼事情中間伯爵夫人都注入她的激情的性格，她慨然承諾，要保護那教會的首長，條件是發勃利西奧可以有驚人的進步，每年年底能得到幾項獎賞。爲了他的資格起見，她總是每一個星期六晚上把他接出來，常常不到下星期三或下星期四，不把他交還他的老師。原來總督心裏，雖崇敬耶穌教會，根據皇國的法律，耶穌教是不得在意大利設教的，學校的首長，爲人能幹，知道他只要結交了這朝中有權有勢的婦人，便什麼都有辦法。所以發勃利西奧缺些課，他不在乎，這學生越發無知了，但年底卻獲得了五項獎賞。如所週知，煥發的伯爵夫人由她的丈夫伴隨，他現在是禁衛軍裏，長一師兵的

將軍，還有總督朝廷上的貴族五六人伴隨，來到耶穌教會學校參與發獎典禮。校長受到了他這些上峯們的謝詞。

伯爵夫人帶了她的內姪，參加所有那些輝煌的宴會，那是愛好社交的皇子攸琴，在極短促的統治中的一大特色。伯爵夫人自己下條子，委他為驃騎兵的軍官，所以現在十二歲了，發勃利西奧穿的是驃騎兵軍官的制服。有一天，伯爵夫人給他的俊逸風度迷戀住了，竟請求皇子委他一個金童的職位，這一個請求多少表示台爾·唐戈世家在起變化了。第二天，她得利用一切信譽來請求皇子忘記那一個請求，因為現在只要那未來的金童的父親一同意就成功，可是那父親嚴厲拒絕的。在這一個害着慍鬱的侯爵發抖了的愚行之後，他就藉口，要把發勃利西奧召回格利安泰。伯爵夫人對她的大哥原是極度輕藐的，她認為他是個憂鬱的傻瓜，如果一旦握權，唯恐天下不亂。可是她狂熱地寵愛發勃利西奧，所以在十年緘默之後，她給侯爵一封信，要留下她的內姪；然而這封信並未見覆。

回到這壁壘森嚴，最最好戰的祖先築造的地方，其時發勃利西奧什麼世故也不懂，只曉得操練和騎馬。彼特拉內拉伯爵也跟他的妻子一樣愛他，一直把他抱到馬背上，每有檢閱，跟他並辮而行。

發勃利西奧到達格利安泰堡壘，眼睛還紅腫，離開姑媽的秀麗的房間時他流過眼淚了，給他的母親和姊妹們熱情地擁抱了一通。侯爵和他的長子阿斯卡尼奧正深鎖在書齋中；他們在用密碼寫信，信件都有送到維也納去的光榮；父子倆只在用膳時，在衆人前出現。侯爵常炫耀地說：他是在教他的當然繼承人，記載他的每一個產地上出產的，雙行的賬目。事實上，侯爵對自己的權勢都懷有醋意，這些事連長子也不肯告訴，雖然長子必然要繼承那些祖嗣財產。他祇讓他翻譯長十五，二十頁的信件的密碼，每星期要發出兩三份，由瑞士轉道發往維也納。侯爵自稱，他是把意大利皇國的內幕情形報告給他的正統君主，那內幕其實他一無所知，但他的信件一貫都是最成功的；原因見下述。侯爵有他所信任的間諜，在公路上計數某一支法國的，或意大利的正在調防的軍團人數，而在報告維也納以事實的時候，他把那些人數至少減掉四分之一。這些信件，別的都荒唐，就是這一點好處，他比別些報告有更精確的數目字；而且討人歡喜。所以發勃利西奧到達堡壘之前不久，侯爵還領到一隻榮耀的星形勳章；在他的朝臣大禮服上這是第五隻勳章。確實的，他很氣憤，除非在書齋裏，他不敢穿上這襲朝服；可是他總歸先穿上這金線繡成的朝臣大禮服；其次扣上所有的勳章，最後他才口述信件的。他覺得不這樣做，未免太欠缺了自尊。

侯爵夫人也爲她的兒子的風度折服了。她已經養成習慣，一年之內有兩三次寫信給伯爵達

將軍，這是羅拔少尉的現任軍職。侯爵夫人不願意向她愛載的人扯謊；她考驗她的兒子之後，對他的一無所知也驚訝莫名了。

『如果他，在我看來是學到了一點東西的，』她自言自語，『我還不是祇知道一點點兒嗎，羅拔呢，這樣聰穎的人，一定會覺得他的教育竟完全荒蕪了；目前的時勢，人必須有點學問。』還有一件事也讓她驚訝了，發勃利西奧對宗教，那些耶穌教會灌輸給他的教義，看得非常認真。雖然自己也虔敬，但這個孩子的宗教狂卻使她發抖了：『如果侯爵感到孩子這樣地受到了影響，他一定不準我鍾愛我的孩子了。』她大哭了一場，對發勃利西奧的熱情因此激增了。

堡壘中，只三四十個僕役算是居民，生活異常沉悶；難怪發勃利西奧整天要行獵的，或駕一葉扁舟在湖上探險。立刻，他和馬車夫，圍人親睦起來；這些人又都支持法國人甚熱烈，對於侯爵或他的長子的隨從們是公開嘲弄的。嘲弄這些架子十足的傢伙時，有一個最挖苦的主題，他們模倣他們的主子，也在頭髮上撲了粉。

(註一)意大利的習慣，借自德國的，侯爵之子稱小侯爵，伯爵之子稱小伯爵，伯爵之女稱女伯爵，依此類推。

第二章

晚禱時，滿眼都是昏黃，

迷於希望，我向天空凝望，

神在上書寫符號，並不難懂，

萬物的命運，盡在其中。

他從天宮深處把人類看清，

有時憐憫心動，指點了迷津，

就用天上的星，他的文字，

預言了好的，壞的一切事，

世人卻搨了一身塵土和死亡。

不唸牠，那種文字不在他們心上。——龍莎

侯爵承認他猛烈痛恨解放：『是思潮，』他常說，『毀了意大利』；他不知道如何來調和自己，一方面他神聖地恐懼教育的禍患，一方面卻願意見到他兒子發勃利西奧的學業，已經由耶穌教徒這樣光輝地開了端的，能夠盡善盡美。爲了儘量的減少危險性，他把繼續發勃利西奧的拉丁課程的任務，交托給良善的神父勃朗納，那位格利安泰的教區牧師。這樣，神父自己是必需懂得這個文字的了；他卻鄙視這文字：他在這方面的智識，祇能背誦他的彌撒經文，牠們的意義他多少能向一羣綿羊解釋得了。但神父是備受尊敬的，整個教區裏甚至還怕他；他常說不是十三個禮拜，也不是十三個月，勃萊斯西亞守護聖神聖·喬維塔的著名預言不在那時候應驗。他又說，當他和一些靠得住的朋友們談起，「十三」這個數字是要這樣解釋的，世人或許要驚異了，但如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八一三。

事實是神父勃朗納，論誠實和德性，都很有點原始人的樣子，是個有精神生活的人物，整夜都消磨在鐘樓上；他弄占星學弄得瘋了。整個白晝裏，計算了星象的關係和方位，大半个夜晚，他觀察牠們的運行。他窮得這般，沒有別的儀器，只有一個長管子的望遠鏡，管子是用硬紙糊的。一生爲的是發現皇國的滅亡之日，預言改變世界面目革命底年代，這等人物對於拉丁文具有何等看法，是可以想像的了。『關於馬，我還知道什麼呢，』他對發勃利西奧說，『在拉丁文

裏，據說叫做 *equus*。」

農民們把勃朗納神父當魔法家一般地敬重：他們覺得他夜深還獨守鐘樓，害得他們不敢偷盜了。鄰近的教區中的神父們，對他的影響之大，滿懷醋意，個個恨他；台爾·唐戈侯爵卻祇是藐視他，因為這個下賤的人，道理說得太多了，發勃利西奧崇拜他：爲了媚諛他，有時也整個黃昏給他做鉅大數字的加法和乘法。然後他可以爬上鐘樓去：這是一個大恩典，勃朗納神父從沒有賞賜給別人過；但他喜歡這孩子的單純。「如果你不變成偽善者，」他這樣對他說，「你也許能成爲一個『人』。」

發勃利西奧底追尋歡樂，既勇敢又熱情，一年總有兩三次，幾乎淹死在湖水中。格利安泰和卡登拿比亞兩處的少年農民每有出遊，他總是領袖。這些少年有一套百寶鑰匙，在最黑暗的夜晚裏，他們就來打開漁舟的鈎鎖，漁舟總鎖在巖石或水邊的大樹上。這裏要解釋一下，柯摩湖上的漁夫們，幹那營生時，都把夜釣絲放到離岸很遠的湖心。每一條釣絲的上端都縛了一條板，由橡皮墊底使牠浮起，用一枝樹樞枝縛在板上，上繫小鈴，魚上了鈎一定振動浮木，鈴子就響了。

由發勃利西奧領導的，這些夜間出遊的大目標，總是划到湖中，在漁夫聽到鈴聲震響之前，找到夜釣絲。他們總是挑選在有風暴的氣候；這些危險的出遊又總在後半夜，黎明之前一小時。

爬進漁舟時，孩子們自以為在冒最大危險了；這是他們的行為中底優點：還學他們的父親們的樣子，虔敬地喊出「榮耀啊，瑪麗」。現在且說發勃利西奧，常常在出發的時候，就在「榮耀啊，瑪麗」喊出以後，他感到了預兆。從他的朋友，神父勃朗納的占星學研究之中，雖然他並不相信他的任何預言，卻收穫了這樣的果實。按照他的少年的幻想，這一預兆已告訴他這次出遊的成敗，決不有誤；又因為他比他的同伴意志更強，若干時期後，整個團體都養成了有預兆的習慣，如果在出發的瞬間，其中之一看到岸上一個神父，或者另一人看到烏鴉從他左方飛過，他們馬上把鈞鎖又鎖上漁舟，各個都回床上睡覺去。這樣勃朗納神父雖沒有把這個艱難的學問傳給發勃利西奧，卻不知不覺已感染了他，使他對於先知的預兆有了無限的信心。

侯爵感覺到他的密碼信件，只要出個小亂子，便會使他落進妹妹的掌中，所以每年在聖·安琪兒節日，那天正好是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的命名日，發勃利西奧總能獲准，到米蘭去，玩個把星期。每年，他總是期待，或悲哀地回瞻這一星期的。到了那樣的日子，爲了他派出去的是政治性的使節，侯爵給他次子四個斯戈度，但照老規矩，他並不給錢給帶領孩子上路的他的賢妻。前一晚，廚師一人，僕役六人，馬夫一人，已經駕兩匹馬，上柯摩，到了米蘭之後，侯爵夫人卻每天看到一輛馬車，聽她吩咐，用餐時，頓頓可以夠十個人吃。

台爾·唐戈侯爵所過的慳儉的生活當然是不愉快的，但有優點，肯如此犧牲的他，是越來越富有了。侯爵的收入超過二十萬利爾，支出卻不到四分之一；他生活在希望中。從一八〇〇到一八一三年，這十三年中間，他一直堅定地相信的，六個月之內拿破崙必然垮台。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八一三年之始，他聽到倍萊西那的大不幸，他何等的狂喜了啊！收復巴黎，拿破崙垮台，幾乎使他失性；那時他放縱了自己，對他的賢妻和妹妹都出言不遜。最後，等啊等了十四年，他得到了不可描摹的喜悅，日擊奧地利軍隊重入米蘭城。服從了維也納送來的聖旨，奧地利將軍待台爾，唐戈侯爵以上賓之禮；他們急忙忙給了他一個政府要職；他彷彿是收回一筆舊債款似的接受了牠。他的長子在皇朝的最英俊的軍中得到一個尉官職位，可是次子一再拒絕了送上門來的武備學生職。這一個勝利，侯爵以無比的專橫享受了一番，卻為時不過幾個月，跟着來的是相反的屈辱。關於事務，他向無才能，十四年來又在鄉下，在僕役，律師和醫師這些人中間，過慣了生活，再加上這風燭殘年之身，執拘成性，無論任何形式的事務，實在他都無法處理。說起來，在奧國，這尊貴的朝廷上，儘管公事慢，又繁冗，卻絕對講究道理，所以雖然身居要職，而沒有那一套功夫，做官也並非不可能。無奈台爾·唐戈侯爵專鬧笑話，使他的僚屬深以為恥，甚至許多公事都無法辦理了。這位過激的保皇黨，說話專門觸犯了人民，軍政當局正用麻醉人民的政策，

使他們入睡。一日，天氣晴朗，他聽到皇上已經接受了他的辭職書，那是他自己提呈的，同時加委了他一個隆巴提——威尼斯皇國的侍從副官長之職。意把他當了犧牲品，何等殘忍而不公平，侯爵這一氣氣得非同小可。像他這樣反對言論自由的人，也得把一封致友人書的公開信發表了。最後，他寫信給皇上，說皇上給姦臣包圍了，他們比甲各賓黨人好不了多少。完成這些事務之後，他慘怛地回到他的格利安泰堡壘中。他卻還有一件快慰的事。在拿破崙垮台之後，米蘭某些人陰謀得好，在街上歐辱了潑靈拿伯爵，此人是意大利皇國的前任的大臣，極有品行的人物。彼特拉內拉伯爵冒了生命的危險，把他搭救出來，但他一連挨了五個小時的雨傘柄，終於傷重而死。一位神父，台爾·唐戈侯爵是向他懺悔的，本可以搭救潑靈拿，祇消他把聖·喬凡尼教堂的側門開啓一下，因為這不幸的大臣被拖曳到這門前，可是嬉笑怒罵了一番，神父拒絕開門，六個月後，侯爵欣然賞了他一筆可觀的外快。

他毒恨彼特拉內拉伯爵，他的妹夫；收入連五十路易都不到，卻無法無天，竟以為滿足，還表明他自己忠於終生侍奉的理想，出言不遜，也不問問人家的身份，竟要求伸張正義，在侯爵口中，這正是甲各賓黨的無恥例證。伯爵又拒絕了服務於奧地利；這一度拒絕大家都記在心頭，而於他不和，潑靈拿死後數月，曾雇用了刺客的同一批要人又有了陰謀，把彼特拉內拉伯爵捉將官

裏去了。這一來惱了他的妻，伯爵夫人弄了一張護照，佈置了接力的驛馬，要到維也納去向皇帝哭訴真相。潑靈拿的刺客害怕了，其中之一還是彼特拉內拉伯爵的表親，半夜三更跑來拜訪她，就在她啓程之前一小時，帶來了釋放她的丈夫底命令。第二天，奧地利的將軍邀請彼特拉內拉伯爵，接見時，特別恭敬，還向他保證，他的退休津貼數目可觀，立即支付，決不延誤。勇武的波勃將軍，爲人判斷力強，心地溫厚，對潑靈拿的被刺和伯爵的被捕似乎很愧疚。

一個短暫的風暴，卻全虧伯爵夫人的堅強性格才始壓平了；之後，這一對伉儷好歹依賴了那筆退休津貼，生活下來，因爲是波勃將軍保證了的緣故，津貼倒不宕欠。

幸而，恰巧這最近的五六年來，伯爵夫人跟一個鉅富的青年往來邇密，他又是伯爵的知友，總把當時米蘭所僅見的，最好的英國駿馬，他的拉·斯卡拉戲院的包廂，他的鄉村中的別墅，隨便交給他們支配。可惜伯爵有一個勇敢的良心，慷慨的靈魂，常常不能自制，而說話不檢點，又任性肇事。有一天，他和一些年輕人出去打獵，其中有一個並不在他的同一旗幟下服役的，說話中小視了阿爾卑斯共和國軍士的勇敢。伯爵攔了他，隨之是一場角鬪，而伯爵寡不敵衆，就此殞命。這一場角鬪引起了紛紛的議論，參加角鬪的人爲預防起見，跑到瑞士去旅行了。

這種可笑的勇敢，所謂自我犧牲的精神，正同一個傻瓜，聽憑人家絞死了他，連抗議都不作

一聲的，跟伯爵夫人的性格完全不同。她的丈夫的暴卒激起了她的狂怒，她想她的密友，鉅富的年輕人，名叫黎瑪喀蒂的，也會衝動一時，追隨到瑞士，射殺，至少打擊那些彼特拉內拉伯爵的謀殺者。

黎瑪喀蒂認為這種計謀是荒謬絕倫的；使伯爵夫人感到，在她的心中，鄙視已代替了愛情。她偏偏加倍地關懷黎瑪喀蒂；她設法重新燃燒他的戀情，然後把他扔在一傍，好讓他頹喪絕望。法蘭西的讀者們，我又要解釋一番了，好讓讀者們了解這種報復計劃；米蘭這城市和我們相比，是非常偏僻的，那裏的人所以還可以為愛情而頹喪絕望。伯爵夫人穿了素，輕輕易易就把別個情敵，如蝕日月的，比了下去，她跟所有的有地位的年輕人調情，其中有位N伯爵，他老早就說過黎瑪喀蒂的好品德，對於這樣精神豪放的婦人，未免太笨重，太僵硬；他也瘋狂地愛上了她。她寫了封信給黎瑪喀蒂：

「你能否，只此一次，做得像一個有精神的人？請你假定，你是從未認識了我的
「我是，也可以說有一點點鄙夷，但是你的最順從的奴婢，

「吉娜·彼特拉內拉。」

黎瑪喀蒂讀了這封信，立刻退到他的一個別墅中，他的愛情昇到了頂點，他變得很瘋狂了，甚至說起打穿自己的腦袋這種話來了，在鄉村中，大家還相信地獄，這等話是聞所未聞的。回鄉下的二十四小時內，他寫了信給伯爵夫人，向她求婚，獻給她二十萬法郎的地租。她讓伯爵的僕人送回那封信，信封都沒有折開。這一來，黎瑪喀蒂在鄉下住了三年，每個月，上一次米蘭，卻沒有勇氣在城裏久留，到處訴說他怎樣熱愛伯爵夫人，還詳細描寫她以前怎樣賜給他愛寵，弄得朋友個個聽得厭煩。起初他還說，跟伯爵在一起，她在毀她自己，這樣一種結合丟盡了她的面子。

實在伯爵夫人也並不愛伯爵，當她確定黎瑪喀蒂已經頹喪絕望，就老實向他供述了。伯爵卻不是初出茅廬，懇求她不要發表這悲慘的消息，如她向他公開的。「如果你能特別慈恩，」他說，「繼續在外表上，當我是勝利的情郎，和我打得火熱，我也許可以找一個適當的出路。」

一聽到這英雄氣概的宣言，伯爵夫人下了決心，再不乘坐這個伯爵的馬匹，再不走進他的戲院包廂了。但最近十五年來，她過慣了優美的生活；現在她難得解決這幾乎不可能的問題：如何靠一千法郎的津貼，在米蘭過生活。她離開她的宮邸，在五層樓上租了兩間房，辭退了僕人，連貼身的女僕也辭退了，換上一個可憐的老太婆，做做家裏面的粗工。事實上，這種犧牲並不英

雄，也沒什麼苦痛，雖然我們法國人看法不同；在米蘭，貧窮並不可笑，所以不會使人發抖，以此爲罪惡之尤。這種高貴的窮困生活過了幾個月，黎瑪喀蒂的信件是聯發的，甚至N伯爵，原來有意和她結婚，也向她進攻，不料台爾·唐戈侯爵，向來慳吝得至矣盡矣的，忽然想到他妹妹的受苦，是否已爲仇者所快。什麼！一個台爾·唐戈的家屬，靠了維也納朝廷上的津貼過日子，這種津貼，給予將軍們的寡婦的，實在有很多令人不滿之處！

他寫了信，報告她，有屋一幢和配得上她的瞻養費一筆，在格利安泰堡壘中等着她。伯爵夫人的好動的靈魂，熱情地擁抱了新的生活的遐想；離開了這可尊敬的堡壘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牠華麗地矗立在栗樹叢中，古老的栗樹還是斯伏爾札朝種植的。『在那裏，』她告訴自己，『我將要找到寧靜安息，到了我這樣的年齡，捨此還有什麼快樂？』（祇有三十一歲，她以爲安息退休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我誕生地的奪倫的湖上，那裏至少有一個快樂而和平的生活在等待我。』

她想錯了沒有，我可不能說了，有一點卻可斷言，這熱情的靈魂，最近還滿不在乎地丟掉了兩個大好的結婚機會，她給格利安泰堡壘帶來了快樂。兩個內姪女歡喜若狂。『你喚醒了我青春時代的可愛的日子，』侯爵夫人抱她在臂中，這樣對她說，『你沒有來之前，我彷彿一百歲了。』

伯爵夫人帶了發勃利西奧，出去重訪格利安泰附近的舊遊勝地，都是經過旅行家傳誦的：湖的彼岸上，梅爾濟別墅，正對堡壘，湖上風光盡在眼底；較高，斯福隆達泰聖林；還有，劃分湖的兩臂的峽角，屬柯摩湖的，這般淫樂，另一條流到萊克谷的，卻嚴肅得利害：這樣聖潔而俊俏的風景，即使是世界馳名的地點，南波爾湖灣，也祇能與牠相埒而不能超過牠。伯爵夫人是在狂歡中，攫獲了她童年時代的最早的迴憶，再拿來和當前的感興相比。『柯摩湖，』她對她自己說，『不像日內瓦湖，不是給大塊的陸地四邊圍住的，那裏的陸地，都按照最受贊許的方式，』爲了錢財，爲了投機，而人工雕琢過的。這裏呢，無論朝那個方向，祇能看見不規則的高山，沒有修剪而隨意生長的林木，人類的手還沒有污辱了牠，使牠產生「實際的利益。」站在這些有可羨慕的形態的山峯中，牠們依各自的角度降到湖邊，我能夠領會詩人搭索和阿歷奧斯托的描寫了。一切是崇高的，溫暖的，一切都訴述了愛，沒有什麼可使人記得文明的醜惡。半山的村子都躲在高樹中，在樹頂上昇起了入畫的鐘樓，那樣美麗的建築。如果有五十碼大小的曠地，分佈在這裏和那裏，把遼綿的栗樹林和野櫻桃樹林切斷，讚美的眼睛可以看到，曠地上也還長着一些比別處更精力瀰漫，更快樂揚溢的植物。那些山頂有些修道院，你多末想退隱在裏面，隨便那一個都好，而山那邊，驚異的眼睛可以看到阿爾卑斯的高峯，常年積雪，肅穆、浩烈，使人不覺迴憶了生命

之中這末多的悲哀，就更增加了這瞬間的喜悅。想像力更受到叢樹背後，那些小村中，感染而來的，遠遠的鐘聲；聲音飄過水上，水波抑柔了聲響，似有溫和的憂鬱感和順從的意味，彷彿在告訴人類：「生命是飛逝的；不要這樣困惑啊，權樂貢獻給你了，儘情地享樂罷。」這些迷人的地點所訴述的話，萬丈紅塵中哪裏聽得到，把伯爵夫人的心恢復到她十六歲的時候。她簡直不信，她怎末會多少年過去，不曾來訪問這舊遊地。「難道要在老年快開始的時候，」她對自己說，「權樂才找到一個歸宿？」她買了一條船，發勃利西奧，侯爵夫人和她一起親手裝飾牠，因為住在這華麗的堡壘中，有錢也沒處化；自從受辱以來，台爾·唐戈侯爵過的生活是加倍貴族化了。例如，爲了他要從湖中收拓十碼的土地，就在通往卡登拿比亞的夾道附近，新造了一個壩，價值達八萬法郎。在這個壩的尾端矗立了一個寺院，悉照著名的畫家卡堯拉侯爵的圖樣，用整塊的青石築成，在寺院的內部，當年米蘭紅極一時的彫刻家瑪奇西給他造了一個坟墓，上面多少浮雕，都表揚他祖先的戰績。

發勃利西奧的長兄，阿斯卡尼奧小侯爵也想參加女太太們的逍遙遊；但他的姨媽把水潑到他撲了粉的頭髮上，每天要開他一個新玩笑，嘲弄他的裝腔作勢。最後，他只好讓那歡樂的一羣中，沒有他這個肥胖而蒼白的臉，現在他們看到了他也不笑鬧了。他們以爲他是侯爵，他爸爸派

來的間諜，對待這個嚴酷的暴君真得小心翼翼呢，自從他被迫退穩以來，侯爵的脾氣異常暴躁。
阿斯卡尼奧賭了咒，要報復發勃利西奧。

碰到過一次暴風雨，他們全都遇了險；縱然他們的錢總是不夠用，但他們厚賞那兩船夫，叫他們什麼也不告訴侯爵，因為他們把兩個女兒也一起帶來帶去，侯爵已經不大高興了。他們又碰到了第二次的暴風雨；湖上的暴風雨是猙獰的，來得出其不意；巨風突然從兩個隔岸遙遙相對的峽谷中掃蕩而下，就在湖上作戰。伯爵夫人希望在颶風的中心，雷電交作的下面，登上陸地，她堅持要爬到湖心矗立的一個巖石上，它的大小不過一間房屋，說她可以看到一幅壯麗的圖畫；她可以看到從四面八方，浪濤向她張牙舞爪；但跳出船的時候，她落了水。發勃利西奧泳入水中去救她，雙雙給潮水沖得很遠。自然，發覺自己快被淹死是並不愉快的；但那種悶懣心情，猶如將被放逐出這個封建堡壘了。伯爵夫人又對於勃朗納神父和他的占星學懷抱了熱忱的興趣。買了船以後還留下來的一筆小款子化在一架望遠鏡上，幾乎每個黃昏，攜帶了兩個內姪女，和發勃利西奧一起，她總是站在堡壘中間，一個峨特式高塔的台上的。這一羣中，發勃利西奧學識最優，他們共同度過的數小時是最愉快了，在那裏，完全在間諜的窺伺之外。

必須承認，有些日子裏，伯爵夫人對誰也不說一句話；只看見她閒步在高大的栗樹下，沉湎

在莊嚴的深思中；她確是太機智的一位婦人，有時不能不感到，沒有人交換意見是乏味的啊。第二天，她卻又照常地玩笑：說起來，還是侯爵夫人的悲悼，在這靈敏的心境裏播下莊嚴的深思的。

『難道我們把剩下來青春的全部，在這堡壘中消磨嗎？』侯爵夫人時常這樣感嘆。

在伯爵夫人來到之前，就是感到這種遺憾的勇氣，她都是沒有的。

一八一四與一八一五年間的冬季，她們的生活就是這樣。有兩次，雖然很窮，伯爵夫人還到米蘭去過了幾天；她極熱心，要看看維茄諾的卓越的舞劇，正在拉·斯卡拉上演的，侯爵並不反對他的妻子陪她的小姑同行。他們去領那筆津貼的未付餘數，還是要向阿爾卑斯的將軍們的寡婦借幾個錢給鉅富的侯爵夫人作旅費。一行人興高采烈；他們邀請老朋友來吃飯，像小孩一樣，對什麼都嘻笑，以此自慰。這種意大利的歡樂，充滿了驚奇和精力的，使他們忘記了陰鬱的氛圍，那是侯爵和他的長子，嚴峻的面色，佈滿在格利安泰他們週圍的。發勃利西奧，雖然叫名十六歲，代表這一個世家的首長，非常得體。

一八一五年三月七日，女太太們從小小的，可愛的，米蘭之遊回來才不過兩天；他們閒步在最近延展的湖濱，秀美的篠懸木的夾道上。一條小船出現，向着柯摩的方向，發出了奇怪的信

號。侯爵的一個間諜跳上湖岸：拿破崙正在胡安灣上登陸。歐洲是仁慈之至，對這樣的事件表示驚愕，牠卻一點沒有驚駭了台爾·唐戈侯爵；他給他的奧皇寫了信，充滿了屏氣待命的文詞；他獻出他的才能和幾百萬財產，又一次報告給皇帝，說皇帝的左右大臣都是甲各賓黨徒，跟巴黎這些強盜頭目有交情的。

三月八日，早上六點鐘的時候，佩戴了所有的勳章，侯爵正讓他的長子口述他的第三個政治報告的草稿，由他自己筆錄；他莊嚴地，全神貫注地，寫着他的文雅而謹慎的字體，寫在以皇帝的肖像作為水印的紙張上。同時，發勃利西奧在敲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的門。

「我出發了，」他告訴她，「我要去參加在皇帝的一方面，他也是意大利的國王；他又是你丈夫的知己！我打算從瑞士走。昨夜，在曼納琪奧，我的朋友伐西，那個晴雨表的商人把他的護照給了我；現在你得給我幾個拿破崙金幣，因為我自己只有很少錢；但必要時，我可以步行的。」

伯爵夫人又快樂，又悲哀地哭了。「我的天！你怎未有了這種念頭？」她哭起來，把發勃利西奧的兩手抓在她手中。

她站了起來，從那朱漆的箱中，拿出了謹慎地妥藏的一隻珠繡的錢袋；這世間，她所有的全

在這裏了。

『拿去吧，』她對發勃利西奧說，『可是，用蒼天的名義說，別讓人家把你殺死了。要是你被奪去了，你的可憐的媽媽跟我，還有什麼希望呢？至於拿破崙的成功，這一點，我的可憐的孩子，是不可能的；我們這邊的老爺們當然要想盡辦法來破壞他的。不是你自己也聽到了的，一個星期之前，在米蘭，那一串二十三個陰謀要謀害他的故事？都謀算得這樣巧妙，他居然能逃掉，這完全是神助的奇蹟。而當時他還是全能的。你也看到，在我們的敵人中，摧毀他的堅心並不少；他離棄了法國之後，法國也就算不得什麼了。』

伯爵夫人對發勃利西奧說起拿破崙的未來命運的時候，用的是感情激動的聲音。『答應你去參加他，我把在這世界上我所有的最深愛的人，貢獻給他了，』她說。發勃利西奧的眼睛潤濕了，他擁抱伯爵夫人時，淚水流下來，可是他出發的堅心，一點沒有動搖。他奔瀉似的告訴他親愛的姨媽，一切使他下堅心的理由，這些理由我們會覺得是非常動人，而且有趣的。

『昨天，黃昏中間，六點還差七分，我們在閒步，妳記得的，就在湖濱，沿着那篠懸木的夾道，在蘇瑪利伐世家的屋蔭下；我們的臉朝着南方。在那裏，我第一個注意到遠方，從柯摩來，帶來了這樣的大消息的小舟，當時我望着這小舟，一點沒有想到皇帝，只感到能自由地旅行

的人們，他們的命運何等可妬忌，那時突然我感到一陣深沉的情緒激動。舟泊了岸，我聽到那間
譟用低沉的聲音對我父親說了些話，他變了色，隨後把我們帶過一傍，宣佈了這「可怕的消息」。

我側過臉，面向湖，沒有別的原因，祇爲了歡樂的淚水已湧在眼上，我得躲避。突然間，在空中，無窮地高高的上面，在我的右手邊，我看到一隻鷹，拿破崙的象徵的鳥；牠威武地飛過，向瑞士，自然是到巴黎去的了。「而我也是的，」當時我就對我自己說，「也要像這飛鷹的速度，飛經過瑞士，去獻給這個偉人一件小小的東西，說起來，我也只有這小東西可以貢獻，那是我的微薄的，支持他的雙臂。他要使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國家，而且他愛我的姑夫。」在這時，當我凝望這飛鷹，很奇怪的，我的眼淚不流了：可以證明我的想頭來自上天，因爲就在這同一個時候，不再研究，我已經決心出發，而且瞭然於我的路程。一瞬眼，一切的悲哀，妳是知道的了，一切毒害我的生命，特別在星期天的，那些悲哀給天空中一道呼氣掃蕩得純清了。我看見意大利的雄姿昇起來，從她的泥沼中，那是日耳曼人將她摔下去的（註一）；她伸出了那雙一半還在鐵鍊束縛中的手臂，向着她的國王，她的解放者。「我呢，」我對自己說了，「一個不幸的母親底還沒有成名的兒子，我要去死，或幫助這命運指定的偉人，去征服，他要來洗刷我們的恥辱，這恥辱竟是歐洲居民中最惡毒最奴化的一種人給我們的！」

「你知道，」他接下來又說，用低音，移近了伯爵夫人，用一雙有火焰跳出來的眼睛釘住了她，「你知道那枝幼小的栗樹，在我誕生的那年冬天，我母親親手種植在離此兩里地，我們的森林旁，那大泉水旁邊的；在其他的行爲之先，我得去訪問牠一次。「春天是不遠了，」我對我自己說，「好的，如果我的樹上已經發葉抽芽了，這就是我的一個信號。我也該從這種不知人事的狀態中，顯現出來，在這冰冷的，可怕的堡壘中，我正如此糟塌我自己。「難道妳不覺得這些老朽得發黑的牆垣，正可以象徵牠們曾經是暴政的一種工具，正是嚴冬的冷酷底最好的形象嗎？牠們對於我，正如冬令對於我的樹。」

「妳相信嗎，吉娜？昨天黃昏，七點半，我走近我的栗樹；牠已經抽芽發葉了，可愛的小葉子已經很大了！我吻了牠們，小心地，不至傷害了牠們。我掘起一些土，尊重地護住牠可愛的小根。立即爲新鮮的熱情充滿了我，我翻過山，到了曼納琪奧：我需要一張護照，到瑞士去。時間是飛快的，我站在伐西的門口的時候，不覺得已經半夜一點鐘。我想我大概要敲半天門，才可以喚醒他，可是他和三位朋友還一起坐着。我說了第一個字，他就喊起來了：「你要去參加拿破崙啊；」他抱住了我的頸子。其餘的人也狂喜似的擁抱我。「爲什麼我結了婚？」我聽到他們中間的一個人這樣說。」

彼特拉內拉的妻子沉吟了。她覺得她必須反對、反對！如果發勃利西奧是有一點人生經驗的，他就會看得很明白，伯爵夫人當下急忙勸告他的話，那些強有力的理由是連她本人也並不相信的。可是，沒有經驗，他有了堅心；他甚至不能屈從地聽這些理由。最後伯爵夫人讓步了，卻也得到了他的同意，至少他應該把他的意向告訴他母親。

「她會告訴我妹妹們的，這些女人就不知不覺把我出賣了！」發勃利西奧喊道，用一種英雄性的偉儀。

「你說話要尊重點，」伯爵夫人說，在淚水中微笑了，「尊重點女人，她們會幫你成功的；因為你休想請求男人幫你的忙，那些散文式的靈魂受不了你的太多的火焰熱情。」

侯爵夫人聽到她的兒子的怪計劃，便溶化爲淚人兒了；她感覺不到那中間的英雄性，竭盡她的能力要留住他。當她死了心，知道這世上沒有別的了，除非是監獄的門，不能制止他出發，把她所有的小錢財都給了他；這時她又想起，前天她還拿到九粒不知十粒鑽石，大約值一萬法郎，是侯爵交給她，讓她送到米蘭去鑲的。正在伯爵夫人把鑽粒縫進我們的英雄的旅行服之時，發勃利西奧的妹妹們走進了她們的母親的房間；他在把她們的少數拿破崙金幣又交還給可憐的女太太們。妹妹們對於他的計劃這樣熱心，她們那樣囂張地歡樂，吻着他，害得他抓起那些沒有縫

入的鑽石，當場，當時，就要出發。

「你們會不知不覺中享負了我的，」他對他的妹子們說。「既然我有了這些錢，就不用不着帶衣服了；衣服是到處買得到的。」他擁抱了這些親愛的人，立刻出發，甚至不回進他自己的房間。他走得這樣快，怕騎者追上了他，不到黃昏時分，他走進了琉卡諾城港。謝謝上天，他現在已經在瑞士的一個城港裏，不必害怕他父親雇用的憲警在寂寞的公路上狙擊他了。從這城港，他發出一封信給侯爵，寫得很婉轉，卻不料孩子氣的弱點激增了侯爵的憤怒的程度。發勃利西奧騎乘了驛馬，翻越聖·峨莎山；他進行神速，從彭太利艾進入法國。皇帝在巴黎。到了那裏，發勃利西奧的麻煩開始了；他出發時下了堅心，要跟皇帝說話：他一點沒有想到這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在米蘭，他一天見攸琴皇子十次之多，想跟他說什麼，說就是了。在巴黎，每天早上他走到托柳里皇官前面的廣場上，凝望拿破崙破崙檢閱兵卒；可是總不能走到皇帝的近傍。我們的英雄相信全法國正深深地激動，正同他自己一樣，由於他們的國家正在危急之狀，在他寄宿的那個旅館的餐棹上，他也沒有隱秘了他的計劃和他的耿耿忠心，他看到幾個風度翩翩的少年，比他還熱情得多呢，他們，自然，要不了幾天就把他所有的錢都搶掉了。幸而，純粹爲了怕難爲情，他沒有提起他母親給他的鑽石。一夜縱飲狂歡之後，翌晨醒來，他發現他全被騙光了；他買了兩匹駿馬，

又雇了一個老兵當他的僕從，那是一個商人的馬夫，然後對巴黎那些擅長口才的少年，滿懷鄙視，出發去從軍。他什麼不知，祇知道軍隊集中在毛倍奇。剛到前線地帶，他就感覺到，當士兵都在外邊露營的時候，他怎能住在一幢屋子裏，面對一爐火，舉杯飲美酒，這是不合理的啊，雖然，他的僕役並不缺乏常識，而堅決地反對，他卻還是魯莽地走向那些露營，在前線的前線，在通往比利士去的路上。他剛剛走近了正在路邊休息着的第一個兵營，所有的士兵已經在打量他，這少年布爾喬亞，外表上一點看不出丘八味道。夜降下了，風冷夜寒。發勃利西奧走到一個營火旁，要求烤烤火，願意付錢。士兵們彼此相望，聽到付錢這種話，比什麼都驚奇，很愜意地讓出了位置來。他的僕從就給他佈置臥位。可是一小時之後，團部裏的副官恰好走過這個露營外，士兵們就把這法文說得很壞的奇怪的少年報告了上去。副官盤問發勃利西奧，後者就答稱他如何熱愛皇帝，那發音引起了極大的疑心；因此這下級軍官請求我們的英雄跟他去見上校，司令部就在隣近一個田莊上。發勃利西奧的僕從籠了兩匹馬走上來。看到駿馬，給副官極深刻的印象，他馬上變了心思，開始盤問那僕從。此人倒是個老兵，早猜出這盤話人的用意，說起他的主人受有顯赫人物的蔭庇，還說當然他不容許他們扣他的馬。立刻副官喊過一個兵士來，一把抓住那僕從的頭頸，另一個士兵把馬匹帶住，而後軍官嚴詞命令發勃利西奧跟他走，不准多說話。

這樣強迫發勃利西奧走了好幾里路，在黑暗中，因為地平線上四面八方都有營火，更加强了那黑暗，然後副官把他交給一個憲兵軍官，他神色莊重，要看他的護照。發勃利西奧把護照拿出來，上面寫述他是一個晴雨表的商人，帶了一批貨在旅行。

「他們多末笨，」軍官喊道；「這真是過火了。」

他發問了幾個問題，而我們的英雄提到皇帝和自由，都用了最灼熱的字句；害得那軍官發出一連串的大笑。

「我的天！你實在太不聰明了！」他叫道。「這倒是好得有點過份的事情，他們真敢派出你這樣的傻東西來！」就不管發勃利西奧如何地抗議了；他還在力辯他並不是晴雨表的商人；那軍官送他到了B地的監獄中，就在附近的一個小城市，我們的英雄是早晨三點鐘到了那裏的，氣憤欲狂，又累得半死半活了。

發勃利西奧先是驚異，繼後是狂怒，所發生的倒底是怎末回事，他絕對不明不白，在這陰慘的監獄中一起過了三十三天；他一封又一封信寫給總司令，給他送信的是獄吏的妻子，一個三十六歲，俏麗的佛萊明省的女人。因為她不希望這樣漂亮的一個孩子被槍殺，況且他給錢也爽快，所以所有的信，她一概的火化了。每到夜深以後，她肯跑到牢裏去，聽他的訴苦；她告訴她

丈夫，這年輕的傻東西很有錢，說穿之後，那細心的獄吏也讓她去自由行動了。她利用了這種特權，拿回了好幾個拿破崙金幣，因為副官拿走的只是兩匹馬，憲兵軍官什麼也沒有沒收他。有一天，六月中，發勃利西奧聽到遠處有大礮的巨響。倒底在那裏打仗了！他的心簡直忍耐不住地跳躍起來了。他也聽到城裏有許多的聲音；當然有大軍經過；有三師兵在經過B城。當十一點鐘的時候，獄吏的妻子跑來分擔他的悲哀了，發勃利西奧比以前更加親熱她；然後，抓住了她的手：

「把我弄出去，我可以憑榮譽來賭咒，打完了仗，我就回來！」

「胡說八道！你有 *quibus*（現款）嗎？」他似乎心煩了；他不知道 *quibus* 這個字的意思。獄吏的妻子發覺他的陰鬱，斷定他手頭已經短絀了，所以不再照她的原意來提拿拿破崙金幣，只提法郎了。

「你聽我說，」她告訴他，「如果你能拿一百個法郎出來，我就能用一雙拿破崙金幣來蒙住那半夜裏要來換班的伍長。他就看不到你越獄了，如果他的兵士明天要開拔，我想他肯。」

這筆生意馬上成交。獄吏的妻子還同意了，把發勃利西奧高藏在她的繡房裏，這樣明天早晨他更容易逃走。

第二天，破曉之前，女人真個含情脈脈地對發勃利西奧說：

「親愛的孩子，你太年輕，怎末能幹這骯髒的行當；聽我的勸告，不要再去了吧。」

「什麼！」發勃利西奧急了，「保衛自己的祖國難道是罪惡？」

夠了，夠了。不要忘記啊，我救了你的命的；你的案情很明顯，本該槍斃的。可是不要對任何人說一個字，要不然，我丈夫和我爲你而丟了我們的生意；總之，不管你幹什麼，不要跑來跑去，總說你那個愚蠢的故事，什麼你是米蘭的貴族，喬裝爲晴雨表的商人，這一套話太笨了。現在聽我的話，我打算給你穿上一個驃騎兵的軍裝，他前幾天死在監牢裏；儘可能少開口；如果一個軍曹或者一個長官問你話，而你不能不回答時，就說你病倒在一個農家，他們心地良善，所以看你倒在溝壑裏發熱打抖，收容了你。如果這說話還不能滿足他們，你還可以說你正打算歸隊。也許他們因爲你的語言不對，要逮捕你；那末你就說你是生在彼德蒙的，你是被抽的壯丁，去年給丟在法國，這一類的話都行。」

第一次，在三十三天盲目的狂怒之後，發勃利西奧才抓到個因頭，了解了發生的一切事。他們當他是間諜！他跟獄吏的妻子爭論起來，而那天的早晨，她真是多情；最後，當她用縫針給他改一改驃騎兵的軍衣，好配他的身材，一面他把他的身世源源本本，又滔滔不絕，告訴了那吃驚的婦人。一瞬間，她相信了他，他的神氣這樣天真，而且穿了驃騎兵的軍服，真是英俊。

「既然你這般地願意作戰，」她終於信疑參半地說，「你本該一到巴黎，就請求參加一個兵團的。你只要請軍曹喝一頓酒，整個問題都能解決了。」獄吏的妻子給他許多忠告，備來日之用，最後在黎明的第一道光輝中，送發勃利西奧出了門，千叮萬囑，讓他賂了一百個咒，不論如何，他絕不提起她的名字。發勃利西奧步出了這小城，在臂下勇糾糾地挾了驃騎兵的大刀，立刻他又落進了蔭影中。「我，」他自言自語，「在這兒，穿了驃騎兵的制服，還拿了這死囚的路條，據說這死囚的被捕，爲的是他偷了一條牛和幾樣銀器！說起來，我取得了他的身份，自己既沒有想到過，也沒有希望過！要小心監獄！這一個預兆很明顯，恐怕我這一生要受不少監獄的痛苦！」

發勃利西奧離開她的女恩人還不到一個小時，大雨開始滂沱，這個驃騎新兵弄得寸步難行，拖了那一雙笨重的，本不是他的鞋子。途中他看到一個農夫騎在一匹瘦馬上，他就問他買了這條牲口，他用手勢來講價；獄吏之妻關照過他儘可能地少說話的，因爲他的發音不準確。

這一天，法軍剛打勝了里涅之戰，直撲勃魯賽耳。這是滑鐵廬之戰的前夜。快到中午時，大雨繼續像瀑布似的倒下來，發勃利西奧聽到了礮聲；何等的歡樂，使得他完全忘記了可怕的失望的時刻，因爲引起他的失望的幽禁，完全是不公平的。他繼續乘騎前進，直到晚上。現在他稍爲

有了一點點常識了，就在離大路較遠的一個農家投宿。農夫哭啼啼，假裝說他什麼都給搶走了；發勃利西奧給了他一個古龍幣，他就找到了一些大麥。「我的馬不美，」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沒有關係，副官之類還是很容易看中牠的，」說着，他躺在馬房裏，躺在馬旁邊。天明之前一小時，發勃利西奧登上路，施盡了溫柔手腕，總算讓牠奔馳起來。五點鐘的時候，他聽到礮聲：這是滑鐵盧之戰的序曲。

(註一)這是一個熱情的人在說話，他把名詩人蒙傍的詩句用散文來說出。

第三章

一忽兒，發勃利西奧趕上了幾個隨軍販售戰地飲食品的女商人的車輛，爲了他對B城的獄吏的妻子有特殊的好感，遏制不住地和她們談上了；他問她們中間的一個，在哪兒他可以找到驃騎兵第四團，那是他的部隊。

「年輕的兵，你還是不要這樣的性急，」那一個女商人說，她給發勃利西奧蒼白而放光的眼晴所感動了。「你的腕力還不夠勁，今天他們的舞刀是很凶的。如果你有火槍，我雖不說一定，但也許你可以跟他們一較身手。」

這種勸告使發勃利西奧不高興了；但不管他如何催他的馬，他總不能趕過那隨軍的女商人的車子。好幾次，噉聲似乎很近，他們說話時，彼此都聽不清楚，現在發勃利西奧又熱忱而高興得忘記了自己，他在繼續和她談話。女商人每一個字都增加了他的歡喜，因爲他從中領會得很多。除了他的真姓名和他的越獄經過之外，最後他把什麼都告訴這女商人了，她似乎有一個良善的靈

魂。然而這年輕又漂亮的兵士告訴她的話，她一點不能瞭解，她驚奇極了。

「我懂得是怎末回事了，」最後她勝利地叫起來。「你是一個年輕的紳士，愛上了驃騎兵第四團一個隊長太太了吧。你的情婦送了你穿在身上的這套軍服，你是在追蹤她。一定的，這話就像上帝是上帝一樣可靠，你決不是一個兵；但是，你很像一個勇敢的孩子，看到你那一團兵上了火線，你也要去了，不肯讓他們把你當做小雛兒。」

發勃利西與一切都同意；這是他得到忠告的唯一的辦法。「這些法國人的方式，我全弄不懂，」他對自己說，「如果沒有什麼人能保護我，我又會被關進監獄，他們還會把我的馬搶走的。」

「第一，我的孩子，」那女商人說，她越發跟他結成朋友了，「你得承認，你並不是二十一歲；至多，你是十七歲。」

這是真的；發勃利西與很漂亮地承認了。

「其次，你並不是壯丁；祇是爲了夫人的漂亮臉蛋兒，你才願意粉身碎骨的。其實，她不會這樣子苛求的。如果你口袋裏還有她倒貼你的一些金娃娃，第一你得替你自己另外買一匹馬；你看，破聲只要響得近了一點，這畜生就翹起了耳朵，一到前線，牠可能就是你陣亡的原因。你

看，那邊的籬笆上面的煙，就是火槍在射擊，我的孩子。你預備好了，子彈嘯聲飛過的時候，是很可怕的呢。現在，還來得及囉，你應該吃飽一點。」

發勃利西奧聽從了這個忠告，拿出一個拿破崙金幣來，請求她收受他的付款。

「使人看到了想流眼淚！」女人喊了起來；「可憐的孩子連化錢也不會！如果我收了你的拿破崙金幣，讓我的『開閣特』奔騰竄去，你不是活該嗎？你的瘦馬是追不上我的。如果你看到我跑掉了，笨孩子，你怎未辦呢？記在心上吧，大礮響的時候，絕不要把金幣拿出來。這裏，」她接下說，「這裏是十八個法郎，五十個生丁，你的早餐共計三十個蘇。我看，立刻我們可以買馬了。如果是小馬，十個法郎，總之，決不可以超出二十法郎，那怕是神駒。」

早餐用畢；那女商人還在吹牛，她給一個女人打斷，後者從草原裏走過來，在路上遇見了他們。

「哈囉，喂，這兒！」那個女人叫。「哈囉，瑪爾戈，你的第六團輕騎兵在那兒，右邊？」

「我必須離開你了，我的孩子，」那女商人向我們的英雄說；「可是真的，說老實話，我可憐你；我相當的看中了你，我的話是真的。什麼事情，你都是不知道的，你是要完蛋的，這話就跟上帝是上帝一樣可靠；還是跟我到第六團輕騎兵那兒去吧。」

「我也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發勃利西奧說；「我可是真的要參加戰鬥，我決定到那邊冒白煙的地方去。」

「你看你的馬又在聳耳朵了！一到那邊，即使牠精疲力盡了，牠還是要咬牙飛奔的，天曉得牠會把你摔在什麼地方。現在你肯聽我的話嗎？你一到部隊中間，趕快揀一枝火槍和一隻子彈袋，走進兵士們中間，看到他們怎末做，就照樣做；可是，我的天，我看你把子彈裝上鏢都不會！」

發勃利西奧雖然被中傷了，還不能不對他的新朋友，承認她猜的對。

「可憐的孩子！你會當場被殺；這話跟上帝是上帝一樣的可靠！而且是要不了多少時候的。你得跟我走，絕對得跟我走，」女商人這樣用了權威的口吻說。

「可是我要作戰。」

「你可以作戰的啊；你不知道，第六團輕騎兵是有名的戰士，而且今天，誰都可以打一個痛快的。」

「我們很快就可以到第六團嗎？」

「最多一刻鐘就到了。」

「既然這忠實的女人這樣介紹給我，」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我的一無所知不至於使人懷疑我是間諜了，我也有了作戰的機會。」這時砲火激烈，一聲聲緊緊連接着，「像一串唵佛珠，」發勃利西奧這樣告訴自己。

「現在我們可以聽見步兵的槍聲了，」那女商人鞭打了她的小馬，似乎牠也很神經質。

她向右轉，走上一條通過草原的小路；泥漿深一尺，車輪子似乎陷在裏面了；發勃利西奧就推車輛。他的馬也跌了兩次；後來那條路乾燥了一點，卻狹得像脚步踏出來的草徑。發勃利西奧騎行還不到五百步路，他的馬突然停了：一個屍體，躺在途中，馬害怕了，騎馬的也害怕了。

發勃利西奧的臉本來就發白，白裏更泛青了；女商人看了看屍首，自言自語的說，「是我們這一師裏面的。」於是，抬起眼睛看看我們的英雄，她大笑了。

「哈哈！小孩子！給你嚐到味道了！」發勃利西奧騎在馬上，冰凍了一樣。最刺激了他的是屍首的赤腳上的泥巴，他身上鞋子什麼都給剝掉了，只留下一條漬血的破褲子。

「過去過去，」女商人命令他，「下馬，」你得習慣習慣這類事；「你瞧，他腦袋上中了彈。」一粒子彈，從鼻子一邊打進，從對面的天靈蓋上穿出，把那個臉打得不成樣子了。屍體躺

着，還睜開一隻眼睛。

「你下馬來啊，孩子，」她喊，「跟他握握手，看他還能不能握你的手。」

毫不遲疑，發勃利西奧跳下馬來，雖然怕得要死，卻用勁握了那死手；然後，他像麻痺了似的站着。他覺得他沒有力氣再上馬了。特別是那屍首的睜大的獨眼使他恐怖。

「那女人一定當我是懦夫了，」他苦澀地想着。但他實在覺得他不能動彈；他快要暈倒了。這是恐怖的一瞬間；他正要直挺挺地暈倒地上。女商人已發覺了，輕盈地從她的小車上跳下來，一句話不說，遞給他一杯白蘭地，他一口就乾了牠；他又可以騎上馬了，繼續騎行，不作一聲。女商人不時地從眼梢上看看他。

「我的孩子，我們明天再作戰好了，」最後她這樣說，「今天你得跟我一起住，現在你可明白了，你還得學習當兵。」

「不然，我即刻就要去作戰，」我們的英雄用莊嚴的神情說，那神情女商人看了也不由得不信了。大砲聲加倍的震響，似乎越來越近了。爆炸聲形成了一個連續的低音伴奏；一砲跟另一砲中間沒有間歇，他們清清楚楚地聽到了火槍的射擊之聲。

就在這時，路灣進了一個樹林。那女商人看到法國的兵士三四人，用他們兩腿所能疾行的最大速度，飛奔向她；她靈活地跳下了車，奔到路邊十五至二十步的地方躲起來。她躲在一枝最近

被連根拔起的大樹洞穴中。「現在，」發勃利西奧想，「我們來看看，我是不是懦夫！」他站在那女商人遺棄了小馬車旁邊，拔出了他的刀。兵士們絲毫沒有注意到他，沿着樹林奔馳經過，到了路的左方。

「是我們的兵，」那女商人平靜地說，她已經回過來，氣喘不停地回到她的小車裏。「如果你的馬還能夠奔跑，我就認爲：快跑出這林子，去看看那邊的平原上有沒有人。」發勃利西奧並不需要她說兩遍，從一枝白楊樹上折斷一個極枝，開始施盡平生之力，抽打那匹馬；這畜牲果然騰空而去，但只一會兒，又回復了牠原來的小跑步。那女商人也讓她的馬奔騰了。「停下來，你停下來！」她還在後面喊過發勃利西奧的。不久後，他們都出了樹林。來到那平原的邊上，他們聽到了一種怕人的聲響，大礮，火槍，從前後左右，四面八方傳來。又因爲他們剛才鑽出來的那邊樹林，是在較平原高出九尺十尺的崗上的；他們能相當清楚地看到戰場的一角；然而樹林那邊的草原上卻還是看不到一個人。在草原的半里外，有一行密密的垂柳，長長的，攔成疆界；柳樹頭出現了一縷縷的白煙，時時冒上來，溶化在空中。

「如果我知道那團兵在哪兒，」女商人說，她有一點發窘了。「筆直穿過這大草原是沒有用的。啊，對了，」她對發勃利西奧說，「如果你看到一個敵人，用刀尖刺他，不要用刀鋒砍

他。」

就在這時，女商人又看到剛才我們提起過的那四個兵；他們鑽出了樹林，從路的左邊走到草原上。其中之一騎着馬。

「你的機會，」她對發勃利西奧說。「哈囉！」她喊那騎馬的，「過來，喝杯白蘭地。」那兵過來了。

「第六團輕騎兵在哪兒？」她喊。

「在那邊，五分鐘之前，還在柳樹成蔭的連河對岸；噢，瑪康隊長陣亡了。」

「你的馬，出你五個法郎肯賣嗎？」

「五法郎！他媽的，這馬可不壞哪。一匹軍官的馬，要兜生意的話，不消十分鐘，我準可以賣到五個拿破崙金幣。」

「你給我一個拿破崙金幣，」那女商人對發勃利西奧說。然後她馳近那騎兵，「趕快下來，」她對他說，「這裏是你的拿破崙幣。」

士兵下了騎，發勃利西奧愉快地跳上了馬背，那女商人把那小小的旅行包從他的老馬背上解了下來。

「你們來幫我的忙啊！」她對那些兵士說，「你們竟然讓女人做一切的苦工？」

可是那匹被轉讓的馬，覺得負上了旅行包的重量，開始竄動，發勃利西奧本是一個馬背健兒，也得使盡力氣才把牠收服。

「是一個好信號，」那女商人說，「牠不習慣旅行包之類的囉嗦。」

「一匹將軍馬呢，」那賣馬的兵說，「要是馬值錢的話，牠可值十個拿破崙金幣呢。」

「這裏有二十個法郎，」發勃利西奧說，覺得兩腿之下有一匹真真能奔騰的馬，制不住的喜歡。

這時，一粒子彈打到柳條上，斜斜的飛過，發勃利西奧看到了一幅奇妙的景像；纖細的枝條，立刻這邊那邊飄搖，像一柄鐮刀把牠們刈割了一樣。

「瞧，凶殺快來了，」那兵士拿了二十法郎，這樣說。現在大約是下午兩點。

發勃利西奧還被迷住在這奇妙的印象下，那時一羣將軍，由一二十個驃騎兵衛護着，奔騰經過了那大草原的一角，這時，他正停在那草原的邊際；他的馬嚇叫了一聲，一連縱躍了好幾下，狂暴地掙扎那勒住他的韁繩。「那末，好吧，」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

馬覺得被放縱了，立刻放開了大步，追上那一羣將軍和衛隊。發勃利西奧數了一下，共四個

鑲金邊的將軍帽。一刻鐘之後，從一個驃騎兵給另一個說的幾個字之內，發勃利西奧得出結論，知道那些將軍中間，一個便是著名的奈依元帥。他歡喜無比，只是還沒法知道四位將軍中哪一個是奈依元帥；他願意犧牲一切，但求能把他辨別出來，但他又記得了他應該少說話。衛隊停下來了，得越過一道積滿了昨夜的雨水的鴻溝；兩側都是高樹，這裏已是草原的左手邊的盡頭，發勃利西奧是在這草原的入口處買了馬的。幾乎所有的驃騎兵都下了馬；那條運河的河岸很峻削，很滑，而水面卻還在草原的下邊三四尺。發勃利西奧正快活得錯亂了，只想着奈依元帥和他的光榮；全不記得他的馬，由於高度的緊張，縱騎跳入運河中；弄得水花飛濺。一位將軍給他激起的水花濡濕了，咒罵了一聲：『惡魔附了你這惡棍的身子。』發勃利西奧被深深地侮辱了。『我不能請求他原諒？』他想。那時，為證明他不全然是笨拙的，他想他的馬躍上運河的對岸；對岸卻陡立，高五六尺。他不能不放棄這種企圖；他逆流走，水跟馬的頸子相齊，最後他找到了一個低岸。在那斜斜的淺灘上，他很愜意地騎上了對岸的大地。衛隊中，他是第一個到達的；他開始在運河岸上驕傲地跑小步；在他的下面，運河中，驃騎兵還在水花飛濺，相當困窘，因為有點地方的水深五尺，有兩三匹馬怕起來，就游泳了，更把河水弄得翻江倒海。有一個軍曹發現了那少年的登陸處，那少年似乎全不像一個兵士，叫喊起來：

「在上游！那邊靠左有一個淺灘！」他叫喊，不久後全部都渡了河。

到對岸時，發勃利西奧看到祇有那四位將軍；大礮的聲音似乎加了一倍；給他濺濕了一身的那將軍，現在對準了他的耳朵叫，好不容易他才聽清楚是。

「你這匹馬那兒來的？」

「L'ho comprato poco xa（我剛買了不久。）」

「你說什麼？」

但這時的礮聲可怕得很利害，發勃利西奧無法回答他。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英雄在當時還不是怎樣的英雄。雖然對於他，恐懼還祇是其次的；主要他是給礮聲震驚了，他的耳朵給震聾了。衛隊都大步奔馳，他們馳過了運河那一面的已經犁過的土地。可是這片土地上滿是屍體。

「紅軍服！紅軍服的敵兵！」衛隊中的驃騎兵催呼了，起先發勃利西奧還不懂得；跟着，他才注意到，自然所有的屍首幾乎都穿着紅軍服。有一點使他牙兒肉兒發抖；他看到有許多紅軍服還活着；他們在喊，顯然是喊救；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救助他們。我們的英雄要算是最仁慈的了，儘量小心，不讓他的馬蹄踐踏了任何一個紅軍服。衛隊又停了；發勃利西奧卻一點沒有注意到他這行軍的任務，兩眼釘住了前面的一個受傷的兵，還是在奔騰上前。

「年輕的傻瓜，停下來！」軍曹在後面喊他。發勃利西奧發現他已經在將軍們右手的前邊有二十幾步，恰巧在他們的望遠鏡瞭望的視野中。就在他回到將軍們後面數武之地，就位在其餘的驃騎兵後面的時候，他注意到這些將軍中最胖大的一位，向他傍邊的一位將軍說話了，卻用了很嚴格的，近乎責備的聲調。發勃利西奧再也忍不住他的好奇心了；雖然他的朋友，那獄吏的妻子警告他不要說話，他造了一句短句，用很好的法文，看來沒有錯誤了，問他的隣人：

「誰是那位請他傍邊的一位吃排頭的將軍？」

「什麼，那是元帥！」

「元帥姓甚？」

「奈依元帥，你這傻瓜！我說，你當兵當到什麼地方去了？」

發勃利西奧雖然天性敏感，卻對於這樣的侮辱絲毫不在意；在孩子氣的景仰之中，他研究那位著名的莫斯科伐皇子，「勇士中之尤勇者。」

突然他們都放開大步馳騁了。數分鐘後，發勃利西奧看到前面二十步的地方一片犁過的水田，那片水田的表面，很奇異地噴冒着。犁痕中全是水，泥土濕搭搭的在犁痕中隆起，而且飛起了黑土，約三四尺高。發勃利西奧在飛經這怪現狀時，注意到了；他聽到近傍有銳叫兩聲；兩個

驃騎兵中彈落地；他回頭望一望他們，他們已經在衛隊後面二十步的地方。使他恐懼的是一匹流血的馬，還在那犁過的水田上掙扎，馬蹄上纏結了牠的臟腑。牠還想跟着上來；但血跡濺在泥淤上。

「啊！最後，我是在火線上了！」他對自己說。「我出入槍林彈雨了！」他又滿意地重復了一次。「現在我是一個真正的戰士了。」這時衛隊狂奔着，我們的英雄發現正是礮火使土地飛昇在他的周圍的。他徒然要尋找大礮發射的方向，他看到極遠處有大礮的白煙，而且在隆隆不斷中的。濃密的礮聲中間，他又聽到了近在旁邊的火槍放射聲；他一點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將軍們和他們的衛隊奔下一條比田野低五尺，積着水的小路。

元帥停下來，又望他的望遠鏡了。這次，發勃利西奧可以安閒地觀察他。他發現他很漂亮，有一隻紅紅的大臉。「在意大利，我們沒有這樣的臉型，」他對他自己說。「我這樣蒼白的臉，栗色的頭髮，絕對不能像他的，」他頹喪地這樣想。這樣的意思實在是，「我總無法成爲英雄了。」他又看看那些驃騎兵；只有一個人是例外，其餘都有黃色的鬍子。如果說，發勃利西奧在研究衛隊中的驃騎兵，他們也在研究他。他們凝望着他羞澀起來，爲了免得窘態畢露，他把頭蹙轉，向了敵人的方向。敵人是廣袤地延長的，一行行的穿紅軍服的士兵，使他驚異的是他們小極

了。長長的一行，整團或整師，他似乎覺得他們並不比田籬高。有一隊紅軍服的騎兵向着這低窪的小路奔來，元帥和他的衛隊開始跑小步移動，在泥漿中水花又飛濺了。他們前趨的那個方向，給濃煙蒙住，什麼也看不清楚；不時可以看到在白煙的背景前面，人馬在馳突。

突然從敵方，發勃利西奧看到四個人疾馳而來。「啊，我們受到進攻了；」他對自己說；然後看到兩個人向元帥說話。屬於元帥的參謀底一個將軍向敵方馳去，衛隊中兩個驃騎兵和剛才來到的四個人也跟將軍去了。他們都渡過了一道小運河之後，發勃利西奧發現他騎行在一個軍曹傍邊，看樣子他是一個好脾氣的傢伙。「我必須跟他說話，」他對自己說，「那樣，他們或者不會呆看我了。」他想了很久。

「長官，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戰鬥，」最後他跟軍曹說話了，「這可是一個真正的戰役？」

「有點像一個戰役了。你是誰？」

「我是一個隊長の妻弟。」

「你叫什麼呢，你的隊長？」

我們的英雄奇窘無比，他絕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幸而元帥和他的衛隊又奔騰了。「我該說怎樣的一個法國名字呢？」他想着。最後他想到在巴黎他寄宿的旅店，那個主人底名字了；他把馬

催到軍曹的馬旁邊，最大聲地叫：

「莫尼埃隊長！」那軍曹在大喊聲中沒有聽清楚，回答說，「啊，杜利埃隊長？是的，他陣亡了。」「好極了，」發勃利西奧想；「杜利埃隊長，我必須有悲傷的表情。」

「上帝慈悲！」他叫了一聲；做出了悲傷的面情來。他們已離開了那低窪的小路，正經過一個小草原，他們拼命的馳奔，槍礮又射擊他們了，元帥正衝向一帥騎兵。衛隊們都看到四圍盡是陣亡的兵士和傷兵；可是這種景象不再觸動我們的英雄；他在想另外的事物。

衛隊停下來時候，他看到了一個隨軍女商人的小馬車，他對這種女商人的感情超過了其他的一切，向這馬車直奔而去。

「停下來，見你的鬼！」軍曹在後面喊他。

「他對我不會怎樣的吧？」發勃利西奧想，繼續向她奔馳。當他踢馬刺的時候，多少希望她是早上他曾見過的那個；那匹馬和那輛車子可是像極了；然而牠們的主人是另一女人；而且我們的英雄認為她的姿容有點兒拒人千里之外。走近了她，聽見她說：「唔，他是一個漂亮的人物！」一幕愴痛的景象在等待這新兵；他們正在鋸下一個胸甲兵的腿，此人身材，約模五尺十寸，年輕而英俊。發勃利西奧閉上了眼睛，一連喝下了四杯白蘭地。

「小孩子，你不要醉倒了！」那女商人喊起來，白蘭地使他想到了的一件事：「我必須賄賂我那些同志，驃騎兵的衛隊。」

「把那瓶酒都賣給我好了，」他對那女眷說。

「什麼話，」她回答，「今天這樣的日子，瓶裏剩下的酒還可以賣十個法郎呢。」

他又奔回去參加那衛隊：

「啊，你給我們帶酒來了，」軍曹喊。「因此你走開的，是嗎？拿來！」

酒瓶輪流傳遞，到最後一個人，喝了牠把牠扔在空中。「謝謝你，夥計！」他對發勃利西奧說。所有的眼睛看他時，都很和善了。這種友誼的眼色從發勃利西奧心上舉起了一個千鈞擔；這是一顆太敏感的心，牠亟需週圍的人們的友情。倒底，他們不再用驚訝的眼光看他，他們中間已有了聯系！發勃利西奧吐出了一口慰藉的氣，用了勇敢的聲音對軍曹說：

「如果杜利埃隊長已經死了，我到哪兒找我姐姐去？」他想像中，以為自己是瑪基阿范利似的權術家，現在他能夠這樣自然地，不說莫尼埃，而說杜利埃了。

「今天晚上，你得去找出眉目來，」軍曹這樣答復。

衛隊又上前移動，向幾師步兵。發勃利西奧有了醉意；白蘭地喝多了，坐在馬鞍上，他有點

難受：他想到他母親的馬車夫最愛說的一句話，想起得正好及時：「若然有點酣醉，兩眼看住兩隻馬耳朶中間，隔壁朋友幹什麼，你就依樣葫蘆學他。」元帥勒馬停下了好幾次，在騎兵隊那兒下令衝鋒；可是有一兩小時之久，我們的英雄一點不知道週圍發生了些什麼。他覺得異常地疲倦了，馬奔馳的時候，他像一塊鉛一般地伏在馬鞍上。

突然軍曹咒詛他的部下：「笨東西，你們不看到皇帝嗎？」這樣一說，衛隊喊了：「皇帝萬歲！」都用了最高的喉音喊。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們的英雄是睜大了眼睛，幾乎眼珠都掉在外面了，可是他只見幾個將軍在奔馳，也有衛隊跟着他們。龍騎兵的衛隊的頭盔上，飄着飛揚的馬鬃流鬚，使他看不到他們的臉。「我在戰場上都沒有看到皇帝，都爲了那幾杯可恨的白蘭地！」這樣想了，他又恢復了知覺。

他們馳下一條積水的路，馬匹要喝水。

「那末剛才經過的就是皇帝嗎？」他問傍邊的一個兵。

「是啊，當然是的，就是那穿得很平淡的。你怎末沒有看到他？」他的同伴和善地回答他。

發勃利西奧經歷了一種強烈的慾望，要想放馬奔騰到皇帝的衛隊中，讓他自己也參加在內。真真地跟皇帝一起作戰，這是何等的狂歡！他到法國來就爲了這個目標。「我很自由，若要做就可以

做的，『他對自己說，『因為我到什麼什麼地方都並無理由，祇是隨我的馬走，是牠跟住了這幾個將軍的。』』

最後發勃利西奧決定留在這些驃騎兵中間；因為他開始幻想他已經是數小時來一起奔馳的全體士兵的密友，他看到他和他們的中間，浮起了一種高貴的友誼，像詩人塔索和阿歷奧斯托所描寫的英雄們中間的友誼一樣。如果他們入了皇帝的衛隊，他又得重新結交朋友了，也許他們要懷疑地看着他，因為他們都是龍騎兵，而他卻像衛護着元帥的隨從們一樣，穿的是驃騎兵的制服。現在他們看待他的神色，已使我們的英雄攀上了歡樂的極頂；爲他這些同志，他願意幹世上的任何事情；他的心神和他的靈魂都在雲海中了。似乎一切都具備了新的形態，現在他是在朋友們的中間，他想問各種樣的問題，他想極了。『可是我還有一點點醉意，』他告訴他自己，『我必須記住獄吏的妻子對我說的話。』他忽然發現離開了那積水的低路之後，衛隊沒有再跟住奈依元帥了；現在他們跟踪的一位將軍，高大而瘦削，乾燥的臉，有使人肅然的眼睛。

這位將軍不是別個，正是伯爵達——將軍，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當時的羅拔少尉。要是他能看到這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他不知道要如何雀躍歡樂。

有若干時，發勃利西奧都沒有注意到土地被礮彈擊中後冒起來的黑土；他們到了一團胸甲兵

的後部，能夠明淅地聽到子彈擊中他們的胸甲的聲音，還看到好幾個倒下了。

現在太陽開始沉落了，那時候衛隊又離開一條低窪的路，踏上三四尺高的一個田坎，走進一片犁過的田地，發勃利西奧聽到幾個怪聲，就在他的近傍：他側過頭，看到四個人連人帶馬倒下來；那將軍也沒有了坐騎，可是他已站直，卻遍體都是血跡。發勃利西奧看了看地上臥倒的四個驃騎兵；三個還在痠澀的動彈，第四個在喊，『把我拉起來！』軍曹和另外的兩三人已經跳下馬來援助將軍，他正倚在副官身上，企圖來回跑幾步路；他要走離那匹馬，遠開一些，因為他那匹馬倒在地上，掙扎着，瘋狂地亂踢着。

軍曹走到發勃利西奧傍邊。這時我們的英雄聽到他背後，就在他的耳朵後面，一個聲音說着：『只有這匹馬還能奔跑。』他覺得自己的腿給抓住了；他們把他的馬蹬拉掉，同時有人用手臂抱住了他；他給從馬尾巴上拉下來，滑到地上，他跌坐在地上了。

副官抓住了發勃利西奧的馬韁繩；將軍由軍曹扶上了馬，一衝頭已遠走高飛了；衛隊中還剩六名，都跟他奔走了。發勃利西奧在狂怒中跳了起來，追趕着，嚷着：『Ladri! Ladri! (強盜！強盜！)』在戰場上追趕盜馬賊是一種奇妙的經歷。

衛隊和那位伯爵，達——將軍，立時在柳樹的行列後面消失了。瘋狂得幾乎盲目的發勃利

西奧追到這楊柳樹的行列那邊，他發現自己被阻止在一條相當深而闊的運河前，他過了河。到了對岸，他又咒罵了，因為他又看到了一次，在遠處，將軍和衛隊消失在樹木叢中。「強盜！強盜！」這次他用了法國話。絕望極矣，倒不是那匹馬的損失，而是人欺人的慘痛，他躺倒在運河岸邊，又疲倦，又飢餓難當。如果是敵人搶去了他的駿馬，他一點也不在乎；可是那軍曹負了他，搶了他的馬，他是這樣歡喜這位軍曹的，這些驃騎兵，他是把他們當作兄弟的啊！這使得他心碎了。這樣可恥的事，他怎能安慰自己，背靠在一枝楊柳樹上，他痛哭流涕了。一切騎俠的崇高的美夢，一一粉碎了，正如「耶路撒冷解放記」那一個詩篇中，所描寫了的英雄們一樣。死亡不算一回事，如果週圍都是英雄和溫暖的心，都是高貴的朋友，他們會在你吐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握着你的手！可是在一羣惡毒的流氓中間，你怎能保持你的熱情，像所有發怒的人一樣，發勃利西奧誇大了一切。這樣迴腸宕氣達一刻鐘之後，他注意到大礮在瞄準那一系列柳樹，他正是在這樹蔭下面沉思的。他站起來，要找他的方向位置。他探索那草原，一條闊大的運河圍着他，河岸是毛茸茸的綠楊柳：似乎他知道這個地點。他看到一隊步兵在過河，然後在離他四分之一里的前面行軍經過大地。「我剛才幾乎睡着了，」他告訴他自己，「我得小心，不要變成了囚犯。」他開始疾行前進。他前進時，心思倒定下來了；他看出那些制服是法軍的，原先他擔憂他被切

斷。現在他向右方走，預備參加他們。

除了被劫奪，被辜負，這種道義上的苦痛之外，另一種苦痛出現，時時使他忍受不了；他餓得要死了。頃刻他又快樂無比，在他走了，應該說是奔跑了，大約十分鐘之後，他看到那一隊步兵，一直移動得很快的，卻停下來擺開了陣勢。數分鐘後，他走近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朋友，你可以賣一些麵包給我嗎？」

「我說，這裏有人把我們當作麵包師父了！」

冷冷的嘲弄，全體的鬨笑跟着來，給發勃利西奧很大的一個打擊。如此，戰爭不再是渴求光榮的靈魂底崇高而廣泛的昇華，他從拿破崙的文告上看，想像中以爲戰爭是如此這般的！他坐了下來，或者說，放任地躺下來，躺在草地上；他臉色蒼白極了。跟他說話的那個士兵，站在十步之外用一方手帕擦着槍膛的，走近來了，扔了一塊麵包給他；然後，看到他並不揀起來，就扯了一片麵包下來，塞進他的嘴。發勃利西奧睜開了眼睛，吃麵包，沒有力氣說話。最後，他掉頭四顧，要找那個士兵，以便付錢給他，發現他自己是踽然一人；最接近他的一個士兵已在一百碼之外，他們都出發了。他機械地立起，跟了他們。他走進了一個森林；他疲倦得幾乎跌倒，他向四面望，要找一個休息的地方；可是何等的歡樂，他辨識了，首先是那匹馬，然後是那輛車，

最後是今天早晨的那位隨軍販賣食品的女商人！她向他奔過來，看到他的外表就吃驚

『我的孩子，你還在行軍，』她對他說；『你受傷了嗎？你的馬呢？』這樣說着，她把他領到車邊，讓他往裏爬，還用手支承他。一進那輛車我們的英雄完全精疲力盡，立時睡熟了。

第四章

小馬車近傍的槍聲，以及那女商人盡力鞭打了馬匹之後，車轆轉，馬蕭蕭的聲響，都不能驚醒了發勃利西奧。這團兵，突然地受到了蜂擁而來底普魯士騎兵的襲擊；這一整天內，他們都幻想着自以爲是勝利的，現在給打得倉皇遁去，向法蘭西撤退了。

上校是一個漂亮的少年，身材巍梧，繼瑪康指揮這一團兵，也給一刀砍死了；營長接着指揮，他是個白髮蒼蒼的老兵，下令全團停止移動。『見你們的鬼，』他向他的部下直叫，『在共和國的時候，我們決不肯逃走的，除非是實在給敵人壓迫得厲害了。尺寸寸地，你們都得死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叫喊，賭咒。『現在這些普魯士兵要進犯的是祖國的土地了！』

小馬車停下來了；發勃利西奧一驚而醒。太陽已經沉落了很久，他驚惶地看到這是黑夜時份。部隊在東奔西走，混亂無比，我們的英雄看到了茫然不知所措。

『怎末啦？』他問那女商人。

「沒有什麼。祇是我們給煮成湯了，孩子；是普魯士騎兵在砍殺我們，就是這樣。一位白癡將軍起先以為他們是自己人。來啊，快，幫我把『閣閣特』的革靴修補，牠斷了。」

十碼之外，射出了好幾槍。我們的英雄，冷靜而隱重，對自己說：『可是，真的，一整天，我並沒有作戰；我祇做了一個將軍的衛兵。——我必須出去打，』他對女商人直說了。

「冷靜點，今天有得你好好的打；我們完蛋了。」

「奧勃萊，我的孩子，」她向走過車傍的一個伍長叫，『請你時時照顧這輛車啊。』

「你要去打嗎？」發勃利西奧問奧勃萊。

「不，我打算穿上一雙跳舞鞋，跳舞去。」

「我跟你去。」

「我介紹你，他不錯，這個小驃騎兵，」那女商人大聲說。『這個少爺有一顆猛勇的心。』

奧勃萊伍長朝前走，不說話。八九個：奔上來，參加了他；把他們領到荊棘叢圍的一枝大橡樹後面。到那裏，他分派崗位，沿着林子的邊沿，還是什麼話都不說，把他們分散為長大的戰線，每人和最近的一個相距至少十步。

「現在，你們，」伍長第一次開了口，『不要開槍，除非我發出了號令：記得你們每人都祇

有三發子彈了。」

「怎末啦，爲什麼？」發勃利西奧奇怪了。最後，看到只有他還和伍長在一起，對他說，
「我沒有火槍。」

「閉你的嘴好不好？上前去，林子前面五十碼的地方，你可以找到本團的，可憐，被砍死了的弟兄；你可以拿他的火槍和子彈袋。可是別搶劫那死去的人；拿了槍和子彈，從已經正式陣亡了的人身上，然後就回來，快點，要不然我們自家都會射擊你的背的。」發勃利西奧奔跑而去，一兩分鐘後帶了槍和槍彈回來了。

「裝上你的槍，堅守在這一枝樹後面，不管如何一等我下令再開槍……上帝在天上！」這個伍長突然停止，然後又說，「他還不知道怎末上子彈！」他幫助發勃利西奧上了子彈，一面繼續的施發號令；「如果一個敵人的騎兵向你奔來，要來砍下你，你在你的樹上兜圈子躲避，他不在三步之內不準開槍；等着好了，等到你的刺刀幾乎碰到他的軍服。」

「把那大刀丟了，」伍長又叫。「我的天，你提着刀趕什麼呢？這幾年，送上前線來的都是這種庸才！」他一面說，一面奪過那把刀，憤怒地把牠擲掉了，擲得老遠。

「你，那邊的，用你的手帕擦那火槍上的火石。你從沒有放過槍嗎？」

「我是一個獵戶。」

「謝謝天！」伍長接下來說，長嘆了一聲。「總之，不要開槍，除非我發了命令。」說完，他走開了。

發勃利西奧是大高興而特高興了。「現在我可以真真地作戰了，」他對他自己說，「殺一個敵人。今天早上他們用大礮來轟，我什麼也不幹，祇曝露了自己，冒着被殺的危險；這是傻子幹的。」他四邊看看，充滿了驚異。不久，他聽到就在手邊，響出了七八響槍聲。可是沒有開火的命令，他靜靜地躲在那枝樹後。差不多夜了；他覺得他在守望野獸，像在格利安泰的高頭，特拉美星拿山上獵熊時一般。他覺到了這獵者的念頭：就從子彈袋內拿出一粒子彈，拔出了彈丸。「如果我可以看到他，」他說，「我不會打不中他的，」他把那一粒彈丸放進了槍口。他聽見槍聲就向他的樹的附近放射；同時他看到一個穿藍衣服的騎兵自右至左，奔馳經過。「固然不止三步路，」他對自己說，「可是這樣的距離，我絕對有把握打準。」他小心地瞄準了這個騎兵，最後板動了火槍的機撲：騎兵連人帶馬倒下來。我們的英雄幻想他是在行獵，就歡喜地前去揀他的野味。已經摸到這個人了，看來這人確已被打死，那時在不可置信的高速度之中，兩個普魯士騎兵向他衝來，舉刀就砍。發勃利西奧飛快地遁回他的樹林；爲了要加速起見，把火槍都扔了。普

魯士騎兵離開他不過三步之遙，那時他奔到一列幼小的橡樹中，樹幹都有他的胳膊那末粗，相當的直，種植在四週，繞住那樹林。小小的橡樹使騎兵耽擱了，可是他們鑽過了，繼續在一個林中空地上追趕他。他們又幾乎趕上他了，他卻一溜溜進了七八枝大樹。這時，他的臉幾乎給五六響火槍子彈的火焰燒焦，都是正對他面前打過來的。他縮進了腦袋；當他又抬頭時，他看到他和伍長面面相覷了。

「你殺死了那人沒有？」奧勃萊伍長問他。

「殺了，但我丟了那枝火槍。」

「火槍我們有的是。你這個私生子不壞；雖然你的面色，青得像一顆青菜樣，但你是打贏了的，這裏的人卻打不中那追趕你兩個。我可惜沒有看到他們。現在我們得迂迴走開；團部一定在半哩外，還得衝過一個田地呢，說不定我們會受到包圍的。」

說了話，伍長就在十個兵士的前面輕快地行走。走了兩百碼之後，他們到了一個小田地上，就是伍長提起過的，他們碰到了一個受傷的將領，他的副官和傳令兵在抬他。

「派四個人給我，」他對伍長說，聲音很微弱，「我得運到救護車上去，我的腿打壞了。」

「滾你的王八蛋！」伍長回答，「你跟你們所有的將軍。今天都出賣了皇帝。」

「什麼，」將軍怒了，說，「你不服從我的命令。你知道我是伯爵，B將軍，你的師的指揮，」等等。副官撲到這些士兵身上來。伍長用刺刀在他的臂上一擊，然後加大了步伐急急地領隊走開。「我希望他們都落得你那個下場，」他賭了一個咒地說，「我要打斷他們的手和臂。一羣哈吧狗！全出賣給波蓬皇族，背叛了皇帝！」聽到這可怕的詛咒，發勃利西奧起了一陣寒戰。

約夜間十點光景，這一小隊趕上了他們的一團兵，在一個大村子前面，路分成了幾條狹窄的街道；但發勃利西奧注意到，奧勃萊伍長是在避免和他這一團的軍官們談話。「我們無法走上去了，」他喊他的部下。所有的街道都塞住了，步兵，騎兵，最糟的，礮車的拖車和礮車。伍長輪番地嘗試了三條街道，都走上二十碼之後，被迫停步，所有的人都在賭咒，發脾氣。

「這裏也是賣國賊在指揮的！」伍長叫喊，「如果敵人想得到，把我們一個包圍，我們都變了籠子裏的耗子。你們跟我來。」發勃利西奧四邊看看，只有六個人還跟住伍長。從一個敞開的大門，他們走進了一個大庭院；從這庭院他們走進了一個馬廄，那間馬廄的後門通入一個園子。他們迷了半天路，到處瞎撲。但最後，翻過一個籬笆，他們走入了一個蕎麥田。不到半小時，留神聽着叫囂聲和嘈雜的聲音，他們又到達了大村另一頭的路上。這條路的兩旁的溝中滿是扔掉的

火槍；發勃利西奧挑了一枝；但路雖然很寬闊，還是塞滿了潰兵和車輛，所以又過去了半小時，伍長和發勃利西奧祇走了最多不過五百碼；他們聽說這條路是通到夏理洛去的。村子的鐘敲出了十一點。

『讓我們再過那個田去，』伍長說。這小隊現在只剩三個人，加上伍長和發勃利西奧。離公路四分之一哩後：『我不成了，』一個兵說。

『我也不成了！』另一個也說。

『這倒是好消息！我們還是得同舟共濟的，』伍長說；『我可是要告訴你們，我保險你們可以脫身。』他的眼睛看到了這片寥闊的黍田中央，一道小河上，標誌似的五六枝樹。『到那樹木下面去！』他告訴他的部下；『躺一會吧，』到了樹下，他又加添地說，『記住，不要發出聲音來。可是睡覺以前，誰還有麵包？』

『我有，』一個說。

『拿出來，』伍長威嚴地說。他把麵包分成五片，自己揀了最小的一片。

『天明以前一刻鐘，』他一邊吃一邊說，『敵人的騎兵就在你的背上了。你們得小心別讓砍了。光是一個人，在一片平原上，給騎兵追趕，一定沒有命，但是五個人在一起，有辦法走得掉』

的：緊緊地跟我，非到他們異常地接近，然後開槍，明天晚上，我一定把你們送到夏理洛。」天明以前一小時，伍長把他們喚醒了，吩咐他們擦了槍。大路上還是一片霧鬧聲；這已繼續了一整夜：這彷彿是在遠處聽瀑布聲。

「他們像一羣羊子似的逃走，」發勃利西奧天真地告訴了伍長。

「你閉嘴不好嗎，年紀輕輕的傻瓜！」伍長大大憤慨地說。還有那三個兵，跟發勃利西奧一起，他們組成這樣一枝小軍隊的，也對我們的英雄憤怒地虎視眈眈，彷彿他說了褻瀆的話。他侮辱了他們的國家。

「他們的力量就在這個地方！」我們的英雄想着。「以前在米蘭的總督那裏，我就注意到這個了；他們並不是逃走，不，並不是的。跟這些法國人在一起，不能說真話，如說真話會傷了他們的虛榮心。可是他們那種野獸似的虎視眈眈，我可不在心上，我得讓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繼續走上路，離開那氾濫在大路上的逃難的川流約五百碼的距離。走了一里路後，伍長和他的部隊經過一條通到大路去的小路，那裏睡着好幾個兵。發勃利西奧買了一匹相當好的馬，化了他四十法郎，在遍地狼藉的腰刀中，他小心地挑了一柄長而且直的。「她告訴過我用刀尖刺，」他想，「那末這是最好的了。」這樣配備俱全了，他就放開了韁繩飛奔，立刻追上了那個已經上前

的伍長。他騎在馬上，左手拿着他的腰刀的刀鞘，對四個法國人說：

「這些大路上的人像一羣羊子似的走動……他們像受驚的羊子一樣奔馳……」

雖然他說了「羊」這個字，他的同伴卻完全忘記了一小時之前，這一個字如何激惱了他們。在這裏，他們看到了意大利的性格和法蘭西的性格之對照；無疑，兩者之間，法國人快活得多；他輕輕地拂過生命的事件，過去的事情決不懷恨在心頭。

我們無須替他隱庇，發勃利西奧說了「羊」這個字之後，高興得不得了。他們繼續上前，另外沒有說什麼特別的話。走了兩里路，伍長覺得敵騎還沒有追上來，十分驚奇，對發勃利西奧說：

「你是我們的騎兵；騎到那小山上面的農家去；問問那農夫肯不肯賣一點吃的給我們；你得告訴他們，一起我們才不過五個人。如果他疑疑惑惑，你先替我們付五個法郎，不要擔心，我們吃完了會把那筆款子拿回來，還給你的。」

發勃利西奧望望那伍長；他看到他臉上有深沉的莊重，真是一種凜然正氣；他服從了。一切都跟這位總司令的預測相附；但發勃利西奧堅持地請求他們不要用暴力去奪回他付給農夫的五個法郎。

「錢是我的，」他對他的朋友們說，「我並不是替你們付錢，我付的是他給我的馬吃的麥子。」
發勃利西奧的法文說得這樣子壞，他的同伴誤以為他的口吻中頗有驕矜之色；他們是刀割了似的不快樂了，從這時開始，他們心裏就準備了今天和他吵架。他們覺得他迥然不同，這使他們難受；發勃利西奧卻相反，開始對他們感覺到了一種溫暖的友情。

三兩個小時，他們不交一句話，祇往前走，那時伍長望了望大路上，用快樂的聲音叫起來，「兵團在那裏了！」他們立刻奔到大路上，可是，唉，在鷹的週圍只不過二百人。發勃利西奧的眼睛一忽兒就看到那女商人了；她在步行，紅腫了眼睛，還在不時地痛哭流涕。發勃利西奧找來找去，不見那小馬車和閣閣特。

「被搶了，完了，被偷光了！」女商人哭喊，回答了我們的英雄的疑問的眼睛。他不說一句話，下了馬，抓住韁繩，對那個女商人說：「上去！」她無須他說兩遍的了。

「把馬蹬弄短一點，」是她唯一的話。

安逸地騎在馬上了，立刻她把夜來所有的災難都告訴了發勃利西奧。一段無窮無盡的長長的描寫，我們的英雄似癡似醉的統統聽了，其實她說的話，他一點也聽不懂，只覺得對那女商人，他有無限的柔情，然後她接下來說：

「你想，是法國人搶了我，打了我，毀了我……」

「什麼！竟不是敵人？」發勃利西奧天真爛漫地說，使他的莊重而慘白的臉十分可愛。

「你真是傻瓜，可憐的孩子！」那女商人說，在眼淚中失笑了；「可是你很好，雖然你傻極了。」

「雖然他很傻，昨天殺死那個普魯士騎兵，殺得不壞，」奧勃萊伍長說，他在那一團混亂中間，湊巧又靠近了那女商人騎乘的馬匹旁邊。「可是他很驕傲，」伍長說……發勃利西奧吃了一驚。「你叫什麼名字？」伍長問；「如果我得寫報告，我很願意提起你的名字。」

「我叫伐西，」發勃利西奧回答，臉上的表情很奇特。「我是說，我叫波洛，」他很快地改正自己。

波洛是B城的獄吏妻子給他的，那個死了的驃騎兵的名字；從B城出來時，他把路條仔細記在心頭，因為現在他也動動腦筋，不是以前那樣一來就驚惶失色的人了。除了這驃騎兵波洛的路條之外，他還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藏好了那張寶貴的意大利護照，在那張護照上，他是這高貴的名號伐西，晴雨表商人，至於那伍長說他的驕傲，他的答覆已經跳到舌尖上了：「我驕傲？我發勃利西奧·伐爾賽阿拉，台爾·唐戈小侯爵，肯借用伐西這晴雨表商人的名字出門的！我驕

傲？」

當他這樣思索着的時候，他又叮囑自己：『我別忘記了，我叫波洛，要不然就得當心，監獄的命運威脅着我呢，』其時伍長和女商人交換着關於他的意見。

『不要以為我好奇心重，』女商人說，『還是爲了你的好，我才問你這一些問題的。倒底，你是誰？』

起先，發勃利西奧不說話。他在想，如果他要找朋友給他忠告的話，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位更熱忱的朋友了；實在他急於要有人忠告他。『我們快要走進一個壁壘森嚴的城市，那裏的總督也許要查問我是誰，我的答復如果出了岔，讓他發現我身穿第四團的制服，卻一個第四團的人也不能認識，又該我進牢了！』由於他是一個奧地利統治下的臣民，發勃利西奧知道一張護照所俱有的重要性。他這個世家中有好些人，雖然是貴族出身，又敬神明，雖然他們總是擁護得勝的一方面的，卻爲了護照，至少有二十次吃過大虧；也因此那女商人問他的問題，他並不覺得驚惶。但回答之前，他要搜索枯腸，尋找一些辭到意達的法國字眼，那女商人好奇心越來越強烈，爲了引誘他說話，又接上來說：『奧勃萊伍長和我可以貢獻你許多意見。』

『那我很相信，』發勃利西奧回答。『我的名字是伐西，我是從熱諾亞來的；我的姊姊是出

名漂亮的，嫁給一個隊長。因為我祇有十七歲，她讓我來看她，也看看法蘭西，以便培養我的性格；在巴黎我找不到她，知道她隨軍出發了，我到了這裏來。我到處找，找不到她。有些兵聽我的口音不對，把我抓住了。那時我有一點錢，給了一點給憲兵，他給我一張路條和一套軍服，對我說：「你走你的吧，可是賂一個咒，你絕對不能說出我的名字來。」」

「他叫什麼？」女商人問。

「我賂過咒了，」發勃利西奧說。

「他有理由，」伍長插進來，「這個憲兵是混蛋，但我們的朋友不應該說出他的名字來。那末，另外那一個叫什麼名字呢，那隊長，你的姐夫？如果我們知道他的名字，說不定我們可以找到他。」

「杜利埃，第四團驃騎兵的隊長，」我們的英雄回答。

「原來如此，」伍長說，相當微妙的神氣，「你的外國發音使他們當你是一個間諜了？」

「這是一個可怕的字眼！」發勃利西奧叫起來，兩眼冒火。「我這樣愛皇帝和法國人民！這一個侮辱使我難過得比什麼都利害。」

「這不是侮辱；你就錯在這裏了；兵士們的誤會是很自然的，」奧勃萊伍長莊嚴地說。

他就接着很迂腐地解釋，一個人在軍隊裏必須隸屬於一個部隊，必須穿制服，不這樣，很簡單，人家就當你間諜了。『敵人派來了不知道多少間諜；這一次作戰中，個個都是賣國賊。』發勃利西奧覺得茅塞頓開；他第一次發覺最近這兩個月所發生的事情，一切錯誤都在他自己。

『可是讓那孩子把整個故事都告訴我，』女商人說，她的好奇心越發增強了。發勃利西奧服從了。他說完了之後：

『照這樣看來，』女商人用嚴肅的口氣對伍長說，『這孩子完全不是軍人；現在我們要浴血鏖戰，而我們又給打敗，給出賣了。爲什麼要他來打斷筋骨，實而不惠？』

『特別是，』伍長插進來，『他還不會給火槍裝上子彈，快裝也不會，慢裝也不會。殺死普魯士人的那粒子彈還是我給他裝上去的呢。』

『還有，』女商人又說，『他把他的錢公開給全世界看到；他一離開我們，立刻會給人偷光的。』

『他碰到的第一個騎兵兵官，』那伍長說，『會帶他去喝酒，讓他付賬的，甚至於敵人也會收容他，因爲現在到處是叛國行爲。第一個他碰到的人會命令他跟了走，他就會跟了他走；還是他加入我們這一團好一點。』

「不成，伍長，我很感激你，」發勃利西奧熱情地說；「我騎在馬上愜意得多，我不會給火槍裝上子彈，你卻看見過我在馬背上的身手。」

發勃利西奧覺得這一段小小的議論很可以驕傲。這裏我們不必細說那女商人和伍長所談的，關於發勃利西奧的未來命運底長篇討論了。發勃利西奧注意到，在討論他的時候，這些人把他的經歷的全部情節重復了三四遍；兵士的懷疑；出賣路條和一套制服的憲兵；昨天，偶然地，他發現他成了元帥的衛隊；皇帝馳奔經過時的一瞥；被搶了去的他的馬，一遍兩遍，不嫌麻煩。

女性的好奇心使得那女商人，再三再四地提到那匹，她勸告他購買下來的騎馬，如何被奪的經過。

「你覺得你的脚被抓住了，然後他們和柔地把你從馬尾巴上拉下來，使你跌坐在地上！」

「爲什麼重復不停，」發勃利西奧問他自己，「我們三個人不是很明白了？」然而，他沒有發覺，在法國，下等人是這樣地研究問題的。

「你還有多少錢？」女商人突然問他。發勃利西奧毫不躊躇地回答了。他深信這女人天性高貴；這是法國的優點。

「一起，我還有三十個拿破崙金幣，八九個五法郎的。」

『這樣說來，你的路很明白！』女商人叫道。『馬上離開這一羣敗兵，走上第一條向右的通行的路；馬不停蹄，背着軍隊而馳。一有機會，趕快買平民的服裝。等你走了九里十里路，再看不到一個兵士的時候，坐上郵車，到一個漂亮的城市裏休息一個星期，吃點牛排。卻絕對不要讓人知道你到過軍隊裏的，要不然警察要當你逃兵治罪的；而且，你這樣道地，我的孩子，對付警察還是不夠巧妙的。身上一穿上平民服裝，趕快把你的路條撕做一千片，再用你的真實姓名：說你是伐西。他應該說是從哪兒來的？』她向那伍長。

『從沙爾彼特河上的坎勃萊來的：這是一個很好的城市，很小的，你聽懂了我吧。那裏有一個寺院，還有非納降。』

『這就對了，』女商人說。『絕對不要告訴人，說你打過仗了，關於B城，賣給你路條的憲兵，一口氣也不要透。假如你預備回巴黎，先到凡爾賽宮，從這一邊優閒地步行經過巴黎的防線，裝作你在散步。把拿破崙金幣縫在你的褲子裏，還要記得付賬的時候，付多少就拿出了多少錢來。使我悲傷的是他們一定會抓住你，搶劫你，把你所有的統統剝光的。你沒有了錢，你能做什麼呢，你簡直不知道照顧自己……』等等。

這良善的女人接下來還說了不少話；伍長總是點頭表示贊成，他自己是一句話也插不進去。

突然擁塞在路上的人首先是加速了步伐，然後，一霎眼間，跳過路邊攔阻的溝渠，狼奔豕突的逃亡在田野上。喊聲從四方升起，『哥薩克！哥薩克！』

『把你的馬收回了吧！』女商人叫。

『上帝不准！』發勃利西奧說。『奔跑罷！走罷！我把牠給你了。你不是需要錢，再買一輛馬車嗎？我所有的，一半屬於你。』

『收回你的馬，我告訴你！』那女商人生氣地叫；她預備下騎了。發勃利西奧拔出了他的腰刀。『拉緊韁繩！』他向她喊；用刀背重重地打了那匹馬兩三下，馬狂奔起來，跟住了潰兵。

我們的英雄站在路上四顧；只一忽兒之前，兩三千人摩肩挨背，像鄉下人迎神賽會上一樣擠。『哥薩克！』的喊聲一起來，一個鬼也沒有了；潰兵扔下了行軍囊，火槍，腰刀，一切。發勃利西奧，相當被迷住了，爬到路的右側，隆起三四十呎的坡上；他可以看到路的兩端和平原，可是看不到哥薩克的形影。『有趣的人民，這些法蘭西人！』他告訴他自己。『既然我應該靠右走，』他想，『我立刻就出發好了；也許可能這些人東奔西逃，是有一個我所不知道的理由的。』他揀起了一枝火槍，看到已裝好子彈了的，鬆了鬆藥門裏的火藥，擦乾淨火石，又挑了一隻滿滿的子彈袋，再四周望了一望；在剛才還塞滿人的平原中央，現在他是孤另另的一個。在極遠處，

他還能看到潰兵，開始消失在樹木背後，還在奔跑。「這是很古怪的一件事，」他告訴他自己，記起了伍長昨夜의戰術，他走下去，坐在黍田中間。他並不走得很遠，因為他還希望碰到他的好朋友們，那女商人和奧勃萊伍長。

在這片黍田中，他發現他只有十八個拿破崙金幣，不是他假想的三十個；可是他還有幾粒藏在他的驃騎兵皮靴縫裏的小鑽石，那是黎明以前，在B城，獄吏的妻子的房間裏他藏起的。他儘可能地藏起他的拿破崙金幣，一面沉思着這些人的突然消失。「這是我的一個凶兆嗎？」他問他自己。使他最困惑的是他並沒有問問奧勃萊，「我算不算作過戰了？」彷彿是他真真作戰過了，如果他能夠確定這一點，他的懽樂才無底了。

「可是，即使我是作戰了，」他告訴他自己，「我還是在一個囚犯的名義下參加作戰的，我口袋裏有一張囚犯的路條，更糟的是，我身上還穿了他的衣服！這對於我的未來是個可怕的威脅：不知勃朗納神父如何個說法？而且這悲慘的波洛是死在監牢裏的。這一點尤其是凶兆；我命裏注定要進監獄的。」發勃利西奧願意犧牲世界上的一切，只要他能探聽明白，驃騎兵波洛究竟犯罪了沒有；他搜索他的記憶，彷彿記起了獄吏的妻子告訴過他，這驃騎兵的被捕，還不僅僅爲他偷了銀器，還爲他從一個農民那裏偷了一條牛，他還把那個農民打得半死不活；發勃利西奧毫

不懷疑他自己，總有一天他是要犯個什麼罪，跟波洛有點相似的，然後鑄錯入獄。他想到他的朋友，神父勃朗納：如果能聽聽他的意見，他什麼犧牲都肯呢。這時他記得，離了巴黎之後，他還沒有給姑媽寫過信。「可憐的吉娜！」他對自己說，眼淚湧到眼上了，那時他突然聽到一種聲音在他近傍發出：一個兵帶了三匹馬，在黍田裏餵馬；他把牠們的轡頭卸下了，牠們彷彿餓得半死了：他抓住了牠們的套絡。發勃利西奧像一隻野雉似的跳了出來，士兵似乎吃驚了。我們的英雄發覺了這一點，也就放任了自己，來耍一套驃騎兵的玩意兒。

「有一匹是我的，操——，但是我也不在乎，給你五個法郎，你把馬拉過來，算麻煩你了。」

「你要什麼把戲？」那兵士說。發勃利西奧在離他六步的地方舉槍瞄準了他。

「把馬放過來，要不然我打你的腦袋。」

那士兵也有一枝火槍，甩在肩上；他伸手到肩上去拿。

「如果你動一動，你就是死人了！」發勃利西奧叫，奔近了他。

「好吧，給我五法郎，拿一匹馬去，」那困窘的士兵說，他的眼睛憂鬱地投射在大路上，路上還是不見人影的。發勃利西奧左手舉着火槍，右手擲給他五個法郎。

「下來，不然你就是死人了。把那黑馬套上，帶那另外的走遠一點……要是你敢動，我就開

槍了。」

那兵士顯露了野蠻的神色，但服從了。發勃利西奧走近那黑馬，把韁繩籠在左臂上，一面釘住了那慢慢地退後的士兵；當我們的英雄看到他已在五十步之外，那時他輕疾地跳上馬背。他剛上了馬，腳踏到馬蹬，就聽到一聲槍，子彈飛過他的頭旁邊；正是那兵士向他開的槍。發勃利西奧氣憤得狂了，倒過馬頭，飛追那兩腿沒命地奔跑的士兵，即刻看到他跳上了兩匹馬中間的一匹，逃走了。「好，現在他是在射程以外了，」他告訴了自己。他賣到的一匹馬倒是了不起的駿馬，就是有點餓得半死。發勃利西奧回到大路上，還是沒有一個人；他橫過了路，讓馬跑着小小步，到達左邊一個小小土阜上，希望能望到女商人；可是在小土阜的頂上，還是一無所見，只一里外有少數的潰兵。「命裏注定我不能再見到她了，」他嘆了口氣，對自己說，「這等良善而勇敢的女人！」他騎到了老遠望得見的路右邊的田舍。沒有下騎，先交了錢，他才讓一個農民拿出了麥子來餵他的餓馬，牠實在餓，連糠糶都咬了。一小時後，發勃利西奧沿大路蹤躍前進，依然希望遇到那女商人，或者就是奧勃萊隊長也好。一路行來，東張西望，不覺來到了一條渴水的河，上面架起一座相當狹窄的木板橋。在他和橋中間，靠路的右手，有座孤獨的屋子，上有「白馬」兩字的招牌。「這裏我可以吃一頓晚餐了，」發勃利西奧想。一隻手吊在綑帶上的一個騎兵軍官

在守着橋頭；他騎在馬上，神色憂悒，離他十步的地方，三個不在馬上的騎兵在裝煙斗。

「有幾個人了，」發勃利西奧對自己說，「他們好像買我的馬，價值比我化的還要低似的。」受傷的軍官和三個站着的士兵看他走近來，似乎在等他。「還是不要過橋了吧，還是沿着河岸往右走；女商人告訴過我，這樣我就不會有麻煩……是的，」我們的英雄這樣想，「可是此刻我要逃走的話，明天我就愧疚不安了；好在我的馬，腿兒健；那軍官的馬也許累了；如果他迫我下騎，我衝過去好了。」這樣自己討論了一番，發勃利西奧拉緊了馬韁，可能地慢慢地上前去。

「過來，你，驃騎兵！」軍官神色莊嚴地喊他。

發勃利西奧走上幾步，停下了。

「你要我的馬嗎？」

「一點也沒有這意思；過來。」

發勃利西奧研究這軍官；他有灰白的鬍子，看去是世上最好的人，吊住他左手的手帕全是血漬，他右手也有一塊血漬般然的蘇布綁着。「要搶我的馬的是那三個站立的人，」發勃利西奧想；可是走近細看，他看到他們也受了傷。

「憑你的兵士的光榮，」軍官說，他肩上是上校的肩章，「站在這裏守衛，告訴經過這橋的

龍騎兵，輕騎兵，驃騎兵說勒·拜隆上校在那邊的旅店內，說我命令他們前來報到。」老上校的模式像苦痛極了；一開口，他就征服了我們的英雄，後者頭腦清楚地回答：

「長官，我太年輕了，未必他們能服從我；我應該有你的手署的命令。」

「他說得對，」上校說，細細研究他；「拉·羅司，把命令寫下來，你的右手還中用。」

不說一句話，拉·羅司從口袋裏拿出了一本小小的羊皮書來，寫了幾行，撕下一葉，交給發勃利西奧；上校又把他的命令重述了一遍，又說兩小時後，他可以下班，那是合理的，由三個受傷的騎兵中的一個接替。這樣說了，他和那三個人回進了旅店。發勃利西奧望他們走掉，在橋尾騎着馬背不動，深深地給這三個人的悲哀所感動了。「使你感到他們是中了魔法的，」他想。後來他打開那張紙，唸了那道命令，全文如下。

勒·拜隆上校，第十四兵團第一騎兵師第二旅指揮官，茲命令各級騎兵，

龍騎兵，輕騎兵，驃騎兵不准度橋，迅來橋側白馬旅店內司令部報到。

拉·聖德橋旁司令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因勒·拜隆上校

傷右手，授權本官代筆

拉·羅司，軍曹職。

發勃利西奧守在橋頭還不到半個小時，他看到六個輕騎兵馳馬來到，三個是步行的；他把上校的命令唸給他們聽了。『我們就回來，』四個騎在馬上一衝衝過了橋。發勃利西奧跟其餘的兩個說話。在爭執激烈時，三個步行的人過了橋。最後，兩個騎馬的中間的一個，還沒有走過，說要看看命令，卻不料他把命令帶走了，還說：

『我帶去給他們看看，他們一定會回來的；這裏等着他們好了。』他馳突而去；他的同伴也跟了他。這一切發生於一瞬間。

發勃利西奧大怒，喚那個出現在白馬旅店一個窗口的傷兵。這傷兵，從肩章上，發勃利西奧知道他是軍曹，出來了，向他嚷：『拔出你的腰刀來，你是在放哨啊。』發勃利西奧服從了，然後說，『他們把命令帶走了。』

『自從昨天以來，他們都不可收拾了，』另一個用憂鬱的聲音回答。『我把馬槍交給你使用，如果他們要強迫過橋，向天空開槍，我會出來的，或者上校會親自出來的。』

發勃利西奧注意到那軍曹聽說命令被搶之後，而露驚惶。他知道這是對他個人的一種侮辱，

自付以後他決不讓人再翻他的門檻了。

武裝了軍曹的馬槍，發勃利西奧傲然回到他的崗位上，那時又看到七個驃騎兵，騎馬來到。他站的地位剛好攔住了橋；他把上校的命令唸了一遍，顯然他們非常困惑；最輕率的驃騎兵企圖衝過去。發勃利西奧，依照了他的朋友，那女商人的忠告，她在昨天早晨告訴他用刀尖刺，不要用刀鋒砍，就挺出刀尖，好像他要刺那個企圖衝過橋去的士兵。

「啊，這小孩子要刺殺我們了！」驃騎兵喊起來，「好像昨天我們吃的刀子還不夠多！」他們都拔出了刀，撲向發勃利西奧；他已經預備犧牲了；可是又想到了軍曹的驚惶，他決定這次不讓人瞧不起他。退到橋上時，他想用刀尖刺他們。那模樣很滑稽，他揮動那柄又大，又直，又重的龍騎兵的腰刀，顯然是不能勝任的，立刻驃騎兵知道他們的對手是何等樣的士兵；所以他們並不打算刺傷他，但要割破他的衣服。因此發勃利西奧臂上只受到三四個輕傷。他卻繼續忠於女商人的言論，他一再挺出了刀尖，盡力的刺。偏偏他命運多乖，一刺把一個驃騎兵的手刺傷了；這樣初生之犢冒犯了他，他憤怒起來，一刀砍下，正砍在發勃利西奧的大股上。使這一刀立奏奇效的原因，還在我們的英雄座下的那匹馬，牠不避風險，卻以撲擊爲樂，所以一再地衝入重圍。這些人看到發勃利西奧的血從右臂上流下，也害怕起來，覺得過份了，就連推帶撞，把他攔到橋的

左欄杆上，疾馳而過。發勃利西奧鬆了口氣，就朝天放一槍，給上校一個信號。

四個騎馬的驃騎兵，兩個步行而來的，屬於剛才那七個的同一團的正向橋上走來，槍聲響時，他們在離橋的兩百步地方。他們剛才注意了橋上一場角鬪，以為發勃利西奧在射擊他們的同伴，四個騎馬的驃騎兵就揚起了刀，向他衝來：這是騎兵的正正式式的衝鋒陷陣。勒·拜隆上校，給槍聲喚起，開了旅店的門，奔到橋邊，正在驃騎兵衝到的緊要關頭，就親自下令，叫他們停下。

「現在無所謂上校了！」有一個叫喊，催他的馬。在憤怒中，上校停止了牠的咒罵，用他受傷的右手拉住了那匹馬的韁繩。

「停步！你這壞兵，」他對那驃騎兵說，「我認識你，你是亨利歐隊長下面的。」

「好極了，那末，隊長會給我下命令的！亨利歐隊長昨天陣亡了，」他嗤笑了一聲，「滾開，操你——！」

這樣一說，他想衝過橋去，把老年的上校一推，他就給推倒在橋上，坐在路上面。發勃利西奧也在橋上，略後數碼，臉朝着那旅店，就催動他的馬，正當那匹馬的前胸把死抓住韁繩不放的老年上校推倒的時候，七竅冒煙的發勃利西奧挺刀尖一刺，把驃騎兵刺中了。幸而驃騎兵的一匹馬，覺得牠自己給上校抓緊不放的韁繩拖向地面，便斜斜的移動，結果是發勃利西奧那柄笨重的

馬刀底長鋒，穿過了這驃騎兵胸口處的軍服，一直戳到他的眼睛底下。驃騎兵也狂怒了，轉過身來，盡平生之力，給發勃利西奧一刀，割破了他的衣袖，深入肉中；我們的英雄倒下了。

一個沒有坐騎的驃騎兵，看到守橋的兩員官兵倒了地，抓住這個機會，跳上發勃利西奧的馬，企圖奔馳過橋，揚長而去。

軍曹正急忙從旅店裏趕過來，他看到上校倒地，以為他受了重傷。他追趕發勃利西奧那匹馬，用他的刀尖刺入那賊偷的臟腑，他倒下馬來。那些驃騎兵看到橋上沒有別個，只軍曹一人，他又是站立在地上的，都奔馳過橋，迅速地消失了。還有一個步行的奔入田野中。

軍曹走到傷者傍邊。發勃利西奧已經站起來了；他並不覺得楚痛，但血流如注。上校緩緩地爬起身來，這一摔使他相當的震動，但沒有受傷。『我並不覺得什麼，』他對軍曹說，『只有手上那個舊傷。』

給軍曹刺傷的那個驃騎兵卻快死了。

『惡魔捉他去！』上校叫喊。『可是，』他對軍曹和兩個奔出來的騎兵說，『招呼這年輕人吧，我讓他冒了這等大的危險，真不應該。我要自己站在橋上，制止那些瘋子。把這年輕人送到旅店裏去，包起他的手臂。用我的襯衫好了。』

第五章

整個事件的經過還不到一分鐘。發勃利西奧的傷並不重；他們從上校的襯衣撕下來做了綁帶，綁了他的手。他們要給他在旅店的樓上鋪一張床鋪。

『可是我舒舒服服樓上躺着，』發勃利西奧告訴軍曹，『我的馬，卻在下面的馬廐中，會覺得一個子無聊，跟了別的主人走的。』

『不壞，你這個壯丁，』軍曹說；他們給發勃利西奧就在馬槽旁邊用稻草鋪了一張床位。

於是，發勃利西奧覺得很虛弱，軍曹就拿給他一碗熱酒，還跟他談了一會兒。這談話中有幾句感激的話，使我們的英雄好比升上了七重天。

直到第二天黎明，發勃利西奧才醒過來；那些馬長嘶不已，湊成可怕的聲音；馬廐中濃煙密布。起先，發勃利西奧不懂這嘈音是什麼，甚至不知他身在何處；最後，給濃煙窒息得半死，他才了悟，屋子着了火；一霎眼間他在馬廐之外，上了馬鞍。他舉起他的頭；從馬廐頂上的兩個窗

戶裏，濃煙狂暴地嘔吐出來；而屋頂上，一道黑煙繚繞着，裊裊上升，捲入空中。夜間有一百個潰兵到了白馬旅店；他們都叫嘯，賭咒。發勃利西奧看到近在他的手邊，五六個似乎是完全喝醉了的兵士；其中之一還想阻攔他，向他喊：『你把我的馬帶到哪兒去？』

發勃利西奧走了四分之一里，他回頭一望。沒有人跟着他；那屋子在熊熊的火焰中。發勃利西奧看到那座橋；他記起他的傷，就覺得綳帶緊綁的手臂在發熱。『至於那老年上校，他怎末了？他把他的襯衣拿出來，綁我的手臂的。』這天早上，我們的英雄是全世界最冷靜的一個人；他流的血數量不少，把他的性格中一切浪漫的感情都解脫了。

『右邊走！』他對自己說，『勿失時機。』他開始平靜地跟了河流走，河流潺潺地經過了那座橋之後，原是向路的右邊流去的。他想起女商人給他的忠告來。『何等的友誼！』他對自己說，『何等坦白的性情！』

騎行半小時之後，他覺得很虛弱了。『啊唷，難道我快暈倒了嗎？』他想了一下。『如果我暈倒了，有人會偷我的馬，我的衣服，也許連我的錢和鑽石一起都偷了走。』他再也沒有力氣來抓緊韁繩了，正要保持他身在馬鞍上的均衡之時，一個大踏旁邊挖地的農夫發覺了他的臉色蒼白，走上前來給他一杯啤酒和幾片麵包。

『我看到你臉色如此蒼白，我就想到你一定是這場大戰中的一個受傷者，』農夫告訴他。這真是及時的援助。在發勃利西奧咬麵包的時候，兩眼忽然一黑，看不見前面。漸漸的，他恢復了過來，他就致謝了那個農夫。『我在哪兒呢？』他問。農夫告訴他，再走四分之三里，他可以到尚德爾縣，那裏就有很好的伺候了。發勃利西奧來到了縣城，真不知道如何才好，一心祇想着不要從馬上摔下來。他看到一扇大門敞開着；他就催馬進去。這是華爾康勃旅店。立刻，一個巨大的女人，這旅店的良善的主人奔了出來；她用了一種充滿憐憫的顫音喊幫手。兩個女孩子來了，幫發勃利西奧下馬；他兩腳剛剛落地，就暈倒了。一個外科醫生請了來，他給他放了血。一天又一天的日子過去，而發勃利西奧不省人事，他幾乎接連地昏迷不醒。

大腿上的刀傷很可能很嚴重地滾膿。當他恢復神智的時候，他請求他們照顧他的馬，一再地說他要好好的付錢，使那良善的女店主和一雙麗姝受不住。兩星期來，他受到很好的照顧，他快要恢復元氣了，有一天晚上他卻注意到女店主有不安的神色。片刻後，一個法國的軍官走進了他的房間：回答他的問題時，她們用了他不了解的一種語言；他喬裝着睡覺。過了一會兒，確信那軍官已經離開，他請過了女店主來。

『軍官是來把我的名字寫進一張單子，要逮捕我，是不是？』女店主一眶子眼淚地回答了是。

「好了，我口袋裏有點錢！」他喊着，坐在在床上；「給我去買一套平民的服裝，今天晚上我要騎馬逃走。你已經救了我一命，在我正要從馬背上跌下來，跌死在街上的時候招呼了我；請求幫我回到母親那裏，再救我一命。」

話說到這裏，女店主的女兒們已經哭得像淚人兒；她們爲發勃利西奧戰顫；又因爲她們不懂法文，她們走近他的床沿，問他問題。他們用弗萊明省的語文跟媽媽討論起來；可是她們的憐惜的眼睛時時地望我們的英雄；他想他已經明白了，他逃走對她們不利，但她們樂於冒一冒險。縣城裏一個猶太人供給了一套衣服，他在這晚上十點鐘左右送到了旅店裏，可是和發勃利西奧的身材一比，女孩子們發現這套衣服得大大地修改一下。她們立刻動手，時間是不容許浪費了。發勃利西奧告訴她們，在他的軍服裏藏着拿破崙金幣，請求她們把金幣縫在新衣服裏面。和衣服一起的還有一隻漂亮的新皮鞋。發勃利西奧毫不遲疑地告訴這兩個好女孩子，請她們把他的驃騎兵鞋，在他指點的地方拆開，讓她們把小小的鑽石藏入他的新皮鞋。

損失了許多血液之後，一個奇妙的後果是發勃利西奧幾乎完全忘記了他的法文；他用意大利文和這兩個麗姝說話，她們卻祇能說弗萊明土話，所以他們的談話幾乎完全靠手勢。當兩姐妹看到了鑽石，雖然她們毫無利慾之心，對發勃利西奧的熱忱已無法衡量；她們想像他是一個微服出

行的皇子。艾妮鏗是妹妹，天真得多，老實不客氣和他親嘴了。發勃利西奧這方面，也覺得兩姐妹可愛，將近子夜時，當外科醫生特准他喝點酒，爲了他有一番跋涉辛苦，發勃利西奧忽然又想走了。『還有那裏，比我在這裏更美好呢？』他問他自己。然而將近黎明時，兩點鐘，他起了床，穿起衣服。正要出房門女店主來報告他，他的馬已經給下午來查問他的那個軍官拉走了。

『啊！那個豬猡！』發勃利西奧賭咒了，『搶劫一個受傷的人！』好在這位年輕的意大利人並非哲學家之類，他已經忘記他自己怎樣得到這匹馬的情形了。

艾妮鏗哭啼啼告訴他，她們已經給他租了一匹馬。她多末希望他不走；他們的別情是迴腸宕氣的。兩個大男孩，良善的女店主的表親，幫助發勃利西奧上馬：出發後，他們還扶着馬上的，還有第三個人走在他們前面數百碼的前頭，爲他們探路把風。走了兩小時光景，他們在華爾康勃旅店的女店主的又一表親家中休息。發勃利西奧雖再三勸他們回去，他們卻絕對不肯離開他；他們說，他們比任何人更熟悉林木中的僻徑。

『可是明天早晨，我逃走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們卻在縣城裏到處不見你們的蹤跡，你們不在，這可能弄得情形很尷尬的，』發勃利西奧說。

他們繼續上路。幸而，破曉時，平原上有一陣濃霧。大約八點鐘他們看到了一個小城市。一

個少年先過去看看那裏的驛馬偷出了沒有。驛站長往往把他的馬匹隱藏起來，祇在馬廄中放一些充數的劣馬。從隱藏的沼澤，有了兩匹好馬，三個小時之後，發勃利西奧爬進了一輛小馬車，車子很壞，但驛馬卻是駱駝之屬。他又恢復了勇氣。他和女店主的表親，這幾個青年告別，也悲憤達於極頂；發勃利西奧說盡了多少的友情話，他們還是不肯收受一個錢。

『朋友，你那個情況比我們更需要錢，』這幾個可貴的青年咬定了這句話。最後他們走了，還帶回一封信給女店主，其中發勃利西奧，經過這緊張的旅行後，格外把他身受的感激之情表達給她。發勃利西奧捉筆時，流了多少眼淚，自然還給艾妮鏗寫了信，信中充滿戀情。

其餘的旅途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情形。他到了亞敏市上，大腿上的創刀弄得他楚痛難當，那個縣城裏的醫生不會挖開那個傷痕，所以雖然放了血，還是滾膿了。在亞敏的旅店裏，發勃利西奧過了兩星期，旅店是一家諂佞而貪慾的家庭開設的，這時同盟軍正在侵入法國，而發勃利西奧變了另外一個人了，對於他遭遇的事作了這樣多，這樣深沉的思考。只在一點上，他還是小孩子：他所經歷的，是否一場戰爭；若然是的，它是否即滑鐵廬之戰？在他的生命中，第一次他喜歡閱讀；他時常希望在報紙上，或在已出版的戰地報告上看到，他追隨了奈依元帥的衛隊，後來又追隨了其餘的將軍，他所到達的地區，能否在一些描寫中得到證實。停留在亞敏時，他差不多每天

寫信給華爾康勃的好朋友們。當他的傷痊癒了之後，他去了巴黎，在以前寄宿的旅店裏，他接到他母親和姑媽的二十來封信，她們求他趕快回家。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的最後一封信有某種謎語似的口吻，使他非常不安；這封信毀了他一切溫柔的幻想。他的性格是，只消一個字就能預感到天大不幸的；立刻幻想插進一足，把不幸事情的最可怕的情節，細細描劃了給他。

『你寫給我們，報告你的情形的信件，小心，不要簽字在上頭，』伯爵夫人這樣告訴他。『你一回來，你絕對不要一直跑到柯摩湖。你停在疏卡諾，瑞士的土地上。』他應該用卡維的假名來到這個小城；在那個城市的頭等旅店內，他會找到伯爵夫人的僕人的，他會告訴他怎末，怎末辦。姑媽的信，還在結尾處說：『儘可能預防，把你這次瘋狂的出奔守住祕密，尤其重要，身上不要帶印刷的或手寫的文件；在瑞士，你會受到聖。瑪格麗泰（註一）的朋友的包圍。如果我有錢，』伯爵夫人告訴他，『我會派個人到日內瓦，到白郎思旅店，你就可以知道一切我信上不能寫，而你來此以前又必須知道詳情了。可是，用上天的名義，別再在巴黎多留一天了；這邊的間諜會認出你來的。』發勃利西奧的幻想開始動手建築最荒誕不經的假設來，他一點快樂也沒有，有的祇是瞎猜，倒底他姑媽會給他什麼奇怪的情報。在經過法國的途中，他已經兩次被捕，總算兩次都逃走了；這些不愉快，完全起因於他的意大利護照和晴雨表商人這種奇怪的身份，因

爲這跟他的少年面貌全不附合，而現在他又手臂吊在綑帶上。

最後，在日內瓦，他遇到了伯爵夫人雇用的一個人，把她的密訊告訴了他，說的是他，發覺利西奧已經被告密到米蘭警察局，說他到外國去給拿破崙傳遞了某項建議，這項建議是屬於前意大利王國的一個陰謀不軌的大組織起草的。如果他此行並沒有此等目標，在告密中說了，爲什麼他要用假名字出行呢？他的母親打算確立下列幾點真相，那是：

一，他從未離開瑞士。

二，他突然離開堡壘是在他和長兄爭吵一場之後。

聽到了這段故事，發勃利西奧真感到一陣驕傲的激動。「我被當做一個駐拿破崙宮廷的大使了，」他告訴他自己；「我應該有光榮跟這偉大人物談話了：願上帝賜給我這種光榮！」他迴溯到他的七代以前的祖先，那是伐爾賽阿拉的一個孫兒，他在斯伏爾扎的侍臣中，來到了米蘭之後，非常光榮地給公爵的敵人砍下了他的腦袋，那些敵人驚恐地說他要到瑞士去，傳遞某項建議給自由郡縣，還要在那裏招兵買馬。他的心眼中還看到他那部家譜，一幅彫版畫上，表現了這一件事。發勃利西奧盤問了那個僕人，發現一個小關節，大爲驚愕，那是伯爵夫人再三叮囑，不准他吐露，但最後他還是漏了出來的。原來是他的長兄阿斯卡尼奧把他告密到米蘭警察局的。這一

個殘酷的消息幾乎使我們的英雄失了性。要從日內瓦到意大利是一定要經過洛桑的；他堅持了立刻步行出發，雖然日內瓦洛桑線的驛車兩小時內就要開出，這一來他得步行十里或十二里。在離開日內瓦之前，他還跟一個憂鬱的咖啡店裏的某少年吵了一架，據他說，這少年用奇特的眼光看了他。那倒是真的：這少年日內瓦人，遲鈍，理智，只有錢財是發生興趣的，認為他發瘋了；因為發勃利西奧一進門就憤忿地到處睜視，咖啡拿上來的時候，又倒翻在褲子上。在這一架吵架中，發勃利西奧的第一個動作就非常地十六世紀化；一點沒有邀請這日內瓦少年來和他決鬥，他拔出刀子就衝向他，一刀子扎下去。在這種熱情的瞬間，發勃利西奧忘記了一切他學習到的法律和榮譽，而聽憑本能的支配了，說得更適合，他順從他的最早的童年了。

在琉卡諾碰到的那個可信托的間諜，給了他新鮮的材料，更增加了他的狂怒。因為在格利安泰，個個人都寵愛發勃利西奧，所以誰也沒有提出他的名字來，要不是他的長兄那末「要好」，干預了這件事，人人都相信他在米蘭，而米蘭的警察局也絕不會注意到他出了門的。

「我想關卡上已經在懸圖緝拿你了，」姑媽的使者暗示他，「如果我們走大路，你到了隆巴提——威尼斯皇國的邊境上，就會被捕。」

發勃利西奧和他的黨人好在很熟識琉卡諾與柯摩湖的山峯中間的每一條小路；他們化裝成獵

戶，或者說，走私者，因為他們一行三人，態度相當鎮定，關卡上的職員在他們經過時，還打了個招呼，沒有嚕嗦。發勃利西奧又安排了時間，以便在半夜三更進入堡壘；這時辰裏，他的父親和所有頭髮上撲粉的僕從大概早已登上臥榻了。他毫無困難，跳下護城深河，從一個地窖的窗子上爬進堡壘；就在那地窖中，母親和姑媽在等着他；立刻，妹妹們奔進來了。熱情的交流，眼淚水，輪替地攪了很久，他們還沒有開始理智地說話，黎明的一線光芒射下來，警告了這些人，他們覺得何等不幸福啊，時間在飛逝呢。

「我希望你的哥哥不致於懷疑到你已經在了，」彼特拉內拉夫人對他說；「自從他幹了這件好事；我就難得跟他說話了，很承他看得起我，他的虛榮心大受損傷。今天晚間，吃晚飯的時候，我俯就他，跟他說了幾個字；我歡喜欲狂，得有所掩蔽，不然他要起疑心的。於是，我注意到他對這種虛偽的言歸於好也感到驕傲了，這時我利用他的歡喜，勸他喝了較多量的酒，我可以斷定他並沒有採取什麼步驟，來執行他的間諜的任務。」

「我們得把我們的驃騎兵藏在你的房間裏，」侯爵夫人說，「他不能馬上就走，此刻我們還綽綽有餘，可以計劃一下，我們得想出最好的辦法來把米蘭的可怕的警察，引上歧途。」

這番話是實踐了；可是侯爵和他的長子發現，第二天，侯爵夫人一直在他的小姑房裏。我們

不能停筆不寫那歡樂和熱情的動馳，一整天裏，繼續不已地在使這些快樂的人兒痠癢抽搐。意大利人的心腸，比起我們法國人來，更受猜疑心與狂暴的意念的磨折，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歡樂也比我們的更強烈，而且更持久。就在這成問題的一天裏，伯爵夫人和侯爵夫人真是魂不在身上，決非虛言；發勃利西奧不能不把他的故事重頭再講了一遍，又重頭講一遍；最後，他們決定了，把他們的歡樂藏到米蘭去，現在似乎太難於再把他繼續藏在侯爵和阿斯卡尼奧的利眼之下了。

兩位夫人坐了這一家人平日上柯摩去的一條船；不這樣可能要引起猜疑的，可是一到柯摩港，侯爵夫人記起她把極重要的文件忘記在格利安泰了；她趕快把船夫派回去取，這樣，這些船夫就無法去報告兩位夫人在柯摩的行動了。一進了城，她們就隨意地挑了一輛出差馬車，在那個高於米蘭城門的中世紀高塔底下，兜生意的馬車很多。她們立刻出發，不給馬車夫跟任何人談一句話的機會。出城四分之一里，他們碰到了一個素識的年輕體育家，由於她們並無成年男人陪伴，事關道義，他自告奮勇，願護送她們，直到米蘭城門，他也正好是到那邊去打獵的。一切經過都很順利，夫人們跟這年輕的旅客談得融融洩洩，那時馬車拐了灣，要經過那座秀麗的小山和聖·喬凡尼森林了，突然三個便衣的警察在馬頭上跳了出來。「啊！我的丈夫辜負了我們，」侯

伯爵夫人說，當場暈厥過去。比較落後的軍曹，搖搖擺擺來到馬車邊，噴出了酒料的馥郁：

「先生，我很抱歉，但是公事公辦，我得逮捕你，法皮奧·康梯將軍。」

發勃利西奧認為這個軍曹在開他的玩笑，在稱他什麼「將軍」。「你總要受到報復的！」他這樣想。他細看了穿便衣的人，等待一個良機，便要跳下馬車，奔過田野。

伯爵夫人宛爾而笑——我想，是一種失望的笑——然後，她對軍曹說：

「可是，我的親愛的軍曹，這十六歲的孩子你當他康梯將軍嗎？」

「你是那將軍的女兒嗎？」軍曹問。

「你看我的父親，」伯爵夫人說，指了一指發勃利西奧。警察們制不住大笑了。

「把護照拿出來，不要爭辯，」軍曹說，給那種普遍的歡樂激惱了。

「這兩位夫人上米蘭是從來不帶護照的，」馬車夫平靜而有哲學風度地說：「她們是從格利安泰堡壘中來的。這位是彼特拉內拉夫人；那位是台爾·唐戈侯爵夫人。」

軍曹沮喪極了，跑到馬頭和他的部下商討了一番。會議進行了五分鐘之久，那時伯爵夫人就問，幾位先生能否讓他們移動上前幾碼之遙，停在樹蔭裏；熱度太高了，雖然只是上午十一點鐘。發勃利西奧正仔細地向各個方向警察，要找一條逃亡的路線，看到田野中一條小路上出來了

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正羞澀地以手帕掩面涕泣。在兩個穿制服的警士中間，她向前走來，她後面三步，也在兩個警士的中間，直挺挺走着一個高而瘦削的男子，一面孔尊貴的神情，像一個宗教儀式中行進的神父。

「你們哪兒抓到他們的？」軍曹問，這時他正爛漫大醉。

「他們奔過田野，看樣子是沒有護照的。」

軍曹似乎摸不着頭腦了；他面前現有五個犯人，比他意料的兩個多了出來。他走遠了一點，只留下一個人守住那神態高傲的男人，一個人守住馬匹，勿使遠颺。

「等一下，」伯爵夫人對發勃利西奧說，他已經跳下馬車。「一分鐘，什麼都解決了。」

他們聽到一個警察說：「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他們沒有護照，管他們是誰都可以抓。」軍曹卻沒有那樣決斷了；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這一個名字使他略有不安：他知道這位伯爵，沒有知道他已經死了。「伯爵是不肯放過這種事情的，如果我沒有更好的理由，而抓了他的夫人，」他告訴他自己。

就這樣考慮又考慮，拖長了時間，伯爵夫人卻跟那女孩子談上了，她站在路中，馬車旁邊，塵土之間，她給她的美貌感動了。

「小姐，太陽於你不相宜。這位英俊的官兵，」她接着向那馬頭上的警察說，「一定會允許你上馬車來的。」

發勃利西奧正徜徉在車側，就來扶那個少女上車。她的腳剛踏上踏腳板，發勃利西奧承住她的手臂，突然那岸然的人物，在馬車後面六碼的地方，用誇大了的，爲了保持他的尊嚴的聲音喊起來：

「站在路中；別走進不屬於你的馬車。」

發勃利西奧沒有聽見這道命令；少女卻不想上車，要退下來，但發勃利西奧還在推她上去，她倒下來，就倒入他的雙臂。他笑了；她臉紅了；他們站着，彼此相望，後來少女從他的臂中掙扎出來。

「她是一個可愛的獄中同伴，」發勃利西奧想。「娥眉之下有多少深情啊！她會懂得如何相愛的。」

軍曹用威勢走向她們，問：「這些婦女中，誰是克萊麗亞·康悌？」

「我是，」少女回答

「而我，」年長者叫，「是法皮奧·康悌將軍，英明的帕爾瑪皇子的侍從大臣；我認爲我這

樣身份的人物，被當做盜賊一樣的追索是最不合理的。」

「前天，當你在柯摩港啓程的時候，不是你告訴警署的巡查員，叫他滾開嗎？很好，今天，他的命令是你不能滾開。」

「我的船已經駛動了，我很匆忙，有暴風雨的可能，一個並不穿制服的人物在碼頭上喊我，要我回進港內。我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他，繼續行舟。」

「而你今天早上從柯摩逃了出來：」

「像我這樣人物，要從米蘭去遊玩湖山勝景是無須帶一張護照的。今天早上，在柯摩，有人告訴我，到了米蘭城門，我會被捕。所以我帶我的女兒步行出城；我希望路上搭到馬車，帶我到米蘭，到了那裏我第一件事就是訪問米蘭的最高將領，提出控訴。」

軍曹心頭，忽然似釋重負。

「很好，將軍，你被捕了，我帶你到米蘭去。你呢，你是誰？」他問發勃利西奧。

「我的兒子，」伯爵夫人回答，「阿斯卡尼奧，彼特拉內拉師團長的兒子。」

「沒有護照嗎，伯爵夫人？」軍曹問，聲調很和柔。

「在他的年齡，他從沒有護照；他從沒有單獨旅行過，他總是跟我一起的。」

在這一段對白中，康梯將軍對警察愈加岸然了。

「不要這樣多話，」其中之一說，「你們被捕了，這就夠了。」

「你一定願意知道，」軍曹說，「我們准許你從農民那兒租一匹馬；否則，不管這一切塵土騷陽，什麼帕爾瑪的侍從大臣，也得靠你的兩條腿來跟住我們的馬匹了。」

將軍開始咒詛。

「你肯安靜點嗎！」警察又說。「你的將軍制服呢？誰都可以跑來，自稱是將軍的。」

將軍更加憤怒了。同時，那輛馬車裏也更加輝煌了。

伯爵夫人不斷地遣差警察們東奔西跑，彷彿他們是她的用人。她給一個警察一斯戈度去買酒和最重要的冷開水，她抽出時間來安靜了發勃利西奧，他已經下了決心，不惜任何犧牲，奔入山上的森林。「我有兩枝好手槍，」他說。她又得到憤怒的將軍的許可，讓他的女兒坐進了馬車。這時，天生愛表揚自己和他的家族的將軍，告訴女太太們，他的女兒只有十二歲，生於一八〇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但她的智力驚人，大家以為她是十四五歲了。

「一個平庸的傢伙，」伯爵夫人用眼色告訴了侯爵夫人。感謝伯爵夫人，爭論了一小時之後，一切都妥當了。一個警察，發現他在附近一個村子上有事要辦，在伯爵夫人對他說，「你可

以得到十個法郎，」之後，把他的馬借給康悌將軍用。軍曹親自和將軍同行；其餘的警察留着，停留在一棵樹底下，由四大瓶，或者說四小罇酒陪伴他們，那是遣派出去的警察和一個農夫幫助抬了回來的。克萊麗亞·康悌由驕傲的侍從大臣特准在她的歸米蘭途中，乘坐在夫人們的馬車中，竟沒有一個人想到逮捕勇敢的彼特拉內拉將軍的兒子。不要幾分鐘的客套話以及對這一次意外事件的評論話之後，克萊麗亞·康悌發現了，伯爵夫人那樣地美麗的一位貴婦人對發勃利西奧是熱忱之至；可以斷言的，她不是他的母親。少女的注意力又一再地感到一種暗示，似乎他最近曾經幹了最最英雄，勇敢，危險到極點的什麼事；但縱然她明敏過人，小克萊麗亞不能明白那究竟是什麼事。

她驚異地望着這個年輕的英雄，他的眼睛裏似乎還燃燒着行動的火焰。在發勃利西奧這方面，他似乎給這十二歲的少女的美貌所困窘了，她望得他臉上昇起了紅雲。

離米蘭城一里的地方，發勃利西奧宣佈，他要去看他的伯伯，就離開了夫人們。

「如果我能從自己的困難中解脫出來，」他對克萊麗亞說，「我就要到帕爾瑪來欣賞一些偉大的名畫，你肯記住我的名嗎：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

「好極了！」伯爵夫人說，「你就這樣洩露了你的祕密。小姐，你肯記住這壞小子是我的兒

子嗎？他姓彼特拉內拉，不是姓台爾·唐戈的。」

這晚上，夜深以後，發勃利西奧從倫莎城門，這是通到時髦區域的城門，入了米蘭。那一次，遣派了兩個使者到瑞士，這已經把侯爵夫人和她的小姑的錢都化光了；幸而發勃利西奧還有幾個拿破崙金幣，還有一粒鑽石，他們決定賣掉牠了。

夫人們是非常著名的，認識米蘭城裏的每一個要人。在奧地利最有勢力的人物和宗教界最顯赫的人物都替發勃利西奧向警察署長平台爾男爵說項。這些人物不能明白，他們說，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跟他哥哥吵了一架之後，離開了父親的屋簷逃走，何以有人把這事看得如此之嚴重。

『我的責任是把一切都看得嚴重，』平台爾男爵和善地說；一個智慧，莊重的人，他那時正在組織米蘭的警察制度，以預防一七四六年那樣的，把奧地利人趕出熱諾亞的革命。米蘭的警察制度已由薛爾維奧·滿利戈和安特利恩的傳奇宣揚得卓著遐邇，實則並不完全殘酷；牠只執行了一些嚴峻的法律，合理地，無憐憫地執行的。奧皇法朗錫斯二世希望這些過份勇猛的意大利想像能力受到些恐怖。

『給我一份每天的報告，』平台爾男爵對發勃利西奧的保護者說，『詳述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小侯爵的行動，附有證件的；自從他三月八日離開的一個時候起，讓我們一直跟踪他，直到

他昨夜進米蘭城止，他現在是躲在他母親的宮邸中，一個房間裏，但我將把他看做一個城裏最漂亮，最快樂的少年。如果你們不能把他離開格利安泰以後，每天的旅行路程提供給我，那末不論他身世如何高貴，不論這世家的朋友如何使人敬重，顯然按照我的職守，我應該下令逮捕他。難道我可以不逮捕他？除非他提供有力證據，證明了他並沒有替皇帝治下的隆巴提不穩份子傳遞密訊給拿破崙，這種不穩份子是不可能存在的。還要注意，先生們，如果少年台爾·唐戈在這一點上證實了他無罪，他還犯了一個罪名，他用假護照，用假名字，出國旅行，況且是一張發給一個普通商人的護照呢，這就是說這護照是發給一個在階級上比他低了許多的庶民的。」

這一番宣言，一句也駁不倒，另一方面警察署長又對台爾·唐戈侯爵夫人和出面說項的顯貴要人，極盡恭敬之能事。

平台爾男爵的答復轉達給侯爵夫人聽了之後，她失望極了。

『發勃利西奧要被捕了，』她啜泣，『一進了監牢啊，天曉得他什麼時候再出來！他父親會遺棄他的！』

彼特拉內拉夫人和他的嫂子又跟二三知己討論了一番，不論他們如何解釋，侯爵夫人決定當天晚上把她的兒子送走。

「可是你很清楚，」伯爵夫人給她指出，「平台爾男爵已經知道你的兒子在這裏；他可不是
一個壞人。」

「不是，但他急於討好法朗錫斯皇帝。」

「但是，如果發勃利西奧入獄可以給他擢昇的機會，孩子早已入獄了；如果把他送走，對男
爵是一種侮辱和挑戰。」

「他的承認他知道發勃利西奧的踪跡，就等於說，「把他送走了！」不行，我活不下去，
除非我可以不再說這些私心話，「在一刻鐘之內，我的兒子要在獄垣之中了。」不管平台爾男爵
的野心是什麼，」侯爵夫人接下來說，「他也知道這樣做對他是有利的，爲了我的丈夫的身份，
略爲讓步一點，我明白這一點，當他承認他已經知道什麼地方他抓得到我的兒子，他多末坦白
啊。況且，男爵是很和善的，把孩子所犯兩個罪狀都告訴了我們，全是他可恨的哥哥挑撥的啊；
他解釋的是兩個罪狀都應該入獄：這可不就是說，如果我們願意挑選流亡一條路，我們可以挑
選？」

「如果你挑選流亡一條路，」伯爵夫人一再地解釋，「我們活着看不到他了。」發勃利西
奧，整個談論都聽到了，還有一個侯爵夫人的老朋友，現任奧地利創設的公庭上一個法律顧問，

都堅持他走；結果，這晚上他離開了侯爵宮邸，躲在他母親和姑母斯卡拉戲院去的馬車裏。車夫，他們是不信任的，照老規則到一個下等酒店去等了，僕人，他們是可以信任的，還在照顧馬匹，發勃利西奧喬裝了一個農夫，溜出馬車，逃出了城。第二天早晨，他相當愜意地過了邊界，不到數小時，到了他母親所有的一個產地上，在諾伐拉附近，彼特蒙，說得精確一點是在洛馬涅諾，即巴耶德被殺的地方。

到了斯卡拉戲院的包廂內，夫人們怎樣看戲的情景是可以想像的了。她們到那裏去，只爲了跟一些自由黨的老朋友蹉商，他們到台爾·唐戈宮邸的門上來，未免要引起警署的誤會。在包廂中決定了再向平台爾男爵申請一次。送一筆錢給這位官員，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不必考慮了；何況，女太太們很窮；她們強制發勃利西奧拿走了賣出鑽石以後存下來的錢。

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需經常洞悉男爵的每一個意向。伯爵夫人的朋友們提起了一個波爾達神父，一個很英雄的年輕人，一度追求過她；看看自己沒有希望，他把她和黎瑪喀蒂的戀情報告了彼特拉內拉將軍，從此伯爵夫人請他吃閉門羹了。現在，這位神父倒是每天晚上跟男爵夫人玩紙牌的，當然是平台爾男爵的好朋友了。伯爵夫人決定採取那可怕的不愉快的步驟，直接找這個神父去；第二天早晨，極早，他沒有出門，她送進了她的姓氏。

當神父的一個唯一的僕從宣佈：『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那時候他的主人激動萬分，竟說不出話來；他甚至沒有注意了他自己隨便穿着的晨衣。

『請她進來，你就走開，』他微弱地說。伯爵夫人進來了；波爾達立刻長跪在地。

『一個不快樂的瘋人應該在這樣的情形下接受你的命令，』他對伯爵夫人說，她這天早晨穿了近乎徹服的素泊的服裝，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發勃利西奧的流亡，使他悲傷極了，她自己走進一個曾經背叛了她的男人的住家，使她的心腸激動極了，而這一切都使她的兩眼發出了光芒。

『我得在這樣的情形下接受你的命令，』神父喊，『因為很明顯的，你要我服務於你，要不然你不會賜我這種光榮，出現在這不快樂的瘋人的寒酸的住宅；從前，曾經有一次，給愛情和妬忌心弄昏了，他對待你，活像一個地痞流氓，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得到你的歡心了。』

這些話很誠懇，何況神父現在地位很高，因此很動人，伯爵夫人給感動得流淚了；卑屈和恐懼本已把她的精神凍結了的，現在感情和一線希望又代替了前者，從一個最不快樂的情形中，她一瞬之間，幾乎飛入了快樂的境界。

『吻我的手，』她說，把手伸給神父，『起來。』（她用的意大利文第二人稱單數，必須記

得，代表尊敬和坦白的友誼，正同代表親熱的感情一樣。〕『我是爲了我的姪兒發勃利西奧才來求你的。這裏是一點不隱瞞了什麼的全部真實故事，對老朋友說話時，才無妨詳述的。十六歲半了，他幹了一件頂糊塗的事情。我們是在柯摩湖上，格利安泰堡壘中。有一天黃昏七點鐘，我們從柯摩湖上划來的一條船上知道皇帝在胡安灣上登了陸。第二天，發勃利西奧去了法國，借用了一張護照，是屬於他的一個平民朋友的，那個人名叫伐西，是晴雨錶商人。因爲他外表上一點不像晴雨錶商人，所以走進法國還不過十里，他當時就給逮捕了；他用了蹩腳的法文，熱烈讚美法國，引起了疑心。關了一個時期，總算他逃到了日內瓦，我們到琉卡諾去接了他……』

『你是說，日內瓦吧，』神父微笑插入。

伯爵夫人講完了她的故事。

『凡是人力可以做到的，我一切都爲你效勞，』神父熱心地回答；『我本人完全聽你的意志。即使我不該做的，我也願意，』他又這樣加添。『這一間寒傭的客廳裏，這幅天使似的幻景，已在我的生命史中劃了時代，你離開了這裏之後，我應該怎末辦？告訴我。』

『你必須去告訴平台爾男爵，發勃利西奧生下地之後，你就深愛上他，你那時常到我們家裏來，他在搖籃之中，你就常常看到他了，然後，你請求他，看在你和他的友誼的情份上，請他派

出所有的密探，調查發勃利西奧動身到瑞士以後，有沒有跟任何他監視之下的自由黨人往來。如果男爵的調查統計是精確可靠的，他一定會發現，除了孩子氣的傻行爲之外，什麼別的都沒有。你知道的，在我的杜嘉尼宮邸的那些美麗的綉園中，我常常掛一些拿破崙贏得的戰役圖片；我的姪兒是唸那些圖片的說明，最初地受到識字教育的。當他五歲的時候，我那可憐的丈夫就時常把那些戰役講解給他聽；我們把我丈夫的頭盔放在他頭上，這孩子就拖着他的大腰刀走來走去。是的，有一個很美的日子，他聽說我丈夫的神明，皇帝拿破崙已經重返法國，像一個傻孩子，他要參加他，可是他沒有能碰到他。你請問男爵，這樣的傻事，他認爲應該如何懲罪呢？」

「我忘記了一件事，」神父說，「你看，多承你寬赦了我，我並不是完全沒有資格的。這裏，」他說，在桌上的文件中找了一下，「這就是那無恥的偽善者的控告文件了，你看，簽了名的，阿斯卡尼奧·伐爾賽阿拉，台爾·唐戈，正是這文件引起了一切煩麻的；昨天我在警察局找到了牠，到了斯卡拉戲院，希望能找到什麼人，慣常出進你的包廂的，希望他可以把它轉交給你過目。這文件的副本早已送到維也納去了。這才是我們得對付的敵人。」神父和伯爵夫人一起讀了控訴書，他同意這一天弄一份副本出來，由可靠的人轉交她。伯爵夫人回到台爾·唐戈宮邸的時候，心中是儘樂的。

「恐怕沒有人比得上這改過自新的登徒子了，」她告訴侯爵夫人，「今天晚上，在斯卡拉戲院，照戲院的時鐘，十一點差一刻，我們得把所有的人從我們的包廂中送走，吹熄燭火，關閉了門，十一點，神父將親自來告訴我們他已經辦妥當了多少。我們同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以出面。」

這一位神父很精明強幹；他很把細地守這個約會時間；他來到時，表示了澈底的良善本性，無所保留的坦白心胸，在一些虛榮心不能超乎其他感情的國家之內，很不容易找到這種性格。過去把伯爵夫人告密到她丈夫彼特拉內拉將軍那裏底一件事，是他的終生最大恨事，現在他得到了一個機會來抵銷他的悔恨了。

這天的早晨，伯爵夫人離開了他的房間之後，「那末，她愛上她的姪兒了，是嗎，」他苦澀地告訴他自己，因為他的戀情還沒有痊癒。「這樣驕傲，而她竟然來找我了！……自從她丈夫死了之後，縱然我請她的舊情人斯各蒂上校，最有禮貌地，最可欽佩地，向她提出了我請求服務於她的心願，她恐怖地拒絕了。美麗的彼特拉內拉靠一千五百法郎來生活！」神父接下來思考，精力彌漫地在室內來回。「而後，她去格利安泰堡壘中過生活，跟台爾·唐戈侯爵那樣的怪物一起！……我彷彿是親眼目擊的！總之是這年輕的發勃利西奧，充滿了美感，高大，結實，老是臉

上掛着笑容的……更要得的，是他的眼睛中有一種精美的淫慾的表情，……真是柯里幾奧所畫的肖像，」神父苦澀地想。

『年紀相差……不太大，發勃利西奧是生在法國人到了之後的，大約一七九八年吧，我想；伯爵夫人不過二十七八；沒有人比她更好看，更值得崇拜的了。在這個美人多得出名的國土上，瑪麗尼，葛瑞第，劉嘉，阿留茜，彼特賴格洛亞，沒有哪個比得上她。他們快活地生活在一起，躲在柯摩這美麗的湖邊，而那年輕人突然想到去參加拿破崙了，……在意大利，還有的是靈魂！不管怎樣！可愛的國家！不，』這顆心給妬忌的火焰燃燒了，接下來想，『別的解釋，都解釋不了，所以她肯在鄉下吃苦，一天又一天，每一頓飯，都少不了台爾，唐戈侯爵的可怕的臉，還有那阿斯卡尼奧小侯爵的說不出來底蒼白的臉，他一定比他父親還惡劣，驅得出的景像！是的，我要忠誠地服務於她。至少我不須要用歌劇院的望遠鏡，可以欣然看到她了。』

波爾達神父把整個案件非常詳盡地解釋給夫人們聽了。在內心裏，平台爾男爵也很願意給她們效勞的，知道維也納的逮捕令還沒有下來，發勃利西奧卻已經逃出米蘭，他很高興；因為平台爾男爵沒有決定權，他像所有的事件一樣，在等待命令。他每天把得到的情報彙齊，送出一份到維也納，然後，他等訓令。

這是必須的，在洛馬涅諾，發勃利西奧。

(一) 必須每天去聽彌撒，而不得迴避，找一個有智慧的人，忠於皇朝的人物，作他的教授，在懺悔時，僅僅把最正當無瑕可擊的感情向他懺述。

(二) 必須僅僅跟一些以智慧著稱的人士往來，必要之時，說到革命必須面有懼色，力言任何情形都不容許革命發生等等。

(三) 絕對不讓人在咖啡店被看到，除了吐林和米蘭的官方的報紙之外，不能閱讀任何報紙；大體上，必須表示對閱讀毫無興趣，凡是一七二〇年以後出版的書籍，一本也不要翻開，但可以以斯各德的小說爲例外。

(四) 『最後，』(神父帶一點惡意地加添)，『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向當地一位漂亮小姐求愛，自然是屬於貴族階級的；這可以證明他並沒有陰謀作亂的晦隱的，憤懣的對現狀不滿。』
在上床之前，伯爵夫人和侯爵夫人都給發勃利西奧寫了長得沒有盡頭的長信，其中她們都嬌聲嬌氣地解釋了波爾達給她們的忠告，要他履行。

發勃利西奧根本不想犯上作亂：他愛拿破崙，又因爲他是個年輕的貴族，自信他比他的隣人更有幸福，並且認爲中產階級是胡鬧的。離開學校以後，他從沒有翻開過一本書，在學校讀的也

只是耶穌教徒指定的課本。他生活在維洛馬涅，尚有若干距離的一個偉麗的宮邸中，那是著名的建築師山密琪利的偉構之一；但三十年來沒有人住，下了雨，個個房間都漏水，窗子也沒有一扇關得上的。他佔用了信使的一些馬，整天很隨便的騎行；他絕不說話，他想得很多。從一個貴族之家挑選一個情婦，這話正中他的心懷，他服從了。他挑選了一個年輕的牧師做他的懺述者，此人正在陰謀着當主教（正像斯比爾倍格的那個懺悔者一樣）（註二）；可是他還步行三里，在自以為無人知道的神祕之中，去讀「憲法報」，這個他以為極了不起。「牠美得跟阿爾非艾里和但丁一樣，」他常常這樣叫喊。在這一點上，發勃利西奧跟法蘭西的少年一樣了，他重視馬匹和報紙，勝過他那個「政治上毫無問題」的情婦。可是這簡單而堅定的性格，還沒有想到「學學人家的好榜樣，」在洛馬涅這大城市的社交場中，他沒有結交了朋友；他的簡單被當做驕傲；沒有人知道怎未對付他的性情。「他是一個次子，因為不是長子，感覺到自己被人欺侮了，」那是當地的教區牧師的批評。

（註一）薩爾維奧·潘利戈已使這一個名字馳名歐洲；這是米蘭的警局與牢獄所在的街道。

（註二）請參看安特利恩先生的奇特的回憶錄，這本書有趣得像小說，有價值像羅馬史學家塔錫特斯。

第六章

讓我們坦白地承認，波爾達神父的妬意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發勃利西奧從法國回來以後，他在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的目光中，是一個陌生了人，卻很漂亮，又好似她曾經在多年以前認識過的。如果他向她求愛，她會愛他的；可不是他的行為和他的人格已經在她心上孕蓄了一種熱情的，不妨說，無限的羨慕了吧？可是發勃利西奧擁抱她的時候，這樣揚溢着天真的感恩與善良的友情，假如她在他的孝心之外，更要求他有他種感情，連她自己都是會吃驚的。『總之，』伯爵夫人告訴她自己，『六年以前，在攸琴皇子的宮廷上，曾經認識我的一些朋友，或許還覺得我好，甚至於還覺得我年輕，但是，他覺得我是一個可尊敬的婦女——而且，不要再有什麼虛榮心了，如果真理必須直說，我倒底是上了年紀的婦女了。』到了她這樣的年紀，伯爵夫人是有一種幻覺的，當然並非尋常婦女的幻覺。『你想，在他的年齡，』她接下來想，『男孩子總是誇大了時間的毀容力量的。如果是人生經驗比他所有的更加豐富的一個人……』

伯爵夫人，彳亍在客廳的地板上，立停在一面明鏡前，然後微笑。這裏得補上一筆，幾個月來，彼特拉內拉夫人的芳心是受到了這個唯一的可人兒的嚴重打擊了。發勃利西奧去法國以後，不消多久，自己也一直承認已經開始對他發生了感情的伯爵夫人，就陷入了深沉的憂鬱中。所有的事，她都失卻了興味，都失卻了，或者可以說，噤頭；她告訴她自己，爲了聯絡意大利人民，拿破崙一定會請發勃利西奧當他的待從副官的。『我就失去了他了！』她嚷着，哭着，『我再也見不到他了；他會給我寫信，但十年一過，我在他的眼光中將何等樣了啊？』

在這樣的心情中，她到過一次米蘭；希望聽到一些拿破崙的快訊，還希望能偶然聽到一些有關發勃利西奧的消息。雖然她自己還不承認，這一個活躍的靈魂開始她在鄉下的生活的單調感到了疲乏。『這是死的延期，』她對自己說，『這不是生命。』每天看到這些頭髮上撲了粉的人物，她的哥哥，她的姪子阿斯卡尼奧，他們的僕從！沒有了發勃利西奧，湖上的逍遙遊還有什麼意思？把她和侯爵夫人結合在一起的友情是她唯一的安慰底基礎了。但好久以來，她和發勃利西奧的母親，一個年紀比她大，對生命已不寄托希望了的女人底友情，也漸漸地不夠動人了。

這便是彼特拉內拉夫人所處的特殊環境：發勃利西奧一出門，她的未來就很少希望了。她的戀情極需要安慰和一些兒新奇。來到米蘭，她愛上流行歌劇，她會到斯卡拉戲院，在她的老朋友

斯各蒂將軍的包廂內，獨自禁閉上幾個小時，希望得到拿破崙和他的部隊的快訊，然而交接的人，她卻覺得都很庸俗，都很俗氣。回到家裏，她會即興地彈弄鋼琴，直到早晨三點鐘。有一天晚上，在斯卡拉，在她的一個朋友的包廂中，爲了要探聽一些法蘭西訊息，他碰到了帕爾瑪宮廷上的一員大臣，名叫莫斯卡伯爵；他是一個有趣的人物，他談論法國和拿破崙的口吻使她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恐懼。第二天晚上，她又到了這一個包廂裏；這有睿智的人物又出現了，在演劇的全部時間中，她和他談得興濃。自從發勃利西奧離開以後，她一次也沒有經歷過這樣活潑的晚上。這一位使她喜悅的人物，名莫斯卡·台拉·洛凡爾·蘇瑞薩拿伯爵，是帕爾瑪皇子恩內斯托第四世朝廷上的警察大臣兼財政大臣，恩內斯托皇子以嚴峻的名聲遠揚，米蘭的自由黨人都認爲這種嚴峻已到達殘酷的程度。莫斯卡大約四十或四十五歲；他的容貌富有特點，但沒有自傲的神情，簡單的風度和輕快的心情是他最樂意的；他本可以修飾得非常英俊漂亮，只是皇子有種奇怪的看法，認爲頭髮上撲粉就表示政治上的可靠性，所以也強迫他撲粉。人們一到意大利，就可以不怕傷害別人的自尊心，既可以用親暱的聲調說話，還可以隨意地批評別人。這一種行爲自有牠的補救之道，假如一個人因而被觸犯了，下回他儘可以不看見那人的。

「告訴我，伯爵，」彼特拉內拉夫人在他們第三次見面時問道：「爲什麼你要撲粉呢？粉！」

你這樣的人物，還年輕，有吸引力，在西班牙還站在我們這一邊作戰！」

「因為，在你說起的西班牙，我並沒有貪污，而一個人是必須活的。我渴求光榮；那時候，指揮我們的是戈維翁·聖西爾將軍，祇要這位法國將軍對我說一個讚揚的字眼就滿足了我的一切。拿破崙失敗的時候，我發現我一面服務他，一面貼掉了我不少的家產，而我的父親，一個幻想家，以為我已經是一個將軍了，給我在帕爾瑪蓋了一座宮邸。一八一三年，我才知道我的全部財產只是一座完成了一半的華麗的宮邸和一筆津貼。」

「一筆津貼：三千五百法郎，跟我丈夫的一樣嗎？」

「彼特拉內拉伯爵指揮一個師。我的津貼，因為是一個低級的騎兵中隊指揮官，連八百法郎還不到，而且這筆津貼還是我出任財政大臣以後才支給的。」

因為這兩位之外，包廂中祇另外一個頭腦相當開明的夫人，這包廂就是屬於她的，所以談話能夠很坦白的繼續下去。被問了以後，莫斯卡伯爵就談到他在帕爾瑪官闈的生活。「在西班牙，戈維翁·聖西爾將軍麾下，我面對了敵人的砲火，贏到了一個十字勳章，外加一點小小的光榮，現在我像一齣滑稽戲裏的一個演員那樣打扮了自己，要想贏到一個高級的社會地位，和數千法郎的年俸。自從我參加了這一類政治的棋局，立刻受到上司的橫斷底刺激，我就下決心要爬到最高

的官職；我爬到了。可是我這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要算我難得偷閒而來米蘭的日子；在這裏，我覺得，你們意大利軍隊的精神還是存在的。」

這種坦白，這種滔滔的口鋒，出諸世人如此畏懼的一個皇子的幕僚，刺激了伯爵夫人的好奇心；照他的頭銜看來，她覺得他應該是一個老朽，異常自傲的；但她看到了一個對自己的重任能夠知恥的人物。莫斯卡答應把他能搜集到的關於法國的資料，都告訴她；在滑鐵盧之戰的前一月，在米蘭，這真是膽大妄爲；意大利那時候正處於進退維谷之中；每一個在米蘭的人都在發寒熱，在希望或恐懼的寒熱病裏面，這樣普遍性的大動亂中間，伯爵夫人卻問了他這些問題，雖然他身居要職，況且他依此爲生，但他一點不在乎這種令人垂涎的職位。

她打聽到若干稀奇古怪，有趣味的消息。「莫斯卡·台拉洛凡爾·蘇瑞薩拿伯爵，」人家告訴她，「快要昇任首相了，他是帕爾瑪極權皇子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四世，歐洲最富有的皇子手下的紅人。伯爵早該擢昇到首相的地位了，如果他肯面色更莊嚴一點的話；據說皇子常常批評他這一個缺點。」

「我的態度跟您大人有什麼相干呢，」他總是勇敢地回答，「祇要我把國務都料理清楚，不就行了嗎？」

『但是這位紅人的玫瑰色的命運，』報告她的人接下來說，『也不是沒有刺的。他得迎奉這位至尊：無疑問的，皇子是一個有頭腦又有智慧的人，但是自從他登上極權皇座之後，這位至尊忽然沒頭沒腦，而且像一個老太婆一樣的多猜多疑起來。

『恩內斯托第四世只在作戰時是勇敢的。在戰場上，人家看到他有二十來次，帶領了一隊兵馬，像一員饒將一般地衝鋒陷陣；可是自從他父親恩內斯托第三世死了之後，他回到了朝廷上，他掌握了無限制的大權，兀幸就此開始了，他毫無理性地咒詛了自由和自由黨人。當然他幻想他受到敵視了，最後，發了一次脾氣，把兩個可能有罪，也可能沒有罪的自由黨人，依照司法大臣之類的一個壞蛋拉西的簽呈，把他們絞死了。

『從這一次事情之後，皇子的生活就改變了：我們發現他受盡了最奇怪的猜疑心的磨折。他還不到五十歲，而恐懼已削弱了他，我們不妨用這樣的說法來表達：無論何時，只要他提起甲各賓黨人和巴黎的中央委員會的計劃，他面色立刻大變，衰老如八十歲的老人；他就奇奇怪怪地恐懼了如同小孩子一樣。他手下的紅人拉西，檢事長（或者說司法長），除非他的主人懷有恐懼心，否則決不會發生那樣大的影響的；只要他覺得自己的地位不大牢靠，他立刻捏造出最黑暗，最奇怪的，一個新的陰謀，然後由自己來發現這陰謀。有三十個膽大的傢伙結聚在一起，讀

了一期憲法報，拉西就宣佈他們在陰謀不軌，把他們送進帕爾瑪礮台，幽錮起來；那礮台是隆巴提全境之所恐懼。因為這礮台極高，高一百八十尺，人們說，矗立在這一片大平原的中央，離牠很遠也還能望見牠，而關於這監獄的內容，裏面的殘酷的情形，使牠成了自米蘭至波隆這整個平原，以恐懼統治了全境底皇后。」

「你肯相信嗎？」另一個旅行家告訴伯爵夫人，「一到晚上，他的皇宮的三層樓上就有八十八個衛兵，每隔一刻鐘就喊出長一句的口令，而這時恩內斯托第四世卻坐在房間裏發抖。所有的門衛都用十個門門上起，而他的前後上下的房間裏，都裝足了兵士，他怕的是甲各黨人。如果樓板吱吱的一叫，他抓起手槍，以爲自由黨人躲在他的床底下。立刻宮中的鐘聲齊鳴，待從官員就去喚醒莫斯卡伯爵。到了皇宮裏，我們的警察大臣必須謹慎從事，他不能說並沒有陰謀；相反的，他一直武裝到牙齒，獨自陪伴了皇子，搜查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床底下也搜查到，一句話，凡是老太婆所做的一套可笑的行徑，他整套的都做。這種種戒備，誠然侮辱了皇子，因爲在過去，快樂的時日中，皇子總是親自上陣，非公開決鬪，決不傷人的。這位英明的皇子對如此戒備，頗有愧色；他覺得戒備是可笑的，即使他容許他們這樣做，但莫斯卡伯爵底聲勢顯赫的原因，就在他的一套巧妙的神情辭色，可以在皇子面前裝腔作勢而皇子無須愧疚。原來是他，莫斯

卡，以警察大臣的身份，堅持要搜查每一件傢俱的，據帕爾瑪的居民說，便是樂師用以貯放低音大提琴的琴匣，他也不肯放過。而嘲弄他的大臣這般膽怯，反對這種種戒備的倒是皇子。莫斯科伯爵這時便向皇子奏稟道：「這是一個挑戰；您想，如果我們不謹慎，以致皇子有了不測，您想，甲各黨人要有多少諷刺的十四行詩，灑到我們頭上來。我們並不是防衛您的生命，我們防衛我們的榮譽。」然而這種說法，皇子似乎祇接受一半，假如城裏有人敢傳說他們，在皇宮中，徹夜未眠，立刻司法大臣拉西會把這不妥份子送進礮台，祇要進了這高聳的礮台，照帕爾瑪居民的說法，「呼吸了新鮮空氣，」若然還有人能夠記得這個囚犯，那真是奇蹟了。皇子喜歡莫斯科伯爵，更甚於拉西，因為伯爵是一個軍人，在西班牙曾經不止二十次，手拿着槍，突過危殆之境；拉西爲人更加狡黠，也下流得多。礮台中的倒霉囚犯是被特別嚴厲地幽閉着的，關於他們，流傳着各式各樣的故事。下面一個故事是自由黨人傳出來的，據他們說，這又是拉西的主意：獄吏獄中的牧師不斷地告訴犯人，說他們中每月要有一個死刑執行。到了那一日，所有的犯人都要爬上高一百八十呎的礮台頂上，下礮那經過平原走向刑場去的行列，其實那死囚是由間諜扮演的。

這一些故事和其他類似的故事，似乎都有一些真實性，使彼特拉內拉夫人感到了很大的興趣：第二天，她就問莫斯科伯爵，她和他是隨便說話的，她願意知道得更詳細一點。覺得他談的

都很妙，她直接告訴他，說他心底裏實在是一個妖魔，自己卻還沒有覺得。有一天，當他回旅店時，伯爵告訴他自己：「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不僅是一個俊俏的婦人；在她的包廂內過一個黃昏，還使我忘記了若干事件，這些事情是在帕爾瑪的時候，一想起就割痛了我的心曲的。」——這位大臣，縱然外表上愛好治遊，風度翩翩，卻沒有法國式的靈魂，他忘記不了煩惱他的那些事。「如果枕頭裏有了一個針刺，他要把牠拔出來，要戳自己的大腿，直到那針尖遲鈍。」（我必須請求讀者原諒，這兩句話是我從意大利原文譯出來的。）如此驚駭地發覺了之後，第二天，伯爵就感到，到米蘭來雖然是爲了玩，白晝卻長得難過；他實在耐不住老耽在一處，他吩咐備馬車，跑得馬匹累死了。六點左右，他騎馬到考爾索；他希望在那裏碰到彼特拉內拉伯爵夫人；看不到她的踪跡，他想起斯卡拉戲院是八點鐘上場的；他走了進去，看到戲院池座中間還不到十個人。他多少有點難爲情起來。「怎末可能的，」他問自己，「不止四十五歲了，我還在幹傻事，便是一個准尉官也會難爲情的傻事？幸而沒有人注意我。」他逃走了，就在斯卡拉四週的美麗的街道上閒步。街上有不少咖啡店，這時刻，裏面充塞了人。在每一個咖啡店的外面，成羣的懶漢坐在向街頭擺出去的桌上，喝喝冰水，批評過路人。伯爵是一個重要的過路人，立刻他被認了出來，有人跟他談談說說了。有三四個好事之徒，很不容易打發開去的，抓住機會跟這樣有權勢的

大人物搭上了。其中有兩個呈上了申請書；第三個滔滔不絕地對他的政治作風有所規諫。

『像我這樣聰穎的人，』他自己想了一下，『不應該睡覺；像我這樣有權有勢的人，不應該散步。』他回到戲院裏，發現他可以在三層樓訂一個包廂；從那裏他可以望到第二層，一覽無餘而且無人注意，伯爵夫人是在第二層的包廂裏面的。這情人等了足足兩個小時，居然不覺得時間過久；確定他不會被人注意，他就完全放縱了他的傻勁，而歡樂無比。『老年，』他自思，『就不會這樣了，老年的特徵中最明顯者，即在不能領略這種精美的駿氣。』

最後伯爵夫人出現了。他用望遠鏡端詳她，『年輕！光輝！輕快如烏雀，』他自言自語，『她還沒有二十五歲。她的俊俏之中，美貌祇是一部份；還有誰？可以有這樣誠懇的靈魂，她絕不會受到「檢點」的控制的，她能爲利那的歡樂而放任，她祇尋求一個新的目標的貫徹。我了解南尼伯爵發瘋的原因了。』

伯爵給他自己找出了頂妙的理由來解釋自己的發瘋的行爲，因爲他想的只是如何攫獲他眼前的歡樂。可是有一點，他總解釋不滿意，他想到他自己的年齡，他的一些隱憂，有些是最悲哀的，這都負擔在他的生命上。『一個有才能的人，給恐懼毀壞了他的精力，賞給我一個高貴的生涯，賜給我富裕的金錢，讓我擔任他的大臣；可是明天他要罷免我，我就祇剩下衰老和貧窮，就

是說，我只有世上最卑視的一切了；這怎是伯爵夫人的好配偶啦！」這樣的思潮真太灰色了，他又凝望了彼特拉內拉夫人；凝望她，他不知道疲倦的；爲了可以好好地思考她，他才不立刻跑到她的包廂裏去。「她接收南尼的唯一的理由，據他們告訴我是因爲黎瑪喀蒂不肯冒鋒鏑，也不肯雇一個凶手來報復那刺死她丈夫的仇人，所以她要氣一氣這個白癡。我可以爲她赴湯蹈火二十次！」伯爵在他的熱忱中叫了起來。每一次他看看黑色的背景前面，一座光亮的戲院中的時鐘，覺得他距離那容許他走入愛人的包廂的時刻又接近了五分鐘。伯爵心裏想着：「我不能在包廂中停留到半小時以上，因爲我認識她的時間還不長；停留過久的話，我要引起人家的注意了，多謝我的年齡，特別是我的撲粉頭髮，真是一個卡桑特拉式的小丑。」可是一個突然的思想使他有了決斷心。「如果她離開了她的包廂，去訪問一個友人，我貪慾地壘積的歡樂就白白了。」他站起身來，打算走下去，到伯爵夫人的包廂中；突然間覺得他又不見她了。

「啊！這真是妙透了，」他嘲笑自己，立定在樓梯上；「真真有了羞澀的感覺！這一類的豔遇，最近的一次離今天恐怕也不止二十五年了。」

他走進了包廂，盡力控制他自己；又正如一個機伶人，要利用這種感情，他並不掩飾了自己的不安之狀，也沒有賣弄他的機智，開口就來談一段動人的故事；他有羞澀的勇氣，他應用他的

機智，使他的不安之色並不顯露得太可笑。『如果她誤解了，』他對他自己說，『我就永遠完結。什麼！羞答答，頭髮上撲了粉的年紀，要沒有這撲粉的裝飾，這頭髮是顯得出灰白色的呢！可是，這到底是事實；除非我以此誇耀自炫，否則也沒有什麼可笑。』其實，伯爵夫人在格利安泰宮堡中，真是煩死了，週圍盡是一些撲粉的頭髮，她的哥哥，姪子，還有些政治信仰沒有問題的隣人，因而現在，她一點兒也沒有想到她的新交的髮型。

伯爵夫人的智性，使她沒有在莫斯卡伯爵走進來的時候失聲而笑，立刻她又全神貫注在他進包廂之後，就特別報告給她聽的一些法國新聞之上。自然，有幾件新聞是他杜撰的。和他討論這些新聞時，這天晚上她注意到他的眼睛裏的表情，很坦白，很和柔。

『我在想，』她說，『在帕爾瑪的時候，週圍都是你的部下，你的兩眼不會用這樣和柔的神色看他們的吧。若是這樣，一切都完了，恐怕你還有上絞刑台的希望。』

被公認為意大利第一流的外交家，卻能夠如此瀟灑跌宕，使伯爵夫人深以為怪；她甚至覺得這個就可愛之極了。況且，他的談吐文雅而熱情，如果他心中起了意慾，要在這個晚上扮演她的情郎的角色，祇要不引起外界鼎沸，她的心裏是不會不喜歡的。

這是向前跨出一大步了，難免冒險；卻是警察大臣幸運好，他在帕爾瑪本沒有遇到過殘酷的

女性，這次伯爵夫人又離開格利安泰不過幾天；她心裏還爲鄉村的生活嫌煩得要死。她幾乎忘記了如何尋歡作樂。一切屬於輕快文雅的生活方式底事物，在她的眼中，都很新鮮，因此都很莊重；她情緒上並不預備嘲笑任何人，即使他是一個四十五歲的怕羞的情郎。如果遲一個星期相識，伯爵的羞澀或許會造成一種極端不同的結果的。

在斯卡拉，到友人的包廂裏去作小小的訪問通常不會延長到二十分鐘以上；這晚上，伯爵喜遇彼特拉內拉夫人，耽了整個黃昏。『她是這樣的婦人，』他心想，『使我恢復了青年時代的一切傻勁！』可是他很明白他的險境。『四十里外的一個地方上，我是權貴的人物，這能否使她原諒我的愚蠢的行爲？我在帕爾瑪太煩悶了！』一邊這樣想，一邊每一刻鐘心裏發咒起誓要立起身來告辭。

『我一定要向你解釋，夫人，』他笑一笑，對伯爵夫人說，『在帕爾瑪，我煩得要死，因此及時須行樂，酒杯到了唇上，讓我喝一個暢快。那末，祇要這晚上，決不使你爲難，容許我扮演你的情郎的角色。可嘆的是，再過幾天，我就要離開這個使我忘記一切憂患的包廂，使我忘記一切，你說的，傳統的包廂。』

在這次進入伯爵夫人的包廂，作長時間的訪問之後，在許多這裏描寫起來要使人嫌倦的瑣碎

事件之後，已一個星期，莫斯卡伯爵是在絕對瘋狂的戀愛中，伯爵夫人也開始考慮到，如果這位求婚者在別方面都已合格，他的年齡便不該成爲反對理由。他們已經到達這種階段了，那時莫斯卡給一個帕爾瑪的朝臣召喚回去。有人說，皇子孤獨得害怕了。伯爵夫人又回到了格利安泰；現在她的想像力不能點綴那秀麗的湖山勝色了；這地方，她看去彷彿是一片沙漠。『如果我真真愛上了這個人？』她在這樣自問。莫斯卡寫了信給她，他似乎很困惑；離別使他的靈感泉源乾涸了；他的信卻寫得動人，而且有一個怪僻之點，博得分外成功，爲了免得那慳吝得不肯付遞信費用的台爾·唐戈侯爵下批評，莫斯卡伯爵派出了信使，分駐柯摩，萊克谷，伐萊司和其他沿湖的美麗的小村落中。這樣的目的還是爲了信使可以送回她的回信。這博得了很大的成功。

不消多久，信使到來之日是伯爵夫人生命中的大事；這些信使送來了花，水菓，並不怎樣值錢的禮品，使她和她的嫂子都覺得有趣。她想起伯爵來，總感到他是權貴；伯爵夫人現在極需要知道人家對他的一切閒話了；自由黨人對他的材能是推崇之至的。

伯爵的壞名聲的主要來源，在一般人都認爲他是帕爾瑪宮閣中的過激黨黨魁，而自由黨的黨魁是一個什麼也做得出來的陰謀家，甚至可以成功的。她是一個鉅富，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皇子很把細，不讓兩黨中的在野黨失勢；他很明白他始終是他們的主人，即使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的圈

子裏人霸佔了一整個部。這一類的新聞無窮無盡地報告到格利安泰。莫斯卡，人人都說他是一個極有材能的大臣和一個行動家，好在他本人不在眼前，使她忘記了他的撲粉頭髮——這種習氣是被她當做沉悶與悲哀的象徵的；其實這並不是重要的細節，只不過是他參加了極顯赫的一個角色的宮闈上，必須具有的一種義務罷了。『宮闈，這是可笑的，』伯爵夫人對侯爵夫人說，『但也 是有趣的，是玩起來極妙的一種遊戲，但玩的時候要守規則。誰曾經反對過紙牌戲的規則底不合理呢？可是，習慣了規則之後，用機智來擊敗你的對手是很有趣的。』

伯爵夫人常常想到這些動人的信札的作者；她接信的日子很愉快；駕一葉扁舟，她到湖上，潑林尼亞那，貝蘭或斯福隆達泰森林，挑一個美麗的地方去誦讀。發勃利西奧的遠行，這些信件多少寬懷了她。無論如何，她沒法不讓伯爵熱愛上她；還不到一個月，她想起他來也充滿了柔情。在他這方面，莫斯卡伯爵確是很真心的，曾建議說他要提出辭呈，離開他的職務，來陪伴她共同生活，在米蘭也好，在別處也好。『我已經有四十萬法郎了，』他加添地說，『一萬五千法郎的年息是沒有問題的。』——『歌劇院的包廂，還有馬匹，一切，』伯爵夫人想；牠們是美夢啊。柯摩湖上的湖光山色又開始迷惑她了。她沿着湖岸而下，一邊夢想她回入一個光采的顯赫的生命中，這種生命似乎又出其不意的到了她的手上。她看到自己又在米蘭的考爾索，愉快，權

樂，像過去的總督時代。『青春啊，至少一個活躍的生命，又可以重新開始了。』

有時她想入非非，無視現實了，但她決不是因為儒怯而想入非非。在一切之上，她是忠實於自我的一種女性。『我已經太老了，不宜於發傻了，』她對自己說，『妬忌心，其產生幻想，也跟愛心相同，妬忌心可以毒害我在米蘭的生涯的。丈夫死後，我高傲地忍受窮困生涯是一個成功，因為我拒絕了兩次好機會。我的可憐的小莫斯卡伯爵所能貢獻給我的，還不及黎瑪喀蒂和南尼這兩條蟲子底二十分之一。窮寡婦的可憐的津貼，還是我力爭得來的；把僕從遣散，當時曾轟動一時；五層樓的小房間，照樣車馬盈門；在當時，都是震驚世人的景像。然而，如果我回到米蘭去，依賴莫斯卡退休後的一萬五千法郎，換來一個中等的的生活，頂多還加上我的可憐的津貼，即使我長袖善舞，難免要有艱苦的時刻。還有一個強有力的反對理由，妬忌心會借端生事的，伯爵雖然早跟他的妻子分居了，但依然是使君有婦。在帕爾瑪，這一個分居固然家喻戶曉，但在米蘭，這會成爲新聞，而且大家要歸咎於我。這樣一來，我的親愛的斯卡拉，我的神聖的柯摩湖，還是永別了，永別了吧！』

雖然有這些憂鬱的思潮，祇要伯爵夫人自己是有一筆小產業的話，她也寧肯莫斯卡伯爵辭去他的職務。她認爲自己是中年婦人了，想到宮闈中的脂粉事業，就有點驚惶；然而在阿爾卑斯

山。這一面的人看來，伯爵會甘心情願提出辭呈，這簡直是不能相信的。最後，伯爵卻使他的密友相信了他。在他的全部書簡中，他一再懇求她，熱情越來越凶了，要求在米蘭再見她一次；她答應了。『要我賭咒，說我是瘋狂一般地愛着你，』有一天，伯爵夫人這樣告訴了他，『我是在撒謊了；現在我已經過了三十年，要是我還能夠像廿二歲地戀愛，我真開心死了！可是，我看到過太多我以爲永恆的，一一枯朽！但我對於你是溫柔關切的，我對於你有無盡的信心，而在我認識的人中間，我最喜歡的是你。』伯爵夫人覺得自己是很坦白的了，但最後這一句話裏，她含蓄了小小的虛僞。發勃利西奧要是出來競爭一下，在她的心上，他是勝過任何情敵的。可是發勃利西奧在莫斯科伯爵的眼光中，不過是個小孩；這年輕的狂熱少年離開米蘭到諾伐拉去之後三天，伯爵自己到了米蘭來，立刻親自向平台爾男爵說項。伯爵看來，發勃利西奧的流亡也是無法挽救的。

他不是獨自來米蘭的；在他的馬車中有同行的桑賽凡麗娜·塔克雷斯公爵，一個六十八歲的漂亮的小老頭兒，白髮蒼蒼，卻很整潔，風雅，富得無比，但出身平平。還是他的祖父，擔任了帕爾瑪的稅務長，才壘積來成百萬鉅資的。他的父親，在活動帕爾瑪駐某宮廷大使這個職位的時候，首先認了這樣的條件：『皇上支付駐某宮廷大使的薪俸不過三萬法郎，他在經濟上，一定很

拮据。如果皇上賞了我這個職位，我只要六千法郎的薪俸就夠了。我在某宮廷上的開銷每年不得低於十萬法郎，我的賬房還可以每年獻兩萬法郎給帕爾瑪的外交司庫。有了這一筆獻金，政府委任的大使館的祕書人選也能綽綽乎有餘了，我對於內政的任何祕密，決不顧問。我的目的祇是光我家門楣，我的家還是新興的，如果我有一官半職，就沾光不少了。」

目前這位公爵，大使的長子兼繼承人，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他以半自由黨的姿態出現，最近兩年來自然相當地失意。在拿破崙的盛時，他頑固地旅居國外，已經損失了兩三百萬，現在，歐洲秩序已經重新恢復了，但他還沒有得到他父親的肖像上所裝飾了的大勳章。爲了要得到這座大勳章，他的健康都受影響。

在意大利，親暱之後，便是戀愛，在情人們之中，立刻沒有虛榮性質底阻礙。所以莫斯卡伯爵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如下向他崇拜的情婦說話：

「我有兩三種方法貢獻給你，都是用盡心機的；最近三個月來，捨此之外，我別的都沒有想過。」

「第一個辦法。我提出辭職，我們退隱在米蘭，或非冷翠，或南波，或任何你歡喜的地方。我們有一萬五千法郎，還有皇子的恩賜金，這大約可以繼續好幾年。」

「第二個辦法。你屈尊移駕到我有一點權力的地方；你買一個產地，例如莎卡，是一個森林中的一幢美麗的建築，可以縱覽波河河谷的；這是在一星期內就可以簽訂合同的。然後皇子請你參加他的宮闈。但這裏我發現了一個極有力的反對理由。在宮闈中，當然你受歡迎；我在那兒，沒有人敢拒絕你；況且，皇后認爲她很不快活，最近爲了你的未來，我替她辦妥了幾件事。可是我必須提醒你，有一個強有力的反對理由，皇子是個頑固的教徒，你知道，不幸我已經結過婚了。從這一點，便會有千百萬小小的不愉快。而你可是一個寡婦，這就有改換夫姓的可能，這就引到了我的第三個辦法。

「你可以找一個並不麻煩你的新丈夫。可是第一，他必須是年紀老耄的，因爲爲什麼你不讓我將來再取他的地位而代之呢？那末，我已經跟桑賽凡麗娜·塔克雷斯公爵談妥了這種奇妙的約定。自然，他還沒有知道他的未來的公爵夫人的姓氏。他祇知道她會幫他出任大使，還會幫他得到他父親有過的大勳章，沒有這大勳章，已使他成爲了凡人中最不快活的一個。除了大勳章之外，公爵並不絕對的是白癡；他的服裝和假髮都是到巴黎去定購的。他一點也不是小氣鬼，他嚴重地相信大勳章是他的無上光榮，他雖然富有，卻很慚愧。一年前他來找我，認捐了一座醫院，爲的是那座大勳章；當時我奚落了他，可是這次我勸他結婚，他一絲不笑；你明白的，我的第一

個條件是從此他不再插足在帕爾瑪境內。」

『你可知道這種辦法是高度的不道德？』伯爵夫人說。

「雖然不道德，比起我們的宮闈中許多的事件來，卻也不過爾爾。集權政治有這種好處，牠在公衆的眼中，核准了一切行爲；而沒有人注意的事情又有什麼害處呢？這二十年之內，我們的政策僅僅是對甲各賓黨人的畏懼——而且是這樣的畏懼啊！每一年，我們都假想爲一七九三年的前夜。我希望你聽到我在招待會上，用這個做題目的演說！那是美極了！任何事情，只要是可以用消弭這種畏懼的，在正人君子與貴族的目光中，就是最高度的道德。你看，在帕爾瑪，非正人君子，又非貴族的人，都關在監牢中，或者正在進監牢；你應該放心，除非我倒下來，這種婚姻是沒有人會覺得古怪的。而且，這種約定，對任何人都沒有欺騙；對於我，這一點最重要了。皇子的恩惠是我們的買賣中最吃重的，他只要求我一個條件，就能慨然允諾我們了，那條件是未來的公爵夫人必須系出名門。去年我的職務，打一個總數，收入十萬零七千法郎；我的總收入是十二萬二千；我在里昂存出了兩萬。就是這樣，你挑擇三個中間的一個辦法好了；或者，十二萬二千所能供給的奢侈生活，這筆數目在帕爾瑪大約至少抵得上米蘭四十萬法郎；可是照第三個辦法，你嫁了公爵，他一離開神境，從此再不能看到你，你可以頂一個尚稱過得去的人物的封號；要不

然，照第一個辦法，你可以依賴一萬五千法郎過一個中等生活，在菲冷翠或者在南波好了，因為我同意你，你在米蘭太受人愛戴了；在那兒，我們要受到嫉妬，或許這會毒害我們的關係的。我希望，我們在帕爾瑪過豪華的生活的話，能有一番新奇的感覺，即使你經歷過攸琴皇子的宮闈生活；在關上大門之前，嚐一嚐這種味道也是很值得的。別以為我要來影響你的判斷。在我，我心裏早有決定：我寧可跟你生活在四層樓上，並不想過什麼顯赫的生活。」

情人們每天討論這奇怪的婚姻的可能性。伯爵夫人在斯卡拉舉行的一個舞會中看到了桑賽凡麗娜·塔克雷斯公爵，覺得他模樣擺得出。他們的最後一次談話中，莫斯科用如下的話總結了他的建議：『如果我們希望在快活的情況中度過餘生，不等我們白了少年頭，那末我們必須採取有決定性的行動了。皇子已經批准了這個婚姻，桑賽凡麗娜公爵是很不壞的人物；他有帕爾瑪最華貴的官邸，有計算不清的財產；他六十八歲了，對大勳章有發狂的熱情；但他的性格上有過一個大污點；他有一次付了一萬法郎定了一尊卡諾伐塑的拿破崙胸像。他的第二個罪狀，如果你不去搭救他，他說不定要被判死刑的，那是他借了二十五個拿破崙金幣給費朗特·派拉，我們那裏的神經病，卻是一個天才，這人我們已經判處死刑了，幸虧他還在逃。這一個費朗特寫過幾百行詩，目前可以說找不到更好的詩了；我可以背些給你聽，真是美得跟但丁一樣的。皇子已決定委

任桑賽凡麗娜到某朝廷上去了；他在出使的一天跟你結婚，他在國外住滿一年，就憑大使身份，他可以榮獲大勳章，沒有這東西，他簡直活不了。你會發現他待你像你的兄弟，一點也不麻煩你；凡是我所需要的文件，他老早簽好了字，你簡直可以用不到看見他，如果你這樣要求。他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再在帕爾瑪露面，因為祖先是收稅人，自己又有自由黨傾向，這些都阻礙了他。我們的劊子手拉西最近發現這位公爵是憲法報的祕密的讀者，由詩人費朗特·派拉給他訂閱的；這一點使皇子沉吟了再三，最後才獲得他的批准。」

一個歷史家把他所得到的材料，予以翔實的記載，為什麼要受到責備呢？如果他的人物，在熱情澎湃之中，誤入歧途，幹了最不道德的事，史家雖不同意，記載這件事難道是他的錯誤？這是真的，這一類的事情在一個以金錢——虛榮的口實——作為唯一的熱情，超過其他種熱情的國家裏，是早已不可能發生的了。

在我們剛才描寫過的事件之後三個月，桑賽凡麗娜·塔克雷斯公爵夫人已經憑她的輕快的美貌，憑她的心靈底肅穆，震驚了帕爾瑪的宮闈；她的宮邸已在城中最具有吸引力，別家都不能比了。這正是莫斯卡伯爵預言了給他的主人的。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四世，統治帕爾瑪的皇子和他的皇后，由當地最權貴的兩位婦人伴了她去晉謁時，用特別的榮幸歡迎了她。公爵夫人好奇心

重，要見一見皇子，她的情郎的主人，她更急於取悅於他，這一點博得極大的成功。她看到一個身材很高，近乎笨重的人物；他的頭髮，小鬍子，絡思鬍子，朝臣都讚爲金黃的顏色；但背後竊竊私語時，說那是亞麻色的，在一個肥胖的臉部中央，一個不見高度的小鼻子，有點娘娘腔。可是公爵夫人觀察下來，覺得要注意到他的全部醜相的話，必須把皇子的容貌一樣一樣折開來看。綜合在一起時，皇子確能給人明智堅毅的印象。他的風度，他的凝視都不缺少尊貴，可惜他跟人說話時，往往故意要給人深刻印象；這樣存了個心，反而使他露出了窘態，常常從一條腿換到另一條腿，這樣搖擺了身子。此外，恩內斯托第四世是有一付銳利的，號令一切的目的的；他的手勢很華貴，他的談吐也得體而明確。

事前，莫斯卡就告訴過公爵夫人，在皇子接見訪客的大客廳內，有一幅路易十四的全身像，還有一張菲冷翠的斯喀格利奧拉製造的細緻的長桌。公爵夫人發現皇子的模倣是神似的；顯然他抄襲着路易十四的凝視和華貴的談吐，他身靠在斯喀格利奧拉桌上，這是約瑟夫二世的神氣。向公爵夫人致辭歡迎以後，他就坐下來，也讓她有機會坐在無背椅上，這是她的身份所應享受的權利。在這個宮闈中，祇公爵夫人，公主和西班牙的一品大員底夫人可以就坐；其餘的夫人們必須等皇子賜座；各視其身份的高下，這些貴人常常先談話片刻，然後讓低於公爵夫人的婦人坐下

來，談話的長度就看她的封號而定。公爵夫人發現皇子的模倣路易十四簡直到了家；例如，他的善意的微笑，他的頭向後略仰。

恩內斯托第四世穿了新流行的，巴黎來的夜禮服；他每個月要從他畏懼的城裏訂購一套夜禮服，一套燕尾服和一頂帽子。可是他接見公爵夫人的一天，他混合了一些服裝，穿的是紅褲子，絲襪和一雙緊鞋，在約瑟夫二世的肖像圖上便有這樣的式子。

他寵幸地接見了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他對她說的話富於機智；可是她也明白地看到，他並沒給她過份的熱情。『你知道爲什麼嗎？』莫斯卡伯爵對她說，當她回來了，『這是因爲米蘭比帕爾瑪大得多，時髦得多。他在擔心，如果他接見你，有如我所希望的熱烈的話，其實也是他自己引起我這樣的希望的，不免有點像鄉下佬看到都城裏下來的一個美麗的婦人，狂喜過度了。還有，他正爲一個小小的理由，內心不安着，我本不必告訴你的，他已發現宮闈中，沒有一個女人趕得上你的美麗。昨夜，他上了床，跟他的侍從貝爾尼斯談話，主要就談這個，貝爾尼斯很好，統統洩露給我聽了。我已經預感到要有一個禮儀的小小革命了；我在這朝廷上的大敵是一個名叫法皮奧·康梯將軍的傻子。你想，有這樣的怪事，他一生中活躍的日子不過一天，就儼然模倣起非特烈大帝來了。而且他還要以辣斐德將軍自居，因爲他是這一邊的自由黨的領袖（天曉得這是

什麼自由黨！」

『我認識你的法皮奧·康梯，』公爵夫人說，『有一次在柯摩附近，我仔細地看到他；他正跟警察吵架。』她接下來說了那一段遭遇，想來讀者還是記得的。

『夫人，將來你會明白的，我們這邊的朝中禮儀，有一個怪僻特點，年輕的女郎不到她嫁人，不能在朝中出現。但是，皇子爲了表示帕爾瑪一定勝過別處，爲了這樣灼熱的愛國心，我相信他要想盡方法，使辣斐德的女兒，妙齡的克萊麗亞·康梯提前接見一次了。她是美麗的，我的靈魂也知道她是美麗的，直至一個星期之前，她還是皇子治下的領土上最好看的女人。

『我可不知道，』伯爵接下來說，『皇子的仇敵所沸沸揚揚傳播的可怕的故事有未傳到格利安泰；他被傳說爲怪物，妖魅。實際上，恩內斯托第四世是充滿了可愛的小德性的，如果他像希臘英雄阿基勒斯一樣的刀槍不入，他很可以永遠作模範君王。可是在煩慊與憤怒的利那之間，爲了稍稍地模倣一下路易十四的作風，正如路易十四曾割下了幾個英雄的首級，他們是住在凡爾賽宮附近一個僻靜幽雅所在的，在這些佛隆德們死後五十年，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恩內斯托第四世也絞死了兩個自由黨人。似乎那些不逞之徒，從此後，常常約期開會，辱罵皇子，還向蒼天祈求，願瘟疫降臨帕爾瑪，將他們從這暴君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暴君」這個字用得很有對。拉西

稱此爲陰謀，以後，他把這些不逞之徒，判決了死刑，其中之一，伯爵的行刑，實在殘酷。這一切都發生在我當政以前。從這個命定的時候起，『伯爵低下了聲音，繼續說，『皇子卻害上了人所不屑的恐怖症了，然而我的榮華富貴，卻完全依賴了這個恐怖症。沒有皇子的恐懼心理，我的材能就太率直，太粗魯，在這個朝廷上，本是白癡當權的。你信不信，皇子在登床就寢以前，先要搜查床底下，而且化一百萬，在米蘭低得上四百萬法郎，用在警察費上；公爵夫人，現在你就看到你面前，這可怕的警察大臣了。由於這警察制度，換句話說，由於這恐怖症，我出任軍政大臣兼財政大臣；在名義上，內政大臣還是我的上司，因爲警務還是屬他管轄的，我卻把這一項職務讓柔拉·康大里尼伯爵來擔任，他是一個低能兒，很願意工作，每天要寫八十封信，以此取樂。今天早上，我還收到了他的信，柔拉·康大里尼伯爵在信上親筆填寫了「第二〇，七一五號，」這種編號最使他躊躇滿志。』

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晉謁了憂鬱的帕爾瑪皇后克拉拉·寶蓮娜；她因爲丈夫另有所歡（那是包爾比侯爵夫人，相當動人的容貌），就自以爲是宇宙中最不幸的女性，這一來使人們看到她都頭痛。公爵夫人看到這個又高又瘦的女人，年紀不過三十六，外表卻有五十了。如果皇后沒有放棄她的修飾的話，她有一隻對稱的，高貴的臉蛋兒，本可以顯得美貌，卻毀於一雙大眼睛，這雙

大眼睛似乎是視而無睹的。公爵夫人被接見時，皇后是這樣子羞澀，若干朝臣，莫斯卡伯爵的政敵，甚至於說皇后彷彿是晉謁者，反而像公爵夫人在接見她一樣。公爵夫人不免驚惶失措了，她找不到一種言辭可以使自己的地位降底，使自己臣服於羞澀的皇后之下。爲了要這可憐的皇后重建她的威嚴，皇后本來也不少睿智，公爵夫人祇能先行開言，冗長地談論植物學了。皇后對這一項科學頗有研究；她有很好的暖房，種植了許多熱帶的奇花異葩。在公爵夫人挖空心思，要從這困窘之境自拔的時候，她不知不覺征服了克拉拉·寶蓮娜皇后，贏得了她的終生友誼，皇后在開始時，又怕羞，又沒有話說，逐漸地覺得自己心情寬暢起來，違反了宮闈中的慣例，這第一次的晉謁竟延長到一小時又一刻鐘之久，第二天，公爵夫人出門購買了一些名貴的花卉，自以爲是植物的戀人。

皇后有一大部份時間都跟帕爾瑪大主教，蘭特利安尼神父一起消磨，神父極淵博有修養，爲人又正直不阿，當他坐在殷紅色的天鵝絨椅中（這是他那職務的特權之一），正對坐着皇后，由她的玉女和兩位侍從女友扈從，這幅景像是舉世無偶的。但這老年神父，頭髮都已經蒼白了，竟然有這種事情的，比皇后還要怕羞；他們每天要見面，每次都先要沉默一刻鐘之久。尷尬到如此地步，所以侍從女友中之一的阿爾維齊伯爵夫人成爲寵幸兒了，因爲她有一種材能，可以鼓勵他

們說話，打破那種難忍的寂靜。

一連串的晉謁，最後輪到太子，身材比他父親還高，而羞澀又比他的母親更甚。他在礦物學方面很有研究，年十六歲。一看到公爵夫人進來，羞澀得異常，失去了均衡，對於這樣美麗的女人，他片言隻語都說不出來了。他是個英俊少年，童年在森林中過，手不離鐵鏈子。當公爵夫人立起身來，打算結束這一個沉默的訪問時：

「我的天！夫人，你美極了！」太子這樣叫了一聲；這種批評，在晉謁者聽來，似乎不壞。包爾比侯爵夫人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婦女，被一般人認為意大利美女的最完美的典型，那卻是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到帕爾瑪之前兩三年的事了。事實上，她有世上最俏的眼睛，有最秀麗的架子，可是，走近一點看，她的皮膚上有無數的細小皺紋滿佈着，使侯爵夫人有年輕的祖母的感覺。從遠處看去，例如望入戲院中，她的包廂裏，她還是一個美人，在池座中的庶民都認為皇子真是識貨。皇子常常整個黃昏和包爾比侯爵夫人在一起，卻時時悶聲不發一語，她窺見了皇子的嫌煩神色，害得她愈加消瘦了。她故意做出伶俐的神氣來，常浮着苦澀的笑容；她有世上罕見的皓齒，時常不問適合與否，有原因與否，冷冷地微笑不已，像要給她的語言以暗藏的涵意似的。莫斯卡伯爵說這種連續不斷的微笑，實際上是她在打呵欠，使她週身起皺紋的。包爾比什

慶事都有份，政府訂什麼價在一千法郎以上的合同，侯爵夫人總有一些，用帕爾瑪的客氣的說法：實惠。一般的揣測是她在英國儲蓄了六百萬法郎，但她的財富倒底還是最近才積起來的，實數不過一百五十萬法郎。爲了抑制她的狡猾，使她不得不伏他，莫斯卡伯爵才決心出任財政大臣。侯爵夫人祇有一種熱情，那是在貪慾的形態之下底恐怖症，她不時要對皇子哭訴：『我將來要死在稻草堆裏的！』而這句話驚動了皇子。公爵夫人注意到包爾比的宮邸，鑲了金的輝耀的前廳上，只點了一枝燭火，火光倒在價值連城的大理石桌棹上；她的客廳的門上都給僕役的手指弄髒。

『她接見我，』公爵夫人告訴她的情郎，『好像我是去送她一筆五十法郎的津貼似的。』公爵夫人的到處訪問都成功，祇有那著名的拉凡爾茜侯爵夫人，帕爾瑪宮闈中最利害的女人招待她的時候，給了她，一個小小的挫折，侯爵夫人是一個精練的陰謀家，是莫斯卡伯爵的反對黨的黨魁。她急於推翻他，特別在最近的幾個月，因爲她是桑賽凡麗娜公爵的姪女，擔心新來的公爵夫人的美貌將損害了她的前途。『這個拉凡爾茜是不可等閒看待的女性，』伯爵告訴他的情婦，『我認爲她的材能是了不起的，因爲我的妻子堅決地要拉凡爾茜的友人彭蒂伏格遼騎士做她的情郎，祇因爲這個緣故，我才跟我的妻子分居。』侯爵夫人是一個頭髮墨黑，高大，強悍的婦

人，整天佩戴了鑽石，脂粉塗滿了臉，早已宣佈自己是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的仇敵，當她在家里接待她的時候，認爲這是挑戰的機會。桑賽凡麗娜公爵從他的駐地來信，曾表示他極滿意大使的職務，尤其對不久要受大勳章一點，極其興奮，他送了许多小禮品給他的妻子，使他的家族擔憂他會分一部份產業給她了。拉凡爾茜雖則奇醜無比，卻有一位情人，而且是朝中最漂亮的白爾蒂伯爵；大體說來，在任何方面她都很成功。

公爵夫人的起居行止當然可想而知是氣派非常大。桑賽凡麗娜宮邸本來是帕爾瑪最華麗的建築，況且公爵爲了慶祝他的大使職位和大勳章的希望，又耗費巨資，裝飾他的宮邸，這一個工作正由公爵夫人親自指揮。

伯爵揣測得很正確；公爵夫人晉謁皇子之後，不到幾天，年輕的克萊麗亞·康悌進了宮廷；她成了一個女牧師。這在人們意中，都以爲伯爵已受到打擊，爲了對付這種觀念，公爵夫人請了一個宴會，推托說是她的宮邸中的新花園落成了，在宴會上，她施展了手腕，稱克萊麗亞·康悌爲「柯摩道上的友人」，使她成爲宴會中的皇后。她的組合花字，彷彿是偶爾湊巧，到處出現在透光的燈罩上。妙齡的克萊麗亞，雖然微微有點沉默寡言，談到柯摩湖濱的一段遭遇，卻非常愉快，而且露出了感激之意。據說她是虔敬的信徒，愛孤獨。「我的看法，」伯爵說，「是她很

聰明，在爲她父親害羞呢。」公爵夫人和她結了朋友；她也覺得被公爵夫人吸引了過去，爲了弗使她吃醋，凡是她的宴會，她完全參加；實在，公爵夫人的計劃卻是抵制以伯爵爲目標的一切敵愾。

一切向公爵夫人微笑；在這個宮闈中底存在，永遠有一個暴風雨的威脅，更使她高興起來了；她覺得她又有了生命。她纏戀着伯爵，而伯爵愛得她幾乎瘋狂了。這種權樂的處境使伯爵對一切有關於他的職務，都採取了頑強積極的態度。因而公爵夫人來到還不出兩個月，他昇到首相的地位，享盡了榮華富貴，僅次於皇子一人。伯爵完全能控制皇子的意志。關於這一點，確有如下的證明，在帕爾瑪，所有的人都爲之震驚的。

城東南，約十分鐘的路程，矗立着意大利這個馳名的礮台，主要的高塔昇起一百八十尺，從遠處都能望見。這個高塔，是依照了羅馬的韓德林王的陵墓，在十六世紀的前半葉，由保羅三世的孫子法爾納斯建造的，直徑之大，在塔頂的台上還可以給礮台總督造一座宮邸，以及一個新的監獄，監獄就名叫法爾納斯塔。這個監獄是爲了紀念蘭諾西奧·恩內斯托二世的長子而建築的，他後來成了後母的情人，被認爲意大利最藝術化，獨一無二的紀念碑。公爵夫人好奇心重，要去觀光；她出發的一天，帕爾瑪酷熱無比，爬到塔頂，她呼吸了新鮮空氣，使她賞心悅目之至，停

留了好幾個小時。礮台上的軍官甚至給她打開了法爾納斯塔的每一扇鐵門。

公爵夫人在高塔的台上碰到了一個可憐的自由黨囚犯，他每三天可以有半個小時，出來呼吸空氣。她一回到帕爾瑪，因為還沒有習慣那集權朝廷上的小心謹慎，就談起了這個囚犯，他曾把他的全部身世告訴了她。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的黨人，這次拿到了公爵夫人的把柄，到處宣揚，希望可以震動皇子。卻說恩內斯托第四世有一個習慣，認為做人第一要緊是刺激人們的幻想。「永恆」是一個重要的字眼，他常說，『在意大利比別處更加可怕：』這是說，他一生中從沒有寬赦過一個人的。她訪問礮台歸來，不過一星期之後，公爵夫人接到一份公函，內有大赦令一紙，由皇子和他的首相簽署，但留有一個空白地位，缺了一個姓名。祇要她在空白地位填上一個囚犯的名字，這囚犯立即可以恢復財產，准許他到美國去過自由的日子。公爵夫人就填上了曾經和她談說的那個囚犯的名字。不幸這個囚犯一半是惡棍，一半是奴才；法朗特，派拉的被判死刑，還是這個囚犯告密的。

但這一個大赦令，破了例，給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鑄定了地位。莫斯卡伯爵歡喜若狂了；這是他的一生中最偉大的日子，而對於發勃利西奧的命運，這也有重大的影響。那時候，發勃利西奧還在諾伐拉附近的洛馬涅拿，懺悔，打獵，什麼書也不准讀，向一個名門的姑娘求愛，一切都

按照了規定。公爵夫人對於最後的一項規定還是介於心。有一種徵兆，對於伯爵是沒有好處的，原來她對伯爵說話時，一向坦白，談到任何人，確實都毫無隱蔽，甚至當了他的面，她把什麼心思都直說出來，然而每次提到發勃利西奧，公爵夫人就小心地選擇她的用字了。

『如果你願意，』伯爵有一天對她說，『我可以寫信給你柯摩湖上的頑固的哥哥，我是可以強迫台爾·唐戈侯爵的，如果我和若干人物肯用一點壓力的話，讓他原諒了你的可愛的發勃利西奧。如果是真的，我一點不懷疑還是真的，發勃利西奧比起米蘭街上，騎英國駿馬的任何一個年輕人都要卓越得多，那末，才十八歲的青年，什麼也不幹，什麼展望也沒有，這算什麼生命啊！如果上帝賜了他一種稟賦，他能心有所長，學有所長，即使是鈎魚遊獵，我都非常尊重；可是他在米蘭還能幹什麼呢，如果他獲得了父親的寬赦？他也許騎了一匹馬，那是他從英國去定來的，這樣消磨了幾個小時；一忽兒，懶洋洋地找他的情婦去了，他關心她恐怕還不及那匹馬……可是，如果你說什麼，我一定給你的姪兒安排你說的這一種生活。』

『我希望他當一個軍官，』公爵夫人說。

『你能不能要求皇子給他這樣的一種職位，到了一定的時日，他會被重用的？要知道這一個年輕人，第一，是容易熱忱的，第二，他曾經爲拿破崙熱心過，熱心到參加了滑鐵廬之戰。你

想，如果拿破崙贏得了滑鐵盧之戰，我們現在都在什麼地方？自然，現在已沒有自由黨人可以恐懼了，但是，歷代相傳的君主，還是要用嫁出女兒給將軍們的美人計，來保持他們的皇座的。所以，發勃利西奧如果要過軍隊生活，相當於轉動的籠子裏一隻松鼠，很多動作，卻毫無進展可言。他將來要為庶民的紛擾而煩惱的。對於目前的青年們最重要的一點是，大約五十年之內，因為我們一直要在恐懼狀態之下度過的，宗教信仰總不能安如磐石了，所以他們決不能熱忱，更不能機智過人。」

「我已經想到一件事，但是一說出來，你一定大聲疾呼，要抗議反對的，而且將來還要有許多時候，你跟我鬧個不休：這大約是一件傻事，但我決心為你而擔負。可是，告訴我，我做了傻事，總可以博得你的一笑吧？」

「你說說看，」公爵夫人說。

「我說了；你的家屬中，有三位是帕爾瑪的大主教：十六世紀有一位阿斯卡尼奧·台爾·唐戈，寫過一部書的，一六九九年是發勃利西奧，一七四〇年是另一個阿斯卡尼奧。如果發勃利西奧肯試一試宗教，在這方面有所建樹，我可以先讓他做教主，然後做這裏的大主教，如果到那時候，我在這裏還有權有勢的話。可以反對的是：這個美妙的計劃，需時數年，我能否到時候還擔

任首相職務？皇子是會死的，他還可能心血來潮，將我撤職。但說到最後，給發勃利西奧找一個配得上你的行營，似乎祇此一條道路。」

他們討論了很久：公爵夫人對這一種辦法有高度的反感。

「你再給我證明證明看，」她對伯爵說，「別的办法都不宜於發勃利西奧？」伯爵證明了。「你不過是捨不得漂亮的軍裝，」他接着又說，「這樣的話，我不知道該怎末辦了。」

伯爵給公爵夫人考慮了一個月，然後，她長嘆一聲，聽從了智慧的首相的意見。伯爵反覆地說，「他要不是僵直了身子騎了英國馬，經過一些大城市的街道，便得是選定一種行營，配得上他的出身的：兩者之間並沒有中間路線了。不幸的是一個貴族不能做醫生或律師，而這個時代卻又是律師的天下。」

「夫人，記在心裏，」伯爵接下來說，「這還是看你的意思再決定的，令姪還可以在米蘭的街上，生活他那種年齡的青年所喜歡的，那種被認為幸福的生活的。一旦他受到了寬赦，你可以給他一萬五千，兩萬或三萬法郎；數目是無所謂的；我和你都不是慳吝人。」

公爵夫人渴慕光榮；她不願意發勃利西奧是一個單純地靠津貼生活的少年人；她聽從了她的
情郎。

「你看，」伯爵對她說，「我沒有打算發勃利西奧變成一個示範的牧師，像你所見到的一此牧師一樣。不然的話，首先他是一個偉大的貴族，必要時，他儘不妨一無所知，照樣可以做教主和大主教，只要皇子繼續認爲我是有用之材。」

「如果你能夠把我的建議轉化爲不變的決議案，」伯爵又接着說，「就不能讓我們的被保護人在帕爾瑪過寒酸的生活了。如果人們看到他在這裏不過是一個平常的牧師，將來他昇到重要的職位時，人家都要說閒話的；非到他得到紫羅蘭色長襪的地位（註一），非到此時，他不能到帕爾瑪來。使人看到他到來時，就知道他將來要做主教，將來就沒有人會感到驚異了。」

「如果你接受我的忠告，你應該送發勃利西奧去研究神學，讓他在南波城過個三年。神學院放假時，他可以到巴黎和倫敦去玩，但不能在帕爾瑪露面。」這一句話使伯爵夫人發抖。

她派了一個信使到她姪子那兒，邀他到畢阿參沙會面。不必說，這一信使給他帶了錢和護照去。

發勃利西奧先到了畢阿參沙，他奔到伯爵夫人懷裏，這樣歡樂地擁抱了她，使她溶化在淚水中。她慶幸伯爵並未在場；現在他們是在戀愛了，她還是第一次經歷到這種情感。

發勃利西奧是深深地感動了，然後聽到伯爵夫人的計劃，又大爲難過；自從他身經滑鐵盧戰

役，他的希望一向是當兵。有一件事卻震盪了公爵夫人的芳心，對他更增加了浪漫的意緒；發勃利西奧堅持着，不願意在意大利大城市的咖啡座中涉足。

「你能想像，你在非冷翠或南波城的考爾索中，騎英國駿馬的神氣嗎？」公爵夫人說。「到晚上，一輛馬車，一個富麗的住宅，」等等。她談了許多優閒生活，種種庸俗的享樂，終於發現發勃利西奧輕視這一切。「他是一個英雄，」她這樣想。

「這樣優閒地過了十年生涯之後，我怎末辦呢？」發勃利西奧說，「我會變成個什麼東西呢？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眼睜睜看到另一些少年騎了另一些駿馬，走進社會來。」

起先，發勃利西奧完全反對學習宗教這個意見。他說起要去紐約，變成美國公民，共和國的士兵。

「你大錯特錯了！你碰不到戰爭的，你仍舊要過咖啡座裏的生活，卻更粗俗了，沒有音樂，甚至沒有戀愛，」公爵夫人回答他。「相信我，無論是為你，或者為我，在美國的生活極悲痛。」她給他解釋了金圓之國的文明，還說美國人對手藝匠人是極看重的，他們可以投票決定一切。談到後來，又回到教會的話題上。

「你先不要發脾氣，」公爵夫人對他說，「試一試，來了解伯爵要你做些什麼吧；無論你肯

做勃朗納神父一樣的，示範的，得道的牧師，或不肯做，這都不成問題。你祇要記住你的祖先，那些帕爾瑪的大主教底例子；你仔細讀一讀家譜的補白中間，他們的傳記。因為，首先，有你這樣的姓氏的人，終其一生，必須是貴族，必須高貴，慷慨，主持正義，命裏是注定了的，必定是個大主教……在你的一生中，祇鑄成了一個錯誤，但也錯誤得很有用。」

『如此說來，我的幻想全部摧殘了，』發勃利西奧說，長嘆一聲；『這是一個殘酷的犧牲！我承認，我沒有估計到熱忱和智慧是這樣可怕的，即使善為利用，而今後，這種品性卻要服務於專制君主了。』

『你要記牢，熱忱的人只要宣佈一下，心思一活，就可以投入反對黨的懷抱中，終身服侍牠的。』

『我，一個熱忱的人！』發勃利西奧反覆其辭了；『這話是不對的！我想戀愛都不成呢！』

『什麼！』公爵夫人叫起來了。

『當我奉命向一個美人求愛時，雖然她出身名門，宗教信仰準確，卻除非我面對了她，我簡直不想念她。』

這一句話正中公爵夫人的心懷。

「我要求一個月，」發勃利西奧繼續說，「讓我來割斷諾拉伐的C夫人的情絲，但更艱難的是搗毀我過去所建的一切空中樓閣。我要寫信給我母親，她總肯到瑪喬爾湖上，靠彼德蒙這一邊的貝爾吉萊特來看看我的，從今天算起的第三十一天上，我一定化裝到帕爾瑪來。」

「不！這不行，別的都可以！」公爵夫人驚叫。她不願意莫斯卡伯爵看到她和發勃利西奧的談話。

這一對兒又在畢阿參沙邂逅了。這一次公爵夫人異常激動；帕爾瑪朝中起了風暴；拉凡爾茜的黨羽似乎要得勝了，據說在帕爾瑪被稱爲自由黨黨魁的法皮奧·康梯將軍可能代替莫斯卡伯爵的位置。公爵夫人把一切都告訴了發勃利西奧，就祇隱沒了漸漸在受皇子寵愛的她那個情敵的名字。她重新討論到他的未來事業，甚至考慮到伯爵失勢以後的善後了。

「我要到南波城的神學院去過三年光陰了，」發勃利西奧叫道；「但是，既然我首先是一個貴族，你也並不會要求我過一個有德性的修道生活，卜居南波城的展望並沒有威脅我；在那兒，生活可以愉悅如在洛莫涅諾一般；洛莫涅諾的隣舍，一般社交界都在當我是甲各賓黨人呢。在流亡之中，我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連拉丁文也不行，拼法都拼不全。我已經計劃過，要在諾伐拉重新學習；我很願意在南波城研究神學；這是很繁複的一種科學。」公爵夫人大喜。「如果我

們被逐出帕爾瑪，」她告訴他，「我們一定到南波城來看你。但是，既然你已經同意了，除非事情有了變化，你的目的是穿紫羅蘭色的長襪，那末，我們的意大利通的伯爵，還讓我給你一個建議。不管他們教你的是什麼，不管你相信不相信，這隨你的意，但千萬不要反對。假想他們教給你的，乃是紙牌戲的規則；你難道要反對紙牌戲的規則嗎？我曾經告訴伯爵，說你本來就有信仰，他聽了很高興；這不僅是紅塵中有用處，將來進天堂也有用處。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信仰，也不必俗俚俗氣，談到伏爾泰，第特洛，雷乃爾和這一羣兔子腦的法國人，那些提倡兩院制的哲人，不必談到他們時而紅耳赤的激惱。這些名字決不要經過你的嘴唇，可是，如果你提到他們，你必須很冷靜，略帶一點嘲弄：好像他們是早已經被駁倒了，他們的攻擊宗教是一番徒勞。神學院教你的一切，你盲目地相信好了。記在心上，只要你略一表示反感，有的人是要記錄你的話語的。祇要你得體，即使有一點小小的桃色糾紛，他們都會原諒你，可是不要懷疑，上了年紀的人對於陰謀已不在乎，猜疑心卻極重。在懺悔時，完全照原則。你要帶一封介紹信去見一位教主，他是南波城紅衣大主教的心腹；你祇能告訴這個人，你可以告訴他，如何你逃往法國，六月十八那天，如何在滑鐵廬附近。但是你對於他也不能說得太多，祇要這末一點兒，使他們認為你保守這一段秘密並無問題，就行了。你那時又是這般年輕！

「伯爵要我帶給你的第二個口訊是：如果你嘴巴上有一句燦爛輝煌的答辯，如果說出聲音來可以戰勝對方，改變談話的路線，千萬不要受出風頭的誘惑；保持沉默；有眼力的人自會看出你眼睛裏的聰明的。等你做了教主，有的是說俏皮話的機會。」

發勃利西奧開始在南波城過生活了，他有一輛不很豪華的馬車，四個傭人，都是良善的米蘭人，這是他的姑姑送來的。求學一年以後，沒有人說他是一個世俗的人物；人們都認為他是個好貴族，相當用功，非常慷慨，略有一些放蕩的行爲。

這一年，發勃利西奧過得不壞，公爵夫人卻非常艱苦。伯爵有三次四次，距離毀滅不過一吋遠；皇子愈加膽卻，因為他病了，認為把伯爵換掉，或許可以免除那一次絞刑所引起的敵意。伯爵的危殆增加了公爵夫人對他的愛情；她不再去相思發勃利西奧了。爲了可能退休，她推托說帕爾瑪的氣候，和隆巴提的境域中的別處相比，的確太濕潮了，於她的體質很不相宜。最後，含垢忍辱了多次，伯爵雖是首相，也會有二十天之久見不到皇子，但到了最後，莫斯卡大獲全勝；他使自由黨的所謂黨魁，法皮奧·康梯將軍，擔任了礮台總督，礮台中關的正是拉西判決的一些自由黨人。「要是康梯優待了他的囚犯，莫斯卡告訴他的情婦，『他就要給人家目爲甲各賓黨徒，他的政治理論使他忽視了總督的職守等等；如果他嚴酷不仁，我想，他大約是這樣的吧，他就不

再是自由黨的領袖了，而礮台中的囚犯和那些家族也會跟他疏遠起來。此人近來已經學會了，見皇子時恭敬而悚悚然；必要時，他一天換四套行頭；他很能夠討論討論時尚儀禮的問題；但在處境艱難，若非小心謹慎，難免毀滅的時候，他的能力很差；況且，我總是在他附近的。」

法皮奧·康悌將軍發表礮台總督，內閣危機終於平伏的一天，到處都知道帕爾瑪要出版一種過激保皇黨的報紙了。

『這份報紙要惹起多少筆頭官司啊！』公爵夫人說。

『這份報紙，要算我最得意的一句手法，』伯爵微笑了一下，說道，『我打算逐漸地，違背我的情緒，把牠交到一些狂暴的份子手裏。我把編輯部的薪水定得極高。各地有人來找工作；最近一兩個月，報紙就會轟動的，人們將忘記我這幾時來的危困情形。P和D這兩位嚴肅的貴族已經決定加入了。』

『但那報紙一定荒謬得令人反感。』

『我估計到這一點了，』伯爵回答，『皇子會每天早晨讀這份報紙的，他一定贊賞我這個發行人建立的理論。有些小地方，他或贊成，或驚駭；他一天的工作時間中，有兩小時要化在這個上頭。報紙一定鬧點禍，但嚴重問題大約要在八個至十個月之後發生，那時報紙已完全落入狂暴

份子手中。一定是這一個黨派，正是我所痛恨的，到時候受到清算；我自己，先要反對這個報紙；但我寧可看到一百件不合理的事，不願看到一個人被絞死。不合理的事，即使在官報上發表了，過了兩年，誰還記得？一個被絞死的人的兒子和他的家族，如果賭了一個咒，我的生活說不一定要因此縮短呢。」

公爵夫人總是對什麼事都熱情的，永遠活躍，絕不怠惰，把帕爾瑪宮闈中的人物加在一起，其精力也敵不過她；可惜她缺少耐性，和必需的冷漠，那是鉤心鬪角萬萬不能缺少的。然而，她跟好幾個派系，都熱情地發生了利害關係，甚至跟皇子她也有了私人間的感情。克拉拉·寶蓮娜，皇后，四繞金碧輝煌，卻是禮儀所束縛的囚犯，認為她自己是世上最不快樂的女人。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處處地方關心她，時時刻刻要給她證明，證明她並不是最不快樂的人。這裏得補上一筆，皇子只在吃晚飯的時候看到她，這一頓飯祇費三十分鐘的時間；皇子常常還一星期又一星期不跟她說一個字。桑賽凡麗娜夫人絞了腦汁，要改變這一切；皇子很喜歡她，因為她保持了她的自己的潔癖，更喜歡她了。但朝中大臣都不喜歡她，因為她有鶴立雞羣的神氣，而他們全是伯爵，年俸都在五千法郎以上。到帕爾瑪的最初幾天，她已經發現了這個，所以她全付精力媚惑皇子和皇后，後者是在皇子的絕對控制之下的。公爵夫人懂得怎樣使皇子歡喜，他又仔細聽她說

話，她常常利用機會，用辛辣的字眼諷刺那些恨她的朝臣。自從拉西害他鑄成大誤，這一錯誤又因為流了血，無法可以補救以來，皇子有時擔憂；有時卻嫌煩，幾乎使他病態地嫉妬心重，他總覺得自己的歡樂越來越少了，看到別人歡樂就板起面孔；歡樂的景像使他氣憤。「我們的愛情必須在暗中進行，」她告訴她的情郎，故意讓皇子相信她對待莫斯卡伯爵也不過是一般的感情，儘管伯爵是很英俊的。

皇子得到了這一大發現，快活了一天。伯爵夫人一次又一次漏下幾個字來，說起她心中的一個計劃，每年她想到別處去過幾個月假期，觀光意大利，她對意大利實在知道得太少了；她想去看看南波城，非冷翠，羅馬。在這個世界上，皇子最不樂意的事，莫過於這一類的遺囑；這是他最大的一個弱點，任何一種行爲，對於他的都城表示了輕藐的，都能刺痛他的心曲。他覺得他毫無辦法，來挽留桑賽凡麗娜夫人，說起來桑賽凡麗娜夫人還是帕爾瑪朝廷上最有光采的婦女。在好懶成性的意大利人的天性中，有一件事是舉世無匹的，逢到星期四，人們常馳車到附近的田園中去；星期四是正常的節慶日；幾乎每一個星期四，公爵夫人都有一點新鮮花樣。皇子簡直想死了，要過一個美妙的星期四；但是他將如何安排呢！跑到一個臣民的家裏去嗎？這卻是他的父親和他自己一生中從沒有幹過的！

於是來到了一個冷風淒雨的星期四；一整個黃昏，皇子只聽見車馬之聲沉雷似的經過皇宮外面的鋪道上，奔向桑賽凡麗娜夫人的宮邸而去。他激惱地輾側在椅中；別的人都在尋歡作樂，可是他，還是他們的統治者呢，他應該尋歡作樂比任何人更甚，卻嚐着煩悶的苦菓！他打鈴召進了副官來，他不能不等一等，好讓街道上，從皇宮一直到桑賽凡麗娜官邸佈滿了禁衛軍。最後，挨過了好比一世紀之久之一小時，其間，不止二三十次，他想到刺客的白刀子了，卻依然大着膽子出了門，到了桑賽凡麗娜夫人的第一間客廳中。一個打在地氈上的霹靂都不會造成更大的驚惶的。祇一霎眼，皇子向前行進時，那一間間的歡樂嘈雜的房間頓時雅雀無聲了；每一隻眼睛都釘住了皇子，全神貫注。朝中大臣都垂頭喪氣了，獨公爵夫人一點不覺得驚奇。最後，她的賓客又都恢復了元氣，能够說話了，所有在場的人都在思索一個重要的問題：公爵夫人有沒有預先知道皇子的出遊，還是她也像所有的人一樣，事前沒有知道這晚上要有這個不速之客？

皇子高興起來了；而從下面的一件事，如何她適逢其會，提起她計劃中的旅行，竟因而博得了無限的大權，可見公爵夫人的性格是多末容易衝動，這個是讀者可以自己下判斷的了。

當她陪了皇子，向大門走去，皇子正在說他最可愛的談話，一個古怪的意念跳進了她的腦際，她立刻用簡單的話說了出來，那口氣裏彷彿這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皇子，您對我說了那末多的好話，如果您也能够對皇后說這末三句四句，那使我高興，遠勝過您對我說我很美麗。我的意思是，您今晚給了我這樣的光榮，我恐怕皇后以後要用敵視的眼光來看我了。」

皇子釘住了她，用乾枯的聲音回答：

「我認爲我是主人，我愛怎末，就怎末做。」

公爵夫人臉紅了。

「我不過希望，」她立刻振作了精神回答，「您這次光臨不至於徒勞無功，這個星期四是最後一次了；我打算到波隆涅或非冷翠去玩幾天呢。」

當她回進屋子來的時候，人人都認爲她被寵幸到了極頂，殊不知她剛才冒了一個大險，在人類的記憶中，過去似乎沒有過這樣的大風波的。她向伯爵做了一個暗號，他就從紙牌桌上站了起來，跟她走進一個燈火輝煌，然而闕無一人的小房間。

「你幹了一件勇敢的事，」他對她說，「我決不會勸你這樣做的，可是當心心相印的時候，」他微笑地說，「權樂更增加戀情，如果你明天早晨走，我明天晚上就跟你來。我之所以要多留一天，不過是爲了財政大臣的公事，我擔任這個職務是我自己的愚笨；但是化四個小時苦幹一下，

我就可以交出相當繁複的賬簿了。讓我們走吧，讓我們對國務和政治痛痛快快，無須顧慮地表示輕藐與不屑吧；這也許是我們在這個城市裏的最後一次盛會了。如果皇子認爲他受到侮辱了，這人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他還要說他是「做一個榜樣給人看」呢。等這些賓客散盡了，我們來佈置一下，保障你今夜的安全，也許最好的辦法是立刻出發，不停留，出奔到波河河岸，你的沙卡的產地上去，從那裏到奧地利邊境好在祇消半個小時。」

對於公爵夫人的愛情，以及她的自尊心而言，這真是一個美妙的剎那；她凝望着伯爵，眼淚盈眶了。這樣有權有勢的首相，朝中大臣圍繞住他，個個向他頂禮，幾乎跟他們頂禮皇子相埒，他可是願意爲她的緣故拋棄一切，而且這樣蔽屣榮華。

當她回入客廳時，她忘情似的狂歡了。人人向她鞠躬。

「幸運如何改變了公爵夫人啊！」朝中大臣個個喃喃地說，「你幾乎不認得她了。說到最後，羅馬式的靈魂，縱然超乎塵世的一切之上，也屈尊於剛才皇子賜賞的無比的恩惠底下了。」盛會將近結束時，伯爵向她走來：「我必須把最後的消息報告給你。」立刻站在公爵夫人附近的人都退到一旁。

「皇子一回到宮中，」伯爵接下來說，「立刻到皇后的門上，讓人進去通報。你想皇后如何

吃驚！「我來這裏是告訴你，」他對她說，「一個最最愉快的晚會，我在桑賽凡麗娜官邸過了的。公爵夫人親自要求我詳細地給你描寫，她如何裝飾那猙獰可怕的古屋。」接下來，皇子就坐下，把你這些房間一間一間形容給她聽了。

「他伴了他的妻子不止二十五分鐘，皇后快活得哭了；雖然她也是聰明人，卻到底還不能夠用皇子那樣的輕鬆的語調來繼續這一番談話。」

誠然，皇子並不是一個作惡多端的人物，儘管意大利的自由黨人如何挖苦他。自然，他把許多的自由黨人擲進了監牢，這可是因為了他的恐懼，他不時反覆地說，彷彿他要安慰他自己的一些不愉快的記憶；「與其讓惡魔殺死你，不如你殺死惡魔。」他參加了我們剛才所描寫的盛會以後，他高度地快活起來了：他幹了兩件好事，第一是他出席了星期四之夜會，第二是他和妻子談天了一次。晚飯時，他又跟她說話了；總之，桑賽凡麗娜夫人的星期四夜會激起了一個家庭革命，使整個帕爾瑪到處傳頌；拉凡爾茜爲之失色；公爵夫人加倍快活了；她常常想有功於她的情郎，現在看到他愈加在戀愛她了。

「這一切，完全是因爲我心裏想起了一個澈底狂妄的念頭！」她告訴伯爵。「無疑，在羅馬或南波城，我可以自由得多，可是在那些地方，我怎未能玩這樣迷人的遊戲呢？不能的，真的，

我親愛的伯爵，是你，給了我生命中一切的快樂。」

(註一) 在意大利，有背景或有材能的年輕人都可以擔任教會中的 Monsignor 和 Prelati 級的神父，那還不是主教；他們都可以穿紫羅蘭色的長襪。他也無須宣誓，他脫下紫羅蘭色的長襪，就可以結婚。

第七章

接着四年的歷史，我們能夠填寫的，還是前章所述，那些瑣碎不足道的宮闈生活細節。每年春天，侯爵夫人偕其女兒，來到桑賽凡麗娜宮邸，或波河河濱的沙卡產地上，過個一兩月；在那裏，他們消磨了一些愉快的光陰，常常談到發勃利西奧；但伯爵絕不允許他來訪問帕爾瑪。他確實有幾件荒唐行爲，害得公爵夫人和首相趕緊要謀補救之道，然而大體上，發勃利西奧的生活起居是按照了他們給他的指示的！那是說，他生活得像個大貴族，並且讀神學，雖然他的學業進步卻無須他有善良的行品。在南波城，他對考古學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他發掘古蹟；這個新的熱情幾乎代替了他對於馬匹的愛嗜。爲了要在米賽諾繼續他的發掘工程，他賣掉了他的英國駿馬，他已經出土了一個少年時代的梯勃留斯胸像，被公認爲最優美的古代遺物之一，在南波城，以胸像的發現給他的快樂最多，天性高傲，所以他 unwilling 抄襲他看到的那些少年人的榜樣，認真戀愛。自然，他決不缺少了情婦，但都是無所謂的，雖然他青春正好，卻可以說他還沒有嚐過戀愛的滋

味；因此他更受寵愛了，獨有他冷若冰霜，他覺得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跟另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是相等的；祇不過新結識的更使人興奮吧了。在南波城的最後一年內，有個最受一般人羨慕的大家閨秀，專爲他做出了許多傻事來，起初他覺得還有趣，後來卻弄得他煩之極，所以他的離開南波城，因爲可以離開美麗的女公爵 A 的追求，使他快活。那已是一八二一年了，所有的考試都及格，學院的院長接受了一個十字勳章和一筆恩俸，他自己，終於兼程就道，往那個夢寐以求的帕爾瑪城去了。他已經是 *monsignore* 一級的牧師，用四匹馬拖車，臨近帕爾瑪時，減少了兩匹，進城之後，先停在聖喬凡尼教堂門口。阿斯卡尼奧，台爾，唐戈大主教，他的曾叔祖，拉丁文家譜的作者底華麗的墳墓就在裏面。他在墓前祈禱，然後徒步到了公爵夫人的宮邸中，她以爲他還要遲幾天才能來到呢。客廳中賓客正多，但立刻祇有他們兩個在一起了。

『好了，你對我滿意了嗎？』他一面問她，一面投入她的玉臂中；『感激你，我在南波城過了快樂的四個年頭，不用在拿伐拉跟警察所指定的情婦傷腦筋。』

公爵夫人還在驚訝未定之中；如果他們在街上碰到，恐怕她會認不得他；她發覺他已經是，雖然他本來也是，一個意大利的最英俊的少年了；他的身段是特別可愛。當初她送他到南波城，那時他是一個天地都不怕的馬上健兒；那時他馬鞭不離手，彷彿馬鞭是他身上的部份；現在，在

陌生人前面，他高貴，有分寸，而在私房談話中，她發現他還保持着少年時代的熱忱。好比一粒金鋼鑽，經過一番琢磨，分毫不損傷。發勃利西奧在房中還沒有耽擱到一個小時，莫斯科伯爵到了；他到來得太早了一點。年輕的一位對他說起那個賜給院長的帕爾瑪十字勳章來，措辭非常得體，又說了些多承寵愛的感謝的辭令，他沒有敢坦率陳辭，卻說得婉轉，因此首相第一次見到他就有了極好的印象。『這位姪子，』他對公爵夫人喃喃地說道，『將來你給他謀獲的任何官職，都能幹得有光采。』直到這裏為止，一切都非常順利，可是當首相對發勃利西奧真個滿足，看飽了他的動作和姿態，一轉身兒向了公爵夫人，他注意她的眸子中間有一種奇異的神色。『這個年輕人在這裏留下了一種奇怪的印象了；』他給自己這樣說。這一念之生，味道很苦；伯爵已經五十了，五十是一個可怕的數字，祇有在熱戀中的人也許能感覺到這種可怕的程度是如此之深的。他本性純良，他在政治上雖然嚴峻，卻完全直得兼戀。可是在他看來，五十這可怕的字在他的全部生涯上，已投下了一片烏雲，很可能逼得他自己也成一個可怕的人。自從他勸導公爵夫人到帕爾瑪來住，她常常使他妬忌，特別在最初，可是都沒有真真值得他叫苦的事實。他也明白，她這樣耍手段，故意對朝廷上幾個美少年表示好處，為的是使她能抓緊他的心。例如，他還知道她拒絕過皇子的求愛，那一次，皇子的確說得露骨了。

「如果我接受了萬歲的求愛，」公爵夫人微笑一下，回答道，「以後我怎樣跟伯爵見面呢？」
「便是我也沒有顏面見他了。可愛的伯爵！我的友人！可是，有個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我想過的：伯爵無妨到堡壘中去了此餘生。」

發勃利西奧來到以後，公爵夫人是驚喜得忘情了，她絕對想不到她的眸子裏的光采會給伯爵這樣的一念。效果深刻，牠所引起的猜疑已無法挽救。

發勃利西奧到了不過兩小時，就由皇子接見；公爵夫人早知道這種臨時召見的方式在一般觀感中起極大作用，所以最近兩個月來求之不休；皇子的這一個恩典立刻使發勃利西奧勝過了一切敵人；他假說他是到彼特蒙去省母，路過帕爾瑪。當公爵夫人的小小芳箋報告皇子，說發勃利西奧聽候他的命令，那時候皇子覺得心煩。「我將要看到，」他告訴他自己，「一個聖潔的小笨蟲，不是一臉下流，便是一臉狡猾。」衛戍司令早已報告他，如何這新客到了他曾叔祖的大主教的面前。皇子看到一個高大的年輕人走進房間來，要不是他穿了紫羅蘭色的長襪，他會誤以為一個少年軍官的。

小小的驚異已把他的煩惱逐至九霄雲外：「這樣的一個傢伙，」他心想，「誰知道他們要懇求我何等的恩惠，他將領到我所能賞賜的一切了吧。他還是剛剛到，也許他還有些心慌意亂：我

我來給他談談甲各賓的政治；我們且看他怎樣回答。」

皇子說了些客套之後：

「好極了，神父，」他對發勃利西奧說：「那末，南波城的人民，他們快活嗎？皇帝受人敬愛嗎？」

「萬歲在上，」發勃利西奧毫不遲疑地說，「當南波城的皇軍，各兵種部隊，行經街道之時，我總是景仰他們的氣派威武；上等人尊敬他們的主人，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必須承認，活到現在，我還沒有讓下等人當了我面說話，除非他們說的是我出了錢，讓他們做底工作方面的話。」

「瘟生！」皇子心想，「這樣滑頭！他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黠鳥兒，這裏面有桑賽凡麗娜的神氣。」發生興味了，皇子從四面八方引誘他談這個危殆的題目。那個年輕人卻給這危險的境地激動得活潑了，靈機大動，時出了好些警句來。「一個人誇耀他對於皇上的忠心，已經是不敬了，」他說，「臣民對皇上祇有盲目的忠心。」聽到這種周顧審慎的話，皇子幾乎發怒：「看這從南波城跑來的小子，倒是深謀遠慮的人物，我喜歡這種教養；深謀遠慮的人物是依照最高原則處事的，甚至他是一片真心，然而不論他站在哪一面，總是伏爾泰和盧梭的表兄弟。」

皇子便覺得此種精權的風度，無瑕可擊的言論，發自一個新近畢業的神學院學生，簡直是向他挑戰；他期待的，竟毫無結果；一瞬之間，他換了莫逆的聲調，用很簡單的話句，談到了社會和政府的一些基本原則，還引用了他少年時代學了來，預備了將來發表言論時可以援引的，一些菲納隆的警句，以證實眼前的一些事件。

「這些原則使你吃驚了吧，年輕人，」他對發勃利西奧說；（在接見之初，皇子稱他神父，他打算在最後再這樣稱呼他，他認為在談話之中，用隨便的，友誼的方式來稱呼他，格外巧妙）「這些原則使你吃驚了，年輕人。我可以承認，牠們跟「牛油麵包的專制政治」」（當時流行着這樣一個術語）『頗有距離；關於那種政體，你每天都可以從我的機關報上讀到……但是，天啊，我跟你說這些話可有什麼用處？我報上那些作者，你都是不知道的。』

「請皇子原諒；我不單是讀帕爾瑪的報紙的，我覺得那報紙編得極好，而且我的意見也跟牠的一樣，認為從一七一五年，路易十四死後，所有的一切行為都是罪惡，愚笨的。人生主要的關鍵是他自己的得救，得救之道，卻決無兩種同時并存的，能得求生的快樂祇有一種。什麼「自由」，「正義」，「大多數人的福利」，這些字眼都是罪惡的，發癩的；牠們養成了人們的討論習慣和無法無天的行為。參議會可以不信任各部院。這種不信任，一旦萌了芽，柔弱的人類便處

處應用，人們不信任了聖經。教會，傳統和別的一切；從這時開始，人迷了路。即使我們這樣假設一下——這假設是完全錯誤的，本來提起牠就不應該——即使一個人不信任神所賦與的皇權是爲了他要享受二三十年的快樂，固然人同此心，但是和永遠的劫數相比，不用說二三十年，半個世紀了，就是一整個世紀又怎值得呢？」

發勃利西奧說話的方式表明他在想法要安排他的思路，使聽話的人能迅然抓住他的意見；當然他並不是背誦一篇預備好的文章。

立刻皇子覺得，跟這年輕人鬥智的滋味絕淡了，他那單純而嚴肅的方式開始激怒了他。

「再見，神父，」他突兀地對他說，「我了解南波城的神學院有很好的教授法，加上受教者本身的優秀，自然可以得到輝煌的成績。再見。」

「我沒有拍上這蓄牲，」發勃利西奧這樣想。

「現在，還有一點不清楚，」皇子一個人地思索着，「這個優秀的年輕人是否易受激情的驅使；如果不是，他真是完人了……可是，姑母給他上的功課；他背誦得這樣好，還有誰個及得了他？我感到是她在說話；如果這裏有了革命，一定是她編輯「箴言報」，好比桑，費莉絲在南波城幹的一般！可是桑，費莉絲祇活了二十五個夏天；年輕又美貌，倒底上了斷頭台！有才氣的女

人應知警誡！」然而皇子以爲發勃利西奧真是他姑母的學徒，實有錯誤；有智識的人，生在皇座上，我生在皇座旁側的，都很快地失卻了細膩的感覺；在他們的小圈子裏，他們禁止言論自由，認爲這是粗俗的行爲；他們不肯正視現實，寧可讓賞假面具，自以爲能識別皮膚的秀麗；可笑他們還自以爲是感覺細膩的呢。例如，這一次，發勃利西奧所說的話，他自己句句深信不疑；自然這些崇高的原則，他一個月內不會思考到兩次的。他趣味高，智力強，但是他極有信心。

追求自由的慾望，「爲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時尚與信仰，十九世紀爲之瘋狂的，卻在發勃利西奧眼中，不過是一種異教，會像別些異教一般地消滅的，雖然要在許多靈魂被毀滅了之後她才消滅，好比一路瘟疫，猖獗非凡，直到牠毀了許多人的生命爲止。話雖如此，發勃利西奧還是很喜歡讀法國報紙，甚至大胆地找這種報紙看。

從宮中退出來，發勃利西奧有點慌張，把皇子數度進攻的情形給姑母敘述：

「你應該，」她告訴他，「立即去晉謁蘭特利安尼神父；我們的良善的大主教，步行前去，輕輕地走上樓梯，在前廳裏不要發出聲響來，如果要你等候，最好，千倍的好。一句話，要承認是門生！」

「我懂了，」發勃利西奧說，「此人是偽善者。」

「絲毫不是，此人是美德的化身。」

「帕朗沙伯爵不是在他手下喪生的嗎？」發勃利西奧驚異地說，「怎的呢？」

「是的，我的朋友，是怎樣的呢？這位大主教的父親是財政部文書，職位低下，原因就在這裏了。蘭特利安尼神父又敏銳，又淵博，又深沉；他誠懇，他愛美德；舉上週演出的歌劇為例，如果德修十皇帝轉世，他一定像波留克特士一般，以身殉道的。全牌的這一面是如此，現在看另一面：祇要他顯現在皇子的面前，便是在首相的面前也一樣，他給顯赫的景像暈眩了，立刻神智不清，面紅耳赤；不敢道一個「不」字了，所以，他幹的那一件事，固然爲他贏得了一個殘暴的名譽，傳遍了意大利；一般人卻不知道他後來，要減輕他判決了帕朗沙伯爵之後的不安，他決定連續十三個星期，祇吃麵包和白開水，以此贖罪，帕朗沙的名字 *Davido Palanc* 一共是十三個字，我們這朝廷上，有個壞蛋，叫拉西的，是司法大臣，帕朗沙之死，其實是他魔鬼一樣附身在蘭特利安尼身上致成的。在十三個星期的悔愆之中，莫斯卡伯爵爲了可憐他，也爲了一點兒惡作劇，一星期內要請他吃一兩頓晚餐：好個大主教，不敢得罪了主人，跟其他賓客一般地大吃；他認爲皇帝批准的行爲，他如若當衆表示他悔艾，乃是叛變的，甲各賓式的作風。可是我們都知道，每一次，作爲忠誠的臣民，因爲被迫大吃一頓晚餐之後，他便增添兩天麵包白開水的苦行。

「蘭特利安尼神父，有卓越的智力，第一流的學者，祇有一弱點，他要人家愛他，所以，第一遭見他時，眼色中要露出愛情來，第二遭見他，就應該對他表白愛意。這樣，又加上你出身的高貴，你可以博得他的青睞。如果他送客時，送你到扶梯上，不必驚異，裝做你習慣於此種接待；他這人是生來就對貴族膝蓋兒發軟的。此外記住，要簡單，做他的門徒，不要顯露聰明，不要顯露光芒，不要敏捷地對答如流；不要忘記了，將來一定要他保薦你做代理教主的。將來伯爵和我都要表示你晉級太快，十分驚異，甚至有煩惱的表情；對待我們的皇子，這一套萬萬不可缺少呢。」

發勃利西奧趕忙到大主教的宮邸去；幸運來了，大主教的司關恰巧有點耳聾，沒有把台爾，唐戈這姓氏聽出來；因此他只報了發勃利西奧，一個少年神父；湊巧大主教和一個行品不大端正的教區牧師在一起，他在聲斥他。他卻不善聲斥，他最怕這差使，因此他不願意拉長得超過必要的時限；這個阿斯卡尼奧，台爾，唐戈大主教的姪曾孫，發勃利西奧就此等待了三刻鐘光景。

當這位大主教送出教區牧師到前廳，然後轉過身來，問那等待他的人有何貴幹，而突然看到了他的紫羅蘭色的長襪，又聽到了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這姓名，他的道歉，他的失望，我們不知如何描寫才好，雖是瑣細的事件，卻是我們的英雄幸運好，第一遭見到聖潔的大主教，他就

一般熱情，竟至于吻了他的手。他果然聽到大主教失望地重複地說了：『台爾，唐戈的人，竟在我前廳裏等候！』老頭子覺得抱歉極了；不得不把那教區牧師的整個故事，他的錯誤，他的辯白等等，源源本本，說給他聽。

『怎的呢？』發勃利西奧在回到桑賽凡麗娜宮中的途中，想着，『這樣一個人催了帕朗沙伯爵的一條命。』

『大人的印象如何？』看到他走進公爵夫人的客廳時，莫斯卡伯爵笑洋洋地問。（伯爵是不允許發勃利西奧稱呼他大人的。）

『我從雲端裏跌下來了；我不懂人的性格；要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覺得這人是殺一隻鷄都不忍於下手的呢。』

『你的感覺本來是對的；』伯爵回答；『可是跟皇子在一起時，就是我在一起時也一樣，他不敢道一個「不」字。從實告訴你，爲了給他深刻印象，我接見他時，總在外衣上佩個大勳章的黃色綬帶；穿了一般的夜禮服，他就不敢反對我的意見，所以我接見他總穿上制服。要摧殘權力的威信，本不是我們的事，法國的報紙正在加速地摧毀牠；但這種敬畏，大約我們這一世還不會絕跡，姪兒，你，你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絕滅了。你應該善良一些！』

發勃利西奧很喜歡和伯爵在一起；伯爵是他第一個碰到的要人，肯坦白地跟他談話的，絲毫不矯柔造作；何況他們還有一種共通的趣味，對考古和發掘古蹟的趣味都極深沉。伯爵這方面，感到少年人肯專心聽他，也覺得快樂；然而有一個不可攀越的高峯插在他們中間：發勃利西奧住在桑賽凡麗娜宮邸的套房中，整天和公爵夫人一起消磨，且公開地表示，這種親暱是他的天大快樂，天真無比啊，然而發勃利西奧的眼色和膚色的鮮麗真個使老年的一位沮喪絕望。

很久以來，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四世，向來玩弄女色未曾受過打擊，感到公爵夫人的貞節，在朝廷上極有口碑的，竟不肯爲他開一次例，深爲不滿。前面已經說過，發勃利西奧的智力與鎮定，在第一次晉謁時，曾經震驚了皇子，皇子很關懷發勃利西奧和他姑母底肆無忌憚地表現的友情；仔細地傾聽了無窮無盡的，那些朝臣的閒話。這位年輕人的來到帕爾瑪，以及皇子的立時召見，在朝廷上成了新聞，連續一個月，還是沸沸揚揚；皇子就出了一個主意。

在衛士之中，他有一位親信隨從，他醉酒的神氣最可愛；此人把大部份時間消磨在酒店裏，替皇子刺探軍心。卡隆納不識字，否則他早已擢昇要職了。是的，他的任務是，每天，巨鐘叩十二下的時候，跑進皇宮。皇子在正午之前略早一些時，到閣樓的一個更衣室去的小房間裏，拉好了窗簾。鐘叩十二下，他立刻跑進閣樓，在那裏他就碰到那個衛士；皇子的袋中藏着筆和紙，

由他口述，衛兵寫下了如下的一封信：

「閣下有極大的智慧，無疑，這個國家能治理得如此井然，都是閣下的深沉的智慧之賜。可是，親愛的伯爵，成就既大，難免嫉妬就跟了上來，我真耽心，怕人們已經有點兒在嘲弄你了，如果你的智力還不能發現，有一位翩翩少年，或許是無心的罷，卻受到幸運的寵愛，激起了某種強烈的熱情。據說這幸運兒祇二十三歲，親愛的伯爵，因為我跟你都在年齡上都已經超過他的號數底一倍了，問題就複雜了。夜晚裏，站得遠一點，伯爵還很英俊，光芒，機智並且有吸引力，可是黎明中，和密友共處，請仔細想一想，那新來的客人也許更可愛，啊，我們婦女對青春是何等重視，況且我們自己的年齡是過三十了。可不是已經有閒話，這英俊美少年要在朝中得一要職？果爾如此，一再催促你辦這件事的，是誰個呢？」

皇子拿出這封信，給衛兵兩個斯戈度。

「賞賜特別豐富了，」他露齒一笑，這樣說。「不准洩露，否則你進那堡壘的最潤濕的一間牢房。」皇子又從抽屜裏找出了一整套的信封來，上面寫着許多朝臣的地址，都是那衛兵的手筆，世人知道他目不識丁，連自己的身份證都不曉得填寫的：皇子挑出了他所需要的一張信封。

幾個小時過後，莫斯卡伯爵收到一封郵件；收信時間是精確地計算了的，看到郵差拿了一個小信封進去，而後從首相的宮邸中出來，立刻皇子召見莫斯卡。這位被寵愛的大臣從沒有這樣憂愁過：皇子爲了要玩賞這滿面的愁容，愜意地，看到他進來，就叫着：

『我想跟一位朋友閒談，不是跟一位臣屬談公事，以資消遣。今夜我頭痛要發狂了，各式各樣憂悒的思想亂鑽進我的頭腦來。』

我毋須提起首相莫斯卡，台拉，洛凡爾心頭的焦灼愁思，總算後來他獲准，和皇子告退了回出來。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四世在心理虐待的藝術上本是能手，這次可以譬喻爲老虎戲弄牠的犧牲品，一點都不是過甚其辭的。

伯爵命令他的車夫速回家；跨進門檻時，他叫喊着，任何人都不准上樓，又吩咐聽差立刻離開（他痛恨任何人接近他，能聽到他的聲音這種念頭）急忙忙地在書室中把自己緊閉了起來。最後，他甚至憤怒，暴跳了；沒有燈光，像瘋人在室內奔跑，他這樣過了一小時。他掙扎着要內心緘默，集中他的心神來慎重考慮他應該採取的步驟：『我恐懼的那人就住在公爵夫人的宮邸中，整天，每一個小時，都陪着她。我是否可以拷問她的女僕？這太危險了：她待她們都和善；給她們豐厚的工資；她們崇拜她（上帝，誰個不崇拜她呢？）——問題是』，他暴跳如雷地想着：『我

應否讓她偵知那正在吞噬我底醋意，還是我露痕跡呢？

「如果我保守祕密，她就什麼都不瞞我，我了解吉娜，她這樣的婦女憑衝動行事；她的行爲連她本人也不能捉摸；如果她須定了計劃，步步都不能按照；千遍一律的，她行動的時候，只要閃過了什麼新的意念，她都是狂喜的，跟着就幹起來，彷彿那是塵世最神奇的意念，就是毀壞了一切，她也不顧。」

「如果我不提出我的痛苦，就什麼也不會瞞過我，我將要看到一切的進行……」

「是的，說穿就改變了環境；我使她有過慮；我給了她勸告，一切可怕事都可能發生……也許她就把他送走了」（伯爵寬懷地嘆息了一聲），「不妨說我已經勝利；甚至讓她當時候生一回氣，我總要安慰安慰她，暫時的憂鬱，也是人之常情。……她當他兒子一樣愛了十五年。我的希望是在這一點上：「像兒子一樣」……可是，自從他奔上滑鐵廬戰場，她不再看到他；而現在，他從南波城回來了，特別是她，覺得他已迥然不同。迥然不同了！」他又憤怒地重復了一遍，「這少年出落得十分英俊；不說別的，他有那種素朴而溫柔的風度，和那種微笑的眼睛，使人看了也快活！這一對眼睛——在朝廷上，公爵夫人是看不到的！……我們這裏只有遲鈍的瞪視。我自己，到處只有公事追逐我，依賴了勢力，統治着，此地卻有個人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的眼睛可

想而知是何等的神色！啊！不論我如何隱藏牠，牠總是這上了年紀的神色。我的歡樂，不都帶着冷嘲嗎？讓我想更深入一些看，對我自己，我得誠實一些；我的歡樂中，不留神，會給人家看出的，近乎玩弄權勢……有點專擅暴戾。有時我不是對自己說了，「我愛怎樣就怎樣！」特別在我生氣的時候，而且越說越蠢了：「我應該比別人更加快活啊，因為別人沒有的我有，四椿事情中，三椿是我握權的……」好極好極，我們公平一些！這一類的想法一定影響了我的笑容，我一定有自滿的自私的表情。這樣時，笑起來多末俏啊！倒是瀟灑的，非常年輕人的派頭了，非常年輕的人，有了這，才真的瀟灑。」

說來對伯爵很不利，這晚上天氣悶熱，空中有暴風雨將臨的威脅；簡言之，這一類的天氣往往逼得人走極端。一連三個小時，這熱狂的人物痛苦中，這裏的篇幅不知怎樣才能容納下他的一切論點，一切觀點。最後，謹慎佔了優勢，因為他有了如下的思維：「我大約是發瘋了，自以為在思考，其實不是，我翻復尋找的，不過是一個較少痛苦的處境罷了，一點沒有得到決定性的論點，也許我剛才錯過了。因為極度的悲傷使我盲目了，讓我們服從規則，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服從牠的：「謹慎」。

「況且，祇要我說出了「妬忌」這致命的字眼，我的路線就此確定了。如果相反的，今天我

不說，我明天還可以說，我還主宰着這情況。」危機已昇到了最高峯；如果他繼續思考下去，他就會發瘋。他總算平靜了一會，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匿名信上。誰寫的呢？接着的一個個名字數過去，一個個人研究過，這是饒有趣味的。到後來，伯爵記起了皇子眼中一道惡意的眼光曾經閃爍，那是在晉謁的結束時：「對了，親愛的朋友，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同意的了：即使是至尊的皇上，君臨一切的，享盡榮華富貴了的，也把密友的愛慕的戀情數在第一位。我先是人，其次才是皇子，我跟人戀愛時，我的情婦是跟一個人，而不是跟一個皇子唱語的。」伯爵把那惡意的權樂的一刹那比較了信中的：「這個國家能治理得如此井然，都是閣下的深沉的智慧之賜。」「這是皇子的筆法！」他叫起來，「如果是朝臣的筆法，未免太不懂慎，捧得過份；這封信是皇子寄來的。」

這問題一經解決，引起了微微的歡樂，卻立刻給發勃利西奧的少年英俊的形象殘酷地破壞了，這形象重新出現，栩栩如生。像一個奇重的事物，牠壓在愁苦的伯爵心上。「誰寄了匿名信，有什麼關係呢？」他又狂怒地叫起來，「難道可以減少事實？這個念頭，可以改變我的一生，」他說，彷彿在給他的瘋狂解釋了。「如果她真關心他，她任何時候都會帶他上貝爾吉萊特，和瑞士，或天涯地角的。她又有錢，就是她祇能化幾個金幣一年，她也不在乎？還不到一星

期呢，她不是親口對我說過，他的宮邸，這樣週齊，華麗，她已經嫌煩了？這樣的青春自然尋找新奇！而她的新的歡樂又來得簡便！她會忘情地鑄成大錯，不顧到危險，也不想我！卻害得我好苦！」伯爵淚下了。

他自己賭了咒，這晚上不到公爵夫人那裏去，然而他的眼睛卻何等的飢渴，要看到她。午夜，他敲門去了；看到她，又是跟姪子在一起，沒有別人；從十點鐘起，她送走賓客，關上的門。

看到這一對兒的親暱的情形，和公爵夫人絲毫不隱瞞她的快活，伯爵眼門就有了個可怕的困難，他預先沒有估計到的。雖然他在畫廊中，大開了那麼久。他應該如何隱瞞他的醋意？這卻一點也沒有想到。

不知道如何推托才好，他假說這晚上，皇子對他脾氣很大，反對他的一切建議，等等。然而他難過極了，公爵夫人彷彿沒有聽到，一點不注意這些瑣碎的細節，在四十八小時之前，她會江河決堤一樣和他討論不絕的。伯爵看看發勃利西奧，這隆巴提型的俊俏的臉，在他看來，也從未這樣子簡潔，這樣子崇高！發勃利西奧注意他所敘述的困境卻比公爵夫人專心得多。

「真的，」他對自己說，「這種臉型是結合了良善的天性和某種天真，溫柔，不抗拒的歡樂

的。牠彷彿說明着：世上最嚴肅的事情祇是愛情和其中的喜悅。然而，談到這些瑣碎細節，需要動腦的時候，他又目光閃閃，使人驚惶，使人困惑了。

『由他看來，一切簡單，因為他是從高處下瞰的。我的天！逢到這等情敵，如何才好？況且，沒有吉娜的愛情，生命算什麼呢？聽這俊俏臉說一些俊俏的言辭，這樣孩子氣，她覺得舉世無雙了，瞧她如何欣喜啊！』

一個殘酷的念頭像一陣抽搦，擒住伯爵。『我應該當她面前，刺死他，而後自殺嗎？』

在屋內打了轉，他的兩腿幾乎承不住自己，祇是手抽搦地摸着劍鞘。兩人中誰也沒注意他會幹的事。他宣稱，他要給僕人說句話；他們甚至沒聽見他；公爵夫人正朝發勃利西奧笑，笑他剛才說的一句話，笑得溫柔，伯爵走到外室的燈下，抽劍看鋒尖。『必須態度雍容，靄然對付這少年，』他自言自語，又曲入那房間，向他們走去。

他相當地瘋狂；當他們的頭緊靠着，俯着，他以為他們當他面在接吻。『當我面，這是不能的，』他告訴自己；『我有點神智不清了；如果我舉止粗暴，公爵夫人會，僅僅因為虛榮心被觸犯了的緣故，跟他上貝爾吉萊特的；那末，到了那裏，或僅在路上，他們會偶爾間說出那一個字來，那個他們彼此共感的字；那末，一瞬眼，什麼都做出來了。

「在寂寞中，這字有最大力量，再則，公爵夫人走了之後，我會變成一個什麼？如果，把皇子擺佈我的困難擺脫之後，顯我的老臉皮，到貝爾吉萊特去，在這一對愛得瘋狂的情人們面前，我又能演一個什麼角色？」

「就在這裏，我已經是一個 *Terzo incomodo* 了」（意大利的文字簡直是爲戀愛而創造的，*Terzo incomodo* 是「電燈泡」的意思。）一個驕傲的人到了此等地方是如何氣急，簡直沒有力氣站起身來，離開這個房間。

伯爵幾乎爆炸，險險因苦痛而失去了他的儀態的均衡。正在房中兜圈子，發現他在房門上，他飛遁了，一面用活潑而親密的聲音叫喊：「再會，你們倆！」——一邊他想，「總要避免流血啊。」

這可怕的夜晚的翌日——一整夜他都在計算發勃利西奧的優越點，而且發洩那無比殘忍的醋意——突然間，伯爵想到，他可以找他的一個年輕的僕人來，此人和公爵夫人貼身的侍女賽綺娜是攪上的。伯爵的命運彷彿很好，年輕人正在謀一差使，他想到帕爾瑪的政府機關中做門房。伯爵命令他馬上把賽綺娜邀來。他遵命前去，一小時之後，伯爵走進那侍女和她的情人正等待着的房間，一大堆的黃金，把他們兩個嚇壞了，伯爵都送了他們，然後他給顫抖的賽綺娜說了下面的

幾個字，雙目睜睜看着她：

『公爵夫人和神父在戀愛嗎？』

『不，』侍女說，默然片刻之後有了點勇氣……『沒有，還沒有，可是他常常吻夫人的手，笑着，真的，但極有感情。』

這一點，在一百個凶惡的問題和同樣多的答覆之後是證實了的；他熱情而不安，終於讓這可憐的一對賺飽了他虛擲的金幣！後來他相信了他們，不再怎樣的不快活了。『如果我們這談話，給公爵夫人疑心了，』他告訴賽綺娜，『我就關起你的情人，關在堡壘中，二三十年，等你再看他的時候，他的頭髮一定已經白了。』

幾天過去了，這中間發勃利西奧也悒悒不樂了。

『我相信，』發勃利西奧告訴公爵夫人，『莫斯卡伯爵在敵視我。』

『活該，』她生氣起來。

然而使他的歡樂消失，使他不安的原因卻不在此。『我偶爾處身的境界是維持不久的，』他自思，『我也相信，她不會說什麼的，一個太露骨的字眼，等于通姦的行爲一樣，她都知道是可怕的。可是，如果傻裏傻氣過了一天，到了夜裏，她反省起來，如果她以爲我猜到了她對我的情』

感，我怎未辦呢？完完全全是 Casto Giuseppe 了？（這是意大利的一個諺語，約瑟夫和一個太監的妻子就有這樣的情形。）

「我應否讓她知道，坦白地告訴她，認真我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不能平心靜氣來說明這個事實，結果一定闖禍。唯一的辦法是我有戀人在南波城；如是，我得回去過二十四小時：辦法很好，但真值得這樣麻煩嗎？也可以和帕爾瑪的下賤女子玩玩戀愛，也許她不高興了；怎未辦都可以，一個人不肯面對真理總是可怕的處境。後面的辦法，的確對我很不利；我應該，用審慎，嚴謹的方法，來減少危險。」在這一類的思想之中，有一項的確可怕的因素，原來發勃利西奧愛公爵夫人，真的是超過世間一切的。「我一定是處置失當，」他忿忿的自言自語，「極顯明的，然而我不能夠向她說明，」不能從這困窘之中自拔，所以他莊重起來，悲傷起來了。「我的天，如果我跟我深愛的人吵了嘴，我怎未辦呢？」從另一個觀點來說，發勃利西奧也不肯用一個字眼損毀的如斯精美的歡樂。他何等的歡樂！和何等美麗動人的一個女人有視暱的友誼，何等的愉快。人生本來庸俗，在她的羽護之下，他在朝廷中得了寵，據她告訴他的話，朝中鈞心鬥角陰謀有趣得好比一齣戲劇！「可是，我是時時刻刻可能霹靂一聲，驚醒過來的，」他自恃。「這些歡樂，這些溫柔的夜晚，和這樣動心的女人私自度過的；如果更熱下去，她會當我情郎的；她也許要求

我忘形，要我幹荒唐的事情，然而我絕不會對她超乎友誼的，我給她最灼熱的友誼，萬萬沒有一絲戀情；上帝使我這般的崇高而愚蠢！那末，我還會怕什麼責難！我假定我還聽到女公爵A的聲音！我可以向公爵夫人嘲笑，她也許以爲我對她還缺少愛情，其實是我本性是缺少愛情的；她永遠不會了解我。時常，在她說了一些宮闈祕史之後，她說得多末的美，世上祇有她能訴述得如斯盡興，況且，那些故事對我又極有用處，而我吻了她的手，有時還吻了她的面頰。可是，這雙手如何改換了一種方式，握緊了我，會發生怎樣的事呢？」

發勃利西奧每天都在更莊重，但趣味極少的客廳內，出現。因爲公爵夫人的勸導，他還訪問了皇子和太子，克拉拉，寶蓮娜皇后，以及大主教，情形都很好。他到處成功，但這些一點也不能安慰他，他還是擔憂一天，他會跟公爵夫人跌落萬丈深淵。

第八章

側身宮闈不到一個月，發勃利西奧卻已嚐盡了朝臣的苦味，構成他身世之中，極大的歡樂底蜜友的友誼，也就受到了毒害。有一夜，給這一類思想磨折透頂一離開了公爵夫人的客廳，因為在客廳裏面，他儼然是得寵的情郎；任意閒逛在城裏，他跑到一座戲館的對門，看到裏面燈光輝耀，他走了進去。這可是胆大妄爲了，以他那樣的身份，先前他賭過咒，要竭力在帕爾瑪避免這種行爲的，因為帕爾瑪祇不過四萬個居民，是一個小城市。好在他過了最初幾天之後，就脫下了朝服；入夜的後，要是他不參加最上流的社會，他常常祇穿一套黑衣服，像一個穿喪的平民。

在戲館中，他買了一個三層樓上的包廂，以避人耳目；演的一齣戲是戈爾蒂尼的「女店主」。他瞻顧着戲館的建築，眼睛難得看戲台。可是擁擠的聽衆不住地嗤笑；不免使發勃利西奧警視了那個串演女店主的女伶，覺得她很有趣。他格外仔細地看看他；似乎他風姿很迷人，尤其是大大方方；她是一個素泊的少女，戈爾蒂尼要她唸的戲詞，她自己先笑過才唸出來，彷彿她自己對於

戲詞也感到驚喜了。他探聽她的姓名，知道她叫：瑪麗泰，伐爾賽阿拉。

『啊，』他想，『她姓了我的姓；怪事。』雖然他本意不在此，卻一直到戲文散場才走。第二天晚上，他又出現了，三天之後，他探聽了瑪麗泰，伐爾賽阿拉的地址。

就在相當費卻一番氣力，他拿到她的地址底那天，在晚上，忽然注意到伯爵給他的眼色是非常地友誼的。可憐那善妒的伯爵啊，他是謁盡了一切努力，抑制了他自己，以免越軌的，他派了密探呢，尾隨着他的情敵，因此這個年輕人在戲館裏的一段韻史，使他高興死了。我們如何描寫伯爵的狂喜才好呢？就在他勉爲其難，給發勃利西奧，投射了友誼的眼色底那晚上的次日，他又探悉發勃利西奧果真略加化裝，穿了一襲藍色的燕尾服，爬上戲館後面一幢老房子的四層樓去了。他又探悉發勃利西奧當時報了一個假名字，想不到還引起了一個名叫吉萊悌的小丑的醋意，伯爵的歡樂就此又增加了一倍，這吉萊悌，進城演戲時，演僕丙這一類的角色，下鄉時不過走走繩索。他是瑪麗泰的高貴的情人，現在大罵其發勃利西奧，還表示他有殺死他的意慾。

歌劇班子總是由一個經紀人出面組織的；他召攬來一批身價不太高的藝員們，和若干正失業的藝員們，包上一季或兩季，如此湊成一個臨時性質的班子，一同走走江湖。但喜劇班子卻並不是這樣；當他們從一個城市，漂泊到另一個城市，每三兩個月，要換一個地址的時候，他們具有了

家庭的形式，他們彼此之間，相愛的相愛，相恨的相恨。這些喜劇班子中間，就有不少配偶；城市裏那些風流少年時常沒法破壞他們的恩愛。我們的英雄也碰到這重難關了。盈盈的瑪麗泰很喜歡他，卻又怕死了吉萊蒂，吉萊蒂自稱是她的丈夫，她的主人，把她看管得很嚴密。他到處揚言；說要殺死這小僧侶，因為他也尾隨了發勃利西奧，察訪到他的真姓名了。吉萊蒂可想而知是醜怪的，一點不配做她的情人：高得出奇，瘦得可怕，滿臉麻皮，一隻斜白眼。話雖如此，從職業上說起來，他有一付好本領，他時常在同班子人集合的兩側，用手或用腳來轉動車輪，或者練一些漂亮的技藝。要扮演一個滿面孔都糊住了麵粉，或一個挨棍棒，吃耳光底色時，他也特別擅長。這一個人便是發勃利西奧底了不起的情敵，他月入祇三十二法郎，卻認為自己的光景過美了。

莫斯卡伯爵傾聽着他的偵探的詳細報告時，感到自己又從攻墓中復活過來了。他的良善脾氣也回復了，在公爵夫人的客廳中，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歡樂，這樣的好結交，一面他把細得很，在她面前一點不提那使她起死回生的小掌故，他甚至預計了，要儘可能延拖時日，不讓公爵夫人知道。到了最後，他也勇敢起來，聽從了理智的聲音，最近一個月來，那聲音一直呼喊著，說的是戀人沒有光采時，不如出門去旅行，但一個月來他都沒有聽從的呢。

緊要的公事把他召到了波隆涅，一天兩次的公文往來，還沒有桃色情報來得豐富，小瑪麗泰

的戀情，可怕的吉萊梯的狂怒，發勃利西奧的進展，都是要件。

伯爵的情報員還報告了幾次，吉萊梯出演了 *Arbacin's fantasmoe pasticcw*，原來這是吉萊梯的拿手好戲——戲裏面，老婆偷了人，那漢子正舉起刀子要吃一塊麵餅，他突然從麵餅裏，一躍而出，給那漢子一頓毒打；奇怪的是吉萊梯每次演了這幕戲，都拿到一百法郎外快。他正在債台高築的當兒，所以拿了外快，並不洩露，但心裏卻不免驕傲。

而發勃利西奧的狂想，漸漸地變質了，他的驕傲大受損害；以他的年齡來說，他自然是性急的，一性急就生了狂想！是幻滅之感，把他帶到戲館裏去的；那裏的小姑娘演得俏，他發生了興味；一離開戲館，他忽然愛上了她，本不過是露水一般的愛。可是伯爵得趕回帕爾瑪了，因為他探悉這一次，發勃利西奧的生命真個有危險了；曾經參加過拿破崙的龍騎兵團的吉萊梯，認了真，口口聲聲說要殺死他，並且在準備出了命案之後，飛遁到洛瑪涅去。如果讀者的年齡還輕，對我們盛讚伯爵的德性，一定深深不滿。但是，莫斯卡伯爵真是英雄，這是不容易的，他竟然從波隆涅回來了；讀者要明白，伯爵的容貌到底是蒼老的，而發勃利西奧這小子，天天早晨，俊俏得像含苞欲放！況且，伯爵不在帕爾瑪的時候，爲了這樣的細故，害了發勃利西奧一條命，這又關他什麼事，誰個夢想到責備我們的伯爵呢？正在這一點上，伯爵這樣有德性的人是少見的

呢，他氣量多末大，他寧可將來悔之不迭，能挽救時，他要挽救發勃利西奧的危局；並且，他也不願意看到公爵夫人面有戚容，不願自己有任何過失，使她憂愁。

歸來時，他看到公爵夫人靜寂而憂愁。事情是如此的：她的女侍賽綺娜，內心不安，想她受了重賄，覺得她犯了重罪，竟此病倒了。有一夜，關懷她的女侍，公爵夫人走入她的房間。賽綺娜給這種熱愛感動了；她哭得溶化了，就把她收授的賄賂呈上，最後，打起胆量來，把伯爵問她的話和她回答伯爵的話，一起和盤托出。公爵夫人就奔到燈火旁，一口氣吹滅了燈，然後給益益的賽綺娜說，她一概原諒她了，但是有個條件，眼前這一夜的經過她再也不能洩露一個字給世界上的任何人聽聞了。「可憐的伯爵，」她用滿不在乎的聲調說，「他怕人家嘲笑：所有的男人都這樣。」

公爵夫人三脚兩步奔回房間。寢室的門兒一碰上，她就淚如泉湧了；多末可怕啊，她是眼看着發勃利西奧給撫養大來的，她愛他，什麼想頭啊；可是，她自己的行為怎會叫人不這末想呢？

伯爵看到她給黑色的憂愁籠罩，原因就在這裏了；他一到來，她就忐忑不安，對他，甚至對發勃利西奧都失了耐性；她願意以後再不要看見他們兩個，發勃利西奧和小小的瑪麗泰耍的一套戀愛，她看來可笑已極，態度非常輕貌；因為伯爵把什麼都告訴她了，一切忠實的情人是藏不住

話的。她卻實在受不了災難；她們崇拜的偶像犯了一個大錯；後來，忽然間傾瀉出真誠的友情來，她又請教伯爵，有什麼辦法與否；伯爵頓然笑顏遂開，他趕回帕爾瑪來，算得心地良善，至此得到報酬了。

『再簡單沒有了？』伯爵微笑了一下，說。『少年人見一個愛一個，第二天又忘記得乾乾淨淨。還是送他到貝爾吉萊特去看看台爾，唐戈侯爵夫人吧。對的，讓他去走一遭。他一走開，我就請這個戲班子到別處去獻藝；路費我來擔負就是；可是不消多久，這年輕人一登程，路上又要碰到女人，他會愛上第一個碰到的美女的；男性莫不如此，我倒覺得不這樣才奇怪呢……必要的話，不妨請侯爵夫人來信給他。』

這個建議，發表時，彷彿是無意中想到的，在公爵夫人看來，倒成了一縷光明了；她心裏有點怕吉萊梯。這晚上，伯爵又以偶然的口吻，宣佈他的驛差之一，正向維也納進發，大約要經過米蘭吧；三天之後，發勃利西奧收到了他母親的一封信。他大傷腦筋，因為吉萊梯吃醋得凶，小瑪麗泰偷偷托她的 *mamaccia*，她的假母，出來通報他，大有一親香澤的機會呢，但這一來，機會到手又失去了。

發勃利西奧在彼特蒙的一個名喚貝爾吉第特的大鄉鎮上看到了她媽媽和妹妹，就在瑪喬爾湖

的右岸；那左岸既屬於米蘭，就算是屬於奧地利的了。這個湖，和柯摩湖是平行的，也是自北流向南，較柯摩湖偏西十里地光景。山間空氣，秀絕的湖底莊麗，平靜的景色使他想起了童年時代，在另一個湖上過的光景，把發勃利西奧的近乎憤怒的悲哀，轉化爲和柔的憂鬱了。現在他想到了公爵夫人，又懷着無限的溫柔；他覺得，嚐一番別離滋味之後，反激增了他的愛情，他對任何別個女人的愛是沒有這樣子深的；所以和她分別，其悲哀，再沒有可比匹的了，當時他的情緒如此，如果公爵夫人稍稍地挑逗他一下，譬如，她使他發現一個情敵，她是頓時可以征服這少年的心的。可是，她根本不去挑逗他，她一面追隨這少年旅行家的行踪，一面卻自怨自艾，勇於律己。她責備她自己有些相思亂想，想到就不寒而慄；她特別對伯爵和善，關切，伯爵受寵若驚了，理智的康健的聲音雖然勸告他第二次去波隆涅旅行，這一回他不能聽從了。

台爾，唐戈侯爵夫人卻望着她長女底婚事籌備，要把她嫁給米蘭城內的一位公爵，所以祇能抽身三天，陪伴愛子；她發現他馴柔得向來都不然的。就在籠罩發勃利西奧這顆心的愁雲，逐漸逐漸地密佈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想頭了，真是可笑的想頭，而他忽然之間決定實行，他該不該去找勃朗納神父，商量商量呢？那老人，雖然是精細之人，卻未必能識得少年人的愁滋味，何況這滋味跟少年人的熱情又是互爲消長的；想來發勃利西奧的帕爾瑪生涯，其中惹來

的矛盾衝突的心情，得長談一星期之後，才會叫老人懂得一絲一毫罷；可是發勃利西奧剛想到和他去商量商量，剎那間他感受了十六歲那年所曾體味的新鮮感覺。這話，讀者能否相信呢？發勃利西奧不僅僅想和一個智慧的人物，一個老朋友，一個好朋友談談；他所要探險的目標，究竟是爲的什麼，一連五十個小時之內，他轉側思索的，萬分激動的，若然明白地說出來，未免不倫不類，未免荒謬絕倫了，這裏似應刪掉不談。我只怕明白說出之後，讀者對他会失卻同情；可是，事實就是如此；我何以要特別對他討好呢？我沒有討好過莫斯卡伯爵，也沒有討好過皇子。

既然實話得吐露個全貌，且說發勃利西奧陪了她母親，來到了瑪喬爾湖，屬奧地利境的左岸上，到了拉文諸港；約在黃昏中，八點鐘光景，她先上了岸。（瑪喬爾湖被認爲中立地帶，所以不踏上岸的話，並不需要護照。）然後，黑夜的幕剛剛覆下，他重新划船回到了這奧地利境的這岸邊，竟上了岸，溜入一個突入湖中的小森林地。他雇了一輛 *Sestola*，那是鄉村的雙輪單馬車，速度極快的，然後離她母親的車子大約五百碼，緊跟着前進；他喬裝爲台爾，唐文家的僕人，一路行來，沒有受巡警和稅警的注意。距柯摩約四分之一哩的地方，侯爵夫人和她的女兒要停下歇夜了，他轉了一個左轉灣，繞過了維谷村，後來又馳上了湖的貼邊新開的小路。正是午夜，發勃利西奧弄穩了，是不會碰到軍警的。若干叢林中，小路穿出穿進，木葉的暗影逆着一個星光

燦爛，但給輕霧蒙住的夜空。水天平靜。發勃利西奧的靈魂制不住陶醉在這超凡的美景中；他停了下來，然後到突出湖中的，一個像岬角似的岩石上坐下。大自然的靜，祇在一定的間歇中，給湖水的鱗鱗波浪輕拂岸灘的聲音擊破。發勃利西奧有的是一顆意大利人的心；我請求讀者能原諒他：這缺點，使他的優美不免遜色不少，是這樣的：他這個人沒有虛榮心理，除非一時之間熱狂起來，所以此時他僅不過看到一幅聖景，這卻立刻溶化了他，使他溫文爾雅起來，憂愁的棱角也就消失了。跌坐在寂寞的岩石上，也不必提防夜間的警士了，他受到深邃黑夜，無窮默靜的保護，不覺淚水潤濕了他，在那個地方，他獲到了，輕易地就獲到了已經多時沒有嚐到過的最歡樂的滋味。

他下了決心，再不用謊語對付公爵夫人，因為他愛她到達了崇敬的地步，此刻才能賭個咒。從此不對她說什麼「我愛你」，既然愛這一個名稱在他心裏是陌陌生生的，從此之後，在她面前，他再也不提愛這個字。熱烈，慷慨，德性，三者構成了他這時候的歡樂，他下了決心，再遇到她的時候，他要關頭就把一切告訴她：就是說他不，從來不，懂得什麼叫愛。大勇地斬斷了情絲，他覺得一身都輕了。『也許她還要向我提起瑪麗泰；好吧，我從此不再見瑪麗泰，』他苦澀地自思。

白晝的熱給黎明的風消解了。柯摩湖東北的矗立的阿爾卑斯山峯上，黎明已顯出微白的光，山峯的巨大的形態，給積雪漂白，便在六月中，也展示在一個藍天的前面，綠其無比的崇高。只覺得純潔萬分。一截阿爾卑斯山脈，向了南，伸入微笑的意大利境內，恰巧把柯摩湖自加爾達湖隔開了。當發勃利西奧的眼睛一個個地察審着這些崇高的山峯時，黎明漸漸光耀，把山谷顯露了出來，谷底昇上了輕霧，給山峯裝邊。

發勃利西奧重新登路後，不久，他經過了形成杜里尼半島的小山，最後他的眼神凝望了格利安泰的村子裏，一座鐘樓。這樓上，他和勃朗納神父共觀星象。「當初我的無知是如何無邊無際？我不了解，」他提醒自己，「那些「可笑的」拉丁文，而星象學的著作便是用拉丁字的，我的老師精讀不已，而我所以敬重牠們呢，主要卻因為我既然所知道的，祇不過這裏幾個字，那裏又幾個字，我的想像力就來到了，給牠們許多的意義，真是最奇妙的意義啊！」

漸漸地，他的思想流入另一個河道。「這一種科學中間，是否有真實性？爲什麼牠和別些學問不同呢？世上自有一類笨伯，又自有一類聰明人，都自說自話，說他們是了解（譬如）墨西哥語文的；靠了這一些資格，他們就在社會上受到尊重了，政府還付他們薪俸。大家寵愛他們，因爲他們實際上沒有智識，當政的人更無須得怕他們激起民衆，利用民心，犯上作亂！例如，巴里

神父這種人，恩內斯托第四世最近賞了他四千法郎，還有一個十字勳章，因為他放據出來了十九行的希臘頌神歌！

「可是，天啊，我認爲這一些東西可笑是否對呢？何必要我叫苦，」他突然停止在路中，自己問自己了，「可不是南波城的院長也得了勳章？」發勃利西奧突然感到了強烈的憎恨；剛才那種崇高德心，使他的心跳躍了的，一改變就變到了另一種惡意的觀樂，彷彿自己也參與了一次強盜分贓。「說到最後來，」一個絕望的人似的，他投出了無光采的眼色，他最後告訴他自己了，「我是生下地來，就靠了這些可憐的東西，而享受許多特權的人，我不分贓，乃是我自己的愚蠢，可是我決不能當着公衆來反對這些。」這一番論理，倒並非不健全的；可是發勃利西奧已經從一小時之前的揚峯的觀樂中跌下來，跌得很深了。權制這兩個字一經想及，就把一枝精細的植物，名爲「快樂」的植物弄得憔悴了。

「如果要我們不相信天文學，」他又繼續思攷，意欲制止自己的心情，「如果這一樣科學，像其他佔四分之三的科學一樣，與數學無關，而是由主子出了錢，雇用了一般僞善者和熱心的奴才來研究的，那末爲什麼我常想到牠，而且常熱情地激動地想到那次的情形：我確是從B——地的監獄裏脫身的，穿了一個良善的，無辜入獄的士兵的制服，還用了他的路條？」

發勃利西奧的思維沒法更深入了；他在這個困難上走了一百步路還沒法解答。他還是太年輕；他有閒暇就專注於浪漫的遭遇所能供給底感官享受上，而浪漫的遭遇又有他的想像力來供給。他根本不會化些時間，在那些解答問題所必經的細節上推考。現實，在他看來，還是太平淡，太泥濘了；我知道有的是人，不願看看牠，祇願談談牠的。最主要的，他不應該從無知中，抓些鷄零狗碎的智識，就來構成許多反對的理由。

正是這樣，雖然並不缺少腦力，發勃利西奧卻還是弄不明白，他對於預兆將信將疑，這實在就是他信仰着宗教，自從他生下地來，他就受有這種宗教的深邃的印象。宗教的信仰是用心感受的，所得到的是快樂。他卻要做一個工作，他要證明，要像幾何學一樣，證明宗教也是一種真正的科學。他在搜索苦腸，要想找一些例證，來說明他曾觀察過的預兆，事後是否屬實，抑是屬於子虛。可是一邊搜索苦腸，一邊他的注意力卻糾纏住了許多的記憶，預兆和他們的好結果和壞結果，心中充滿了狂喜和敬意；如有人否認預兆的價值，特別否認時，用了冷嘲的語氣的話，他將要如何地毒恨這個不敬的人啊！

發勃利西奧祇管移步向前，不知道他已經走了多少路，在胡思亂想之中，猛然抬頭，他看到他父親的園林的外牆。這一道外牆，上面矗立着平台，是在路的右手邊，昇高到四十呎以上。最

高處還有琢磨過的石質飛檐，靠在欄杆上，使這道外牆具備了紀念碑的風味。「不壞，」發勃利西奧冷冷地想，「這是很好的建築，略帶一些羅馬的風格；」他用最近得來的考古學智識應用了上去。然後他掉頭作嫌惡之狀；他又想到他父親的嚴酷，還有那密告了他的法蘭西之行底兄長阿斯卡尼奧。

「這一種非人的密告造成了我目前的處境，是我應該痛心的，應該藐視的；但話也說完了，這件事可改變了我的命運。要不是我的姨母和那煥赫的伯爵發生了戀愛，我出奔到諸伐拉之後，在我父親的間諜家中勾殘地生活，不知我會變成個什麼東西？如果我的姨母，又沒有她那種和柔、熱情的心地，愛我如此之深切，真使我驚異不置，如果她只有一顆乾枯的，守禮的心。公爵夫人的心如果是像她哥哥台爾，唐戈侯爵的心一樣，那末，現在不知我又如何了呢？」

給這些殘酷的記憶壓迫了，現在發勃利西奧的步子是飄搖不定的；他已來到那官堡的華麗的正面，一道塹壕邊上。他也不看那間燻黑了的大廈。建築這種高貴的藝術絲毫不感動他，想起了父兄來，他那欣賞美景的官能就塞閉了，他只注意，只提防他底偽善而危險的敵人們。自一八一五年以來，他就居住的三層樓上一個房間裏，有一扇小窗，他望了一下，顯露了不愉之色。他的父親的性格剝奪了童年時代的一切迴憶底美感。「自從三月七日，黃昏八點之後，」他想了

一下，「我就沒有再插足其間。離開了這房間，我是去拿伐西的護照了；而第二天早晨，爲了怕給人追蹤，我走得急促極了。從法國回來，路過此地，我又沒有上樓，連我的照片我也沒時間去看，這一切都要謝謝那密告了我的哥哥。」

發勃利西奧驚惶地整過了頭。「勃朗納神父至少已經有八十三歲，」他悲愴起來；「據我姊姊告訴我的話，他也難得上官堡中來；老年的體力大有影響。這一度壯健而崇高的心，現在給年歲凍結了。自然他最近一次登上鐘樓到今天不知已有了多少月日！我還要躲在地下室，在酒槽或榨酒機下等待他醒來；我不能打擾了這個良善的好人的好夢；也許他已經忘記了我的臉孔；六年倒底有不少日子，尤其在他的高齡；我將來只能看到一個友人的墓地了！而我真是孩子氣啊，」他接下來想，「跑到這裏來，看這宮堡，激起一種憎惡的感情。」

發勃利西奧現在已來到教堂前面那小小的 Piazza（方場）；忽然驚奇若狂，他看到那古老的鐘樓底第二重樓上，狹長的窗戶中點亮了勃朗納神父的小燈。神父向來就有這個習慣，把小燈放置在那邊，然後爬上木架子的籠子，昇登人觀星台中，以免燈火影響了他對於天體圖的觀察。這一幅天體圖佈在一種缸氈上，那缸氈原來是用來養桔樹的、在缸氈口，透出置在氈底的一盞小火光、冒出的煙通過一根細的錫管，而錫管的影子投射在圖上，便是朝北方的。這些事物，簡

單如斯，迴憶之中，卻有激情氾濫過發勃利西奧的心，快樂充滿了。

幾乎是不假思索的，他用手放在唇上，吹出一短促的口笛的低聲，這是以前常用的約定的記號。立刻他聽到拉繩子的聲音，自上傳下，這是拉開觀星台的門鬥的。他奔上樓梯，給熱情推動了；他發現神父坐在老地方底木椅中；他的兩眼凝視着牆間，一個四分圓的玻璃鏡上。神父用左手作勢，吩咐發勃利西奧別打斷了他的觀察；一忽兒，他在一張紙牌上寫下一個數字，轉了身，伸出兩臂，我們的英雄就撲倒在他的身上，眼淚直淌。勃朗納神父是他的真正的父親。

「我在等你，」勃朗納在最初的熱情呼號過去了之後，這樣說。神父這句話是否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先知呢，還是因為他時常想念發勃利西奧，才偶然從星象占卜之中，預測到這少年人的歸來呢？

「這就說明我快死了，」勃朗納神父又說。

「什麼！」發勃利西奧叫了起來，被震懾了。

「是的，」神父繼續用了莊嚴而又悲哀的聲音：「五個半月或者是在我遇到你的六個半月之後，我的生命，在達成了快樂的滿盈之後，就要消滅

（像油盡了的小燈）。在這至高級的時刻來臨之前，我大約要過一兩個月緘默的生活，之後天父就要把我擁抱在懷中；條件卻是我堅守我的職責、他是把我當前哨看待的。

「但是你，你累得異常，你激情過份，該睡了。因為我早知道你要來啦，已經藏了一塊麵包，一瓶白蘭地，在我放儀器的大箱子中間。你可以去吃的；飽蓄了精神，前來聽我說少數幾句話罷。在黑夜渡讓給白晝之前，我還有一點勢力，可以告訴你一些事情；此刻我能夠窺測預見的，大約比明晨所能的，更加明澈。因為，我的孩子，我們從生下至死為止，是血肉之軀，我們是資質脆弱的，這一點可永遠不能忘記。明天，也許，我這老頭子，這身體中間的我這個凡間的靈魂就該開始預備我的後事了。明天黃昏中，九點鐘的時候，你應該離開我。」

發勃利西奧靜靜地服從了他，也是向來的習慣；

「那末，這、是真的了，」老年人接下來說，「你想去看看滑鐵盧，可是在開始時，祇看見了一座監獄嗎？」

「是的，神父，」發勃利西奧驚駭地回答。

「好極了，這是有幸了，因為，我現在發要出警告的聲音給你，好讓你的靈魂有一個準備，準備另一個監獄，更加森嚴，更加可怕的！也許你，祇有犯下一個彌天大罪，才得脫身；可是，

感謝上蒼，這個大罪孽卻不必要你來犯。不論誘惑力如何強大，你絕不要犯罪；我彷彿預見到，問題在一個無辜的人物無意之間却奪了你的權利；某種強烈的，以榮譽爲重的誘惑，要是你抗拒得了，那末在世人的眼光中，自然在聖人的眼光中，你都是快樂的人，」他略略思索了片刻，然後說道，「我的孩子，你死時是像我一般的，坐在木凳上，遠離一切修奢，明白色卽是空，也像我一般，不會爲自己曾犯巨罪而悔恨。」

「現在，我們中間，談論你的未來的情况一事已告終了，別些重要的話，我沒有了。我想知道你，將被監禁多久，可是無法預卜；六個月嗎？一年，十年嗎？我既不能預卜出來，想必在什麼地方有了錯誤，所以上蒼以我的猶豫來刑罰了我。我只能看到你出獄以後；可是又不知道我所說的一個罪孽，是否在你出獄的同時發生；幸而我已確定這一罪孽無關乎你。但你若柔弱無能，捲入這罪孽中間了，那末我一切的預言隨着失效，整串都錯誤了。那樣時，你就不會坐在木凳上，穿了白衣服，平靜中了卻一生。」說着這句話的時候，勃朗納神父想站起身來；發勃利西奧發現了時光磨損人的力量；他化了約一分鐘之久才站直了，轉身向發勃利西奧。我們的英雄看他掙扎起立，自己卻木立無言。神父一次又一次撲入他的臂中，他分外熱情地擁抱了他。之後，他繼續地說話，一切老年人的歡喜都表示出來了：「你試一試在我那些儀器的中間，找個睡得舒

服的地方吧；把我的皮衣拿去；有好幾套，都是四年前，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送我，價值連城的。她會請求我預卜你的命運，我很小心，並沒有告訴她，卻留下了皮貨和四分圓鏡了。每一次宣佈未來，都是犯規的行爲，且有這樣的危險，事件隨之變化，結果整個科學坍台，像孩子搭的紙牌房子一樣；而且，許多話也難以告訴給這樣秀麗的公爵夫人聽。可是我預先告訴你，聽到鐘聲，不要從夢中嚇得跳起來。當他們七點鐘做彌撒祭的時候，他們要敲響巨鐘的，就是下一層的鐘，聲浪洪亮，我所有的儀器都要給震動的，在你聽來，一定可怕已極。今天是聖喬維泰，殉教徒軍人的節日。你知道格利安泰的小村落跟勃萊斯西亞城的守衛神是同一聖者，這還使我那光輝燦爛的師父，拉文那人，名叫喬柯摩·瑪麗尼的，弄錯了一件事。他不止一次，對我說過，我在教會中可以有很高的地位；他相信我將來是勃萊斯西亞城的聖·喬維泰教堂牧師；不料我直到現在，祇不過是七百五十根煙囪的一個小村子中的牧師！安知非福呢。遠在十多年之前，我就已經看到了的，如果我做了勃萊斯西亞的牧師的話，我就命中注定，要給關在摩拉維亞的山上，斯比爾堡監獄中。明天，到我這彌撒祭上來唱頌歌的那些教區牧師，我是要款待他們一頓大餐的，讓我去偷些各式各樣的食物來餵你。我把飯菜拿到下面，可是任何見到我的企圖都不要有啊，等你聽到我又回了出去，那時候你才下樓拿那一頓美食。白天裏你絕對不要見我，明天的太陽是七

點鐘過後的二十七分鐘落下的，我大約八點鐘光景來擁抱你，九點之後，你該走了，總之敲十點鐘之前一定要走。要小心不讓人從鐘樓的窗櫺裏看到你；你的圖像，巡警都知道，他們又是相當受令兄的指揮的，令兄可真是一個霸王。台爾·唐戈侯爵現在柔弱得多了，勃朗納悲哀地說，「如果他再能見到你的面，也許他會親手傳遞一些東西給你的。可是這種授受帶着欺騙性質，你這等的人格是不宜的；將來，在他良心裏，他會感覺到你的力量。侯爵原來也憎惡阿斯卡尼奧，但他的五六百萬財產都要歸他。正義就是這末一回事。他死了之後，你可以得到的不過是四千法郎的津貼，大約還有五十疋黑布，給你的僕役着喪。」

第九章

發勃利西奧的靈魂給老人的辭令，給自我的貫注，又給他的極度疲勞，高高地舉起。他反而不容易睡覺，待到睡了，昏沉中又給許多夢所擾，多半是未來的朕兆之類；早上，十點光景，整個鐘樓震盪了，他一驚驚醒；彷彿從外面來了一種驚人的巨響。他迷亂地站着，最初以為世界的末日到來了；後來以為他已入獄；好久他才辨識了鐘聲；爲了偉大的聖者喬維泰的光榮，四十個農民在下面拉鐘，原先是十個農民就够用了的。

發勃利西奧找了一個合適的地位，可以看見一切而不被一切看見；他發現他在高處，花園，甚至于父親的宮堡內部都能夠一覽無餘。他忘了這一切了。想到他父親已在生命的邊沿上，這已改變了他的感情。他甚至可以看到餐廳外面，寬闊的洋台上，數也數得清的麻雀跳來跑去啄食。「牠們該是我們以前養過的雀子的後裔了，」他這樣自言自語。那洋台，像所有的室外的洋台一樣，放着盆栽的桔樹做點綴，大小參差；而這一個景像溶化了他的心：這樣點綴了的內庭，在

太陽光下，黑影橫斜，真是莊嚴非凡。

父親老病的念頭又回來了。「可是真古怪特別，」他對他自己說，「父親的年齡祇比我大了三十五歲，三十五加二十三歲，祇五十八！」他的眼睛，凝望着那個嚴峻的，從來沒有愛過他的老人的居住的房間和窗子，而淚水充盈了。突然他戰顫了，血管中流過一陣寒意，他以爲他看到他的父親了，在一個高低和他所在的樓是相平，種着桔樹的平台上踱過，然而這僅僅是一個僕人，就在他的鐘樓底下，有一羣穿白衣服的女孩子，分成數隊，忙着用紅色的，藍色的和黃色的花朵佈置街路，因爲參加節慶的人要在上面列隊行經。可是還有一種景色，給發勃利西奧的靈魂訴述了更加動人的故事：從那鐘樓上，他的目光射到了湖的兩道支流，相去約數里，在遠處流動，這一聖潔的景像立刻使他忘記了其他的一切；這已喚醒了他的最崇高的感情。全部的兒時迴憶，蜂擁而至，爭奪他的心神；這一天他被幽禁在鐘樓裏，但這是他一生之中最快活的一天。

快活揚舉了他的心靈，他從沒有嘗過這種滋味；他思放了生命的猝爾，他，還是這樣地年輕的啊，他卻彷彿已達到了盡頭了。「我必須承認，自從我來到了帕爾瑪，」數小時精美的思索之後，他終於這樣說了，「我就不再知道平靜，不再知道完美的歡樂，像我在南波城時，奔馳於伏美洛大路，或閒步於米賽諾，這時的平靜和歡樂都沒有了……這惡劣的小朝廷使得我也惡劣起來

……我甚至想過，侮辱我的敵人，如果我有敵人的話，雖快樂，卻也夠慘了；可是我也沒有敵人……停一下！」他突然叫了一聲，「我是有一個敵人的，吉萊梯……這裏，真奇怪極了，」他自言語着；「我曾想到把這個醜惡的傢伙送進地獄去和惡鬼做伴，這念頭倒比我迷戀瑪麗泰小姑娘還要強烈……她比起A——女公爵來，十萬八千里遠，在南波城的時候，我不得不向她求愛，因為我說過我愛她。我的天，和這溫柔的女公爵鬼混的時候，何等的煩惱啊；在那個亂七八糟的寢室內，卻沒有這種煩惱，這又是寢室又是廚房，小瑪麗泰在裏面相會了兩次，每次都祇有兩分鐘。

「啊，天，這些人吃的是什麼？真叫人可憐他們……我應該每天款待那 Mammaccia 三頓牛排，天天供給……而小瑪麗泰，」他繼續地想，「卻居然排遣了我在宮廷中沾惹的壞念頭呢。」

「也許我應該照公爵夫人的說法，過咖啡店生涯；她彷彿是近於這種性格的，她又比我伶俐得多。感謝她的慷慨，也許只要四千法郎的津貼和我母親爲我存放在里昂的四萬，我總能有一匹馬了，還可能有零錢發掘和搜藏古蹟。我既不能懂得愛情，其他的事情卻是不會缺少的，都可以成爲我的快樂源泉的；我就願意，在我死亡前，重遊滑鐵廬的戰場，看，那片草原，在那兒我給人從馬上拉下來，摔在地上。遊了戰場回來，我經常能回到那聖麗的湖上，捨此之外，世界上還

能有什麼更美麗，更能鎮定我心的別的地方呢？爲什麼要到遠處去找快樂？快樂在這裏，就在我眼前啊！

「啊！」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卻有一個反對的理由：警察要把我從柯摩湖上趕走的，可是派警察來趕我的人，我的年齡比他們輕。自然，在這裏，」他笑了一笑，想着，「我當然找不到一個A——女公爵，可是我能找一個在下面散花的姑娘，老實說，我會同等戀愛她的。虛僞使我心寒，戀愛中亦不能例外，我們的貴婦人往往有太高貴的理想。而拿破崙又給了她們許多的關於行爲和深情的新思潮。」

「惡魔！」他突然叫起來，頭從窗子縮回來，雖然有蔽雨的木架子上的帘子，他卻怕給人發覺，「來的可不是一隊巡警嗎？」真是的，十個巡警，其中有四個是無委任的警官，從村中的街道上走下來。警長分配他們，每人相隔一百碼的樣子，沿着那行列要經過的街道。「這裏的人個認識我：如果給發現了，我會給一下子從柯摩湖邊送到斯比爾堡，他們還要在我的兩腿，各鎖上一百十斤重的鐵鍊：試想公爵夫人要悲傷得如何了啊！」

發勃利西奧經過了三兩分鐘觀察之後，他才又發現了一件事，原來他站在八十多尺的高處，且站在相當昏暗的地點，那些可能抬起頭來，朝他的方向看看的人會給一個驕陽耀眩了眼睛，况

且他們行走在街道，兩側的房屋都爲了慶祝聖·喬維泰的節日而粉飾過，他們是目不暇給的。但這一切理由儘管很明顯了，發勃利西奧的意大利的性格卻不能使他心安，所以後來他用一塊破布釘在窗框子上，把巡警和他隔開了，然後在布上挖了兩個洞孔，讓他的眼睛向外張望。

鐘聲又振盪了空氣約十分鐘，行列從教堂裏出來了，許多的 mortaretti (火藥銃)開始「蓬蓬」地響了。發勃利西奧整過了頭，他認出一個小洋台，上面有棚裝飾着，可以望見湖水的，當他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時常不怕危險，彎身從袴下看火藥銃放射，所以到後來，每逢假日，他的母親總要把他留在身邊。

附帶解釋一下，火藥銃（或者說小火藥銃）原來是鎗鏝，鋸斷之後，只存四吋長；一七九六年以後，歐洲政治也在隆巴提平原上播下了翼鬧的種子，而農民們貪婪地收集那些鎗鏝。鎗鏝鋸斷之後，裝滿火藥，筆直插在地上，然後用火藥綫把牠們連結了；牠們像一營八馬的編排成三行，共兩三百個火藥銃，安置在儀仗和行列經過的路綫上，一些合適的地方。儀仗和行列經過了，火藥綫點着了，於是開始了一連串的爆炸聲，既不規則，又極可笑；但女人們爲之歡笑得瘋狂了。再沒有比火藥銃更加歡樂的聲音，你在湖沼區域聽到牠們，牠們的聲音夾入柔波的水聲中；這奇怪的聲音，當他是孩子之時，曾經是無比的歡樂啊，現在也驅除了他心上的沉思；他去

找尋出了神父觀星用的望遠鏡來，認出了行列中的男人和女人。有無數的花枝招展的少女，還在她們十二三歲時，發勃利西奧曾經看見過的，現在長成了怒放的花朵似的，豔麗的婦人，都在青春好時光中；她們又恢復了我們這英雄的勇敢，爲了和她們搭訕，他決不怕警察的干涉。

行列已經過了，從發勃利西奧的視線所不及的一扇教堂的側門中重新回進教堂了，天氣酷熱，在高高的鐘樓上也熱得不堪；居民都回到他們的家裏，一個巨大的寂靜籠罩全村。有幾艘渡船把農民送回了貝拉琪奧村和曼納琪奧村；發勃利西奧能聽到牠們的櫓聲；這樣單純的聲音又把牠送入狂喜之中；他的目前的歡樂都是在鈎心鬥角的朝廷生活所引起的哀怨之上建了基礎的。如果他能夠駕一葉扁舟，盪漾在這樣平靜；似乎反映了天空的深度底湖上，搖出里把路，那時他將如何高興！他聽到鐘樓的門開了，神父的老僕拿進了一隻大籃子來，他使盡了力，才克制了自己，不跑出去跟她說話。『她愛我，如同她的主人，』他想着，『況且，我今晚九點鐘就走；我叫她賭咒好啦，她就不會洩露秘密啦，可不是祇不過幾個小時嗎？可是，』發勃利西奧又提醒了他自己，『我將使我的友人煩惱了！也許他要受到警察的麻煩！』結果是讓她走開，他沒有跟琪泰說話。他大吃了一頓，之後睡了一覺：一直不醒，直到黃昏八點半，勃朗納神父搖他的手臂，天已黑了。

勃朗納累極了，比起昨夜來，他似乎又老了五十年。坐在木製的靠椅上，他不再談嚴重的話語了。「擁抱我，」他對發勃利西奧說。他一次又一次地擁抱了他。「死亡，」最後他說了，「就要把這悠長的生命來結束了，那是並沒有苦痛的，但現在，和你告別離，苦痛就大得多了。我有一個錢袋留在琪泰那裏，她要用多少就多少，剩下來的都給你，你需用時可以問她拿。我很明白她的爲人，她一定爲了你的緣故，一年不買四次肉吃，除非你命令了她。你也許會窮得不名一文的，那時候，你的老朋友的古錢也會有利於你。你別對於你的哥哥存什麼希望，他只有殘暴加諸你的身上，最近能做點於社會有利的事來換取生計，我預見了奇怪的風暴；也許，五十年之後，懶惰人再不能活在這世界上了！你母親和姑母都沒法幫助你，你的姊妹都聽從了她們的丈夫……你老了，你可以去了，飛吧！」勃朗納神父急劇地叫喊起來，他聽到了鐘裏面發出了小小的嘈音，說明牠快要鐘的叩響了，他甚至不允許發勃利西奧給他一個最後的擁抱。

「快！快！」他向他喊，「至少要一分鐘，你才能下樓梯；別擗交，那就是不詳之兆了。」發勃利西奧下樓梯，出現在廣場上，開始奔跑。他還沒有奔到他父親的宮堡的對面，鐘聲敲了十下；每一下，都在他的心胸中震蕩，爲他留下了苦痛的感覺。他停下步伐來思索，那是說，他一時放任了自己，來儘情欣感那前夜會冷冷思維過的宏偉的建築。忽然聽到足音，他醒過來，他看

到他被四個巡士包圍了起來。他身懷有兩把很好的手槍，吃飯時曾裝滿了子彈，手拔槍時的聲音引起了一個巡士的注意，被捕的危險真是間不容髮了。發現了自己的危境，他開始跑步，決心要發射第一槍；這是對的，因為他捨此之外，別無他法了。幸而，這幾個巡士出來查夜，是要查酒店去的，所以在公共場所即使遇到了這一類的騷擾性的行爲，倒也無動于中；他們來不及決定他們的對策。發勃利西奧已經在奔跑了。巡士們追了幾步，叫喊着：「停！停！」於是一切又回復了寂靜。奔跑了三百碼之後，發勃利西奧停下來喘氣。「手槍的聲音幾乎使我被捕。如果我還可以見到公爵夫人，她一定說我咎由應得，這樣的情景裏，我竟然沉思着今後十年將發生些什麼，這等的題目，而不知道小心提防那些近在身邊的危險。」

發勃利西奧爲剛才的險境而戰慄了，他加緊了步子，立刻又非奔跑不可了，並非過份的謹慎，實在是又給幾個正在回家的巡士注意到了。他再不肯停止跑步了，直到他到了離格利安泰不止一哩的山上，便是他最後停止了奔跑，想起了斯比爾堡，還不禁捏一把汗。

「好可怕啊！」他大聲說了出來：一聽到自己的聲音，忽然他又羞了。「可是，姑母說過，我這人的最大毛病是不肯寬恕自己。我總要把自己一個完美的典型相比，而完美的典型人物，事實上卻並不存在。好吧，我原諒我自己的恐怖，因爲，從另一方面說，我是準備保衛我的自由

的，那四個巡士是要想把我曳入獄中的話，我是不肯放過他們的。此刻我，」他接下來想，「確實不合軍事學，我不快點走開，也不提防我的敵人，恰恰相反，我攷慮了一些比良善的神父的預見不知道奇妙了多少的幻想。」

事實是他沒有抄最近的一條路，東走向馬喬爾湖，他的船是在那裏等他的，他偏偏又兜了一個大圈子，去拜訪他那一枝「生命樹」。讀者或許還記得二十三年之前，他母親種下了一枝栗子樹，發勃利西奧愛極了這枝樹。「我的哥哥要是砍斷了這枝樹啊，」他想到，「這才算他惡毒了；可是這些傢伙不會有細微的敏感的：他絕對想不到的。那末，這也不是一個惡兆了，」他堅決地想。兩小時之後，他給看到的事實大吃一驚，是惡作劇的人呢，還不知是一個風暴，那支少年的樹木折斷了一個主要的枝子，牠倒掛下來，憔悴無比；發勃利西奧莊重地用他的刀子把牠割絕了，把割痕修平，以免雨水侵入樹幹。然後，不顧時間是如何的寶貴了，其時已快破曉，他還化了整整一小時的功夫，翻起土地堆這可愛的樹根。做完了這一切傻事之後，他迅速地向馬喬爾湖走去。大體說來，他並不悲哀；這支樹還不壞，長得很精壯，五年來，高了一倍。極枝的折斷，沒有道理；一經割絕之後，不再有傷害了，牠反而可以生長得更加挺秀，離地更高，來展開華蓋。

發勃利西奧走不到一哩地，東方的萊散崗頭，顯呈了一道魚肚色的白光，那山崗在這一帶是很著名的。沿途巡士可是多起來了，但是，他並不採用軍事學中的戰術，柯摩湖附近一帶的森林風景把他溶化很柔軟了。說起來，也許這是世界最美的一處名勝；我並不是指瑞典人常說的，「值錢」的名稱，指的是訴諸靈魂的那種風景。而現在發勃利西奧的處境是，他已成了隆巴提威尼斯警察局追索緝拿的對象了，偏偏他還在傾聽那美麗的風景的辭藻，這真是孩子氣到絕頂了。「我離邊境還有半里，」終於他這樣提醒他自己了「我快要碰到那些早上出來巡查的稅警和警察了：衣服太華麗是使人生疑的，他們一定要看我的護照；而護照上我的姓名又寫得明明白白，那是應該關在監獄中的；看來，我必須再犯下一個謀殺罪名了。按照慣例，兩個巡警走上來時，不能在一個巡警抓住了我的領子時，我才開槍；否則，祇要他抓得緊一點點時候，我就得入斯比爾堡了。」而發勃利西奧最怕的是非第一個開鎗不可的那種處境，對方又可能是曾經在他的伯父彼特拉內拉伯爵手下幹過的老兵，因此他躲進了一枝巨大的栗子樹的一個空洞洞的樹幹裏；正在他重新裝彈藥的時候，他聽到一個人穿過樹林向他走近，唱着當年流行在隆巴提一帶的 *Merced ante* 歌劇中，一支愉快的歌。

「這可是一個好兆了，」他告訴自己。他虔敬地聽着這支歌，漸漸使那正在爬入他的理性中

底憤怒的火花消失了。他仔細地察視大路的兩端，卻不見一個人：「歌唱的人一定走着小路，」他告訴自己。差不多正在這時候，他看到了一個馬夫，整潔地穿着英國式的服裝，騎在出租的馬上，跳躍地向他走來，手上還牽着一匹駿馬，卻似乎消瘦一些。

「啊！如果能像莫斯卡伯爵一般地思考問題，」發勃利西奧想，「他一再告訴過我的，一個人要冒險，端看他能對他的隣人有多少控制，我應該一子彈就打碎這僕人的腦袋，那末，祇要我騎上了這匹瘦馬，全世界的警察，我對他們可以一概地嘲弄。待我一回到帕爾瑪，我就可以寄錢給他或他的寡妻……但這是可怕的！」

第十章

這樣估計了，發勃利西奧奔下了從隆巴提通往瑞士的公路，這條公路低於森林綫不過四尺五尺。「如果這人恐懼了，」他自己說，「狂奔而去，留下我在這裏，活像一個傻瓜。」這樣想着，不覺離開那馬夫不過十碼路了，他已不再歌唱：發勃利西奧從他的眼色中看到他吃驚了，他幾乎要掉轉馬頭了。不假思索，發勃利西奧一躍而前，抓住了那匹瘦馬的韁繩。

「朋友，」他對那馬夫說，「我不是一個平常的賊骨頭，因為我先可以給你二十個法郎，但我必須借用你的馬了；如果我不能夠快快走，我的生命就危險。你自然知道利伐四兄弟了，這些行獵大家，正在追趕我；他們就在他們的姊妹房中捕到了我，我跳了窗子，現在在這裏。他們帶了獵狗和槍械衝入森林。我是躲在那空洞的栗子樹幹中間的，我看到他們中間的一個走過公路，他們的狗子會發現我的踪跡的。我打算騎上你的馬，奔過柯摩一里地；我打算到米蘭，在總督的脚下自首。我把你的馬留下在驛站，再送你兩個拿破崙金幣就是了，假如你很漂亮地答應了我。

如果你有一點兒困難的表示，我就用，你看，這把手槍打死你。如果我走掉了，而你告訴警察來追我，我的表哥阿拉利伯爵，皇帝的御馬官長，一定會來打斷你的骨頭的。」

發勃利西奧一邊說，一邊胡縐，完全用了平靜的聲音，來說話。

「此外，」他笑了一笑，又說，「我的姓名也不必祕密的。我是阿斯卡尼奧·台爾·唐戈小侯爵，我家離這兒很近，就在格利安泰。好了，」他提高了聲音叫喊着，「把馬給我吧！」那馬夫，給嚇呆了，沒有說一個字。發勃利西奧把手槍換入左手中，抓住對方所放下的韁繩，蹣跚上了馬，疾馳而去。等到他奔走了三百碼，突然想起，他所答應的二十個法郎沒有給；他停下了步；路上還是沒有別個，只有那馬夫，正狂奔而來；他用一方帕打記號給他，讓他上來，等他相離不過五十碼了，擲了一把零錢在路上，便又馳騁而去。去遠了，再回頭，他看到馬夫在拾那些零錢。「好一個明白事理的人，」發勃利西奧一笑，這樣說，「沒有費話。」他飛速地向南去，正午停在一幢孤寂的屋子前面，數小時後又上了路。子夜後二點，他到了瑪喬爾湖岸上；他立刻看到那泛動的船；打出一個預定的暗號，這艘小船就靠岸了。他卻找不到一個農民可以把馬送回去的，就讓那畜牲自由了，三個小時之後，到了貝爾吉萊特。到那裏，站在友誼的國土之上，他可以休息一回了；他是非常的高興，一切證明是成功的。我們能否指出他的快樂底原因來呢？

他那枝命根兒似的樹長着長得好，他的靈魂從勃朗納神父的擁抱中又得到了深底被愛的感覺。

「他是真的相信，」他問自己，「相信着他洩露我聽底那些預言嗎？還是因為，明知道我哥哥把我當作甲各賓黨人了，那是據說無法無天，無所事的，所以要抑制我，即使有人觸犯了我，也不使我打碎這種人的腦袋？」兩天之後，發勃利西奧到了帕爾瑪，公爵夫人和伯爵聽了他把他旅行的全程作了一個精確入微的描寫後，覺得妙趣橫生，他這人一直是觀察得很細的。

初到時，發勃利西奧就已看到，從門房起，桑賽凡麗娜官邸中，一切僕役都穿着素。

「誰過世了？」他問公爵夫人。

「就是人們稱他爲我的丈夫底那個好人，最近他死在巴登了。他把這座公爵府邸，照從前議定的，遺留給我，而且爲表示他是很合作的份子，還留了三十萬法郎給我，使我非常的窘；可是，我又不願意把這筆錢送給成天跟我搗亂的，公爵的姪女，那位拉凡爾茜侯爵夫人。你是喜歡藝術的，你得給我找一個良好彫刻家；我就用這三十萬法郎，給公爵來造一個墓。」伯爵就接下來，講了許多拉凡爾茜的故事。

「我很想用善意來籠絡她，都沒有用，」公爵夫人說。「至于公爵的姪子們，我都保薦了他們，成爲將校階級了。他們爲了報答我，沒有一個月，我會不收到一些可恨的匿名信件的；爲了

讀這些東西，我還不得不請了一個書記。」

「而這種匿名信還不過是他們最溫和的手段呢，」伯爵插進來說，「他們把控空心思，污蔑人家，當作正經事。不止二三十次了，我都可以把他們送上法庭，一網打盡的，但是，閣下可以想像的，」他向了發勃利西奧這樣說，「我手下那些審判官怎會判決他們呢？」

「啊，對了，這我看，就一切都壞了，」發勃利西奧回答，其天真的程度在官閥中是少見的，「我看，還是一些縣知事，本他們的良心，來審判的，可以更好。」

「我很感謝你，你此番旅行本來是爲了增加見識，如果你能把這樣的縣知事的地址開出給我；我上床之前，就把信寫出。」

「我如果是首相，沒有忠實的審判官就傷了我的自尊之心了。」

「可是，在我看來，」伯爵說，「閣下是這樣歡喜法國人的，曾經還有一次，助他們一臂之力，你如何忽然忘記了法國的一句偉大的格言，說的是：於其讓魔鬼殺死你，不如你殺死魔鬼更好。一些熾熱燃燒的靈魂，天天在唸着「法蘭西革命史」的，我倒樂意知道，你將如何治理他們，如果你手下有的審判官也是那種人，凡是我起訴的案子，他們都輕輕開釋了。他們會開釋一些顯然的惡棍，而自以爲是賴羅脫斯（*Brutus*——謀殺凱撒的人名）了。可是我有一句話還要

難難你；以你那樣的溫和的靈魂，想到那匹好馬，也許瘦了一點吧，你把牠扔在瑪喬爾湖岸上，你想到了他，是否會覺得一陣疼痛懊恨呢？」

「我是存心的，」發勃利西奧說，非常嚴肅了，「給馬主人任何賠償費用，廣告費用，和找到了，送回了那匹馬的農夫向他要求的費用；我一定很仔細地讀米蘭報紙的廣告，看有沒有招尋馬匹失主的廣告，我把那匹馬記得很清楚。」

「他真是一個原始性的人物，」伯爵對公爵夫人說。「閣下須知，」他笑了一笑說，「那匹馬在奔跑時，很可以機靈起來，一失足把你摔下來的，那末你此刻將在何處？你將在斯比爾堡了，少年英俊的姪子啊，我化盡了心機、頂多把你脚下的鐐銬減輕了三十鎊。你就可以爲這個愉快的旅行而十年繫身於圈圍；也許你的脚就要浮腫，發爛，他們就乾脆鋸斷……」

「可憐見，不要再胡說下去了！」公爵夫人叫道，兩眶子的眼淚。「他終歸已經回來了。」

「而我真是歡喜得，不下於你，你是相信的，」首相非常莊嚴地說，「可是，還得說，這個殘酷的孩子啊，既然他很想到隆巴提去一次，爲什麼他不來找我，弄一張合適的護照呢？如果他被捕了，一聽到消息，我一定立刻出發到米蘭、可是那邊的我那些朋友也祇能裝聾作啞啊、只做他們的警士抓到了一個帕爾瑪的臣民。你這番冒險是很動人的，有趣的，我承認，」伯爵接下來

說，減輕了凶險的音調，「你從林中馳奔到公路上，真是驚心動魄；可是，我們私下來談一談，那個馬夫既然操縱着你的生命，你就應該把他的生命也操縱於你的手。閣下須知，我們在爲你安排一個光榮的前程；至少，公爵夫人會這樣而諷了我，就是我的仇敵，也不會說我違背過她的命令，這我是敢斷言的。如果，在你騎着瘦馬，競賽的當中，這匹馬一失足，她和我將要如何悲傷！如要你從馬上摔下來，摔斷了頸子，」伯爵說，「那反而是好事呢。」

「今天晚上，你真是太悲劇化了，」公爵夫人說，完全被感動了。

「因爲我們是給四週的悲劇事件所包圍的，」伯爵回答，也充滿了感情；「我們並不是在法蘭西，那裏的一切都用歌唱收場，或者，幽禁一兩年完事，我用談諧的話語跟你說話是我的過失。現在，好了，年輕的姪子，請想一想，如果我給你做一個教主，真的，我不能使你做大主教，雖然這位夫人所希望的是這個，她有她的理由；在教主的地位裏，你和我們的顧問就距離很遠了，請粗枝大葉地說說看，你的政策如何？」

「於其讓魔鬼殺死你，不如你殺死了魔鬼，我所尊敬的法國人這樣說過，」發勃利西奧兩眼統紅地回答；「用一切的力量，包含手槍在內，來保持你給我弄到的地位。我在台爾·唐戈家譜中讀到過建造了格利安泰堡壘的，我們這個老祖宗的故事。到他晚年臨終時，他的朋友格萊阿

樓，米蘭公爵派他在我們的湖上添造一座堡壘；他們怕瑞士人再一次進攻。「我必須給總督寫幾個字」，米蘭公爵派出他的時候說。他寫了，然後把兩行三行的一封信交給我們的祖宗；然後，他又請他拿回來，封好了信「這就更加有禮貌了」，公爵這樣說。伐斯帕西阿諾·台爾，唐戈出發了，可是，泛舟湖上的時候，一個古老的希臘故事來到了他的腦中，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打開了他的主人底信發現在裏面有道密令！請堡壘中的總督在他到達之時、立處死刑。格萊阿梭·斯伏爾札，一心一意要處死我們的祖宗，不留神在信中辭句結束處和他自己的簽名之間，留下了大段空白地位；伐斯帕西阿諾就在空白地位上寫了一道命令，宣佈自己是湖上一切堡壘的總督，把原來的信裁去了。到了堡壘中，把職權拿了過來，就把司令官擲進了一口深井，然後向斯伏爾札家宣戰，數年後，他把堡壘交換了一個鉅大的產地，從此我們這一家的叔伯各支系都顯赫起來了；這產地還有一天會給我四千「和爾」一年的收入呢。」

「你的口氣像一個學究，」伯爵大笑地說，「這是勇敢的報復；可是這一類的機會，十年也難得一次。一個半白癡的人物，目光銳利地窺伺着，一生行事，小心謹慎，卻可以勝過那些想像力豐富的人，這也是一種好處。所以拿破崙帶領了軍隊，殺奔小心謹慎的約翰·波耳(John Ball 指英國。)而沒有殺奔阿美利加去，這是一個想像力底愚笨的錯誤。坐在賬房間裏的約翰·

波耳，讀到他引用了台密斯托克爾斯的挑戰書之時，就大笑一場。在一切時代中，你會發現的，到最後，還是那下流的桑科，潘札（Sancho Pansa——唐吉訶德之隨從）勝過了崇高的唐·吉訶德。如果你同意了不做奇特的事，我就可以保證你是一個被到處人們尊敬，雖非備受尊敬的，教主。總之一句話，我剛才說過的話都很受用。閣下對於騎馬，很有才能；他的確是間不容髮地，免掉了終身的監禁。」

這話一出口，發勃利西奧也戰抖了。他被擲入一個深邃的驚愕之中。「那末，難道這就是，」他驚異着，「威脅我的命運底監獄嗎？這就是我不應該犯的罪嗎？」勃朗納的預言，他在預言的狂熱中說出來的，在發勃利西奧眼中，成了權威的預言了。

「你怎末啦？」公爵夫人驚駭地問他，「伯爵把你投擲在陰鬱的思潮中了嗎？」

「我給一個新的真理所照耀了，非但我不反對他，而且我決定採用他了。真的，我和一個終身監禁，的確是間不容髮了。可是這馬夫，穿了英國制服，好漂亮啊。殺死了他，未免可憐。」
首相給他的智慧風度所迷了。

「他是一切都精美絕倫的，」他說，眼睛望着公爵夫人。「我現在要告訴你，年輕的朋友，你征服過一個人，實在是很值得征服的人。」

「啊，」發勃利西奧想，「現在要開瑪麗泰的玩笑了。」他的豫想卻是錯誤的；伯爵接下來說的是：

「你的一套福音已經征服了我們的可敬的大主教，蘭特利安尼神父。終有一天，我們會使你成爲大僧正的，而且有趣的一點就在這裏了，目前的三個大僧正，都是很有價值的人，很能幹的人，其中有兩個，據我看，還是在你出世以前就做了大僧正的，他們會使用駢體四六文章，給大主教寫信，推薦你做大僧正之首領。這幾位紳士的理由當然是你德高望重了，而且，你又是著名的大主教阿斯卡尼奧·台爾·唐戈的姪子。等我知道他們已發現了你的德高望重，我立刻下令，給年紀最大的那個大僧正首長的姪子擢昇爲上尉；自從蘇契特元師攻下了搭拉剛那以來，他祇是中尉。」

「現在就去吧，不必換衣服，到你的大主教那兒去，作一次友誼的訪問！」公爵夫人叫道。「把你姊姊的婚禮情形告訴他；讓他聽說到她已經是一個公爵夫人，就會更加把你當做信徒了。可是，要記得一點，伯爵剛才告訴了你的關於你的前程，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啊。」

發勃利西奧急忙到了大主教的府邸；在那裏，他表現得很簡單，很謙虛，這氣派他倒不覺得爲難；要他擺架子，他反而擺不來，當他傾聽着蘭特利安尼神父的一切瑣細故事之時，他在思

攷：「我應否開槍打那個馬夫呢？」理智回答了他一聲「是，」可是他的心卻不容那漂亮的年輕人，從馬背上跌下來，一切扭曲可怕，流血等等的意象。

「如果那匹馬失了足，我就會給關進監獄去的，是不是預言中威脅着我的那個監獄呢？」

這問題對他是非常的重要，大主教看他專心一致，非常滿意。

第十一章

離開了大主教的府邸，發勃利西奧趕緊去看小瑪麗泰；站在街上，他能聽到吉萊梯的響亮聲音，吩咐買酒，跟他們的朋友，班主和更夫之類笑鬧。作爲母親的那個「姆媽」，聽到他的暗號就下來了。

「你走了之後，發生過很多的事，」她哭了；「我們的演員中有三兩個，被控告了，說他們縱酒狂飲，慶祝了偉大的拿破崙的節慶，我們這可憐的班子，他們說是甲各賓黨，受到命令，要我們離開帕爾瑪，去歡呼拿破崙好了！可是他們說，這件事有首相的關係在內。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吉萊梯拿到錢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我看到他抓了一大把斯戈度。我們的經理給了瑪麗泰五個斯戈度，作爲去曼都亞和威尼斯的旅費，我得了一個。她還是愛着你，可是吉萊梯使得她害怕；前三天，在我們演的最後一場戲裏，他真的想殺死她了；他打了她結結棍棍的兩拳，而且最壞的是，他撕破了她的藍圍巾。如果你能給她一條藍圍巾，你就是一個好孩子了，我們可

以說在賭場上贏來的。明天，馬槍隊的軍樂隊長要表演一次打衝鋒，什麼時候，你去街上市公佈的招貼好了。來看我們；如果他去看衝鋒了，那末一定要停留相當的時期，我就站在窗口，給你一個暗號，你就上來。一定要帶些真真的東西噯！這樣，瑪麗泰就會愛你了。

當他摸下那髒地方的彎彎曲曲的扶梯時，發勃利西奧受到了良心呵責。「我一點也沒有變，」他自言自語。「在我們的湖的岸上，我所決定的一切優美決議，那時候我有多末哲學意味的觀點啊，都已隨風而逝。我的心智已失去了一般的平衡；整個事情是一個夢，在嚴酷的現實前面消散了。此刻應該是行動的時機了」，他這樣告訴自己，當他在這天的晚上，大約十一點光景，走進桑賽凡麗娜宮去的時候。可是他心中搜得不到那一股原氣了，來說得那樣高貴地誠懇，當初在柯摩湖上，那夜間，他覺得一切都很容易。「我大約要使我最愛的一個人煩惱了；如果我說了出來，只表現了我在開一個低級趣味的玩笑；真的，我不值什麼，除非在某些激情的狀態中。」

「伯爵對我態度好極了，」他對公爵夫人說，在他詳細地報告了大主教處的晉謁情形以後；「我想，私心地說，我給他的印象原也很平凡，那末他的態度更使我欽佩了，我對他的態度更應該是無瑕可擊的才對。他在桑乾涅有一個考古團，他是非常關心，近乎瘋狂的，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看他前天去視察的情形哪：他奔馳了一口氣十二哩，爲的要跟工人們說幾小時話。古代廟宇

的屋基剛剛出土，如果他們從中發現了彫像的殘片，他怕牠們被偷走；我想給他建議一下，到桑乾湟過這末一兩個晚上。明天，五點，我還得去見大主教；我可以夜間出發，利用夜間的冷爽空氣，容易走路。」

起先，公爵夫人不回答。

「人家會以為你故意找理由，要離開我，」最後，她充滿了柔情對他說：「剛剛從貝爾吉萊特回來，你就找出理由來走掉了。」

「這是一個說話的好機會了，」發勃利西奧想。「可是，在湖邊，我是有一點滴兒瘋狂的；我急於表明心迹，不知道我的結論有點乖戾。問題是說不說這一類的話：「我出於最忠心的友情，愛着你，等等，等等，但我的心是不會感受愛情的。」這樣說了，豈不是相當於說了，「我看，你是愛上了我了；可是留神，我不會以同樣的貨幣來賠還你的呢。」如果她所感覺的是愛，那末被猜了出來，公爵夫人就要懊惱了；對於我的失禮她更會不高興的，如果她對我的感情是純潔而簡單的友誼……這一類的觸犯，人們永遠是不寬恕的。」

當他考慮這一些重要的思想之時，發勃利西奧是不知不覺地在客廳前後走動，氣象非常莊嚴，充滿了尊嚴，像一個目擊災難已逼近了他凝視他底人物。

公爵夫人看得可慕之至，這孩子不再是她看到他呱呱墜地的嬰孩，不再是一向服從她的內姪；他已經是一個嚴肅的成人，如果和他雙雙墮落情網，情韻就極精美，這樣的男人。她從她的臥榻上起立，撲入他的雙臂，熱情萬分：

「那末，你要從我這兒逃走了？」她問他。

「不，」他回答得好像一個羅馬的皇帝，「可是，我要聰明地行動。」

「這話可以有種種解釋；發勃利西奧卻感覺不到，他可以有更進一步的勇氣，他可以冒一下險而傷害這可敬的婦女了。他還是太年輕，還不能領會突然的熱情；他的腦海中更找不出秀麗的言辭來，把他所希望說的話表達明白。在天性流露之中，他就抱住了這俊俏的女人，吻遍了她。這時，伯爵的馬車轆轤，進入庭院，幾乎是同時的，伯爵，夫人同走進了房間；他似乎很激動。

「你真能激起人的熱情，」他對發勃利西奧說，後者站着不動，給這句話嚇住了。

「大主教今天晚上又到了每星期四必定去晉謁的皇子那裏；皇子告訴我，這位大主教似乎很激動，一開始就演說，顯然是背熟了的，說得婉轉其辭，起先皇子就不知道他要說什麼，蘭特利安尼到結尾之處，才宣佈，帕爾瑪的教會，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神父應該做他的大僧正首長，而且，等他到達了二十四歲年紀，應該自然地晉級為大主教的副手。

「最後的一個條文，我必須承認，使我大吃一驚」伯爵說：「這似乎是進步得太快了，我怕皇子發一大堆牢騷，可是皇子向我看看，一笑，用法文說道：Ce sont io De vos coups monsi
vri!（這是你的花樣，先生！）」

「我可以在皇子之前，指天起誓，」我儘量冷淡地說，「關於自然的晉級這幾個字，我是絕未預聞的。」這樣一來，我已經說了老實話，事實上不過數小時之前，我已經在這裏，我們談過了的，接着我就興沖沖地說，連將來都包含在內，我是要把這一個皇恩作爲最大恩典的，如果他可以允許小小的教主教位給你作進身之階。皇子顯然相信了我，因爲他覺得這樣做最能表現他的鴻恩了；他用了最最簡潔的話對我說：然而這是大主教和我之間的公事；你不要夾進來；這個可尊敬的大主教，他向我做了一個報告，又長又氣悶，結束時才提到這件公事；我很冷靜地回答他，他所保舉的人實在太年輕了，況且又是這個朝廷上的新客人，難免不引人誤會，以爲這是維也納的皇帝給我的訓令，我才用這樣的高職位給予他治下的隆巴提威尼斯王國的一個寵臣的兒子。大主教連忙抗議沒有這回事。他這話，對我說，顯得太笨。有經驗的人如此天真，使我驚奇；但每一次，他跟我說話，總昏頭昏腦，這晚上他又特別煩心，所以我明瞭他，他實在渴望着這樣的任命。我回答他說，的確沒有任何高級的訓令，要我提拔這個台爾·唐戈，在我的朝中，

又無人否認他的才能，關於他的德性，也沒有人講他壞話，可是我耽心他熱情過份，而且向來的規矩，我絕不把這一類的傻瓜放在高高的職位上的，因為身為皇子，我卻還把握不住他。所以，皇子接下來說，「我又得聽一篇跟第一篇同時冗長的激烈的演說」；大主教又把教堂來頌讚了一遍。傻瓜啊，我心中暗想，你迷了路了，你又使一個幾乎可以批准的委任狀受到威脅了；你應該縮短你的演說辭，大大地頌揚我才對。卻毫不如此；他可是還在唱頌讚詩，勇敢得可笑；我不得不想一個對台爾·唐戈少爺不利的答復出來；我想到了一個，到是很不壞的一個，你可以批評批評看。神父，我對他說，庇烏斯第七世是一個偉大的教皇兼偉大的聖者；在所有的那些皇帝中間，只有他敢向那踐踏了歐洲的暴君道一個「不」字：是的，他有一次熱心得過份了，當他還祇是伊慕拉教主時，熱情使他寫了一篇擁護阿爾卑斯共和國的著名文告。

「我的可憐的大主教就口瞪目呆了，爲了使他澈底地驚惶，我用一個很嚴重的口吻說，好吧，神父，二十四小時之內，我要考慮你的建議。可憐的人，他又加了許多懇求話，卻說得都不壞，但我既然說過了「再會」，他未免不識相。現在，莫斯科，台爾，洛凡爾伯爵，我派你去通知公爵夫人，對於她一定很愉快的一個決定，我不必再拖到二十四小時之後了；你坐下來，給大主教寫一封特准的信，一切問題就統統解決了，我寫了這封信，他簽了字，對我說，「馬上拿了

這封信到公爵夫人那兒去。」夫人，這封信就在這裏，我借了這個因，就在夜晚起來見你。」

公爵夫人狂喜地讀了這封信。當伯爵在敘述這個長長的故事之時，發勃利西奧乘機整飭了自己一下：對這件意外，他並不表示驚惶，他接受這一切，像一個真正的貴族一樣，認為這種特殊的進展都是份內之事，不像凡夫俗子底爲之恍惚不安；他表達了他的感激、用的卻是雅緻的字句，結尾處對伯爵說：

「一個良好的朝臣應該諂媚那主要的熱情；昨天你表示過，你只怕桑乾涅的工人可能偷走一些他們發現的古代彫刻底碎片；我自己也愛考古，愛到極點；你如同意，我去監督那些工人。明天黃昏，等我到皇宮和大主教那兒去適如其份地謝過了恩，我就到桑乾涅去。」

「可是照你猜想起來，」公爵夫人問伯爵，「大主教爲什麼對發勃利西奧有了這樣突然的熱情？」

「我不必猜得；我攞昇了他的姪兒爲上尉的大僧正昨天對我說過：『蘭特利安尼神父有一個絕對的原則，發勃利西奧身份高啊，所以想到他手下可以有一位台爾·唐戈，而且他還賜了恩典給這個台爾·唐戈呢，這樣想，他就歡喜無比了。一切和發勃利西奧的門楣有關的，都可以加濃他的祕密的歡喜，他真的要想這等貴族做助手！其次是發勃利西奧使他歡喜，他在他面前一絲都

不感到羞澀；最後一點是，十年來，他對畢阿參沙主教孕蓄了一股猛烈的憎恨，此人不過是磨坊的兒子，卻揚言要繼任他的位置。爲了企圖繼承他的位置，畢阿參沙主教和拉凡爾公爵夫人結了密切的關係，他們底親近使大主教戰抖了，他心中有了美麗的計劃，要把一個台爾·唐戈收羅在手下，發命令給他。』

兩天之後，清早晨，發勃利西奧在桑乾洛，在帕爾瑪皇子的凡爾養宮，名叫柯勞諾的對面，監督發掘的工程；發掘地點，在一片平原上，和公路很近，那公路從帕爾瑪直通到卡薩爾瑪喬大橋，後者是奧地利境內的第一個城市。工人們正在掘一道長長的壕溝，切截了平原，有八尺深，卻儘可能在狹窄；他們沿着古羅馬的大道，尋找第二座寺院的遺跡，據當地的傳說，在中世紀時，這座宮殿還是存在的，雖然皇子下了命令，一般農民對於損害了他們財產的長壕不高興。不管人們怎樣地解釋，他們總是想像，被尋找的是寶藏，所以發勃利西奧來得恰是時候，可以抑制任何越軌行動。他一點不感覺煩悶了；他極有興趣地注意工作底進展；他們時時找到一些獎章，他監視得很嚴，不讓工人們來得及偷竊。

這天很晴朗，早上六點光景：他借到了一枝舊槍械，單鐘的，用來射擊幾隻云雀；其中之一，因爲受了傷，跌倒在公路上。發勃利西奧過去拿的時候，看到遠遠地馳近了一輛馬車，發自

帕爾瑪，趨向卡薩爾瑪喬的邊境。他剛剛裝好了鎗，這一輛破車慢慢地近來了，他看到裏面是瑪麗泰；她的兩側，一面是又大又醜的吉萊悌，一面是她的假母。

一時吉萊悌認爲發勃利西奧是攔在路中，手拿槍械，存心侮辱他，也許還要把小小瑪麗泰劫走。像一個勇敢之人，他蹤躍下馬車；左手中，他拿着一枝又大又鏽的手槍，右手中他拿着一柄出匣的刀，那刀子是班子裏缺少了角色，要他演候爵時，他使用過的

「哈！強徒！」他叫道，「我看見你在這兒高興極了，離邊境一哩地；我當場就結果你；在這裏，你的紫羅蘭長襪可沒有用了。」

發勃利西奧正向着小小瑪麗泰微笑呢，一點沒聽到吉萊悌的妬忌叫聲，突然發現：距離他胸膛三尺，有了一柄鐵鏽手槍的槍膛；他剛好還來得及揮拳一擊，用他的長槍當棍子：手槍响了，可什麼也沒有打中。

「住手，你——」吉萊悌大叫一聲；同時他敏捷地閃過一旁，離開了他的仇人底鎗口，抓住了長鎗，按過身傍；發勃利西奧和他就爭拔鎗枝，各人都使盡了平生之力。兩人中間，吉萊悌力氣大得多，一手放在另一手之前，摸着摸了機刮，幾乎要把長槍奪去了，那時發勃利西奧避免他奪過去用，開了火。首先，他是看到槍口高出吉萊悌的肩膀還有三英吋時；但那一下鎗聲離

這人的耳朵近極了。他先是一驚，立刻恢復了：

「啊，你要打爛我的腦袋，壞東西；我要跟你算一算賬。」吉萊梯揮起了刀，快得驚人地擊中了發勃利西奧。我們的英雄並無武器，只好認輸逃開。

他奔向馬車，車停在離吉萊梯十碼之遙；他奔過了左面，抓住了馬車的彈簧，迅速地一轉，使他和右手邊的開着的車門相並。吉萊梯拉起了長腿追上來，卻沒有想到抓住那彈簧，就向前衝了好幾步，然後停了下來。當他經過那開着的車門時，發勃利西奧聽到瑪麗泰向他微語：

「小心；他想殺死你。拿去！」

說話時，發勃利西奧看到一柄大獵刀。他彎下身來揀拾，這樣做時，卻吃了吉萊梯的刀子在肩膀上一刀。發勃利西奧站立起來，發現他在吉萊梯身前祇不過六英吋，後者又把刀柄沉重地朝他的臉上打一下；這凶惡的一拳是用了這樣大的力，幾乎把發勃利西奧的知覺完全打昏。這時，他這條命已在一剎那之中。幸而，吉萊梯倒是和他站得太近，所以不能用刀鋒刺穿他。發勃利西奧，等知覺恢復，拔腳就跑，儘量的飛遁；一邊跑，一邊把獵刀的鞘子去掉，然後，瀟灑地轉過身來，看到他離吉萊梯祇不過三步，吉萊梯原來在追他呢。吉萊梯衝上來，發勃利西奧就迎着他一刀直刺；雖然還來得及用大刀把獵刀擋開一點點，左頰卻給刺中了。他靠近了發勃利西奧。

過，後者覺得他的大腿給透穿過：那是吉萊梯的小刀，現在他也拔了出來。發勃利西奧跑到了右邊，轉過身子，最後，這一雙仇人是站在正常的敵對地位上了。

吉萊梯像一個發狂的靈魂一樣的賂咒：「啊！我要撕破你的喉管，你這個賊牧師，」他說個不停。發勃利西奧卻透不過氣來，所以不說話：在他臉上擊了一下的刀柄給了他鉅大的痛苦，他的鼻子正大量地流血。他用獵刀鏗鏘擋擊了好幾下，還毫無道理地劈刺了數回。他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他在當衆表演。這念頭是因為那些工人，數目有二十五到三十的樣子，他們已圍了起來，作壁上觀，可是他們站得相當的遠；因為他們看到兩個戰鬥者忽而奔跑，忽而撲在一起。

戰鬥似乎減輕了一點兒；一刀刀不再以同樣的速度來進行，那時，發勃利西奧就心裏思量着：「用我臉上所感到的楚痛來說，我一定把我的臉弄得不成形了。」想到這裏，他暴跳如雷，他又跳到他仇人面前，用獵刀的刀鋒直刺。刀鋒在吉萊梯的右胸上刺入，從左肩後面穿出來；而同時，吉萊梯的刀從發勃利西奧的上臂插入，一直插到刀柄，可是那刀鋒從皮肉上劃破而出，傷得就並不嚴重。

吉萊梯倒下來了；發勃利西奧走近了他，看住他的還握住一柄小刀的左手，這左手機械地鬆了開來，就憑那武器滑到地上。

「這惡漢已死了，」發勃利西奧對他自己說。他看看吉萊梯的臉，口中噴出血來。發勃利西奧奔到馬車上。

「有鏡子嗎？」他向瑪麗泰叫。瑪麗泰看看他，蒼白得似死了一樣，不作回答。老婦人異常冷靜地打開了一隻綠色的工作囊，交了一面有柄的小鏡子給發勃利西奧，鏡子的大小像一隻手掌。發勃利西奧照鏡時，仔細地看他的臉：「眼睛很好，」他說。「這是很需要的。」他察看了牙齒，一個也沒有毀掉。「那末，爲什麼我感到這樣的楚痛呢？」他略略提高了聲音，這樣問自己。

老太婆回答他：

「因爲你的面頰上部在吉萊梯的刀柄和我們人人都有的顴骨中間爛了。你的面頰腫了，青了；馬上，用水蛭放在上面，就不礙了。」

「啊！水蛭，馬上！」發勃利西奧笑着說；又恢復了他的冷靜。他看到工人們圍住了吉萊梯，更向他呆看，卻並不敢出來碰一碰他。

「照顧那裏的人！」他向他們叫；「脫下他的衣服。」他本想說下去，可是舉目四顧，他看到公路上，離開三百碼的地方五六個人步行前來，步伐卻很穩健，向着那出事地點。

「他們是警察，」他想，「這裏既然殺死人了，他們一定逮捕我，我就要光榮地莊嚴地被押入帕爾瑪城。朝上，拉凡爾茜的朋友們，恨透我的姑母的，可又有了口實了！」

立刻，像一道閃電一樣，他把口袋裏面所有的錢擲給他們，跳進了馬車。

「阻止那些警察來追趕我！」他向他們喊，「你們可以立致鉅富：告訴他們，我是無罪的，這個人向我進攻，要殺死我。」

「你呢，」他轉向馬車夫說，「把馬跑起來；後面的人如果過得波河還追不到我，我給你四個拿破崙金幣。」

「好極了，」這人說，「可是沒有什麼恐怖的：後面這些人步行着，我的山馬只要一跑步，就把他們老遠摔下了。」這樣說了之後，他把馬跑步起來。

我們的英雄聽到「恐怖」這個字出諸馬夫之口，大為驚駭：事實是刀柄在他的面頰上一擊之後，他真的恐怖萬分。

「我們也許會碰到對面的騎馬而來的一些人的，」那懂慎的馬夫想到四個拿破崙金幣了，他說，「追趕我們的人也許會喊他們幫助的……」換句話說，他的意思是！「裝上子彈。」

「啊，你多麼勇敢啊，我的小神父！」瑪麗泰擁抱他的時候，這樣地叫。老太婆把頭伸出了

馬車窗子；一會兒，她頭縮了進來。

「先生，沒有人追趕我們了，」她用異常冷靜的聲音對發勃利西奧說，「而前面也並沒有人來。你知道奧地利的警官是多末地特別啊；如果他看見你飛奔而來，又沿着波河的河岸，沒有問題的，他們要逮捕你了。」

發勃利西奧看看窗外。

「跑小步。」他對馬車夫說。「你們有怎樣的護照？」他問那老太婆。

「不止一張，倒有三張，」她回答，每張還化了我們四個法郎；對我們這樣的，一年到頭旅行的窮藝術家，這價錢真是可怕之至，可不是嗎？這是吉萊梯先生，戲劇藝員的護照；現在是你了的；這是我們的，瑪麗泰跟我的，兩張護照；可是，所有的錢都在吉萊梯的口袋裏；我們怎麼辦呢？」

「他有多少？」發勃利西奧問。

「四十個五法郎的斯戈度，」老太婆說。

「是六個吧，另外還祇是一點零錢，」瑪麗泰笑了一笑，說「我不願意欺騙我的小神父。」

「然而這也是人之常情啊，先生，」老太婆異常冷靜地說道；「我逼不得已才要敲詐你三十

四個斯戈度的。三十四個斯戈度，在乎你，算得什麼！我們卻損失了一個保護者。現在又有誰能夠給我們找宿處，行路時又有誰能給馬車講價錢，又有誰能使人敬畏上帝呢？吉萊梯雖然不美，卻很有用處；這女孩子要是並沒有發傻，和你一見生情，吉萊梯就不會注意這一切，你就送我們大把的金銀，我要保證一點，我們是貧窮的啊。」

發勃利西奧是感動了；他拿出他的錢袋來，拿了幾個拿破崙金幣給老太婆。

「你看，」他對她說，「我自己只剩十五個了，你也不必再扯我的腿了。」

小瑪麗飛起兩條手臂，抱住他的頸子，老太婆也吻了他的手。這時間裏，馬車總在跑小步。當他們看見遠處有黑條紋的黃柵欄，表明奧地利的領土的起點，老太婆就對發勃利西奧說：

「最好你還是步行着經過邊境，把吉萊梯的護照放在口袋裏；我們呢，大約要停一下，推托是梳洗一番。況且關務人員還要查我們的行李。如果你接受我的勸告，你得滿不在乎地閒步着，經過卡薩爾碼頭；甚至于踱進咖啡店去，喝這末一杯白蘭地；等到你經過了村子，你就得跑快步走了。在奧地利的土地上，警察尖銳得像惡魔；他們很快就知道，有人已被謀害；你又帶了一張並不關于你的護照，這就夠你坐兩年監牢了。出了村子，往右手邊的波河跑，雇一條船，奔到拉文那或者費拉拉；儘快離開奧地利。只要一兩個路易，你就可以向走私的人買到另一張護照；用

這一張護照是致命的，別忘了這人是你殺害的啊。」

當他步行走近了卡薩爾瑪喬的用船隻接成的橋，那時發勃利西奧又細讀了吉萊梯的護照。我們的英雄正在驚恐之中，他很生動地記得了一切莫斯卡伯爵對他說過的，進入奧地利領土之後所包孕的危險，然而，就在他前面二百碼處，他看到了那座可怕的橋，通到的國土底京城，在他的眼中，乃是斯比爾堡這座監獄啊。可是，除此又有什麼別的方法呢？莫丹那公國是在南部和帕爾瑪連接的，總是按照協定把一切逃亡者解押到原來的地方，而翻山越嶺，向熱諾亞去的一條路又太遠；他還沒有進山，帕爾瑪早知道他的遭遇了；所以沒有別的路，有的只是波河左岸的奧地利。等公文送到奧地利的當局，要求逮捕他，那時至少三十六小時，可能兩天已經過去。考慮了這一切之後，發勃利西奧用雪茄煙上的火，把他自己的護照一燒燒掉了；在奧地利的土地上，他還是做一個流浪人，比做一個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好得多，很可能他們要搜索他的。

把自己的生命託付在不幸的吉萊梯底一紙護照上，不但是他天性上就不願意了，何況這張護照本身又有問題呢。發勃利西奧的身高最多不過五尺五寸，並不如護照上所說的五尺十寸。他還沒有二十四歲，年齡上也太年輕。吉萊梯是三十九歲了。我們必需承認的，我們的英雄不在波河的堤防上，在船隻接連而成的橋樑附近。有半小時之久，不能下一個決心走下去。「別人在我

的地位時，我會那樣勸他的呢？」最後他這樣問起自己來了。「顯然是，過河：留在帕爾瑪是有危險的，即使是因為自衛，一個人殺死了另外一個人，他還是要受到追緝的。」發勃利西奧掏出他口袋裏的一切東西，撕破了一切紙頁，除了手帕和雪茄煙匣之外，什麼都不留；他不能不預防到一次盤詰。他想到了一個可能遇到反駁，簡直沒有話可以回答的：他將要說他的姓名是吉萊梯了，但他的衣服上卻縮寫着「唐」字。

我們早已知道，發勃利西奧這人是專門受了自己的想像力底折磨的不幸者，在意大利，有智力的人都有這個通病。一個法國的兵士，只要有他那點兒勇氣，或甚至勇氣並不如他的，早該過了河，一點不嚙嚙的；而且過河時冷靜得很，可是發勃利西奧冷靜不來啊，那時，在橋的一頭，有個穿制服的瘦子對他說話了：『到警察局裏去，把護照驗一驗。』

辦公室內，牆壁很髒，釘滿了釘子，掛着煙斗和警官們污穢的帽子。巨大的松木棹後面坐着警官們，棹上全是墨水痕跡和酒漬印。兩三冊疊着的登記簿，皮面子的，也沾污了各種顏色，低的天地邊上給手印弄黑了。登記簿上還放着三個桂冠花環，那這幾天之前慶祝皇帝的節日而設置的。

伸出一隻黃色的手來取護照的那個警官是小個子，黑黝黝的。他在領帶上放了一個銅的扣

針。『這一個脾氣急躁的人，』發勃利西奧想。當他翻看護照時，他似乎很驚奇，仔細看了五分鐘的時間。

『你發生了什麼意外，』他向那陌生人說，看他的面頰。

『馬車翻了車，把我們扔到了河岸下面。』

沉默又開始了，警官用酸溜溜的眼光看他。

『他有數了，』發勃利西奧對他自己說，『他馬上會告訴我，他很抱歉，他有壞消息告訴我，我被捕了。』一切怪誕的思想鑽進了我們的英雄的腦中，實在這一切是不合邏輯的思想。譬如，他想從辦公室的一扇開着的門裏奪門而走。『我可以脫掉我的衣服，跳下波河，自然我可以游泳過去。什麼都比斯比爾堡來得好。』警官定睛看着他，而他卻在計算，他有多少把握可以逃走出險；人類的面部表情，在這裏，有了兩種饒有興趣的典型。凡是講究理性的人，達到這樣的情形，往往是特別提高了才能：在于富于想像力的人，自然因之而更勇敢，更加强了浪漫的意味，可是往往荒乎其唐。

你真應該看看我們的英雄，站在這個佩着一隻銅扣釘的警官底銳利目光之前，卻又顯得如何睥睨不可一世。『如果我殺死了他，』發勃利西奧想，『我就會因謀殺罪而定讞，或死刑，或二

十年監禁，然而還是比斯比爾倖來得好些，在那裏，左右腳上各帶一條一百二十磅重量的鐵鍊，每天的食糧，卻只有八盎斯的麵包；在這裏呢，過二十年出來，我不過四十四歲。」發勃利西奧的邏輯忘掉了一個事實了，因為他已經燒掉了他的護照，這個警官是絕對無法識別他的，絕對無法認出他就是那個叛徒，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的。

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英雄正處身于驚惶失措中間，如果他能够看透這個警官的內心，那時候他才會驚惶失措到萬萬分呢。原來這個警官是吉萊梯的一個朋友；你想他心裏頭奇怪得如何，他發現他的朋友的護照，落入一個陌生人的手中了；他的第一個感覺自然馬上把此人逮捕，可是接着又想，吉萊梯可能出賣了自己的護照，給這個瀟灑的青年的，這個青年大概在帕爾瑪做出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來了。「如果我逮捕了他，」他想着，「吉萊梯就有麻煩了；他們馬上發現他出賣了自己的護照；他反過來說，當我的長官知道了我，吉萊梯的朋友，卻在另一個人拿來的吉萊梯的護照上簽了章，那時我又該如何呢。」這警官站了起來，打了一呵欠，對發勃利西奧說：「請等一等，先生；」於是打起了一個官腔，說道：「有問題。」一聽到這句話，發勃利西奧就想，「問題是我怎樣逃走了。」

事實是，警官已經走出了房間，卻開着門；護照還放在松木棹上。「那危險是很明顯的了，」

發勃利西奧想：『我應該拿了我的護照，慢慢地走回橋那邊去，如果警察問我，我可以告訴他，我忘記在帕爾瑪的最後一個村子裏，讓那裏的警署簽蓋護照了』。發勃利西奧已經把護照拿了手裏，可是他大驚，他聽到有銅扣針的那個警察叫了起來：

『天曉得，我簡直不能做事了，熱得悶死人：我要到咖啡店去喝一杯。你抽完了煙，就到辦公室去一去，有一張護照要蓋印。那人在等着呢。』

發勃利西奧正想踏起脚尖溜掉呢，發現他和一個年輕人面對了面，那年輕人自言自語，也可以說是哼着調子似地說着話：『好好，讓我們來看這張護照，我來上面畫一下好了。』

『先生要上哪兒去？』

『到愛都亞，威尼斯和費拉拉。』

『那就是費拉拉了，警官說，吹起口笛來；他拿起了一個圖章，用藍墨水在護照上蓋了個印，很迅速地寫了：『愛都亞，威尼斯和費拉拉』寫在印鑑中的空白上，然後用手在空中揮動作簽字狀，把筆蘸了墨水，開始簽署，他簽署時慢極了，好像很費力。發勃利西奧瞪住了他的每一個動作，警官端詳着簽名式，顯然很滿意，又加了五六個點子，才把護照交還了發勃利西奧，用滿不在乎的聲音說：『祝你一路平安。』』

發勃利西奧加快了步子，卻又很穩滿的速度，那樣地走出去了，忽然覺得左臂被人拉住；立刻摸索了刀柄，要不是他忽然看清楚他正在一堆的屋宇中間，也許他又闖了禍。抓住他的左臂的那人，看到他吃了一驚，就非常地抱歉說：

「可是：我喊了你三次，都不回答，先生可有什麼東西應該報關的沒有？」

「我什麼也沒有，祇有我的手帕，我要去的地方很近，是找一個親戚去的。」

要是人家問他的親戚姓名，他又該奇窘無比了。天氣又熱，而情緒又緊張，所以發勃利西奧混身濕透，好像剛從波河中爬起來的一樣。「我面對着藝員的時候，胆子多麼大，可是佩一隻銅扣針的警官卻嚇壞了我，以後可以寫一首幽默的十四行詩，博公爵夫人一笑。」

「進入卡爾瑪薩喬之後，發勃利西奧立刻向右轉，沿着一條小街，往波河走去。「我十分需要，」他自言自語，「酒神的幫助，」說着他走進了一個店舖，那門口挑起了一個杏帘，上面寫着「酒家」兩字。酒家門口有兩個竹竿，上面覆了一塊床氈，下重到離地三尺之處，遮住了「酒家」門口的太陽。裏面，有一個穿得很少，又極其嫵媚的女人，極表敬意地招待了我們的英雄，她使他非常敏銳地感到愉快感覺；他立刻告訴她，他真是餓得快死了。女人正在預備早點的時候，走進來一個年約三十歲的人；進門時沒有跟他打招呼，祇用熟稔的態度在一個座位上坐了下來，

去，突然間對發勃利西奧叫着：『大人，你的奴僕請見！』這時發勃利西奧已經精神氣爽了，所以他毫無驚奇或憂慮，笑一笑說：

「你從何而知我是大人呢？」

「什麼！大人難道不記得洛特維哥了，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的馬車夫啊？在莎卡，我們每年都要下鄉去一次的別墅裏，我一直發寒熱；所以我請公爵夫人賞我一筆錢，就退休了。現在我很有富有了；除了我原來只希望的每年十二個斯戈度的恩給金之外，夫人還告訴我，讓我有更多的閒暇來寫點十四行詩，你知道，我是一個白話詩人呢，她又額外給了我二十四個斯戈度，伯爵老爺還告訴我，假如我有經濟困難，只要我去告訴他一聲就行。我們神父，你到凡勒亞寺院裏去隱居的時候，我不是駕車子送你去的嗎？」

發勃利西奧仔細看了看他，有一點認出他來了。他是桑賽凡麗娜的一羣馬車夫中間最漂亮的一個，而現在，自稱爲很富有了，但穿的還是一件粗布的襯衫，而且有洞，一條黑短褲，是以前染成這個顏色的，也蓋不住他的膝頭，此外是一雙鞋子，一頂舊帽子，這是他的全部裝束了，看樣子，他已兩個星期沒刮鬍子。發勃利西奧一邊吃蛋餃，一邊就跟他談起來，彷彿他們是平等地位的人；他察看出洛特維哥是愛上這女店主的。他很快吃完飯；就用很低的聲音給洛特維哥說：

『我要跟你談一談。』

『在她面前，大人儘說不妨，她是一個真正的好女人，』洛特維哥說。

『那很好，』發勃利西奧毫不遲疑地接下來便說，『我的朋友，我出了亂子了，我需要你的幫助。第一，這事跟政治毫無關係；我很簡單地說，祇是殺死了一個人，他因為我跟他的情婦談了愛，就要謀害我。』

『可憐的年輕人！』女店主說。

『大人儘可放心，包在我身上，』馬夫叫道，兩眼爆出了忠心熱情來：『大人打算到那裏去。』

『到費拉拉。我有的是護照，可是不願意和警察打交道，他們可能已經接到情報，知道出了事情了。』

『你什麼時候結果那個傢伙的！』

『早上，六點。』

『大人的衣服上沒去血跡嗎？』女店主問。

『我也在這樣想，』馬夫插了進來，『而且，這種衣服也太講究了，這一帶很少見這樣的衣

服呢，人家會釘住我們看的；我出去找猶太人賣件衣服來吧。大人的身材倒合我的差不多，祇是瘦一點。」

「你可憐可憐我，別再叫我大人了，會引起人家的注意的。」

「好的，好的，大人，」馬夫說，在他離開酒店時。

「喂，喂，」發勃利西奧喊他，「錢呢！回來！」

「你說什麼——錢！」女店主說，「他有六十七個斯戈度在身上，聽憑你用了。就是我自己，」她抑低了聲音說，「也有四十個斯戈度，要是你肯受，我敢說全世界沒有這樣甘心的，我情願獻給你；發生這一類事情的時候，你身上總不會帶很多錢的。」

因為炎熱，發勃利西奧走進酒店之後，就已經脫下了外衣。

「你那背心很可以引起不少麻煩的，假如此刻有客人走進來，這種漂亮的英國衣服太吸引注意了。」她就拿出一件屬於她丈夫的黑色的舊背心來，交給我們的逃亡者。一個高大的年青人從酒店裏的一扇門中跑進來，他穿得很秀麗。

「這是我的丈夫，」女店主說，「彼特羅·安東尼奧，」她對她丈夫說，「這位紳士是洛特維哥的朋友；今天早上過河來出了事，他要逃亡到費拉拉去。」

「啊，我們可以送他去的，」那丈夫很有禮貌地說，「我們用卡洛·裘散比的船好了。」這又是我們的英雄底一個弱點，不能不指出來，這正如他在橋的這頭底警署中，萬分恐懼，一樣地屬於他的天性的，他忽然滿眶子眼淚；他給那些村民底誠樸忠忱感動了；他又想起他的姑母也有這種慷慨的氣質；他多末願意給這些人以幸福啊。洛特維哥這時帶了一個包裹回來了。

「什麼都好了嗎？」丈夫用友誼的聲音問他。

「不然，」洛特維哥回答，顯然很驚惶，「人們開始在談論你了，他們注意到你進了村子之後，很躊躇，不走大路走小路，好像要躲藏起來似的。」

「快到臥室裏去，」丈夫說。

這房間既大而且精緻，在窗中不是箴的玻璃，而且放的灰色的布；有四張床，每張有六尺闊，五尺高。

「快！快！」洛特維哥說，「有一個肥胖的儂巡警到這兒來了，他簡直跟下面的美貌的女人講情說愛，我已經罵了他，這樣子跑來跑去，小心吃子彈。這條狗，要是聽到了大人兩字，也許該我們倒霉了呢，也許他要逮捕你，害得丹娃陀琳達的酒家沾了惡名。」

「這是什麼？」洛特維哥接着說，他看到發勃利西奧的襯衫上全是血跡，還用手帕包紮了，

「看來那人和你還惡鬥了一場了，是嗎？如此，你被捕的機會又增加了一百倍，我可惜又沒有給你買襯衫。」一點不做作，他拉開了那丈夫的衣櫥，挑了一件襯衫，交給發勃利西奧，裝扮了之後，他顯得像一個有錢的村人。洛特維哥從牆上拿下了一張網來，把發勃利西奧的服裝進了這個魚網，奔下了樓梯，從屋子的後門急速地出去；發勃利西奧跟住了他。

「丹娃陀琳達，」經過酒排時，他喊道，「我留在樓上的，你藏好了，我們到柳樹底下等，你呢，彼特羅，安東尼奧，趕快弄一條船來，我們可以出很多錢的。」

洛特維哥帶領了發勃利西奧經過許多深壕溝。溝上都有跳板，很長，很富於彈性，作為較闊的壕溝上面的橋樑的；洛特維哥走過一條壕溝，就撒掉一條跳板，走過最後一條，他飛快地撒掉那跳板。「現在，我們可以喘一口氣了，」他說。「那警察要找你的話，得走兩哩地不止，才看得到大人。那末，你臉色這樣蒼白，他對發勃利西奧說，『幸而我沒有忘了帶瓶白蘭地來。』」

「來得好，我腿上的傷痛得利害！說起在橋頭的警署那裏面，我真害怕啊。」

「我知道的，」洛特維哥說，你那樣的襯衣上滿是血跡，我真想像不了，你怎末敢踏上這一片土地的。至于你的傷痕呢，我倒有辦法；我來把你放在一處清蔭下，讓你先睡一小時；假如弄得到船隻。到那時候，船就會來了；不來的話，你先休息一會兒，我們走短短的兩個里，我來帶你

到一個磨坊那兒，我自己來划船。大人當然很明白；公爵夫人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怕不要急死了；他們會告訴她，你受了重傷啦，這等的話說不定還會傳說你是用了詭計，來殺死那另一個人的。拉凡爾茜候爵夫人準用一切可以傷害公爵夫人底惡劣故事四處傳播。大人還是寫一封信吧。

『信怎末寫呢？』

『我們要去的磨坊那兒，有個孩子，每天賺十二個蘇爾地，他可以化一天半功夫到達帕爾瑪，路費就算四法郎好了；兩個法郎算鞋襪費；如果是我這樣的窮人受信，六法郎夠了；但是送信給公爵夫人，就出了十三個法郎吧。』

當他們到達柳蔭下那安息的地點，那兒綠葉成蔭，涼風襲人，洛特維哥就走了，到一家要走一個多小時的人家去拿墨水 and 紙。『我的天，在這兒我是多末的舒服啊，』發勃別西奧叫了起來。『幸運之神，永別了！我永遠不能做大主教了！』

洛特維哥回來，看到他在睡，不願意驚醒他。船在太陽落山之後才來到；洛特維哥看到遠遠那兒，船來了，才叫醒發勃別西奧，後者寫了兩封信。

『大人本應該知道得比我更清楚，』洛特維哥很困難地說，『我說了卻又恐怕你心裏見怪我，儘管你口上不承認，我能不能說句話？』

「你別以為我是愚笨的，」發勃利西奧回答，「不管他怎末樣，你在我的眼中，真是我姑媽的一個忠心的臣僕，又是我患難之中，盡了力量，救我出險的一個人啊。」

發勃利西奧還得說許多的話，洛特維哥才肯開口，可是當他決心開口說話了，偏偏先說了一段序文，足足說了五分鐘，發勃利西奧就不耐煩了，他對自己說，「這到底是誰的錯呢？這個馬夫也懂得這一套虛榮了。」最後，洛特維哥不得不明白地把這話說了出來。

「誰知道拉凡爾茜候爵夫人顯出多少錢，給這送兩封信到帕爾瑪去的信差？兩封信都是你的親筆，當然可以用作法律根據的。大人會不會說我是太多疑，太率直的人；但是呢，我怕你又不願意讓公爵夫人看到一個馬夫的筆跡；總之，是爲了你的安全計，迫得我開口了，儘管你說我不近人情好了。大人能否把這兩封信口授我筆錄？那末，只有我一個人擔負責任，這責任也很小，我隨時都可以說的，另一手拿著墨水瓶，另一手拿著手槍，命令我寫的。」

「親愛的洛特維哥，幫助我吧，」發勃利西奧叫喊道，「這可以證明，我什麼也不願意隱瞞你那樣的朋友，請你代我抄了兩封信，照抄一遍。」洛特維哥看到這種信任的表示，高興起來，非常感激，可是祇寫了幾行，看到那條船順水急流很快地近來了。

「信得趕快寫好，」他對發勃利西奧說，「請大人。授我筆錄吧。」信寫好了之後，發勃

利西奧在給尾處注明了「甲」「乙」兩字，另外在一張小紙頭上寫了法文的“Croyez A et B”（「甲」「乙」兩信均屬可信）寫好又把牠團皺了。這一個紙團是要藏在信使的衣服裏面的。

小船已經近得可以打招呼，洛特維哥就喊了兩聲，喊的是並非那兩個舟子的名字；他們並不回答，只沿着河岸划近一千碼的樣子，然後四面眺望，看沒有受到稅警的注意，「我親自拿了這兩封信到帕爾瑪去呢？還是你寧可我倍了你上費拉拉去？」

「倍我到費拉拉吧，我是不敢這樣地要求。我是打算不拿出護照來，就上岸，溜進城市去的。老實說，用吉萊梯這樣的名字旅行，這我很反感，而且我想，大約也只有我自己能另外來買一張護照。」

「你在卡薩爾瑪喬爲什麼不早說呢？我認識那裏的一個間諜，可以賣一張很好的護照給我的，又不貴，四五十法郎頂多了。」

兩個舟子之一，家住在波河對岸的，因此他並不需要往帕爾瑪去的外國護照，決定由他去送信。洛特維哥是精於划船的，就掌舵和另一個舟子駕駛了那條船。

「到波河對岸的下游，會碰到幾條武裝的船隻的，」他說，「我們沒法來避過他們。」至少有十次，他們得躲在沙洲小島的柳條中間。有三次，他們上了岸，讓那條空船淌過武裝的巡船。

洛特維哥借了這機會，把他創作的十四行詩背了給發勃利西奧聽。那詩中的感情很真切，但表現形式很粗，因此不值得在這裏記錄下來；有趣的一點是這舊時的馬車夫有熱情，他的觀點都很生動，而且入畫，可惜一寫下來，他就寒冷而不凡了，『我們的社會中恰恰相反，』發勃利西奧心想，『如今，人們說話都很秀麗，可是他們實際上並沒有話說。』他發現他唯一能做的，是改正他的忠僕底詩中的拼法，使洛特維哥非常快樂了。

『我把詩稿借給人看的時候，他們都大笑』洛特維哥說，大人不肯把那些字的拼法一個字一個字母地。口授我聽，讓我來改正呢，那些忌妬我的人可從此沒有話說了，其實拼法跟天才又有什麼關係呢？』在他的旅行的第三夜，發勃利西奧才安全地從林木中偷上了岸，那裏離龐特拉戈斯谷羅大約一哩。第二天他在大麻田裏躲了一整天，洛特維哥先上費拉拉；他向一個猶太人租了幾間破房子，那猶太人知道有錢送上來，就守口如瓶了。這夜晚，暮色加深時，發勃利西奧騎了一匹小馬，進入費拉拉；他必需乘坐代步，因為河上的太陽把他弄壞了腿上的小刀傷。和決鬥開始時，吉萊梯的大刀就在他肩膀上擊中底那一下，都潰爛了，他有了熱度。

第十一章

屋主人底猶太人找來了一個胆小的醫生，他發現這裏面有賄賂的形跡，就告訴洛特維哥，他的良心強迫他把這個洛特維哥稱之爲兄弟的年輕人的受傷情形，報告到警察局裏去。

「法律照彰，」他還說；「很明顯的，你的兄弟決不會，照他所說的，從一隻梯子地摔下來，而手裏卻拿着刀子，因而戳傷了自己的。」

洛特維哥冷冷地回答這老實的醫師，說他果真要忠於良心，那末他，洛特維哥就深以爲榮，要在離開費拉拉之前，在同樣的方式之下撲到他的身上，手裏免不了拿着一把刀子的。這意外遭遇，一告訴發勃利西奧，後者就嚴辭責備了他，可是時機不可失；他們必需趕緊遠颺。洛特維哥告訴那猶太人，他想他弟弟呼吸一下清新空氣；他雇來了一輛馬車，他們離開了這座房子，就從此不再回來。讀者一定感覺到祇缺少了一張護照而已，卻引起這末長的敘述，非常之疲勞；這等事不能發生于法蘭西；可是在意大利，特別在波河河谷，人們是天天談護照的。當他們一無阻礙，

離開了費拉拉之後，真像他們是在作郊遊，洛特維哥又把馬車送了回來，然後從另外一個城門進城裏去，另外雇了一輛轎車，坐上走了十來里。接近了波隆涅之後，我們的友人就經過田野，到了佛洛倫斯與波隆涅之間的公路上；他們在最壞的旅館裏過了一夜，第二天，發勃利西奧覺過很強壯了，可以散步一下，就散步一樣的進了波隆涅。他們把吉萊梯的護照燒了，這個喜劇藝員的死一定已成爲好新聞，所以即使因沒有護照而被捕，比之因帶着一個被害的人的護照而被捕，要好得多。

波隆涅的大屋中底僕人，洛特維哥認識的，有三兩個之多，因之決定他去找他們打聽打聽風聲。他向他們說，他從佛洛倫斯來，同路的是他的弟弟，弟弟要多睡一會，讓他在黎明之前先出發。他，洛特維哥，到了前面的村子，便午睡，一面等他弟弟和他會合。可是洛特維哥左等右等，他不來，決定趕回去，發現他的弟弟挨了一石頭，還挨了刀傷，而且還給人故意和他吵了一嘴之後，把他搶光了。那兄弟是很漂亮，會洗馬，會騎馬趕車，讀書識字，很想找一戶富有人家做工。洛特維哥還故意埋下了一道伏筆，說發勃利西奧倒在地上時，強徒們搶走了他放衣服和護照的那個小布袋。

發勃利西奧進了波隆涅之後，感到疲乏，又沒有護照，不敢在旅店露面，就躡進了聖·彼得

隆尼奧那巨大的寺院。他發現寺內蔭涼恬靜；立刻恢復了元氣。「我這忘恩的惡人啊，」他突然對自己說，「我走進這寺院來，爲了歇腳，彷彿這裏是一個咖啡店！」他跪在地上，向上帝狂熱的道謝，顯然他自從殺死了吉萊悌後，到處都是有神佑的。尤其卡薩爾瑪喬警署裏，他被識破的一幕，至今還使他寒戰。「怎末的呢？」他問他自己了，「那警官，眼中滿是疑雲，至少把我的護照讀了三遍之多，卻沒發現我身高不到五尺十寸，年齡不到二十八，面上並沒有班班爛爛的麻子。我如何感激你才好啊，我的上帝！況且我是直到現在，才把這卑微不足道的身體投在你的脚下的！」我的驕傲使我誤以爲，我之逃出斯比爾堡的命運，完全靠我謹慎，想那斯比爾堡是早已張開了嘴，等着把我吞下去了。」

在這種極度的激動中，在浩瀚的神力之下，發勃利西奧消磨了一個多鐘點。洛特維哥走來，他也一點沒有注意，不覺他已站在她面前。發勃利西奧正把臉埋手掌中，現在抬起了頭，他的忠僕看到他兩行熱淚流下面額。

「過一小時再來，」發勃利西奧命令了他，聲調相當凶暴。

虧得那說話的人形狀可憐，洛特維哥原諒這種聲調了。發勃利西奧背誦了贖罪詩篇七篇，背了幾遍，詩句中應？的地方，他長長地停頓了。

發勃利西奧請求上帝，原諒他好些過失，可是特別的，他卻一點不曾感覺到，在他的過失之中，還有他想做大主教的這一件事，那是首相莫斯科卡伯爵認為最適宜給公傅夫人的姪子擔任的工作。自然，他想這個職位，卻一點不熱心，可是他終歸妄想過的啊，正如人們妄想做部長，做將軍。他一點不覺得他的良心被羅織在公傅夫人的計劃中間。原來，他是在米蘭受耶穌教會的教育，這一個教會就有這樣的特點。這種教會剝奪了人們對生疏的事件思攷底勇氣，特別禁止了自我批評，而且認之為最大的罪惡——走向新教的一步。一個人若要知道他犯下了哪些罪過，首先得問他的牧師，或者讀一讀罪孽表，那張表是印刷在「贖罪準備」一本書裏的。發勃利西奧也背得出那張拉拉丁文的罪孽表，他是在南波城的神學院裏誦讀的。於是，他逐項背下去，背到了「謀殺」，他窮凶極惡地在上帝面前控告他自己殺人了，但是他爲了自衛。他接着把「教會職司買賣」這項罪惡，很輕快地唸了過去，一點沒有注意，關於這件事，要是有人以一百路易的價格出賣帕爾瑪的大僧正給他，他是一定驚惶地拒絕的，可是他不可缺少智力，也不了解莫斯科卡伯爵利用職權，給他進行職司，這正是「教會職司買賣罪」底一種形式，耶穌教會的教育便在这种地方獲得勝利：牠使人養成習慣，把比白日還更加明顯的事實輕輕地忽視了。法國人是在個人利害的衝突中，在巴黎揚溢着的冷嘲空氣裏面長大起來的，根本無所謂不公平的了，法國人一定立刻就說發

勃利西奧是偽善者，看他這樣開放了靈魂，如此虔誠，如此激情，向了上帝啊。

發勃利西奧決定第二天懺悔一次，等他預備好那篇懺悔辭，才離開了教堂。他看得洛特維哥坐在聖·波特隆尼奧對面，廣場前的一排大石柱間的階石上。彷彿暴風雨過後，空氣更純淨，現在發勃利西奧的靈魂也平靜，快樂，換句話說，清新極了。

『現在我覺得很好了，我不在乎那傷痕了，』他對走近來的洛特維哥說，『第一，我要向你道歉；你進教堂來跟我說話的時候，我回答得太凶惡了；我正在考驗我的良心。好了，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很順利：我找到了房子，說實話，卻不配你大人居住，那房子屬於我的一個朋友底太太，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好處是她和一個警長很有交情。明天，我去把我們的護照被竊底經過報告；我的報告保險沒有問題，只需我付一筆郵費，讓警察局寫封信到卡薩爾瑪喬去調查調查，是否有兩個聖·米開利人叫洛特維哥的，和發勃利西奧，他的弟弟，在帕爾瑪的桑賽凡爾娜公爵夫人那兒當差的。一切都解決了，*Stamoa cavallo*——這是一句意大利諺語，意思說：『我們得救了』。』

發勃利西奧突然取了嚴肅的態度：他請求洛特維哥等待他一下，差不多同時的又奔進了教堂，剛奔進門，立刻就撲倒在地，吻那神几前的石條。『這是一個奇蹟啊，上帝，』他眼中淚

汪汪地叫喊：「當你看到我的靈魂已返撲還真，你就立刻搭救了我。偉大的上帝啊！可能有一天我在一場決鬥中送了命，在我臨終的時候，你記着我此刻的心靈狀態。」在最劇烈的迸發的歡樂中，他又重新把七篇贖罪詩背誦了一遍。離開那建築物之前，他走近了一個跌坐在巨大的聖母像前，靠着鐵製的三角形燭台底老婦人。那三角的上邊都是預備插臘燭的小刺，信徒們到這裏來都在那著名的畫家幸波艾所作的聖母像之前焚香點燭火的，當發勃利西奧走近那燭台時，一共只點着了七根燭火；把這數字記在腦中，預備過些時候，有了閒暇再來推究一番。

「蠟燭是什麼價錢？」他問那老婦人。

「每枝兩個巴齊奇。」

事實上，那臘燭不過比羽毛稍粗了一些，不到一尺長。

「一隻三角形可以插多少支臘燭呢！」

「六十三支，」因為已經插了七支了。」

「啊？」發勃利西奧想，「六十三加七得七十；這也得記在心裏。」他付錢買了蠟燭，首先自己插好七支，點亮了牠們，就跪在地上說他的祈禱，站起身時對老婦人說：

「這是還愿的。」

「我餓得快死了，」他對洛特維哥說，當他又到外面，和後者在一起會合時。

「我們別上飯店了，讓我們回到家裏去；家裏那女人會出去給我們買所需要的一切來煮一頓晚飯的；她當然要敲去你好些蘇爾地，然而這樣她可以格外奉承你這種生客了。」

「這樣說，我得餓得長久一點，怕不止一小時吧，」發勃利西奧說，笑得像孩子一樣的純淨；他還是走進了聖·彼特隆尼亞附近的一家飯店。使他驚駭的是，就在他座下之後，看到他旁邊一個桌子上坐着潘比，他姑母的僕人頭兒，上次到日內瓦來會他的也正是這人。發勃利西奧給了他一個暗號，叫他不要張聲；於是，急速地吃了飯，嘴唇上帶着快樂的笑容，他站了起來；潘比跟住了他，而我們的英雄就第三次地走進了聖·彼特隆尼亞寺院裏。爲了謹慎起見，洛特維哥留在外面，在廣場上踱來踱去。

「啊，神父！你的傷怎末樣？公爵夫人是六神無主了：有一整天，她以爲你已經死了，躺在波河中流的沙洲上；我必須立刻就派人送信給她。我一連找尋了你六天；我在費拉拉找尋你三天，所有的旅館找遍了。」

「你給我預備了護照沒有？」

「我帶來了三種：一種是大人的姓名和職位都寫明的，一種僅祇是你的姓名，另一種是假名

。三種護照之中，隨便你挑選一個。你祇須往城外走。伯爵願意你住到阿爾倍戈，台爾，潘萊格琳諾去，主人是他的朋友。」

發勃利西奧像一個偶來的游客一樣，逛入寺院的右翼，到他的燭火底下，他睜眼看着幸波艾的聖母像，又跪下去，同時對潘比說：「我必須謝恩。」潘比也跟他謝了恩。當時他們出了教堂，潘比看到發勃利西奧投出了一個二十法郎的錢幣，給他所遇到的第一個乞丐：這人高聲地道謝不已，吸引了聖，彼特隆尼奧廣場上的點綴的，各式各樣的貧民，他們圍住了這個慈善家。大家都想分得一份。有一些女人，給圍住他的羣衆擋住了進不去，尖聲銳叫起來，責問他這一個金幣是否打算讓上帝的貧窮的子女平分的。潘比揮舞着鑲金的手杖，命令他們離開大人。

「啊，大人！」所有的女人用更尖銳的聲音喊叫起來，「給可憐的女人再一個金幣啊！」發勃利西奧加速了步子，女人卻跟緊了他，吵鬧着，外加有一羣男乞丐從每一條街上奔來，這就造成了一個大紛紜。「大人！大人！」全體羣衆，又骯髒，而又勇武，這樣叫喊。發勃利西奧好不容易才從這些賤民中間逃跑；而這一幕景象總算結束了他的空想，使他重新踏足在地球上了。

「我是自作自受，」他想；「我和這些貧賤的人挨背磨肩了。」

有兩個女人一直跟着他到了薩拉戈沙門，他是從那裏出城的；潘比又揮杖恐嚇了她們，另外又擲出了一些零錢；發勃利西奧爬上了波士谷的聖，米開利，那秀美的小山，沿着城牆兜了半個圈子，再取了一條小路，大約走了五百碼，到達那自佛洛倫斯通來的公路上，這才再進波隆涅，莊嚴地把一張護照交給警察所，這張護照上，他的身份有詳盡記載。他名叫裘散比·波西，神學院學生。發勃利西奧注意到那紙頁的下面，右角上，彷彿不留神才掉下的一滴紅墨水。但兩小時之後，他背後有一個尾隨者，因為聖，彼得降尼亞那兒的乞丐，根據他的僕人的話，曾喊他「大人」，而護照上卻並沒有說明了什麼，那僕人是何所根據才稱他為大人的呢？

發勃利西奧已看到那釘梢的了，可是滿不在乎；他既不再想那護照，也不再想那警察了，他對一切都感到有趣。像一個孩子。潘比原來奉命和他作伴的，但是發現他對洛特維哥非常滿意，決定親自回去，把這好消息報告給公爵夫人。發勃利西奧寫了兩封長信給他的愛友；另外還給蘭特利安尼大主教寫了封信。這第三封信發生了神奇的效果；其中他詳細敘明了他和吉萊梯之間的情節。良善的大主教被深深地感動了，決不放棄機會，把這信唸給皇子聽了，皇子也正想聽聽這年輕的神父，在犯了滔天大罪之後，將是如何聲辯。卻要感謝拉凡爾茜侯爵夫人底許多朋友，這位皇子和整個的帕爾瑪，無不相信發勃利西奧是糾集了二三十個鄉民，然後打死這可憐的藝員

的，自然這藝員既已佔據了小瑪麗泰，他是不肯拱手讓人的，在暴政之下，真理是屬於最巧妙的陰謀家的，正如在巴黎，時尙控制着真理一樣。

『見他的鬼，』皇子對大主教說，『這一類事應該讓第三者下手的，親手就不倫不類了；何況吉萊梯這樣的藝員又何必殺他，收買一下就行啦！』

發勃利西奧却一點想不到帕爾瑪的情形。事實是，這個月入三十二法郎的窮藝員的死亡，幾乎顛覆了那最高的政權機關和他的領袖人物莫斯卡伯爵的地位。

吉萊梯的死訊傳到，皇子感到公爵夫人的目空一切的架子太氣人，早已下令給拉西總長，把這件事的主犯當作一個自由黨人來看待。在發勃利西奧，卻覺得，有他那樣身份的人是超乎法律的；他沒有想到，越是在那種國土，有錢有勢的人可以不受制裁的，越是陰謀得利害，什麼也做得出來，危害那另一些有錢有勢的人。他常常對洛特維哥說他是完全無辜的，特赦令馬上就要下；他的理由是他確實無罪，『我真不懂，』洛特維哥因此說道，『大人這等聰明人物，又受有教育，怎的在我面前說這一切話：大人是大懂慎了；這一類的話儘可以在大庭廣衆之前，或者法庭上說的啊。』『這人認為我是謀殺者，卻因此而更愛我了，』發勃利西奧這樣想，從雲端裏跌下地來。

潘比走後三天，他大吃一驚，收到了一封闊大的信，用絲帶紮起，像是路易十四時代的信

件，上面寫道：『致發勃利西奧神父，帕爾瑪教會首長僧正大人，』等等。

『什麼，我還保持着這個職位嗎？』他笑着問他自己了。蘭特利安尼大主教的信，真是邏輯與明哲的一件傑作；長十九紙，把吉萊梯死後的帕爾瑪情況極周詳地記錄了。

『即使是一支法蘭西的軍隊，由奈大元帥帶領，進攻我們的城池，其驚人的程度，也比不上你這一次的事件了，』良善的大主教這樣報告給他；『可是除開公爵夫人和我，親愛的孩子，每一個人都以爲你是故意要謀殺吉萊梯這個演員的。如此的不幸事件，本來化二百法郎，再在國外避開半個年頭就沒事情了；但拉凡爾侯爵夫人想利用這事件來推翻莫斯科伯爵。一般的輿論並不責備你犯罪，卻責備你手脚不乾淨，甚至是你竟不肯雇一個 *bruto*（打手）也變成了責備之詞。我要在這信上，綜合我在這裏所聽到的一些言論，明白清楚地報告你，自從發現了這不幸的事情，我每天要訪問三份大家族，找機會來爲你伸辯。上蒼賜給我的口才，我感到我從沒有如此應用得好。』

發勃利西奧頓時感到了沉重；公爵夫人的信裏充滿了柔情，卻什麼話也沒有告訴他。公爵夫人向他賭咒，說她要永遠離開帕爾瑪了，除非她可以錦衣榮歸。『伯爵是任何事都願意效勞的，』和大主教的信同時遞到底她的信裏面說，『祇要人力可及的事。至于我自己呢，自從你脫了險，

我的性格劇烈地改變了；我變得像銀行家湯蓬一樣地慳吝；我辭退了所有的工人；還不止此，我把我的財產目錄跟伯爵算了一算，發現那數目比我的想像來得少了。自從那好人彼特拉內拉伯爵死後，你應該替他報仇，你却把生命去和吉萊佛那種人拼，我的收入只有一千二百法郎，債務卻有五千法郎，我還記得，那時候巴黎給我送來了兩打半的白緞子的拖鞋，可是我連一雙上街穿着的鞋子也沒有，別的可不說了。我已幾乎決定動用公爵遺傳給我的三十萬法郎，原來我想給他造一座華麗的墓的。此外，拉凡爾茜侯爵夫人是你最大的敵人，也是說，是我的大敵人，如果你覺得在波隆混生活沉悶，只要你這樣說，我立刻來陪你。另附上匯款四紙，」等等。

帕爾瑪沸騰着的，關於這件事的輿論，公爵夫人卻一字不提，她首先希望安慰他，總之，吉萊佛這樣可笑的人物的死亡，由她看來，對於一位台爾·唐戈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我們的祖宗殺了多少個吉萊佛啊，」她這樣對伯爵說過，「誰也沒想到責備他們？」

發勃利西奧完全給驚駭尅伏，他是第一次認識了事實的真相，重新坐下來研究大主教的信，不幸，大主教自以為他知道得很透澈，實際卻不然。發勃利西奧結論說，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的勝算，在於決鬥當時並沒有目擊者在場。第一個把消息送到帕爾瑪去的僕人，在決鬥當時，是在桑乾那村中的旅店裏；小瑪麗和她的假母卻已消失不見了，而侯爵夫人又收買了那個駕駛馬車的車

夫，現在他滿嘴都是胡說。『一切的情形，雖然還隱蔽在一道神祕的幕後，』大主教用了西塞羅的筆調寫道，『而且在幕後操縱的，還是拉西這傢伙，本乎基督的仁慈之心，我原不該置口，但是這人，好像獵犬之追逐兔子，全靠了追逐不幸之人，來起家，來發達；拉西的惡毒與卑劣無恥，你萬萬不能輕視啊，雖然皇子在震怒當中，下了手諭，指定了拉西來查辦這件事，但是那馬車夫的三點控訴，我已經看到了。幸而這惡漢的控訴自身就有矛盾之處。現在，受信人是我，將來要繼承我，負責本教治的，我還要告訴你，我已經吩咐這惡漢所在地的教區牧師來見我了。我的親愛的孩子，我還要告訴你，但必須謹守祕密，那個教區牧師已經知道，從馬車夫的妻子那裏知道了侯爵夫人賄賂了多少個斯戈度；我卻不便說這是拉凡爾茜侯爵夫人故意要誣賴你。這一筆錢，更是侯爵夫人家裏的一個可惡的牧師送過去的，我不能不第二次把這個可惡的牧師逐出神台。這一類的別些經過，我不想寫下來使你疲勞，這既不是你所願意知道的，也不是我份內所應該述說的，你的寺院中的同仁，某牧師，本是依靠了家產而得到職位的，現在他是那一份家產的繼承者了，竟大敢在內政部長柔拉伯爵的家中大放厥辭，說照他的看法，這一切戰爭（指你搏殺不幸的吉萊梯）完全是你的罪過，因此我召見了他，在三位大僧正之前，在我的侍從牧師和湊巧到我這兒來的兩個牧師之前，我要他報告我們，何以他自信心如此之強，控訴了他的寺院裏

的一個弟兄；不幸的人，他說得牛頭不對馬嘴；每一個在座的人，都同聲辯詰他，雖然我不應該再說下去，但他倒底痛哭流涕了，把我們當作他的失誤底懺悔的證人，因此我已同意把他的姓名守爲祕密，把在場者的姓名也同樣祕而不宣，但保持了這樣的條件，他必須很熱忱地改正那些由於他前一個晚上大放厥辭，因而發生的謬誤的印象。

『我不再給你重復了，親愛的孩子，你當然已經知道了，我是說那三十四個鄉民，即莫斯卡伯爵雇用來從事發掘工作的，據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的說話，你付了他們一筆錢，讓他們幫你忙的，當時有三十二個人在深壕下，全神貫注在工作之上，那時你以獵刀爲武器，用來自衛，打擊那向你作奇襲的凶徒。他們之中，只兩人在深壕外面。向其餘的人叫喊：『他們在謀殺那神父了！』便是這一叫喊，已足於洗刷你的罪名了。可是拉西說這兩個人已經不知下落了：在深壕底下工作的鄉人，他們找到了八個；第一次審問中，有六個說，他們是聽到：『他們在謀殺那神父了！』那一句叫喊聲的。但從簡接的關係；我察訪得知，在昨天晚上第五次審問中，已經有五個人宣佈，他們不記得他們是否聽到那叫喊聲，不知這句話是否係同伴轉輾相告的。命令已經頒發了，我要調查這些發掘工人的住處，他們的牧師必須告訴他們，如果爲了幾個蘇爾地，他們竟敢修改真理，那末他們將要遭到永劫的命運。』

良善的大主教，寫的完全是這一類瑣碎的話，我們前引的兩段已足於窺見大概。接着，他又用了拉了的語文，寫道：

「這一件事，實在是企圖借端生事，推翻內閣。如果你被判決了，不是監牢，便是死刑，但我將以大主教地位，宣佈你是無辜的，你是單純地爲了自衛，才抗擊一個暴徒的，最後，我還要禁止你回到帕爾瑪來，直到你的敵人失勢之時爲止；我在考慮是否我可以嚴詞責斥拉西，他是應得責斥的，這裏的人是憎恨他的居多數，看重他的居少數。可是到最後，在拉西這樣不公平地判決的前夜，桑賽凡麗娜夫人是要離城他往的，可能離開帕爾瑪國土：果爾如此，沒有人懷疑，伯爵是要提辭職書的了。那末，法皮奧·康梯將軍有可能繼承，拉凡爾茜侯爵夫人將要戰勝了。你這次的事情，失算在沒有準備充份，弄出一個機靈的人物來把你的無辜底真相放置於天光化日之下，更沒有預防到那種行賄的行爲。伯爵相信他是親自出馬了，但他那樣的偉大，難於向瑣碎的事件低頭；況且他兼任警察大臣，一開頭就不能不下令嚴辦你。說到最最末了，我敢說，皇子本人也認爲你有罪，也許他裝作他認爲如此，這件事情因此就很辛辣了。」（這裏面「皇子本人」和「裝作如此」是用希臘文寫的，發勃利西奧格外對大主教感激，他竟然有勇氣寫下這幾個字。他用小刀把這幾個字彫了出來，當時就揉爛了牠。）

讀這封信的時候，發勃利西奧中途停下了何止一二十次；他給敏銳的感激之情所充滿；立刻他回覆了一封八張紙的信。寫信時，他不時把頭抬起來，以免淚水掉在信箋上。第二天，正在他封上信封時，忽感到他的語調太世俗。『我應該用拉丁文來寫，』他想，『那末大主教讀起來更加合適了。』他開始構造優美的拉丁文句，用了真正的西塞羅的文體，可是他又想起有一天，談到拿破崙的時候，大主教是直呼其名的；立刻，前一個晚上一切使他淚下的感情都消失了。『啊，意大利的皇帝啊！』他叫起來，『生時有多少人向你賂咒，願忠誠奉你，如今你不在人世了，我將保持這種忠誠。無疑，他是喜歡我的，因為我是一個台爾，唐戈，而他是一個人民的兒子。』因此那意大利文的書信無須毀棄了，發勃利西奧略略地改竄了，便寄給莫斯科伯爵去。

同一天，發勃利西奧在街上碰到了小瑪麗泰，他快活得臉紅了，做了一個暗號，叫她別說話，祇跟她走。她飛速地走入一個荒涼的棋門下；到了那裏，她拉下了當地風尚的一塊黑色紗巾，以免給人認識，遮住了頭；然後，很快地回過身來；

『怎末的，』她問發勃利西奧，『你能這樣自由自在，逛馬路？』發勃利西奧把他的故事說了一遍。

『我的天！你到費拉拉了！我在那兒把你找遍了，找遍了！你曉得，我還跟老太婆吵了嘴，

她要帶我到威尼斯去，我知道你不會上那兒去的，因為你是在奧地利的黑名單上。我賣掉了我的金項鍊，才到了波隆涅，我預感到這兒可以歡聚；老太婆過了兩天倒也趕來了。所以我不讓你來看我們，她又要敲詐，把我羞死了。你記得那一天，後來我們過得很舒服，你給我們的錢，四分之一也沒有化去。我想，我也不要到阿爾倍戈，台爾·潘萊格林諾看你，會弄得滿城風雨的。你去找一條僻靜的街，一個小房間，在黃昏時候，我還是在這個棋門上等你。」這樣說了，她提起足踵而去。

第十三章

這俊俏的人兒一出現，任何嚴重的念頭都飛往九天雲霄之外。發勃利西奧就在波隆涅過得又歡樂，又安全無比。這種及時須行樂的作風，不免在他寫給公爵夫人的信中洩露了，洩露到使她生氣的程度。發勃利西奧卻並未注意；然而他也在一隻小錶上用符號縮寫着：「給公爵夫人寫信時，切忌說，『當我是一個牧師時，當我在寺院中時』的這種話：她是不喜歡的。」他買了一對駿馬，他最喜歡了：只要瑪麗泰想去玩波隆涅附近的風景名勝，他就雇輛馬車，上這兩匹馬；幾乎每天晚上，他帶她上雷諾瀑布。回來，他總去訪問那友好的克利參蒂尼，此人自以為是瑪麗泰的義父。

「天地良心，如果說有價值的人不應該過咖啡店生活，便是我現在的生活，我是不預備反對的，」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他忘記了過去，除非是讀「憲法報」，他絕不上咖啡店的，現在，在波隆涅，他是一個陌生人物，因此從未想到滿足他的虛榮心理。沒有跟瑪麗泰在一塊兒的

時候，他出現於氣象台，他正在研究一課天文學；那教授喜歡了他，發勃利西奧則在星期日借他兩匹馬，讓教授和夫人可以逛一逛蒙太涅拉。

他最不願意傷害任何人，即使這個人是怎末樣不值得的。瑪麗泰堅決反對他去看老婦人，可是有一天，當她去了教堂，他逕自去看「假母」去，後者見他進來，就臉上氣得發紅。「在這裏，我得拿出台爾·唐戈的身份來了，」他告訴他自己。

「瑪麗泰有工作的時候，一個月收入多少錢？」他大聲說，那態度彷彿是一個富有自尊的少
年人，走進巴黎歌劇院的包廂之時。

「五十個斯戈度。」

「你又撒謊了；說實話，否則，上帝作證，一分錢也不給你。」

「好吧，在帕爾瑪的班子裏，她每月拿到二十二個斯戈度，後來倒霉了，遇到了你；我拿十二個斯戈度，我們總是給吉萊梯，我們的保護人，所有收入底三分之一。其中，每一個月，吉萊梯要送一件禮物給瑪麗泰的，這禮物大約值兩個斯戈度。」

「你又撒謊了，你從來沒有四個斯戈度以上的錢。如果你肯好好的待瑪麗泰，我就作為劇團經理人，雇用你們；每一個月給你十二個斯戈度，瑪麗泰二十一個；可是，我只要看她眼睛紅

了，你馬上就可以破產。」

「你真是硬心腸而驕傲；好極了，你雖慷慨，可要毀壞我們了，」老太婆激憤地說；「我們會失掉我們關係的，一旦我們倒了霉，大人不再保護我們時，所有的劇團都滿了；我們就找不到位置了，還不是爲了你，我們要餓死了嗎？」

「見鬼，」發勃利西奧說，走出了房間。

「我不見鬼，你這壞種！我一直跑到警察局去，報告他們，說你是一個開了殺戒的賊禿，你不是什麼裘散比·波西。」發勃利西奧已經走下樓梯了。他又回上來。

「第一，警署早知道我的真姓名了，你可是，如果敢告我，如果你做出這樣不名譽的事來，」他非常莊嚴地告訴她，「洛特維哥，他會來跟你說話的，你這臭婆娘的身體上會有不止六個窟窿，而且兩打窟窿，讓你躺六個月醫院，不准吸菸艸。」

老太婆面色慘白了，衝上來抓住了發勃利西奧的手，想吻他。

「我接受你給瑪麗泰和我的條件，並且感激你。你外表太純良，我當你是可欺的；你記在上，恐怕不止我，還會有別人，會有這樣的錯誤的；我請求你搭一搭貴族架子。」於是她又厚臉地說：「你考慮一下我的忠告，冬天快來了，你應該給瑪麗泰和我兩件很好的英國料子的短上

衣·在聖·彼特隆尼奧廣場上，大店舖裏有得賣。」

俊俏的瑪麗泰的愛給予了發勃利西奧最愉快的友情，有時會使他想起和公爵夫人作伴時所能得到底同樣的快樂。

「可不是很奇怪嗎？」有時他問他自己，「我不能領會那種獨佔的，熱情的，專一的，人們之所謂愛情嗎？在諾伐拉，在南波城，我也有些偶然邂逅的戀史，但是甚至在極早的時候，我也沒有遇到過一個女人，和她眷戀在一起可以勝過我的嗜愛一匹沒有騎過一次的駿馬的。他們之所謂「愛」，」他接下來想，「難道又是一個謊嗎？我感到我在戀愛中，祇好比我六點鐘的時候感到了飢餓。難道奧賽洛的愛情，湯克萊特的愛情都不過從這一類庸俗的嗜愛中產生出來的呢？難道我應該這樣想，我的構造跟別人的，並不相同？為什麼我的靈魂可以缺少一樣東西？何等奇怪的命運！」

在南波城，特別是後來，發勃利西奧遇到過一些女人，她們有地位，又美麗，又受人愛慕；卻犧牲了這一切，企圖攫獲發勃利西奧的心。發勃利西奧每次發覺到她們底這一種野心，立刻和她們公開地決裂了。「是的，」他告訴他自己，「如果我放任了我自己，縱情尋求這種特別銳利的歡樂，」跟這個名為桑賽凡麗娜夫人底美婦人結合的話，我會變成了殺鵝取蛋的愚笨的法

國鄉民了。我的全部幸福都來自我和公爵夫人的感情中：我對她的友情乃是我的生命，假使沒有了她，我就成了什麼呢？一個可憐的流亡者，在諾伐拉城外，鄉村中，破房子裏面，做什麼，吃什麼。我還記得在晚上，怕有什麼意外，我常常撐開一把雨傘，放在頭頂。我借到了我的管理人的馬，總算我是貴族血統，這是說我還是一點點勢力的，騎來騎去，但是他已經覺得我居住太長久了，父親只允許給我一千二百法郎，還覺得他養活了一個甲各賓黨人，將來要受磨折的。害得我的母親和姊妹們新衣服都沒有，省儉下來，好讓我送點禮物給我的情人。這種慷慨的方式一直刺到了我的心裏了。況且，人們已開始猜到我的貧困，這一帶的年輕的貴族快替我抱歉了。任何時候，都可能有人鄙棄我這失勢的甲各賓黨徒的，因為在這些人的眼光底下，我不過是這末一個人。我很可能拿起刀子傷了人，然後給關進費內斯特雷爾堡壘中，或則是我必須逃入瑞士，繼續依賴那一千二百法郎。我何等地幸運，有了公爵夫人，去掉了這一切惡劣命運，何況我應該獻出給她的感情，也正是她才能夠感受的。

「才沒有了這種可笑的，可憐的存在，我才不成爲搖尾乞憐的小狗，才不是一個傻瓜了，我在一個大城市裏住了四年，又有了一個華麗的生活起居，而鄉村生活底妬忌和別些感情，我都沒有嚐到了。這寵愛我的姑母，總是因爲我沒有儘量地到銀行裏去支取款子，不斷地責備我。我難

道要毀棄這樣的一種可羨的地位？難道我願意失去世界上這唯一的友人？我只須對她說一個謊，我只須對這美麗的婦人，固然世上沒有人可以和她競爭美貌的，固然我對她是感到了最熱情的友情的，說出一聲『我愛你』來，然而我卻不懂得戀愛是什麼啊。她會整天地挑剔我，說我缺少了那種我本不明瞭底熱情的。瑪麗泰恰相反，猜不透我的靈魂，以爲一個擁抱便是靈魂的迸發，以爲我瘋狂地愛着她，自以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事實上，唯一的一次結識，使我隱約地感到了，我相信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柔腸寸斷的感覺的，還是在比利士邊境上，尚德爾的旅店中，那艾妮鏗呢！』

很抱歉的是，我們必須在這裏記錄發勃利西奧最惡劣的一個掌故；就在這平靜的生涯中，他給虛榮刺激了一下，這愛情所不能征服的心就迷失了路。和他同時候在波隆涅的，是著名的浮士泰，無疑是當時最著名的女歌唱家，也是朝三暮四，最淫亂的女人了。威尼斯的名詩人波拉蒂給她寫了一首有名的諷刺體十四行詩，當時在皇子和街頭最卑賤的阿勒伯人嘴上，都同樣地流行的：

希望呢不希望，愛上和同一天又恨上，得到滿足，祇在不貞之中，輕藐吧，她

又是全世界所崇拜的：浮士泰有這樣的缺點，而且有更多的缺點。還是不要看到這條毒蛇吧。大胆的人，如果你看到了她，你就忘記了她的淫亂。你就以為，聽到她的聲音叫做快樂，你就忘記了自己，愛情弄得你，一下子，變成了古時候那聽到歌

唱女妖的攸列栖斯的同伴了。（註一）

在那一段時間裏，這奇蹟一樣的美人正在迷戀一個年輕的M伯爵大鬍子，以專橫著名的，可是便是他的酷勁兒，她也一點不在乎。發勃利西奧在波隆涅的街頭遇到過伯爵，那自以為優越的，不屑與人為伍的氣派使他感到了大驚愕。這個年輕人富有非常，以為他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有權勢的人物曾經威脅了幾次，他出門總帶十個保鏢的，一律穿了制服，都是他從勃萊斯西亞的產地上帶來的死士。有一兩次，發勃利西奧偶然聽到了浮士泰的歌唱，而發勃利西奧的眼睛，也跟這M伯爵的眼睛相遇了數次。他為她的天使似的甜美的歌唱所震動了；他從來沒有想像過，有這樣底聲音；從中，他得到最崇高的歡樂，恰恰和他這時期的寧靜的生活形成了對比。那末，這是否所謂的愛呢？他問他自己了。急於嚐一嚐愛的滋味，再又想到他可以M伯爵角鬪一下，這似乎饒有興味的，因為這人的表情比之任何鼓樂軍官還要凶惡，我們的英雄就又放縱自己了，他

孩子氣地、一再地、過份地，經過塔拿麗宮的門口，那是M伯爵爲了浮士泰而佈置的金屋。

有一天，夜幕快降落了，發勃利西奧想博得浮士泰的青睞，卻博得了最刻薄的一連串的訕笑，發自伯爵手下那些死黨的，他們都結集在塔拿麗的宮門。他趕回家，武裝了起來，再從宮前經過。浮士泰躲在窗簾背後，也正在等他回來，給他相當的反應。M伯爵是全世界都妬忌的，卻尤其妬忌裘散比·波西先生，說了許多可笑的恫嚇話，因此每天的早晨，我們的英雄，每天早晨把一封信送到他的門上，信裏面卻只有這幾個字：

「裘散比·波西先生善於除驅害蟲，現住拉爾加路七十九號；潘爾格琳諾。」

M伯爵慣常是受人尊敬的，因爲他擁有偌大的財產，出身又高貴，而且有三十個家奴，他無理會那短信裏的文句。

發勃利西奧也給浮士泰寫了這一類的信：M不能不派間諜去調查他的情敵了，這個情敵確有相當的魔力；立刻，他知道他的真姓名了，之後，又知道他目前不能在帕爾瑪露臉。數天後，M伯爵和他的死黨，華麗的馬匹和浮士泰出發到了帕爾瑪。

發勃利西奧被激動了，第二天也跟了他們走。良善的洛特維哥再三地苦心地勸告他，發勃利西奧不聽；而洛特維哥，不愧是勇士，佩服了他；而且他們移動之後，他也樂得和卡薩爾瑪喬的

漂亮情婦接近一些。由洛特維哥的號召，有十個左右的拿破倫舊部加入了裴散比·波西的部下，做了家奴。「條件是，」發勃利西奧在追跡浮士泰的時候，告訴他自己，「我不要通知警察部長底莫斯卡伯爵，也不要通知公爵夫人。一身做事一身擔當。將來我可以解釋給我的姑母聽，我是尋找愛情，這美麗的東西我從未得到過。事實是浮士泰不在前面，我也想念她。可不知道我愛的，還是她的歌喉的記憶呢，還是她本人？」早已不再想做僧侶了，發勃利西奧長了一臉的絡腮鬍子，其可怕也不在M伯爵之下，這一來倒也給他化裝了。他的總司令部並不設在帕爾瑪，這未免是太過份，他安頓在鄰近的村中，在森林裏，在他姑母的別墅沙卡那兒的公路上。聽從了洛特維哥的意見，他出現在村中時，自稱係某一嗜好怪僻的英國貴族底僕從，這位貴族光是在打獵一件事上，每年要化十萬法郎，此刻他在柯摩湖上垂釣，不久就要到帕爾瑪來了。幸運很好，M伯爵給浮士泰租賃的精美絕倫的小宮殿恰好在帕爾瑪城的極南部，剛剛在通沙卡去的公路上，浮士泰的窗子裏，望得見高大的樹木夾道的優美的馬路，一直伸展到戲臺的高塔下。在這不常出現的區域裏，誰也不認識發勃利西奧；他跟蹤着M伯爵，有一天，伯爵離開了那可讚嘆的歌唱家的門，發勃利西奧立刻大着胆子，出現在天光化日之下，騎一匹駿馬，全付武裝好。樂師一隊，在意大利街頭常常可以看到的，往往是很好的音樂家呢，帶了提琴來到浮士泰的窗下；演奏了一個

序曲之後，他們歌唱了，歌唱着讚美她的歌詠曲，唱得很不錯。浮士泰到了窗口，毫不困難就認出了一個禮貌週到的少年人，立馬街道正中，先向她鞠躬，然後富有暗示地向她一瞥。穿的雖是過時的英國服裝，她立刻認識，這便是使她離開波隆涅的許多熱情的書信底作者。『他是一個怪人，』她自己告訴自己，『看樣子我必須愛上他了。我還有一百個路易的儲蓄。我可以和伯爵決裂的；他實在沒有精力，一點驚人的事也做不出來，引起我興趣來的，祇不過他的死黨底那種喝血的模樣。』

第二天，發勃利西奧又打聽到了，每天早晨十一點，浮士泰要到中心區的教堂裏去祈禱，就是他的叔祖阿斯卡尼奧·台爾·唐戈大主教的墓地所在底聖·喬凡尼教堂，大着胆子，他跟她走去。洛特維哥給他弄到一付英國的假髮，髮色帶紅而光耀。根據這紅色的假髮，作爲他內心燃燒底象徵，他寫了一首十四行詩，浮士泰讀到後，覺得很動人：發勃利西奧設法讓人把這首詩放到了她的鋼琴上了。這一類的鈎心鬪角持續了一星期之久；發勃利西奧發現，儘量他各方面想盡了辦法，他還是沒有進展，浮士泰還是拒絕和他幽會。他的奇異的行爲失着了，後來浮士泰承認她當時心裏害怕。發勃利西奧現在繼續的進攻，實在卻祇有一個微弱的希望了，希望他能感受一些所謂「愛」的感覺，但他時時感覺到煩懣。

「先生，讓我們離開這裏吧，」洛特維哥時常勸他，「你一點也沒有墜入情網；我很明白的，你又冷靜，又處處顯出你很有常識。你又毫無進展，如果知恥，我們也應該走了：」發勃利西奧也打算在情緒低落之時離開了，那時他聽到說浮士泰要到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的宮邸中去演唱。「也許這美麗的歌喉可以安慰我的心，」他這樣告訴自己；而他喬裝了，竟然闖入了那一座人人認識他的宮邸。我們不難於想像公爵夫人的驚訝了，當那演唱會結束的時候，她發現一個年輕人，行獵者的打扮，站在那大客廳的門口，站立的姿勢使她若有所憶。她去找來了莫斯科伯爵，這時伯爵才告訴了她，一切的發勃利西奧的不可信底傻勁兒。伯爵異常鎮靜。發勃利西奧在公爵夫人之外又愛上了一個女人，這使他高興；伯爵的爲人是光榮的，不說政治，他向來就祇根據了這句格言行事，一切能使公爵夫人快樂的，他也快樂。「我要他自己來挽救自己，」他對他的情婦這樣說，「你想，要是在這個宮邸中，他被逮捕了的話，我們的敵人將如何高興。我的跟從約有一百多人，因此，我要問你拿那個蓄水池的鑰匙了。發勃利西奧說他瘋狂地愛上了浮士泰，但到目前爲止，他沒法從M伯爵那裏把她奪過來，這位伯爵讓那浮華的女人過着皇后的生活。」公爵夫人是滿面愁容了；看來，發勃利西奧祇是執袴子，不懂得溫情，不懂得莊麗的情感。「來了也不來看我們！我永遠不能原諒他！」她最後這樣地說，「你想，我每天寫信到波

「隆涅去的！」

「我卻很佩服他的剋制力，」伯爵回答；「他不願意和我們妥協，日後聽他報告一切的詳情一定很有趣的。」

浮士泰也真是一個大情人，心裏的感情隱瞞不了；音樂會上，她所唱的每一個旋律都是唱給那獵人打扮的高大的年輕人聽的，第二天她又告訴M伯爵，說她有了一個不知名姓的情人。「你在那裏看到他的？」伯爵憤怒地問，「在街上，在教堂中。」浮士泰回答，找不到適當的字眼了。立刻她想挽回這局面，至少要減少發勃利西奧被認出來的可能性：她就滔滔不絕地描寫一個紅髮少年；藍色的眼睛；他一定是一個英國人，又有錢，又古怪，也許是皇子一類人物。聽到這話，M伯爵有了一個想法了，他的想法往往是不倫不類的，他以爲他的情敵是帕爾瑪的太子，這增強了他的虛榮心，憂鬱的少年太子啊，四五個總督，副總督，教師等等，等等，長日陪伴他，除非先開會決定了的話，是不出門的，他碰到看得過去的女人時，據說總要狠狠地釘上幾眼。公爵夫人家的演唱會上，由於地位高，他坐在第一排，聽衆之前，孤另另的一隻靠椅中，離美麗的浮士泰不過三碼，而他的凝視的方式，早使得M伯爵不安了。這一類的狂想卻滿足了他的虛榮，他有了一個太子底情敵，害得浮士泰也好笑，又說了成百的瑣碎的細節，來證實他，卻說得是毫不技

巧的。

「你的系統，」她問伯爵，「一定是跟法爾納斯，這年輕人的一族的系統，同樣悠久的了，」
「什麼？同樣悠久？我家從沒有出過私生子。」（註二）

幸而M伯爵沒有充份的裕暇來觀察他的情敵，他已深信不疑，接受了太子是他的情敵，一個很值得他驕傲的想法了。發勃利西奧是除了臘豔的要求之外，不到帕爾瑪城裏的，他躲在莎卡的附近的森林中，波河河岸上。而M伯爵越來越驕傲了，也越懂慎了，因為他覺得他已開始在和一位太子爭奪浮士泰的心了，他很嚴正地要求浮士泰點檢她的行爲。像一個善妬而灼熱的情人，他跪向她，說了多少話，宣佈他的榮譽，現在要求她不能落入太子的圈套。

「原諒我，我不會落入他的圈套的，如果我愛他。可是我還沒看到一個太子跪在我的前面呢，」

「如果你變了心，」伯爵輕藐地說，「我當然不能報復一個太子，但是我還是要報復的」；說完，他出去了，大聲碰上了門。當時候，如果發勃利西奧跟着就出現了的話，他已經勝利了。

「如果你愛惜你的生命，」那天晚上，演唱了之後，他離開她的時候，伯爵又說了，「留神別讓太子已經進入了你的房間，這一類的話，傳入我的耳朵。對他，我是沒有辦法的，可是記得

了，對你，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啊，我的小發勃利西奧啊，」浮士泰召喚了，「但願我能找到你！」

年輕的人，特別是富有的，從搖籃時代起就聽慣了奉承話的，在虛榮受了傷之後，就什麼也做得出來了。M伯爵對待浮士泰的熱情狂暴地激增着；明知他這樣時，是和一個獨生的太子要發生衝突的，況且他又在太子治下的國土上；他並沒有勇氣去見太子，甚至也不敢偵察他。M伯爵覺得他是無法打擊這樣一個情敵的，他祇決定大鬧一場。「讓我被永遠逐出帕爾瑪好了！」他想，「噓，這算什麼？」其實，他要是偵察了他的敵人，他就會知道，可憐的太子啊，出門時，祇少有三四個老頭子，禮義專家，衛道者，跟着他，他在這世界上的唯一的快樂，也不過是鑛物學。白天裏，黑夜裏，浮士泰的那座小宮殿，帕爾瑪的高等社會擁在那裏的，四週都給特種人物包圍住了；每一個小時，M伯爵都得到情報，她在幹什麼，尤其重要的，她週圍的人在幹什麼。善妬的情人底這種警戒，有一點很值得讚賞，就是這著名淫亂的女人，竟絲毫沒有發覺，她週圍的間諜真所謂日有增加了。他的全部間諜都報告了M伯爵，說有個非常年輕的人物，帶了紅色的假髮，不時出現在浮士泰的窗下，可是每次都化裝。「明顯得很，是太子了，」M想，「不然，爲什麼要化裝呢？天啊，我這樣的人，不應該讓步的。要不是威尼斯王國被人篡位了的話，我自

已是一個皇子了。」

在聖·斯梯芬諾節慶的宴會上，間諜們的報告帶有嚴重性了；他們似乎說明着，浮士泰已開始回答了那陌生人的追求。「我該此刻就離開，帶走這女人！」M伯爵這樣想，「不成，在波隆，我逃避了一個台爾·唐戈；在這裏我又逃避了一個太子。那小子要怎末說呢？他一定說他把我嚇走了。論家世，我並不下於他。」M伯爵狂怒了，而且，他的最大的痛苦還在這一點，他不能出現在浮士泰面前，她是一個最愛嘲笑，作弄人的女人，對善妬的情人決不肯放鬆。所以，聖·斯梯芬諾節日那天，他祇和她消磨了一個小時，而她的歡迎他，在他看來，真是不忠誠的極頂了，十一點沒有到，他就離開，讓她作準備，去聖·喬凡尼教堂做彌撒。M伯爵回到了家裏面，穿上了一件神學學生的破衣服，也趕到聖·喬凡尼；他挑選了禮拜堂的第三部份的左邊，一個墳墓後面的地位；他可以從一個跪在墓上的紅衣主教的手臂之下，望見全教堂的情景；有一個彫刻像正好隱蔽了他，擋去了後面來的光線。立刻，浮士泰來到了，美麗得勝過以前。她裝扮得周全，多少愛慕她的，高級社會裏的人士要來侍候她。她的眼睛，閃閃發光，嘴上含笑。「沒有問題了，」他這樣妬忌地想，「她是到這裏來見她的情人的，因為我看守得好，她已經好久沒有見到他。」突然間，她的歡樂的表情增加了一倍，「我的情敵在這裏了！」M喃喃地說，他的狂

怒已經到了極頂。「我算什麼呢？做一個化裝的太子底監視者。」可是他費了好大的力氣，還是找不到他的情敵，他那飢餓的眼睛是虎視眈眈地，到處在搜索。

在禮拜的儀式中，浮士泰把眼風四處的飄，結果總是用快樂和愛的眼色投向M伯爵隱匿的暗黑的一角。在熱情的心裏，最微小的意義也會誇大到、得到一些最可笑的結論來的；M伯爵以為浮士泰已經認出他，而且知道他充滿了妬意了，所以用了這樣溫柔的眼光，在責備他，同時也在安慰他。

那紅衣教主的墳墓，就在M伯爵用作瞭望台的後面，高出聖·喬凡尼教堂的大理石地面約四五尺。這一個時髦的禮拜到下午一點才開始結束，大部份的信徒都出了教堂，浮士泰以虔敬為理由，把一些貴族們打發掉了；她跨在她的座位前面。更溫柔更明麗的眼色釘住了M伯爵；教堂內只存下很少的人了，她不再用眼風四處的飄，然後再歡樂地望那紅衣教主的影像、最後，浮士泰站了起來。先用手做了許多古怪的動作，然後很快的出了教堂。

M伯爵，在盲目的愛情中，妬忌心情已一掃而空，離開了他的崗位，飛也似的要到他的情婦的宮殿中，去謝她一千次，一萬次，那時，他從紅衣教主的墓前經過，他發現一個穿了全黑的少年人，這穿喪的人物還跪在墓誌銘之前、論地位，那末這善妬的情人的眼睛搜索全教堂之時，剛

剛從他的頭上越過，自然他是根本看不到他的。

這少年人也站了起來，很輕快地走開了，立刻有七八個人把他圍了起來，他們的樣子太粗莽而奇特了，顯然是他手下的人。M趕快跟上去，可是那些粗莽的人，很容易地就攔住了他，因為那木門很窄，他們似乎在保護那年輕人；最後，這一行人魚貫而出，M伯爵殿後，到了街頭，他祇看見有人關上了一輛破舊的馬車的門，那車子也很奇怪，是由兩匹駿馬拖的，一下子就消失在視線之外了。

他狂怒地回家；立刻，間諜們來報告，他們激情地說這天的早晨，那神祕的情人化裝爲牧師，非常虔誠地跪在聖·喬凡尼教堂入口處一個黑暗的墳前。浮士泰一直留在教堂裏，直到人都走光了，然後很快地和那陌生人交換了若干手勢，彷彿她祇是在用手劃十字一樣。M伯爵奔到了他的不忠實底情婦的宮殿中，這一次，她似乎掩蓋不住那不安的神情；她告訴他，那態度正是一個熱情的婦人故意撒謊的樣子，說她照常到聖·喬凡尼去了，但沒有看到那迫害她的人。聽到這話，M伯爵氣得出了性，罵她是最惡毒的東西，把親眼目擊的告訴她一遍，她敢於撒謊更加强了他的詛咒，拔出刀子，向她撲過去。浮士泰異常冷靜地對他說：

「好極了，你所叫苦的，全部是真實的，我之阻制你，是爲了使你不致於發狂地報復，這一

報復可以把我們兩個人全都毀了的。讓我一次都說清楚了吧，據我所知，這個迫害我的人，他的心願是從來無違的，至少在這個國土上。」這樣，又很巧妙地提醒了M伯爵，指出他並沒有法律上的權威可以控制她、最後，浮士泰說她大約不會再去聖·喬凡尼教堂了。偏偏M伯爵更瘋狂地愛上了她，而這個女人又用媚惑的手段，混和了謹慎來對付他，他覺得無能爲力了。他想離開帕爾瑪；太子縱然有權有勢，總不能跟踪他們，即使跟踪了，他再不能比他更有權勢。可是驕傲重新出現在他的心頭，這樣走豈不是逃避嗎，M伯爵禁止他的這樣的念頭。

「他一點不懷疑，在這兒的是我的小發勃利西奧，」歌唱家這樣的自思，快慰起來了，「現在，我們可以開一個大大的玩笑了。」

發勃利西奧卻一點不知道他的桃花運；看到第二天，歌唱家的窗子是很謹慎地關着的，又到處都看不到她，他開始感覺到，這一個玩笑不免開得太長了。「我使得警察大臣的莫斯科卡伯爵如何爲難了啊！他們會以爲他是我的同謀、我到這個地方簡直是來毀壞他的地位的！但是，我已經進行了這末久的計劃，一旦放棄了，將來告訴這一段豔史給公爵夫人聽，又不曉得她如何說了？」

有一個夜晚，幾乎要放棄一切，正在這樣地評理，一方面他散步在浮士泰的宮殿與礮台之間

林蔭道上，他發現有個瘦小的偵探跟在他的背後；他走了好幾條小路，想摔下他，可是無用，那瘦小個兒緊緊釘着。他耐不住了，衝上一條沿着帕爾瑪河的冷靜的街道，在那兒埋伏着他的下人；他發出了一個信號，他們就跳到那可憐的小偵探前面，她跪了下來。那是浮士泰的侍女貝蒂娜；在三天的沉悶而緊閉的生活之後，她扮了男裝，逃開伯爵的刀子，這是她和她的主人同等恐懼着的，現在出來了，就爲了要告訴發勃利西奧。有人熱烈地愛着他，燃燒似的渴望見到他，可是這人卻再不能出現在聖·喬凡尼教堂了。『時機成熟了！』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堅持必有結果。』

這小小的侍女漂亮極了，這使得發勃利西奧忘記了他的思攷的問題。她報告他、他散步的那條路上，佈滿了伯爵的間諜，雖然他們並不顯露。他們租了沿馬路房子的地面層或二層樓的房間，躲在窗簾背後，默不作聲，觀察着外表上很荒涼的馬路上的一切情形，也聽到了一切的聲音。

『如果那些間諜聽出我的聲音，』小小的貝蒂娜說，『一回到家裏，我就會給刀子刺死，說不定要連我可憐的女主人一起呢。』

在發勃利西奧眼中，恐懼使她分外美麗。

「M伯爵，」她又說，「真是狂怒了，女主人說他什麼也做得出來……她要我告訴你，她寧可遠遠地離開你一百里。」

然後，她把聖·斯梯芬諾那天的情形，M伯爵的狂怒，說了一遍，如何他統統看到了：浮士泰的眼色和愛情的暗號，因為那天她對發勃利西奧是瘋狂了一樣的。伯爵又如何抽出了刀子來，抓住了浮士泰的頭髮，要不是她還鎮靜，早已香消玉殞了。

發勃利西奧把美麗的貝蒂娜邀入附近的，他的一座小房子裏。他告訴她。他是從吐林來的，是一個在帕爾瑪的某某要人的兒子，因此他的行動必須非常之審慎。貝蒂娜回答道，他一定是比他所說的、更加華貴的人物。我們的英雄逐漸發覺了，那美貌的少女也當他是太子。浮士泰對他有一點敬畏、敬畏之中又生了愛；她卻很謹慎，所以並不把他的名字告訴她的侍女、祇稱他爲太子。最後，發勃利西奧向那女孩子承認，說她猜對了。「可是，洩露了我的名字，」他接着說，「我就沒有法子再看到她了，儘管我對她有何等的熱情，因為立刻，我父親手下的大臣們，這些好說俏皮話的傢伙，總有一天我要請他們滾蛋的、一定命令她離開這裏，其實現在包圍着她的，也正是這一班人。」

將近黎明時，發勃利西奧就和這小小的侍女商量了許多辦法，以便他走進浮士泰的綉閣。他

召來了洛特維哥和他的另一個隨從，後者是一條狐狸，當發勃利西奧給浮士泰寫一封誇大其辭的情書的時候，他和貝蒂娜發生了感情；而發勃利西奧抓住了這機會，正在把這等場合描寫得如何悲劇化。等到天色破曉，他才釋放那小侍女，離開他的時候，她對於少年太子的風度是滿意極了。

番復了何止一百遍啊，現在浮士泰已經跟她的情人訂了盟約，後者不必在宮殿的窗下蹀躞不已，如果他可以得其門而入，就會有暗號發出來的。可是發勃利西奧已經愛上貝蒂娜了，相信他對浮士泰已經到了飽和點，再不能在帕爾瑪城外兩里地的地方過禁閉的生活。第二天的晚上，午夜，他禁不住上了馬，帶了隨從，在浮士泰的窗下唱了一個流行曲，還把其中的詞句都改了。

「我們的朋友、有了戀情以後，豈不是都這樣做的嗎？」他這樣問自己。

現在浮士泰已經表示了一種渴望，要看見他，弄得這一類的追求都使發勃利西奧感到怨倦。

「不對，我一點也沒有戀愛，」當他在窗下歌唱（唱得很不壞）的時候，他這樣想；「貝蒂娜比浮士泰要好了一百倍，我願意此刻由她來接受我。」發勃利西奧越來越不高興了，正要回村子去，突然離開浮士泰的宮殿的五百碼之處，十五至二十人向他撲上來，四個人抓住了韉繩，另外兩個抓住了他的手。洛特維哥和發勃利西奧的衛士都受到攻擊，但都掙脫了；他們放了幾槍；這

一切都發生於一剎那間。一瞬眼，街上出現了五十個火把，像變戲法一樣。所有的人都有武裝。雖然給人抓住了手臂，發勃利西奧還是跳下了馬；他要打出一條路來；他甚至把緊握他的手的那人弄傷了；可是使他驚奇的是這人輕輕地對他說了，用最尊敬的聲調說：

『這一個傷，太子將來要好好地賞我，我寧可受傷，不願犯了叛上的罪。』

『我這種傻行為倒底受責罰了，』發勃利西奧想，『自己已不覺得有趣的罪行，我要因而倒
霉。』

這一場小小的戰鬥幾乎還沒有結束，一羣奴僕穿了鮮明的制服，抬出一座轎子來，那轎子漆畫得很古風。那是有嘉年華會的時候，醉酒的羣衆，帶了假面，抬來抬去的古怪的轎子。六個人，手執利刃，懇求太子上轎，說夜間空氣太冷，也許要傷害了他的嗓子、話是很恭恭敬敬地說的，「太子」這個詞被一再地稱呼，被一再地號叫。行列於是移動向前。發勃利西奧數了一下，大約有五十個人拿了火把通過街道。大約是夜半一點鐘光景；全城人從窗中下望，那行列莊麗地前行。『我以前怕孟伯爵的刀子，』發勃利西奧自言自語了，『不料他祇要作弄我，倒想不到他有這等好趣味。可是，他真的以爲他的對手是太子嗎？要是他知道我是發勃利西奧，那就不同了！』

五十人舉火把，二十人帶匕首，在浮士泰的窗下逗留了片刻，便走向城中一些華麗的官邸。一對軍樂隊長在轎子的兩側護衛，時時問太子有沒有話吩咐。發勃利西奧很謹慎有戒心：從火把的光中他看到洛特維哥和他的手下人緊緊地跟住了行列。發勃利西奧心想：「洛特維哥祇有九個十個人，他還不敢動手。」他從轎子的裏面，看到那些在開他玩笑的人全是一直武裝到了牙齒的。他故意和監視他的隊長說說笑笑。這勝利的行進繼續了兩個多小時之久，他發現他們快要經過桑賽凡麗娜宮邸所在的街端了。

就在他們轉灣的時候，他很快地打開了轎門，從滑竿上一躍而過，有一個奴僕向他迎面擲來一個火把，他一拳就打倒了他：他肩上吃了一刀；又一個奴僕擲來一個火把燒了他的鬍子；最後，發勃利西奧衝到了洛特維哥傍邊，向他喊道：「殺！殺每一個拿火把的人！」洛特維哥拔出了刀，把追逐着發勃利西奧的兩個人擋住。發勃利西奧奔到了桑賽凡麗娜宮前，那門房正因好奇，開了那離地三尺的大門中的小門探視，一臉驚異。發勃利西奧跳了進去，就關上了這小門；他奔入園中，從另外一扇通到一條僻巷去的小門裏逃了出來。一小時之後，他出了城，天明時，他經過了莫丹那的國境，到了安全地帶，這晚上，他到了波隆涅。「好一次冒險，」他告訴自己，「我都不曾和那迷我的人兒說半句話。」他趕緊向伯爵和公爵夫人寫道歉的信，寫得很謹

憤，一面他描寫內心的情緒，一面注意了，不讓仇敵得了風聲。『我愛的是愛情，』他對公爵夫人說，『我什麼都實行了，以求得關於愛情底智識；可是天性上，我沒有一個愛情的心，也不能爲愛情而憂悒；除了庸俗的歡樂，我不能有別的較高級的，』等等。

而這一個事件，如何激刺了帕爾瑪，真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他的神秘性激刺了好奇心：多少人看到那火把和轎子。可是，被尊重備至，又被抬來抬去的人，到底是誰呢？有身價的人，第二天，一個也沒有失落啊。

轎中那人逃走的那條街上底一些平民，都說他們看見了一個死屍；可是翌日，除了鋪道上的血漬之外，他們什麼也不能發現。這天有兩萬人到出事地點來看。意大利的城市見慣了這一類荒誕不經的景像、而且事後，他們總知道那原因和後果。唯獨這一次、一直到一個月之後，他們雖然還談到那一次火把的行列，別的卻不再談了，還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猜出，蓄意要從M伯爵那兒把浮士泰搶走的一個人究竟姓甚名誰，不能不謝謝莫斯科伯爵的部署了。那善妬的情人是在行列開始移動時，就逃走了的。伯爵下令把浮士泰送進了礮台。公爵夫人大笑了，因爲皇子對這事很感奇異，他是可能猜中發勃利西奧的，因此伯爵玩了一個小花樣。

帕爾瑪有一個學者，來自北方，打算寫一部中世紀的傳記；他到圖書館裏搜集資料時，伯爵

給過他很多幫助。這少年學者脾氣很暴躁；總覺得帕爾瑪的每一個人都在當他傻瓜。他長了一頭紅髮，因而是非常矜特的，的確，街上的小孩們時常尾隨他。這個學者還認為，在旅店中，他們常敲他竹槓，每有交易，他先要在一位斯塔爾克夫人著的「旅行錄」中查一查價目表，這冊旅行錄已經翻印了二十版，其中滿載着火鷄，蘋果，牛奶，等等的價格，供這小心的英國人查攷。

就在發勃利西奧被迫夜遊的一天底晚上，這紅頭髮的少年學者在旅店中發脾氣，拔出了手槍，向一個掌櫃的報仇，因為一隻桃子，要他兩個蘇爾地的高價。他被捕了，身懷凶器要算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因為這暴躁的學者有瘦長的身段，伯爵就想到了，使他在第一天早晨給皇子看到，說便是這莽夫要想搶劫浮士泰而未遂。在帕爾瑪，身懷凶器要處三年徒刑，但這種刑罰，往往並不執行。在牢中坐了兩星期，那學者只見到一個律師，先把犯了這種罪行後、要得到的種種嚴刑威嚇了他，然後換了一個律師，把M伯爵懲罰他的一個隱姓的情敵的夜遊情形告訴了他。「警察查不出這情敵是誰，但不能這樣向皇子供認。請承認，是「你」在追求浮士泰；是「你」，在她窗下唱歌的時候，有五十個暴徒把你抬走了；他們抬了你，在城裏走了一小時，但沒有說什麼不應該說的話。這樣的自首並沒有屈辱了你，你祇要說一個字就行了。等你說出這個字，你就幫助了警察

局了，你可以坐了驛車到邊境上，他們會跟你握別的。」

學者堅執了一個月；有三兩次，皇子想把他調到內政部來親自審問他。後來，皇子已經忘懷了，而那學者，卻也耐不住起來，決定承認這一切，於是被送到邊境上。皇子一直相信M伯爵的情敵是一頭紅頭髮的。

逃亡後三天，發勃利西奧又躲在波隆涅了，和洛特維哥商量，如何捉住M伯爵，這位M伯爵也躲在通往佛洛倫斯的公路上，一個村子中間。伯爵只兩個武士保護他，第二天，他騎了一匹馬回家來，給七八個戴假面的人捉住了，他們告訴他，他們是帕爾瑪見過他的。綁了他的眼睛，他們帶他上山，到了一個旅店中，他們對他恭敬有禮，請了他一頓豐美的晚飯。他喝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最好的酒。

「我是國事犯嗎？」伯爵問。

「不是的，」帶假面的洛特維哥有禮貌的回答。「你觸犯了一個獨立的公民。抬了他的轎子；明天早上，他想和你決鬥。如果你殺了他，你可以得到一對駿馬，和金錢，沿途換馬，到熱諾亞去。」

「這人是誰呢？」伯爵憤怒地問。

「他叫蓬拜斯。你可以先挑武器，有很好的證人，完全是忠心正直的，但有一個條件，你們兩個人中間必須死一個！」

「啊，那末是謀害了！」伯爵說；害怕起來。

「不，請你別這樣說！這僅僅是你在帕爾瑪、半夜裏，抬他走在街上的那個青年，和你的一次決鬥，你要是活着，他的榮譽就受了損失。你們兩個人，只能有一個活在世上，你該努力殺死他；劍，槍，刀子，任何武器都可以立刻去拿，因為我們得趕快了；你大約是知道的，波薩涅的警察很賣力，說不定會趕來干涉的，但這一次決鬥對於你開過玩笑的少年人的名譽，卻太重要了。」

「可是，他是否太子……」

「跟你是一樣的，他是一個獨立的公民、當然他沒有你有錢，但他希望能跟你決一死戰，我可以警告你，他會逼得你動手的。」

「我不怕世界上的任何人！」M叫喊了。

「這是你的敵人的願望，」洛特維哥回答。「明天，黎明時，準備了保護你自己的生命；有一個人要進攻你，他是有生氣的理由的，不會輕輕放過你的；你可以挑選武器，勿忘了寫好你的

遺囑。」

第二天，六點，早餐送來了，然後，M伯爵被軟禁的屋內底一扇門打開了，他被邀入一個庭院；院子的四週是相當高的籬笆和牆垣，院門緊閉着。

在一個角隅，伯爵被邀請到一張桌子，有幾瓶酒和白蘭地，兩柄手槍，兩把劍，兩把馬刀，紙和墨水，許多農民站在旅店的窗口下瞰着，伯爵哀求了他們。「他們要謀害我，」他叫道，「救我一命。」

「你欺騙自己了，要不然，是想欺騙別人，」發勃利西奧喊道，他在對面的角隅，在一張也滿置了武器的桌邊。他捲起了袖口，臉上帶着劍術用的鐵絲罩。

「我請你，」發勃利西奧說，帶上你旁邊的鐵絲罩，然後，隨便你用刀或用手槍，過來吧；昨天晚上，我已經通知你，武器是隨你挑選的。」

M伯爵說了無數的困難，不願決鬥，發勃利西奧卻擔心警察會來，雖然他們在波隆涅城外五里的山峯中。他侮辱他的情敵，到後來，激怒了M伯爵，拿起了一把劍，走向他。決鬥靜靜地開始了。

數分鐘後，起來了一個騷動。原來我們的英雄，知道他這樣的行爲，對他的將來關係重大，

說不定要爲人垢病的。因此他派了洛特維哥，到鄉村中去多找些證人來。洛特維哥拿出了些錢來給附近一個森林中，正在工作的一些陌生人；他們叫囂着，奔到旅店來，以爲他們是去把那付了他們金錢的人底仇敵殺死。一到那裏，洛特維哥卻叫他們睜開眼看，看決鬥中的兩個少年人有沒有用不正當的手段，不公平地佔到上風。

● 那些人一叫囂後，被打斷的戰鬥又不能再開始了。發勃利西奧得重新侮辱伯爵。「伯爵，」他向他喊，「你既然專橫，就應該勇敢。我看你很爲難，你是主張收買勇敢的人的吧。」伯爵給刺激得行動了起來，回答道，多年來，他在南波城著名的巴蒂斯蒂尼劍術學校練過劍術，他決定懲罰他的無禮。M伯爵最後憤怒了，他果決地決鬥，但給發勃利西奧在他胸上刺中了幾下，後來在床上睡了好幾個月。洛特維哥一面救護他，一面在他耳朵上輕輕地說，「如果你把這一次的決鬥報告了警署，我就在你的床上結果你。」

發勃利西奧到了佛洛倫斯；他躲在波隆涅的時候，沒有收到過公爵夫人的信；在佛洛倫斯收到了責備的信；她不能原諒他，到了音樂會上來，卻沒有跟她說話！莫斯卡伯爵的信，使發勃利西奧高興；充滿了誠懇的友誼，還有最崇高的感情。他想伯爵一定給波隆涅寫了信，避免因那一次決鬥而引起的困難。警察局的態度很公平，據他們的報告，有兩個人是決鬥過了，其中之

一，他們知道姓名，是M伯爵，他們用的是劍，在三十幾個鄉民的前面決鬥，後來教區牧師也到場了，卻勸不開他們。裘散比·波西的名字總算沒有被提出，兩月後，發勃利西奧又回到了波隆涅，更堅信他是不可能瞭解那崇高的，明智的愛情了。他詳細地解釋給伯爵夫人聽；現在，他對於孤寂的生活是懺倦了，他熱情地希望着，要回到伯爵和姑母那裏，和他們過那種美麗的黃昏。自從離開了他們之後，再沒有嚐到過高級社會的愉快了。

『我對於戀愛啊，浮士泰啊，我都懺倦了，』他給伯爵夫人這樣地寫信，『現在，即使她心裏還有我，我卻不願爲了她，而跋涉二十步路了；你說你怕，你不必怕，我不會旅行到巴黎去的，雖然我知道她在巴黎很紅。我寧願旅行了全世界最長的道路，然後來到你和對待朋友這樣好的伯爵那裏，一起地，來消磨一個黃昏。』

(註一) *Cruc* 的唱歌，吸引了航海的人，使他們聽到她的歌唱之後，一個個變成豬和驢子。

(註二) 按——法爾納斯的家族的第一個皇子彼艾特洛，琉依奇是一個有道德的人物，但衆人都知道他是教皇保羅第三的兒子。

第十四章

當發勃利西奧。在帕爾瑪附近的村中，追逐着愛情的時候，司法大臣拉西並不知道他躲在這樣近的地方，他還是把發勃利西奧當做自由黨人，這樣地辦着他的案子：他假裝找不到證人來給發勃利西奧辯護——應該說，是他把證人都嚇退了的；到最後，這件案子已巧妙地拖了一年光景，就在發勃利西奧回到波隆涅之後兩個月的某一天，星期五，快樂得發狂似的拉凡爾茜候爵夫人，在她的客廳內，當衆宣佈了，甫經決定的，關於少年台爾·唐戈的判決書，第二天要送給皇子那裏去簽字，這樣就批准啦。不多幾分鐘，公爵夫人獲悉了她的敵人底這句話。

「伯爵底下的人真是不中用，」她自言自語，「早晨，他還認爲那判決書，不到下星期，是不會通過的。也許，我的大僧正給趕出帕爾瑪去，在乎他是無所謂的；可是，」她接下來，彷彿在歌唱了，「有朝一日，他要回來的，他要我們大主教的。」公爵夫人打了鈴：

「把僕人全部叫到客廳去，」她告訴她的僕役長，「包括廚房裏的人；再到衛戍司令部裏去

拿執照，弄四匹驛馬來，在半小時之內，把這些馬套到我的四輪蓬車上。」屋子裏所有的女人都忙着整理箱籠了，公爵夫人很快地挑選了一件旅行服，這一切她都沒有告訴伯爵；一想到她可以開他一個小小的玩笑，使她感到興高采烈。

「我的友人們，」她對集合了的僕役們說，「我已經知道，我的可憐的姪子。因為有一個瘋狂的人，就是吉萊梯，想殺害他，迫得他起來自衛，現在他本人雖然不在，卻已受到了審判。你們都看見過發勃利西奧，他的天性何等溫馴忠厚！這一種暴虐的處分，使我痛恨，所以我要去佛洛倫斯了；我留給你們，每人十年的工資；你們有困難，可以寫信給我，祇要我還有一個金幣在手上，你們總可以得到一份的。」

公爵夫人的意思正如她說的話，說到結尾處，僕役們都哭了；她的眼睛也有一點點潮濕；她又用情感激動得微弱的聲音說，「請爲我，和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神父，帕爾瑪教區這位大僧正，向上帝祈禱，明天早晨，他就要被判決囚禁了，要是判決得不太愚笨的話，他會被判死刑的。」

僕役們的眼淚加倍流下來，轉變爲煽亂的吶喊聲；公爵夫人踏進了馬車，馳向皇宮。時候雖然不合適，她還是請侍從室的方塔那將軍進去通報；她並沒有穿上覲見的禮服，這就使侍從官長

深深地驚奇了。但皇子卻一點不感到驚奇，這時刻，來通報，他也一點不覺得麻煩。「我們要看到的，秀麗的眼睛裏將滴下眼淚來，」他自己告訴自己，手搓搓手。「她是來求情了；至少，這驕傲的美人將要屈服了。實在，她那種獨立的样子也太過分！這一對秀麗的眼睛彷彿是時常在這樣地對我說話的，只要我稍爲得罪了她一下：『南波城，或者米蘭，跟你這小小的帕爾瑪一比，就顯然不同，是美好的去處。』話是不錯，我既沒有統治南波城，也沒有統治米蘭；可是，這女人倒底要來向我求情了，她祇能求我，所求的是她焦急地要得到的，我一直說，這個姪子一來，我就有利可圖。」

當皇子含着微笑，這樣思考，全神貫注在這些愉快的預期之中，而在他的室內踱來，踱去，那時候，方塔那將軍直挺挺地站在門口，像一個正要獻出武器去的士兵。看到皇子的兩眼閃閃有神，又想起公爵夫人穿着便服，他誤以爲皇室已經淫亂不堪。不料皇子說話了：「請公爵夫人等候一刻鐘，」更弄得他胡塗起來，侍從官長側轉身子去，活像一個被檢閱的兵士；皇子還在微笑：「方塔那沒有習慣，」他這樣想，「我竟要求那高傲的公爵夫人等候。他滿臉驚慌告訴她，等待一刻鐘，這就可以預先給她準備好的眼淚。這間屋子將看到她滴眼淚了。」這在皇子，真是珍貴的一刻鐘；他用堅定的步伐走動；他在統治。「現在，我將要說的話，不得不完全準確；

不啻我對她的看法如何，我永遠不能忘記，她是我這朝廷上最偉大的女人。當路易十四對他的女兒，那些公主們不高興的時候，他不是常常跟她們說話的嗎？」他的眼睛就看住了這偉大的國皇的肖像圖。

有趣的一點是皇子沒有想到問一問自己，他對發勃利西奧是否要寬大一點呢，如何寬大法呢？最後，二十分鐘已經過去了，忠心的方塔那又在門上出現，卻並不說話。「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可以進來了，」皇子叫道，好像在做戲。「現在，眼淚流吧，」他內心這樣加添了一句，然後，好像在準備看戲了，拿出了他的手帕。

公爵夫人是從沒有這樣的年輕，快樂，她似乎還沒有二十五歲。看到她輕快地步履經過那地氈，可憐的侍從官長幾乎暈倒。

「我有一千個理由，請求皇子的寬恕，」公爵夫人用她輕脆歡樂的小聲音說；「我大胆穿了不合朝儀的衣服來見你，可是皇子對我，一向寬大，我相信這一次，你也一定會原諒我的。」

公爵夫人說得相當地慢，使她得愜意地觀察皇子的臉色；這是很精微的。因為一面是驚異，一面是他的手部和頭部所擺的地位，還是不可一世的，兩者混在一起了，皇子坐下來，觸了雷；他在發抖的尖銳聲中，叫喊着，叫喊着，可是真不容易聽清楚：「這是幹麼！這是幹麼！」公爵

夫人好像出於敬意，既然說完了她的客套，就停着等他說話；後來她接着說：

「我請求皇子原諒我的衣飾不合禮儀；」可是，當她說話的時候，她的作弄人的眼睛閃閃發光，皇子再不能承受了；他研究起天花板來，這就表明他實在是奇窘無比。

「這是幹麼！這是幹麼！」他又說；幸而這時他找到了一句話：——「公爵夫人，請坐，」他親自拉了一把椅子過來，給她，那態度也並未不雅。公爵夫人對他的謙遜，也並未漠然無動於中，她把她的眼色抑底了。

「這是幹麼！這是幹麼！」皇子又重復了一次，在他的椅內不安地移動着，好像覺得這椅子不可靠一樣。

「我將要在夜晚的空氣裏，乘坐驛車旅行，欣賞一番，」公爵夫人說，「因為我的缺席，要相當長久，我覺得我不應該不向皇上辭行，謝謝你五年來賜給我的恩惠，」聽了這段話，皇子最後是明白了；他蒼白了；這世界上發現自己的估計有誤，而真真痛苦的，他數得上一個。漸漸，他又恢復了他的尊嚴，相當配得上那掛着的路易十四的肖像圖。「好極了，」公爵夫人想道；「不愧是一個人物。」

「突然的離去可有什麼理由呢？」皇子用相當堅定的聲音說道。

「我已有了此計劃，很久了，」公爵夫人說，「現在，台爾·唐戈神父受到一個小小的侮辱，明天他們要判他囚禁或死刑，這就提早了我的行期。」

「你要到那裏去呢？」

「南波城，我想」。她加添了一句，站了起來：「現在我只是向皇子辭行，並且向他以前的恩典致謝。」同樣的，她也用了很堅定的聲音，皇子就知道，兩分鐘之後，一切都過去了；一感到她的辭行的來意，他就知道此外的一切都不可能；她不是一個走回頭路的女人。他追到她前面。

「公爵夫人，可是你明白，」他說，握住了公爵夫人的手，「我一直非常地關懷你，關懷到你願意的時候，你可以換一個夫姓的程度啊。一件謀殺案發生了；這一個事實，沒有人能否認；我已經把證件都交給我最精明的審判官……」

聽到最後這幾個字，公爵夫人挺直了身子；一切敬畏的眼色統統從她的眼睛裏消失了，祇一瞬眼；她顯然變成了一個憤怒的女性，面對着對她已經變了心的一個人。這是最狂暴的憤怒的表情，真的，她輕藐地向了皇子說話，個個字眼都強調：

「我永遠離開皇子的國土了，爲了我可以不再聽到拉西和他的一羣劊子手的名字，他們加害

了我的姪子，還殺害過多少人；如果皇子不願意我們在臨別的時間內互相生怨，我慚卑地請求你，不要把這些惡毒的名字召喚回來，他們爲了一個勳章，或爲了一個勳章，是可以出賣他們自己的，我在皇子之前不過很短的時候了，這位皇子沒有迷了道路的話是英明而智力過人的。」

這些話語發出來的時候，那可羨的語音——尤其純粹——使皇子發抖了；他害怕了一會，只怕他的尊嚴受到了這樣直接的挑撥之後，會有損害，可是，大體說來，他的情緒立刻懽舞；他真羨煞了這個公爵夫人；她的臉，剎那間，昇華到崇高的美的境域。「天啊！她多末美麗！」皇子告訴他自己；「對於這樣完美的婦人，我是應該讓步的，大約全意大利都找不出她那樣的女人來。啊，對的，要一點小小花樣，總有二天，她會變成我的情婦，這不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女人和那個包爾比侯爵夫人之間，有多大的鴻溝啊，那包爾比侯爵夫人這洋娃娃，每年還要剝削我的人民，每年至少三十萬法郎……可是剛才我沒有聽錯嗎？」他突然一想，「加害了我的姪子，還殺害過許多人」。於是他的憤怒滾沸了，他用了至尊的統治者應有的僵硬的聲音，在默了片刻之後，說道：「如果要夫人不離開我們，我應該怎末做？」

「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公爵夫人回答，用了更冷，更苦澀，輕藐的神色，更沒有隱藏的

管調。

皇子失性了，但是，作爲一個集權於一身的人，他的訓練使他剋制了他的衝動。「我必須抓住這個女人，」他對他自己說，「一切還看我自己，將來她才能在屈辱之中死去……如果她離開了這裏，這一生一世，我都不能再見她了。」可是，當時他雖然因憤怒憎恨，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如何可以找出一個回答來，立刻滿足他自己的要求，使公爵夫人不至於立刻離開了他的朝廷！「她不能，」他想着：反復的，也不是嘲弄一種姿態的，他就站在公爵夫人和屋子的門底中間。那時，他聽到叩門聲。

「是誰？」他叫喊了，用盡了他的肺部的空氣，「誰到這裏來，顯現在我的面前？」可憐的方塔那將軍伸進了一個失色的腦袋來，用幾乎是臨終的神色，喃喃地說了這幾個聽不清楚的字眼，「莫斯卡伯爵大人求見。」

「放他進來，」皇子說，實在是吼出來的，而莫斯卡伯爵在鞠躬的時候：

「好極了，」他對他說，「這裏是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她報告我，她立刻要離開帕爾瑪，住到南波城去，要說一說的，她對我是非常的不客氣。」

「什麼！」莫斯卡說，臉鐵青了。

「啊！那末，你也不知道這離別的計劃。」

「不知道。我是六點鐘的時候，很快樂，很滿足地離開她的。」

這句話，在皇子聽到之後，發生了不可信的效果。他先看了看莫斯科伯爵；那臉色越來越鐵青色，這就證明給皇子看了，公爵夫人的出走，他的確並沒有預聞。「這樣看來，」他心想，「我可永遠失掉她了；無論是懽樂，是報復，一切在一剎那間消失了。到了南波城，她一定要和她的姪子發勃利西奧一起作一些精小的詩句，來諷刺小小的帕爾瑪的皇子的狂怒。」他再看看公爵夫人：最狂暴的輕藐和憤怒正在爭奪她的芳心；她這時候眼色看着莫斯科伯爵，那精美的嘴唇上的曲綫表現了異常的刻毒。整個的臉似乎說：「可恨的臣子！」「這樣呢，」皇子觀察了她之後就想，「我是沒有法子讓她再回我的國土上來了。此刻，如果她離開了這房間，我就永遠失掉了她；天曉得她在南波城要如何批評我的審判官們……她又有了這樣的精力，天賦的說服人家的口才，人人都會相信她……感謝她，我就要享受暴君的名譽了，如何半夜裏還要到床底下去看看……」這時，他靈巧地轉動一下，彷彿他要在房間裏走上走下，來減低他的激動，不覺皇子又站在門口了；伯爵在他的右手離開三步，臉色蒼白，精神萎頓，還在發抖，因此他不能不靠在公爵夫人剛進來時曾經坐過一下的那張椅子上，那是皇子在盛怒之中拖過來的。伯爵是在戀愛中。「如果公爵夫人走了，我跟她走，」他告訴他自己；「但不知她要不要我跟她？這是問題。」

在皇子的左邊，直挺挺的手臂交疊在她胸前的，公爵夫人用了可愛的不耐煩的神色看着他：一剎之前那彩色，曾使這秀美的臉光耀的，現在也浮上蒼白的顏色。

和屋中另外的兩人相反的，皇子的臉是殷紅的，並且有煩惱的神氣，他的左手癱瘓地弄着衣內的大勳章；右手他摸住了下巴。

「怎末辦？」他問伯爵，似乎不知道他自己在幹什麼，他是習慣於把一切問題都拿出來和他商量，不覺又忘情了。

「我想不出，真的，皇子，」伯爵回答，像一個人在吐出他的最後一口氣。他能吐出這幾個字已經不容易了。那聲調皇子聽了，非常之滿意，是這一個晚上，他的受傷的榮譽底第一個安慰，雖然是小小的一點快樂，卻供給了他一篇演說資料，使他的虛榮有所耽溺。

「好極了」他說，「我們三個人之中是我最有理智：我決定把我在這世界上的地方完全取消。我是站在朋友的立場上說話的；」他接着又美妙地微笑了一下，那是路易十四的抄襲，並且說道，「像一個朋友在跟一個朋友說話。公爵夫人，」他接下來說，「一個不合時宜的決定，有什麼方法可以忘記牠呢？」

「真的，我想不出來，」公爵夫人回答，深深地嘆息了，「真的，我想不出什麼辦法。我這

樣地討厭帕爾瑪。」這一段話裏，並沒有警句，人人都看得出來，在她的嘴唇說話的是誠懇自己。

伯爵敏捷地朝她一看；他的臣子的靈魂給這句話中傷了；他又向皇子投出了乞憐的眼光。皇子在非常的尊嚴裏，在非常的冷靜之中，等待了一會；然後，向伯爵說：

「據我看，你的美貌的友人是什麼也不顧的了；這很簡單，她崇拜她的姪子。」於是，他轉身向了公爵夫人，用了英俊異常的眼光看她，同時，他那姿勢是劇本裏面說到這樣一句話：可愛的眼睛，如何可以使這雙可愛的眼睛快活呢？引用了這樣一句話的時候底姿勢。

公爵夫人已經有了思攷的時間，用了堅定的，有節的聲音，好像她在唸出一個最後通牒，她說：

「皇子必須寫一封賜恩的信，他是很知道寫這種信的方法的；他可以這樣告訴我，他認為大主教手下的大僧正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一點也沒有犯罪，判決書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是不預備簽字的，而這些不公平的訴訟程序即在未來亦不足以爲根據。」

「什麼，不公平！」皇子叫起來，連眼白都紅了，憤怒又重新燃燒。

「沒有說完呢！」公爵夫人以羅馬式的驕傲回答，「就在今天晚上，而且，」他說，又看了

看鐘，「此刻已經是十一點一刻了，就在今天晚上，皇子要下一個命令給拉凡爾公爵夫人，他要勸告她退休到鄉下去休養休養，因為她的控訴引起了疲勞，在這個黃昏之初，她曾經在客廳說起過這個控訴的。」

這時皇子在地板上走來走去，像一個狂人。「誰看見過這樣的女人？」他叫道。「她不敬重我。」

公爵夫人用無可比擬的秀麗的語態回答：

「我終身都不會對皇子有不敬的：皇子卻謙遜無比，說他要像一個朋友在跟他一個朋友說話。總之，我沒有意思要在帕爾瑪耽擱下去，」她接着說，非常輕藐地看了伯爵。這一種眼色，使皇子的動搖心情果斷了起來，雖然她的話是誓言似的；他卻並不重視她的話。

接着又討論了一會；最後，莫斯卡伯爵獲得了上諭，來按照公爵夫人的話把賜恩書寫下。他卻漏掉了「而這些不公平的訴訟程序，即在未來，亦不足以為根據」『已經很可以了，』伯爵這樣想，『要是加了這一句，皇子就不肯簽字了。』皇子簽了字，很迅疾地看了一下，還謝了謝他。

伯爵是大錯了：皇子很疲倦，所以是什麼都肯簽字的。他認為他已經越過了一個困難，這整

個事件，因為一個想法，弄得他很模糊，他想：『要是公爵夫人走掉了，不消一個星期，我就會發現，這朝廷是如何煩悶。』伯爵注意到他的主子把日期改到了下一天。他看看鐘，差不多半夜了。由這位內閣大臣看來，這一個日期的改正不過是表示時間的精確，政治的清明。至於把拉凡爾公爵夫人放逐，他毫不反對，皇子特別對於放逐一些人感到愉快。

『方塔那將軍！』他叫喊，稍為把門拉開了一點兒，

將軍的臉色又驚惶，又驚異，出現了，公爵夫人和伯爵就交換了一個愉快的眼色，這一個眼色又使他們言歸於好了

『方塔那將軍，』皇子說，『你可以到我的停放在柱廊下面的馬車裏去；你就馳車到拉凡爾公爵夫人家，把你的名字通報進去；如果她已經睡了，你可以加添地說，我派你的，到走進了她的房間之後，你祇要說這樣的幾個字就行，不必說別的了：』拉凡爾公爵夫人，皇子要你明天早上，八點鐘以前，到凡勒哈的別墅去，什麼時候回來，皇子會告訴你的。』

皇子的眼睛搜尋公爵夫人的眼光中的意態，她並沒有照他的希望來致謝；祇行了一個非常尊重的禮，輕疾地離開了房間。

『何等的女人！』皇子說，向着莫斯科伯爵。

後者對於拉凡爾西侯爵夫人的被逐大爲高興，從此他的政務可以簡單得多了，正像一個爐火純青的朝臣，他談了半小時的話；他想安慰皇子的受到損害底虛榮心，直到他發覺，剛才的事情寫成功歷史底時候，比路易十四的逸史還要精采，這時他才離開。

回家以後，公爵夫人關上了她的門，下令任何人不得接見，包含伯爵在內。她希望一個人關起來，把所發生的事情來思攷一下，剛才她是任性地行動，完全爲了她當時的興緻；可是不論她採用什麼樣的步驟，她總是堅持的。所以，恢復了她的冷靜之後，她沒有責備她自己，更不必說她要懺悔了，正因爲了這樣的性格，雖然年齡已經三十七歲，她還是朝廷上最好看的女人。

這時候她想的是從九點至十一點之間，這樣長的一個旅行回來了，她以爲永遠要離開帕爾瑪了，帕爾瑪有什麼動人的事物可以供獻給她呢。

『可憐的伯爵，在皇子面前聽說了我要離開，變得如何可笑……但他是一個愉快的人，非常熱心的。爲了跟我走，他可以拋棄他的職務……但五年來，他沒有一次挑剔過我的錯誤。多少女人，在神壇面前結了婚的，能對他們的丈夫說那樣多話的？必須承認，他並不以爲自己是重要的，他也不迂腐；他使人不會對他不忠實；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對他的權威是害羞的……他的主人之前，他真是滑稽；如果現在他在這房間內，我就要和他親嘴……可是一位內閣大臣，沒有了

職務之後，我還能有什麼呢，可以使他快活的？這一種病態，只有他死了才醫治得了……他是握有生殺大權的啊！一個人，要是年輕的時候就做了大臣，真不幸呢！我必須寫信給他，在他跟皇子決裂之前，他應該先正式式明瞭這一些事……可是，我到忘掉了我那些良好的僕役了。

公爵夫人打了鈴。她的女侍們還在裝箱籠，車子到了門口，箱籠正在裝上去；一些沒有事做的僕人都圍住車子，眼中噙着淚水。唯一的，在發生大事之後，還能夠進來的賽綺娜，把這一切都告訴了她。

『叫他們上樓來，』公爵夫人說，

一會兒，她走進客廳。

『我剛得到一個特准，』她告訴他們，『我的姪兒的判決書，皇子已經決定不簽字了，』（這是意大利的說話），『因此我的行期停止了。我們等着看我們的敵人有多大能耐，來改變這一個決定。』

寂靜了片刻之後，僕人們開始叫：『公爵夫人萬歲！』狂暴地鼓掌，喝采。公爵夫人已經走到隔壁房間，就好像一個應觀眾熱烈呼喚的女伶一樣，又回進來，行了一個小小的禮，充滿了溫柔，向她的手下人，說道，『謝謝你們，我的朋友們』。當時候，她要是下命令，就是向皇子進

攻，他們都是顧意的。她手招了一個御者，一個老資格的走私的人，也是忠僕之一，跟了她走。

「你可以喬裝成一個小康的農民，儘可能安全地跑出帕爾瑪，雇一輛馬車，兼程趕到波隆，走佛洛倫斯城門進城，然後你把一封信，賽綺娜會交給你的，交給發勃利西奧，他現在住在潘萊格琳諾。發勃利西奧是躲匿着的，用了莫散比·波西的名字；不要行動粗莽，害了他，假裝是不認識他的；我的敵人也許要追蹤你。大約數小時或數日之後，發勃利西奧派你回來，特別在你的舊途上，你要小心，別害了他。」

「啊，拉凡爾尚候爵夫人的人！」御者叫道，「我們在監視他們，如果公爵夫人希望的話，我們幹掉他們。」

「將來，也許；可是，珍重你的生命，沒有我的命令，什麼都不動！」

「公爵夫人希望送給發勃利西奧的，便是皇子的賜恩信；她熬不住，不給他一些趣味話，就寫下一點兒這封信的來歷，那一場戲文！一寫，她寫了十張紙。他又把御者喊了過來。」

「你不能，」她告訴他，「在四點鐘，城門開放之前，出發的啊。」

「我想從水管裏溜過去；雖然我混身都要濕透，可是我可以出去的……」

「不，我並不希望我的忠僕害癘疾。你知道大主教的住宅嗎？」

「他的馬車夫也是我的朋友。」

「這是一封送給聖者的信，你靜靜地走到他的宮殿裏，讓他們通報給他的僕役長；我不想喊醒他。如果他睡了，你就在宮中等一等，大主教的習慣是黎明即起，明日清晨，四點鐘，讓大主教接見你，你說是我派來的，首先請求他的祝福，然後把這封信交給他，也許他也有信送到波隆涅，你可以接受下來。」

公爵夫人把皇子的賜恩信的原件給了大主教；因為這封信關於他的大僧正，她要求他把這原件歸入宮殿的檔案內，並且她希望她的姪子的同事，那些僧正，教師都能够知道這封信的內容；但交涉的經過卻須嚴守祕密。

公爵夫人給蘭特利安尼神父寫的信是秀麗而視矚的，使這老實人受寵若驚；光是簽名式就佔了三行，這封充滿了友情的信底最後寫着他的全名：安琪卡娜——攷內利亞——依索泰·伐爾賽·阿拉，台爾，唐戈，桑森·凡麗娜公爵夫人。

「自從我和公爵結婚以來，」公爵夫人自言自語道，「我還沒有寫過我的全名；可是要抓住某種人，祇有用這樣的方式，在中等人士的眼中，這種大好諷刺材料的東西是異常美麗的。」這一個晚上，她又覺得，不給可憐的伯爵寫信是不可能的，她向他正式地宣佈，爲了要指導他，她說，

指導他和皇子的關係，她得聲明，一旦內閣大臣失了勢，再要使得他快快活活，她可沒有那末大的本事。『現是你見了皇子害怕；當你的地位不容許你去見他的時候，你見我就會害怕了吧。』她派人立刻把信送出。

早晨七點鐘，在皇子這方面，他召見了內政大臣柔拉伯爵。

向一切的軍警機關再下一道嚴令，他告訴他，『把發勃利西奧抓住。我們已得到消息，可能他有胆量再在我們的國土上出現。這逃亡者現在躲在波隆涅，在那裏，他不理睬我們這邊的法庭，把看見了他就認識他的那些警士放哨出去：（1）放在從波隆涅到帕爾瑪的路上，那些村中；（2）放在莎卡·桑賽凡麗娜夫人的別墅附近；（3）放在莫斯科卡伯爵的別墅附近。伯爵，我希望你能英明果斷，保守這一切事的祕密，我的命令絕對不能讓莫斯科卡伯爵知道。明白嗎？我的目的是抓住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

內政大臣離開了之後，從一道祕密的門中，邀入了司法大臣拉西，他到皇子面前來，彎胸曲背，走一步鞠一步躬。這惡人的臉是一幅好畫：他所幹的一切不名譽的事，都和這臉相稱，他那雙眼睛，又快，又裝腔作勢，看得出他是知道自家的優點的，他那嘴唇，傲慢的露齒，堅信的，證明他知道如何跟一些輕藐的人士搏鬥。

因爲這人對於發勃利西奧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可以在這裏談一談他。他很高，眼睛很秀氣，看來是聰明人物，可惜臉上給麻皮破壞了；至于腦袋，他很有腦力，質地也不壞；大家都承認，他在法律方面有無窮的智識，然而他最特長的是想得出計策。一樁案子放在他的面前，不論是怎樣的案子，一忽兒，他就很容易地找出辦法來，通過極嚴密的法律根據，達到了一個定讞，或一個開釋；尤其超乎一切的材能是他最擅長於吹毛求疵，做一個起訴人。

有了這樣的人才之後，最偉大的君王也得妬忌帕爾瑪的皇子了，此人卻有一個熱望：他最喜歡的是跟一些偉大人物談話，然後讓偉人們欣賞他的小丑樣子。那偉大有力的人如何嘲笑他的人或他說的話，他都不在乎，聽憑他們拿拉西先生來開玩笑；只要偉人笑之不休，把他親睨地看待，他就心滿意足了。有時候，皇子覺得他無法更加侮辱他的司法大臣，舉起腳來就踢他；踢痛了他，他就哭了。然而此人一般小丑本性，任何大臣罵了他，他還是到那大臣的辦公室去，天天都去，不願坐在自己的廳裏，那裏而他卻像一個專制的暴君，統治着那裏的一切部屬。這一個拉西獨自創造了一個格局，即是最專橫的貴族，也沒法澈底侮辱他；爲報復那些侮辱，他不惜整天忍受，到後來都報告給皇子了，在皇子前面，他可以無話不談；雖然皇子的答復也都擊中他的要害，這很使他痛楚，可是忍受過這個之後，他就可以爲所欲爲。這樣的司法大臣使皇子在最

不快樂的時候，可以出口氣；皇子是用侮辱他的方法來尋開心的。尤其可見，拉西是最標準的朝臣，這人既不懂榮譽，又不懂幽默。

『在一切之上。機密最最重要，』皇子不跟他打招呼，就這樣向他叫喊，對待他正好對待個灶下婢，雖然他對任何別人都有禮儀，『你的判決書是哪一天定的？』

『皇子昨天晚上定的。』

『有幾個判官？』

『全體五個。』

『怎樣判？』

『正是皇子吩咐的，在一個礮台中關二十年。』

『判了死刑是太刺激了，』皇子說，卻彷彿是在自言自語；『這是很可憐的！那女人要如何發狂了！但是，他是一個台爾·唐戈，這姓名在帕爾瑪應受敬重，因為幾乎是連在一起的，接連在一起出了三個大主教……你說，在一個礮台中關二十年嗎？』

『是的，皇子，』司法大臣回答，依然僵背屈膝，『但，首先在皇子的肖像之前，當着衆人，道歉一次；每個星期五，在主要的節日的夜禱底日子，只吃麵包和開水，因為被告是著名不

虔敬的人物。這一點有關未來，可以使他的事業從此完蛋。」

「寫下來，」皇子說：「皇子已決定接受被告的母親，台爾·唐戈侯爵夫人，和他的姑母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的請求，他們說明犯人是年幼無知，況且又受到了不幸的吉萊梯之妻的愛情誘惑，以至誤入歧途，所以，所犯的罪過雖然可害，卻樂於賜恩，將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的刑罰減輕，把他在一個礮台之內關禁一十二年。」

「交給我簽字。」

皇子簽了字，把日期填了上一天；然後又交還拉西說：「就在我的簽名之下再寫：「賽凡麗娜公爵夫人又一次跪在我皇子之前，因此皇子已決定每逢星期四，這個囚犯可以在法爾納斯高塔之上，那方塔的平臺上散步一小時，作為運動。」

「簽名，」皇子說，「可是不要忘記守口如瓶，不等你到城裏聽到些什麼話。你可以告訴德·甲必密尼判官，他主張關他在礮臺裏兩年，他敢於主張這樣可笑的判決，你告訴他，法律條例再去唸唸熟吧。再說一遍，秘密，晚安。」拉西非常懂懂地行了三鞠躬，但皇子一點沒理他。

這一切發生於早晨七點鐘。數小時之後，拉凡爾若侯爵夫人被放逐了的消息傳遍了城裏的咖

咖啡店，人人都談論這重要的新聞，帕爾瑪這樣的小城市、小朝廷裏面，煩悶是一個最大的敵人，而侯爵夫人的放逐把煩悶驅逐了一個時期。自以為已經是大臣的康悌將軍，就假冒是生了風濕病，一連幾天沒有跑出礮臺來。中產階級，以及一般百姓，從這一件事上得出了結論來，認為顯然的，皇子已決定把帕爾瑪大主教的職位交給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神父了。咖啡店裏一些高談闊論的政客，甚至於說蘭特利安尼神父已經奉令生病，提出了辭呈；他可以在菸煙專賣局裏掛到一個肥缺，他們確信是確有其事的；這一個消息沸沸揚揚，傳到了大主教耳中，他大吃一驚，一連幾天，他對於發勃利西奧的熱忱為之完全癱瘓了。兩個月之後，這一條消息已輸送到巴黎的報紙，但傳聞已誤，說的是桑賽凡娜麗公爵夫人的姪子莫斯卡伯爵將擢昇為大主教。

這時，拉凡爾茜侯爵夫人在他的凡勒哈別墅中，正暴跳如雷；她還是那一類的愚蠢的女人，認為他們雖然口說他們在毀壞敵人，而事實上卻在向自己人報復。她失寵的第二天，黎斯卡拉騎士和她的另外的三個朋友，由她的命令，到了皇子面前，請他允許他們到別墅裏去探望她。皇子非常客氣地接見了幾位紳士，他們到凡勒哈之後，給了她很大的安慰。第二星期過去時，她已經有三十個人在別墅中，這些人將來的內閣都要給他們大權的。每天晚上，侯爵夫人要和消息靈通人士舉行會議。有一天，她從波隆涅和帕爾瑪都收到了信件的，她很早就躺到床上去了；她的女

僕先把那情郎白爾蒂伯爵引進了她的房間，這個年輕人外表不壞，但一無道理，後來又引進了他的前身，黎斯卡拉騎士：這人皮膚黧黑，性格也是墨黑的，最初是在帕爾瑪的諾貝爾大學教授幾何學的，現在卻是政府顧問，有許多勳章的騎士。

「我有一個好習慣，」侯爵夫人對這兩個個人說，「任何信件我都保留着；牠們很有用處；這裏是桑賽凡麗娜夫人好幾次寫給我的九封信。你們都到熱諾亞去跑一趟，在一個老訟師裏面找一個從前韓律師營生的，名叫波拉蒂，這名字和威尼斯那偉大的詩人寫法是一樣的，也許他叫拉蒂。你、白爾蒂伯爵，坐在我的桌子上，把我唸給你聽的，寫下去。」

「我想到了一件事，所以給你寫幾句話。我要到卡斯丹內夫附近的，我的村中；如果你能夠來過一天，我就快樂無比了；照我看，已發生了這些事，現在已沒有危險；雨過天青了。可是，在到達卡斯丹內夫之前停留一下，我的一個下人，會在路上的；他們都瘋狂地忠實於你。自然，在這次小旅行中，你得用波西這名字。他們說你長滿了鬍子，像卡浦卿一樣，而帕爾瑪這裏，除了大僧正的清秀面目之外，沒有人會認識你的。」

「你明白我的話嗎，黎斯卡拉？」

「完全明白；可是到熱諾亞跑一趟似乎太豪華了；我知道帕爾瑪就有了一個人，雖然還沒有被關過。可是總有一天要關進去的。他可以學像桑賽凡麗娜夫人的筆跡。」

聽了這話，白爾蒂伯爵才把他的漂亮的眼睛睜到很大很大，他這時才明白。

「如果你認識帕爾瑪這等人才，這人，你希望可以提拔」，候爵夫人對黎斯卡拉說「也許他也認識你；而他的情人，他的牧師，他的心腹朋友卻說不定是已經給桑賽凡麗娜買通了的；我寧可把這小小的玩笑拖延幾天，而不冒這樣的險。你們還是在兩小時內，乖乖地像小羊兒地出發，到了熱諾亞不要和任何人見面，快去快回。」黎斯卡拉騎士大笑，奔出了房間，像一個木偶人，鼻子裏尖聲的叫。「我們必須裝上陷阱的機刮」，他好像要引人發噱地一邊跑，一邊說。他希望把白爾蒂留下給夫人。五天之後，黎斯卡拉把白爾蒂伯爵半生不死地帶了回來，交給候爵夫人；爲了走小路，減少六里，他們騎了騾子，穿過了一座山：白爾蒂賭了咒，無論如何，他不肯再作長途旅行了。白爾蒂把三封信交給了候爵夫人，都照了她的口授筆錄的，另外還有六封同樣筆跡的信，卻是黎斯卡拉寫作的，也許將來還有用處，其中有一封信，全是俏皮詩，談到皇子那天晚上所受的恐怖，還把骨瘦如柴的包爾比候爵夫人挖苦了一番，說她坐在一張沙發墊子上，坐了一會站

起來，墊子中間留了一個小酒渦，像一把鉗子放過了之後一樣。誰都可以賭咒，說這些信是桑賽凡麗娜夫人的手跡。

「現在我知道了，一點不必懷疑，」侯爵夫人說，「得寵的情人發勃利西奧是在波隆涅，或者就在附近……」

「我身體不好，」白爾蒂伯爵阻住了她，叫喊起來，「我請求你赦免了我這第二次的旅行，至少我要求幾天休息，好讓我恢復元氣。」

「讓我來，給你請求，」黎斯卡拉說。

他站了起來，向侯爵夫人低沉地說了。

「啊，很好，那末，我同意了，」她微笑一下說，「放心吧，你不用去了，」她這樣告訴他，相當含有輕視的意思。

「謝謝你，」他心滿意足地叫起來。最後，黎斯卡拉爬進了一輛驛馬車。到了波隆涅還沒有兩天，他就看到一輛無蓬的車裏，發勃利西奧和瑪麗奈。「見鬼！」他自言自語，「我們這未來的大主教，看來是什麼也不在他心上；我們必須把這件事，洩露給公爵夫人，她會感到出神的。」黎斯卡拉追跟了發勃利西奧，立刻發現了他的地址。第二天早上，我們的英雄收到了一封在熱諾亞

假造的信件；他祇感覺牠太短，但此外他一點也沒有疑心。想到他又可以看到公爵夫人和伯爵，他高興得發狂了，不管洛特維哥說什麼話，他租了一匹驛馬，狂奔而去。他一點不知道黎斯卡拉騎士就在他後面不遠的地方跟着，到離帕爾馬祇六里的時候，就在到卡斯丹內夫的前一站，黎斯卡拉就看到了，當地的監獄之前，一個廣場上有一羣人，他們剛招呼了我們的英雄，在驛站內，在他換馬的時候，柔拉伯爵挑選了派出來的兩個警士，認識了他。

黎斯卡拉騎士的兩眼快樂得放光了；他非常有耐性地把這個小村子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記在心裏，派了一個使者到拉凡爾公爵夫人那裏去報訊。之後，徜徉在街上，彷彿要拜訪一個教堂，教堂中非常有趣味，然後他鑑賞了一張帕米祺亞尼諾的畫，他們告訴他，這畫是在這地方的，最後，他才跑進了警署裏，而警長對於一位政府顧問，真是崇敬之至。他發現警長並沒有實在他化盡心機，才進來的，這樣子一個要犯立即送進帕爾馬毆台去，便非常地驚異了。

「是應該小心的啊，」黎斯卡拉滿不在乎地說，「你想，他有許多朋友，前幾天還到皇子那裏去，想盡法子給他說項的，說不定會來攻擊警察，至少有一打，或十五個，這類叛徒，騎了馬。」

「有理！」警長狡猾地叫了起來。

第十五章

兩小時後，不幸的發勃利西奧，銬上了手鐐，被強迫押進了一輛馬車，長長的鍊條束縛了他；走向帕爾瑪礮台，八個警察包圍了他。他們經過村子的時候，所有的警察奉命站了崗；警長親自押送這重要的犯人。大約這天晚上七點鐘，這輛馬車由帕爾瑪街頭的兒童和三十個警察簇擁了起來，走下一條美麗的林蔭道，經過了數個月之前浮士泰曾經居住的那座小宮殿的前面，最後到了礮台的大門口，剛好法皮奧·康佛將軍和他的女兒要出來。總督把他馬車停在吊橋前，讓一條出路，給發勃利西奧被押運的那輛馬車；立刻將軍下令關上大門，趕緊到獄吏的辦公室內，看明是怎樣的事；發現他認識那囚犯，大為驚奇，那囚犯被捆在車上走了很多路，已經身體僵硬了；四個警吏把他抬了下來，抬進獄吏的辦公室。那蠢愚的總督想：「著名的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現在我有權力管束他了，去年，帕爾瑪的上流社會個個都賭了咒要結交他！」

將軍在朝上，在公爵夫人那裏和別處，見過他二十來次；可是他很小心，不留下任何認識他

的痕迹；他只怕自己一時心軟。

「寫一個報告來，」他向那獄中的文書說，「詳細寫明卡斯丹內夫警長所捕的，現在送到我這裏來的，那囚犯的情形。」

文書名叫巴爾蓬，由於他的絡腮鬍子和威武的外表，使人望而生畏，現在他格外裝得神氣；人們會當他一個德國獄吏的。他很明白，使他的主人無法擔任軍政大臣的，正是那桑賽凡麗娜夫人，因此他對待這個囚犯愈形殘酷；稱呼他的時候，用的是 Voilà 這個代名詞，在意大利，這是用來稱呼僕人的。

「我是神聖羅馬教會的神父，本教區的大僧正，」發勃利西奧堅定地對他說，「光是我的出身，你就應該表示尊敬。」

「這一套，我不懂，」那文書頑強地說，「你倒把你的名銜的證書拿點出來看看，」發勃利西奧並沒有這樣的證書，所以並不回答。站在他的文書旁邊的法皮奧·康梯將軍，看他寫字，並不抬頭看犯人，以免他不得不承認他是真真實實的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

突然，在馬車裏等待着的克萊麗亞·康梯，聽到辦公室裏傳來了一個巨大的喧嘩聲。那文書巴爾蓬，在寫了很長的，剛愎自用的關於那囚犯的描寫後，又命令他脫下衣服，來看一看，然

後來記錄吉萊梯和他決鬪後，留在他身上的瘡疤。

「我不能，」發勃利西奧說，很苦澀地微笑了；「我沒法服從這位先生的命令，鑄了手鐐，使我辦不到。」

「什麼！」那將軍天真地叫喊起來，「囚犯鑄了手鐐！在礮台的裏面。這是違法的，除非有特殊的命令；把他的手鐐拿下來。」

發勃利西奧看看他：「真是一個很好的耶穌教士，」他想；「他明明看見我帶了手鐐，害得我受苦匪淺，他還做出那吃驚的模樣來！」

警士把他的手鐐去掉；他們這時候才知道發勃利西奧是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的姪子，立刻塗了蜜一樣，對他恭敬有禮，跟那個文書的剛愎自用恰成了一個對照；後者看到這情形，似乎懊喪之極，就對那站着不動的發勃利西奧說道：

「來，這裏來！趕快，把你謀殺吉萊梯當時，你給可憐的吉萊梯砍了的傷痕給我看。」發勃利西奧祇一跳，便抓住了那文書，這樣重重地打了一拳，巴爾蓬從椅上摔下來，掉在將軍下邊。警士抓住了發勃利西奧的手臂，他毫不加以抗拒；將軍親自和兩個警士把文書扶起，他滿面都流血了。兩個小兵，站得很遠的，趕緊奔到門邊，關上門，怕他越獄。指揮他們的旅長卻認為少年

台爾·唐戈不可能企圖越獄的，因為他已經在礮台中間；這時他走到窗口去，要制止任何的騷動，這是他的職務上的本能。就在這敞開的窗口對面，相去不過數尺，將軍的馬車正停着；克萊麗亞就蜷縮在裏面，免得看到那辦公廳內的可怕的景像；但聽到了聲音之後，她探出頭來了。

「什麼事？」她問那旅長。

「小姐，是年輕的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剛才把強橫霸道的巴爾蓬打了一拳。」

「什麼，送進來的是台爾，唐戈先生？」

「啊？一點不錯，」旅長說，「因這可憐的少年人出身高貴，所以鬧得這樣；我以為小姐完全知道的。」克萊麗亞望入窗中；等那站在桌邊的警士移動了一下，她看見了囚犯的一瞥。「誰想得到，」她想，「我第一次再見他，他情形這樣慘，上一次她不是在柯摩湖邊的路上看到他的嗎？……他還伸出了手臂來，把我扶進他母親的馬車中去的，……那時公爵夫人！難道他們是從那時候起，就已經在戀愛了嗎？」

這裏必須向讀者解釋，在拉凡爾藩侯爵夫人和康梯將軍支配之下的自由黨人，一般都認為毫無疑問的，公爵夫人和發勃利西奧之間是必定存在着戀情的。他們最恐懼的莫斯科伯爵，因為是被欺瞞的，就成為無數笑話的對象。

「那末，」克萊麗亞想，「在這裏，他是犯人，落在他的敵人的手掌之中了。當莫斯卡伯爵聽到他被捕的消息時，雖然伯爵是一個天使似的人，他也會不高興的了。」

從辦公室裏傳來了一陣鬨笑聲。

「甲可波，」她用了充滿情感的發抖的聲音向那旅長說，「天啊，什麼事？」

「將軍問他爲什麼打擊巴爾蓬；發勃利西奧神父回答說，「他叫我謀殺者！請他把這個名銜的證書拿出來看看。」因此大家都笑了。」

能寫字的另一個獄吏代替了巴爾蓬；克萊麗亞看到巴爾蓬出來了，用一大手帕擦他那可怕的眼睛上大量地流下來的污血；他像一個邪教徒一樣的，咒罵不已：「該死的囚徒發勃利西奧，」他大聲嚷叫，「我要殺死他，一定要殺死他，我會把劊子手的絞繩去偷出來的。」他走到了劊子和將軍的馬車前面，他更賭咒了。

「走開去，」旅長告訴他，「你不能在小姐前面賭咒的。」

巴爾蓬抬起頭來看一看馬車，他的眼睛和克萊麗亞的眼睛接觸在一起了；克萊麗亞制不住的恐怖地叫喊起來；她從沒有在這樣近距離之內看到過人類的臉上可以有如此恐怖的表情。「他會殺死發勃利西奧的！」她對她自己說，「我必須警告唐·賽薩。」那是她的伯父，城中備受敬重

的牧師；他的弟弟康佛將軍給他找了個兼職，擔任獄中的牧師。

將軍回到馬車裏。

「你還是耽在家裏吧，」他對女兒說，「或者，你就在皇宮的院裏等我一會兒。我必須去報告這一切，給皇子聽。」

發勃利西奧由三個警士押了出來；他們要帶他到牢房裏去。克萊麗亞從窗口望出，囚犯和她很接近。正在這時候，她回答她父親，用了這樣的話：「我要跟你去。」發勃利西奧聽到這些話語的聲音近在他的耳邊，抬起了眼睛，和那女孩子的眼睛邂逅了。她特別給她臉上那種憂鬱的表情所震動。「她大有進步了，」他想，「自從我們在柯摩湖上相逢到這時！何等深思的神情！……怪不得他們把她和公爵夫人相比；何等天使似的容貌嗎！」巴爾達，那滿臉血漬的文書是故意站在馬車旁邊的，伸出手來，攔住了那帶領發勃利西奧前進的三個警士，然後繞着馬車，到了將軍所在的那個窗口：

「囚徒竟在礮台內部有暴行，」他對他說，「應否依照第一百五十七條條文，給他銬上三天的手鐐？」

「見你的鬼！」將軍叫起來，發勃利西奧的被捕使他感到奇窘無比。他覺得最重要的是不要

把桑賽凡麗娜夫人和莫斯卡伯爵逼得太甚；況且，誰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伯爵要採取什麼態度？總之，吉萊梯被殺是極小一件小事，要不是宮闈中的陰謀，不會變得這樣重要的。

在這短小的談話之間，發勃利西奧站在警士們中央，顯然是鶴立雞羣，他的表情當然想像得出來，最驕傲，也最高貴；他那秀麗而精細的容貌，飄逸在嘴唇上的帶有輕藐的意味的微笑，正和站在他週圍的警士們的粗相形成對比。可是這一切加起來，不過說明了他的形態底外表；他那時神魂都給克萊麗亞的天仙似的美貌弄得又驚又喜，特別是他的眼睛更把驚喜的表情完全表達了出來。她，深沉地思慮着的，竟想不到把她的頭從窗子裏縮進去；他含着一半兒的笑容向她行了一個最敬重的鞠躬禮；於是，靜默了片刻之後；

「小姐，彷彿，」他對她說，「從前有一次，在一個湖邊，我三生有幸，遇到過你，也有警察在場。」

克萊麗亞臉紅了，她吃了一驚，因此找不出話來回答。「在這些粗人中間，他有何等華貴的神情，」就在發勃利西奧跟她說話的時候，她已經在這樣想了。這靈魂深處的憐憫，我們可以說是她已沉入最溫柔的感情中去了，因此她心不在焉，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她感到她自己的沉默，臉色越加紅了。這時候，破臺的大門底門門吭唧一聲，拉了開來，他的馬車已經多等了一分鐘時

問，回聲是這樣的大，在過圓穹形的過道中，即使克萊麗亞找到了話，說了出來，恐怕發勃利西奧也不能夠聽見了。

一過吊橋，馬匹就奔馳起來，克萊麗亞在馳動之中自言自語：『他一定以為我是很笨的；他一定說我有一個低鄙的天性，他一定認為我不回他的禮，因為他是一個囚犯，而我是總督的女兒。』

具有高傲的天性的靈魂，想到了這一件事，真使那少女感到心慘。『是什麼使我的行為絕對卑鄙的呢，』她接下來想，『是上一次，我們第一次相見的時候，也有警察在場，他剛才不是說了嗎？那時候我是囚徒，他卻幫助了我，把我從一個難堪的情況中救出！……是的，我不能不承認，我的行為很完整，既粗，又忘恩無義。可憐的少年！現在他命運多乖，便什麼都逆轉了。他那時對我說，『我希望到將來，你還記得我的名字，在帕爾瑪！』現在他一定在輕藐我。說一兩個謙遜的字眼本來是多末容易的啊！是的，我必須承認，我對他的行為是殘酷的。那一次，要不是他的母親邀請我坐進馬車，我就得在塵埃之中，跟着那些警士走，或者更糟糕，騎在警士馬鞍後的墊褥上；那時候，我父親是被捕的，而我卻一籌莫展！是的，我的行為真完整。他那樣天性敏銳的人一定感覺到了！他的高貴的容貌和我的行為成了如何的對照！他是何等的高貴！何等的

深刻！他多末像一個英雄，落入了可惡的仇人手中了！現在我懂得公爵夫人的戀情了：當他處境困難，可能得到最壞的結局底時候，他的外表尙且如此，試想他滿心歡喜的時候，是何等的人材啊。」

總督的馬車在皇宮前面的院子裏停了一個半鐘點還不止，然而當將軍晉謁了皇子之後回出來的時候，克萊麗亞絲毫不覺得時間過長。

「皇子意思怎末樣？」克萊麗亞問

「他嘴上說：『牢獄』！他眼睛裏說：『死刑！』」

「死刑！我的天！」克萊麗亞叫起來。

「又來了！安靜一點！」將軍生氣地說，「我真傻，回答我的孩子問題。」

那時候發勃利西奧爬過了到法爾納斯塔上去的三百八十步石級，到了這塔頂的平臺上新蓋起來的獄中，牠離地高不可攀。他也沒有清楚，沒有想到他的命運中發生的大變化。「何等的眼睛！」他對他自己說。「裏面有多少豐富的表情啊！何等深沉的憐惜！她的模樣兒好像在說：『生命是這樣一絞零亂的不幸的綫圈！對你要遭遇的事，不要太悲傷！把你送到這裏來，不是爲了要使你悲傷嗎？她的眼睛釘住了我，甚至在馬車移動時，大聲地經過那穹門時，何等秀麗的眼

睛！」

發勃利西奧一點不覺得苦痛。

克萊麗亞跟了她的父親去了好幾家人家；黃昏之初，還沒有人聽到那「鉅犯」被捕的消息，因為後來這輕率的少年是被朝臣稱爲鉅犯的。

這晚上，大家注意到克萊麗亞臉上比平常更活潑；向來，活潑，參加她週圍正在進行着的一些事，這美麗的少女是很見缺的。當你把她的美來和公爵夫人做比較底時候，正是這種什麼也不感興趣，這種高於一切的態度，使克萊麗亞遜色，而爲她的敵人增了光采的。在英國，在法國，虛榮的土地上，一般的意見或許和這裏的剛好相反。而且克萊麗亞這少女又太苗條了，很像基度，雷尼的美麗的模特兒。我們也不必穩瞞了這個，按照希臘的美學觀點，她的臉型或許可以說是太強烈了一點；譬如她的嘴唇，雖然動人得很，卻有一點點太厚。

這一個臉型的可愛的特點，光耀着不雕琢的美，最高貴的靈魂的痕影，雖然是世上少有底美，卻總不像希臘彫刻的頭像。相反的，公爵夫人卻未免太是那種理想的典型，那種公認了的美，她那道地隆巴提的頭型使人想到遼拿陀那幅可愛的哀洛迭阿斯圖像上面，那色情的笑容，溫柔的憂鬱。當公爵夫人顯赫了起來，機智和嘲弄，閃閃有光，無論談話是什麼主題，到了她的心

智中，她就熱情地參加了進去，那時候的克萊麗亞卻很冷靜，舉動很遲緩，誰知道她是瞧不起週圍的環境呢，還是因為某種美夢不能實現，她在惆悵。很久以來，人家就說她將來要過宗教生活的。二十歲的時候，她就被發現，她並不願參加跳舞會，如果說，她陪了她父親參加了這些娛樂的節目，那僅因為她是服從她的父親，不願意妨礙了她的父親底事業。

「我真沒有辦法了，」庸俗的將軍便時常這樣說，「上帝給我一個全國最美的女兒，從她身上我可以得到極好的命運。我生活得太孤獨了，這世上我又祇有她，我必須有的是一個社交上對我有幫助的家庭，可以使我和幾個世家發生關係，然後我的優點，特別我的政治的材幹可以在任何一個政治問題上，被公認為不可否認的前提。可是我的女兒就是這樣，這樣美，這樣多愁，這樣地宗教化，隨便什麼時候，有少年給她獻慇懃，她都覺得是得罪了她。如果那求愛的人走開了，她就比較的不嚴肅，我看她也快活得多，直到另一個求愛的人來到了的時候。朝廷上最漂亮的白爾幕伯爵，毛遂自薦一番，還是不中用；最富有的一個人，克萊參締尼，現在追求她了，她堅持說他要使她苦痛的。」

「不可否認的，」有時候，伯爵這樣說了，「我的女兒的眼睛要比公爵夫人的來得美，特別在某些時候，那一雙眼睛有了更深刻的表情；可是這奇異的表情，什麼時候才給人看到呢？在客

廳中，她應該有的，卻從來沒有；祇有在和我坐了車回家去，在路中，譬如她看到了幾個可憐的農夫的時候，那表情就出現了。「你賣弄賣弄你這種崇高的眼色呢，」我有時告訴她，「在我們今天晚上要去的客廳裏。」一次也沒有；她肯陪了我，踏進社交場所，她那純潔而高貴的容貌裏立刻流露了似乎驕傲，卻真使人喪氣的那種被動的服從的表情。」將軍是化盡了心機，我們一看就明白的，在挑選他的女婿，可是他所說的話完全對了。

那一般朝中大臣，心裏實在沒有什麼貨色，但是他們週圍所發生的最小的變化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他們特別注意到，正是克萊麗亞不能從她的精美的思潮中超越出來，而對任何事物更不能伴作發生興趣之狀，正是這種時候，公爵夫人就站到她旁邊去和她談話了。克萊麗亞有褐色頭髮，這和那微微有色暈的臉袋配在一起了，就格外地有風韻，那臉袋卻慣例地總顯得太蒼白了一點，僅從她的眉毛來說，也可以讓那些專心的觀察家看到，氣派是本能地高貴的，風度是超乎庸俗底美以上的，這是她對於庸俗的一切一概地冷淡萬分低結果。並不是不能有，而是對一切都沒有興趣。自從她父親擔任了礮台總督一職，克萊麗亞就快樂了，至少，在她的高入雲霄的居處，她從煩擾中獲得了自由。到達平台之上，礮台總督的住宅去，要經過可怕地多的石級這就謝絕了許多惱人的訪客，克萊麗亞便因了這實際的理由，得享修道院似的清靜；她在那裏發現了一

切快樂的理想，這種理想她曾經有一個時期想從宗教生活中去得到的。偶爾又想到她這種可愛的岑寂，她那些祕密的思潮，會有一天，給一個名爲丈夫這樣的年輕人，整個地把她的內心生活加以破壞，她就給恐懼心情攝住。在她的孤獨之中，即使她不能得到快樂，至少她避免了一些太使人痛苦的感情。

在發勃利西奧被押進礮台去的那天晚上，公爵夫人在內政部長柔拉伯爵主持的晚宴上碰到了克萊麗亞；人人都圍住了她們；這晚上，克萊麗亞的美壓倒了公爵夫人。這少女的美麗的眼睛具有了這樣單純，這樣深邃到不懂慎的程度底表情；其中有憐憫，又有憤怒，視綫之中還有狂暴的感情、公爵夫人的懽樂和一些燦爛奪目的想頭似乎把克萊麗亞擲入了恐懼的邊緣底悲哀之中。『這可憐的婦人將如何哭喊，呻吟了，』她告訴她自己，『當她發覺了她的情人，這心地如此之高貴，表情如此之雍容底年輕人，已經擲入牢獄。況且皇子的眼睛裏說他要處他死刑！啊，專制的權威，什麼時候你才停下，你才不願意搗毀意大利！啊，低卑的，惡毒的靈魂！而我又是一個獄吏的女兒！我又傲然不回答他的話，不能否認我這種高貴的身份！曾經有一次，他還是我的恩人呢！此刻，不知道他如何想我，獨自在他的房間裏，祇有一盞小小的燈作唯一的伴侶？』這樣一想，克萊麗亞滿心反叛起來，不覺向內政大臣的燈光輝煌底客廳投射了恐怖的眼色。

「從來沒有過，」在那兩個天仙化人的美人週圍，圍成了一圈的朝中大臣，個個都想參加在她們的談話中間，他們這樣說起來，「她們兩個的談話，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生動，同時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親密。難道是公爵夫人，她常常可以把內閣總理惹起的敵意化爲烏有的，難道她要給克萊麗亞安排一個美滿的婚姻？」這後面的一個猜測，是根據了那些朝臣從未發現過底特殊現象的，原來那少女的眼睛裏充滿了火焰，的確可以說，她有着比美麗的公爵夫人更多一點的熱情了。公爵夫人也感到驚奇，不妨可以說她，也對這尼姑似的少女忽然有了新穎的美，感到欣喜起來；有一小時之久，她欣喜地望着她，這種欣喜，一般有敵意的人是很難感到的。「怎末啦，發生了怎樣的事？」公爵夫人這樣暗暗地問她自己；「克萊麗亞從來沒有這樣子美麗過，可以說，從來沒有這樣子動人過：難道她的心抖動了嗎？……果真如此，卻一定是不幸的愛情，一定的，在那奇怪的热情底根蒂裏，有着黑色的悲哀……然而不快樂的愛情是緘默的。難道她要對一個不忠實的情人施的報復，才在社交界中燦爛輝煌？」公爵夫人就注意了她們週圍的一羣少年。可是她找不到異常的表情，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浮上了歡喜的愚蠢的臉色。「那末，一定發生了奇蹟了，」公爵夫人告訴她自己，爲她不能解決那一個神祕而煩惱起來。「那喜於審識人家底莫斯卡伯爵跑到哪裏去了？不，我沒有錯，克萊麗亞對我發生了異常的注意；彷彿我成了她的新的興趣底對

象，難道她從她父親，那可惡的朝臣，那兒得到了什麼命令？我想這樣年輕而高貴的心智是不能貶降她自己，而有任何金錢上的問題的，難道法皮奧 康梯將軍要想向伯爵有所請求？」

大約十點鐘光景，公爵夫人的一個朋友走到她前面，喃喃地說了幾個字；她臉色大變；克萊麗亞拿了她的手，緊緊握了。

『我感激你，現在我明白你了，你有一個高貴的心腸，』公爵夫人說，拼命地剋制她自己；她幾乎已沒有力氣來吐出這幾個字，她豐富地向這屋子的女主人微笑，後者站了起來，伴送她到客廳的最外面；本來這種光榮是祇有皇親國戚才能享受的，此次給予公爵夫人，便是對她作一個嘲弄，因此她處境不同，就這樣，她繼續向柔拉伯爵夫人微笑，可是她雖然使盡了力，也不能說出簡單的一個字。

克萊麗亞的眼睛充滿了眼淚，當她望見公爵夫人行經那客廳，廳內還充塞着社交界中最光采的人們。『這可憐的婦人將如何，』她想着，『等她坐進了她的馬車裏？要求護送她可是殷勤得太不懂慎了，我不敢哪……然而，對於那可憐的犯人，坐在可怕的牢獄之內，要是他知道他被愛到這樣的地步，又是何等的安慰！他們把他擲入了何等可怕的寂寞中間了！而我們，卻在這樣輝煌的，這裏的房間裏，啊，多末可怕！有沒有辦法給他這一個訊，我的天，這是對我父親不忠實的；

在這兩者之間，他的地位太爲難了！如果他給公爵夫人的狂熱的憤怒打擊到了，夫人是控制着伯爵的意志的，卽這裏的事，四件之中倒有三件他作主的。而且皇子對於礮台之內的情形又特別有興趣，他不願意在這件事聽到人家的玩笑；他的恐懼使他殘酷無比……無論如何，發勃利西奧（克萊麗亞不再當他是台爾，唐戈先生了），『真正可憐……這是不同於他丟了一個有利可圖的職位的……至於公爵夫人……愛情是如何的狂熱……然而這社交界上的撒謊底人們卻說愛情是一切快樂的源泉！對於年老的婦人，旣不能感，又不能給，愛情的，我們爲她傷心……我永遠不能忘記我剛才所看到的；如何突然變換了！如何這位公爵夫人的美麗發光的眼睛，一下子變換爲沉悶的，死沉沉的，就在N候爵跑過來，給她說了那致命的字句之後……發勃利西奧一定是值得愛上的！』

一面有了這樣高度嚴肅的思潮，這思潮正個地佔據了克萊麗亞的心智，一面就感到了，在她的周圍正進行着的虛偽客套話，是如何地比平常更可憎惡了！爲了要逃避他們，她走到一扇敞開的窗前，光亮細滑的綢緞的窗帘把窗子遮起了一半；她希望並沒有人大膽跟她來到這隱藏的處所。窗子開向一個地上種着桔樹的小園林：每一個冬天，桔林都要有屏障保護起來的。克萊麗亞狂喜地吸入了花朵的芳芬，這一些兒歡樂多少地平靜了她的心。『我覺得她有一個高貴的風度，』

她想，『可是他還在這樣了不起的一個婦人心頭感染了這樣的熱情！她拒絕了皇子的光榮的追求，當時她答應下來的話，她就是一個皇后的身份，統治這全國了……我父親說過，皇子的熱情到了這樣的地位，要是他能不顧一切，他就要娶她……不想她對發勃利西奧的愛情維持了這末長久！我們自柯摩湖相見到現在，已經有五年了……是的，足足五年了！她想了一想，這樣告訴她自己。』就在那時候，我也感覺到驚奇，有那末多痕跡，都在我那孩子氣的目光底下忽略了過去。那兩位夫人似乎是多末愛慕發勃利西奧的！……』

克萊麗亞很高興地想，那些對她說話時如此激切的年輕人，居然不敢跟她到洋台上來。其中之一，克萊參齊侯爵，已經向這個方向走了幾步，可是在一張紙牌戲的桌前又站住了。『但願啊，』她想，『在我的堡壘前面的廣場上，我的窗子底下，祇有那樣的幾枝樹木，如果也能種上幾枝這樣子漂亮的桔子樹，我的思潮就不會那末悲傷了：可是睜開眼來，只有法爾納斯塔的大石塊的景象……啊！』她痙攣似的動了一動，叫喊起來，『大約他們把他關在這裏而了。我一定要立刻跟唐·賽薩去說！他比起將軍來不威嚴得多。我們回礮台的路上，我父親一定是什麼話也不說的，可要知道什麼時，找唐·賽薩就都知道了……我有錢，我可以買幾枝桔樹，種在我的養鳥房的窗下，就可以使得我看不到法爾納斯高塔的牆垣了。這牆垣是多末的無窮地可憎恨的，現在有

一個我認識的人被關在裏面！……是的，這是我第三次看見他。有一次是在宮闈裏，皇子生日那一次跳舞會上；今日是，三個警士押起了他，可怕的巴爾蓬要求着銬上手銬，還有的一次是在柯摩湖上，足足已五年了。那時他的神情卻何等委瑣！他逆視着警士們，他的母親和姑母就暗示了他不少奇怪的眼色。一定的，那一天，其中也有許多祕密，他們暗暗保守着什麼特別的事情；那時候，我曾經想到，他似乎也很怕那些警士……」克萊麗亞發抖了；『可是我多末無知！無疑那時候起，公爵夫人已經對他發生興趣了。如何在數分鐘之後，那兩位夫人，雖然很焦急，卻對我這陌生人已經熟稔了一些，而他還使我們發笑了！……今天晚上，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的話……啊，無知！羞澀！你要有多少時候，外表上只像一個黑黑的懦夫！……人們說我進修道院最好了；真的，我有什麼好處，只配退隱起來。「正是一個獄吏的女兒！」他一定這樣對他自己說的。他一定瞧不起我，等到他有辦法給公爵夫人寫信的時候，他一定告訴她，我是欠缺心腸的；最後，公爵夫人就當我是一個欺人的小女孩子；因為今天晚上，她認為我對她是充滿了同情心的啊。」

克萊麗亞感到，有人在向她走來，存心要和她并肩站在洋台上；她不能不感到煩惱，雖然她也覺得自己是不應該的；自然她滿腦子起伏着的沉思中間，並非沒有快樂之感。『要來一個找煩悶的人，而我卻不得不溫和地招待他！』她想。她正以高傲的眼色回顧時，她看到那羞澀的大

主教的臉，他神出鬼沒地走到了洋台上來。「大主教真鬼頭鬼腦」克萊麗亞想，「他爲什麼來打擾我這樣的一個可憐的女子？我所有的唯一的東西是寂寞啊。」她敬重地迎接了他，但同時卻有高傲的神色，那時聖者給她說話了：

「小姐，你聽到那可怕的消息嗎？」

女孩子的眼睛換上了全不相同的表情了；可是，按照她父親何止一百遍地關照了的命令，她用了無知的風度回答，答語和她眼中的神色卻完全矛盾了：

「神父，我沒有聽說了什麼。」

「我的大僧正，可憐的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其實他跟我是一樣地沒有罪的，因爲殺死了一個強盜叫吉萊梯的，他在波隆涅用了波西的假姓名躲起來，現在被捕了；他們把他關了那座礮台裏；押來的時候，他是被練條鎖住在馬車上的。有一個獄吏，名叫巴爾蓬，曾謀害過他的一個兄弟，剛剛釋放出來，他倒想侮辱發勃利西奧了呢，可是我那個年輕的朋友是不肯讓人侮辱的。他把那可惡的仇人擊倒在地，因此他們把他關到地下二十尺的牢中，先還用手銬給他銬上了。」

「沒有手銬，不。」

「啊！那末，你是略有所知的了，」大主教叫道。在老年人的表情中，強烈的失望的表情就消失了。「可是，在我們談得更深入之前，恐怕有人會到洋台上來打斷了我們的；你肯不肯大發慈悲，把我手上這個牧人的戒指親自交給唐·賽薩呢。」

女孩子拿了戒指，但無處可藏，又怕丟掉。

「帶在你的母指上，」大主教說，他親自給她套上。「我可以放心嗎？你一定把牠送到嗎！」

「是的，神父。」

「你肯答應我，把我說的話保守祕密嗎，即使發生了因保守祕密而於你大為不利的情形？」

「啊，我答應，神父。」女孩子回答，全身發抖，因為她觀察到這老年人突然間有了莊嚴的神情。

「我們可敬的大主教，」她接着說，「給我的命令不會是沒有價值的。」

「告訴唐·賽薩，我把我的義子介紹給他，我知道逮捕他的警士一定不會讓他帶走他的祈禱經書的，因此我請求唐·賽薩把他自己的轉送給他，如果你的伯父明天能到我的官裏來，我答應送他一本，償還他送給了發勃利西奧的經書。我也請求唐·賽薩把這秀美的小手上的戒指交給台爾，唐戈先生。」話到這裏，法皮奧·康悌將軍出來打斷了他，他來找女兒去坐馬車回家了；他

們作了短短的談話，其中神父還說了些相當機巧的話。根本不談那囚犯，他故意引道着話題，使他談到了他自己創作的一些道德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格言上來：譬如；宮闈生活中，常有危機發生，可以決定最高人物的存在之長久；政治的高傲轉為私仇，誠恐不及，由於這常常得到對角綫的結果。」大主教因為這出其不意的被捕，而感到悲傷，他就放任他自己一下，甚至說出了如下的話來；棧戀固然是應該的，但不能由是而幹出一些使人們永矢勿忘的行爲，引起憤怒來。

當將軍進了馬車，和他女兒在一起；「這是所謂恫嚇了，」他對她說，「對我這樣的人恫嚇！」

父女之間，跟着的二十分鐘內沒有交談。

收到了大主教的戒指之後，克萊麗亞當下決定了，等到她進入馬車，她就要把大主教要求她做的事，給她父親報告一遍；但是，聽到憤怒地說出的「恫嚇」一字之後，她就知道父親會却奪那紀念品的，她用左手掩蓋了戒指，熱情地按住牠。從內政大臣的官邸到礮台去的一路上，她不斷地問自己，把這事瞞住了父親是否一種罪過。她是虔敬的，胆怯的，她的心向來很平靜，現在卻怔忡了；可是結果，站在大門之上的樓堦上的哨兵看到馬車近來，號令已發出了，克萊麗亞還沒有想出一句話，可以免得父親峻拒的，她真怕他拒絕她啊。當他們爬上那三百六十級通到總督住

宅去的梯級時，克萊麗亞還是什麼都想不出。

她趕緊和她伯父去說，他罵了她，拒絕幫任何的忙。

第十六章

「你看，」將軍叫起來，當他看到他的哥哥唐·賽薩，「公爵夫人願意出十萬個新戈度，讓我變一個傻子，好讓囚犯越獄。」

可是，暫時我們不能不把發勃利西奧擺開，他正在帕爾瑪礮台的頂上；他受到嚴密的監視，等我們再來談到他的時候，容貌一定要有一點變了。我們現在先要看看宮闈中的情形，那裏的陰謀愈加複雜了，特別我們要看那不快樂的婦人，她的熱情將決定他的命運。當他在總督的目光下，爬上三百九十級，到法爾納斯高塔的牢獄中去的時候，發勃利西奧，過去他多末怕這種時刻，卻發現他並沒有時間來思攷他的不幸。

從柔拉伯爵的宴會上回到家來了，公爵夫人搖了搖手，把侍女退掉；然後，讓盛裝着的自己撲倒在床上，「發勃利西奧，」她大聲的叫，「已經落入他的敵人的掌中，也許爲了打擊我，他們會毒死他的！」我怎末樣來描寫這女人？她的情形，相距理智已這末遠，完全成了每一種經過

她的熱情的奴隸，雖然她自己不承認，她發狂一樣地愛上了這年輕的囚徒了。聽不出字來的呼喊，憤怒的劇痛，痠癢的動作，可是一滴眼淚也沒有。她辭退那些侍女，就爲了隱匿她的眼淚；她以爲發現她自己只有一個人了的時候，她立刻要哭了；可是眼淚，這大悲哀之中的第一個安慰者，完全不出現，憤怒，咒詛，和皇子一比較，自己的無能爲力，這一切緊緊地抓住了她的高傲的靈魂。

「我不是受盡侮辱了嗎？」她不斷地叫；「我受了侮辱，最壞的，發勃利西奧的生命有危險了，而我卻沒有報復的辦法！等一等啊，我的皇子；你殺死了我，很好，很好，你有這樣做的權力；可是將來，我要殺死你。唉！可憐的發勃利西奧，這又能幫你什麼忙呢？那天，我要離開帕爾瑪，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那時候，我還以爲我並不快樂……何等的盲目啊！我打算和一個快樂生涯的一切習慣傳統決絕；啊，我卻沒有知道，我正站在一個要決定我的命運底事件的邊沿上。要不是伯爵，可憐他有的是朝臣的奴隸的本能，因此在皇子的致命的信上漏落了「不公平的訴訟秩序」那一段話，皇子是爲了他的虛榮，才肯給我這封信的，否則我們全都得救了。我多虧是命運好（我必須承認，並不是我技巧好），才抓住了他心愛的帕爾瑪城這個題目，把他的虛榮心玩弄了起來。當時我可以恐嚇他，說我要走，當時我是自由的，天啊！現在我成了何等的奴

隸？現在，我給釘死在這一溝臭水上，而發勃利西奧，給一條鍊子鎖住在礮台中，這礮台是多少個著名的人物死前的寄居之處，我再也不能拿離開這虎窟來把這頭猛虎嚇住了。

「我的心鎖在礮台裏，再也不能離開那惡名聲的高塔，這一點，他不是不聰明的，怎會不知道，現在，這人的虛榮曾經受到過損害，什麼古怪的觀念都會跑到他的腦子裏；想入非非的殘酷會使他的難填的虛榮心更加強烈。如果他又回復到從前的白癡似的愛情上來，如果他對我說，「接受你的奴隸的忠心，否則發勃利西奧要死——」那是裘迪斯的老故事了……是的，於我，不過是自殺罷了，於發勃利西奧卻是謀害罪；繼任皇座的太子，這傻瓜，和那惡毒的劊子手拉西，一定說發勃利西奧是同謀，而把他絞死了的。」

公爵夫人大聲號叫：這兩難的問題，她找不出脫身的辦法，在給她的不快樂的心用刑。她的迷亂的頭腦不能從未來中看到別的可能性。一連十分鐘，她像一個瘋狂的婦人一般地銳叫；於是一個精疲力盡的睡覺狀態，這片刻的可怕的状态似乎是生命已經給搗毀了。數分鐘，她一嚇，嚇了醒來，發現她又坐在床上；她夢見，就在她的前面，皇子要割下發勃利西奧的腦袋！到最後，她確定了，房間裏面既沒有皇子，也沒有發勃利西奧和她一起，她倒在床上，幾乎要暈倒了。她的體力上的疲倦已經到達了這樣的程度，她想換一個姿勢都沒有力氣了。「偉大的天啊！我如果

能夠死去！」她這樣對她自己說……「可是，這是如何懼怯啊，把發勃利西奧拋棄在他的苦難中！我的智力迷了路了……來吧，讓我們來看事實；讓我們靜悄悄地來思攷，我把我投入了怎樣可怕的地位，好像這是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造成的。我跑到這極權專制的皇子朝廷上生活，這是如何可悲的愚行啊！這暴君了解他的刀俎上的魚肉；他們對他看一看，他都認爲是對他的權力挑戰。唉，當伯爵和我離開米蘭的時候，我們都沒有明瞭，我只想到一個有趣的朝廷上的誘惑；是的，這朝廷是很差的，但和攸琴皇子統治時，那快樂的日子比較，多少還是同樣的風格。

「從外表上看，我們不知道所謂了解他的魚肉的一個暴君有怎樣的權威。專制政體的外表和其他的政體是一樣的；也有，譬如，審判官，可是，他們是拉西這種人：這種妖怪！如果皇子下命令，叫他絞死他的親生父母，他都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他還會說，這是他的職任……去引誘拉西嗎？我這不快樂的人！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引誘他的。也許，給他十萬法郎：可是，據他們說，那一次蒼天都震怒了，一柄利刃向他一擊，卻沒有命中，後來皇子就送了拉西一萬金幣，裝了一箱子。但就有多少錢也不能引誘拉西。這污泥做成的靈魂，從來在我們的眼中是只受到輕藐的，卻也這兒有人怕他，那兒有人敬重他；他也許會昇到警察大臣的，爲什麼不會？這一帶的居民中會有四分之三向他獻媚的，會在他面前發抖，就像他自己在皇子的面前發抖一樣。

「既然我不能從這可怕的地方飛走，我必須留在這裏，對發勃利西奧有點用處；孤獨地生活，在寂寞中，在失望中！——那對發勃利西奧又有什麼用處呢？來吧：開步走，不快樂的婦人！盡你的責；走入社交界；作爲不再想念發勃利西奧……作爲已經忘記了他，他這親愛的人兒！」

這樣說了，公爵夫人眼淚流下了；最後，她能哭。在離開了人類的脆弱的心靈一小時之後，她稍稍有了點慰藉，她的心靈開始明浙起來了。「拿到一張飛行的魔氈，」她對她自己說，「把發勃利西奧從砲台裏擄奪出來，然後和他飛到沒有人追逐我們的一些快樂的地方去，譬如，巴黎。我們住在那裏，先用我父親的經理，準權得使人高興地按期給我一千二百法郎來過活。我至少還能從我的財產中換到十萬法郎！」公爵夫人的想像力開始檢閱了她的，離開帕爾瑪三百里，那種生活的細節，得到了一些說不出來的快感。「在那裏，」她對她自己說，「他可以換一個假名，參加軍隊，加入這些英勇的法國的兵旅，這少年伐爾賽阿拉一定可以博得盛名；最後，他可以快樂了。」

這些幸福的畫片給她帶來了第二次的淚波，那卻是快樂的淚。看來，快樂還存在於世界的某地！這種狀態持續了很久；這可憐的婦人才又驚駭地回來思致那孱弱的現實。最後，當黎明的光

在她的園林的樹梢上勾上一條白綫，她發現她自己已在安靜的狀態中。「從現在起，不數小時，」她告訴她自己，「我就要上戰場了，這是行動的事，如果發生了什麼事，要激惱我，如果皇子竟然認真把發勃利西奧的事來和我談，我卻沒有把握，我未必能夠剋制我自己。那末，我必須就在此刻，在這裏做計劃。

「如果我被宣佈爲國犯，拉西就把這宮殿中的一切都沒收了；在這個月的一號，伯爵和我照常例燒燬了警察拿了去可以作鬼的一切文件；而他還是警察大臣呢！這真是有趣。我有三粒有價值的鑽石；明天浮爾琴齊奧，格利安泰來的我的老船夫可以到日內瓦去把她們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果發勃利西奧能夠逃走（偉大的天，願你祝福我！）」說着，她畫了一個十字，「台爾·唐戈侯爵是一個非常慳吝的人，他一定以爲把金錢去接濟一個由合法的君王通緝的人是一種罪惡；那時，至少他可以找到我的鑽石，他會得到麵包了。

「把伯爵辭退……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和他在一起，我辦不到。這可憐的人！實在他並不壞，一點也不；可是他太軟弱了。這庸俗的靈魂不能夠昇勝到我們的水準。可憐的發勃利西奧，爲什麼你不能來和我一起商量商量呢？」

「伯爵的謹慎把細會破壞我的一切計劃，而且，我也不要我的淪亡，牽連了他在一起……誰

知道這虛榮的皇子會不會把我也扔入牢獄呢？我有陰謀……這還不容易證明嗎？如果他把我也送進了這個礮台，如果我能夠，用賂賄的方法，和發勃利西奧談話，那怕就是一瞬，我們走向死刑台去便將有何等的勇敢！可是這些傻話也該說夠了：他的拉西會勸告他，用毒藥來把我毒死；如果我出現在街頭，乘坐了遊街的車，可愛的帕爾瑪的居民會感動的……這又是什麼話？還在浪漫主義嗎？唉！一個可憐的婦人，有這種念頭，該可以原諒的，她的命運太慘了！一切的真理是皇子不會把我送死的；把我送進牢獄，關在裏面，這就容易得多了；他可以吩咐人，把一切可疑的文件放在我的宮殿的角落裏——他們對付可憐的L——就是這樣子的。然後三個審判官——用不到大流氓的，因為他們有的是證據權鑿這句話，再找上一打假冒的證人，這就夠了。結果，因為我有陰謀，所以判處死刑了，但是皇恩浩蕩，想我也曾有這種光榮，出入他的朝廷，就減低我的判罰，到礮台之中去關上十年去。可是我，性格向來強烈，因此才招惹了拉凡爾西侯爵夫人和別些仇敵，說了我那末多的傻話，決不會讓步的，我就仰藥自盡了。至少，這樣一來，一般人都相信了，我敢打賭，拉西會跑到我的牢房裏來，容光煥發，用皇子的名義，給我一瓶番木鱉精或畢洛琪西的鴉片的。

「是的，我必須公開地和伯爵吵一場，因為我不願在我的淪落之中牽累了他——這說出來就

太丟人了；可憐的人是如此坦白地愛上了我的。很可能皇子另外找出些理由來把我投入監牢：他怕一般的輿論轉而同情發勃利西奧。伯爵是一個講究榮譽的人；他會立刻走那使朝廷中人張目結舌，稱之為發癡的一步，他會離開這朝廷的吧。在寫賜恩信的那天晚上，我勇武地打擊了皇子的權威；他的虛榮受了損傷，我看他便什麼也做得出了：一個出身就是皇子的人，難道能忘記那天晚上所產生的感情的？而且，伯爵祇要和我爭吵了，對發勃利西奧的益處，他就更多，更方便了。可是那伯爵，如果因為我的決心而失望了，因而自盡了呢？……我看，他絕不會想到這種念頭的：他不是皇子的那種卑鄙的性格；伯爵雖然也可以，嘆一口氣，表示抗議，在一個惡毒的文告上簽一個字，他總是一個講究榮譽的人。他為什麼要自盡呢？僅僅因為愛了五年之久，他一點也沒有冒犯了我，一旦又對他說，「我親愛的伯爵，我何幸而愛了你五年，好極了，現在愛情的火焰已經降低了；我不再愛你了，可是我完完全全了解你的心，我還是深深地關切你，你將是永遠的，我的友人。」

「對於這樣誠懇的宣言，一位紳士又能如何回答呢？」

「我就找一個新的愛人，至少人們會這樣想的；我要對這新戀說：『總之，聖子責罰發勃利西奧，是對的；可是逢到他的生日，無疑我們的恩惠的皇子還是要釋放他的，』這樣我可以敷衍

過六個月。仔細想來，這新戀，最好還是那惡魔似的判官，那惡毒的劊子手拉西……他會覺得有光采，這樣一來，我可以讓他插身于社交場所。原諒我啊，親愛的發勃利西奧；這是超乎我的能力的努力。什麼！這妖魔，還沾染了P伯爵和D——的血績的！只要他走近我身邊，我就會暈倒的啊，否則，我會拔出一把刀子，刺入他惡毒的心懷的。別要求我做這不可能的事吧。

「然而，這是第一件事：把發勃利西奧忘記了！對皇子一點兒慍悻之色也不要；我必須恢復原有的歡樂，對於那污泥做成的靈魂，這是更有吸引力的，因為首先我表示我是臣服的，順從了他們的主人底意旨，第二，因為我非但不要去嘲弄他們，反而要仔細地扶發他們的一些優點；譬如，我要稱讚柔拉伯爵帽子上的白色羽毛底好看，那是他最近專人到里昂去買來，這根羽毛使得他非常快樂的呢。

「就在拉凡爾的黨徒之中，找出一個情人來……如果伯爵失了勢，這個黨就得權了。結果是拉凡爾的一派裏的人擔任砲台總督，因為法皮奧·康梯要擔任大臣之職了。這個皇子，一直在上流社會中混的，一個有頭腦的人，怎末會跟這樣一個伯爵合作，能跟這條牛討論問題，這是傻瓜中的傻瓜，充其一生，只考慮這一些基本問題：皇子的部隊的軍裝，應該在前面有七個扣子呢，或是九個？就是這些野獸啊，對我生了妬忌，親愛的發勃利西奧，因此你就遇到了危險，將

要決定我的和你的命運的，正是這一羣衣冠禽獸啊！那末，好吧，我不允許伯爵提出他的辭職書嗎？他一直以為把內閣總理的職位辭掉，算做他的最大犧牲；那末，和他完全決裂；是的，把他作為一個唯一的條件，他不離開這職位才和他言歸于好。自然，我扔掉他還得用最自然的方式；自從他在皇子的賜恩信上，朝臣似地漏掉了「不公平的訴訟程序」這一段之後，我就覺得，即使我不恨他，也得不見他幾個月才好。在這一個決定一切的晚上，我本用不着他的機伶；他只要把我口授的筆錄下來就是了，他只要把我的性格自己獲得的，記錄下來；然而這種卑鄙的朝臣的習慣，強迫他走入了歧途。第二天他告訴我，他不能讓皇子在這樣荒謬的文書上簽字，我們是請求他的賜恩信；然而，我的天啊，這些虛榮的，仇恨的妖魔就名為法爾納斯，我是咎由應得。」

想到這裏，公爵夫人的憤恨又重新燃燒了起來。「皇子對我背信異義了，」她對她自己說，「而且是這樣子卑鄙的啊！這人是不可原諒的；他有頭腦，鑑別力，他能夠論理，他的內心並無卑鄙，但他的感情是卑鄙的。伯爵和我已經注意到，何止二十次了；他的心裏，當他以為人家是在侮辱他，那時就卑鄙了。是的，發勃利西奧的罪過是和政治無關的，這是很小的一樁殺人案件，在這安居樂業的國內，天天都發生百把件的，而且伯爵向我賭了咒，他化盡心機，探得了最準確的報導，而發勃利西奧是無辜的。吉萊梯自然並不缺少勇氣，發現他離開國境，不過幾步

路·他就突然起了心，要把他的漂亮的情敵結果了。」

公爵夫人停了許久，來攷慮，發勃利西奧有罪，這倒底可信不可信呢，有她的姪子那樣身價的人要除去一個戲子，她自然相信這並不是什麼嚴重的罪過，可是，在絕望的情況之中，她模糊地感到，她是不得不據理力爭一番的，來證明發勃利西奧的清白。「不，」最後她告訴她自己，「這裏就是一個證明，他像那可憐的彼得拉內拉伯爵一樣，他常常在口袋裏帶着武器，而這一天他祇帶了一柄古老的前鋒槍，那還是他問一個工人借來的。」

「我恨皇子，因為他對我不信異義了，而且是這樣子卑鄙的啊；他寫了那寬赦的信，卻又到波隆涅去把他抓了起來，而且這樣辦了他。可是我要算賬的。」大約是早上五點鐘，公爵夫人在這失望的重壓之下，精疲力盡了，才打鈴喊她的侍女；侍女一進門就驚叫了。看到她躺在床上，還是盛裝，帶着鑽石，卻躺着，像一張白的床單一樣，闔上了眼，彷彿她們看到，她已經死在床上。她們會以為她已完全失去了知覺，要不是她們還記得剛才，是她打了鈴，召喚她們進來的，幾粒淚水時時流下她無遮掩的臉頰；從她的一個手勢上，她們知道，她要她們侍候她就寢。

柔拉大臣的晚宴之後，這天的晚上，伯爵來找公爵夫人，找過兩次，因為不能見到她，留下

了信，他希望她指點他，他應該怎樣的行動。他們敢這樣地侮辱他，他是否應該繼續在他的職位上呢？伯爵接下來寫道：『那年輕人是無辜的，即使他有罪，逮捕他之前，也應該先通知我，我是他的大家都承認的，保護者啊。』但公爵夫人直到第二天才看到這封信。

伯爵不講究美德；必須說明，自由黨人之所謂美德（爲大多數人找尋最大的快樂）他覺得是廢話；他相信他自己必須首先的找尋到莫斯卡·台拉·洛凡爾伯爵自己的快樂；他卻是一個愛護榮譽的人，說起他要辭職，他心裏倒是很真誠的。在他這一生中，他沒有對公爵夫人撒過謊；那一次，她卻對他這封信一點不注意；她的態度，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态度，已經確定：佯作忘掉發勃利西奧之狀；這一點做到之後，別的一切她都不在乎了。

第二天，正午時份，伯爵已到桑賽凡麗娜宮來過十次了，最後他被接見了；看到公爵夫人時，他吃了一驚……『她好像有四十歲了！』他對自己說，『而昨夜，她這樣地光彩，這樣地年輕……人人都這樣對我說的，當她和克萊麗亞·康梯談話的時候，她的模樣兒是處處年輕，無可比喻的動人。』

公爵夫人的聲音，也跟她的外表一樣地奇怪。這聲音，已沒有了一切熱情，沒有了人類的興味，沒有了憤怒，使伯爵臉色蒼白了；這使他想起了幾個月之前，一個臨終的友人，已接受了最

後一次祈禱，請他來作最後的一次談話，那時候那人的神情。

數分鐘後，公爵夫人能對他說話了。她看了看他，她的眼睛是死沉沉的。

「讓我們分手吧，我的親愛的伯爵，」她用極其微弱，但聽起來卻很清楚的聲音，用很友善的語調，說道：「讓我們分手吧，這是必須的！上天是我的證人，五年來，我對你的行為總算是無可批評的。你給了我一個光輝的生活，代替了格利安泰的堡壘中，我悲慘的命運，煩憂的生活；要沒有你，我早已經老了不知多少年了……在我這方面，我也極盡了能力，要使得你能夠快樂。這是因為我愛你，所以我向你建議，這用法文說起來，所謂 *alamiable*（友誼的）分別。」

伯爵不明白；她不得不把她的宣言說了好幾遍。他變得死了一樣地蒼白了，跪倒在她的床邊，把什麼話都對她說了，一切深刻的驚異，一切銳敏的失望所能刺激這戀愛中的情人的話，他都說了。每一回，他都主張提出辭呈，然後跟了他的情婦，跑到離開帕爾瑪一千里以外的地方去。

「你敢對我說離開這裏，而發勃利西奧卻在這裏啊！」最後她說了，略略欠起了身子來。可是，看到發勃利西奧這一個語音引起了苦痛的印象，她在片刻的沉靜之後，輕輕地握了伯爵的手，說道：「不，我的親愛的朋友，我不能對你說，我之愛你，是用這樣的熱情，這樣的激動，

在我看來，過了三十歲之後，我已經不能有此種感情了，我可是已經不止三十歲了。他們會對你說，我愛着發勃利西奧，因為我知道，這可惡的朝廷上就流傳着這樣的謠言。（她說了可惡的一個字之後，她的聲音第一次露出了閃光來。）『我在上帝的面前，憑發勃利西奧的生命，來賭咒，在我和他的中間，決沒有過最小的一個舉動，是見不得第三個人的。我不是要告訴你，我之愛他，像一個姊姊的愛一樣；我只能說，我是本能的地愛他的。我愛的是他的勇敢，這樣簡單，又這樣完美，甚至可以說，他自己都沒有感覺到：我記得這類羨慕的感情是始於他從潛鐵鷹歸來的時候。那時他雖然十七歲了，卻還是一個孩子，他只有一點焦慮，就是究竟他有沒有參加了這偉大的戰場，說他的確是在場的，那末究竟他有沒有作戰，因為他並沒有向敵人的砲臺或陣地進攻過。在這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常常討論，就在討論之中，我看到他有這樣的英俊完美。他的偉大的靈魂向我顯露了；一個好出身的年輕人，要是在他的地位，不知道要如何吹牛、誇耀，說謊了！總之，他老不快活，我也不會快活的。就這樣，這一段話已描寫了我的心情；即使這不是真的，這無論如何是我的看法。』伯爵給這一段坦白，親密的口吻鼓勵了，他企圖親吻她的手，她卻怯惶地把手縮了回去。『時候已經過去了，』她對他說，『我是一個三十七歲的女人，我已經站在老年的門限上，我感到了一切老年的苦痛，也許我是越來越接近墳墓了。死是可怕的

刹那，據我們所聽到的話，但是我卻似乎在希望着牠。我感到老年時代最可怕的徵狀，我的心已經給這恐怖的不幸，我再也不能戀愛了，我的心給這不幸壓倒了。現在，親愛的伯爵，我看到你，只覺得你是曾經我愛過的人底影子。我還可以說，簡單得很，因為我感恩，所以我這樣向你說明了。」

「但我怎末辦呢？」伯爵番復地說，「我覺得愈加熱情，比之我們第一天在斯卡拉相見的時候，愈加熱情了。」

「讓我向你承認一件事，親愛的伯爵，這種喁喁情話已經使我煩惱了，我還覺得這是很不規矩的。來吧，」她說，她想微笑一下，可是笑不出來，「勇敢起來！做一個有精神的人，有審察力的人，在任何情形裏，都是有辦法的人。在不知道你的人眼中，你是一個最能幹的人，幾個世紀以來意大利的最偉大的政治家，你在我面前，也這樣子做到了吧。」

伯爵站了起來，來回在房中走了幾步。

「不可能的，親愛的朋友，」最後他這樣對她說，「我已給最狂暴的情緒撕裂為一片片了，而你卻要求我理智地思攷，我並沒有理智了！」

「我們別談情感吧，我求求你，」她用乾燥的聲音對他說；這都是兩小時之內的第一次，她

的聲音內多少帶了一些表情。伯爵，本人也失望到了極頂，卻企圖安慰他。

「他對我真背信異義，」她叫起來，一點沒有顧到伯爵在她面前安排了希望的理由，「他對我背信異義，而且是這樣子卑鄙的！」她的死白的臉色沒有了。一會兒，但伯爵注意到，就在這樣的極度的興奮之中，她也沒有力量來抬起她的手臂。

「我的天！這難道是可能的嗎，」他想，「她只是害了病吧？如果是病，這一定是一場大病的開始。」於是，充滿了不安，他建議他去請著名的拉索利來，那是全意大利最著名，當時在這城裏的大醫生。

「原來你願意讓一個陌生人來開心，來了解我的全部的失望？……是一個朋友，還是一個奸黨的勸告？」她用奇怪的眼色看住了他。

「全部完了，」他失望地對他自己說，「她對我不再有任何的愛情了。更糟的是，她把我也算在愛好榮譽的庸人裏面。」

「我也許可以告訴你，」伯爵接下來說，處處加重他的語氣，「我很焦慮地要知道這一次逮捕的經過，這逮捕把我們都投入了絕望之中；奇怪的是直到現在我還不能有可以斷定的情報；在盤問了最近的一個警署裏的警察，他們看到犯人是從卡斯丹內夫的路上走來的，就奉到命令履

車。我立刻派出了勃洛諾，你知道他是熱心而是忠誠的；他已受到命令，一站一站打聽過去，直到他發現了發勃利西奧是在什麼地方，怎樣地被捕的。」

聽到他說起了發勃利西奧的名字，公爵夫人發生了小小的痙攣。

「原諒我，我的朋友，」等到她能夠說話了，她就向伯爵說；「這些細節，我極有興趣，統統告訴我，讓我們把最微小的情形都弄明白。」

「好的，夫人，」伯爵接下來說，用了比較輕快的語調，希望能把她排遣一點積鬱，「我費了一番腦筋，才指定了勃洛諾，叫他一直打聽到波隆涅；也許是在那裏，我們這位年輕的朋友被綁走的。他最近的一封信是哪一天？」

「星期四，五天之前的。」

「郵局拆開過嗎？」

「沒有任何被拆開的痕跡。我應該告訴你，這是在可怕的信箋上寫的；那地址又是一個女人的手跡，地址上寫的是一個老年的洗衣婦的名字，她跟我的一個侍女是親戚。洗衣婦說這又是戀愛把戲，賽綺娜沒有多說什麼，就付了她送信的錢。」那時，伯爵已採用辦公事的聲調，他盤問了公爵夫人，想發現他可能是那一天在波隆涅被劫的。這時他才發現，雖然他一向善於技術，這

一些話的聲調用得是合適了。那些細節使這不快樂的女人發生了興趣，似乎已排遣了她的積鬱。要不是伯爵沒有在深深的戀愛之中，他應該懂得一跨進門就用這單純的辦法的。公爵夫人就要他走了，以使他獲得了忠實的勃洛諾的新的報告就毫不遲延地送給她。當時他們攷慮了一個問題，在皇子給公爵夫人的賜恩信上簽字之前，是否已經決定了一個判決詞了，公爵夫人相當堅決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向伯爵說：「我一點也不責難你，因為你漏寫了「不公平的訴訟程序」這一段話，那是你寫，他簽字的；可惜一個朝臣的本能緊緊扼住了你的喉管；不知不覺地，你把皇子的利益放在一個朋友的利益之上了。親愛的伯爵，你服從我的命令，爲時也不算短暫了，但是沒有能改變了你的本性；作爲內閣總理，你是有極大材能的，而且你還有這一行的本能。漏掉了「不公平」一詞就是我的毀滅；但是我一點不要責備你這一點毛病；這是你的本能底錯誤，並不是你的意志底錯誤。

「記住了，」她接下來，改變了音調，又最傲慢地說，「我不是無緣無故地爲了發勃利西奧的被捕而痛苦的，我一點也不預備離開這個地方，而且我對皇子還是異常地尊重的。那是你應該說的話，這卻是我希望，在我的立場上告訴你的了：「因爲在未來，我得充份地控制我的行爲，我希望和你友誼地分手，這是說，像一個好朋友，老朋友地分手。就當我是一個六十歲的人；少

年的我已經死了，對這世間的一切，我再不能有任何誇大的看法，我再也不能戀愛了。」如果我爲了你的未來而妥協，我將要受到更大的苦痛。或許在我的計劃之中，我會有一個年輕的情人，我希望你不要露出苦惱的樣子來。我可以向你賭咒，憑發勃利西奧的快樂作保！她停了片刻——

「對你，我從沒有犯過不忠實的罪，在五年之內，沒有。這是很長久的時間了，」她說；她想笑一笑；她的蒼白的面頰起了痙攣；可是她的嘴唇卻裂不開。「我向你賭咒，我甚至已沒有過這樣的意思，沒有計劃過這樣的行爲。現在你明白了，離開我吧。」

失望的伯爵離開了桑賽凡麗娜宮；他顯然看到公爵夫人經過謹慎攷慮，那離開她的決心，卻沒有過這樣絕望地戀愛着她啊。回到家裏，他派出了六個人，從卡斯丹內夫到波隆涅，沿路分佈，都給了他們信。「可是這還不够；」伯爵這樣想，「也許皇子還想到殺害這可憐的少年呢，就爲了報復那天晚上，寫那賜恩信時，公爵夫人的聲調得罪了他。我相信公爵夫人那晚是越出了不應該越出的規矩，正爲了贖愆，我真是愚蠢得可以，漏掉了「不公平的訴訟程序」，唯一可以約束皇子的一段話……可是，罷了！這種人難道真是有什麼可以約束得了的？無疑這是我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現在我只有用行動，用狡計來贖罪了；可是，說到最後，要是我弄得一無結果，我甚至可以犧牲我的一些尊嚴，我讓這個人去攔淺好了；他夢幻着高級的政治，他想有一天做隆

巴提的立憲君主，我們倒要看看，他用什麼人來代替我的位置……法皮奧，康梯是一個傻瓜，拉西的材能碰頂只能合法地絞死一個失歡於皇子的人。」

到他下了決心，在發勃利西奧所受的待遇要是超過了幽禁之後，他可以辭去他的職位之時，伯爵告訴他自己了，「如果這人的虛榮被勇敢地威脅了之後，所引起的狂想，竟然要毀壞我的快活，至少我還有的光榮，這樣一來，我把公事包拋入空中去了。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做成百椿事情，便在今日的早晨，我認為根本不可做的，那時也可以做了。譬如，我可以盡人力之所能，來完成發勃利西奧的越獄……我的天！」伯爵大叫，中止了他的獨白，睜大了眼睛，彷彿他看到，那意想不到的快樂，「公爵夫人一點沒有向我提起越獄的事；難道她的生命中，也有這樣的一次，對我都不信任了，難道她和我吵架的動機，就爲了要我背叛皇子。我可以說，說了我就要做！」

伯爵眼中，又恢復了一切牠的嘲諷的神情。「賣力的司法大臣拉西是他的主子購買了的，他才判了這許多使我們在全歐洲面前蒙恥的判決詞，可是他這樣的人，只要我購買他，他什麼主人的祕密不肯賣給我呢。這禽獸有一個情婦和一個懺悔教師，可是情婦太懺，我勾搭不得，第二天她就會宣佈我們的密談，使教區裏的每一個長舌婦都知曉。」伯爵給這一綫希望鼓舞了，這時已

向着寺院走去；發覺他如此特別地機動，雖然悲傷得很，卻禁不住微笑起來：「就是這樣一回事」他說，「不再是大臣了！」這寺院，正像意大利的許多寺院一樣，可以從一條街通到另一條街的；一進去，伯爵看到大主教手下的僧正在經過中堂。

「既然在這裏碰到了你，」他對他說，「你能不能幫幫我這痛風腿的忙，讓我免得爬到大主教的宮裏去；累壞我。如果他肯屈尊到這聖器所裏來，他真是對我太好了。」這消息使大主教快活，他正有一千樁關於發勃利西奧的話要告訴伯爵。可是伯爵知道這不過是一些好聽話，就一句也不肯聽他。

「聖，寶祿的牧師杜嘉尼是怎樣的一個人？」

「小氣得很，野心卻很大，」大主教回答，「很少顧忌，窮得非凡，我們牧師也有短處的啊。」

「行了，神父，」大臣叫道，「你就裝搭錫特斯吧；」他離開了他，笑着。回到他的部裏，他派人去找杜嘉尼牧師。「你是指導我的好朋友司法大臣拉西的；你確信他沒有什麼話可以告訴我的嗎？」不再多說一句話，多來一些客套，他請杜嘉尼退出去了。

第十七章

伯爵認為他自己已經是無官一身輕的了。「現在，讓我們來看，」他對他自己說，「我失勢以後還能有多少匹馬，因為辭職在他們看來，就是失勢。」他計算了一下他的財產：他出任大臣時，名下有八萬法郎；卻大吃一驚，他發現把一切加起來，當時他的財富還不到五十萬法郎：「這是最多二萬利爾的收入，」他告訴自己。「我必須承認我是個大笨伯！帕爾瑪的居民那一個不相信我有十五萬利爾的收入，皇子在這一點上，比他估計得更甚。等他們看我陷入溝壑，他們就要說我，真是善於逃避資金。啊！」他喊起來，「如果我還能繼續做三個月的大臣，我們就可以看見我的財產加上一倍了。」他覺得這是一個題目，可以讓他寫信給公爵夫人，他急形於色地寫了，先請求她原諒他寫信，因為他記起了她的條件，然後在信裏填寫了許多的盤算和數字，「我們祇能有二萬利爾的收入，」他告訴她，「來生活在南波城，我們三個人，發勃利西奧，你和我。發勃利西奧和我祇能共有一匹鞍馬。」大臣剛發出他的信，司法大臣拉西被通報了。他用一

種接近於無禮的冷淡，接見他。

「好極了，閣下，」他對他說，「你把受我保護的一個陰謀人物從波隆涅劫走了；更不應該的是，你還提議要割下他的腦袋，可是一句話也不跟我說明！至少，我想，你知道繼承我的職位的人是誰？是康梯將軍呢，還是你自己？」

拉西手足無措了；他於上流社會還不十分習慣，無法判斷伯爵的話是否嚴肅的；他臉色深紅，喃喃地說了些聽不清楚的話；伯爵釘着他看，享受他的窘態。突然拉西振作了起來說話了，異常地安定，好像那個被阿爾瑪維伐抓住了的菲加羅的神氣：

「老實說，伯爵先生，我並不跟你捉迷藏；如果我當大人是我的懺悔牧師，回答了你的一切問題，你可以賞賜我什麼呢？」

「聖·寶祿勳章」（那是帕爾瑪的勳章）「或者金錢，如果你能找出理由來，讓我賞賜給你。」

「我喜歡聖·寶祿勳章，因為這可以使我高貴。」

「什麼，可愛的司法大人，你還喜歡我們的可憐的高貴嗎？」

「如果我的出身是高貴的，」拉西回答，一般無賴的相貌，「我絞死那些人的家族祇少可以

憎恨我，而不是瞧不起我了。」

「好極，我一定幫助你，使他們不致於瞧不起你，」伯爵說，「你可以醫治我的無知吧。你打算怎樣地對付發勃利西奧？」

「老實說，皇子也是窮態畢露；他擔憂着，給阿蜜達的一雙俏眼迷了心——請原諒我說話太露骨，但這是皇子親口說的話——他擔憂你給某一雙俏眼迷了心，便是他自己也多少有一點被迷住了的，你就聽憑他闊淺起來，然而除了你，卻沒有別人能處置那個隆巴提的問題。」我甚至於可以這樣露骨地說，」拉西就抑低了他的聲音，接下道，「你現在的機會好極了，這樣好的機會，就值得你賞賜我一個聖，寶祿勳章。皇子可以給你，作為國家酬功，一個值六十萬法郎的好產地，那是從他自己的財產裏割出來的，或者，如果你答應不顧問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的事，至少，除非是當着衆人，你並不和他談起這件事，他可以給你三十萬斯戈度的恩給金。」

「我的希望還不止這末一點兒，」伯爵說，「不顧問發勃利西奧的意思就是我和伯爵夫人完結。」

「對了，這就是皇子所說的了；事實是他對於公爵夫人氣極了；這是我們私下談談的；他怕的是，爲了補償你和這美麗的婦人決裂底損失，你現在是嫁夫了，你就向他說，你要向他的表

妹，老公主伊索泰求婚，她年紀已經有五十歲了。」

「他猜中了，」伯爵叫道；「我們的主人真是全國最目光銳利的人。」

伯爵卻從來沒有想到過這樣一個古怪的，和老公主結婚的念頭；朝廷上的一切禮貌早已使他悶煩的要死，再沒有比這個更不在他心上的了。

他開始把鼻煙匣敲他的座椅旁的小桌子。拉西從這窘態中發現了一個蒂熟瓜落的好機會；他的眼睛發光了。

「伯爵閣下，請你賜恩，」他叫道，「如果大人決定接受這六十萬法郎的產地，或金錢的恩給金，我請求你，讓我來做個中人。我可以出力的，」他又加添說，抑低了聲音，「使這恩給金的數目更擴大，或者在產地旁邊再繞上一個好森林。如果你大人在談到他們關了起來的少年人底時候，稍爲用一點技巧，態度稍爲溫和一點地向皇子說，這個國家會感激你的功勞，添出一個公爵位來的。我再向你大人說一遍；目前，皇子是恨透了公爵夫人，可是他又很窮，窮得這個樣子，有時候我就想，一定還有什麼祕密，他還沒有向我坦白地說明的。你知道，我們就在這裏找到了一個金鑛了，我可把最親密的祕密賣給了你，而且很公開，因爲我算你的最恨的敵人呢。總之，皇子以爲他是恨公爵夫人的時候，他是這樣相信的，我們也這樣相信好了，你呢，全世界

只有你能夠和米蘭作秘密談判。大人可以允許我把皇子的親口話，一字不改地，唸給你聽嗎？」
拉西說，熱情起來了；「在說話裏面，往往有一種字句的排列是不可能翻譯的，從他的話中，你可以理解得比我更加透澈。」

「我允許你，」伯爵接着說，在他接下來說話的時候，他好像心不在焉地，拿他的金鼻煙匣在桌上敲；「我什麼都允許你，而且感激你。」

「你能給我一個勳章以外的高貴爵位，我就比什麼都要滿意得多。每當我請求皇子賜我爵位時，他總說，「你這樣的流氓！爵位？我應該第二天就把舖子關門了；帕爾瑪再沒有人希罕什麼爵位啦！」話還是說回來，談米蘭人的事吧，不過三天之前，皇子就對我說過；「這混蛋，只有他能擺佈我們的陰謀底綫索；如果我趕走了他，如果他跟公爵夫人走了，我祇好放棄希望，做什麼全意大利的開明的，被愛戴的統治者，那樣的一天就不會有了。」

聽到這話，伯爵吸了一口氣。「發勃利西奧不會死了，」他這樣告訴自己。

拉西是這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過的，和內閣總理親蜜地談話。他快活得忘了形：他看到他已經拋棄拉西這姓氏的前夜，在全國之內，拉西一詞已經跟卑鄙齷齪成了同義語。下級社會的人用拉西的名字來稱呼一些瘋狗；最近有一個兵，罵了他的同伴一聲「拉西」之後，他們還決鬥了

一場。沒有一個星期會沒有一首辛辣的十四行詩，不罵這倒霉的姓氏的。他的兒子，一個十六歲的年輕而天真的學生，爲了姓這樣的姓，常常給人從咖啡店裏趕出來。正是因爲他想到了這些小事件，使他燒起一肚子怒火，才使得他這樣惡形惡狀了。『我有一塊產地，』他對伯爵說，把棧子拖近他一點，『牠稱爲黎伐。我希望做黎伐男爵。』

『怎末會不可以呢？』大臣說。拉西更忘形了。

『好極，伯爵閣下，我就放肆說話了。我來猜猜你的慾望看；你想向伊索泰公主求婚，這真是一個高貴的慾望。只要你是這一家的姻戚了，你就永遠不會失勢，你就縛住了皇子了。我可不瞞你，他對於你和伊索泰皇子的婚姻非常之怕。可是，如果你把這件事交給一個熟練的人去辦，而報酬又好，你就站在一個很好的形勢之中，總可以成功，決不失望。』

『我呢，親愛的男爵，可要失望了；我預先否認一切你和我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事；可是，到了那一天，最後那光榮的結合真使我的願望登峯而造極了，給於我這個國土內最高的地位了，那時我就自己給你，我自己的錢，三十萬法郎，或者你不願意拿錢，我就可以讓皇子給你一個你認爲很合算榮耀的爵位。』

讀者會覺得這一個談話太長：然而我們寫了牠底一半；牠繼續了兩小時多。拉西離開伯爵那

裏時，快活得發瘋了；伯爵卻有了救出發勃利西奧來的希望，更加決心地要提出辭呈了。他發現他的優勢在乎他走了之後，只能有拉西或康悌將軍這類人物可以繼任；他對於他可以報復皇子是，新發現的一個頗有可能的辦法，發現了很精美的趣味：「他可以把伯爵夫人送走，」他叫道，「天哪，他就得拋棄那希望，做不成隆巴提的立憲君主了。」（這實在是荒謬的幻想；皇子本有很好的頭腦，可是興奮地夢想了牠，現在他發狂地愛上了這個觀念。）

伯爵快樂得遏制不住，急急忙忙地跑到伯爵夫人那裏去，要報告她，他和司法大臣的談話結果。他享了閉門羹；門房簡直不敢告訴他，可是他的情婦親口下了這道命令。伯爵悲哀地回到他的辦公的宮中；他得到的這個冷冰冰的待遇，蝕去了他和那皇子的心腹談話後給了他的快樂。心情既不再能工作，他祇好憂鬱地漂泊在畫廊中，一刻鐘之後，他收到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既然，我親愛的好朋友，這是真的，我們現在除了是朋友，再不是別的了，你每星期祇能來看我三次。半個月後，我們再減少那些我很心愛的聚首，減少到兩個月一次。如果你願意使我高興，就公開宣佈這一個決裂；如果你願意償還我會經獻給你的全部的愛情，你就應該給自己挑選一個新的情婦。至于我自己：我也有一

個荒唐的大計劃：我打算多多出現在社交場所，也許我要找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物，幫助我忘記我的不幸。自然，你是我的朋友；我心裏的第一個地位總是留給你的：可是我並不希望將來我的行為給人家說是受你的智慧底指導的：主要的，是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我對你的一切決策，現在已失去影響了。總之，親愛的伯爵，相信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不是別的。我請求你，再不要希望我們言歸于好，這已過去。永遠，把我的友誼記在心上。

這最後的一段話對伯爵的勇敢是太大的打擊：他寫了封信給皇子，辭退一切職務，寫給公爵夫人，還附了一個要求，要請她把辭呈遞給皇子。一會兒，收回了那個辭呈，卻已對摺撕破，在一張空白的碎紙上，公爵夫人總算還寫了字，寫的是，『不行，一千個不行！』

要描寫可憐的大臣的失望真是一件難事情。『她是對的：我確實同意的，』他時時刻刻地這樣告訴他自己：『我漏掉了「不公平的訴訟程序」，是一個可怕的不幸：這也許還害了發勃利西奧一條命，這也就害了我的命。』伯爵心中，就爲了這死的一念，他不願意在被召喚之前進皇宮裏去，所以親筆寫了一道加封伯爵的文書，使拉西成爲聖·寶綠勳章的世襲騎士：伯爵還加了一份

半張信紙之長的報告書，在其中說明了這樣一項步驟之必要，呈給皇子。他把文書和呈文都抄出一份，在抄寫之時，感到了一種憂鬱的快樂，就寄給公爵夫人去了。

他恍惚地思索起來，他想要猜出他鍾愛的那個女人，將來到底有怎樣的計劃「她自己是沒有計劃的，」他對他自己說：「只有一點可以確定，她曾經向我宣佈過的任何決議，她是怎末樣也不會放棄的。」更加增加了他的悲哀的，就是他找來找去，找不出公爵夫人的錯誤。「她表示過她愛我：她不再愛我了，在我犯了一個過失之後，是的，無意的過失，但後來卻很可怕：我沒有叫屈的權利。」第二天早晨，伯爵聽說了公爵夫人已經重入社交界：上一個夜晚，她在每一家夜會的家庭裏出現。如果他們在同一客廳裏碰了頭，怎末辦呢？他怎末樣跟她說話呢？

再下一天是憂悶的一天：謠言到處飛揚，說發勃利西奧快處死刑了，全城非常激動。據說皇子由于他的出身高貴，已經答應下去，決定將他斬首了。

「是我把他殺死的啊，」伯爵告訴他自己：「我再也不必希望和公爵夫人相聚了。」雖然已經獲得了這樣明顯的決定，他還是約束不了自己，到她門上去了三次；自然，免得給人發現，他是步行前去的。在他的失望中，他居然還有勇氣給她寫信。他派人去找拉西，找了兩次；司法大臣卻不露面。「這流氓在欺騙我了，」伯爵這樣告訴他自己。

再下一天，有三大消息刺激了帕爾瑪的上流社會，甚至于中級社會。發勃利西奧的處死是愈加確定了；對這個消息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附加消息，公爵夫人似乎一點也不失望。從所有的人看來，她對她的少年情郎好像只有少許一點兒悲傷；無論如何，她祇不過面色蒼白一點，那是發勃利西奧被捕的消息傳來時，相當嚴重的病痛的後果而已，她的手腕真高明極了。在這些痕跡之中，中等階級的人士看得很明白，這是朝廷上一個偉大的婦女底硬心腸。爲了守本份，而且爲了發勃利西奧而犧牲起見，她和莫斯卡伯爵決裂了。「何等的不道德！」帕爾瑪的葉申教士這樣叫。可是公爵夫人已經，這是使人不能相信的，表示她願意聽朝中最漂亮的年輕人對她說諛媚的話語了。在許多奇怪的現象中，人家觀察到，她跟拉凡爾賽侯爵夫人最寵愛的情郎，白爾蒂伯爵似乎談得很快活，而且嘲笑了他的時常跑到凡勒哈別墅中去。中下階級和人民對發勃利西奧的處死感到憤憤不平，這一些好心腸的人以爲這是莫斯卡伯爵的妬忌心促成的。朝中的人也談論到伯爵，卻一致嘲笑他。這就是我們要說起的第三個大消息，不是別的，正是伯爵的辭職意圖；人人都嘲笑這滑稽的情人，年紀五十六了，卻因爲一個無心腸的女人拋棄了他，悲傷得肯拋棄一個高貴的職位，而那女人，又是老早就愛上了一個小白臉的。只有大主教，相當聰明，或者說相當有感情，同意伯爵，爲了他的榮譽的緣故，不應該留在內閣總理的地位上了，想他的保護人

底少年要被處死刑，而卻一點也不通知他。伯爵辭職的消息，和法皮奧、康悌將軍的痛風病霍然而癒，這且按下不談，留到下面我們談勃利西奧如何在牢獄中過生活，全城的人打探他什麼時候處死，留到那時再談。

再下一天，伯爵看到了他派到波隆涅去的忠僕勃洛諾，那人一走進房間來，伯爵就溫柔起來；看到他使他想起，當他派他到波隆涅去的時候，公爵夫人如何諧合，他記起了那時的歡樂來了。勃洛諾是從波隆涅來的，但什麼也沒有察訪出來；他也找不到洛特維哥，卡斯丹內夫的警長把他關於村中的監獄裏了。

「我還要派你去波隆涅，」伯爵對勃洛諾說，「公爵夫人的憂傷之中，表示她是樂意知道發勃利西奧底不幸災難的詳情的。你可以到卡斯丹內夫警察局的旅長那裏去報到……」

「不！」伯爵叫道，中止了他的命令；「立刻到隆巴提去，在我們的通訊員那兒多化一些錢。我的目的是讓這些人把最好的消息報告過來。」勃洛諾，在弄明白了他的任務之後，開始寫他的付款信。就在伯爵給他最後的訓令之時，他收到了一封全是虛偽的，但寫得很好的信；這封信可以說是一個朋友寫給一個朋友，請求他幫忙的。寫這封信的朋友不是別個，正是皇子。聽說他有辭職之意，皇子請求他的朋友莫斯卡伯爵繼續留任；他用朋友的名義，還用了「威脅着這個

國家的危機」的名義，請求他，同時用主人的名義命令他。他還接下來寫道，某某國王送來了兩座大勳章，一座皇子自己預備接受，另一座他送上給他的親愛的莫斯卡伯爵佩戴。

「這禽獸要毀我了！」伯爵狂怒地叫喊，就在這驚駭的勃洛諾之前，「他想用這種偽善的文辭來誑我，這種文辭是我們常常在一起計劃，用來誑一些傻瓜的。」他退回了那座大勳章不受，在覆信中，還說起了他的健康，已很少希望能讓他繼續擔負那些繁忙的國務了。伯爵在狂怒。一忽兒，通報了司法大臣拉西，伯爵把他當作一個黑奴看待。

「好極了！因為我已經保薦你做貴族，你已經開始專橫無禮了！昨天，你為什麼不來向我道謝，賤貨，這應該是你的責任啊！」

拉西是受得起更大的侮辱的；他每天就在皇子前面受到這樣的辱侮；可是他急於做男爵，所以力辯起來。那是再容易也沒有了。

「昨天一整天，皇子把我膠着在桌子上；我不能離開皇宮。皇子偏偏要我，那樣蹩腳的書法，來抄寫許許多多愚笨而冗長的文件，我知道他的唯一的目的是把我幽禁起來。最後，我總算可以離開他了，時候已經五點，餓得我要死，他還下令，叫我一直回家，晚上也不得出門。真的，我看到兩個我很熟識的，他的私人的間諜，在我的街上徘徊到半夜。今天早晨，等到我有了

時間，我立刻找輛馬車，把我載到了寺院門口。我慢吞吞地從馬車上走下來，飛速地穿過了教堂，我現在就在這裏了。此刻，你大人是全人類中間，我最急於見到的一個人。」

「開玩笑的先生，你那些捏造得相當巧妙的故事，我是不會相信的，前天，你不肯跟我談發勃利西奧；我是尊重你的謹慎，你的守祕密的誓言，雖然，對於你這種人，什麼誓言，不過你的托辭罷了。今天，我要求你把真相露佈。這許多可笑的謠言，說這個年輕人因為謀殺了小丑吉萊梯要處死刑了，是怎末一回事？」

「關於這些謠言，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可以給大人說得更明白了；因為奉皇子的命令，大放謠言的，就是我；我相信，他就是因為怕我把這一點報告給你，所以昨天把我幽禁了一整天的。皇子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傻瓜，他一點不懷疑，我會拿了那勳章，到你這裏，請你給我佩戴在衣襟上的。」

「話要對題！」大臣叫起來了。「不要這些好聽話。」

「無疑問的，皇子很願意判決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死刑的，可是他已經判定了，大約你是知道的，二十年牢獄，又就在判決的同一天，減刑為礮台之中關十二年，每星期五祇吃麵包和開水，此外還有一點宗教的規定要他遵守。」

「正是因為我知道這一個有期徒刑的判決，所以聽到城裏流傳着立即處死刑的消息之後，感到驚惶；我還記得帕朗沙的死，這是你很巧妙的一手啊。」

「我是當時就應該得到勳章的，」拉西叫起來，一點不覺得沮喪；「當時我應該強迫他的，他在我的手上，他卻希望我處死那個犯人。那時候我太傻了；現在經驗武裝了我，我因此勸告你，今天不要再抄老文章了。」（這一個譬喻，伯爵聽來，真是不倫不類，他不得不制自己，才沒有足踢拉西。）

「第一，」拉西像一個老練的律師似的講究着邏輯，鎮定異常，像一個任何侮辱都不在乎的人，「第一，發勃利西奧的死刑是不能成爲問題的；皇子不敢，時勢已經完全變過了！況且我，現在是貴族，並且希望經你照拂，成爲男爵的，決不在這一件事裏插手。你大人是知道的，要用極刑，那劊子手必須有我的命令，我可以向你賭咒，拉西騎士決不會向台爾·唐戈先生下這樣的毒手。」

「那你得聰明一點了，」伯爵用嚴酷的態度說，一面測對方的斤兩。

「我們應該辨別清楚啊，」拉西微笑地說，「我談到的是官方的死亡，如果台爾·唐戈先生肚痛而死，你不能跟我算賬。我不知道爲什麼，皇子對桑賽凡麗娜生氣。」（三天之前，拉西一

定稱她公爵夫人，可是像城裏所有的人一樣，他知道她跟內閣總理已經決裂了。）伯爵聽到他的嘴上也不說她的爵號了，讀者可以想像的，他是如何地高興；他向拉西投射了刻薄萬分的一瞥。『我的親愛的安琪兒，』他那時暗暗地說，『我對你的愛情的證明，是盲目地遵守你的一切命令啊。』

『我必須承認，』他對司法大臣說，『對於公爵夫人的千變萬化的心情，我一點兒的興趣也沒有了；但是呢，這個沒有節操的發勃利西奧是她介紹給我的，要是他還在南波城，不跑到這裏來弄得我們焦頭爛額，他可以過得很好的，我認定了，我在這裏的時候，他不能夠處死，我而且有充份準備來保證你，在他出獄之後的一星期內，你可以成爲男爵。』

『伯爵先生啊，這樣說來，我得等十二年才做男爵了，因爲皇子生氣得很，他憎恨公爵夫人憎恨得這樣子，簡直藏不起來。』

『皇子真是太良善了；他何必藏起他的憎恨呢，現在他的內閣總理已經不再保護她了？可是我僅僅是不願意人家說我卑鄙，更是不願意人家說我吃醋；把公爵夫人弄到這個國內來的也是我，如果發勃利西奧死在牢獄中了，你非但做不成男爵，而且你心口也許會刺進一把刀子的。可是，我們別談這些瑣辭了：事實是我已經把我的財產打總算了一算，至多我只能弄到二萬利爾，

但有了這一點數目，我已經可以很卑躬地向皇子提出辭呈了。我很希望在南波國王那裏找到一個職業；這大城市是可以排遣我在這帕爾瑪的窟窿裏排遣不了底愁懷的。我之所以還留在這裏，單看你了，你有什麼辦法使我能夠和伊索泰公主成婚，」等等。這題目上的談話是無底的。當拉西站起身來告別時，伯爵漫不經心地告訴他說：

「你知道，這裏的人說發勃利西奧欺騙了我，就是說，他才是公爵夫人的情人；我不能接受這種謠言，爲證明這一點，我希望你把這個錢袋送交發勃利西奧。」

「可是，伯爵先生，」拉西驚惶失措，看了看錢袋，「裏面的數目好大，并且那規則……」
「我的親愛的先生，在你看來，這數目是很大的，」伯爵做了一個最最輕藐的表態：「你這樣的笨人，這不過是把錢送進監獄去給一個朋友，你以爲你送十個金幣給他就會毀了你嗎；我這方面，很希望發勃利西奧可以收到這六千法郎，但任何情形之下，都不準人知道這件事。」

當恐怖的拉西還想說話的時候，伯爵不耐煩地把門關上了。「這些人，」他告訴他自己，「非得有專橫的外表，是不懂得權力的。」這樣說了，這個偉大的大臣放任了自己，幹了一件可笑的事爲，記錄牠下來都不好意思。他奔到他的桌子上，拿起了公爵夫人的一個袖珍肖像來，熱情地親吻她。「原諒我啊，我親愛的安祺兒」他哭喊道，「如果我沒有把那個惡漢摔到窗外去，他竟

敢胆直呼你的芳名；可是，我之忍耐過份，完全爲了服從你的命令啊！他，能夠等的人，是不會失落你的。」

和肖像作了長長的蜜談之後，伯爵，雖然覺得他胸膛內的心早已死去，卻想到要去辦一件荒唐的事情了，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地猛衝直撞。他拿出了一件繡着他的爵位的上衣來，出去拜訪那老年的伊索泰公主，除非是新年，他從來不到她的地方去。他發現她的週圍全是一些狗，又打扮得非常講究，甚至她還帶起了鑽石，好像她正要到宮裏去。伯爵就表示很擔心，祇怕他耽誤了公主的正經，她也許要出門吧，公主回答道，一個帕爾瑪朝廷上的公主是必須這樣盛裝的。自從發生了災難以來，伯爵第一次感到了快樂的衝動。「我到這裏來，是好的，」他告訴他自己，「就在今天，我得向她訴述。」公主非常高興，來接見這樣著稱的有才氣的客人，況且他又是內閣總理；這可憐的老處女從沒有接見過這等人物。伯爵開始了一個狡猾的序文，說起一個平凡的紳士和一個皇家人物之間，必然有着多少大的鴻溝橫亘着啊。

「我們必須弄清楚，」公主說：「譬如，法國國王的女兒，是絕無希望登上皇座的；在帕爾瑪的家族中卻不然。這是爲什麼我們法爾納斯一家人一定要，在外表上，非常地講究的緣故了；就說我，你看，是很可憐的一個公主，我卻不能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說不定有一天，你是我的

內閣總理呢。」

這一個念頭，出其不意，而且似乎很荒唐，卻給伯爵第二次歡樂的，一剎那的震抖。

離開伊索泰公主的時候，公主是面孔都漲紅了，因為那個內閣總理竟向她吐露了愛慕之情；他出了門，就碰到皇子的一個侍從：皇子急於召見他。

「我身體不好，」總理這樣回答，很高興，他也開了皇子一個玩笑了。「啊！啊！你把我向極端上趕着跑的，」他狂怒地說，「現在你又要我侍候你；可是記住了這個啊，我的皇子，在這個時代，天賦的神權已經是不足够了：要必須有一個健全的頭腦，和一個強烈的性格，才能夠做一個專制的暴君啊。」

把那個宮中的侍從推托掉了，感覺到訪問了的病鬼是身心兩健的，好像非常地垢辱了他自己了，伯爵就找了另外的兩個人，尋尋開心，那兩人對法皮奧，康梯有很大的影響。卻知道了一件事，使伯爵混身發抖，剝奪了他的一切希望，說是那總督曾經把他的一個私人仇敵，一個隊長，用一瓶子畢洛琪亞的毒藥毒死了。

伯爵知道過去這一星期來，公爵夫人揮金如土，企圖和砲台中間溝通聲氣；可是，他的意見是，祇有很少成功的希望；所有的眼睛現在還睜得很大。我們用不着描寫這不快樂的女人如何化

盡心機，要行賄買通：她可是失望了，雖然各方面的人情，全是忠誠於她的，在替她進行。可是在專制的小朝廷上，也許唯有這種行業，辦理得十全十美：那就是政治犯的監獄了。公爵夫人的黃金沒有別的效果，祇有九個或十個各階級的囚犯，從礮台中釋放了出去。

第十八章

可見得，儘管他們忠於這位囚犯，至已盡矣，公爵夫人和內閣總理能夠爲他効勞的，卻還祇極少的一點兒。皇子是狂怒着，朝廷和一般的人民對發勃利西奧都有點見怪，樂意看到他的嗚呼：過去他太得發了。雖然她一把一把地化掉黃金，受到公爵夫人進攻的礮臺，還是一寸土地都不肯讓出；拉凡爾茜侯爵夫人，或黎斯卡拉騎士，是不肯輕易放過一天的，天天把新鮮的情報送給法皮奧·康悌將軍。他們在支持他的弱點。

我們已經說過，被囚的一天，發勃利西奧首先是給押到總督的官邸裏去的。這是一座十八世紀時建築的小精舍，是范維台荊打的圖樣，他把牠放在離地一百八十尺的，巨大的圓塔的平台。這小小的官邸，孤獨地放在高塔的後面，像一個駝峯，從牠的窗中，發勃利西奧可以望見田野和遠處的阿爾卑斯山；他的眼睛跟蹤了礮臺下面，帕爾瑪河的河流，看這一道急流在離城四哩處向右轉，把河水傾送入波河去。望過了這條河的左岸，可以看見綠色的大地中間，一串巨大

的，白色的，可以說是補釘似的水波，發勃利西奧的歡樂的眼睛還能夠清楚地看到，在北部把意大利障住的阿爾卑斯山，每一個的峯頂。這些峯頂是終年積雪的，甚至在現在這八月中間也不溶化的，在這灼人的平原上，給人一種清潔的感覺；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一些最小最小的風景，然而牠離開帕爾瑪的礮臺卻何止三十哩。從總督這座小精舍望出去的風景，在南面這一角上卻給法爾納斯塔擋住了，他們正急忙忙地給發勃利西奧在塔內預備一個房間。讀者或許還記得法爾納斯塔是建築在巨塔的平台上的，以紀念一位皇太子的，他不像齊侯（Theseus）的兒子依朴里托斯，總算拒絕了一個年輕的後娘的求歡。公主不多幾小時後死了，皇太子在十七年之後才又恢復自由，昇登了他的死去的父親的皇座。等三刻鐘後，發勃利西奧就要爬上去的法爾納斯塔，外表非常平淡，從那高塔平台上又矗立，高約五十尺，用許多電導體做飾物。皇子因為毒恨他的妻子，造了這個各方面都仰望得見的高塔，僅僅爲了讓他的臣民可以看到那犯人還關在裏面，因此他稱之爲法爾納斯塔。當時，這個建築是禁止人談論的，從帕爾瑪城的各處和周圍的平原下，人們可以看到那些石匠把這五角形的建築一塊塊石子砌起來。爲了證明這是古老的，門上面，兩尺闊四尺高，入口處，放了一個巨大的浮雕，彫刻着名將亞歷山持洛。法爾納斯把亨利第四逼退巴黎的故事。這樣昭彰的法爾納斯塔，底下一層有一個廳，至少有四十碼長，闊和長是有比例的，滿是

蹲踞式的柱子，因為這屋子的高度只十五尺，比例不相稱。這一間是守衛室，中央有一隻梯子繞着一根柱子螺旋形地盤上去；這是一個鐵的小梯子，很輕，只不過兩尺闊，卻用了金銀細工做裝飾。就由這一隻梯子，那獄吏走上去時還壓得牠發抖了的，他押送了發勃利西奧到一個大房間，二十多尺高，那便是華麗的二層樓了。原來這裏放滿了許多奢華飾物，給那皇太子住的，他在這裏消磨了十七年的青春光陰。這一間的尾端，新來的囚犯看到了一個非常華麗的教堂，牆壁和天花板都用黑色的大理石鋪砌；柱子也是黑色的，很高貴的樣子，沿着牆，卻並不附着在牆上，而牆上又用許多白色的大理石彫成的骷髏做裝飾，骷髏很大，彫得非常精細，用十字形的白骨做承柱。「這是不能致人死命的憎恨所發明的花樣，」發勃利西奧想，「給我看這些，真是惡魔的想法。」

細花紋的鐵扶梯，也是繞住了一根柱子的，通到三層樓去，去年法皮奧，康梯將軍在這三層樓的房間上表現了他的天才。這些屋子高十五尺。第一，將軍在這些房間的窗子上裝添了鐵條。那原來是皇太子的僕人住的房間，離開那舖在高塔的平台上的石板約三十多尺。由這建築物中央的一條陰黑的過道，可通到這些房間了，每一個房間有兩扇窗；就在這非常狹隘的過道裏，發勃利西奧看到了一連三扇鐵門，都用粗大的鐵條製成，一直昇到屋頂上。這一些美妙的設計，其計

劃，其分類，其加工，是兩年來，將軍每星期晉謁他的主子一次的內容。一個關在這裏的陰謀家是不能向民意訴苦，說他受了非人的待遇的，然後他不能和世上的任何一個人通話，任何行動，也都要給人聽到的。將軍在每一間房間裏面，放了巨大的橡木的托樑，形似木格棚，三尺高，這是他最偉大的發明，因此他才有希望出任警察大臣的呼聲。在這些木格棚之上，他又安置了木板的小走廊，介乎籠子的木板與原來的牢獄的牆壁間，那壁是用大塊的石子砌成的。那些籠子是用胡桃木，橡木和松木四層隔板，由鐵條和無數的釘子釘在一起的。

這種籠子，一年餘之前築成的，是法皮奧，康梯將軍的傑作，名爲「被動的服從」這很相稱的名字，發勃利西奧正是給帶到這樣的一個籠子去的。他奔到一個籠子上。那有鐵條的窗子外面的風景是崇高極了：只有西北角上小小一塊地平綫，給總督官邸的有洋台的屋頂遮住；屋子只有兩層；參謀官住在官邸的平地的一層；一開始，發勃利西奧的眼睛就注意到樓上的一扇窗，裏面可以看到，在許多漂亮的籠子內，各式各樣，許許多多的小鳥。發勃利西奧很高興地聽牠們的歌，看牠們嬉躍在夕陽的光下，而獄吏爲了他忙得不得了。這養鳥房的窗子離他的一扇窗子不過二十五尺，離屋頂約五·六尺，所以，他的眼睛一看看得到鳥雀。

這晚上有月亮，當發勃利西奧進牢房的時候，她正在右邊的地平綫上，靠近特萊維索，昇到阿爾卑斯山脈之上。這時只有八點半，在地平綫的另一面，西方，一個光耀的桔紅色的夕陽把維索，和另一些從尼斯伸展到普尼司和吐林去的阿爾卑斯山峯底輪廓都顯示了。一點沒想到他的不幸，發勃利西奧給這崇高的風景感動了，狂喜起來了。『原來克萊麗亞·康梯住在這樣精美的世界裏；她那深思的，嚴肅的性情，一定能比任何人更欣賞這風景；在這裏，好像是孤獨地住在離帕爾瑪一百哩以外的地方。』直到他在窗前站了兩小時之久，鑑賞着激動了他的靈魂的風景，不是還任他的眼睛凝望着總督的精舍，發勃利西奧才突然叫起來了：『這難道真是一個牢獄？這是我所恐懼的嗎？』一點不覺得有那裏不舒服，更沒有理由叫苦，我們的英雄給他的牢獄的美迷住了。

突然一個可怕的聲音把他的注意力強迫地拖回了現實裏來：他的木籠子，並不是不像一個籠子的，實在是容易起共鳴，給強烈地震動了：一隻狗的吠聲和許多尖銳的叫聲合起來，就成了這許多聲音的怪異的合奏。『怎末啦？難道我馬上就要越獄了嗎？』發勃利西奧想。一忽兒，他大笑起來，大約牢獄之中，從沒有人這樣地笑過的。原來總督下了命令，和一個獄吏同時，他還派了一條英國狗，非常野蠻的，特別訓練來防守重要的囚犯的，這條狗就在發勃利西奧的籠子周

園，那巧妙地佈置了的空隙裏過夜。在原来的石版地和籠子的木板之間，三尺的地位裏過夜的獄吏和狗，囚犯即使移動一步，他們也無不聽到。

現在，發勃利西奧住到這「被動的服從」的房間裏來了，那時候大約有一百多隻耗子，正在東竄西奔。這條狗是一頭獵犬和一隻英國狐犬的雜夾種，並不好看，但非常地機警，這也算是他的長處。牠給縛住在木籠子的木板上，可是牠聽到了，耗子奔到牠旁邊來了，牠就劇烈地掙扎，一直把牠的頭伸到了牠的項圈外面。這樣就出來了這戰爭似的聲浪，把發勃利西奧嚇了一跳，本來他是沒沉在夢幻中間，絲毫不感覺悲哀。那些從惡犬的第一次進攻中逃跑了的耗子，躲進了木籠中來。狗子也從石版到發勃利西奧的籠子底六級階級上爬上來。於是傳來了那樣可怕聲浪：木籠給連根震撼了。發勃利西奧笑得像瘋人，笑得眼淚都流下了面頰；獄吏格利洛也感到好笑，關上了門；在追逐耗子的狗子絲毫不受任何傢俱的阻攔，因為那房間是完全空空洞洞的；除了一個角隅上有一個鐵質的爐子之外，這條獵犬是沒有遮攔的。等狗子戰勝了牠的敵人，發勃利西奧撫弄牠，叫牠，得到了牠的好感。「這狗子要看到我跳牆，」他對自己說，「不會得吠叫的。」可是這種遠見，多少還是他在吹牛；當前的心理是，他很高興和這條狗玩玩。由於某種自相矛盾的心理，在他的心中有一個祕密的歡樂，他卻不去尋思這是怎樣的心理狀態。

和獵犬玩到他喘不過來的時候：

『你叫什麼名字？』發勃利西奧問獄吏。

『格利洛，伺候大人的，凡獄中規則允許了我的，我件件都可以做到。』

『好極，親愛的格利洛，有一個吉萊梯想在公路上謀害我，我起來自衛，不料殺死了他；如果還有人逼我，我還得殺人，可是我希望在這裏，做你的賓客的時候，過一個快樂的生活。你去請求你的長官，到桑賽凡麗娜宮邸走一趟，給我拿點內衣來；還得替我買許多瓶阿斯蒂的酒。』

這是彼特蒙地方釀造的光亮的名酒，特別受獄吏這一類嗜酒之徒的愛好。有八九個獄吏正忙得很，把古舊的鑲金的傢俱搬到發勃利西奧的木籠中來，那是皇太子從前住過的二層樓中的傢俱；他們聽到了阿斯蒂的酒，全都記在心裏了，雖然他們很費力，發勃利西奧的第一夜卻過得很可憐；然而他只覺得沒有一瓶阿斯蒂的名酒是非常驚奇的事。『他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孩子，』獄吏說，當另外的許多人離開他的時候，『我們只希望一件事，我們的上司能允許他有許多錢，就好了。』

當發勃利西奧從聲浪和混亂中間恢復了過來：『難道這是一個牢獄嗎？』發勃利西奧問他自己，又凝望了特萊維索到蒙維索的大空曠，無窮盡的阿爾卑斯山脈，積雪的峯頂，繁星，和一

切，「而且這是獄中第一夜。我可以想像克萊麗亞·康梯是欣賞這空曠的岑寂的；這裏，離開下面的塵寰，那些瑣瑣碎碎，鈎心鬪角，至少有一千哩路遠。如果下面的那些鳥雀是屬於她的，那末，我可以看到她了……她看到我之後會不會臉紅呢？」就在辯論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之中，我們的英雄在深夜裏安眠了。

在牢獄中過了第一夜之後，來到了第二天，其中我們的英雄一點沒有失去耐性。發勃利西奧沒事做，和獵犬「福克斯」談天，獄吏格利洛並不是常常用友善的態度來對付他的，可是一個新的命令使他呆住了，內衣和酒都沒有批准。

「我能見到克萊麗亞嗎。」發勃利西奧一醒來就這樣問。「可是，這些鳥雀是屬於她的嗎？」雀子開始啾啾，唱歌了，在這樣的高度裏，空中只有這唯一的聲音傳佈。對於發勃利西奧，這是一個新奇而快樂的感覺，高空中，靜寂統治了一切；他傾聽這些斷斷續續，尖銳的鳥聲，他的隣居，那些鳥雀們是這樣歡迎一個新的日子的，聽得他充滿了歡喜。「如果牠們是她養的，一忽兒她就要進房間去，她就要在我的窗下出現了，」一方面他密視那綿綿的阿爾卑斯山峯，帕爾瑪的礮臺是在這些山峯中，最靠近的一個山峯底山麓，矗立着的，一方面他的眼睛時時刻刻回到用檸檬木和桃花心木製成的，都用鐵絲圍住的，那些鳥籠上，這些鳥籠放滿了這光亮的養鳥房。」

直到後來，發勃利西奧才知道，小精舍裏，祇有二樓上的這一個房間，是自十二時至下午四時有蔭蔽的：法爾納斯高塔蔭蔽了牠。

「我的不幸又將如何，」發勃利西奧想，「如果我所期待的，那羞澀的，深思的人兒，見了我，也許還會臉紅的呢，如果她並不出現，而出現了一個粗眉大眼的女傭人，專管這些烏雀的！但是，克萊麗亞出現了的話呢？她肯不肯注意我呢？我的靈魂啊！我一定得做些不懂慎的事，來吸引她的注意，我的地勢是很便宜的；況且這裏又祇有我們兩個，離開世界更是那末地遠！我是一個囚犯、顯然康悌將軍和其餘的這一類壞蛋會說我是在他們腳底下的……可是她有多末的智力，我應該說，她有多末的心腸，伯爵曾經猜測過的，根據他的話、她是不屑她父親這一個職位的；而她的憂鬱，也種因於此。這樣的憂鬱是何等高貴而有理啊！可是，說到最後，我對她不算完全是陌生的。昨天晚上，她見到我的時候，多末地雅緻啊，多末地羞澀！我還記得很清楚，在柯摩湖邊，我曾經對她說：『有一天我要到帕爾瑪來看你們的美麗的畫；你肯記住這個名字嗎？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她忘記了沒有？那時候，她還是年輕的！

「這樣看來，」發勃利西奧突然中止了他的思潮驚奇地說，「我忘記我的憤怒了。難道我是古代曾經有過少數的，有寬大的胸懷的人物之一？怎末會得，我這樣怕牢獄的，一旦到了牢獄

裏，甚至不覺得悲傷！事實的確如是，恐懼比之罪惡，更要壞上一千倍。什麼！我得說服我自己，在我感到痛苦之前，那末，勃朗納神父說過，就是過十年也像過十個月一樣的容易。難道，我應該悲哀卻並不悲哀，是因為這周圍的奇景排遣了我？也許，非我的意志所能控制的愉快心情，這本是不很合理的，突然間會停止，也許一下子我會跌落在我應該感覺到的黑色的悲哀中。

『無論如何，在牢獄中，還能和自己談理，爲了不至於不高興，這是很奇怪的。天地良心，回到我的理論上來，說不定我是有一個偉大的性格的呢。』

發勃利西奧的沉思給礮台裏的木匠打斷了，他上來給窗子裝簾子；還是這監獄中第一次裝簾子，所以他們記不清楚一些應有的尺寸。

『這樣一來，』發勃利西奧想，『我將被剝奪了欣賞風景的機會了。』他想到這樣的幽禁之中要引起的悲哀。

『可是，』他突向木匠叫道，『這是幹麼？難道我不能再看見這些美麗的鳥了？』

『啊，小姐的鳥，她真喜歡牠們，』那人說，神情很和好，『遮住了，消蝕了，塗抹了，像一切一樣。』

談話是禁止的，木匠和獄吏一概不准，可是那人爲這囚犯的年輕感到了憐憫；他就告訴他，這些巨大的簾子，放在兩個窗子的窗楣上，斜斜地向了天空伸出去，其目的在求室內的人看不到一切，只除了天空。「爲了囚犯們的德性的緣故，」他告訴他，「使他們澈底地悲哀，使他們從心底裏要求自省；那位將軍，」木匠接下來說，「還想到把玻璃從窗子裏拿出去，換上油紙呢。」

發勃利西奧對這人的精警的文句大感興趣，這是意大利人少見的。

「我很希望有一隻鳥來給我一點喜悅，我是瘋狂似的喜歡牠們的；給我從克萊麗亞·康悌小姐的侍女那裏去買一頭小鳥吧。」

「怎末，你認識她嗎，」木匠叫道，「你能夠這樣衝口而出，說出她的名字來？」

「誰沒有聽說了這樣美麗的少女？可是，我很光榮，在朝廷上見到她好幾次。」

「這可憐的女孩子，在這裏很沉悶，」木匠接下來說；「所有的時間，她都化在調弄這裏的小鳥。今天早晨，她派人去買了幾枝桔樹，她吩咐把枯樹種在塔門前，就在你的窗下；要沒有那條飛檐，你還可以看到呢。」

「現在我卻同時犯了兩條規則，」這人告訴他，「我跟你大人說了話，還拿了錢。後天，我

把窗簾拿來的時候，我在口袋裏藏一頭鳥來，如果有人到場，我故意讓鳥飛掉；可能的話，我給你帶一本禱告書來，你不能祈禱，我想一定是很難過的。」

「這樣說來，」到他孤獨了的時候，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這些鳥是她養的了，但只有兩天了，以後我就看不到牠們。」想到這裏，他的眼睛有了懊喪的神色。可是，最後，無法描寫他的快樂啊，等了那末久，眼睛都望穿了，正午時份，克萊麗亞·康梯來調弄她的鳥禽了。發勃利西奧一動都不動，連呼吸也停頓；他撲在窗子的鐵條上，緊緊壓住了牠們。他發現她並不抬起眼睛來看他；可是她的動作卻非常的窘，像一個知道自己已經被人看到了底樣子。她自然是窘的，這可憐的女孩子不能忘記那精美的微笑，昨天晚上，警吏把這囚犯從辦公室押出來的時候，他的嘴唇上飛舞着微笑。

雖然在外表上，她處處留神着自己的動作，可是她走到養鳥房窗口底時候，她的羞澀的紅雲是看得很明顯的。當發勃利西奧膠漆在窗子的鐵格子上底時候，他的第一個思想是玩那孩子氣的把戲，用手在鐵格子上敲兩下，以發出一些聲音來；接着，一想到他必須懂慎精細，他又害怕起來。「如果下星期她吩咐她的侍女來喂鳥，我就活該了。」在南波城和諾伐拉，他卻從來沒有這樣精細過。

他急切地用眼睛跟住了她：「顯然地，」他對他自己說，「直到她將離開這個房間，她是看也不肯看這可憐的窗子的，然而她卻在我的對面。」可是，她又從房間的後面轉出來了，感謝那高高在上的地位，發勃利西奧看得很清楚，克萊麗亞是偷偷地在看他了呢，當她走近來，這就夠了，發勃利西奧想到他很可以向她行禮。「我們不是孤獨地在一起嗎？」他問他自己，這樣鼓勵他。行禮後，女孩子就停住了，眼睛垂着地；然後發勃利西奧看到她慢慢地抬起眼來；顯然在使勁克制她自己，她用最莊嚴，最隔離的姿態向囚犯答禮；可是她的眼睛卻不是緘默無言的；也許她自己都不覺得，她表達了一種異常的憐憫。發勃利西奧認為她怕羞到連肩膀都紅了，因為天氣很熱，她進入養鳥房的時候，把一條黑絲的圍巾扔在一旁。發勃利西奧的眼睛回望她，望得入定了一般，更增加了這女孩子的不安。「那個可憐的婦女，」克萊麗亞想到公爵夫人了，對她自己說，「將如何的快活啊，如果她能夠看到他，像我現在看到他一樣。」

發勃利西奧想在她離開的時候，再向她行禮；可爲了逃避他更進一步的禮貌，克萊麗亞靈巧地一步一步地退卻，從一個鳥籠到另一個，好像到她工作結束的時候，她得調弄那最靠近門的一些鳥。最後她出去了；發勃利西奧呆呆地望着她消失的一個門；他已是一個新人了。

從這時起，他的思想中唯有一個目標，如何可以再看到她，即使那扇望得見總督精舍的窗上

已裝上了可怕的簾子。

隔夜，在上床之前。他動手做了一個很長久，很煩悶的工作，把他的大部份的金錢藏在木籠中，那些點綴似底鼠穴中。「今天晚上，我必須藏我的錶。我不是聽到說過的，只要用耐性和一個鋸齒形的發條，便可以把木頭，甚至於鐵條都鋸斷的？我就可以把簾子挖開了。」藏錶的工作，佔去了他許多時間，他卻一點不覺得長；他在想那些達到目的底各種方法，以及他如何施展他的木工手藝。「如果我做得對，」他對他自己說，「我就可以把那靠窗榻的簾子上的橡木板挖去一塊；我可以視情況的需要與否，把木板取下或放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都送給格利洛，他才可以假作不見這機關。」現在發勃利西奧全部的快樂就在執行這一件事的可能性上，捨此以外，他也不想別的了。「只要我做到了可以看到她，我是一個快樂的人……不，」他提醒他自己，「她必須看到我在看她。」一整天，他腦中滿是木工手藝的念頭，絲毫沒想到帕爾瑪的宮庭，皇子的憤怒，等等。我們必須承認，他連公爵夫人必定會感覺到的悲哀也沒有想。他不耐煩地等待着天明；但那木匠不再出現了：顯然監獄裏已把他也當作了自由黨。他們很把細地派來了另外一個，一個酸相的木匠，對發勃利西奧的一些花言巧語，他只咕嚕一聲作答，可見事情不妙。原來公爵夫人的許多疏通辦法，要和發勃利西奧通一個消息，有一些卻給拉凡爾茜侯爵夫人

的間諜發覺了，因此康悌伯爵每天都得到她的警告，他害怕了，同時這又刺激了他的虛榮。地面一層上的大廳裏那成百的柱子中間底六個衛兵，每八個小時，就要換一次班，換上另外的六個衛兵；此外，總督還在走廊上，三道鐵門的前面都放了一個獄吏，可憐的格利洛是唯一能見到囚犯的面的，一星期內只准他一次離開法爾納斯高塔，他就非常地不快樂。他故意讓發勃利西奧看到他的憂鬱，後者很機智地，只回答了下面這一句話，「我的朋友，這值得許多瓶的阿斯蒂好酒。」他給了他錢。

「唔，便是這個，可以使我們的一切煩悶都得到安慰的，」溫鬱的格利洛，用祇有囚犯能夠聽到的聲音叫道，「我們也是不准拿的，我應該拒絕的，可是我接受了；然而，你是浪費金錢，我什麼也不會告訴你的。走吧，你命運一定壞得少有，整個礮台爲了你，翻天覆地了，公爵夫人幹得好事，我們已經有三個人被開除了。」

「正午以前，那簾子會不會裝上了呢？」使發勃利西奧的心一整個早晨跳動的，是這一個問題；礮台的巨鐘，每一刻鐘敲響一次，他都計算。最後，正午以前的最後的一刻鐘也敲響了，簾子卻沒有裝上；克萊麗亞又出現，調弄她的鳥雀了。殘酷的形勢逼使發勃利西奧採取了這樣的大胆的手勢，因爲不能再看到她，似乎是超乎一切的危機，他一方面看着克萊麗亞，一方面就用手

指作鋸開簾子的姿勢；果然，她一看到這個姿勢，在監牢中是如此荒謬的，她鞠了半個躬就退出了。

「這是怎末的？」發勃利西奧警異地想，「她可以這樣不講理，我是時勢所逼迫，才做這樣的手勢，而她誤以為親熱得荒唐了？我是請求她，當她調弄烏雀的時候，頻頻向這囚獄的窗相望，即使她看到窗上有着一個巨大的木質的窗簾；我的意思是我要盡人力之可為，來看到她。天啊，難道說，明天她不來了嗎，因為了這失態？」這一個恐懼心弄得發勃利西奧不能睡覺了，而且他是猜對的；第二天，直到下午三點，克萊麗亞才出來，那時木匠已經在發勃利西奧的窗外裝上了兩個巨大的簾子；他們是從高塔的平台上，一片片地吊上來的，用了繩子和裝在窗外的鐵條上的滑車。克萊麗亞躲在她自己的房間的窗簾內，的確看到了木匠的每一個動作，心頭悽然；她很清楚發勃利西奧的致命的焦慮，然而卻還是保持她那股勇氣，堅守了她自己的一顆心。

克萊麗亞是熱衷於自由主義的一個小女子；當她髫齡的時候，和她父親在一起，她聽到了一切自由黨人的嚴肅的話語，其實她父親所想的，祇不過是自己的地位；從這一點上，克萊麗亞感覺到一種輕貌，幾乎是一種恐怖，對那些朝中大臣的柔軟的性格；因此，她對於婚姻都懷有敵意了。發勃利西奧被關進來以後，她心裏真是充滿了懊悔：「原來，」她對她自己說，「我這顆沒

廉恥的芳心，竟然投到了敵對我父親的一方去了！他竟然敢向着我，做出那鋸一扇門出來的手勢！……可是，「她心裏立刻又痛楚起來了，她接下自言自語，『滿城都在說他快處死刑了！明天也許便是那身首異處的一天！統治着我們的是那樣一個怪物，他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呢？而這一對眼睛何等謙卑的，何等英雄似的莊重的，也許要永遠闔上了！上帝啊！公爵夫人將如何痛苦！他們說，她是在徹底的絕望之中了。如果我是她的話，我就要去，刺死皇子，像那英雄的夏綠蒂·攷爾丹一樣，』

被囚的第三天裏，一整天，發勃利西奧氣憤得發狂了，卻僅僅因為他看不到克萊麗亞出現。「如果她生我的氣，我也得生我的氣，我應該告訴她，」他叫起來，因為忽然他發現了，「我愛她。並非如勃朗納神父所說的，我一點想不到囚牢的原因，並不是我心地寬闊，這種光榮是輪值不到我的。不管我怎樣，我總在想，當警吏帶領了我跑出辦公室的時候，克萊麗亞看了我一眼，那甜密的憐惜的一眼；這一眼把我過去的生命一掃而空。誰能預言，我將在這樣一個地方，看到這樣的甜密的一眼呢，何況當時我還受盡了巴爾蓬和總督的臉色。在這些毒惡的東西中間，天堂向我顯示了。人又怎樣能不愛上美麗，不尋求再看到她的機會呢？不是的，自然不是我心地寬闊，才使我不在乎囚牢之中壓到我身上來的，這一切的小煩悶。」發勃利西奧的想像力，很迅速

地試探着每一個可能的方向，忽然想到他恢復自由這上面去了。「沒有問題的，公爵夫人的友情將創造奇蹟。是的，我的嘴唇上會給她說些感激的話；這種地方，沒有人會願意回來的。一出囚牢，我們在社交場中，還是有距離的，簡直可以說，我便再也不能看見克萊麗亞了！這樣說來，囚牢對我又有什麼害處呢？如果克萊麗亞答應了，她不再用惱怒來壓碎我。我對於蒼天，還能有什麼要求了呢？」

這一天的晚上，他因為一天沒看到他的芳隣，便有了一個大計劃：每一個囚犯一進入牢房，都發給一個鐵十字，他用這鐵十字開始鑽那木簾子，成績斐然。「這也許是不懂懂了一點，」開始時，他這樣告訴他自己。「木匠不是說了，明天油漆匠要來的嗎？如果他們發現了木簾中有了個洞，不知道他們要如何說話了？可是，如果我爲了謹慎而不這末做，明天我就沒有法子看見她了。什麼！我若一動不動，明天就整天看不到她！況且我最後看到她的一眼，她是生了我的氣的呢？」發勃利西奧的大胆得到了報酬；在十五個小時的工作之後，他看到克萊麗亞了，他的快樂真是無比的，因為她並不知道他在偷看她，就很長久地站着，身子不移動，兩眼釘住了巨大的簾子；他有充份的時間來看到她的眼睛中間，最溫柔可愛的眼色。後來，她簡直忘記她到養鳥房來，爲的是調弄烏雀，她呆望着窗子。她的心是深深地煩惱了；她想到了公爵夫人，夫人的傷心在

她心中注入了這樣多的憐憫，而同時，她幾乎是在恨她了。她一點不能了解那攔住了她的性情底深沉的憂鬱，她覺得她是在發她自己的脾氣了。在這時間中，發勃利西奧有兩三次忍耐不住，便想搖動那木簾子，他感覺到，不能告訴克萊麗亞說他看到她啊，他還是不覺得快活的。「然而，」他告訴自己，「如果她知道，我是這樣容易地看到了她，以她這樣羞澀，貞靜，也許她溜到我視線之外去了。」

第二天，他更加快活了（愛情是從何等悲慘境界中產生了快樂的啊！）：當她憔悴地看着那巨大的簾子的時候，他居然用了一根鐵絲，穿過了鐵十字所鑿的小孔，給她做了些記號，顯然她看到了，至少她了解了這個：「我在這裏，我看到了你。」

第二天，發勃利西奧卻很倒楣。他急於把木板挖出一個手掌那末大小的框子來，可以隨時取下裝上的，可以使他看得很清楚，也可以很清楚地被看見的，這就是說至少他可以用記號來傳達他的心情了；可是他發現，他用鐵十字在發條上磨出了齒痕，來做成的很壞的鋸子，鋸動時發出了一點聲音來，使格利洛起了疑心，他跑進木籠子裏面來了，耽了很久。事實是，他發現克萊麗亞的嚴酷越來越減少，而他們中間通音訊的辦法也越來越多了；發勃利西奧充份地有了信心，當他用鐵絲向她表示他在這裏的時候，克萊麗亞不再垂下她的眼睛，也不再裝作調弄鳥雀了；他還

很高興地發現，只要正午之前的一刻鐘敲響了，她決不會不準時地出現在養鳥房裏的，他幾乎想到，使她這樣遵守時刻的原因，就是因爲了他。爲什麼呢？這種想法，彷彿是不合理的啊，可是戀愛中的人們可以看到漠不關心的人決計看不到的蔭影，他們還能從中得出無窮無盡的結論來呢。例如，現在，克萊麗亞是再也看不到發勃利西奧的了，可是她一走進養鳥房，立刻便抬起眼睛來望那窗子。當時是死神光臨的日子，在帕爾瑪，沒有一個人疑心的，都認爲發勃利西奧不久就要處死了；他自己是一點不知道；可是這一個念頭從來沒有一分鐘離開過克萊麗亞的心，因此她對發勃利西奧發生了無窮的興味，這個，她又怎能怪她自己呢？他快要死了——爲了自由的緣故！爲了他刺死了一個演員，而把一個台爾·唐戈處死，還是多末的荒謬！是的，這可愛的少年是跟另外一個女人有關係的！因此克萊麗亞深深地悲傷了，雖然不承認她對於他的命運已經有了這樣的一種興趣：「當然囉，」她這樣地對自己說，「要是他們把他帶了出去，處死了他，我就要飛入一個尼姑庵，終我一生，不再在社交場中出現；這社交界真嚇死了我！帶羊皮手套的謀殺者！」

在發勃利西奧被囚的第八天，她簡直羞得臉紅了：她正定睛望着呢，浸沉在她的愁思之中，望着那遮掩了窗子的木簾：突然那木簾中間，有一小塊，比一個男人的手掌大了一點兒，給他移

開了；他用了愉快的目光望着她，她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在向她行禮。她並沒有這種力量來容受這意外的試探，她飛快地轉向了鳥雀，裝作調弄牠們。可是她的手抖得這樣，給鳥雀注水的時候，水撥開來了，而發勃利西奧完全看到了她的激情；她受不了這樣的情況，就很懂慎地，從養鳥房中逃走了。

這是發勃利西奧一生中，無限美妙，無可比擬的一刹那。當時就有人把自由獻給他，他也要激動萬分地拒絕了自由的。

第二天，是公爵夫人的失望最大的一天。城裏，每一個人都確定發勃利西奧是完了。克萊麗亞也再沒有那種憂鬱的勇氣，來粗暴地對待他，因此她在養鳥房中耽擱了一個半小時，看到了所有的信號，還時常回復了他，至少她是表現了她的極犀利，極真誠的興趣的；若干時候，她不得掉轉身子，免得他看到她在流淚。少女的心中，深深感到他們用以傳達的訊號是太不適當了；如果那些信號足夠運用的話，她一定要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探出，發勃利西奧對公爵夫人的情感究竟有何等程度！克萊麗亞現在是簡直不能抑制她自己的了；她對於桑賽凡麗娜夫人是一個憎恨的感情。

有一個晚上，發勃利西奧開始嚴肅地想起他的姑母來了：他很驚奇，他簡直記不起她的容貌

來了；他對她的記憶已完全改變了；對於他，在當時，她是一個五十歲的女人。

「我的天！」他熱情地叫喊了起來，「那時我沒有對她說什麼我愛你，我是何等地得神助的啊！」他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了，奇怪他過去何以會覺得她好看。在這方面，盈盈的瑪麗泰，反而印象之中，改變得極少：這是因為他心裏從來沒有想到過他會愛上瑪麗泰，而對於公爵夫人，他卻常常以為他的整個心神都已屬於她的。A公爵夫人和瑪麗泰，現在他覺得，她們像兩隻小白鴿，她們的美是在她們的柔弱和天真之中，然而克萊麗亞·康梯的美，現在已整個地勾攝了他的心神了，美得真使他吃驚不已。他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他這一生的永恆底快樂，祇在他愛上了那總督的女兒之後才有可能，而使他成爲世上最不快樂的一個底大權力，卻正是握住在她手中的。每一天，他都戰戰兢兢，只怕突然之間一切都結束了，她忽然變了心，怎樣哀懇都沒有用，他失去了只有在她面前才有的，無可比擬的，精美絕倫的生命；無論如何，他被囚的最初兩個月內，她賜給了他飽滿的懽樂。那時候，法皮奧·康梯將軍每兩個星期總要向皇子報告一次的：「我向皇子誓言，囚犯台爾，唐戈沒有跟任何一個活人說過一句話，現在在他的生活中，最深刻的絕望壓倒着他，要不然，他只是睡覺。」

克萊麗亞每天來調弄他的鳥雀，有兩三次之多，有時候祇有一會兒；要不是發勃利西奧這樣

子地愛她，他才不會感覺到被她愛上了；可是，他腦子裏有時候也起疑心。克萊麗亞在她的養鳥房中放了一架鋼琴。當她彈奏了樂音的時候，樂器的聲音表明她來到那裏了，巡邏在她的窗子底下的兵士也有所寄托，她就用她的眼睛來回答發勃利西奧的問題。只有一個問題，她是從來不回答的，甚至在嚴重起來的時候，她還要逃走，有時整天地不再出現；那時發勃利西奧的記號表示了某種感情，其中的涵意似乎太不容易明白的：在這一點上，她是不讓步的。

便這樣，雖然被關在小籠中，發勃利西奧卻過了一個忙碌的生活，全部時間都化在研究一個問題上：『她愛我嗎？』成千的觀察的結果，卻還是不斷地疑疑惑惑的，可歸納如下：『一切她的懂慎的姿勢說是不愛，可是她眼中無意地流露的一切卻似乎承認她對我有愛了。』

克萊麗亞希望她不要坦露她的愛情，爲了避免這一個危險，她心中暗恨地拒絕了發勃利西奧向她伸述了幾次的祈求。這犯人所用的可憐的通訊材料，似乎激起了克萊麗亞的憐憫心。他想知道文字來和她通訊，在火爐中找到了一塊邇足珍貴的木炭，便在手掌上寫起來；他不能不用一個一個字母來拼寫出一個字。這一個發明便增加了一倍的談話，因爲這是正式式的文字了。他的窗子離克萊麗亞的大約二十五尺；大聲說話自然是很危險的，下面有兵士在巡邏着呢。發勃利西奧很懷疑他是否被愛了；如果他有過戀愛的經驗，他就不會懷疑；可是，從來沒有一個女人佔領過

他的心；而且，他一點也沒有知道一個足使他萬分失望的祕密：正有一個婚姻的商談在進行呢，

進行在克萊麗亞·康悌和朝中最富的克萊參齊侯爵之間。

第十九章

法皮奧·康佛將軍的野心，愈是給莫斯卡總理的顯赫一時所阻撓，愈是飛揚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又似乎覺得莫斯卡會跨台的，因此，在他的女兒前面，他狂暴地發了脾氣；他不斷地，而且憤怒地告訴她，她是在毀壞她自己的前程了，如果她不能夠下決心，選擇一個丈夫：二十歲過了之後，就應該覓一個配偶；這種殘酷的，由於女兒的無理固執，而使將軍深深陷入的，孤立無援的狀態，必須告一終結了，等等。

原先，爲了逃避這不斷的暴跳，克萊麗亞才躲到養鳥房裏去的：這祇能走一條很難走的樓梯上去，將軍的痛風病使他爬不上樓梯。

現在克萊麗亞的心已經這樣地激動了好幾個星期了，她自己簡直不知道她應該怎末辦，後來，既沒有給她父親任何確定的答允，卻又幾乎很隨便地讓自己結了婚。有一次，將軍大發雷霆，曬叫道，他很容易做到的，把她送到帕爾瑪最慘痛的一個修道院裏去，讓她在那裏愁苦，直

到她最後選定了漢子爲止。

「你知道我們的家庭，雖然很古老，卻每年收租下來，不過六千利爾，而克萊參齊候爵的財產，卻每年有十萬斯戈度。朝中個個說他脾氣最甜蜜：他從來沒有使得一個人爲他而叫苦：他是一個漂漂亮亮的人物，年輕，和皇子也投機，我說，如果你拒絕他的追求，我就要把你關入瘋院去了。如果這還是第一次，也罷了，可是求婚的人已經有五六個之多，個個星期中第一流人物，你都拒絕了，你這個小傻瓜啊。我問你，一旦靠養老金過活，那時你怎末辦？我的敵人們，一旦看到我租了樓房居住，我這個衆口都說要出任部院大臣的人物，那時他們要何等高興了啊！不成，我脾氣太好，因此扮演了這末久的卡桑特爾的角色，你拒絕那可憐的克萊參齊候爵可有什麼理由，他是那樣的良善，愛上了你，不貪圖你的賄嫁，願意聚你，而且給了一筆三萬利爾的禮金，至少可以付清我的債務了：除非你講得出一篇道理來，要不然，兩個月之後，你就婚嫁給他。

「這一段話中間，只有一句話，擊中克萊麗亞：那是要送她進修道院去的威脅之辭，這一來，她得遷出礮台了，何況是在這樣的時候，發勃利西奧的生命幾乎是間不容髮的了，因爲每一個月內，他要被處死刑的謠言，總在城裏，在宮闈中重新傳播一次。不論她用什麼辯駁，他總下

不了決心，冒這樣的一個險。離開發勃利西奧，當她爲他的生命戰顫的時候！在她的眼中，這是最大的罪惡：無論如何，這是最迫切的了。

這卻又不是說，不離開發勃利西奧時，她的心腸就此可以快快活活了；她認爲他是受到公爵夫人的愛撫的，她的靈魂因此給一個深深的妬忌心撕裂了。她不停地想到了那個一般人都讚美的女人，如何她享受了這等福份。對待發勃利西奧的態度，她是非常含蓄的，只怕她有什麼不懂懂，發訊號時她也限制得自己很嚴格，這一切加在一起之後，就使她束手無策了，無從探究他和公爵夫人的關係了。因此，每一天，她更增加了她的可怕的不幸，因爲克萊麗亞心上，有着她的一個情敵，同樣地，每一天，她更不敢曝露她自己，就更減少了她給她吐露心頭的真相的機會。但是，要能够聽到他，吐露他的真真的感情，這將是何等的美啊！能够解除了那天天毒害她的生命底可怕的猜忌心，克萊麗亞將要何等快活了啊！

發勃利西奧卻是朝三暮四的：在南波城時，據說他換個把情人，非常輕易。這少女的性格雖然含蓄，但是，自從她有了身份，參加了宮闈社交，在那裏，克萊麗亞雖然從不發問題，卻聽得很仔細，因此那一個個地向她求婚的那些年輕人的品行她都知道：是的，說到發勃利西奧，和那些年輕人比較起來，他是被批評爲最沒有貞操，心裏變化最多的一個。他現在關了起來，他很氣

悶，他現在向一個唯一可以親近的人求愛，這可不是很簡單嗎？真的，可不是很平常嗎？這一點使克萊麗亞悲傷萬分。甚至在天神啓示的情形下，她知道了發勃利西奧已經不在愛上公爵夫人了，她對於他的話又能信任多少？即使她信任了他的話，誰知道他的情感又能維持到多久呢？最後，在她心上刺下了最後的失望的刀的，還是這個，發勃利西奧不是已經在宗教事業中有了地位了嗎？可不是他已經在宣誓獨身的前夜？教會中最有權勢的人不是在等他擔負起宗教的重任了嗎？『如果我心神之中，還有一點點知覺的話，』不快樂的克萊麗亞這樣對她自己說，『我不是應該逃走？是不是應該請求我父親，把我深鎖在什麼遠方的修道院裏？說到最後，我的一切行為，正因為我恐怕着被送出礮台，送入修道院，才受到了限制！恐懼，使得我隱藏了真心，才強迫我允許了這樣可怕，這樣丟人的謊話，讓衆人都知道我接受了克萊參齊候爵。』

克萊麗亞的天性是講究理性的：在她的一生之中，她從沒有責備她未加攷慮的步子過，可是這一次她的行為偏偏是在無理的最高峯：我們可以想像她的受苦之深了。況且她又不放她自己，在幻覺之中，她的受苦就更加殘酷了。她愛上了一個被朝中最美麗的女人所愛的男子，那個女人在任何一點上，都超過克萊麗亞她自己，而這個男子要是他得到了自由，用情又是不專的，那時候，她很明白地感到，她所能有的，祇不過是這一度的愛情而已。

所以，克萊麗亞每天跑到養鳥房裏來，心中是激動着恐懼的，她彷彿是身不由主地跑去了，她的怔忡之心換了個題目，就不再是怎樣殘酷的了，片刻之間、懷喪心情沒有了；她望着，心上小鹿在撞似的，望到發勃利西奧木簾子上，經他自己挖開的那一小塊打開了。但時常因為格利洛在他的木籠中，使他沒有和他的愛友通一通款曲。

有一天晚上，大約十一點鐘，發勃利西奧聽到了砲台之中最奇怪的聲浪：夜間，倚在窗上，從小洞中望到外頭去，他聽到了那「三百階級」大石級上，有着巨大的聲浪，那三百級是從圓塔以內的第二個天井起，一直通到總督的精舍和他自己被囚的那個法爾納斯高塔所在的平台的。

在半中央，大約一百八十級的地方，石級從一個巨大的庭院的南邊通到北邊；這地方有一座小鐵橋，很輕而且很狹，其中有一個保管鑰匙的人守在那裏。這人每六個小時換一次班，若有人要通過，必須他站起身來，讓在一傍，才能讓人過橋，而這座橋是到總督的精舍以及法爾納斯高塔底必經之道。祇要把彈簧轉上兩下，那鑰匙就由總督親自收藏着，就可以把這座鐵橋擲到一百多尺下面的天井裏；祇要採用了這一個簡單的預防步驟，此外全堡壘中便更無其他的梯級了，而且每天的晚上，有一個軍官要把全砲臺中的繩子交到總督那裏，鎖在他的臥室中間的一個箱子裏，所以總督在他的精舍中，任何人都不能跑來，而這世界上，更是沒一個人能夠進入法爾納斯

高塔的了。這一切，發勃利西奧在走進礮台的一天便已經完全觀察到，而且像所有的獄吏一樣，格利洛也愛吹他的一座牢獄，所以多次向發勃利西奧解釋過；所以他決無越獄之望，同時，他也想到了勃朗納神父給他的一個格言了：「情人之所思，接近一個情婦，其所思遠勝於丈夫之所思，防衛一個妻子：囚犯之所思，如何越獄，其所思亦遠勝於獄吏之所思，如何嚴防；結果，無論阻撓力如何大，情人和囚犯必定成功。」

這天晚上，發勃利西奧很淅地聽到一大羣人經過了鐵橋，這座橋通稱奴隸橋，因為有一次，一個達爾瑪蒂人的奴隸，越獄成功，他把鐵橋上的看營人擲到了下面的天井裏了。

「他們是到這裏來調走什麼人吧，也許他們要吊我出去處死：可是，也許是出了什麼事，我必須儘可能的利用它，」他已經武裝了自己，從藏金窟裏取出了一些金幣來，突然間他又停止了。

「人是一個奇怪的動物，」他叫道，「我必須承認！如果一個隱身的旁觀者看見我的舉動，不知他要如何說法？難道我找機會來逃走？我回到帕爾瑪之後的一天我會幹什麼呢？我一定不願世界上的一切，設法要回到克萊麗亞那裏。如果出了什麼，讓我沾一個光，先溜進總督的精舍，也許我還可以和她說話，也許，因為出了亂子我還可以吻她的手。康悌伯爵的疑心病真重，

然而也不是徒然的，他竟然派了五六兵士，在房子的四角上各站了一個崗，外加門口也有一個崗，幸而天色是墨黑黑的。」蹣起了足尖，發勃利西奧溜了出來，看看格利洛和他的獵狗在幹什麼：獄吏睡在一張吊空的牛皮上，上面罩了一頂粗布帳；「福克斯」這條狗睜開了眼睛，站立起來，靜靜地向發勃利西奧追求，舐着他的手。

我們的囚犯和柔地走上了通到木籠中去的六個階級：在法爾納斯高塔之下，聲音愈來愈大，而且就在塔門對面，他以為格利洛很容易醒過來了。發勃利西奧，全部武裝了，準備行動，想像中，以為這一夜他要有大冒險的行爲，那時他突然聽到了世界上最美麗的交響大樂！這是獻給總督的女兒底良夜幽情曲。他發了一陣瘋狂的大笑。「我還以為是刀碰刀的事兒呢！難道良夜幽情的一曲，不像越獄一樣，或像叛變一樣，很可能的，而且需要數十人的！」音樂美極了，發勃利西奧聽來格外精細；牠使他流下了歡樂的眼淚：他在歡樂中，向那秀美的克萊麗亞說了一些情不自禁的情話。可是第二天，在正午的時候，他發現她憂愁得嚴重，她臉部如此蒼白，她向他投出了這樣的一眼，從中他讀到她的異常底憤怒，因此他覺得他不應該向她提出關於良夜幽情曲的問題了：他怕他失禮。

克萊麗亞應該悲哀的，這是克萊參齊伯爵獻給她的一個音樂；這樣公開的一種行動，等于宣

佈了他們的訂婚。克萊麗亞一直堅持着，直到這演奏音樂的一天，這一天晚上九點鐘，但是她有一個弱點，只怕自己立刻被送到修道院去，那是她父親提出的條件，因此她屈服了。

「什麼！我將永遠見不到他了嗎？」她對她自己說，哭起來了。雖然她的理智又加添地說了下面的話也無效，「我將永遠地，不再見到那個隨時可以傷害我的心底人兒了，我將永遠地，不再見到公爵夫人的那個情人了；我將永遠地，不再見到那個在南波城有十個情婦的男子，他對她偶沒有一個是真心的；我將永遠地，不再見到這個有野心的年輕人了，如果他還能夠活着跑出監獄去，他要獻身於教會事業的！如果他出了礮台，我再去看見他就是一種罪孽，但是他那種三心兩意，他也不會再來引誘我了；因為，我在他心目中是什麼？每天在囚獄中，可以消遣他幾個小時的消遣品而已。」在這樣的辱罵之中，克萊麗亞忽然想到了那笑容，當他從獄吏的辦公室裏出來，要爬上法爾納斯高塔去，許多的警察圍住了他，他卻向他們一笑。淚水湧到了她的眼睛上，「親愛的友人，什麼事情，我不肯替你做呢？你要毀坏我了，我知道的；這便是我的命運；我今天要聽那可怕的音樂，這是我在一種可怕的情況之中，毀坏我自己；可是，明天，在正午，我卻又可以看見你了。」

真真是爲了明天，克萊麗亞爲了這個年輕的囚犯，而如此地犧牲了她自己，她是熱烈地愛着

他：正是在第二天，雖然她看到了他的許多缺點，卻還是把她的一生都犧牲了，發勃利西奧卻覺得她冷冰冰地，就非常失望。如果，用了那不够用的訊號，他稍稍地觸犯了克萊麗亞的心，她就不會忍住了不哭泣的，這樣一來，發勃利西奧就可以獲到一種表白，說明他對他的熱愛了；可是他缺少這樣的勇氣，他實在是怕他觸犯了克萊麗亞，她可以用最凶的刑罰來懲罰他的。換一句話說，發勃利西奧還是沒有那種經驗，那種熱戀一個女人時所感到的熱情底經驗；這一種感覺，他從來沒有得到過，甚至是這末一點兒。從音樂之晚起，有一星期之久，他才和克萊麗亞重新恢復了單純的友誼。這可憐的少女一臉嚴肅，因為祇怕她自己辜負了自己，她已經半條命都沒得了，從發勃利西奧看來，他是一天天地在和她疏遠。

有一天（發勃利西奧已經在監獄中，和外界一點兒音訊不通，卻絲毫沒有感到不歡，不覺已三個月了），格利洛一早晨就在他的籠中，耽擱不去；發勃利西奧不知道如何可以攆走他；最後，鐘聲已叩十二時半，他才能打開他的兩個小機關，高約一尺的木簾子上的洞孔。

克萊麗亞站在養鳥房的窗上，她的眼睛釘住了發勃利西奧的窗子；愁容滿面，說明她是如何地絕望。等到她看見了發勃利西奧，她做了一個手勢，說明一切完結了；她衝到她的窗上，裝作唱一個當時流行的歌劇中間底歌詠調，然後，斷斷續續的短句，她唱着，向他說話，只怕那巡邏

在窗下的兵士聽了去：

「天啊！你還活着嗎？我要感謝蒼天！你來到的那一天毫無禮貌，後來你教訓了他一頓的獄吏巴爾蓬；忽然不見了，在礮台內找不到他了；前夜，他又回到這裏，從昨天起，我就有理由來相信這個，他大約想毒死你。他在精舍的私人廚房中爬來爬去，你的飯食是這廚房裏煮的。我還沒有知道什麼確訊，可是我的侍女認為，這可怕的傢伙，來到精舍中，祇能是爲了要攫奪你的生命底一個目的。我看到你再也不出來，正是心內焦急，我以為你已經死了。若沒有我的通知，不要飲食；我要盡我的力，來給你送上一把朱古律。總之，今晚上九點鐘，如果天助我們，你那根鐵絲還在，你可以在上面縛住一塊洋布，從你的窗上垂下來，垂到桔樹上面，由那根鐵絲，我可以不斷地供給你麵包和朱古律。」

發勃利西奧是很小心地珍藏着他從火爐中找到的那一塊木炭的；他趕緊迎合了克萊麗亞的感
情，在他的手掌上寫了一連串的字母，湊在一起，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句子：

『我愛你，生命於我誠可珍貴，爲了我見到你；無論如何，設法給我紙和鉛筆。』

正如發勃利西奧所預期的，他在克萊麗亞臉上看到了異常的恐怖了，在他那樣大胆地說了，「我愛你」之後，這恐怖卻反而使他們的談話沒有中斷；她表示了極大的煩惱之後，似乎就滿足了。發勃利西奧靈機觸動，又寫道：『今天有風，你一邊唱，一邊勸告我的話，我不能完完全全聽見；鋼琴的聲音淹沒了你的喉音。譬如，什麼毒藥，你告訴我的？』

一看到這幾個字，少女的恐怖又完全呈現了；她開始急忙地從一本書上，撕下了幾頁來，又用大字寫了上去，發勃利西奧是歡樂無比了，最後，他看到在努力了三個月之後，他獲得了這樣一個通訊的辦法，他曾經多少次祈求過的啊。他不放棄他那小小的欺騙手法，這竟博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目的是看到一個個的字，他時時。假裝他不了解克萊麗亞一個個地放到眼前的那些字母所組成的字。

她卻不能不離開養鳥房，到她父親那裏去了；她單怕他忽然地跑來找她；他是猜疑成性的，總覺得那養鳥房的窗子和木簾子掩蔽了的囚犯的窗子太近，很不滿意。克萊麗亞剛才不久也曾想到了一個辦法，那是發勃利西奧不出現，便在她失望得要死的時候，她想這或許可能的，用一塊小石頭，然後用一張紙包在上面，從木簾子的上面投進窗子去，如果那監視發勃利西奧的獄吏恰

巧不在木籠中的話，她不是可以和他通一個消息了嗎？

我們的英雄趕緊用他的洋布撕成一條繩子；這晚上，九點後不久，他很明顯地聽到了他的窗子底下，那盛着桔子樹的木盆上有一串小小的叩响的聲音，他放下了他的繩子，拿上來是一條很好的索子，很長，由這根索子，他吊到了，先是一批朱古律的供應品，然後，使他滿足得說不出話來了，一捲紙和一枝鉛筆。他又放下索子去，卻沒有了，顯然是哨兵走到了桔樹附近。可是他自己經快樂得發狂了。他趕緊給克萊麗亞寫了一封無盡的長信；一寫完，立刻就縛在索子上，放下了去。一連三個小時，他等着拿信，卻沒有人來拿。不止一次，他又把信吊上來，加以修改。「如果克萊麗亞今晚上不來讀我的信，」他告訴他自己，「她現在還爲那毒藥的緣故，心裏發急，也許到明天早晨，她完全拒絕收受這樣一封信了。」

事實卻是克萊麗亞不得不陪了她的父親進城去；當他聽到，過了十二點鐘半之後，總督的車子回來了，他立刻就猜想到這個了：他能辨別那馬蹄的得得之聲。如何的快樂啊，聽到總督經過洋台，哨兵向他行禮，之後，不多幾分鐘，他感覺到他縛在手臂上的繩子似乎給拉動了一下！一個沉重的東西綁在繩索上了；輕輕地拉了兩拉，算是可以拉上來的信號。他有了相當的困難，好不容易才把那沉重的東西從窗下突出的一個飛檐那兒提了上來，

他那樣困難地提了上來的東西卻是一瓶子水，用一條圍巾包起來的。這可憐的少年人，已經這末久，生活在孤獨之中的，何等的狂喜啊，他狂吻了那條圍巾，可是，給這種感情作一番描寫的嘗試，我們是不得不放棄的了，最後，經過多少無結果的期待，終於他發現圍巾上，一隻扣針扣住了小小的一張紙：

「除了這水，別的都不要喝，依賴朱古律爲生；明天，我一定盡我的力，給你送上一點麵包，而且我不得不用墨水畫上兩個小小的十字記號。這說起來是太可怕了，可是你必須了解，巴爾蓬已奉到命令，要毒死你。這又是怎末一回事，你怎末不會感覺到的，用鉛筆寫的你那封信裏所談到的一個題目實在是使我不高興的啊？況且，我不應該給你寫信的，要不是爲了那危險，威脅了我們。我剛才碰見了公爵夫人，她很好，伯爵也很好，可是她變得很瘦了；再也不要寫信給我，談那一個問題了，難道你希望我生氣嗎？」

那倒數第二句，的確是克萊麗亞那樣的德性，也須要下一點決心才寫得出來的。在朝中，社交界裏，人人都相信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現在和英俊瀟灑，那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的舊戀，白爾蒂伯爵，是相好了。可以斷定的一點，是白爾蒂伯爵已經和上述的侯爵夫人決裂了，六年以來，她一直是他的母親一樣地寵他的，給他在社交界建立了地位的也就是她。

克萊麗亞卻不得不急急忙忙，把她的短信寫上兩遍，因為在寫第一封艸稿的時候，一不小心使她把公爵夫人的，在一般的惡意傳說中，稱之爲「新戀」的一件事提到了。

「我何等卑劣！」她叫了起來，「把發勃利西奧所愛的一個女人，說壞了！」

第二天早晨，天色還沒有發亮，格利洛跑進了發勃利西奧的木籠中來，留下了相當重的一個包包，不說一句話地消失了。包中有一塊很大的麵包，兩個都畫了墨水的十字做裝飾；發勃利西奧狂吻了那麵包；他是在戀愛之中。在麵包之外，還有一個捲兒，捲數量相當地多的紙裏面，那是六百法郎的票子；最後，發勃利西奧還發現了一本很漂亮的，很新的日課經書；有一筆筆的，他已經認識了那字體的字句寫在紙葉的邊上：

「毒藥！小心那些水，酒，一切；依靠朱古律爲生，你不吃的食物可以給狗試一試；不要表示你已起了疑心，敵人會想出別些花樣來的。天啊，不要傻！不要輕佻！」

發勃利西奧趕緊塗掉了那幾個可愛的字，以取悅於克萊麗亞，又從日課經書上撕下了好幾頁，寫上了字母；每一個字母都是用木炭浸在酒裏面，然後寫上去的。等到十一點三刻，克萊麗亞又出現在養鳥房窗下，不過距離窗子數步底時候，墨跡剛剛乾了。「現在，最重要的事，」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是她必須同意我使用這些字母。」可是，他的幸運好極了，恰好她也有許

多的話要告訴那年輕的囚犯，關於毒害他的那些事的；一個侍女的狗，吃了他預備了給他吃的一道菜之後，就死了。克萊麗亞根本不反對他用那一套字母，她自己就預備了很巨大的一套字母，用墨水寫起來的、談話就在這樣的方式下進行，開頭的時候自然是有一點點不便的，可是一談話就談了一個半點鐘，這是說，克萊麗亞可以在養鳥房中停留的全部時間了，有兩三次，當發勃利西奧又談到了禁談的話題時，她就不回答，轉過身來，調弄那她應該調弄的鳥雀了。

發勃利西奧終於得到了一個讓步！就是在晚上，當她送水給他的時候，她可以給他一套用墨水寫起來的字母，爲了看起來，那就清楚得多了。他還是給她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其中他很謹慎地不說那些多情的話，至少說了也不至于觸犯了她的。這一個計劃證明是非常的成功，她收授了這封信。

第二天，在他們用字母的談話中，克萊麗亞並沒有責備他；她告訴他，用毒藥的危險已經減少了；總督精舍之中，那些和廚娘作伴的男人曾向巴爾蓬進攻，幾乎把他殺死，他不再在廚房中出現。克萊麗亞還向他承認，爲了他的緣故，她大胆偷了她父親的一粒解毒藥；她快要送給他了；最重要的事還是吃東西時，覺得味道不對，應該立刻就停止飲食。

克萊麗亞還向唐·賽薩問了好些問題；想發現究竟是誰送了發勃利西奧六百法郎的紙幣；總

之，這是一個好信號；森嚴的戒備已經減少了。

毒藥的插曲給我們的英雄很大的進展：他卻還沒有被允許，作任何愛情的表示，可是他和克萊麗亞很親近，他就生活得很快活。每天早晨，時常在黃昏中也如此，他們用字母作長久談話，每天晚上，九點鐘，克萊麗亞受了一封封長長的信，有時她還給這些信短短地覆上幾句；她還送他報紙，好幾本書；最後，格利洛是給爭過來了，克萊麗亞的侍女把麵包和酒每天都交給他，他又轉給發勃利西奧。獄吏格利洛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他認為命令巴爾蓬毒死那少年神父的人，總督將軍並不跟他們合作，他感到很快慰了，所有的他那些同事也很快慰了，因為監獄之中，不知不覺已流行了下面的一句諺語：「你只要看一看台爾·唐戈牧師，他馬上就送錢給你。」

發勃利西奧臉色已很蒼白；完全缺少運動影響了他的健康；但除了這個之外，他可是一生之中，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快活。在克萊麗亞和他的談話中間，那語調非常親暱，有時還非常愉悅。在克萊麗亞的生命之中，也唯有她和他談話那一些時候，她是沒有憂悒的預感，沒有懊喪的情緒的。有一天，她是那樣的輕率，竟對他說：

「我真喜歡你的精明；我可不是總督的女兒嗎，可是你從來沒有告訴我，你想恢復自由的一些話！」

「這是因爲我很懂慎，不去想那些荒謬的願望，」這是發勃利西奧的回答；「一回到帕爾瑪，我怎末能看到你呢？如果我不能把我心中，所有的話，都告訴你——不，不僅是我心中所有的話，你要曉得——我是不能夠生活下去的啊；可是，雖然你那末硬心腸，活着一天，而不能和你見一見面，那是比之在囚牢中，還要可怕的刑罰！我一生中，從沒有這樣子快活過！……難道不是很有趣，快樂是在監獄裏面，等待着我呢！」

「關於這一點，可以說的話就多了，」克萊麗亞回答，那神氣突然間很嚴肅，幾幾乎是陰沉沉的，

「什麼！」發勃利西奧叫起來，萬分驚惶了，「難道我煞費心機，想在你心上佔一個小小的地位，那是在這世界上的唯一的快樂，難道有失去這個危險嗎？」

「是的，」她告訴他，「我有很多的理由來相信，你對我是缺少坦白的，雖然一般人說你是一個正人君子；可是今天我並打算談這個。」

這種突如其來的開場白在他們的談話中引起了很大的窘態，弄得兩人的眼中不時閃耀了淚水。司法大臣拉西還是念念不忘地希望改變他的姓；他是爲自己所取的一個名字弄得神昏顛倒了，他只希望他成爲黎伐男爵。在莫斯科伯爵，他很賣力氣，他化盡了心機，找住這惡毒的判官

的弱點，煽動他的想做男爵的熱情，正如同他煽動皇子的，想在隆巴提立憲君主的瘋狂的希望一樣。他們是他的，唯一的，可以延遲發勃利西奧的死刑執行的辦法啊。

皇子對拉西說：

『半月的失望，半月的希望，我們必須很有耐性，最後才能成功，征服這驕傲的婦人心：要馴服那最狂暴的劣馬，我們必須用硬的軟的功夫，輪流着來。堅持這種辦法好了。』

真是的，每隔半個月，人們就聽到帕爾瑪又流傳了謠言，說發勃利西奧在最近處死刑了。

這種紛紛議論弄得可憐的公爵夫人萬分地絕望。她還是很忠實於她自己下的決斷，就是在她自己顛覆的時候，決不把伯爵牽累在內，所以每個月，她祇接見他兩次；可是她因為這種殘忍的辦法，自己也收到了刑罪，黑色的失望一次再番來到，她就在這中間過生活。莫斯卡伯爵，總算克服了那朝中最漂亮人物，白爾蒂伯爵，在他心頭所激起底殘酷的妬忌心，他還寫信問公爵夫人，什麼時候他可以去見她，來把一些情報向她報告，那些情報是未來的黎伐男爵，貪得那個名稱才透露出來的；公爵夫人是需要伯爵那樣的一個有才氣，又心腸堅定的人，共在一起生活的，因為不斷地流傳着，關於發勃利西奧的謠言必須有毅力才能抵得住；可是白爾蒂那種百事不懂的伯爵，害得她孤立無援，真是她的生命異常地慘，莫斯卡伯爵呢，也還是沒有辦法，來把他認為有希望

的一些理由，一一報告她。

用了各式各樣的巧妙的說法，總理做到了一件事，使皇子同意於：在隆巴提平原的中心，一個屬於友方的堡壘中，密存了一切記錄，一切複雜異常的陰謀底記錄，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四世正是用了這些陰謀，來從事瘋狂的希望計劃的，那就是使他成爲這一片歡笑的土地之上底立憲君主的美夢。

皇子手上有二十來件異常機密的文件，大半有他親筆的簽名，一旦發勃利西奧的生命有了最迫切的危險時，莫斯科伯爵就打算向皇子宣佈，說他要把這些文件送到另一個有權威的人物那兒去，那人物可以一舉手就把他壓碎。

莫斯科伯爵認爲他很可能可以依賴那末來的黎伐男爵，他怕的祇是毒藥；巴爾蓬的嘗試使他大大地吃驚了，他驚惶到這樣的地步，竟然下了一個決心冒一次險，這在很多人看來，簡直是個瘋狂的行爲。有一天早晨，他跑到礮臺的大門口，要請法皮奧，康梯將軍下來，將軍來到了大門上面的城垣上；就在那裏，像朋友一樣散着步，他不慌不忙，在客套話講完之後，很講禮，又很辛辣地說道：

「如果發勃利西奧死了，死得又有點奇怪的話，他的死因，也許要給人說我的花樣；我負了

一個善妒的惡名這就太滑稽了，這個，我是決不接受的。因此，爲了要表明我自己跟這事無關起見，如果他得病而死，我就要親手殺死你；你可以把這句話當真的。」法皮奧·康悌將軍作了一個很堂皇的答覆，對他的勇氣還表示欽佩，可是伯爵的眼光中滿是殺氣，使將軍永矢弗忘了。

幾天之後，好像他和莫斯卡伯爵合作得很美妙似的，司法大臣拉西採取了一個自由行動，便在這種混蛋，這樣的事也的確難得。一般人對他的唾棄，尤其在下級人口中，簡直已成爲諺語了，卻特別在他有希望改良他的名譽之後，他感到這很不痛快。他給法皮奧·康悌將軍致送了一份公函，其中宣判發勃利西奧應處十二年的徒刑。依照法律，囚犯入獄的時候這判決通知書是當下就應該送出的；可是這在陰謀的國度帕爾瑪，也是聞所未聞的了，司法大臣竟可以沒有皇子的特別命令，採取這樣一種自由行動。一旦那司法大臣發出了這正式式的判決通知書之後，皇子親口所說的，每隔半個月，增加一次公爵夫人的絕望，這種希望怎能實現了呢？在法皮奧·康悌將軍從司法大臣拉西那兒收到這正式式的文件之前一天，將軍知道了，有一天晚上，巴爾達回砲台時是很晚了，路上給人家打了一頓，打得人都發青了；從這件事上，他得了一個結論，在最高當局這方面大約已沒有意思去掉發勃利西奧了；總算將軍在一剎那之間，小心了一下，這才搭救了拉西，在接着的那一次將軍和皇子會談中，他沒有提到拉西的行爲，沒有提起他已受到發

勃利西奧的判決書。伯爵已發現了一件事，相當給不幸的公爵夫人定了心，原來巴爾蓬毛手毛腳的行爲，是出於他報復私仇的動機，他已經給他一個警告，這個警告我們已經在前面提起過的了。

發勃利西奧是奇怪了，在一個狹小的籠子裏面，被關起了一百三十五天之後，有一個星期四，那良善的牧師唐·賽薩來了，帶他到法爾納斯高塔上去吸吸新鮮空氣；在外而還不到十分鐘，因爲不習慣新鮮空氣，他暈倒了。

唐·賽薩就把這一個意外，用作藉口，允許他每天運動半小時。這是錯了，因爲不斷有戶外運動，使我們的英雄恢復了他們反對的健康。

又有了幾次良夜幽情曲：那小心謹慎的總督准許這件事是祇由於他們能够在克萊麥齊侯爵和克萊麗亞中間，創造出婚姻協定。克萊麗亞的性格真使他擔心；他覺得在他和她之間，沒有一點兒協合，他常常擔心她做出什麼失態的舉動來。她必須飛到修道院裏去，那末他就一無辦法了。同時呢，將軍又擔心有這些音樂聲，可以一直傳播到最深的囚穴中去，那些囚穴中是關着最黑心的自由黨人，也許音樂中交帶着一些訊號。音樂師也很使他疑心：等到良夜幽情曲演奏一完畢，他們就給鎖到了總督精舍下面的一個大房間裏，不讓他們出外，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以後。而站在奴隸橋上的，正是總督本人，一個個音樂師給他當面搜查過，然後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可是還給三四次地申斥，說他們中間如果有誰受了任何一個囚犯的金錢，將軍一定立刻處他絞刑，他們都很明白，將軍怕的是得罪皇子，他倒是一個很守信的人，其結果，克萊參齊侯爵必須用三倍的價錢付給音樂師們，他們覺得他們必須在監獄之中過一個夜晚，自然是頭痛的。

公爵夫人化了多大的力氣啊，而這些音樂師中間，有一個很柔弱的傢伙卻報答了她這個，把他帶去的一封信給了總督，信是寫給發勃利西奧的：寫信的人哭訴那一個非常不幸的事實，說的是五個月都過去了，他的外邊的朋友卻還沒有辦法和他建立任何的連系。

一走進礮台，這受賄的音樂家就撲倒在法皮奧·康梯將軍的腳下，還向他供述，有一個他並不認識的牧師，堅持要他帶一封信給台爾·唐戈先生，他無法拒絕：可是，爲忠於他的責任，他趕緊把這封信交到大人的手裏。

這位大人受寵若驚了：他卻知道公爵夫人很有辦法，又怕他受了騙。在他的歡樂心情中，去見皇子，把這信呈上了，皇子也很高興。

「看來，我治政堅定，終於讓我報復了她了。這驕傲的女人已經受了六個月的苦！可是，有一天，我們要搭起一個斷頭台來，她想像力很豐富，不會不明白這斷頭台是爲了那年輕的台爾·

第二十章

有一個晚上，約晨間一點鐘，發勃利西奧倚靠在窗楣上，把頭伸到了他的木簾中挖出來小洞底外面；從法爾納斯高高的塔巔，他瞻仰羣星，欣賞那無邊無際的地平綫上的風景。他的眼睛，向了波河下游和費拉拉那個方向底田野上放眼望去，偶然注意到一個非常微小，卻又非常光亮的閃光，好像也是從一個高落上放射出來的。「從平原上是看不到這道光，」發勃利西奧告訴他自己說，「那是一個很大的塔，塔下人決不能看到牠；牠一定是向很遠的地方在發出訊號。」突然，他注意到那道閃光一明一滅，爲時很短暫。「這一定是一個女人，在向隣村的她的情人談話。」他數了數閃光的次數，連續了九次。「這是一個I，」他說，「I是字母表中的第九個。」過了一回兒，又是十四次閃光：「這是N」；又過了一回兒，只一個閃光了！「這是一個A；合起來，這個字是I N A。」

他是如何地歡樂驚而奇啊，當接下來的繼續的閃光，昭示了這樣的幾個字：

意思很明顯，「吉娜想念你！」

他立刻用自己的燈火，在他挖出來的小洞中，閃耀了：

FABRISIO T'AMA (『發勃利西奧愛你！』)

談話便一直繼續到天明。這一天是他被捕後的第一百七十三天，閃光告訴他，一連四個月，他們就天天晚上在放訊號了。可是訊號一看就能認識；從這一夜起，他們開始用一套縮寫的辦法：很快地連續三下閃光代表公爵夫人；四下，皇子；兩下，莫斯卡伯爵兩短兩長代表「越獄」他們又同意了將來採用「莫納加式」的古代字母，免得謹慎爲人發覺，又把原來的字母次序顛倒過來，給牠們不同的閃光；例如，A代表的數字是十；B代表的數字是三，就是說十個連續的閃光代表A，三個連續的閃光代表B；字與字之間有一度停頓。約定了第二天夜間一點鐘，這晚上，公爵夫人到了那邊的高塔上，牠在城外一里半的地方。看到發勃利西奧發出來的訊號，她眼中全是淚水了，她一直在想像着，以爲他已經不在人世了。她獨自用燈火的閃光告訴他，『我愛你——勇敢——康健——希望——在牢中練習身體，你將需要你兩臂的臂力的。』那時她自己想着：『自從浮士泰那一次音樂會，他喬裝了來到我的客廳門上，之後我沒有看見過他。當時候，誰想得到

他要碰到這等命運？」

公爵夫人還用訊號告訴了發勃利西奧，說他不久即可獲釋，「感謝皇恩浩蕩」（可能這樣的通訊會被人截獲的）；之後，他又恢復了那些感情的音訊；她設法把自己從他那兒拖開。到後來是只有洛特維哥來勸轉她的了，洛特維哥因為曾經是發勃利西奧的人，所以現在成了她的心腹，勸告她停止訊號的施放，因為天色破曉了，很容易引起壞人的注意。重複了好幾遍的，說他快被開釋的一句話，把發勃利西奧投入了深深的憂鬱中。第二天，克萊麗亞注意到了之後，不假思索地問他的緣故。

「我看到我自己快要使得公爵夫人不快樂。」

「她要求了你什麼呢，你拒絕了她什麼呢？」克萊麗亞叫喚起來，好奇心劇增了。

「她希望我離開這個地方，」是他的回答，「這個我絕對不能同意。」

克萊麗亞不能回答了：她望望他，眼淚水就流下來了。如果他能夠和她面對面地談話，那末他已經得到她的真情的吐露了，由於這一點他確不定她，常常害得他非常失望；他敏銳地感覺到，如果沒有了克萊麗亞的愛情，他的生命便祇是一連串苦痛或不可忍受的煩憂的日子了。他感到，從前沒有嚐過這滋味，因而急於要嚐的愛情，一旦得而復失，他就再不願意去另外尋找了，

當時候，自殺之風，還沒有在意大利流行，然而他卻想到這唯一的辦法了，如果命運一定要他和她分離的話。

第二天，他收到了她的一封長信：

我的朋友，你必須知道事實的真相：自從你到了這裏，幾次三番，在帕爾瑪流傳着話兒，說你的末日要來了。事實是你只判了十二年徒刑，可是，不幸啊，事實又無疑的是最高當局的仇恨，決心要摧毀你，何止二十次，我戰顫着，只怕毒藥結果了你的一生，因此你必須盡一切可能的力量來越獄逃走。你看，爲了你的緣故，我拋棄了最神聖的責任了；這些話是不應該從我的嘴唇上說出來的，可是我竟然告訴了你，從中你可以看到危險性是何等的大。如果這是絕對必須的，如果沒有別的安全之道了，越獄吧。你身在囹圄中的每一分鐘都是危殆的；記在心上啊，朝中有一羣人，知法犯法，毫無忌憚。你難道不明白，這一切的陰謀詭計都虧了莫斯卡伯爵的天賦材能，才無法實現！是的，他們已經想好了計謀，要把他逐出帕爾瑪了，這使公爵夫人絕望得如此。如果他們更能把一個少年囚犯處了死刑，公爵夫人的絕

望就更不在話下了。僅僅這一點，沒有人可以駁倒的，應該能使你對自己的處境下個判斷。你說你對我，有了友情：第一，請想一想，這種感情更明析了的時候，我們中間將橫亘有何等的，不可逾越的阻礙。我們應該在青春中相見；我們應該互相地伸出互助的手，在困難之中；命運使我住到這可怕的地方來，才減輕了你的苦痛；可是，我將要永久永久地埋沒我自己的了，如果由於你的毫無根據，永遠不會有根據的幻想，你不肯抓住機會，使你從九死一生中脫身的話。我曾經痴痴地向你表明過我們的友誼，犯了這個錯誤之後，我就失去了心情的平靜了。如果你那孩子氣的遊戲，用那些字母，使得你有了幻想，那是毫無根據的啊，因此而使你送了命，我就怎末樣也沒有法子來給我自己解釋辯護了，爲什麼那一天巴爾達要計算你，要我出頭來提醒你。我可不是把你投入了更可怕，更確定的危險之中了，雖然當時候我是想保護你，逃避一個一剎那的危機；我的不懂慎永遠不能寬救了，如果牠們引得你拒絕了公爵夫人的勸告。請明白我，我不得不再地對你說：自救，我命令你……」

這封信很長；若干語句，如我們已抄錄了的「我命令你」，都給發勃利西奧的愛情帶來了細膩的希望；由他看來，在這種語句後面的感情，越因為語句寫得小心翼翼，便愈顯得溫柔。在另外的時候，他曾因為完全不理解這種戰略而受罪；從克萊麗亞的這一封信中間，他發現了她的單純的友情，甚至非常世俗的人情。

然而，她所說的話，絲毫沒有使他改變了初衷：假定她所描寫的危機的的確確是真的，他願意冒這些剎那的危險，來換得天天見她一面的快樂，這難道是太豪華了嗎？當他越獄到了波隆涅或佛洛倫斯之後，他將要過怎樣的生活？因為，從礮台中逃出之後，自然他休想在帕爾瑪居住。即使說皇子的心意改變了。給他恢復了自由（這都是異常不可能的，既然他，發勃利西奧已經成爲一個強大有力的政治集團用以打擊莫斯卡伯爵的一種方法），那末，在帕爾瑪他又能過怎樣的生活，他和克萊麗亞中間將橫亘着兩大政黨中間的深仇？也許，一個月中間有一次兩次，機會湊巧，他們在一個客廳中相逢了；即在那時候，他和她又能有怎樣的談話呢？現在他每天可以享受幾個小時的一種快樂，那時候他如何能重行擁有呢？和現在他們用字母來傳通的款曲一比較，客廳中間有什麼話可談？『如果我必須冒一些小小的危險，才能換得這種姿情享樂的生活和這種無比歡樂的時刻，那又有什麼要緊呢？這一個微弱的機會，向她證明我的愛情，豈不又是一個快

樂？」

在克萊麗亞的信中，發勃利西奧沒有發現別的，祇發現一個推托，來要求克萊麗亞和他會面；在他的一切願望之中，這是唯一的，最持久的願望。他祇和她說過一次話，而且祇一忽兒，在他進囚房之前的一剎；這一剎那屈指已經二百多天了。

和克萊麗亞相見的一個方便辦法也已經有了：好神父唐·賽薩允許他每星期四的白天裏，到法爾納斯平台上呼吸半小時的新鮮空氣；一星期中的其餘日子裏，只怕帕爾瑪的居民和鄰近村子裏的人看到了他這樣的天天換換空氣，於總督並沒有利，所以祇有黃昏中准許他出來。到法爾納斯平台去，祇有一個梯子相通，就是用黑白大理石華麗地推砌出來的那個教堂的鐘樓底梯子，讀者或許還記得罷。格利洛把他押到這教堂之後，就給他開了一扇小門：他的職務便是監視他；但因為黃昏中空氣凜冽，那獄吏常常自顧自走開，走進鐘樓裏，關上了門，在室內取暖。那不是好極了，克萊麗亞能不能有一個晚上，由她的侍女相伴，來到這黑大理石的教堂中？

發勃利西奧答復克萊麗亞的長信全部內容，是爲了要得到這樣一次幽會。此外，他還完全真誠地，彷彿他在寫着別個人的樣子，告訴她一切一切使他決定不離開墩台的理由。

「爲了得到那種用字母來通款曲的快樂，那些字母現在已經極合於實用了，我寧願我自己曝

露在一千個死亡之下，然而你，希望我傻瓜地放逐我自己，到帕爾瑪，或者是到波隆涅，甚至到佛洛倫斯！你希望我從這兒走出去，遠遠離開你！請明白，這是不可能的；給你說保證的話是不可能的，我決不會遵守的。」

請求一次幽會的結果，是克萊麗亞一連五天之久，避不見面，五天中，她只在確定了發勃利西奧不能利用那木簾中的小洞底時候，才來到養鳥房中，發勃利西奧大大地失望了；從這樣的避不見面中，他得到了如下的結論，這是說，雖然有過一些傳情的眉目，使他獲得了狂暴的希望，然而他在克萊麗亞的心中，祇激起了單純的友情，沒有激起別的。「如此看來，」他問他自己，「我活着幹麼？讓皇子把我的生命取去就是了，歡迎歡迎；這又是一個不願離開礮台的理由。」因此，每天晚上，他不高興地答復那燈光的訊號。洛特維哥是每天早晨把發勃利西奧的音訊紀錄送交公爵夫人的，當她讀到了這樣奇怪的字句時：「我不願意越獄；我願意死在這裏！」她以為他發瘋了。

五天，對發勃利西奧是何等殘酷啊，但對於克萊麗亞也並不是快活的；她得到了一個決定，這對於純潔的靈魂是何等痛苦的啊！「我的責任現在是遠離礮台，遁入一個修道院；等發勃利西奧知道我已經不在這裏的時候，我可以使格利洛和別的獄吏告訴他，他必須決心準備越獄了！」

但呈到一個修道院去的意思是從此不再看見發勃利西奧了；然而現在他已經這樣明白地表示了，那一度他曾經獻給公爵夫人的戀情，現已不復存在，她如何能捨得了他？一個年輕人，還能夠給什麼更感動人的證明呢？在囚獄中關了七個月，身體康健都大受影響了，他卻拒絕越獄。朝中的人們底談話，曾在克萊麗亞的心目中，把發勃利西奧繪摹爲朝三暮四的男人，現在他卻願意犧牲二十個情人，祇願意在礮台中多留一天是一天，況且他要是不趕緊離開這一個監獄，任何時候，毒藥都會致他死命的啊！

克萊麗亞缺少了勇氣；她沒有邁入修道院去，是鑄成了一個大錯誤；她一走，同時就很自然地表明她和克萊參齊侯爵決裂了。既然犯了這錯誤，她又怎末能抗拒這一個年輕人，如此可愛，如此天真，如此溫柔，他祇爲了要從一個窗洞裏，望到對面窗戶中間的她，祇爲了這一個歡樂，願意冒生命的危險？五天之內，她可怕地掙扎着，其中還有一些時間是辱罵她自己的，克萊麗亞終於決定了寫一封信，來答復發勃利西奧的信中所提出的，在黑色教堂中和她幽會一次底要求。自然，她拒絕了，而且用了極其堅決的口吻；可是，從這一個時候起，她失去了一切的心境底寧靜；每一分一秒中，她都看到發勃利西奧中了毒，呻吟着；她每天到養鳥房六次，甚至八次，她熱情地需要的是能夠親眼看見發勃利西奧還活在人世。

「如果他還耽擱在礮台中，」她告訴她自己，「如果他寧願把自己曝露在拉凡爾茜黨羽們的恐怖手段下，爲了要推翻莫斯卡伯爵，他們是千方百計的要陷害發勃利西奧，那是什麼原因啊，僅僅因爲我膽怯成性，不敢逃到修道院裏去！等到他知道我的確已不在這裏了，那末，他還有什麼理由，在這裏再耽擱下去呢！」

這樣羞答答的，而又這樣驕傲的一位少女，冒了一次臉，祇怕那獄吏格利洛都會拒絕她的一個要求；而且，她的行爲，現在是如此奇怪，誰知道那獄吏要如何批評她！她委曲她自己，到了這樣的程度了，把他喊來，然後，用一個顫抖的曝露她全部秘密的聲音，她告訴他，不要多少天了，發勃利西奧將得到他的自由，桑賽凡麗娜公爵夫人，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正在採用最活躍的方式，因之有時候她的建議，是必需得到囚犯的答復，而且是刻不容緩的答復的，所以她希望他，格利洛，能夠許允發勃利西奧把遮掩了窗子的木簾子挖開一點兒，挖出一個洞來，讓她把桑賽凡麗娜夫人每天要送來幾次的情報，用各種訊號，通知囚犯。

格利洛微笑了，保證他尊敬她，服從她。克萊麗亞看到他什麼話，感到了無比的恩惠；顯然他早已知道了幾個月來，所已經發生了的那些事。

獄吏剛離去她，克萊麗亞就發出了一個記號，她和發勃利西奧早經約定，這是緊急召見的記

號；她把剛才所發生的事全部向他供述了。『你希望能死於毒藥，』她還接下來說，『我希望能有這個勇氣，到了那一天，離開我父親，遁入一所逍遙的修道院。這樣做了的話，我得感激你；然後，我希望你不再反對那種可能向你提出來的，使你能越獄的計劃。只要你還在監獄中，我總有害怕的時候，失性的時候；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來不願意傷害任何一個人，我卻感覺到，我將是使你死亡的原因。如果連一個陌生的路人也這樣想了的話！我想到這裏，就充滿了失望了；你可以批評我的感情的，試想我的一個友人，他已經這樣大胆狂妄，使我不高興了，但是我還天天見他，有這末久了，而他卻落入了死亡的手掌中。有時候，我痛感到，我必須從你的嘴唇上，親自聽到說話，才敢相信你還活着。

『爲了使我能離去這種可怕的愁苦之境，我才委曲了自己，請我的一個下人開恩，他很可能拒絕我，很可能出賣了我的。關於這件事，也許他去報告了我父親之後，我倒可以快活得多；因爲我立刻就進修道院啦，我就再不會變成你這些傻行爲的最不願意的同謀者啦。可是，相信我，這是不能夠維持得很長久的，我還是要服從公爵夫人的命令的。殘酷的朋友啊，你還不滿足嗎？這是我，乞求你背叛我的父親。把格利洛找來，贈他一些禮物。』

發勃利西奧是在深深的戀愛之中的，所以克萊麗亞這一種希望的最單純的表示都使他恐懼萬

分，甚至於這一次的談話還不能使他確定地相信他已經被她愛上了。他找來了格利洛，慷慨地賞賜了他。以酬謝他過去的功勞，更預先酬謝了他未來的協助，他還告訴他，以後每一天，他如允許他利用那小洞，就可以得到一個金幣。格利洛聽到這條條件之後，非常高興。

「我想把我的手放在心上，給你說，神父啊；你肯不肯以後，等飯菜冷了才吃？這是避免中毒的最簡單的辦法。可是我請求你小心啊；一個獄吏必須看到一切，可是他猜不出一切的，」等的話。「除了這一條狗之外，我還去弄幾條來，你預備自己吃的，可以先讓牠們嚐一嚐；至於酒，我把我自己的給你，你只喝我喝過的酒瓶。可是，大人如果要永遠把我毀掉，他祇要把這些話告訴克萊麗亞小姐一聲好了；女人到底是女人啊；如果明天她跟你吵了一嘴，後天為報復起見，她就要把全部故事告訴她父親了，而她父親的最大快樂，自然莫過於找到理由，來絞死一個獄吏。巴爾蓬除外之後，自然全礮台中，他是最壞的一個人，所以你的地位之危險，就在這裏，他也懂得放毒藥，你明白了，他絕不會原諒我，在這裏養那末多狗的。」

又有一次良夜幽情曲。這一次格利洛回答了勃利西奧的所有的問題：確然，他時時提醒他自己，要非心謹慎，尤其不能辜負了克萊麗亞小姐，據他看來，她明明要嫁給帕爾瑪最富有的克萊參齊侯爵了，然而她還在戀愛，而且是儘囚獄的牆壁所能容許的，在和漂亮的台爾：唐戈神

父談戀愛。他回答後者的最後一個關於幽情曲的問題時，很蠢惡地加插了一句：「他們認為他快娶她了。」這簡單的一句話，如何使發勃利西奧驚惶失措，讀者當然是可以自行評定的了。

這天晚上，他回答那燈火的訊號時，只說他病了。第二天早上，十點鐘，克萊麗亞已經出現在養鳥房中，他用了非常客套的有禮的語氣，問了她兩人中間一個新的題材，爲什麼她沒有老實地告訴他，她是愛上了克萊參齊侯爵的，她快要嫁給他了。

「可是這裏面沒有一個字是真的，」克萊麗亞制不住地叫起來，自然，以後她的話就沒有那末斬釘截鐵了：發勃利西奧又把這一點指了出來，抓住機會，又要求她和他幽會一次。克萊麗亞發現她的誠意已被人誤解了，幾乎立刻就答應了他的要求，同時還告訴他，從此在格利洛的眼中，她永遠失去了莊嚴了。這晚上，天色相當昏黑了以後，她出來了，由她的侍女陪伴她，來到那黑色大理石的教堂中；她站立在中央，在那祭壇的燈下，侍女和格利洛走到三十步之外的門邊。克萊麗亞混身都打戰了，已經預備了一篇演說辭，她的目的是不作任何妥協，不承認一切，但是，感情的邏輯往往自相矛盾，尋求真相的興趣一高，什麼預先的計謀都失去了作用，同時，在愛的對象之前所感覺到的誠意使愛者無所恐懼，甚至於不怕得罪了對方。發勃利西奧給克萊麗亞的美貌所眩惑了；八個月來，他沒有親近過一個生人，除了那獄吏之外。然而克萊參齊侯爵這

幾個字眼又激起了他的憤怒，當然發現克萊麗亞的回答又非常之小心，他氣得更利害了；克萊麗亞自己也覺得，她非但沒有消弭，而且更增高了他的猜疑心。這種感情是太殘酷，不是她能忍受的了。

「難道你真的願意，」她對他說，一方面是氣憤，一方面滿眶子的眼淚，「願意我越出自己的一切規範？直到去年的八月三日，我一直是憎恨這些追求我的人物的。我對於朝臣的性格，俱有無限度的輕藐，一切在宮闈中顯赫的人物我都憎恨。然而，在八月三日，一個帶到礮台中來的囚犯，他的特異的性格卻爲我發覺到了。開頭我一點沒有注意到，我卻從此感到了妬忌的一切刑罰。有一個最美的夫人，我還是很熟識她的呢，卻像一把刀子一樣，刺入了我的心裏，因爲我相信，我現在還相信，她和這個囚犯是有關係的。接着克萊參齊侯爵迫害我來了，他向我求婚，那迫害越來越凶；他是非常有錢的，我們卻沒有財產。我盡了我最大的勇氣來拒絕這一切，那時我父親說出了修道院這個恐怖的字眼來；我明白，一旦我離開了礮台，我再也休想保護那個囚犯了，而我對他的命運卻已經非常關心。我的種種保護是成功的，直到現在，他沒有感到那正在威脅他的生命底非常的危險。我本來下了決心，不願意辜負我的父親，也不願洩露自己的祕密，可是這活動能力驚人底女人，她有卓越的才智，可怕的意思：她也在保護這個囚犯，我想，她把

越獄的方法獻給他了；他卻拒絕了這樣做，還想說服我，要我知道他之所以不願意離開礮台，因為他不願意離開我。這樣我就犯了一大錯誤，我和自己掙扎了五天；我應該立刻離開礮台，進修道院去；這辦法就很容易地使我自己和克萊麥齊侯爵決裂了。我沒有勇氣離開礮台，我已經是一個毀了的少女：我把自己去和一個朝三暮四的人結合；我知道他在南波城的行為如何；我有什麼理由來相信他改變了呢？被關在一個猙獰可怕的監獄中了，他還跟一個僅僅可以看到的女子求愛；她成了他的解悶的工具。由於他只能用很困難的方式來和她談話，這就很有趣，使這在外表上有了熱戀的虛偽的形式。這囚犯，早已以勇敢聞名於世，就爲了要和他自以爲他愛戀了的女子能時時相見，他寧願生活在危險中間，更以爲這一點就是以證明他的愛情不是偶爾的幻想。可是，祇要他一進入大城市，又一度爲社會的聲色所迷，他就立刻要顯原形了，立刻又要成爲登徒子；而這可憐的囚犯的同伴，祇得在修道院裏過度她的一生啦，給那輕俏的人所遺棄，她將要無窮盡地懊悔她當年不應該吐露了她的真情。」

這一段具有歷史的演說，自然上面的不過是主要的一部份罷了，讀者可以想像的，發勃利西奧是何止二十次地打斷了她。他愛得絕望了；並且，他深信在看到克萊麗亞之前，他並沒戀愛過，他確信他的一生底命運就是爲了和她一起生活。

讀者無疑想得到，他正在說一套漂亮的話，那時女侍警告她的主子說十一點半已經敲了，將軍可能於任何時間之內回來；分手的一幕戲是殘酷極了。

「也許這是最後見面了，」克萊麗亞對囚犯說，「這種事，無疑是拉凡爾茜派最高興的，正可以說明你的朝三暮四的。」克萊麗亞離開發勃利西奧的時候，哭得窒息了一樣，這又瞞不過侍女，使她又害羞，更糟的是，這也瞞不過獄吏格利洛。再相見，必須將軍先行宣佈他預備到社交界去消磨一晚；然而，發勃利西奧被捕以來，知道這件事是如何引起了朝臣注意的，他覺得他非得檢點自己，就害了幾乎連續不斷的痛風病，就是要出門去，也爲了耍手段，非到他鑽進馬車裏，他決不宣佈。

自然，大理石教堂裏幽會過之後，發勃利西奧的生命成了歡樂的奔流。嚴重的阻礙，這是對的，還站在他的歡樂的中間；可是至少他現在已經得到那高於一切，幾乎不敢夢想的歡樂，他給那佔據了他的思想底神聖的人兒所愛上了。

談話之後的第三天晚上，燈火的信號幾乎在子夜時份就立刻結束了；在要結束的時時，發勃利西奧的腦袋幾乎給一個巨大的鉛球打破，那鉛球從木簾上面的窗口飛入，撞破了牠的紙糊的格子，掉入他的房間。

巨大的鉛球並不如牠的體積上所表示的那末沉重。發勃利西奧很容易地把牠剖開了，看到裏面有一封公爵夫人寫來的信。由於大主教的關係，因為她一直向他勸誘，終於把一個砲台守軍中的士兵贏到她這一邊來了。這個士兵是一個很好的擲球手，若不是他事先和總督精舍前後左右和門口的哨兵約定的，便是他巧妙地避過了他們。

你必須用繩子越獄：因為我給了你這樣奇怪的勸告，我顫抖了，我已經遲疑了兩個多月，想告訴你這句話；可是官場中的風聲越來越壞，我們必須舉備，出此下策。事實如此，先請用燈火訊號，立刻向我們說明，你已收到這封信；發出P—R—G，用真納加式，即四，三，二次閃光：除非我見了這個訊號，我是不能呼吸的。我自己在塔上，我們將答復你NIO，那是七下和五下閃光。收到我們的復電之後，不要再發訊號了，注意信中的內容，別的不要管。」

發勃利西奧立即遵命發出了預定的信號，也按照預定計劃，收到了復電；然後他繼續讀信；

「我們務須準備出此下策；有三個我深信的人，在我要求他們憑福音起誓，不論好壞的話，全部都給我直言之後，他們都這樣說了。三個人的第一個，曾經恐嚇過那個在費拉拉出賣了你的醫生，說他要手執利刃，撲到他身上去；第二個人曾經告訴過你，在你從貝爾吉萊特回來之後，你應該更加謹慎一點，拔出槍來射擊那個從森林中歌唱而來，帶領一匹祇是瘦了一點的好馬底僕人；第三個人你並不認識，他是一個剪徑的強盜，我認識的，如果世上有一個能動的人，那人就該是他，像你一樣，他是充滿勇氣的；因此我才請求他告訴我，你應該怎末辦。三個人都告訴我，雖然他們自己中間沒有互相的知道，以其在囚牢中過十一年四個月，又時時有被人下了毒藥藥死的危險，還不如冒一次險，把頸子折斷的好。

「從下一個月起，你必須時時在囚中練習，攀爬一個打了許多結的繩子。然後，到一天節慶的晚上，當守衛的兵士都分配了加倍的酒，那晚上你得準備越獄；你會得到三段繩子，用絛和帆子做成，薄得像一個鵝毛，第一段八十尺，讓你爬下那從你的窗上到達桔子樹的三十五尺之用；第二段三百尺，困難就在這裏了，因為高塔的牆坦有一百八十尺，不知是否吃得住你的體重；第三段三十尺，將幫助你爬

下那城垣。我天天在東邊，即是從費拉拉的方面。研究那高牆：高牆中有一個因地震而生的裂痕，中間造着一座傾斜的支柱。我那個剪徑強盜告訴我，他可以從這一而爬下來，頂多皮膚上有一點擦傷，毫無困難地讓他自己從傾斜的支柱上淌下來。底下祇有二十八尺是垂直下來的：這一邊又是戒備最不仔細的。

「然而，攷慮了一切之後，我那個曾經越獄三次的強盜；他，如果你認識他，也一定喜歡他，雖然最恨我這種階級的人了——這位強盜；我說，是跟你一樣靈活而矯健的，認爲他還是可以從西邊下來，就在以前浮士泰住着的那座小宮殿的對面，這你是很知道的了。使他挑選了這一面的是，牆壁雖然傾斜度不明，卻一路上長着許多的灌木；上面有極枝，大小如你的小指一樣，如不小心，難免擦傷，然而又很可以抓住了吊空起來。就在今天早上，我用望遠鏡仔細觀察了這西邊：挑定的地點是三兩年前按置的一塊新石塊的底下。在這塊石頭的下面，你可以先看到二十尺左右的一個光滑的地方；你先得很慢地爬下來（你可以想像我的心如何打抖，給你這一些訓令，可是所謂勇敢之中，就包含了挑選那最小的危險，不問這也是如何地可怕）；過了這光滑一段，你可以看到八九十尺生長灌木的地方。從中可

以看得到飛鳥的，再下面約三十尺，所生長的便祇是細草和野花和藤蔓了。然後，到你快接近平地的時候又二十尺的灌木，最後是新近粉刷過的二三十尺。

「使我挑定了這一地方的原因是在那裏，那塊新按放的石頭底下，有一個木屋，是一個兵士造在他的園子裏的，礮台中的工程隊長正在強迫他折下牠來；牠有十七尺高，以茅草鋪頂，屋頂和牆垣又剛好相連。正是這茅草頂合我的意，如果不幸而發生了意外，這屋頂可以承住你的墜落。一跌到這裏，你就在城垣附近，那裏戒備也並不怎樣的森嚴；如果他們要在那裏逮捕你，你可以開槍拒捕，支持數分鐘。你的費拉拉的朋友和另一個心強的人物，即我所稱爲強盜的，即將攜帶雲梯，爬上這不太高的城垣，飛來搭救你。

「城垣祇不過二十三尺高，而且造得頗有傾斜度。我將站在城垣下，帶領着武裝的人馬。

「我希望能用同樣的方法，送給你五六封信。我將繼續把另外的話，來說這同樣的事，使你能把一切都弄明白。你能猜到的，我有着何等的感情啊，來告訴你，那說了「射擊那僕役」底那人，實實在在，是人世中最好的一個人，他爲你感到萬

分的傷心，說你雖然能越獄了，但有一條手臂恐怕要斷掉。強盜卻有很豐富的經驗，他認為你如果爬下來，很小心，最要緊，是不慌不忙，那末你的自由不過是擦傷一些皮膚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困難是把繩子交給你，最近半個月來，我是成天地想着這個問題，使我感到所有的時候，我都耗費在這上面了。

「你一生中所說過的話，要算：『我不願越獄』這一句，最爲瘋狂，我不回答你這話了。說了『射擊那僕役』這話的人，說煩憂已使你瘋狂了。我並不打算瞞住你，我們擔心在最近就要發生危險，這也許會提早你的越獄日期。我們的燈火也許要連續數次，告訴你：

堡壘着了火。

這是警告你危險了。你該回答：

我的書燒掉了嗎？」

這封信還有五六頁的瑣碎的文字；那是在薄紙上寫的最小的字。

「這一切都很好，很費了一翻思攷的功夫，」發勃利西奧對自己這樣說，「我對伯爵和公爵

夫人是永遠感謝不完的，他們也許會以為我害怕，可是我不能越獄。誰在那快樂的最高潮裏，離開這快樂的地方，投入可怕的放逐生活中，在那裏什麼也沒有，連可以呼吸的空氣在內。到了佛洛倫斯一個月之後，我怎未辦呢？我一定化裝了，在礮台門外探頭探腦，企圖見到她一面。」

第二天，發勃利西奧吃了一驚；他在窗上，大約十一點光景，眺望那偉大的風景，等待那快樂的看到克萊麗亞的時光，突然格利洛氣喘地跑來了：

「快！快！神父！上床，裝病；有三個法官來了！他們大約要審問你：說一句話之前，想妥當啊；他們來意恐怕不善。」

說了，格利洛趕緊闖上木簾中的小洞，把發勃利西奧推到床上，丟了三兩件衣服在他身上。

「說你病痛得利害，少說話；最要緊讓他們重復他們的問題，你就有時間來思攷了。」

三個法官來了。「三個逃犯，」發勃利西奧看到他們的醜臉就這樣想，「不是三個法官。」他們穿了黑袍子。他們莊嚴地鞠躬，更不打話，各自地抓了屋內的三張椅來，坐好了。

「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先生，」三人中的長者說，「我們很悲傷痛苦，來執行這一個任務。我們是來宣佈給你，台爾·唐戈侯爵老爺，你的父親，隆巴提·威尼斯王國的侍從長官，騎士大勳章——」一連串的官銜，「死了。」發勃利西奧哭了。法官繼續地說下去：

「台爾·唐戈侯爵夫人，你的母親，給你寫了一封報噩耗的信件；但是，她有某些不適當的意見，因為根據昨天的通告，司法部決定了，祇把信中的一部份給你，這摘錄的一段，現在請擋案家波那唸給你聽。」

唸完之後，那法官走到發勃利西奧躺着的地方，把原信中唸出來的地方指給他看。發勃利西奧眼快，看到被檢的話：不公平的囚禁，對一個絲毫無罪的人，用了最殘酷的刑，立刻他懂得那些法官來看他的原因了。然而，因為他最輕視這種官吏，所以他別的都不說，只說了；

「我病着，先生們，我累得要死，如果我不起身，要請你們原諒。」

法官們走了之後，發勃利西奧才大哭一場，然後想着：「難道我是一個偽善者嗎？我過去一直以為，我是並不愛他的。」

這一天和下一天，克萊麗亞很悲哀；她喊了他幾次，可是沒有勇氣給他說什麼話。他們幽會之後的第五天，她告訴他，這晚上她可以到那大理石的教堂中。

「我只能給你說少少一些話，」她進來的時候就這樣說。她顫抖得這樣利害。不能不依靠在侍女身上。把侍女送到門口去等她之後：「你必須起誓，」她用了微細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你必須憑榮譽起誓，說你要服從公爵夫人，在她命令你的一天，按照她命令你的方式，逃出監

獄，否則明天早上，我就遁入空門，此時此地我賭個咒，從此終身不再見你。」

發勃利西奧不出聲。

「允許我，」克萊麗亞說，眼淚到了她的眼眶上，顯然剋制不住自己了，「否則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談話。你使我生活得不能忍受了，也許每一天都是你的存在底最後一天。」說到這裏，克萊麗亞已經一點沒有力氣，只能找一張巨大的椅子，原來就放在教堂中央，預備那太子囚犯坐的，找過來支持她；她幾乎暈倒了。

「我必須答應什麼呢？」發勃利西奧屈服了地說。

「你知道的。」

「那末，我賭咒，把我自己投入可怕的不幸中，判決我自己，遠離了世界一切之中我最深愛的人兒，而生活。」

「說得更明白點。」

「我起誓，我將服從公爵夫人，在她希望我的一天，用她希望我的方法，越獄逃走。但是我離了你之後，我會變成什麼呢？」

「起誓：要逃走，不管怎樣。」

「什麼，你已經下了決心，要在我離開這兒之後，嫁給克萊參齊侯爵嗎？」

「啊，天！你以為我有這種用心！……可是，起誓啊，否則我就沒有片刻的寧靜了。」

「好，我起誓，我要在公爵夫人命令我的一天逃走，不管在現在和那時中間發生怎樣的事。」
誓言完成了，克萊麗亞已經弱到極點，不能不謝過發勃利西奧就退開了。

「如果你堅持着不肯起誓，」她告訴他，「明天早晨，我飛遁的一切準備都已經就緒了。那末，這就是我最後的一次看見你，我已經在聖母面前這樣起了誓。現在，等我離開這房間，我立刻就要去察看那塔台邊上新石頭底下的牆垣。」

第二天，他發現她臉色這樣蒼白，因此非常難過。她從養鳥的窗子對他說：

「我親愛的朋友，讓我們再不要幻想了；在我們的友誼之中就有罪惡的成份，我一點不懷疑不幸會降到我們身上來的。你也許在越獄的時候被發現了，即使不懷到盡頭的話，也永遠毀了，然而，我們可以盡一盡謹慎的人事，牠命令我們件件事都試探一下。爬下那高塔的時候，你需要很堅固的二百多尺的繩子。自從我了解了公爵夫人的計劃，我就化盡了心機，然而我所能獲得的繩子還不過五十尺。總督下過命令，礮台中發現有繩子的話，立刻火化，而且每天的晚上，他們把井裏取水用的繩子拿走，其實那繩子也脆得經不起一點兒重量。你應該祈禱上帝，請上帝原諒

我，我背叛我父親了，我這不孝的女兒，正努力要使得他不快活。爲我向上帝祈禱，如果你果真得救了，起誓吧，來把一切的光榮聖化，光榮歸於上帝。

『我倒想到了一個辦法：從今天算起的一個星期之後，我將離開礮台，去參加克萊麥齊侯爵的一個姊姊的婚禮。這晚上，我自然要回來的，回來時，我要儘可能地回來得晏，也許巴爾蓬就不敢太嚴密地搜查我。朝中所有的貴婦人自然都要參加侯爵這姊姊的婚禮，無疑，桑賽凡麗娜夫人亦必然在內。憑蒼天起誓，使這些貴婦人中間的一位，給我一個把繩子緊緊繫起的包裹，可是不能太大，儘可能把牠壓縮得小小。即使我要面對一千個死亡，我也將千方百計地，甚至冒險地，把這個繩子的包裹偷運到礮台中來，唉，甚至還拋棄了我的天責。我父親如果聽說了有這回事，我就永遠不能夠再看見你了；可是不管等待我的是什麼命運，我總是很快活的，如果我像一個親妹妹一樣，幫助了你。』

就在這天的晚上，夜間用燈光發播的談話中間，發勃利西奧警告了公爵夫人，不久後，就有這樣一個把繩子送進礮台來底最好的機會。可是他請求她保守秘密，甚至不能讓伯爵知道，她覺得這真是古怪了。『他瘋了，』公爵夫人想，『監獄已使他改變了，他看一切事情都用了悲劇的眼光。』第二天，又是一個鉛球，由擲彈器中擲進窗來，給囚犯帶來了一點消息，說他很危險。

而給他送繩子的人，簡直可以說，是他的救命恩人。發勃利西奧趕緊把這消息告訴了克萊麗亞。鉛球之中，還給了他一張西牆垣的詳圖，他這是要從這一面牆上爬下平台到那戒備森嚴的地方的，但一過這地方。他就容易了，從城垣到地面，已經說過，不過二十三尺的高度了。在這個地圖的反面，很秀麗的文體寫着很宏偉的一首商範體十四行詩：有一個雄偉的靈魂，勸告了發勃利西奧，寧可越獄，而不能容許他的靈魂給十一年的俘虜生活所沾污，因為他還得被羈十一個年頭啊。

在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可以解釋公爵夫人何以勇氣百倍起來，任發勃利西奧冒險越獄，這裏我們不得不暫時把那英勇的行爲停一下。

像一切沒有當權的政黨一樣，拉凡爾茜這一黨內部並無緊密的團結。黎斯喀拉騎士恨司法大臣拉西因爲他使他在一個重要的訴訟中敗訴了，其實，錯的一方面的確是黎斯喀拉。皇子就從黎斯喀拉那兒，得到了一個匿名的告密，說明發勃利西奧的一份判決書已經正式送到了礮台總督那裏，這一個荒唐的行爲大大地煩惱了拉凡爾茜侯爵夫人，那極有手腕的黨魁，她立刻把這情形通知了拉西；她認爲，莫斯卡伯爵既然在當權，他自然要向莫斯卡有所請求的。拉西很勇敢地到了皇宮中，知道這一回他要挨幾下火腿，才能解決這一回事；他這樣有才幹的司法家：皇子是捨不

得的，因為拉西曾經藉口他們是自由黨徒，放逐了一個司法家官和一個名律師，在這國內，只有這兩個人或許可以奪去他的位置。

皇子氣得失性了，大量地侮辱他，向他逼近，作勢要打他了。

「然而，這祇是一個書記官的錯誤，」拉西非常冷靜地回答他；「送出判決書的程序自有法律明文規定，應該在台爾。唐戈被捕的第二天送出。書記官多事，以為我忘記了這事，必然是他按了規則，把文件遮起了一半，就讓我簽字的。」

「你居然希望我笨頭笨腦地相信了你？」皇子狂怒地叫喊起來；「為什麼你不老實供認，你已經給伯爵莫斯卡這混蛋收買了呢，怪不得他給了你一個十字勳章。天啊，你逃不了一頓打，我要送你上法庭，我要公開地侮辱你。」

「我反對你送我上法庭，」拉西很冷靜地回答，他知道這樣就穩穩能夠使皇子也平伏下來，「法律是在我這一面的，你又找不到另外一個拉西來羅織他一個罪名。你也不要侮辱我；你有時候很嚴酷，就感到渴血了，可是同時你又感到你必要保持那講究現性的意大利人的尊嚴，這種尊嚴就等於你的野心一樣。在你感到這種需要嚴酷與尊嚴的時候，立刻你就要找我了，照向例，我總可以給你弄出一個很正當的判決詞，由一個相當羞澀而又出名忠實的判官來宣佈，這就滿足

了你的熱情。在你的國內找找看，還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地有用！」

這樣說了，拉西就逃走了：吃了一頓罵，挨了幾腳火腿，這回事也過去了。一離開皇宮，他就奔到黎伐去；他只怕在無名火燃燒時，吃到一柄刀子，可是他很明白，不消半個月，就會有一位朝臣前來召請他的。他利用了在鄉間的餘暇，和莫斯卡伯爵用很周密的辦法互相通聲氣；他瘋狂地愛上了男爵這個名號，感到皇子把貴族這玩意兒扣住得太緊，似乎永遠不肯給他；其實那伯爵，也對於自己的出身感到驕傲，除非是一千四百年以前就有記錄的貴族，此外的名號，他也是瞧不起的啊。

司法大臣的預料一點兒不錯，在自己的產地住不到八天，就有一個皇子的友人，偶然經過他的地方，認為他應該立刻回到帕爾瑪去；皇子笑了一笑，接見了他，然後臉色頓時莊重起來，要他憑福音起誓，對於他將告訴他的一件事，保守秘密。拉西莊重無比地起了誓，而皇子，兩眼給仇恨燒紅了，叫喊起來，如果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還活在世上，他簡直不成爲一家之主。

「我既不能，」他接下來說，「放逐公爵夫人，又受不了她的臉色；她的眼睛反抗我，毀了我的生命。」

等皇子詳詳細細地解釋了一切之後，窘態畢露的拉西最後這樣說：

「自然，皇子的意旨將被服從，但這一件就可怕地棘手了：爲了謀殺一個吉萊悌，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還是不可能處以極刑的；使他囚禁十二年，已經是司法大家的傑作了。況且，我發現公爵夫人已經找到了三個農夫，他們是被雇了來發掘桑乾涅的，據說暴徒吉萊悌襲擊台爾，唐戈的時候，他們是在壕溝外面。」

「這些證人在那裏呢？」皇子惱怒地說。

「躲在彼特蒙吧，我想。最好說，有人陰謀着，要計算皇子的生命……」

「這是很危險的，」皇子說，「這可能弄假成真。」

「唔，可是，」拉西很天真地說，「我這職位的計謀卻是盡在於此了。」

「還有毒藥……」

「誰下手呢？康悌那樣的白癡怎未行？」

「據我們聽說，這不是他的第一次嘗試……」

「先得激起他的狂怒來，」拉西下說；「而且，那些他毒死那隊長的時候，年齡未滿三十，他又在戀愛之中，和日前相比，他不像現在的儒怯。無疑問的，一切須爲國家的需要而效勞；可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事，初初看來，似乎祇有從巴爾蓬入手，他是囚獄中的一個書記官，在台

爾，唐戈先生入獄底第一天，他曾經用手鐐打了他。」

一等到皇子平靜了下來，談話就無窮無盡了；結果，他允許司法大臣一個月的時間來完成這件事；拉西要求兩個月。第二天，他受了匿名的賄賂一千個金幣。他思考了三天；第四天他回到了他最初的結論上來，他認為這是其理自明的：「只有莫斯卡伯爵，肯守信他允許過我的話，因為封我為男爵，他不過給了我一個他自己並不寶貴的禮品；第二，警告了他之後，可以說我脫掉了一個干係，我多少是事前就收受了他的禮的；第三，我恢復了黎斯喀拉騎士給我的第一個侮辱的打擊。」第二天晚上，他把他和皇子的談話源源本本告訴了莫斯卡伯爵。

伯爵正暗中向公爵夫人求愛；是的，他一個月內，只有一兩次到她家裏去見她；可是，幾乎每一個星期，只要他找得機會，可以報告一些關於發勃利西奧的什麼消息時，公爵夫人就由賽綺娜作伴，在夜深時，來到伯爵的園中，消磨數分鐘的時間。她甚至瞞住了她的車夫，他其實也是盡忠於她的，卻連那馬車夫也深信不疑，以為她是到鄰近一家去作訪問的。

我們可以想像的了，伯爵一收到司法大臣洩露的可怕的情報，立刻就發出了他和公爵夫人約定的信號。這雖然是夜半，她派了賽綺娜出來請求他立刻到她那兒去一下。伯爵是狂喜了，像情人一樣，覺得他可以和她密談了，然而他又遲疑未決，不敢把一切事統通告訴公爵夫人，他怕的

是看到她因悲哀而瘋狂起來。

開始時用曖昧的字眼，傳達那可怕的情報，然後直截了當，把一切都告訴了她；當她問了他，他簡直沒法保守什麼祕密。最近這九個月來，她的過度的悲哀在她這熱忱的靈魂上起了很大的影響，她的性格更勇敢了，她既不啜泣，也不哀掉。第二天晚上，她給發勃利西奧發出了危險萬分的訊號：

堡壘着了火。

他很清清楚楚地回答：

我的書燒掉了嗎？

同一天晚上使她很快樂的是，她又給他送到了一封鉛球中間的信。在這一天之後的一星期內，克萊參齊侯爵的姊姊嫁禮舉行了，在這一個慶宴上，公爵夫人卻幹出了一件非常之疏忽的事，我們將在適當的地方將牠敘明。

第二十一章

約在這些不幸的事件發生之前底一年，公爵夫人跟一個奇人相識：有一天：她有了當地人所謂 Luna 的同事，她突然在黃昏中出走了，到達她的沙卡產地上，那是在科洛諾的山蔭，俯望波河的一座山間的別墅。她處理着家務，以資消遣；她愛那山頂的，一直連綿到繞屋扶疏的森林；在風景入畫的區域，她在開闢一些溪徑。

「你會給強盜擄去的，美麗的公爵夫人，」有一天，皇子這樣對她說；「在一個大家都知道你要去散步的森林中，決不可能沒有歹人的。」皇子向伯爵射了一眼，希望激起他的妬忌心。

「我一點不怕，皇子，」公爵夫人天真地回答，「我散步在我的森林中時，我這樣想着就心安了：我沒有傷害過什麼人，有誰恨我呢？」這一段話使聽到的人都認為勇敢，牠使人想到自由黨人，最暴戾的一種人底侮辱的語言。

我們正要說到的那一天的散步中，皇子的話又回到她心上來了，她發現有一個穿得襤褸的

人，遠遠地尾隨了她，穿過森林。她突然轉了一個灣，而這人卻這樣地逼近了她，使她感到了驚惶。她的第一個意圖是呼喊那遠在半里之外，在屋子附近一個花園中底獵場看守人。那陌生人已經追上了她，在她足下跪倒。他很年輕，異常漂亮，卻穿得破爛不堪；他的衣服有撕破到一尺以上的，可是他的眼睛燃燒着一個熱忱的靈魂。

「我是一個被處死刑的人，我是醫生費朗特·派拉，我餓得要死了，我和我的五個孩子。」公爵夫人已經注意到他瘦得可怕；但他的眼睛很美，又如此的溫柔而熱情，使人不覺得他是犯罪的。「畫家派拉琪，」她想，最近在寺院裏，畫的那一幅沙漠中的聖約翰，也有這樣的眼睛。」使她想起聖約翰來的，便因為這流浪人的消瘦得叫人不敢相信。公爵夫人給了帶在錢袋中的三個金幣，還致歉她給得這樣少，因為她恰巧付了錢給園丁。費朗特大大地感激她。「唉！」他對她說，「曾經有一個時期我住在城中，常見美麗的女人；現在因為我盡了公民的天職，而被處死刑，生活在森林中，我尾隨你卻不是爲了向你求乞，也不是爲了擄你。而是像，一個野蠻人一樣，我給你天使似的美貌所迷了。自從我最後一次見到一雙可愛的玉手到現在，不覺已很久了。」

「那末，起來吧，」公爵夫人告訴他；因為他還跪着。

「允許我這樣跪着，」費朗特說；「這一個姿勢可以證明，現在我並未殺人劫貨，這可以安

慰我；你必須明白，我是偷生的，我現在不能幹我的營生。而此刻，我卻僅僅是一個平常人，向崇高的美貌在頂禮。」公爵夫人覺得他稍有一點瘋狂，但是她一點不害怕，她在這個人的眼中看出了他有着良善而熱忱的靈魂，何況她對於奇特的外表。也並不憎惡。

「我本是醫生，後來我愛上了帕爾瑪的藥劑師柴拉辛的妻子；他突然把我們捉姦捉住了，我們給趕了出來，連帶三個他以為是我所生的孩子。後來，她又跟我生了兩個孩子。母親和五個孩子生活得異常地痛苦，在一座我親手建造的茅草屋下，距這裏大約一里，在林中。因為我不能不避開警察，這可憐的女人又不肯和我分離。我被判死刑，這很公平：我有犯上作亂的陰謀。我憎恨皇子，他是一個暴君。沒有錢，我不能遠走高飛。我的痛苦因此加深了，我早應該自殺了一千次；我已不再愛那不快活的女人，她既然跟我生了五個孩子，又爲了我，而毀了她自己；我卻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可是，如果我自殺了，那五個孩子就要餓死了。」這個人說得很誠懇。

「但你是怎末樣生活的呢？」公爵夫人問，感動而同情了。

「孩子的母親紡織；長女寄食在鄉下，一個自由黨人的家，她爲他們看羊；我在畢阿參沙到熱諾亞的公路上做強盜。」

「你如何解釋你的自由黨的主義和強盜的行爲？」

「我搶劫的人都做了記錄，如果我有所收穫，我歸還我搶劫得來的數目。我想，像我這樣的一個護民官，所做的工作，雖然很危險，卻值得按月有一百法郎收入的：我很小心，每年我搶劫的，不超過一千二百法郎。」

「不，我錯了，我還搶劫了另外一筆小數目，這樣我才能給我的作品付印刷賬。」

「什麼作品？」

「『難道——將永遠有一個內閣和一個預算。』」

「啊，」公爵夫人驚呼起來，「那末，是你，本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著名的費朗特·派拉是你嗎？」

「著名，也許，但最不幸，這是無疑的。」

「先生，有你這等才能的人，不能不偷盜求生嗎？」

「我有才能的話，恐怕就是因為了這樣的原因。直到現在，我們的全部作家都向他們企圖摧毀的國家或宗教，領取生活之資，而能成名。我呢，第一，要冒生命的險；第二，夫人啊，請想一想我出發搶劫時心頭的騷擾啊！我對不對？我問我自己。護民官的工作是否值一百法郎一個月呢？我只有兩件襯衫，一件你看破蔽得這樣子的上衣，少數不值錢的武器；我想我終歸要死於統

刑之下；我常想我是沒有利慾心的。要不是那致命傷的戀愛，害得我不得不和孩子們的母親一起過愁窮的生活，我應該是很快活的，貧窮使我感到壓迫，因為貧窮是醜惡的：我愛錦衣，玉手……」

他這樣地瞪着公爵夫人的手，她不覺恐懼了。

「再見了，先生，」她對他說，「我可以在帕爾瑪給你做什麼事嗎？」

「請有時候想一想這個問題：他的工作是喚醒人們的心，使他們不至於昏沉地睡在專制君主所造成的，虛偽的，完全物質的快活中。這一個為人民底服務是否值一百法郎一個月呢？……我的不幸，是我在戀愛中。」他用了最溫柔的聲音說話了，「幾乎有兩年，我心裏一直給你佔據了，可是一直到現在為止，我雖見到你，卻不敢出來使你驚慌。」他轉身，一溜火星走了，快速得使公爵夫人驚奇，並且放了心。「警察恐怕不容易抓住他呢，」她想，「但是，他有一點是瘋狂的。」

「他是瘋狂的，」她的僕人告訴她，「我們都很早就知道了，這可憐的人愛上了夫人；夫人在這裏的時候，我們看到他到森林高處徜徉，等到夫人一走開，他總來到夫人坐過的地方坐下來；他往往小心地揀起一些花朵，如果夫人的花球上有任何花朵掉落了；他把花朵簪在破帽子

上，很久都保存牠們呢。」

「而你們卻從來沒有把這怪事告訴我，」公爵夫人幾乎用了責備的聲音說。

「我們怕夫人報告莫斯卡伯爵。可憐的費朗特是這樣的一個好人！他從來不傷害任何人，因為他愛拿破倫，而這是他被處死刑的原因。」

她沒有把這一個奇遇告訴伯爵，四年以來，這卻是她第一次瞞住了他，因此她往往說了半句話，得突然間停下來。她再到沙卡時，帶了很多金幣。費朗特可不出現。半個月後，她又去了：費朗特尾隨她很久之後，在離她一百碼的森林中飛躍出現，快得像一頭鷹，又像前一次地撲到在她的腳下，

「半月之前，你在那裏？」

「在諾維，山峯中，搶劫了一批從米蘭賣掉了油回來的行商。」

「把這個錢袋拿去吧。」

費朗特打開了錢袋，從中拿出了一個金幣，吻了牠，放在懷中，又把錢袋還她。

「你把錢袋還我了，你還算是一個強盜！」

「自然，我的規則是我不應該超過一百個法郎；此刻，孩子們的母親身上有八十法郎，我有

二十五個；我超出了五法郎了，如果因此我應受絞刑，我死得含笑瞑目。我拿你的一個金幣，是因爲你給我的，而我愛你。」

這簡簡單單的一段話，聲調好極了。「他真在愛着，」公爵夫人告訴她自己。

這一天他似乎有點精神恍惚。他說，在帕爾瑪有人欠了他六百法郎，有了這筆錢，他就可以修理他的草屋，現在他的孩子都在傷風呢。

「但我可以借給你六百法郎啊，」公爵夫人說，她真是被感動了。

「那樣時，我，一個屬於大眾的人——反對黨會不會因此污蔑我，說我出賣了自己？」

公爵夫人給同情心激動了，願給他弄一個可以窩藏他的地方，如果他肯賭咒，不再在城中行使他的職務，最主要的是不執行他自己下判決的一些應受死刑者。

「如果因爲我魯莽了，他們絞死了我，」費朗特莊重地說，「對人民如此殘忍的那一些混蛋就可以活得更長久了，這是誰的錯呢？當我父親，在天上，迎接我的時候，他要說什麼話了呢？」

公爵夫人詳盡地給他說起他的年幼的孩子們，潤濕的居處可能給他們帶來危險的疾病，後來他同意了，接受了一個在帕爾瑪的藏身之處。

桑賽凡麗娜公爵，在他婚後，曾有半天，孤獨地在帕爾瑪度過，那次他給公爵夫人指出了——

個舉世無雙的藏身之處，在桑賽凡麗娜宮的南邊的角上。南面的牆壁是中世紀就已建立的，八尺厚；其中卻挖空了，有着一個高二十尺，但祇有兩尺闊的密室。它就靠近在旅行家艷羨不置的蓄水池附近，那是旅行遊記中無不提到的，第十二世紀的一件著名的工程，建築在薛吉斯蒙皇帝征服了帕爾瑪的時候，後來給桑賽凡麗娜宮的牆垣圈入了的。

轉動了一個透過厚牆的鐵軸時，就有一塊巨石移開，你可以走入這藏身之處。公爵夫人是深深地給費朗特的瘋狂和孩子們的苦命所感動了，他甚至於拒絕接受她給孩子們的禮物，因此她答應他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來利用那藏身之處。一個月後，她又在莎卡見到他，這一次他冷靜了一點，背了一首十四行詩給她聽，她感到這首詩，即使不超過，也不下於兩個世紀來意大利的任何一首優美的詩。費朗特又和她見了幾次面；可是他的愛情激增了，他纏擾不休，使公爵夫人發現，他這種熱情也順從着一切戀愛事件的法律，見了一綫光芒就以爲大有希望。她又把他送回了森林中，禁止他再給她說話，他立即溫順地服從。到了這種地步的時候，發勃利西奧被捕了。三天後，黃昏中，一個喀浦清派的僧人自己投到桑賽凡麗娜宮的門上來；他說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秘密要傳達給女主人。她太痛苦了，因此接見了他：他是費朗特。「一個護民官樂於效勞，」這人因愛情而瘋狂的人對她說。「其次，作爲一個公民，我願意把我所僅有的生命，放在她的面

前。」

一個強盜，又是瘋子，卻如此忠心，使公爵夫人感動了。她和這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人談了一會，大量地流眼淚。「這裏有一個人是懂得我的心的，」她對她自己說。第二天他又來了，在晚膳時，喬裝爲僕役，穿着制服。

「我沒有離開帕爾瑪：我聽到可怕的消息，但我的嘴唇不願說述；可是我在這裏了。夫人，你想想你拒絕的是什麼！在你眼前的人，並不是一個朝廷上的傀儡，而是一個人！」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還是跪着，說話就更有重量。「昨天我對我自己說，」他又接下來；「她在我的面前流淚了；這樣她比較不快活得少一點。」

「可是，先生，你要知道在城裏，危機四伏，你會被捕。」

「護民官就要這樣地對你說：『夫人啊，當職任召喚的時候，生命又算什麼呢？』然後，那燃燒着戀情，因此不再知道什麼別的美德底不快活的人還要加上一句，『夫人，發勃利西奧這樣富於情感的人快被傷害了，公爵夫人，快不要拒絕一個獻出他自己給你的人！這裏有一個鐵打的身體，一個對於世上的一切都無所恐懼的心，但只怕你不快活啊。』」

「如果你還要給我說什麼情話，我永遠關門不見你。」

這晚上，公爵夫人忽然想到，她要給費朗特宣佈，她要給他的孩子們一筆津貼，可是她又害怕，也許他一出門去就自殺。

那時他悲哀地出門去了，她對她自己說，「我也是會死的，願上帝快一點賜我死去！如果我能夠找到一個有價值的人，把發勃利西奧托給他！」

公爵夫人得到了一個辦法：她拿了一張紙，寫了一個文件，其中儘量用她所知道的法律文體，說她會接受費朗特二萬五千法郎，為的是她必須每年付給柴拉享夫人和她的五個孩子一千五百法郎。公爵夫人又加添了這一段話：「此外，我還要遺留三百法郎一年的津貼，給這五個孩子中的每一個，如果費朗特·派拉能擔任我的姪子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底醫師，而以手足的情誼待他。這是我請求於他的。」她在文件上簽了字，把日期提早了一年，把牠摺了起來。

兩天後，費朗特又來了。就在這時，滿城風雨，說發勃利西奧快處死刑。這可怕的大典將在礮台中，還是在公共廣場的樹下，執行呢？晚上有很多居民走到礮台門外，去看絞刑台搭起了沒有：這一付景象使費朗特感動極了。他發現公爵夫人眼淚如在氾濫，話也說不出來，她伸手接待他，指一張椅子給他就座。這天，費朗特化裝成一個喀浦清派的僧侶，舉止非常莊嚴；既不肯就座，他又跪下來，誠虔地低聲祈禱。一會兒，公爵夫人平靜了許多，他不改變他的姿勢，但停止

了祈禱，他說道，『我再獻出我的生命給你。』

『想想你在說什麼啊，』公爵夫人叫道，淚水充盈的眼中出現了憤怒。

『我獻出我的生命，來阻制發勃利西奧的命運，或者從事報復。』

『我接受你的獻身，』公爵夫人說，『但是有條件的。』

她嚴酷地看着他。一綫歡樂的光芒顯現在他的眼中；她迅然從一個胡桃木櫥中的一隻祕密的抽屜中找出了一張文件。

『讀一遍，』她對費朗特說。這是有利於孩子們的一個文件，我們已經在前面說起過。

淚水和綫泣聲阻住了費朗特，使他不能讀畢，他跪下了。

『把文件給我，』公爵夫人說，於是當了他的面，把牠放在燭火中燒去。

『我的名字，』她解釋道，『決不能洩露，如果你被捕，被處極刑，因為你的生命是危殆的。』

『能傷害那暴君，這就是我的快活，爲你而犧牲，那是我更大的快活。你已經說了一遍，我們有了諒解，請從此以後，仁慈一點，再不要說起金錢。我也許會感到猜疑，覺得這是有害於我的。』

「如果你能妥協，我也妥協了，」公爵夫人回答，「發勃利西奧也必然同意：因爲了這個原因，卻不是因爲我懷疑你的勇敢，我的要求是：那割碎了我的心底人，不是去刺死他，而是去毒死他。也爲了同樣的理由，這是這樣重要的啊，我命令你儘可能保留你自己的生命，」

「我將小心謹慎，周密佈置，然後執行我的工作。我預見，公爵夫人，我的復仇和你的復仇是統一的：即使不然，我也將同樣地小心謹慎，周密佈置。我也許不能成功，但我將盡一切的人事。」

「問題是毒死那謀害發勃利西奧的人。」

「我知道的，我那二十七個月的流浪生活中，我常常在考慮，爲了我自己的緣故，這同樣的工作。」

「如果我也給人發現了，被認是你的同謀之時，」公爵夫人驕傲地說，「我決不會讓人說我，以至敗壞了你的名譽。我命令你別再來見我了，直到我們復仇的時機到來：他不能死，除非我給你發出了訊號。譬如說，他現在死了的話，這就對我沒有用處，反而可悲了。也許，他得在幾個月之後才死，但遲早他必須死。我堅持的是，他死於毒藥，如果他被刺，我寧可他多活些時日。還有一些我不能給你說明的理由，使我也堅持你不能犧牲。」

當時公爵夫人所採用的命令式口氣，使得費朗特大為滿足：他的眼睛快活得發射光芒了。我們曾經說過，他是瘦骨嶙峋的；你可以看到，他年輕的時候是異常漂亮的；現在他卻以為他還是年輕的。『我是瘋了嗎？』他問他自己；『難道真的會有一天，在公爵夫人看到了我的忠誠之後，使我成爲世界上最快活的一個人嗎？果爾如此，爲什麼這是不可能的呢？我還不是比莫斯科伯爵這種傀儡人物強得多了，他到了這種時候，就一籌莫展了，他甚至不能使發勃利西奧逃走。』

『也許，我明天就判他死刑，』公爵夫人繼續說，依然有那種權威的神情。『你知道這宮殿的角上有一個巨大的蓄水池，離開你曾經躲藏的地方不遠；有一個祕密的方法，可以把蓄水統通引到街上來，對了，這就是我的復仇訊號。如果你那時在帕爾瑪，就可以看到，否則也會聽到的，如果你住在森林中，聽說到桑賽凡麗娜的蓄水池爆了。立刻行動，用毒藥。最要緊，保全你自己的生命。千萬別讓人知道，這事中間有我的份。』

『文字是無用的，』費朗特回答，那熱情他簡直不能隱滿了。『我早已想好了我要運用的方法，這人的生命，現在，比之從前，更使我痛恨了，因爲，祇要他還活着，我就不能夠看見你。我將等待那蓄水流通街道的訊號。』他突然鞠了躬，離開了房間。公爵夫人凝視他出門去。

當他走到隔壁的房間，她又叫他回來。

「費朗特！」她喊道；「卓越的人！」

他回來了，似乎很不耐煩。又被羈留；他那時的臉色真是卓越。

「你的孩子們？」

「夫人，他們將來比我富有得多了；也許你肯給他們一些小津貼。」

「等一下，」公爵夫人說，拿出了一個橄欖木的匣子來，「這裏是我所有的全部鑽石：價值

五萬法郎。」

「啊！夫人，你侮辱我了！」費朗特恐怖地說；他的臉色大變了。

「除非那件事完成了，我不會見你的！請拿去，我希望的，」公爵夫人這樣傲然地說，使費朗特呆住了；把木匣放入他的袋中他離開了她。

門已經關上了。公爵夫人又叫他回來一次；他不安地走回來：公爵夫人站在屋子正中；她撲入他的臂中。一忽兒，費朗特快活得幾乎暈倒；公爵夫人從他的擁抱中抽身出來，用眼睛指點了門戶。

「這是一個能了解我的人，」她對她自己說，「如果發勃利西奧能了解我，他也將這樣做。」在公爵夫人的性格中有兩個要點：她常常但願她的心願無違；一旦決定了的，她從此不再改

慮。她常常引用她的第一個丈夫彼特拉內拉伯爵的話：「我對自己何等暴戾！」他是常常這樣說的，「我已經決定了，那末爲什麼希望我今天有更多的理性呢？」

從這一剎那起，公爵夫人的性格中又恢復了若干歡樂。在這最後決議之前，每一個思潮，每一個步驟，她都看到她佔劣勢，皇子佔優勢，看到她無能，受了騙；照她的看法，皇子卑鄙地辜負了她，而莫斯卡伯爵，天性是一個朝臣，天真地支持了皇子。但等到她的復仇已經決定了，她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每一個思潮，每一個步驟，都給了她快樂。我似乎感到了意大利人那種從復仇中獲得的快樂，不朽的快樂，完全因爲他們是富於想像力的緣故啊：別些國家的人民，說句老實話，是不會寬赦的：他們乾脆忘記了。

公爵夫人沒有再看到派拉，直到發勃利西奧被幽禁的最後幾天。讀者可以想像的：在森林中，離沙卡兩里，有一個半已傾圮的中世紀的古塔，約一百多尺高；並沒有第二次地向公爵夫人說越獄的話，他祇請求她，派洛特維哥和一隊心腹人，來到塔前，架搭雲梯。就在公爵夫人眼前，他爬上梯子去了，然後用一條打了結的索子，從上面溜下來：他把這個試驗反復做了三次，然後再解釋他的意思。一個星期後，洛特維哥也從這古塔上，用一條打了結的繩子，爬了下來；這時候，公爵夫人才把越獄的意見通知了發勃利西奧。

在越獄的最後幾天內，公爵夫人不安且極，除非費朗特在她身邊，因為越獄時有多少的可能，從此結束囚犯的一生；而費朗特的勇敢，卻閃電似的，增加了公爵夫人自己的意志；不用說，她必須設法瞞住伯爵，不讓他知道這新的伴侶。她怕的，並不是他不高舉，而是也許他有反對，而影響了她，這就更增加了她的不安。「什麼！把一個出名的瘋狂的人當作顧問，況且他是已經被判了死刑的！而且，」公爵夫人又告訴她自己說，「這人，將來會做什麼樣奇怪的事情的！」當伯爵前來，把拉西和皇子所作的一場談話告知公爵夫人的時候，費朗特也恰恰在場，伯爵辭退之後，她多末困難地才制止了費朗特，他簡直想立刻出去執行一個可怕的計劃了。

「現在我很強壯了，」那瘋子說，「我一點不懷疑，我的行爲是合法的。」

「可是跟着這個行爲所引起的憤怒，發勃利西奧就一定要處死啦。」

「可是，這一來，他可以免去爬下高塔的危險啦；這是可能的，事實上也很容易，」他說，「可惜這個年輕人還缺少了經驗。」

克萊參齊侯爵的姊姊的婚禮舉行了，這一個婚禮上，公爵夫人遇到了克萊麗亞，並沒有引起在場的人底猜疑，她們談了一會話。公爵夫人親手在園子裏交了繩子給克萊麗亞，那兩個女人是散步到園中去換一換新鮮空氣的。那繩子是用相同量的蔴和絲編織起來的，打了結，容量很小，

而且很富於彈性；洛特維哥試過牠們的力量，在每一段上牠們都吃得住一千六百斤重。牠們又是這樣地包紮了的，好幾包，包紮得像幾本四開的書；克萊麗亞收下了，還向公爵夫人保證，她將要盡一切的人事，把這幾包送入法爾納斯高塔。

「可是我擔心你的嬌羞的性格，而且，」公爵夫人很款遜地說，「你對於一個陌生人，何以能如此關懷呢？」

「台爾·唐戈先生有了災難，我答允你，他將要因我而得救。」

可是公爵夫人對一個二十歲的少女的鎮靜並沒有十分地依賴，她還有一些預防，她很小心，沒有告訴這總督的女兒。當然是意中之事，總督也出席這侯爵之姊的婚禮，公爵夫人心想，如果她能夠下他一點尼古丁的藥料，在開始時，大家一定會以為他中了風，那末，決不會用馬車載他回去了，一定是用的一架擔架，那架擔架可以恰巧放在這個宴席的屋子中。而且，還有着一隊機智的人，穿上了參加宴會的工人服裝的，他們將在混亂之中挺身而出，志願地把總督抬上高高的石級，到他的精舍中去。這些人，都受洛特維哥的指揮，個個帶了繩子，在身上藏得很好。由此可見公爵夫人，爲了要搭救勃利西奧，她的頭腦果真失去均衡了。那可愛的人底被捕，太佔領了她的心，何況他被捕又已這末長久了。由於她過份的小心，她幾乎使得他的越獄失敗，在下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切都照了她的計劃進行，只有這一點點不同，尼古丁藥下得太重了；所有的人，包含醫生在內，都以爲總督中了風。

幸而克萊麗亞，在絕望中，一點沒有懷疑到公爵夫人下了這樣罪惡的毒手。這時亂慌慌的，將軍半死地躺在擔架上，被抬進礮台去了，洛特維哥和他的手下人沒阻攔地進入；只有奴隸橋上，他們被檢查了一下。當他們把總督送入寢室中，之後就被邀入廚房，那裏的僕人慷慨地招待了他們；可是吃了一頓之後，天色自然快破曉了，他們才明白，按照獄中的規則，他們得鎖入精舍下面的一層，過這一晚；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們才能由總督的代表出來釋放他們。

那些人都找到了機會把繩子交給了洛特維哥，可是洛特維哥卻沒有辦法來吸引克萊麗亞的注意。最後，因爲克萊麗亞在屋中奔來奔去，他使她觀察到了，他如何在屋子的最陰暗的一角放下了幾包的繩子。克萊麗亞給這奇怪的情況震動了；立刻她想到了可疑之點。

「你是誰？」她問洛特維哥。

聽到他非常奇特的回答之後，她又加添地說：

「我應該逮捕你們的；你們，或者說你們的主人已經毒了我父親！立刻供述出來，你們用了什麼毒藥，讓礮台裏的醫生可以適當地診治；趕快說出來，要不然你和你的同謀者永遠休想離開

這破台？」

「小姐的驚慌是不必要的，」洛特維哥異常地有禮貌，回答道：「決沒有用毒藥的事；有人給總督用了一些麻醉劑，似乎那用藥的僕人，豈有此理，多用了一兩滴，這自然是我們永遠要後悔的；可是小姐儘管放心，謝天謝地，危險決計是沒有的；我感到非常的光榮，再向小姐說一遍，犯了這種罪過的僕人，並沒有用真的毒藥，不像那存心毒死發勃利西奧先生的巴爾蓬。這決不是爲了要報復那發勃利西奧先生遭受的一次危險；交給那僕人的祇不過是一瓶麻醉劑，小姐，這個我可以賭咒。可是這必須明白宣佈在先，如果我被正式地審判了，我是什麼也不承認的。」

「而且，小姐要是對世界上的任何人說起了毒藥或麻醉劑來，甚至對良善的唐·賽薩說起了，那末，殺害發勃利西奧的，便是小姐親自動手的。她可要使得一切越獄的計劃吹了，小姐也知道，要毒害發勃利西奧先生卻不是用麻醉劑；小姐自然也知道，毒害他的限期祇不過一個月，而一個星期卻又過去了。所以啊，如果她逮捕了我，如果她祇僅僅對唐·賽薩或任何人說了個把字，她可以把我們的工作延長一個月，那末，我說小姐親手殺害了發勃利西奧先生，這話是說得很對的了。」

克萊麗亞給洛特維哥的奇異的寧靜所震驚了：

「這樣說來，」她對她自己說，「我是在毒害我父親的人談話，他用了謙遜的言論向我致辭——這是愛情，引導我犯了這許多的罪……」

她的悔艾使她幾乎沒有力氣說話了；她對洛特維哥說；

「我要把你鎖在這座屋子裏。我將奔去告訴醫生，說這不過是一點兒麻醉劑；可是，天啊，我怎末告訴他們，我是怎末知道的呢？我一會兒回來釋放你。可是，」克萊麗亞說，從門口又奔了回來，「勃發利西奧是否知道麻醉劑呢？」

「天啊，沒有，小姐，他絕對不會肯這樣做的。你想，我們又何必告訴他呢？我們做事得十分小心謹慎。問題是救勃發利西奧的命，不消三個星期，他就會給毒死：命令是一個萬事不得違抗的人物發下來的；把一切都告訴了小姐吧，他們說接受命令的人正是那可怖的司法大臣拉西。」

克萊麗亞惶恐地奔走了；她可以依賴那正直不阿的唐·賽薩，因此，轉了幾個灣，她就鼓起勇氣告訴了他，將軍是給人下了麻醉劑了。也不回答，也不發問，唐·賽薩奔到醫生那裏去。

克萊麗亞又回到那鎖上了洛特維哥的房間裏，想再問問他關於麻醉劑的話。她找不到他：他已經設法逃走了。在桌子上，他看到一袋子的金幣，還有一隻匣子，放了好幾種毒藥。看到毒

藥，她就心驚肉跳。「我怎未能確定呢，」她想，「他們真的是祇給了麻醉劑給我的父親嗎，公爵夫人沒有爲了巴爾蓬的行爲，而想要報復嗎？」

她又叫了起來，「天啊，我甚至跟毒害了我父親的人聯成一氣了。我還讓他們逃走了！也許這個人，要是盤問一番，可以供出些關於麻醉劑的什麼話來的！」

克萊麗亞立刻撲到地上，跪着痛哭，熱忱地向聖母禱告。

同時礮台中的醫師，得到唐賽薩的報告之後，深感奇異，因爲他祇要消解麻醉劑就行了，用了適當的藥，果然那可驚的徵兆慢慢的消失了。天色發光時，將軍就恢復了一點。他醒來後，第一件事就是侮辱那礮台中的副手，那位上校在將軍昏迷之中曾經發出了一些最簡單的命令。

其次，總督又爲了一個廚娘，大發脾氣，她送進湯來的時候，竟大胆說了「中風」一字。

「難道我老了嗎？」他叫起來，「會中風了嗎？祇有我的死敵才會散播這樣的謠言。難道放了血嗎？好讓騙子們說我中了風？」

全神貫注，準備越獄的發勃利西奧，在總督被抬入的這時，卻不知道礮台中爲什麼這樣翻天覆地。起先他以爲他的判決書已經改過了，他們來提他出去處死了。然後，看不到有人來，他以爲克萊麗亞被出賣了，也許在她帶了繩子回到礮台來的時候，那些繩子被發現了，因此他的越獄

計劃從此再不可能實現。第二天，在黎明中，一個他不認識的人走進屋子來了，他一句話不說，就放下了一籃子水菓：水菓底下，有着這樣的一封信：

「爲已經做出來的事無比懊悔——這雖不是我同意的了，謝謝天啊；但這是我的主意引出來的結果——我已經向聖母起誓了，如果她保祐他，他復活了，我將永遠不再違背他的命令，如果他要我嫁給侯爵，我一定遵從他，我也再不願見你了。然而，我決定做完已經開了頭的工作。下星期日，我將請求，使你行彌撒去，（行彌撒時，記住了，祝你自己的靈魂平安，在那危險的行動中，你可能殺死你自己的）；行罷彌撒回來，我告訴你，儘量地拖延時間，慢慢地回入你的房間；在房間裏你可以發現你的行動所需要底東西。如果你死了，我的心就碎了！你不會咒詛我，說我幫助了你的死亡的吧？可不是公爵夫人親口對我說了幾次，拉凡爾茜的一黨已經佔了上風？他們已想到了一種殘酷的行爲，使皇子就範，使他永遠拋棄莫斯卡伯爵。公爵夫人是滿眶眼淚，向我賭咒，說這是唯一的辦法：除非你越獄成功，你祇有一條死路。我再不能見你了，我已經起了誓；可是，如果在星期日，將

要黃昏時，你看到我，還在那個窗口，全身穿了黑衣服，這就是一個記號，在我能力之內的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在十一點鐘之後，也許在夜半，或一點鐘，我的窗口將放上一盞小燈，這就是決定一切的一刹那；向神行禮，趕緊穿上那給你預備好的僧侶的衣服，開始走吧。

『再見了，發勃利西奧，我要爲你禱告，流下最苦痛的眼淚，你可以相信的，當你冒着這大的危險。如果你死了，我不對比你多活一天的；天啊；天啊！我說了什麼話啦。可是如果你成功了，我從此不再見你了。星期天，彌撒後，你會在獄中看到金錢，毒藥和繩子，都是那深深愛你的，可怕的女人送來的，她曾經三次告訴我，這是唯一的出路。願神保佑你，啊，榮輝的聖母！』

法皮奧·康悌是一個永遠不安，永遠不快活，時常在夢中看到他的犯人越獄逃走，這樣的一個獄吏：毆台中，人人都嫌惡他；可是不幸往往使所有的人得到同樣的意念，所以那些可憐的囚犯，甚至被鎖在三尺高，三尺闊，八尺長底牢獄中的，既不能站立，並且不能坐直的囚犯，所有的囚犯，連那些囚犯都在內，一聽到總督的病已轉危爲安，都出了錢，請了一個唱詩班來唱讚美

詩。有三兩個囚犯還寫了幾首十四行詩，來訟揚法皮奧，康悌！啊，不幸降落在人們的頭上，引起這樣的效果！誰要是責備他們的話，他不妨到一個三尺高的牢籠中去試一試，他們一天只吃八兩麵包，星期五還要禁食！

克萊麗亞托稱要到教堂中去祈禱，離開了她父親的房間，她說總督已經決定，慶賀之日定在星期日。這星期日的早晨，發勃利西奧行了彌撒，聽唱讚美詩；夜間有花筒，而在精舍的下層，士兵們都得到了四倍於總督所允許的美酒；不知是誰送來了好幾桶兵士愛嗜的白蘭地。自己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慷慨爲懷，不願那屋外的五個哨兵受罪，當他們站上崗，就有一個僕人送了他們一杯酒，不知又是誰個，在值夜班到天明的哨兵們站上崗位時，他們也各得到了一杯酒，偏偏又連酒瓶都忘記在哨崗之內，後來的審問把這些都查了出來。

縱飲的時間比克萊麗亞所希冀的更久，直到一點鐘光景，發勃利西奧才把並不向那養鳥房的窗子上的兩根鐵條，他鋸了一個多星期才鋸斷的，取了下來，又把木簾子卸下；他幾乎是在哨兵們的頭頂動手的，他們卻一點沒有聽到。他又把爬下那可怕的一百八十尺的高度時，使用的繩子，重新添了幾個結。他把繩子纏繞在肩上；這使他很窘，因爲繩子很臃腫，打了許多結，就纏不緊了，牠膨脹到十七八寸。『這是主要的阻礙，』發勃利西奧說。

把那條繩子弄妥當之後，發勃利西奧就拿了另一條，那是用來爬下；從窗子到精舍所在的平台底三十五尺的。可是，儘管那些哨兵是爛醉如泥了，他總不能從他們的頭頂上爬過去的，所以他爬出第二扇窗，我們已經說過的了，那扇窗子正對着一間巨大的警衛室的屋脊。在法皮奧·康梯恢復了，又能夠說話了的時候，病人有病人的想頭，他下了個命令，要把那廢用已一世紀的警衛室重新利用起來，他說，人家可以下毒，也可以在床上謀殺他，所以他在裏面放了兩百個兵。我們可以想像，這一來，如何使克萊麗亞心驚肉跳了；這虔敬的少女明知她如何辜負了她的父親，這父親，因為了她所愛的一個男人，還中了一次毒。那兩百個士兵的出現，她幾乎以為這是天意，禁止她繼續有所作為，來恢復發勃利西奧的自由。

可是，在帕爾瑪，人人都談論這朝不保夕的囚犯。裘麗亞，克萊參齊小姐的婚宴上，大家又談論了這件事。像發勃利西奧這樣貴族的出身，只因爲他刺死了一個戲子，這不是很瑣碎不足道的嗎？而且他又有首相的保護！可見這裏面有政治作用了。既然有政治作用，人們說，這還有什麼話說呢；如果當局還不便於當衆處死他，他不久就會死於疾病。有一個鐵匠，被喊到總督的精舍中來，他說話時，語氣之中就認爲發勃利西奧是早已死了的，祇是還沒有宣佈他的死亡而已，那是因爲政策的關係。這一個人的語氣才使克萊麗亞下了決心。

第二十二章

白天裏，發勃利西奧受到了一些嚴重而不愉快的思潮底襲擊；可是當他聽到鐘聲鳴响，使他愈近於行動的時刻，他開始感到靈敏和準備。公爵夫人信上說他也許會給大氣震動了的，而且一出監獄，他也許就不能走路，果爾如此，則寧可被捕，總比從一百八十尺高度摔下來，來得更好。「如果我有這不幸的命，」發勃利西奧說，「我可以在平台的矮牆下躺下來，睡一小時，然後我再開始。既然我已經向克萊麗亞賂了咒，說我要一試，我卻寧可從高處摔下去，不管牠有多高，總比時刻想到那麵包味道，來得更好。死於毒藥之前，一定何等地痛苦！法皮奧·康梯將加額稱慶，他甚至會吩咐他們把礮台中滅鼠的毒藥給我吃的。」

將近半夜，一陣白色的濃霧，那時波河時或佈滿在兩岸的，先蒙蔽了整個城，然後又伸張到空曠地和稜堡，礮台底高塔便矗立其中。發勃利西奧估計了一會，大約他不可能望到一百八十尺之下，士兵所種植的金合歡樹了。「這是好的，現在，」他這樣想着。

十二點半的鐘聲剛敲過，小燈的訊號就出現在養鳥房窗口。發勃利西奧已經準備行動了；他給自己劃了十字，然後在床上繫了繩子，那是使他降下自窗戶至平台的三十五尺的。他一無困難地到了新近開來的二百多個士兵居住底禁衛室屋脊，那我們在前面已經有過交代。不幸的是士兵在一點鐘缺一刻的時候，都還沒有睡覺；當發勃利西奧蹣跚地爬過彎彎的屋瓦舖起的屋脊時，他聽到他們說，魔鬼到了屋脊上了，他們必須開槍射擊他。有幾個聲音說，這種念頭是太不恭敬了；另一些說，如果開了槍而又打不到什麼，總督一定怪他們徒事滋擾，把他們全體關起來。這一番談論的結果使發勃利西奧更加速度地爬過屋脊，發出的聲音就更大了。事實是他，那時掛在繩子上，經過窗口，幸虧屋檐突出了一點，所以他離開着滿眼刀光劍影的窗口有四五尺，有人說發勃利西奧是瘋狂無比的，竟然扮演魔鬼的角色，抓了一把金幣往窗子裏一擲。但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是他在自己房內撤了錢，在平台上，從高塔走向矮牆的一路上，他也撤了錢，如果士兵來追逐他，他這樣做了，也許可以使士兵分心。

到了那士兵滿佈的平台上，那裏的哨崗每隔一刻鐘都要叫喊一聲的：『我的崗位上，一切都好，』發勃利西奧移步走向西面的矮牆，找尋那一塊新的石頭。

這似乎是不可相信的，神仙或許會懷疑這事可靠與否，要不是全城的人結果都成了見證：怎

末矮牆一帶的哨兵，卻沒有一個看到發勃利西奧的；事實確是霧已經昇高了，後來發勃利西奧也說過，當他在平台上的時候，霧似乎已昇到法爾納斯高塔的中央。然而霧不濃，他很清楚地看到哨兵們，其中有幾個還是走來走去的。他還說，似乎給一種神聖的力量推動了，他偏偏站在兩個站得相當接近的哨兵中間。他平靜地放下了纏繞在他身上的長繩子，有兩次還弄亂了牠；他耗費了好些時光才能解開，把牠平放在矮牆上。他聽到四週都有士兵的談話聲，決意刺死了第一個向他走來的人。「我卻一點不焦急，」他說，「我好像覺得我是在行一個儀式。」

繩子統統理清了，他就在一個給雨水流通的石槽上縛緊了繩子，攀登矮牆，向上帝熱忱地祈禱了一下；然後，又像騎士時代的英雄一般，他又想念了片刻的克萊麗亞。「是多末地不同了，」他對他自己說，「我和九個月之前的朝三暮四，荒唐的發勃利西奧一比——」最後，他開始降下那驚人的高度。他機械地行動，他後來說的，好像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羣友人前面，表演一番似的，爬下牆垣，乘贏得一個東道。到了一半的地方，他突然覺得兩臂乏力；後來，他想，他大約放掉那繩子了，但立刻他又抓着他；可能是他給小樹枝支承了一下的，他說，還給抓破了好幾處。他時時感到肩膀上的劇痛，這真使他不能呼吸。而且有一種不愉快的宕來宕去的動態，他時常從繩子上飄宕到樹叢裏。他驚起了幾頭飛鳥，牠們飛出來的時候，撲到了他的身上。起先，他以爲

是礮台上的人，像他一個樣子地沿繩下來追逐他，已經抓住了他，他甚至已準備保護他自己的生命了。最後，他到了高塔的底下，沒有什麼別的不便，祇是手上有點點血跡。據他說，從高塔的中途再下來，那傾斜度對他大有幫助；一路下來，他都撲向那斜斜的牆壁，石塊中間所生長的樹枝給了他很大的支持。到了塔底，在士兵的圍中，他掉在一枝金合歡樹上，這枝樹，從上面看下來不過四五尺高，實則有十五至二十尺的高度。睡在樹下的一個醉鬼以為他是一個強盜。從這枝樹上跳下來，發勃利西奧幾乎折斷了他的右臂。他開始奔向城垣；可是，他說，他兩腿如綿，幾乎再沒有力氣了。所以處境雖然危險，他還坐下來，喝了一口白蘭地的餘瀝。約數分鐘，他昏昏睡去，一點知覺也沒有了；醒來時，他還以為睡在木籠裏，不知怎的，他是看到了樹木、於是那可怕的真理又回到他的心中來了。立刻他跑到城垣上，從一隻大梯子上爬下去。梯子附近的一個哨兵，正在他的崗位上打鼾。他看到草地中有一個礮台；他把第三條繩子綁上去；這繩子太短了一點，他掉入一溝污水中，約一尺深。正當他集中精力，打算認明他的週圍，他那時給兩個人抓住了；他一時害怕起來；可是立刻他聽到耳朵邊上了極和柔的微語，「啊，少爺，少爺！」他模糊地感到這些人，是屬於公爵夫人這一方的：立刻他死了一般地暈倒了。一分鐘之後，他感覺他給人抬走，人們默默地行進，行進得很快，忽然他們又停止了，使他很感不安。可是他既沒有力氣說

話，而且沒有力氣睜眼；他覺得他給什麼人的手臂抱住了；突然他辨出了公爵夫人衣上的芬香。香味使他蘇生，他睜開了眼；他還能夠吐出這幾個字，「啊！親愛的友人！」於是，他又暈過去了。

忠心耿耿的勃洛諾，帶了一隊忠於伯爵的警士在二百碼之外警戒待命；伯爵本人也躲在公爵夫人等待着的地方附近的一座小屋子中。他自然是毫不遲疑的，如果必要的話，拔劍而起，率領一班軍官，都是他的好朋友，奮勇而前的；他認為他必需救出發勃利西奧來，因為發勃利西奧是在一個危境之中，如果那一次他並不會犯錯誤，那一句話寫上去了，皇子早簽了他的赦罪令了。

公爵夫人見到了發勃利西奧之後，理智全失；她癡癡地把他擁入臂中，然後看到了她自己身上都佔了血跡；又絕望了，這是勃發利西奧手上的血跡；她以為他受了重傷。由她手下的一個人幫助她，她脫下了他的上衣，給他綁紮帶，幸而洛特維哥這時恰好在場，堅決地把她和發勃利西奧放進一輛小馬車，那是早預備在城門附近一個園子裏的，他們就加鞭奔騰，在沙卡附近，渡過了波河。費朗特帶領了一班人馬，擔任後衛，早已憑他的頭顱起誓，要阻攔追兵。伯爵一個人兒，逗留在砲台附近約兩小時，看到一點動靜也沒有，才步行回去。「看我，也犯了最高度的背叛大罪了，」他對他自己說，快活得瘋狂了。

洛特維哥真想得到，早在另外一輛馬車中，安置了一個忠于公爵夫人的少年醫師，他和發勃利西奧是形容酷似的。

「向着波隆涅的方向，」他對他說，「你逃走，儘可能地做得蹩裏蹩尬，讓他們把你抓住；審問時，答話儘管自相矛盾，到最後承認自己是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最主要是爭取時間。盡力做蹩尬，大約被關上一個月你就可以放出來了，公爵夫人一定給你五十個金幣。」

「服務於夫人時，誰想拿錢呢？」

他出發了，數小時之後被捕，這個消息大大地振奮了法皮奧·康悌和拉西，拉西聽說發勃利西奧已經逃走，看到自己的爵位也逃走了。

直到早上六點鐘，這次越獄才被發現，直到十點鐘，這個消息才有人敢去告訴皇子。何等盡忠啊，公爵夫人雖然把發勃利西奧的沉睡，誤以為死一般的昏迷不醒，把馬車停了三次之多，但在四點鐘的時候，她們就駕了小舟，過了波河，對岸早已備好了馬車，高速地奔馳了兩里之後，才被停下來檢查護照，費時一個小時。公爵夫人有很多種的護照，給她和發勃利西奧備用的；可是這一天她發了瘋了，忽然想到，就拿出十個拿破崙金幣來，給了奧地利警署裏的官員，抓住他的手就哭起來。官員大吃一驚，又重新查驗一遍。他們已經上馬車了；公爵夫人這樣豪華地出

錢，她到處都受到猜疑，尤其因為這一片土地上，任何陌生的人都是受盡猜疑的。洛特維哥又出來幫忙了：他說公爵夫人是焦慮得異常了，因為少年莫斯卡伯爵，帕爾瑪首相的兒子，害了多時的熱病，她是帶了他到派維亞去看醫生的。

直到離波河十里之外，囚犯才真真的醒了過來；一個肩膀脫了關節，許多地方被擦破。公爵夫人又舉止豪華得特殊，使他們用膳的一個村中小逆旅的主人以為他在招待一個公主，正想前去覷見一番，洛特維哥卻告訴他，如果他有什麼驚動，公主一定要把他關在監獄的。

最後，大約黃昏六點，他們才到達彼德蒙境內，到了那兒，發勃利西奧才開始完全平安無事了；他給帶到公路外邊的一個小村中，手上的擦傷都包好了，他又一睡睡了幾個小時。

就在這一個小村中，公爵夫人放任了自己，採用了這樣的一步，不僅從道德觀點上看來可怕已極，便是對她後來的生活底安寧，也是一個非常的致命傷。在發勃利西奧越獄之前的數星期，整個帕爾瑪城市的人都曾經到礮台外面去，想看看斷頭台有沒有在庭中建立，那時候公爵夫人給她的心腹人洛特維哥，看過一個秘密，從一個鐵框子中間，他可以提起一塊安置得非常巧妙的石頭來，那卻是，我們已經說過了的，建立於十三世紀當時，桑賽凡麗宮殿裏面，一座蓄水池的洩水機關。當發勃利西奧睡在小村的逆旅中，那時公爵夫人把洛特維哥喊來了。他覺得她簡直

是瘋狂了，她看他一眼，眼色是如此的奇怪。

「也許你希望，」她對他說，「我將要給你幾千法郎了；不是的；我了解你，你是一個詩人，你一定傾刻之間化光了。我打算給你一個小小是財產，那是離卡薩爾瑪喬約一里地的黎契阿爾迭。」洛特維哥撲到她的足下，快活得瘋狂了，從衷心裏發出來一篇抗議書，說他要搭救發勃利西奧先生並不是爲了要賺錢；自從那一次，由於他是公爵夫人的第三號馬車夫，幸而能給他駕車起，他一直愛他，對他有特別的感情了。這人滿腔熱情，覺得他不該應再耽擱如此偉大一個婦女的閨了，就起身告辭；可是她，目光閃閃，對他說：

「等一會。」

在逆旅的房間中，她走動而不說話，時時用不可信的奇怪的眼光投向洛特維哥。最後，這人看到那奇怪的動作將進行至無盡期，開始向他的女主人說話了。

「夫人給我這樣華麗的一個禮物，我這樣一個窮人簡直做夢也想不到，以我這不足道的功勞，似乎也够不上取得這份禮，所以，我從良心上感到我，實是不能接受黎契阿爾迭的產地的。

我能把這份產地退回夫人的話，我就深感榮幸了，我請求她賞我四百個法郎。」

「在你的一生中，有多少次，」她譏傲無比地說道，「有多少次，你聽我違背我自己決定

了的計劃的？」

說了這句話，公爵夫人繼續在房中走上走下地幾分鐘；於是突然停下，叫道：

「這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他吸引了這小女子了，發勃利西奧的生命才能保全！如果他並不是迷人的，他早該死了，你能否認這個嗎？」她問，向洛特維哥迎上一步，眼中那黑色的憤怒在燃燒。洛特維哥退後了幾步，以為她瘋了，覺得他是黎契阿爾迭產地的主人了，這使他非常不安。

「是的！」公爵夫人接下來說，卻神情一變，聲調動人而輕快，「我希望莎卡一帶的良善的人們可以有一個狂歡的節日，將永遠使他們不能忘卻。你將要回到莎卡去，你有沒有反對？你以為你是否冒險呢？」

「一點也不，夫人；莎卡可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發勃利西奧先生雇用的。況且，我可以告訴夫人嗎？我急於看看黎契阿爾迭的我的產地，我做地主了，這真是奇怪的感覺。」

「你的歡樂的神情，使我高興。黎契阿爾迭的農夫還欠了我，我想，三四年的租。這一切的一半我賞了你已經做的工作，另外的一半也給了你，卻需有這樣的條件：你得到莎卡去，你得說，後天是我的一個保護神的節日，你到達那兒的一天晚上，得把我的房子照耀得無比的燦爛，不要省錢，也不要怕麻煩；記住，這一件事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快活。我早就在準備着這一光輝的慶

祝；在三個月以前就開始了，我的地窖中搜羅着一切可以供應這高貴節日的物資；我已吩咐了園丁，預備了豪華的展覽所必需的花爆；你可以從俯望波河的洋台上放出牠們。地窖中，我藏了八十九大桶的酒，你可以在我的園子裏蓋起八十九個酒泉來。如果到第二天，有一瓶酒沒有被喝光，我就要說，你不愛發勃利西奧。等到酒的噴泉，燈火和花爆都照耀了，你得小心地溜掉，因為很可能，而這卻是我的希望了，這一切在帕爾瑪方面來看，簡直是無禮得狂暴。」

「不是可能，簡直是一定的；一定的，那簽字判決發勃利西奧的司法大臣拉西，將要暴跳如雷了。真的，」洛特維哥又羞澀地說，「如果夫人要把黎契阿爾迭的另一半也賞給我。她也許可以允許我給這個拉西開一次小小玩笑……」

「你是一個好人！」公爵夫人狂喜地說，「可是我禁止你，絕對地，對拉西幹任何事：我有一個計劃，要把他當衆人面前吊死。至于你呢，小心別在莎卡給人捉住；如果我失去了你，這一切也都毀了。」

「我！夫人，如果在我宣佈了夫人的保護神的節日之後，警署派出三十個人來搗亂，你放心吧，他們還沒有到村中的紅十字，保管他們沒有一個還騎在馬上。他們不是傻瓜，這些莎卡的百姓；全是有資格的走私者，他們又個個崇拜夫人。」

「最後，」公爵夫人非常不在乎地說；「如果我把美酒給予沙卡的百姓，我也要將冷水給予帕爾瑪的居民；就在我的屋子耀眩的晚上，騎上馬廐中最好一匹馬，奔到帕爾瑪的我的宮殿中，把蓄水池裏的水放出來。」

「啊！夫人有何等精美的意境！」洛特維哥說；笑得像一個瘋子，「美酒給予沙卡，冷水給予帕爾瑪，帕爾瑪的居民真是相信的，可憐人，發勃利西奧，將被毒死，就跟那個L——一樣。」

洛特維哥的快樂是無盡的；公爵夫人靜靜地觀望他的狂笑，他一次再次叫，「美酒給予沙卡的百姓，冷水給予帕爾瑪的居民！夫人自然比我更知道得明白，二十年前，當他們魯莽地放了一次水，帕爾瑪的街上積水一尺深。」

「冷水給予帕爾瑪的居民，」公爵夫人也重複了一下；笑了一笑。「如果他們要割下發勃利西奧的腦袋來，通到礮台去的大路上要擠滿人了……他們都說他是一個「巨犯」……可是，最重要的，要小心，使得沒有人知道洪水是我下了命令才放出來的。連發勃利西奧和伯爵都不能知道這狂行……可是，我又忘了沙卡的窮人了；去寫封信給我的經理，我來簽字好了，你告訴他，爲了我的保護神的節日，他必須在沙卡的貧民之中，散發一百個金幣，再告訴他，關於照明，花爆和酒，這一切，他統統得聽你指揮；特別重要，第二天的酒窖裏，不能有一瓶酒還是滿的。」

「夫人的經理人沒有別的困難，祇有一個，自從夫人搬到沙卡，五年以來，沙卡已數不上十個貧民了。」

「冷水給予帕爾瑪的居民！公爵夫人繼續唱着這一句。「怎末樣開這個玩笑呢？」

「我的計劃都已決定了：我九點鐘離開沙卡，十點半，我的馬可以到達那通到卡薩爾瑪喬和我的黎契阿爾送產地去的路上的三個人旅店。十一點，我在宮殿裏，我的房中；十一點一刻，天從人願，帕爾瑪的居民可以吃冷水，來祝福那「巨犯」的康健了。十分鐘後，我從通波隆涅的路上離開這個城。我經過礮台時，將給牠鞠一個深深的躬，發勃利西奧的勇敢和夫人的精神到底使得牠蒙上了恥辱。我將抄一條我知道的小路，進入黎契阿爾送。」

洛特維哥抬起眼睛看公爵夫人，吃驚了。她呆呆望着六步以外的空牆，必需承認的，她的表情可怕極了。「啊，我的可憐的產地；」洛特維哥想。「事實是，她瘋了！」公爵夫人看了看他，懂了他的意思。

「啊，洛特維哥先生，大詩人，你必須拿着文件，給我找張紙來。」洛特維哥不消她說兩遍，而公爵夫人親手寫了一個長長的文契，時期提前一年，其中她宣佈，她曾收到洛特維哥·桑·米開里一筆八萬法郎的款子，以黎契阿爾送的地產作擔保。如果十二個月以後，公爵夫人不

能把上述八萬法郎歸還洛特維哥，黎契阿爾迭的地產就變成了他的財產。

「這是很美麗，」她對她自己說，「把自己所遺留下來的財產底三分之一，給了一個忠心的僕人。」

「現在，」公爵夫人對洛特維哥說，「在你開了蓄水池的玩笑之後，我准許你在卡薩爾瑪喬休息兩天。爲了這讓與產權的問題，你必須說這是一年多以前就定約的。你必須到貝爾吉萊特來參與我們，不能有延誤。發勃利西奧也許要到英國去，你必須伴他。」

第二天清晨，公爵夫人和發勃利西奧到了貝爾吉萊特。

他們在這迷人的村中住下來，可是就在這瑪喬爾湖上，有一個鋒利的悲哀在期待着公爵夫人。發勃利西奧是完全變了：自從他昏睡醒來的第一個刹那起，那時他還因爲越獄的辛苦，沉浸在半麻痺狀態之中，公爵夫人卻已經感覺他，有了不尋常的變化了。隱藏得深深的情感，他頗費了一番心機的，確是非常奇特，不是別的，而是；自從他離了監獄，他就非常失望。他小心翼翼，不洩露這失望的泉源，因爲那可以惹出問題來，那些問題，他可是不願意回答的。

「什麼？」公爵夫人說，驚惶了，「那樣可怕的感覺啊！飢餓強迫你飲食，否則人要跌倒了，你得吃那毒廚房裏供給的可怕的菜着，而心裏卻這樣感覺着：「這裏有沒有怪味道，我是否

在毒害我自己，此刻？」——這種情形感覺難道沒有使你滿懷着恐懼嗎？」

「我想到了死，」發勃利西奧回答，「正如，我想，兵士也想到的：小心一點避免了牠，我想也是可能的。」

對公爵夫人，這是何等的不安，何等的悲哀！這個可崇拜的，無雙的，生龍活虎，有獨創性的人，現在就在她眼前，卻成了一連串的無窮盡的幻想底犧牲品了：他真的是更愛好孤獨了，不願坦露了心腸，給世上最親暱的一個朋友談一切的事物。他還是很好，對公爵夫人很殷勤，很感恩；像過去一樣，他可以爲她赴湯蹈火一千次；可是他的心已經在別處了，他們常泛舟在這樣宏偉的湖中，四五里不交談一句話。閒談啊，那些寒冷的思潮底交換啊，還是可能的，在別人的眼光中，還是很愉快的；可是他們，尤其是公爵夫人了，還記得那一次，他和吉萊梯決鬥，幾乎弄得他們生離死別，她還記得在那次決鬥之前的談話方式。發勃利西奧應該把九個月的獄中生活講述給公爵夫人聽，可是除了簡單的，有頭沒尾的幾句話，此外沒有別的了。

「遲早這是要發生的，」公爵夫人憂鬱地告訴她自己。「悲哀使得我老了，要不然，便是他眞的在戀愛了，現在在他的心裏，我只佔第二位，」給所有的悲哀之中，最大一個悲哀擊倒了，凌辱了，公爵夫人時時對她自己說，「如果，由于天願，費朗特那次是發了瘋的，要不然，他中

途失去了勇氣的話，那我不至于像現在我那樣的不快活了。」從此，這部份的悔艾毒害了公爵夫人對她自己的性格的評價。她對自己苦澀地說，「我對於自己決定的事也後悔了。那末，我不再是台爾·唐戈家門裏的人了。」

「天意如此，」她還說；「發勃利西奧是在戀愛了，我有什麼權利，可以希望他不墮入情網呢？在我們的中間，難道曾經有過一個字的戀愛？」

這種想法，再合理也沒有了，使她不能睡覺，簡單說起來，老年和心臟衰弱已經征服了她，比在帕爾瑪的時候，她更不快活了一百倍。至于那個使發勃利西奧心不在焉的人是誰呢，這是用不到懷疑的：克萊麗亞·康悌，這虔誠的女子，辜負她的父親，把整個管理的兵士都灌醉了，然而發勃利西奧一次也沒有提到克萊麗亞！「可是，」公爵夫人又想，絕望地捶胸，「如果兵士沒有給灌醉，一切我的計劃，一切我的勢力便都失效；所以，救了他的，是她。」

好不容易啊，公爵夫人才從發勃利西奧口中聽到了那天晚上的一些事，她對她自己說，「過去，這樣的事不知要說多少遍，我們不知要談論多久！在那快樂的日子裏，他總是整天地說話，說得又那樣的有力，一次次都有新的歡樂，即使說的偶然提及的最小的事。」

一切還是得充份準備好的，公爵夫人把發勃利西奧安置在瑪喬爾湖上，這瑞士的市鎮，洛加

諸港。每天她坐了一條小船去接他，在湖上飄浮。是的有一次她跑進了他的房間去，她發現他在牆壁上掛滿了帕爾瑪的風景畫，是他專人從米蘭，甚至專人從帕爾瑪，一個應該是他觸目驚心的地方，去弄來的。他那小小的客廳變成了一個畫廊，滿是水彩畫家的顏料，她發現他剛好完成了法爾納斯高塔和總督精舍的第三幅素描

「你應該只有一件事可做，」她對他說，顯然很煩惱了，「就是從記憶中，把那個一心想毒死你的漂亮的總督畫出一張像來。可是，我倒想起來了，」她接着說，「你應該寫一封道歉信給他，因為你在礮台中自由行動，竟然逃走了，害得礮台成了嘲笑資料。」

可憐的女人卻不知道她的話如何投機啊！一到達了安全境，發勃利西奧的第一個念頭便是給法皮奧·康悌將軍寫一封極其客氣，然而滑稽突梯的信；他請求他的寬恕，因為他跑掉了，理由是獄中有一個小官吏已接受命令，要毒死他。發勃利西奧對於寫什麼並不關心，他希望克萊麗亞的眼睛能夠看到這封信，於是，一邊寫，他一邊流下濕潤的眼淚。結束處，他寫下很愉快的一句：他隨手寫道，雖然他是自由了，然而常常後悔地想念那法爾納斯高塔中的小木籠。這是信中的主題，他希望克萊麗亞明白牠。寫信時，發勃利西奧希望有很多人讀到，他又向唐·賽薩道謝，這良善的牧師曾借了他幾本神學論集。數日後，發勃利西奧和洛加諾的小書店主人談妥，讓

他去米蘭，從這店主的米蘭朋友，著名的書蠹瑞依拿那兒，把唐·賽薩借給發勃利西奧的幾本書都買下來，卻要那最珍貴的版本。良善的牧師後來收到這幾冊珍本，另外還有一封信，說明那可憐的囚犯曾在焦慮的心情中，也許這是可以原諒的吧，利用了他的書本的天地邊，寫下了許多愚蠢的劄記。接着，他又懇求他，把他爲了感恩，大胆送上來底幾冊書，放在他的圖書館裏。

發勃利西奧所說的劄記，他寫在一冊聖者的約洛姆集子，對開本的天地邊上的，寫了那末多，實在並非劄記。希望他可以把這本書送回那良善的牧師，換另外一本書，他每天都在天地邊上，很精確地記日記，記載了獄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最重要的是無過於「神聖的愛」給於他的狂喜了（這「神聖的」三個字代表了他不敢寫下去了另外的幾個字）。有一回，這神聖的愛使獄中的囚犯頻於深沉的絕望，另一回，一個空中的聲音恢復了他的希望，激起了極大的狂喜。幸而，這一切都是用獄中的墨水寫的，那是酒和朱古律和煤煙製成的，唐·賽薩所以祇稍稍過一下目，就把他的聖者約洛姆的集子放回了他的書架。要是他仔細閱讀那天地邊上的劄記，他可看到，有一天，囚犯自以爲已經中毒了，卻在慶賀他自己，能死在離開他世上最鍾愛的愛人不過四十碼的地方。可是，良善的牧師雖沒有，却有另外一雙眼睛，自從他越獄以後，已經讀到了這些了。美麗的思潮啊：「死在愛人附近」——用了一百種方式來表達的，後面還有一百十四行詩呢，詩裏面說：有

一個靈魂，離開牠寄寓了二十三個春秋的軀殼，給一切生物都有的尋求快樂的本能所激動，他不願意昇上天堂，和歌唱的天使做伴，即使審判的天父寬恕他的一切罪過，他可以自由昇天；但是，死了之後，倒底比活着更自由，他可以離開那監獄了，但祇要走一點兒遠，那一點兒遠卻會使他呻吟冀求的，他就可以和世上最愛的人結合。「這樣啊」這首十四行詩，最後的一行詩說，「我可找到了我的人間的天堂了。」

雖然在帕爾瑪的礮台中，大家說起發勃利西奧來，都當他是一個無恥的叛徒，他最神聖的責任都拋棄了，但那良善的牧師唐·賽薩一看到珍本之後，那是一個不知道的人物送給他的，他也高興起來了；原來發勃利西奧先寄書，後寄信，怕的是一看到他的名字，那一包書就要退回。唐·賽薩沒有把這事告訴他兄弟，後者是一聽到發勃利西奧這名字就大發脾氣的；自從犯人逃走之後，唐·賽薩和他那個美麗的姪女又恢復了舊日的親暱；因為他曾經教過她拉丁文，所以把這幾冊珍本給她看看。這正是那天涯淪落人底希望，突然克萊麗亞的臉紅了，她認出了發勃利西奧的筆跡。在書中，有着一一些狹長的黃紙條，用作書籤的，好些地方都夾着。有些話說得真是不坏；在卑鄙的金錢利益之中，在充滿我們生活底黯淡無顏色，冷冰冰的庸俗思想之中，祇要是熱情真誠的行動，無不發生了效用；好像有着一個女神攜着她的手，導引着她一樣，克萊麗亞，憑

她的本能，一個專心的思想，要求了她的伯父，讓她把聖者約洛姆的原來那本集子，和這新近接到的珍本，作一個比較。我怎麼樣才能描寫克萊麗亞的狂喜呢，發勃利西奧走了之後，她沉浸在憂鬱之中，現在她却發現了，在聖者約洛姆的集子的天地邊上，寫着我們已經說過的，那一首十四行詩，此外還有每天的日記，記錄着他留給她的愛情。

第一天，她就背出了那首十四行詩；她依靠在窗口，望着那人去樓空的窗子，在那兒她時常能看到木簾子上底一個小洞的啊，她就唱出了那首詩。木簾子已經拆卸了下來，放到法庭去中了，作為物證，從這些物證之中，司法大臣拉西已經起艸了一篇可笑的起訴書，控告那越獄的罪，當司法大臣唸出其中一句話的時候，自己也笑了起來，他說那囚犯：『擅自脫離了宏度的君主的仁慈保護。』克萊麗亞的每一個舉動，都成了她的後悔的材料，現在她是不快活了，她的悔艾也愈加鋒利。她又想到那個誓言了，當總督幾乎被毒死的時候，她曾經向聖母起誓，『永遠不再看見發勃利西奧』這誓言，天天重復一遍，她想用這個誓言來減輕自責。

她的父親真因為發勃利西奧在逃而病了，幾乎還因此喪失了他的官職，皇子勃然大怒之時，把法爾納斯高塔中的全體獄吏撤了職，還把他們關入城中的監獄。總督保全了他的位置，因為莫斯卡伯爵求了情，伯爵寧可他孤孤單單地關在礮台頂上，不願意他到朝廷中來做一個活動份子和陰

謀專家。

就在法皮奧·康梯將軍失勢，得病這樣過去了半個月之後，克萊麗亞鼓起了勇氣，實行她已經向發勃利西奧宣佈過的大犧牲。在大家行慶賀的那一天，也是囚犯越獄的一天，讀者當還記得，從那天起，她就聰明地害病了；第二天，她還是病，總之，一切處置得都好，只除了監視發勃利西奧爲職守的格利洛之外，誰個也沒有猜疑到她，而格利洛也守口如瓶。

等到克萊麗亞不必在這方面提心吊胆，她可是給她的正直的悔艾，刑罰得更其殘酷。「世上能有什麼辯辭，」她問她自己，「能減輕一個人背逆了父親的女兒之罪？」

有一天黃昏，她已經一整天在寺院中消磨了，眼淚汪汪地，她請求伯父唐·賽薩伴她去見將軍，他的脾氣大得使她害怕，因爲不論談什麼，他總要提到發勃利西奧的，總是咒罵他，可惡的叛徒呵。

到了她父親前面，她鼓起勇氣，對他說，如果她一向拒絕克萊參齊侯爵的求婚，那是因爲她不喜歡他，確信她不能從這一個婚姻中得到快活。一聽這話，將軍大發雷霆；克萊麗亞無法使她的聲音被聽到了，她接下來說的是，如果她的父親，給侯爵的財富所誘，覺得非命令她嫁給他不可，她是預備服從他的。這一個結論，使將軍大爲驚奇，簡直是他始料所未及的；於是，他跟着

大大地高興了。「你看，」他對他的兄長說，「就算發勃利西奧這混蛋害得我撤了差，我也不會屈居在一個二層樓面上了。」

莫斯卡伯爵也並沒有不表示萬分懊惱，那不負責任的發勃利西奧竟然逃走了，一有機會，就借用拉西所發明的一句話，反復地說，來描寫這少年人的卑鄙的行爲——還可以說，他是一個最庸俗的少年，他竟然擅自脫離了宏度的君主的仁慈保護。上流社會中流傳的這一警句卻沒有爲人民所接受。人民自有雪亮的眼睛，雖然認爲發勃利西奧有罪，卻也佩服他的堅決，沒有這堅決，如何能從這樣的牆上降落。朝中卻沒有人佩服他的勇氣。警署方面，名譽大受打擊了，他們發現有二十名兵士，受了公爵夫人的賄賂，這忘恩負義的夫人，哪一個提到了她不嘆一口氣的呢！受了賄，他們給發勃利西奧預備了連在一起的四隻梯子，每一隻長四十五尺；發勃利西奧不過放下了一條繩子，就把梯子吊上來了，這算什麼勇武。有一些著名狂妄的自由黨人，譬如C醫生，是直屬於皇子手下的間諜，還捏造了話來妥協一番，說的是那些暴戾的警察一槍殺死了八個不幸的士兵，因爲他們幫助了壞蛋發勃利西奧的逃亡。這話一說，連真真的自由黨人都責備他了，因爲，由於他的狂妄，改成了八個士兵的死因。就是這樣的，小小的暴君把民意抹殺了。

第二十三章

在騷動之中，滿特利安尼大主教對於他的少年朋友是證明了忠實的；他甚至在公主的面前，也大胆地說出司法上的名言，按照這名言至理，則任何案子，人們都得毫無偏見，聽一聽在逃的人犯的意見。

發勃利西奧逃走之後一天，許多人收到一首平平的十四行詩，讚美這一個越獄，為當代最美妙的一偶行動，把發勃利西奧比喻為張開了翅膀飛向地面的天使。又一天晚上，全帕爾馬都在朗誦一首精心絕作的十四行詩了。這是發勃利西奧從繩子上降落下來，那時候的獵白，把他的生命中的許多事都作了反省。有兩行宏麗的詩，使他在文學上永垂不朽；所有的專家都認出了，這是費爾特，派拉的風格。

可是，在這裏我必須追求史詩的風格：我將用怎樣的色調來描寫那憤怒的奔流，那憤怒突然氾濫在每一個正派人士的心頭，當他們聽說了沙卡的燦燦的屋子，這樣地招搖而暴戾！異口同

聲，一致責斥公爵夫人了，甚至那些真真的自由黨人也說這樣的行爲，不必要地激惱了君王的心，將要使許多監獄中的可憐的囚犯，更受到野蠻化的威脅。莫斯卡伯爵宣佈，對於公爵夫人的舊誼，只能做一件事——忘記她。辱罵的聲音和協一致：陌生人行經這個城市時，也許會以爲民意制裁如此有力。可是在鄉下，那裏的人，是懂得怎樣來欣賞報復仇恨的快樂的，輝煌的燈火和園子裏那可羨的筵會，六千農民參加了的，確實有巨大的成就。帕爾瑪人個個在說，公爵夫人在她的鄉民中間分送掉一千個金幣；然後，他們解釋，有三十個警士，警察局是好笨啊，被派到這個小村子裏去了，卻已在這狂歡之夜以後的三十六小時，正在大家昏迷酒醉之中，他們受到了凶惡的招待。石子如雨一般飛來，警士只好掉頭跑回去，有兩個從馬背上摔了下來，給攜入波河水中。

至於桑賽凡麗娜宮中，那蓄水池的爆裂，幸而沒有給人注意到；有幾條街給水淹了，那是晚上，第二天早晨，他們以爲下過雨了。洛特維哥給宮殿的窗子，巧妙地打碎了一扇，藉以說明有強盜闖進宮去了。

他們甚至找到了一個小梯子。祇有莫斯卡伯爵心中明白了他的朋友底發明天才。

發勃利西奧決定，儘可能，提早回帕爾瑪；他要洛特維哥帶一封長信去給大主教，這一個忠

侯回來了，到了彼德蒙的第一個村莊聖拿撒洛，就在派維亞之西，送了一封拉丁文的書簡，是那善良的大主教發給他的年輕朋友的，這裏得插入一件小事，在別的國家，這是不必如此小心的，這件小事和另外的一些事，在讀者一定嫌牠們累贅。那是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這名字，始終避而不用；所有寄給他的信又都寄給了：在瑞士洛加諾，或在貝爾吉萊特，或在彼德蒙的洛特維哥，桑，米開里。信封用的是粗紙，信封封得很馬虎，地址也寫得不清不爽，有時還塗着廚房裏的油漬；所有的信都從南波城寄發，日期一律提早了六天。

洛特維哥跟着又火速地從派維亞附近，聖拿撒洛這個彼德蒙的村中趕回帕爾瑪；有一件發勃利西奧認為非常重要的差使要他去幹；那是送一條花手帕給克萊麗亞，康悌，上面印刷着一首德拉克的詩。詩中，有一個字是改了的：在克萊麗亞接受了自稱為世界上最快活的一個人克萊麥齊侯爵的道謝之後兩天，她在桌上接到這條手帕；無須說得，這一件紀念品、長難相忘的禮物，在她心上激起了何等的情感。

洛特維哥儘量地搜集了發生在礮台之中的一切事件的詳情。正是他，把克萊麥齊侯爵的婚姻，現在已確實決定了的，一個悲慘的消息報告了發勃利西奧；侯爵天天在礮台之內，給克萊麗亞安排慶宴，這婚姻，另外還有一個權證；那既富有，而又貪婪的侯爵，像所有那些意大利北部

的慳吝的闊佬一樣，正在給這一次婚禮大事鋪張，然而，他是娶一個沒有嫁粧的女子，真的，法皮奧，康悌將軍感到，人家要有這樣的看法，未免傷害了他的尊嚴了，他比別人先感到這調，所以已經化了三十萬法郎買下一座房地產，這一筆房地產的買價；他雖然是不名一文的人，卻已用現款付訖了，當然用的還是侯爵的金錢。況且，總督說了，他要把這一個房地產，在他的女兒出嫁時給她。然而，契約，中人，這等等的化費一共也到達一萬兩千法郎，真是侯爵化費得太可驚了，過去他是這樣富於邏輯的人。然而他自己這方面，他還到里昂去定了一套華麗而繽紛的花氈織物，那是波隆涅名畫家帕拉濟設計，爲的是目迷五色的。這些花氈，每一張上面都有克萊參齊世家的圖綬，世界上那個不知道這一個世家，第一代世祖是九八五年在羅馬當執政官的克萊參齊烏斯；在克萊參齊宮第一層的十七間的客廳內，都要舖上這些織物花氈。光是織物花氈，白鴿鐘和臘燭台，送到帕爾瑪來的，就值三十五萬法郎；宮中本來就有許多明鏡，光是新添的鏡子一項，就又是二十萬法郎。只有兩個房間是例外，那兩間是當地最偉大的畫家柯里幾奧死後，首屈一指的帕爾密委尼諾裝飾了的，其餘一層樓二層樓，所有的房間內，都有着畫家在工作，從佛洛倫斯，從米蘭，從羅馬，來到了畫家，都在這些房間裏，裝飾的裝飾，畫壁畫的畫壁畫。瑞典的著名雕刻家福克爾傑，羅馬的，特蘭朗尼，還有米蘭的，瑪爾奇西都在工作，要結束，完成他

們從事已久的十個浮雕，個個都是表揚克萊參齊烏斯這真偉大的人物底英勇史蹟的。大部份的天花板上，也都畫着頂畫，也畫到了他的一生。最有名的一張頂畫是米蘭的哈依茲所作的，其中表現了克萊參齊烏斯昇入極樂世界，中世紀的許多的著名人物都在歡迎他，其中有富蘭契斯卡，斯伏爾札，宏麗公洛倫索，國皇羅伯，護民官季恩濟，權術家米開亞伐利，詩人但丁等等。景仰這些名人，對當時執政掌權的人物，暗中不無諷刺的意思。

這些豪華的籌備已成為帕爾瑪的貴族和平民最關心的題目，而當我們的英雄讀到了報告，心就碎了，這個報告裏，赤裸裸地表示了羨慕，長達二十餘頁，乃是洛特維哥口授，由卡薩爾瑪喬一個關務人員筆錄的。

『而我啊，我是這樣的窮！』發勃利西奧說，『一總算起來也不過四千利爾的收入！我愛上克萊麗亞，康梯，其是胆大妄爲了，看這一切的奇蹟，都是爲了她的緣故而創造出來的啊。』

在洛特維哥的長信中間，有一段，那是用他自己的手跡寫着的，報告了他的主人，說他在夜間，偷偷摸摸地遇到那不幸的獄吏格利洛，他也給關了一下，但已經釋放出來了。此人問他要一個金幣，作爲慈善，洛特維哥就在公爵夫人名義下給了他四個金幣。最近被釋放出來的老獄吏總數有十二個，都準備挾刀子尋一次娛樂(*una toatamento di cortellare*)，對付那些個新任的獄

吏，只要他們在礮台外面露了臉。據格利洛說，礮台裏面，天天都有良夜幽情曲，克萊麗亞小姐的臉色卻非常蒼白，時常還生病，還說了些「這一類的別的話」。這七個字弄得洛特維哥，一連接到好些信差，促使他回到洛加諾去。他去了，而從他嘴上說出來的一切詳情格外使發勃利西奧憂傷了。

讀者可以想像，在公爵夫人面前，他如何做作愉快的表情；寧可死一千次，他卻不願意她聽到他口上說出克萊麗亞·康梯來，公爵夫人恨死了帕爾瑪；但對於發勃利西奧，一切能使他追憶帕爾瑪這個城市的，他都立刻覺得崇高而感動了。

比之以前，公爵夫人更不能忘記報仇；在吉萊梯死前，她何等快活，而現在，她有的是何等底命運啊！她現在生活在一種可怕的期望中，但很小心，她一點沒告訴了發勃利西奧，那是以前她和費胡特約定了的，當時候她曾經想過，發勃利西奧要能知道，他的仇恨終必報復，他一定是歡喜無比的。

至於發勃利西奧和公爵夫人的談話，是如何地趣味化，這一點讀者當能猜測：幾乎是一直不變的，憂鬱的沉默統治了他們。爲了增加他們的興趣的關係，公爵夫人還給她那太可愛的姪子要了一個小花頭。伯爵幾乎是每天給她寫信的，顯然他好像在他們相戀之初，派了專差送信，因爲

他的信上都有瑞士一個小城市裏的郵戳，這可憐的人，絞盡了腦汁，不敢太洩露了他的熱情，他設法要寫有趣味的書信；但那恍恍惚惚的眼睛竟看也不看牠們。唉，一個可敬的情人，忠貞不變，可又有什麼用呢？她的心已經給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更可愛的人，給他的冰冷所傷害了。

兩個月內，公爵夫人祇覆了他一次，那是吩咐他去視察一下，公主週圍的情況如何，還要他視察一下，雖然她那次耀眩花爆，被認為暴戾，如果她，公爵夫人寫一封信給公主，公主是否樂於接到。這封給公主的信，如果他認為合適的話，是請求她任命榮譽騎士的，這個榮譽騎士正在出缺，她推薦克萊參齊侯爵，既然他要結婚了，他應該可以得到這個職位。公爵夫人的信寫得真是傑作；這是最溫柔，最敬意的，用字妥貼之至的問候信，寫信的人所用的字眼，即便是無關緊要的，在公主讀來也非常舒服愉快。回信也是充滿了溫柔的友情的，信裏而為收信的公爵夫人遠行在外，而深感寂寞：

「我的孩子和我，」公主告訴她，「也並沒有過着一晚，過得安逸的，自從你遠行之後。我的親愛的公爵夫人難道不記得了，在選擇我的宮內的官職之前，我要商議的人正是她？難道她建議我委任侯爵，還需要她敘述理由嗎，彷彿她的願望並非我最重視的理由似的？如果我還可以作主，那末侯爵將得到這個職位，在我的心裏，公爵夫人永遠佔着一個地位，而且是第一個地位

呢。我的孩子也絕對地用了同樣的辭令，也許是還祇有二十一歲的他，嘴吧上說這樣的辭令是太強烈了，他請求你給他一些貝爾吉萊特附近，奧爾泰河谷中的礮石標本，你可以把你的信寄給伯爵，我希望你常常來信，伯爵還是崇拜你的，由於這樣的情懷，我特別對他發生了好感。大主教對於你還是非常忠誠。我們都希望有一天再能夠看到你：記住這是你的責任。我的侍從女官長吉絲勒希候爵夫人已準備離開人世，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了：這可憐的女人給過我很多的傷害；她要走，又走得這樣不合時宜，更使我不高興；她的病危卻使我想起了一個名字來，我真喜歡這個名字可以代替了她啊，如果我能夠得到這舉世無雙的人，犧牲她的獨立，自從她遠走高飛了，還把我這小小朝廷上的快樂都帶走了，」等等。

所以，日復一日，公爵夫人遇到發勃利西奧的時候，就感覺到她已盡了能力，來促成那一場使發勃利西奧絕望的婚姻。這樣，他們在湖心漂漂蕩蕩，四五個小時都不說一句話。在發勃利西奧這方面，他的胸懷還是良善而完美的；可是他在思念別些事物，他那天真而單純的性格使他找不到話來說。公爵夫人看得很明白，這便是她的受刑。

我們卻忘記在適當的地方提及公爵夫人在貝爾吉萊特設置的一座房屋，這是個美麗的村子，

那名字的原文意思是湖中一個美麗的弧形，一切這名稱所喻示的美感都有。從她的客廳的窗子上，公爵夫人可以跨過去，登上她的遊艇。遊艇很簡單，本來四個船夫都够了；但是，雇用了十二個，而且挑選得很仔細，貝爾吉萊特隣近的那些村中，每一個村子有一個舟子。第二或第四次，當她給這些精選的舟子划到了湖心的時候，她吩咐他們停漿。

『我是當你們朋友看待的，』她對他們說，『我希望告訴你們一個祕密。我的姪子發勃利西奧是越獄出來的；可能他們還在使詭計，要重新捉住他，雖然他現在是在你們的湖上，在一個自由的地方。請你們耳朵留神些，聽到什麼都來告訴我。我允許你們；不論白天晚上，可以到我的房間裏來。』

舟子都熱忱地答復她；她懂得如何使人忠誠於她。其實她知道發勃利西奧是不會再度被捕的：問題在她本人，必須採用這種預防了，在她下令洩放桑斐凡麗娜宮中的蓄水池水之前，她做夢都沒有想到過這樣的事。

也是她的懺悔，使她在洛加諾港上爲發勃利西奧預備了房間；每天他來看她，或者她自己過去，到瑞士境內。讀者可以想像，他們談得如何快活啊，請看下面一件事。候爵夫人和她的女兒來看他們兩次，他們看到眼前有了陌生人，異常高興；我們之所謂「陌生人」，雖然和他們有

着血緣關係，但是他們一點不知道他們中間的祕密，況且每一年，他們也只有一次，和他們相聚的。

有一天晚上，公爵夫人恰巧在洛加諾，在發勃利西奧的房間裏，和侯爵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在一起。當地的大牧師和村中的牧師來向夫人們致敬：那大牧師，和一個商業公司有相當關係，所以消息靈通，他報告道：

「帕爾瑪皇子死了！」

公爵夫人的臉色發青了，她幾乎沒有力氣來發問：

「詳情如何？」

「不知道，」大牧師回答；「據報告，的確他是死了。」

公爵夫人看了看發勃利西奧。「我爲了他，才下這毒手的，」她告訴她自己：「再壞一千倍的事，我也做得出，然而他站在前面，漠不關心，夢想着另一個人兒！」忍不了這可怕的思想，她暈過去了。每一個人都急忙忙地施救，可是她醒了過來，發現發勃利西奧並不及大牧師和村中牧師那樣熱心；他依然在夢想着。

「他想回到帕爾瑪去了，」公爵夫人告訴她自己；「也許要去破壞克萊麗亞和侯爵的婚事；

但是我必須沒法阻止他。」於是，想到眼前還有兩個牧師在場，她連忙添了一句話：

「他是一個好皇子，卻給人批評得壞了！這是我們的一個巨大的損失！」

牧師們走了，公爵夫人爲了尋求孤寂起見，說她要去睡一睡。

「無疑的，」她對自己說，「爲謹慎起見，我得等一兩個月才能回帕爾瑪。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耐性；在這裏，我是太受罪了。發勃利西奧永恆的沉寂，和夢想，不是我的心所能忍耐的，誰想像得到？在這樣美麗的湖上，祇和他兩人在一起，而且，爲了給他報復，我做了都沒有法子告訴他的事情，然而我會感到疲倦煩憂！見過這等景像之後，死也不算一回事了。當我歡迎發勃利西奧從南波城回來，在我的帕爾瑪的宮中，我那樣的孩子氣，快活得萬分，現在我卻有了報應。當時，祇要我說了一個字，一切都解決了，那末，也許他和我結合了，他再也不會想那小妮子克萊麗亞了；可是這個字，我滿心都感到可怕的反感。現在她佔了我的上風。不是很自然的嗎？她祇有二十，我呢，給焦慮和疾病改變了，我又兩倍於她的年紀……我必須死，我得結束這一切了！一個四十歲的婦人，再不值什麼了，除非是對於她的青春時代的一個戀人！現在，我找不到什麼，找得到的只有虛榮的快樂；那虛榮的快樂值不值得生活呢？這就有理由讓我回到帕爾瑪去，自己儘情享受。如果事情改風色了，我大約要處死刑。好的，有什麼關係呢？我要死得堂

堂皇皇，在臨死之前，也只在這時候，我將告訴發勃利西奧，『忘恩的孩子，這一切都爲了你！』是的，除非在帕爾瑪，我這剩餘的生命再不能找到什麼事做了。我要在那兒扮演偉大的婦人一個角兒。何等幸福啊，如果我生活得顯赫一時，在那樣的使拉凡爾，茜姑，忌得，要死的光榮之中！那末，我要在妬忌的眼睛中，看到我的快樂。……我的虛榮至少有樣滿足。也許，除了伯爵之外，沒有一個人能明白，是什麼使我的生命宣告了絕滅的……我將愛發勃利西奧，我要忠於他的利益，可是他不能破壞克萊麗亞的婚姻，把她據爲已有……不，這是不行的！』

公爵夫人的憂悒的獨白，正到這裏，她忽聽到屋中有了一個騷動。

『好了！』她告訴她自己，『他們來抓我了；費朗特一定被捕，什麼都說出來了。好的，這就更好！我有事情做了，我必須用我的腦力來決鬪。可是，第一，我不能被捕。』

公爵夫人，穿得很少，逃到她的園子盡頭，她已經想到翻過一道矮牆，在田野中奔竄了；可是她看到有人，走進了她的房間。她認出這個勃洛諾，伯爵的心腹；祇有他和她的侍女。她走到窗上。這人在說他身上受的傷。公爵夫人走進了屋子。勃洛諾幾乎跪到在她的腳下請求她不要告訴伯爵，如何他夜深來到這裏。

『皇子一死，立刻的，』他接下來說，『伯爵下了命令，禁止一切驛站，把馬匹供給任何一

個帕斯瑪的居民。所以我得罪了家裏的馬，奔到波河，可是在離開渡船的時候，馬車翻了，彼了，完全不行了，我受了這樣的傷，我沒有法子上馬，而我的責任又緊急。」

『好的，』公爵夫人說：『這是夜裏三點鐘：我說你是中午來的。可是你不要跟我說話不一樣。』

『謝謝夫人的仁慈。』

政治，在一個文學作品中，正像音樂會場中的一響槍聲，既震耳，又庸俗，然而這一件事，卻沒有法子叫人不去注意。

現在，我要說一些非常醜惡的事了，關於這些事，何止好幾個理由，我本可以樂得閉口不談的；可是我不能不提到一些有關於我們的事，因為我們的人物的內心，正是這些事件上演的劇場。

『可是，我的天，他怎末死的呢？』公爵夫人對勃洛諾說。

『他正在離莎卡約兩里，波河邊上的沼澤地帶，獵取候鳥。他掉入一個上面鋪了草皮的陷阱；他正流汗，就受了冷；他們帶他到一個孤獨的屋子中間，不幾個小時，他就死了。有人說卡丹那先生和鮑隆先生也死了，這整個的事，起因於他們所去的鄉民家裏，那銅鍋子的上面，上面

全是銅綠。他們在那裏吃了飯。真的，那些狂熱的甲各賓黨人，什麼話愛說、就說的一向情願，說起了毒藥了，我知道，我的朋友叫陶陶的，官裏的一個僕人，本來也要死的，幸虧一個鄉下人，好像很懂得一點藥草似的，給了他一些奇奇怪怪的藥吃。可是大家已經不談皇子的死啦；他倒底是一個殘暴的人物。我走的時候，人民正圍了起來要殺死那司法大臣拉西：他們也說了要放火燒礮台的大門，讓那些囚犯脫身。據說法皮奧，康梯要開礮。有人卻堅信礮台裏的礮手把冷水澆在火藥上了，因為他們不願意屠殺他們的同胞。可是，我能告訴你一些更有趣的事：桑陀拉羅的醫生正在包紮我的胳膊，有一個人從帕爾瑪來了，說暴民抓住了礮台裏面的那個聲名浪藉的巴爾蓬，在街上痛打了他，還要把他吊在礮台附近，林蔭道的一枝樹木上。暴民列隊行進，要打掉宮庭園中的皇子的一個石像，可是伯爵帶了一營兵，在石像之前巡行，還把話放給老百姓聽見，誰要進了宮來，就別想活着回去，人民害怕了。可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那個從帕爾瑪來的人是一個老兵，他說了好幾次，說伯爵踢了幾腳在皇子的禁衛軍底司令P——將軍身上，還叫兩個槍手把他拖到園子裏面，把他的肩章都撕掉了。」

「我可以想得出伯爵的身手，」公爵夫人快活地說，那種快感祇幾分鐘之前，她還以為是不可能再得到的：「他不容許人侮辱我們的公主；至於P將軍，他是太忠於他的合法君主，所以絕

不肯放過篡位者的，伯爵可沒有這樣的精美，在西班牙戰爭中打過仗，常常因此在朝上受到責備的呢。」

公爵夫人已經拆開了伯爵的信，可是時常停下來，問了勃洛諾一百個問題。

信寫得很愉快：伯爵用了最感傷的文句，但是最敏銳的權樂卻從每一個字上爆烈出來；他避開了皇子之死不談，結束處這樣寫着：

「你當然要回來，我親愛的安琪兒，可是我勸你等一兩天，公主一定派人請你的，我希望是在今明兩天之內，你離開時勇敢，你回來時光榮。至於和你在一起的那個「巨犯」，我想挑選這個國內的十二個各黨派的審判官，再來審一次。可是我要罰一罰那惡鬼，他是罪由應得，我先得挑剔他的別一些判決書的錯處，一定有的。」

伯爵是封了信，後來又啓封，加添了下面的一段話：

「現在，還有一樁完全不同的事：我剛才發了彈藥給兩營禁衛軍，我打算作戰，很久以來自由黨人賜我「殘酷」的美名，我倒要出一出力，來顯一顯顏色。老傀儡——P將軍，竟大胆在營房中說，要和人民談判，他們多少是在暴動了。我是在街上給你寫這些的；我打算上皇宮去，他們決不能進宮，除非跨過我的屍體。再會了！如果我遇難了，無論如何，我還是崇拜你的，如我生前一樣。勿忘了去提取那三十萬法郎，那是用你的名字存放在里昂的——D那裏的。」

「可憐的惡鬼拉西在這裏，蒼白得像死一樣，也沒有載假髮；你真不能想像他的模樣。人民決意要吊死他；這是不公平的；他應該受分屍的刑，他躲在我的宮中，又跟了我上街來；我還不知道如何打發他……我不願意帶他上皇宮去，他一起去，暴動就要發生了。發勃利西與可明白我多末地愛他；我給拉西說的第一句話便是：「我要你把判決台爾，唐戈先生的判決書和牠的每一份副本都拿來，你得告訴那些不要臉的判官，這些暴動都爲了他們才引起的，我要把他們個個都吊死，我的朋友，你也在內，要是他們還要這樣地宣判，那是根本不成立的。」我已經派了一隊羽林軍，用發勃利西與的名義，去保護大主教了。再會了，親愛的安琪兒！我的

官邸也許要給燒掉，可惜了你給我的那些美麗的肖像畫。我要趕到皇宮去羞辱那——P將軍，他在玩把戲；他在拍人民的馬屁，正如他過去拍那死去的皇子的馬屁一樣。所有的將軍都怕得沒有辦法了；我想，我將要自稱總司令了。」

公爵夫人很殘忍，不去喚醒發勃利西奧；她對伯爵感到了一種愛慕的感情了，那和愛情是很相近的。「什麼都說完，都做完了，」她下了決心，「到頭來我還是嫁給他。」她立刻給他寫了信，派她的一個人送去。這一個晚上，公爵夫人沒有時間來憂愁了。

第二天，正午時，她看到一條船，十個船夫迅速地劃破了湖水；發勃利西奧和她立刻認出了其中一個人，穿着帕爾瑪皇子家的制服：這的確是皇子的一個使臣，沒有上岸就向公爵夫人叫喊；「暴動已經壓平！」使臣給了她伯爵的信數封，公主的信一封，還有一個寫在羊皮紙上的旨諭，那是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五世，冊封她為聖，喬凡尼公爵夫人，太后的侍從女官長。這年輕的皇子是一個礦石專家，她卻當他白癡看待，他很機警地給她寫了一個短信，結束處表達了愛慕之情。這短信這樣開頭：

「伯爵說，公爵夫人，她很喜歡我；事實是我站在他的旁邊，在火綫上，我的馬中了流彈；我知道這次暴動實在是祇爲了細故，我樂於參加一次真真的戰鬪，可是我敵對的一方不能是我的臣民。我得一切都感謝伯爵；所有的將軍們都從沒有參加過戰爭，他們像兔子一般地逃走了；我相信有三兩個，一直逃到了波隆涅。既然那可悲的大勢使我掌握了大權，我簽署了一些命令，而最快樂的一道莫過於委任你爲太后的侍從女官長，我的母親和我還記得，有一天你很欣賞那聖，喬凡尼宮中眺望出來的風景，這一座宮，至少他們說過，曾經屬於彼德拉克；我母親要給你這一座小小的宮殿；我就不知道給你什麼來得好，又不敢把已經屬於你的給你，決定封你爲我國的女公爵；我不知道你在這方面知道得如何，須知桑賽凡麗娜是一個羅馬的名字。我剛把大勳章給了大主教，七十歲的人如此堅定，真是少有，所有放逐在外的夫人我都召回來了，這一點你不會生氣吧。他們告訴我，我非得寫了「你的多情的」之後不能簽名，我很不願意濫用這種格式，除非是我心裏願意的，那是祇有在給你寫的時候用了。

你的多情的

讀了這樣的文字之後，誰都會說，公爵夫人快要受到最爲浩蕩的恩寵了。但一兩小時之後，她收到了伯爵的另一封信，她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並沒有說明特別理由，可是勸她把重返帕爾的行程延遲幾天，還勸她寫信給公主，說她身體不好。然而，晚飯之後，公爵夫人和發勃利西奧還是立即起程，往帕爾瑪而去。公爵夫人的目的，雖然說出來，她自己也不肯承認的，乃是她要促成克萊參齊侯爵的婚事；而發勃利西奧一路上歡喜若狂，使他的姑母覺得可笑。他是在希望，很快就再看到克萊麗亞了；他已經在計劃把她擄走了，即使這違反了她的意志，如果說他沒有辦法來阻制這個婚姻。

公爵夫人和她的姪子有了一個快活的旅行。離帕爾瑪一個驛站的地方，發勃利西奧停下來，換上了宗教的服裝。平常他總是穿喪服的。當他回到公爵夫人的房間裏，

「我在伯爵的信裏，」她對他說，「發現了可疑，難解的事情了。如果你接受我的勸告，你在這裏停留幾小時，我和那偉大的首相談話之後，自會送信給你的。」

發勃利西奧是非常不願意地同意了這合理的勸告。而伯爵接見公爵夫人時，那歡喜的神情正

好比一個十五歲的小孩，他現在已稱她「我的妻」了。久久以後，他才談到政治，當最後，他們恢復了冷靜的理智：

「你阻止發勃利西奧公開來到這裏，是極好的；在這裏，反動的勢力正猖獗。皇子委我爲司法大臣了；你猜猜我的同僚——拉西，天啊，拉西！我在那大擾動的一天裏，沒有把他當人看待啊。我得預先告訴你，我們已經壓平了這裏的一切不安。如果你讀一讀官報，你可以讀到礮台中一個書記官名叫巴爾蓬的，一輛馬車裏跌了出來，是跌死了。有六十個暴徒給我用彈藥解決了，因爲他們攻擊了園中的皇子石像，現在他們算是很康健地活着，可是都算是到外國去了。內政部長柔拉伯爵親自一家家跑到這些不幸的英雄們底家裏，每一家或他的朋友，都拿到十五個金幣，另外命令他們對外人說，死者出國去了，如果他們洩露了消息，讓人們知道他們已經死去，那末他們將有入獄的威脅。我自己的部裏，外交部，裏面的一個部員已經兼程前往米蘭和吐林，和那些新聞記者談判，使他們不發表這次「不幸的事件」——現在流行的是這個名稱；他還得到巴黎和倫敦去，在已經報導了我們的擾動的報紙上，發表半官方的更正消息。另外一個派到波隆涅和佛洛倫斯去了。我祇聳了聳，我的肩膀。」

「可是，可喜的很，我這樣的年紀了，卻在我向禁衛軍致辭的時候，在我撕下P將軍的肩章

時，感到了一瞬之間，頓時熱忱。爲皇子，我捨棄生命都可以，一點不遲疑；現在我却承認，這樣的下場實在是很笨的。『到今天，皇子雖然是一個很優秀的年輕人，卻已經願意化一百個斯戈度，把我弄死在臥床上；他不敢強迫我辭職，我們卻儘可能地少交談，我祇給他許多手寫的小報告，正如發勃利西奧被捕以後，我給那已過的皇子寫的一樣。但是，他們判決發勃利西奧的判決書，我還是沒有拿到，僅因爲拉西這個混蛋不願意放手。所以你阻止發勃利西奧公開露面是極好的。判決書繼續有效；而同時，我想拉西現在也不敢逮捕我們的姪子了，但是過半個月之後，這也許又有可能。如果發勃利西奧決心要進城，讓他跟我住在一起吧。』

『可是，這一切是爲什麼呢？』公爵夫人驚惶地說。

『他們哄得皇子都相信了，說我有獨裁者的派頭，有這個國家的救主的神態，說我希望把他當作小孩，牽來牽去；更糟糕的是，在說到他的時候，大約我說了這幾個倒霉的字：「這孩子」的。很可能；那天我太緊張了。譬如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槍聲，就因爲他在開始射擊時有一點兒害怕，我望着他的時候就像一個大人物。他不是傻瓜，的確比他的父親還好一些；我說了很多次了，他在心裏是誠實而良善的；可是這種良好而年輕的心地，聽到人家說陰謀詭計時，就要顫抖了，他還會以爲他自己心地不正，才注意到這些事，你想，他是何等的出身啊！』

「你應該記得，有朝一日，他是我們的主人，需要有個聰明人物和他一起的啊。」

「有一點，我們可以舉德·康第拉克神父爲例，當我的前任費利諾侯爵委任他爲太子的教師的時候，他把他的學生教育成一個愚笨的國王。後來太子登極了，一七九六年就沒有和拿破倫將軍談判，否則他的國土多少可以擴張三倍。第二點，我不希望連續十年地幹首相。現在，我對這一行已經毫無趣味了，尤其最近這一個月，我很想積蓄一百萬，然後離開我這親手穩定下來的瘋人院。要沒有我，帕爾瑪大約有兩個月的共和國命運，由詩人費朗特，派拉執政的。」

公爵夫人臉紅了；伯爵還沒有知道這一切呢。

「我們可得回復到十八世紀的皇朝中去了；有一個懺悔人，有一個情婦。皇子本心裏面，他祇關心鑽石，也許還關心你，夫人。自從他登上了皇位，他的貼身侍僕，我剛把他的幹過九個月槍桿子的哥哥提拔爲隊長，這個貼身侍僕，我說，在皇子腦中按下了一個念頭，說皇子可以把自己的側面肖像印鑄在斯戈度上面，因此他應該是最快活的一個人了。這樣美妙的開頭，結果卻還是煩憂。」

「現在他所需要的是一個好副官，來醫治他的煩憂。可是，就算他給了我那一百萬，將來我們可以舒服地住在南波城，或者巴黎，我也不願意醫治他的煩憂，每天和他一共消磨四五小時。」

況且我的腦子比他多，不消一個月，他就要當我是妖怪。

『已故的皇子心腸刻毒，而且嫉妬非凡，可是他原是軍人，帶過部隊，明白事理；他肚裏有一個皇子的貨料，我所以好歹能做他的首相。至於這老實的太子，很坦白，真是好人，我就祇成爲一個奸臣了。你可以想像的，我會變成許多，老宮女的政敵的，而且是居劣勢的政敵，因爲我當然不願意在許多小地方預防。例如，三天之前，每天早晨在宮裏換上潔白的毛巾的那個老宮女，忽然使皇子掉落了他的一個英國書桌上的鑰匙。於是，這個抽屜中的公事，皇子就不處理了；事實是，化二十個法郎，他們就能够把抽屜的木底去掉，或者就是用百寶鑰匙，也能開了；但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五世告訴我，這樣要養成銅匠的壞習慣的。

『直到現在，他還不能夠堅持一個決議，至三日之久。如果他曾經做到侯爵，有錢，他可以在朝上成爲最卓越的人物，譬如路易十六之流；可是，他簡單之至，他怎未能對付那伺伏在四側的巧妙機刮呢？你的敵人，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的客廳裏，現在所以愈加有勢力了；他們調查出來了，下令射擊人民的是我，知道我存心槍斃三千個人，如果他們要侮辱我的主人，皇子的石像的話，卻反咬我一口，說我是熱狂的自由黨人，說我希望他簽署一個憲法，成千成百這一類的誹謗。共和國的議論一多，皇朝的好處就享受不到了。總之，夫人，我的敵人抬舉我爲首領的目前

那個自由黨，只有你一個黨員；只有你皇子還沒有說過微辭；十足忠實的大主教，因為振振有辭地爲我辯護了我在那不幸的一天所做的事，也深深地失勢了。

「在那「不幸的」日子底翌晨，暴動曾經發生的痕跡還存在的時候，皇子曾告訴大主教，說你如果嫁給我，不能因此接受一個較劣的爵位，他打算封我爲公爵。我想，大約是拉西吧，還是我幫助他成爲貴族的，因爲他把已故的皇子的祕密出賣了給我，今天大約是拉西，將被封爲伯爵。他要成了伯爵，我就成了傻瓜。」

「可憐的皇子，他也沾辱了自己。」

「是的。可是他到底是主人，有了這一個事實，他最可笑的行爲也會在十天半月內給人們忘記的。所以，親愛的公爵夫人啊，這種棋局，我們還是退出吧。」

「可是我們錢不夠。」

「好在你我都不需要怎樣的奢侈。如果在南波城，你給我聖卡洛一個包廂，外加一匹馬，我就滿足過度了；將來給我以地位的，決不是我們生活得如何富麗，而是那種使當地有智識的人士能獲到的愉快，這種愉快，也許使得他們來陪伴你喝茶。」

「可是，」公爵夫人繼續說，「如果在那不幸的一天，你取了消極觀望的態度，我希望你將

來是這樣的哪，你想，便會有什麼樣的結果的？」

「兵士和人民攜手了，三天之內殺人放火（我想，在這一道土地上要成立一個共和國，至少還得過一個世紀，才不會荒謬），跟着半個月，到處搶劫，直到外國發兵來，三兩團外國兵制止了這一切。費朗特、派拉擠在人叢中，勇猛非凡，依舊是瘋瘋癲癲的；他大約有一打左右的朋友在支持他，將來拉西還可以借因與風作浪呢。有一點已經確實無疑，他穿的是破衣服，卻雙手撒出了金幣。」

公爵夫人給這一切消息弄得迷迷惑惑，趕快去公主那裏致謝。

一進她的門，侍女交給她一個小小的金鑰匙，那鑰匙掛在身上，就成爲太后宫中有最高權威的徽章了。克拉拉、寶蓮娜把左右扈從都辭退；到她祇和她這位朋友在一起了，起初還是態度和辭令都不够坦白。公爵夫人覺得無法了解她，祇能很謹慎地回答她的話。到後來，公主就哭了，撲在公爵夫人的胸懷中，哭叫道：「我的悲慘日子要開始了；我的兒子對待我，比他的父親還要壞。」

「我將要提防這一層，」公爵夫人回答，特別加強了語氣。「可是，首先，」她接着說，「我得要求你太后接受我的一切感謝和深沉的敬意。」

「你這是什麼意思？」公主哭了，非常不安，怕她要提出辭呈。

「我請求太后允許我，如果我把那時鐘上，點頭掂腦的中國官爺的頭朝向右方。那末，我可以暢所欲言。」

「祇是這樣嗎，我的親愛的公爵夫人，」克拉拉，寶蓮娜叫了起來，趕急起身把官爺的頭朝向了右方：「痛痛快快地說吧，夫人，絕對自由，」她用很美的聲調說。

「夫人，」公爵夫人說了，「你是已經把握住當前的情況了；你和我都在冒一個很大的危險；發勃利西奧的判決書還沒有撤消，因此，那天他們要除掉我，侮辱你，只須把他下獄就行了。我們的處境沒有這樣壞的。本來我自己，已決定嫁給伯爵了，我們打算在南波城或巴黎弄房子。目前伯爵所受到的這些最後的打擊，已使他心灰意懶，要不是爲了你對他的信任，我都要勸他再不必在這一團糟的中間耽擱，除非皇子可以給他一笔鉅額款項。我請你原諒我，我得向你解釋，伯爵在最初上任的時候，有十三萬法郎，但目前的收入還不到兩萬利爾。我早勸他注意一下自己的荷包，都沒有用。我不在的時候，他和皇子手下的財政官吵了一架；他們是流氓，他換了另一批，後者送了他八十萬法郎。」

「什麼！」公主驚叫；「天啊，聽到這樣的事真惱人，」

「夫人，」公爵夫人異常冷靜地說，「要不要我把官爺的頭朝向左方？」

「天啊，不必，」公主叫着，「我惱的是伯爵這樣的人品也得用這樣的方式來致富。」

「他要是不貪污，忠實的人都瞧不起他了。」

「天啊！這是可能的嗎？」

「夫人，」公爵夫人繼續地說，「除了我的朋友克萊參齊侯爵，他的收入有三四十萬利爾。其餘的人都是貪污的；可是，在這個國內，有了大功，也享受不到一個月的恩典，叫他們不貪污又怎末行呢？就是說，除了錢，沒有其他的東西更可靠，就失了恩典也不妨了。夫人，我想痛痛快快地說出一些可怕的真話來。」

「我答應你，」公主嘆了一口氣說，「可是，這些我聽來太不愉快了。」

「我說了，夫人，你的兒子，皇子，這個老實人，可能使你更不快活，比你的丈夫還要壞。已故的皇子是一個像一般人一樣，多少有性格的人。我們目前這個皇子，還不能堅持一樁事情，到三天功夫的，因此，爲了把握住他，我們必須繼續和他住在一起，不讓他和任何人說話。這一點是用不着猜想就知道的，新的過激黨，由拉西和拉凡爾茜侯爵夫人，兩個聰明頭腦統治着的，快要給皇子找一個情婦了。這位情婦自然可以獲准攪很多錢，並且能委任一些小官職；可是她一

定能使皇子對那一黨永遠有好感。

「爲了在你的官廷上建立威信起見，我要求放逐拉西，給他屈辱，我也希望發勃利西奧能由最公正的，能够請到的審判官再來審訊一次；如果這些正人君子承認他的天真無辜，我希望大主教請求過的，委任他爲大主教的助手，自然繼承大主教的特權。如果我失敗了，伯爵和我就請退：這時，我就要留下這樣的忠告給你公主了，你必須永寬恕拉西，永不離開你的兒子的國土。你和他在一起的話，這位好兒決不會傷害你的。」

「我是很仔細地聽着你的話的，」公主回答，微笑了一下，「那末，我應該不應該自己給我的兒子找一個情婦呢？」

「不能，夫人，想法使你的客廳成爲最能使他快活的地方吧。」

在這一點上，談話是無窮的，天真而智慧的公主底兩眼上漸漸不覺得沉重了。

公爵夫人的一個信差告知發勃利西奧，他可以進城了，但必須隱蔽自己。他一點不受人注意：他喬裝爲鄉下人，在礮台大門的對面一個栗子攤頭上，林蔭之下，消磨着他的光陰。

第二十四章

公爵夫人在皇宮中安排了一連串的美妙的夜會，宮中從沒有這樣子歡樂過；她也要算這一個冬季最愉悅，然而她是處在最危險的境遇中；可是，就在這危殆之同時，她倒可以不去想發勃利西奧的奇怪的變態了，自然更無須她悔愆。少年的皇子常常很早地來到他母親的夜會上，而她常常這樣給他說：

「去吧，去處理政務；我想你桌子上總有一二十份報告，要等你的決策的，我可不希望歐洲的別一些地方有人要說我不對，使得你成爲傀儡君王，我反成了攝政者。」

這種批評的毛病，在她常常說得極其不合時機，往往就在皇子克服了她的怕羞的心理，參加猜字謎的遊戲，猜得正在興高采烈的當口。每星期中，有兩次夜會，是托稱新近登極的皇子，要獲得人民的愛戴，公爵夫人因此邀請了中產階級的一些最漂亮的女人進來。實則，公爵夫人是這個歡樂的朝廷底生命與靈魂，她希望這些漂亮的女人，她們對拉西這出身也不過是小市民底顯赫

一時，個個都妬忌得萬分，也許她們會把這位大臣的攪髮難數的罪狀，報告若干給皇子聽到。原來，孩子氣的行爲之一，是皇子希望他的內閣有完美的德性。

拉西機警得很，他知道公主的宮中，由他的大敵指揮着的一些耀眩的夜會，對他是非常不利的。他特地不把發勃利西奧的正式的判決書交給莫斯卡伯爵；這就很明顯了，不是他便該是公爵夫人，兩個人中間得有一個離開這個朝廷。

在暴動的一天，要否認暴動曾經發生是不可能的了，據說有人在人民中間散佈金錢。拉西就從這一點出發：穿得比平素還要襤褸，他跑到城中最貧賤人家的角樓裏，和最清寒的賤民整整一小時一小時地正經地談話。這一切勞力有了報酬，這樣生活了半個月之後，他就確定了費朗特，派拉是這次暴動的主持者，而且這人，一生都是貧困的，正如一個大詩人的本色，卻曾經拿九粒十粒鑽石，到日內瓦去出賣。

鑽石之中，至少有五粒，說起牠的珍貴的價值，何止四萬法郎，但在「皇子死前十天，」以三萬五千法郎的犧牲低價出賣了，因為賣主說，「他急需現款。」

用什麼樣的文字來描寫發現了這一點底司法大臣的狂喜呢？他知道一天壞於一天，在朝上，他已是太后的笑料，有好幾次，他和皇子討論問題，天真坦白率直的皇子當面嘲笑了他。必須承

認拉西有一些賤民的奇怪癖性，例如，所討論的問題使他發生了興趣時，他就交疊兩腿，把腳捏在手裏；如果興趣增大，他就把紅色的棉布手帕攤在他的膝頭上，等等。一個中產階級的最漂亮的女人，很知道她自己的大腿底美感，就促狹地表演司法大臣的優美的姿態了，這引起了皇子全付心腸的大笑。

拉西請見皇子，對他說，

「皇子能否耗費十萬法郎，以期明瞭他的先父死時的情況？有了這筆錢，當局可以把那些罪人逮捕了，果真是有罪人的話。」

皇子的回答是無須說的。

不久後，賽綺娜告訴公爵夫人，有人出一筆很大的錢給她，要她把公爵夫人的珠寶給一個珠寶匠鑑定一下；但她惱怒地拒絕了。公爵夫人罵她爲什麼要拒絕；一星期後，賽綺娜把珠寶匣拿出去了。在珠寶出門的一天，伯爵的密探佈滿了全帕爾瑪城中的珠寶店，夜半，他報告公爵夫人，那好奇的珠寶匠正是拉西一個哥哥。這夜晚，公爵夫人與高采烈（他們在宮中演出一個藝術喜劇，這是說，每一個演員隨口編劇詞，祇是那劇情已經在化粧間裏貼出了的），公爵夫人演的一個角色，有一個情人，由拉凡爾吉侯爵夫人的舊情人白爾蒂伯爵擔任，白爾蒂伯爵也出席這些

夜會。皇子是全國最怕羞的一人，但少年英俊，爲人心地也淳正，正在研究白爾蒂伯爵的角色，他希望在下一次續演的時候，自己能粉墨登場。

「我沒有時間，」公爵夫人告訴伯爵；「我在第二幕第一場裏有戲；讓我們到禁衛室裏去談吧。」

在那裏，圍在二十個衛兵中間，他們都是眼睛尖，耳朵快，都是仔細地聽着首相和女官長的談話的，公爵夫人笑一笑，告訴她的朋友：

「我不需要說的祕密說給你的時候，你總是罵我。使恩內斯托第五世登極的，正是我；問題是爲發勃利西奧報復，過去我愛他遠甚於今日，雖然我總是很純潔地愛着他的。我知道你不肯相信我的話有多少真，好在這是不要緊，我即使有罪，你也愛我。好了，真正的罪在這裏！我把我自己的全部鑽石給了一個瘋子，很有趣的人，名叫費朗特，派拉，我甚至和他親吻，爲了他可以毀滅那個心想毒死發勃利西奧的人。有什麼毛病了嗎？」

「啊！費朗特的暴動經費是這樣的來源！」伯爵說，有一些吃驚了；「你敢在禁衛室裏說出這話來！」

「這是因爲我很忙，而現在拉西在追索這一件罪行了。真的，我絕對沒有提到暴動，因爲我

怕甲各賓黨人。你放慮一下吧，等我演完了戲，你告訴我你的意見。」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你必須使皇子愛上你。可是，要講究貞潔啊，我請求你。」

催公爵夫人上舞台了，她如飛而去。

數日後，公爵夫人從郵政收到了一封長而可笑的信，簽名的是她以前的一個侍女；這女人要求在朝中找到一個職位，可是公爵夫人一開始就知道這封信既不是她的筆跡，也不是她的文體。翻到第二頁，她看到一幅小小的聖母像，夾在一紙舊的印刷品的書頁中，掉在她的腳邊。看了看像片，公爵夫人又讀了幾行印刷的文字。她的眼光發射了，她看到上面寫着：

「護民官按月取一百法郎，不更多了；其餘的，他用來燃燒那些給自私自利凍結了的靈魂，那中間的神聖的火焰。狐狸正在追蹤我，我因此沒有給我崇敬的人一個最後的訪問。我告訴我自己，她並不愛共和國，雖然她無論在心智上，姿態上，美貌上都遠勝過我。沒有共和國之民，人怎能建立共和國呢？我難道會錯嗎？六個月內，我將手拿顯微鏡，步行經過美國的小市鎮，我要看看，是否我繼續地應該愛我心裏的，你的唯一的情敵。如果你接到了這封信，侯爵夫人，如果在你看到牠之

前也並未有別人過目，告訴他們，去把我第一次大胆跟你說話那地方再過去二十步的一枝樛木斬了。那末，我就在園中，我極樂之時你曾經叫我注意過的那一枝大黃楊樹下，埋入一隻小匣子，裏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東西，那些東西使人誹謗了我們這樣的思想的人。你當然明白，要非狐狸在追蹤我，我決不會寫這樣的信的，現在我無法見這化人的天仙了；半個月後，請發掘那黃楊樹下。」

「他有一個印刷所了，」公爵夫人告訴她自己，「我們快有本十四行詩集；天曉得他要給我一個什麼名稱！」

——公爵夫人的虛榮使她做了一個小試驗，她有一星期不起勁，宮中就沒有歡樂的夜會了。在公主守寡的最初一個時期內，她害怕自己的孩子屈辱她，使她太難堪了，這個星期就搬到了修道院裏去住，已故的皇子的陵墓就在院傍。夜會停頓以後，皇子的空閒就增多，他就給司法大臣一個很可觀的支票。恩內斯托第五世已經感到，只要公爵夫人離開了，或者不散播歡樂的精神了，那立刻一切煩憂都要變來。夜會又開始了，皇子就表示他愈來愈喜歡那種藝術喜劇。他想自己演一個角色，又不敢說。有一天，臉紅起來，他對公爵夫人說了，「爲什麼我也演出的話，是不行的呢！」

「這裏都聽你的吩咐；你要這樣吩咐，我就來編一個喜劇的故事，其中你的部份都跟我合演，好在新戲演出的第一夜，大家都有點挫頓的，如果你仔細注意我，我可以把你應該說的話告訴你。」一切都佈置好了，佈置得高度地巧妙。這非常怕羞的皇子，因為他老怕羞，所以怕羞了，可是公爵夫人已注意到，她使他不因怕羞而難堪，這巧妙之處，使那年輕的皇子有了深刻印象。

他第一次演出的晚上，開幕比平時提早了半個鐘點，當夜會會場移到劇場中去的時候，客廳中只有九個十個老太太。這樣的觀衆並不影響皇子，況且她們都是在慕尼黑受皇家的教養的，她們怎樣也喝采，也鼓掌。以女官長的地位，公爵夫人把一道門鎖上，不讓朝臣們進入劇場。皇子有一個文學頭腦，模樣也好，第一幕演得不壞；他從公爵夫人的眼色中靈敏她說出了他應該說的劇詞，有時她也給他提示。到一個地方，少數觀衆大聲叫好了，那公爵夫人祇給了一個暗號，榮譽的門開了，一忽兒，劇場中充滿了朝中所有的美婦人，她們看到皇子的台風驚人，又與高采烈，就全體喝采；皇子快活得臉紅了。他演的是公爵夫人的情人。根本不用暗示他什麼台詞，立刻她做得種種暗號，叫他別那樣窮凶極惡；他談情談得女主角臉紅了；他一說就說了五分鐘。公爵夫人跟早年一比，已非容光煥發的女人；發勃利西奧的被捕，和這個沉寂憂鬱的發勃利西奧，陪了

他在瑪喬爾湖上的泛舟，給美麗的吉娜至少增添了十歲年紀。她的外形都有了皺紋，智慧是增加了，青春卻消失了。

現在，她難有青春時候的輕快心情了，可是在舞台上，靠胭脂，和一些專供女伶之用的藝術技巧幫忙，她依然是全朝廷中最美麗的女人。熱情的皇子的戲詞，使朝中機警起來，這晚上他們都互相走告，「這新皇子是一個包爾比！」伯爵心裏立刻不受用。戲演完了，公爵夫人當着全體，說道：

「皇子演的太好了；人們會說，你愛上一個三十八歲的女人，這樣我和伯爵就要吵嘴了。以後我再不能跟你合演，除非你可以賭個咒，跟我唸詞兒時，好似你在跟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唸詞兒——譬如拉凡爾茜侯爵夫人——那樣。」

這一個戲演了三次；皇子快活得發狂了；有一天晚上，他卻在思攷什麼。

「或許我是錯了，」女官長對公主說，「否則是拉西在耍我們花樣，我建議你點一個明天的戲；今夜，讓皇子演得不太好，在失望之中，他會說出一些話來的。」

皇子果真演得很壞；人們聽也聽不出他，他簡直不知道如何說完他的每一句子。第一幕完了，他兩眼中都有了淚水；公爵夫人站在他旁邊，卻很冷，無動於中的樣子。在化粧室裏，皇子

看到了她，只他們兩人，他闖上了門。

「我永遠沒有辦法，」他對她說，「演第二，第三幕了；我反對他們出於禮貌，才鼓掌，這種鼓掌使我的心都痛了。你想想，我怎末辦呢？」

「我可以到舞台上，向太后鞠一個深深的躬，再向觀衆鞠一個躬，然後，就像一個真的舞台經理，來宣佈演萊利奧這個角色的演員突然病了，喜劇停演，改爲音樂節目，羅斯卡伯爵和小吉索爾菲一定很樂意，他們的破嗓子可以在這樣顯赫的一個場合獻一回醜了。」

皇子握住公爵夫人的手，狂喜地吻那隻手。

「爲什麼你不是一個男人？」他對她說，「你是我的好顧問。拉西剛才在我的桌子上放下了一百八十二份罷免書，控訴謀殺我父親的人犯的。除了罷免書之外，還有一份二百頁的起訴書；我得唸一遍，而且，我答應了不告訴伯爵。一切的結果是殺頭，他已經要我從法國，安蒂勃附近去抓回那個我最喜歡的大詩人費朗特，派拉，他在那裏化了一個名字叫龐賽。」

「祇要你絞死了一個自由黨，拉西就給鐵鍊鎖住在他的部裏了，他就希望如此；可是皇子啊，你從此就不能够先行宣佈你兩小時之後的行踪了。我不能把你剛才吐露的悲哀的喊聲告訴公主，或則伯爵；可是我起了誓，什麼也不瞞過公主，皇子如果把剛才給我說的話，再跟他母親說

「逼，我覺得是很好的。」

這一個建議分了失敗的演員的心，失敗的痛苦正在擾亂我們的皇子。

「好，去告訴我的母親，我到她的大密室裏去就是。」

皇子離開了劇場，經過那通到劇場去的客廳，粗聲大氣地斥退了跟踪着他的御前大臣和值日副官；同時，公主也急忙離開了觀衆席；走進大密室，女官長向母與子致深沉的敬禮，隨即退了出來。朝臣的激動是意料中事，正是這一類事使朝廷變得這樣的有趣。一小時之後，皇子親自到了密室門口，召見公爵夫人；公主在流淚，皇子的表情也大變了。

「兩個優柔寡斷的人在生氣了，」女官長這樣告訴她自己，「他們要找人出氣的。」起先，母子兩人搶着說話，要把詳細情形告訴公爵夫人，她在答話時很小心，不發表任何意見。連續了兩個小時，三個演員，演一幕沉悶的戲，並不退場。皇子親自去拿來了拉西放在他桌上的兩大件公文；一出密室門，他看到整個宮廷還在等他。『走吧，讓我安靜一點！』他非常不客氣地叫喊，過去沒有過這樣的先例。皇子不願意他們看到他自己拿那兩件公文的皮包，一個皇子是不應該拿什麼的。全體於一瞬之間，消失了。回來時，皇子沒有碰到任何人，只除了那些吹滅燭火的僕役；他也憤怒地斥退了他們，還有那可憐的值日副官方塔那，他太不懂事，也太熱心，竟然還逗

留不去。

「今晚上，個個人都拚了命，要我失去耐性，」他走進密室時，憤怒地對公爵夫人說；他信任她的智力，對她顯然不肯說任何意見，也憤慨了。她這方面是下了決心的，除非她被「再三地」邀請了，她還是不發表意見爲妙。又是半個鐘點過去了，皇子覺得自己應該是有尊嚴的，最後卻也下了決心，對她說：「可是，夫人啊，你什麼也沒有說啊！」

「我的責任是侍候公主，聽到的話，應該趕緊把牠們忘記。」

「對的，夫人，」皇子說，臉紅了，「我命令你告訴我你的意見。」

「懲罰的目的乃是預防事件的重演。已故的皇子，是被毒死的嗎？這是一個很可懷疑的問題。他是給甲各黨人毒死的嗎？拉西最希望能證明這一件事，因爲這樣一來，他可以成爲皇子永遠需要的工具了。這樣一來，你的統治還祇是開始呢，你就會有很多很多這樣的夜晚了。你的臣民在說，大體說來，皇子的本性中充斥着良善，這是很對的；只要他不去絞死自由黨人，他可以永遠享受這個美名，自然，就決不會有人做什麼夢，要來毒死他了。」

「你的結論就很明顯了，」公主氣惱地說，「你不主張懲罰我的丈夫的凶手。」

「很顯然，夫人，因爲我和他們是有過一種柔情的結合的啊。」

公爵夫人從皇子的眼中看到，他似乎以為，他和他的母親正在串通了起來，要控制他的行為。接着，這兩個女人中間激起了一場口角，最後公爵夫人說，她再也不多說一個字了，果真堅持了這句話；可是皇子和他的母親討論了很久之後，又一次命令她發表她的意見。

「我向皇子起誓，我不能够。」

「這真是太孩子氣了！」皇子叫道。

「我請求你表示意見，」公主也莊重地說。

「我懇求你，別讓我說話了，夫人，可是，」公爵夫人接下來問了皇子說，「你唸得一口好法文：爲了使我們的心緒平靜一點兒，他能不能給「我們」唸一首拉芳丹的詩呢？」

公主覺得「我們」這個措辭太傲慢了，可是立刻她的神情又感到驚奇，又感到有趣了，當女官長冷冷地走到書架前面去，帶回來一部拉芳丹的寓言詩；她在書中翻了一會兒，於是把書遞給皇子，對他說：

「我請求你把這個寓言「全部」朗誦一遍。」

園丁和莊主

有一個園藝家，半布爾喬亞半農民，在某村中，有一個園子，還有一些地。他築了籬笆圍住牠，種了苜蓿，石竹和素馨，展覽會上常得獎，花珠是瑪谷的生辰禮。有一天，他找隔壁一個莊主，幫他對付一隻搗亂的兔子。「這暴征啊，」他說道，「到處亂鑽，我的陷阱和網，倒成了牠的笑料，捧頭、石頭都打不到牠，我說牠真是一個戲法家。」「戲法家！我不信，」莊主回答道：「那怕牠真是鬼魔，詭計多端我也不怕，不消多久我就抓住牠，好人哪，我一定保護你，憑我的生命。」「但是，什麼時候？」「明天」。不勞多等候，他帶了人馬來到了。「我們先得吃一頓，」他說，「你的鷄兒可不壞。」

一頓吃完了，一切都準備好，獵角吹，獵犬叫，一場大鬧，那好人戰戰兢兢。他怕得一點兒不錯。廚房園子統統毀了，統統給踐踏了，沒有一個罐頭，沒有一個框子保得了。再會了，洋葱，菲菜和芭菜，再會了，南瓜，再會了，能煮鮮美的湯的一切。

好人說，這是皇子的排場，可是沒有人理睬他的話，人犬祇一忽兒就盡毀了他的天堂，就是全省的兔子都出來，十年也不至於糟塌得如此。

小小的皇子們，有什麼問題時，還是自己來解決，要是他找什麼國皇來幫忙，保管弄得他懊傷又懊傷。

朗誦完畢，便來到一個長久的沉默。皇子把書放回架上，來回在密室內走動。

「夫人，」公主說，「你能否說一些話呢？」

「真的，沒有，除非皇子委任我做他的大臣。如果我在這裏說話，我會失掉我的女官長的職位的。」

又是一個新的沉寂，繼續了整整一刻鐘；最後，皇子記起了過去他們演過的戲裏面，路易第十三的母親瑪麗，德、美狄契這個角色了；最近這幾天來，女官長讓他讀一部精美的「路易十三傳」，巴靜著。公主雖然心中煩惱之極，卻相信公爵夫人會很容易就離開這國土的，於是拉西，真使她感到恐懼，也許學習了呂希留的樣子，使她的兒子放逐了她。目前這情形，公主氣惱得願意犧牲一切來侮辱她的女官長。可是她不能。她站了起來，微笑得稍爲過火一些地，走去握住公爵夫人的手，對她說：

「夫人，給我一個友誼的見證，說話吧。」

「好的！兩個字，不再多了：燒掉，把惡毒的拉西所羅織起來的這些公文一起放在爐子裏燒掉，而且不要讓他知道牠們已經燒掉了的。」

她又用微語，親暱地，在公主耳中說：

「拉西也許會變成呂希留的。」

「可是，見鬼了，這些公文文化掉了我八萬法郎！」皇子憤怒地叫喊了。

「皇子，」公爵夫人加重了語氣說，「這就是雇用下等出身的流氓的代價。但願你虛擲一百萬，也別相信那惡毒的流氓，六年來，是他使你的父親沒有好好安睡過一晚。」

「下等出身」這四個字使公主大樂，她似乎感到伯爵和他的朋友太重視了智力——這和甲各賓太相似了。

在深沉的寂寞的片刻中，公主這樣思攷，而宮中的鐘敲了三下。公主站起身，向她的兒子行了禮，對他說，「我的康健不應該許我繼續來討論了。絕對不要雇用下等出身的大臣；你不會覺得我猜疑心太重的吧，我想你的拉西已把你化在調查統計上面的一半的金錢放到他自己的口袋中去了。」公主從燭台上拿下兩枝臘燭火，放進火爐，放直了，免得牠們熄滅；然後走到她的兒子前面，她又說，「在我心中，拉芳丹的寓言勝過了報復夫仇的願望。你應該許我燒掉這些文件嗎？」

皇子還是不動一動。

「他的臉真愚騷啊，」公爵夫人對她自己說：「伯爵是對的；已故的皇子用不着我們等到了早上三點鐘還不上床，早已決定下來了。」

公主還站着呢，說：

「那小法律家，要是他知道他的連篇謊話，巧妙地堆砌起來作爲他自己進身之階的公文，使我們這國內最重要的兩個人一夜不睡覺，也許會感到驕傲的。」

皇子像一個瘋子一樣，把一個公文包裹的全部內容擲入火爐中。一大堆紙幾乎把兩枝燭火滅掉；屋內滿是煙。公主從她兒子的眼中看到，他幾乎想抓起一瓶水來救出這些文件，因爲這些文件化費了他八萬法郎啊。

「開窗！」她忿忿地喊公爵夫人。公爵夫人趕快遵命；立刻所有的紙同時燒着了；煙鹵中起來一陣咆哮，立刻證明那煙鹵也燒起來了。

皇子在金錢一方面小氣得很；他以爲他看到了，他的宮殿已經着火，一切寶藏化爲烏有；他奔到窗口喊衛兵，聲音都變了。聽到皇子的聲音，兵士混亂地奔到庭院中，他又回到火爐前，火爐正吸入窗中吹來的空氣，聲音真可怕；他忍不住了，賭了一個咒，在密室中像失去了理性的人

一樣來回走了三趟，於是狂奔而去。

公主和女官長面面相覷，站着在深深的沉寂中。

「風暴又要起來了嗎？」公爵夫人問她自己；「我是戰勝了，無論如何！」她正預備說一些非常傲慢的話，忽然看到那第二個公文皮包沒有動。「不，我祇戰勝了一半！」她對公主清爽地說：

「夫人是否命令我燒那另一個文件呢？」

「你在那裏燒掉牠們吧！」公主忿忿地說。

「在客廳的火爐中，如果我一張一張地燒掉牠們，就沒有什麼危險了。」

公爵夫人臂下挾了滿滿的公文包，拿一枝燭火，走到隔壁房間裏。她先看到這是罷免書的文件，在圍巾中藏了四五卷，其餘的就小心地燒掉了，燒完後也不向公主告辭，自己消失了。

「這才傲慢呢，」她自己想，笑了，「可是她的寡婦心胸幾乎把我的頭放在斷頭台上了。」

一聽到公爵夫人的馬車聲，公主對她的女官長是氣憤得失性了。

雖然很晚，公爵夫人還是喚起了伯爵。他已到失火的宮中去了，他來了，說火已救滅。「小皇子真是很勇敢的，我大大地捧了他一下。」

「你趕快看這罷免書吧，讓我們立刻來燒了牠。」

伯爵讀着，臉色都青了。

「我的天，幾乎句句是真實的，調查得那樣地巧妙而仔細，他們的確追蹤了費朗特，派拉；如果他說了出來，我們的戲難演。」

「可是，他絕不會說出來的，」公爵夫人叫道；「他是一個光榮的人，燒掉牠們，燒掉牠們。」

「慢一點兒。讓我把二十五個危險的見證人姓名記下來，我得請他們離開了，只怕拉西又想捲土重來。」

「我得告訴你，皇子已經答應，不把我們深夜的一幕戲告訴司法大臣拉西。」

「他是會守信的，由於懦弱，由於恐懼。」

「現在，我的朋友啊，經過這樣的一晚，我們得提早我們的婚期了；我不願意法庭上的審判作我的嫁奩，況且那一個罪，是因爲了另外的一個人，我才犯下的。」

伯爵在戀愛了，他叫一聲，握起她的手來，他的眼睛中晶瑩着淚水。

「你離開之前，勸告我一下，用如何的態度對付公主，我太累了，我在舞台上化了一小時，

又在密室中化了五小時。」

「你不告而別，已經很足够了，報復了公主的酸辣的話，僅僅是她的柔弱的證明。明天還是用今天那樣的聲調對待她，因為拉西還沒有在監獄中，也沒有被放逐，況且我們也沒有撕毀發勃利西奧的判決書。」

「你強迫了公主作一決定，這一類事，皇家人物，甚至於首相之流，也感到不快活的；你又是她的女官長，這是說，你是她的小僕人。弱者常常反回來的，三天之內，拉西將格外得寵；他大約要吊死什麼人了；可是，除非他和皇子得到協調，否則他是沒有作用的。」

「今夜，有一個人火焰中受了傷——一個裁縫。真的，他勇敢極了。明天，我要請求皇子扶着我的手臂，去訪問這個裁縫；我將全付武裝，四處戒備；好在，這年輕的皇子還沒有人仇恨了他。我希望他能習慣於出現在街頭，這是我玩拉西的花樣了，他自然也要學我的樣，可是他不能這樣大胆。從裁縫那裏回來，我將故意帶他經過他父親的石像；他會注意到，那愚笨的雕刻家給披在石像上的一件羅馬大袍，已經被石子打破；總之，如果他還不明白，他真是太笨了，他會自動地說的吧，「絞死甲各賓黨人便有了這樣的收穫。」我將這樣回答他的一句話；「你要末絞死一萬人，要末一個人也不絞死；聖，巴賽洛密奧把巴黎的清教徒全都撲滅的呢，」

「明天、親愛的朋友，在這一個散步出發之前，先把你的名字送進皇子宮去，你去告訴他：「昨夜，我給你擔任了一次大臣的職司，因為了你的命令，我使公主不高興了。你得賠償我。」他以為你要求錢，一定皺了眉頭；你讓他在這種不愉快的思潮中，越長久越好；然後，你可以說，「我請求下令，給發勃利西奧一次 in *contraddittorio* 的審判（這是說，發勃利西奧也能出庭的審判，）由國內最受尊敬的十二個審判官來執行。」不要失去了時機，你立刻呈上你自己寫好了的呈文，請他簽上字，這呈文我來口授，你來筆錄；我自然把取消以前的判決書這一句話包含在呈文中。這可能遇到一個反對，但是，如果你溫柔地請求他，他也許還想不到。他可能對你說：「發勃利西奧先應該回進礮台去關起來。」對這句話，你可以回答：「他可以進市監獄裏去關的。」（你知道我是那裏的主人，每天晚上，你的姪子可以來探望我們。）如果皇子說，「不成，他的越獄行為已經沾辱了礮台的聲譽了；我希望，爲了形式，他得回到他原來的籠子裏去」那末你可以回答，「不成，因爲到了那裏，他落入我的敵人拉西的手掌中間了；」用你說出來特別有效的那種女性的暗示，讓他明白，祇要你提到了今夜的事，就能對付拉西了；如果他堅持不讓步，你可以宣佈，你要到莎卡去過半個月了。

「你得把發勃利西奧找來，和他商量一下，他如何去投案。我們必須預料一切，如果他被關

去了耐性，把我先行毒死，發勃利西奧就很危險了。但這未必可能，你知道我請來了一個法國廚子，最歡樂的人，最喜歡說雙關語，雙關語和謀財害命是勢不兩立的。我已經告訴我們的朋友發勃利西奧了，總之，我找到了他那次英勇行動的全部見證人；很明顯的，是吉萊佛想要謀殺他。我沒有把這些見證人告訴你，因為我想給你一個驚喜，可是計劃失敗了，皇子不肯簽字。我也告訴了我們的朋友發勃利西奧，說我一定給他在教廷中找到高高的地位；可是，如果他的敵人能够在羅馬的教廷上控告他曾犯殺人罪，我就要有許多困難了。

「夫人啊，你明白嗎？如果他沒有經過一次最莊嚴的審判，他這一生之中，吉萊佛這名字就永遠成爲他的一個烙印了。既然自信無罪，就不必胆小，儘管審判好了。況且，他即使有罪，我也可以開釋他。我和他說過之後，這熱情的少年就不讓我說完了話，就拿起一份官廳年鑑來，我們就一起查了一下，挑出十二個最正直，有學問的審判官來，我們抄下來之後，又取銷了六個名字，預備放進六個跟我私人有仇的名字去，因爲只找到兩個，我們就填入了四個忠於拉西的混蛋。」

這一個建議使公爵夫人很焦慮，這是有理由的；最後，她聽從了理智，由伯爵口授，她筆錄了那挑定的審判官的一道命令。

伯爵到早上六點才離開；她想睡卻睡不着。九點鐘，她和發勃利西奧用早餐，她發現他燃燒似的願意受審：十點，她伺候了公主；十一點，她見到皇子，他正在舉行一個接待會，毫無異議就簽字在命令上。公爵夫人把命令送給伯爵，就睡覺了。

當伯爵，在皇子面前，把命令交給拉西副署的時候，那道命令上，皇子已在晨間簽了字的，拉西的憤怒，若加以描寫，一定是很有趣味的；可是我們必須繼續我們的故事。

伯爵談着那些審判官的優點，主張再換幾個名字，讀者對於這許多的程序，以及那許多朝中的陰謀，一定已經感覺到煩懣了。從這整個的事情來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教訓，一個人混在朝廷裏面，即使他很快樂，他的快樂也受到了折扣，無論如何，他的未來就要受一個侍女的陰謀底影響了。

另外這一方面，在美國，在共和國，你卻得自朝至晚，對街上一個店主恭恭敬敬，結果就跟他們一樣的沉悶；而且那裏並沒有歌劇院。

公爵夫人晚間醒來，非常焦急：發勃利西奧找不到了；最後，將近夜半，在宮中表演節目之時，她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並不投到市監獄去，伯爵是那裏的主人，他回到礮台中，回到那原來的木籠中去，快活之至，因為他和克萊麗亞又祇咫尺之遙。

這一件影響大極了，在那裏，他受毒的危險性更大了。這一個愚笨的行爲使公爵夫人絕望了；她能原諒那原因，原因是對克萊麗亞的瘋狂的愛，無疑是，因爲這位少女就要在幾天之內嫁給克萊來參齊侯爵了。這一個愚笨的行爲又在公爵夫人的心頭恢復發勃利西奧過去對她的影響

「我要皇子去簽字的那一道可恨的命令，是他的死因啊！人動不動就講究榮譽，多末地笨！好像在專制政體之下，是有榮譽的，在拉西擔任了司法大臣的國家之內，是有榮譽的！我給他簽了這道組織法庭的命令，如果他要寬恕他，他可以直接簽一道寬赦令，毫不費力。何況發勃利西奧那樣的出身，即使他是手拿了刀，殺死了吉萊梯那樣的一個戲子，這又算什麼呢？」

一接到發勃利西奧的信，公爵夫人奔到伯爵那裏去，伯爵是死一般地蒼白。

「天啊！親愛的朋友，這孩子的事我總是弄不好，而你又來困惑我了。我可以給你證明的，我把市監獄的獄吏，在昨天晚上，把他找來了；每天，你的姪子可以和你一起喝茶。可怕的是，我和你都沒有法子告訴皇子，說有下毒的危險，拉西會給他下毒藥的；這種疑心，在他看來是太不道德了。然而，如果你主張我去，我可以到宮裏去，可是我知道那答案。我還可以說一點：我建議一種策略，我自己是不願意使用的。自從我在這一個國內當權到如今，我沒有害過一個人，你知道有時候在這一方面我很敏感，往往在黃昏中，我還想起我在西班牙會不假思索地槍斃了兩

個間諜。好了，你願不願我做掉拉西？他加害發勃利西奧的危險性是大極了；他已經有了把握，可以把我驅逐出這個國家了。」

這一個建議使公爵夫人感到了非常的高興，可是她並不採用。

「我不希望，」她對伯爵說，「在我們退休以後，在美麗的南波城的天空之下，黃昏到來的時候，你有了一種憂愁的思想。」

「可是，親愛的朋友，我看我們必須在兩種憂愁的思想之中，挑選一種了。如果發勃利西奧得病而死，你怎末辦，我怎末辦呢？」

討論又回到這個題目上來了，公爵夫人用下面的一段話結束了她：

「拉西可以活下去，因為我愛你，超過了發勃利西奧；不能，我不能讓我們將來，老了之後，一起過的那些晚上，受到毒害。」

公爵夫人奔到礮台中；法皮奧，康梯將軍欣然拿出了軍事法令來，阻止了她；非有皇子的手諭，沒有人能夠走進這個國家監獄。

「可是克萊參齊侯爵和他的音樂家天天到礮台裏來的啊？」

「我得到了皇子的命令。」

可憐的公爵夫人還沒有知道她的全部的痛苦。法皮奧，康悌認為發勃利西奧的越獄毀了他私人的名譽；當他看到他來到礮台內，本來他不應該收容他的，因為他沒有命令。『可是，』他告訴他自己，『這是天意，要恢復我的名譽了，把我從可以毀壞我的軍人事業的一切嘲笑之中挽救了。良機不可失，反正他們要開釋他的，我就報他幾天的仇。』

第二十五章

我們的英雄底歸來把克萊麗亞擲入失望之中：可憐的少女，虔敬而對自己是誠懇的，怎末能不思考到這一點呢，離開了發勃利西奧，她永遠是不會快樂的；可是，她曾經給聖母起了誓，在她父親中毒的那一次，她決定犧牲自己，嫁給克萊參齊侯爵。她也起了誓，從此不再看見發勃利西奧，她已經成了無窮悔艾的受難者，由于發勃利西奧越獄的前一夜，她不覺在信上允承了底一次會見，我怎末能描寫她那悲哀的心頭的感情呢。當她在憂愁中間，凝望那些飛去飛來的小鳥，而後，習慣地抬起眼睛，充滿了柔情，望一望以前發勃利西奧時時眺望她底一扇窗子，那時候，她看到他又在那裏了，溫柔而尊敬地，向她行了禮。

她想像，這是一個幻景，蒼天爲了要懲罰而顯現的；然而那殘酷的現實，在她的理性之中，鮮明地呈現。「他們又抓住了他，」她對她自己說，「他是完了！」她想起越獄以後，礮台中流傳了的一些話；連那最下等的獄吏也認爲他是被他侮辱了。克萊麗亞看着發勃利西奧，縱然對制

自己，那一眼也表示了她投擲到絕望之中底激烈情緒。

「你以爲，」她彷彿在給發勃利西奧說，「在他們給我預備的華麗的宮中，我會快活嗎？我的父親一再說，聽得我耳朵起厭了，說你是跟我們一樣窮的，可是天哪，我能過這窮苦的生活，將是何等的幸福！但是，唉！我們永遠不能彼此相見了。」

克萊麗亞沒有勇氣來用那一套字母：當她望着發勃利西奧的時候，她暈過去了，她倒在靠窗的一隻椅中。她的頭倒垂在窗楣上，卻因爲她直到最後還是熱望着他的，她的臉向着發勃利西奧，他把她看得很清楚。當她，過了一會兒，睜開眼睛，她的第一眼就見到了發勃利西奧：她看到他的眼睛裏有着淚水，可是這淚水乃是極度歡樂底結果；他看到，雖然分離着，他卻並沒有被她的忘記。這一雙可憐的年輕人，見到彼此，便入魔一般地凝結了半天。發勃利西奧想到歌唱了，好像他有六弦琴在給他伴奏，他歌唱的是即興的幾句子：「我爲了再和你相見，所以回到監獄中來；他們快要審問我了。」

這幾個字又喚醒了克萊麗亞心中，一切沉睡了的美德：她迅速地起了身，避開她的眼；用最生動的姿勢，想要表示給他看，就是她永遠不能再看見他；她已經答應了聖母、剛才因爲忘記了，所以才看他的。發勃利西奧還是向她表示他的愛情，克萊麗亞生氣了，就從房間裏逃走了，

又給她自己賭了咒，她永遠不再看見他了，因為她向聖母起了誓，就是用了這樣的幾個字的：「我的眼睛將永遠不再看見他。」她已經把這幾個字寫在一張小紙頭上，而唐·賽薩伯伯也允許了她，在供奉時，當他誦着彌撒，她在祭台上把牠火化了。

可是，起誓不起誓，發勃利西奧一到礮台裏，克萊麗亞又恢復了往昔的習慣和當時的活動。本來，她一整天在她自己的房間裏，孤寂地過去。但到發勃利西奧底出現，使她始料所未及地騷擾萬分，到她又重新鎮靜了之後，於是她開始在精舍中跑來跑去，那就是說，她又開始和她所有的貧賤的朋友們、重新恢復交情了。廚房裏有一個長舌的老太婆，用神祕的聲調對她說：「這一次，發勃利西奧先生不能離開礮台了。」

「他不用爬牆了，」克萊麗亞說，「如果他被開釋了，他可以走大門出去的。」

「我說，我可以保證的，他出礮台大門時，是兩隻腳先出去的。」

克萊麗亞顏色蒼白了，這突然的變色給老太婆看到，她的嘴就閉了起來。她對她自己說，她已經犯了失言的罪，這樣地在總督的女兒面前大胆說話，因為她將來的責任一定是告訴所有的人，發勃利西奧是自然而然的死。回到她房間去的路上，克萊麗亞又遇到了獄中的醫師，一個老實而怕羞的人，驚惶地告訴她，說發勃利西奧病得很重。克萊麗亞幾乎兩腳不能站在地面，她到處

找她的伯伯，那良善的唐·賽薩，最後在禮拜堂裏找到他，正在狂熱地祈禱；從他的臉上，看出他心亂如麻。晚餐的鐘聲響了。在食棹上，兩兄弟不交談一句話；僅在晚餐快用完的時候，將軍給他的哥哥說了很粗暴的幾個字眼。後者望了望僕人，僕人退出了房間。

「將軍，」唐·賽薩對總督說，「我感得很光榮，能報告你，我要離開破台了：我提出辭職。」

「勇敢！勇敢極了！……使人猜疑我。你可以把理由告訴我嗎？」

「良心。」

「去吧，你不過是一個牧師！一點不懂得榮譽！」

「發勃利西奧一定死了，」克萊麗亞想，「他們在晚飯中下了毒藥了，要不然就是明天下手。」她奔向養鳥房裏，決定去唱歌，自己在鋼琴上彈奏。「我要去懺悔的，」她這樣告訴自己，「爲了救一條命，背了我的誓言，我可以得到寬赦的。」可是何等使人驚駭啊，一到養鳥房，她看到那窗子的鐵條上，已經釘起了木板。在絕望之中，她企圖警告那囚犯，她簡直不是在歌唱，而是在嚷叫了。什麼回應也沒有，一個死一般的沉寂已經統治在法爾納斯高塔內。「完了，」她這樣告訴她自己。遏制不住自己了，她下了樓梯，又回上來拿了她所有的少數一些兒錢和幾粒鑽石的

小耳環；出來的時候，她也拿了晚飯時留下來，放在食櫥內的麵包。「如果他還活着，我的責任是救他。」她高傲地走向高塔的小門；那扇門是開着的，八個士兵剛好佈防在第一層的有柱子的房間內。她勇敢地面對了這些士兵；克萊麗亞打算跟他們的隊長當面說話：隊長不在。克萊麗亞奔到了那繞着一根柱子，螺旋形地上昇的小鐵梯；士兵驚駭地望着她，可是顯然因為了她的抽絲的圍巾和她的帽子，不敢跟她說什麼話。到了梯子的最高一級，沒有人；可是跨到了上面一層樓，在那條過道的入口道，讀者還記得吧，一起有三重鐵門，才通到發勃利西奧的木籠子，那裏她遇了一個掌鑰匙的人，她並不認識他，他對她陰險地說：

「他還沒有吃。」

「我知道的，」克萊麗亞傲慢不遜地說。這人不敢阻住她。走上二十步，克萊麗亞看到，在通到發勃利西奧的木籠去的六級扶梯底第一級上，又坐着一個掌鑰匙的獄吏。老年紀，一臉凶相，他堅定地對她說：

「小姐，你有總督的命令嗎？」

「難道你不認識我嗎？」

克萊麗亞，這時給一種神靈的力量支持了，她完全不是她自己。「我要救我的丈夫，」她告

訴她自己。

當那老獄吏叫道：「我的責任不能允許我……」底時候，克萊麗亞跳上那六級；她撲到門上：鎖眼中有一個巨大的鑰匙，使盡平生之力，她把牠旋轉了。這時，那一半兒酒醉的老獄吏抓住了她的衣服的下角，她迅疾地進了房間，把門關上，撕破了衣服，就在老獄吏推門要跟進來的時候，順手把手邊的一個門門栓上了。她往那木籠中一望，發勃利西奧坐在一張小桌子上，晚餐擺在上面。她衝到桌上，推翻了牠，抓住發勃利西奧的兩臂，給他說：

『Hai mangiator!』

第二人稱用了單數，使發勃利西奧樂極了。心神不定的克萊麗亞第一次忘記了她的女性的羞澀，她讓她的愛情曝露了。

發勃利西奧正要開始這致命的晚餐，他把她抱在手臂中，狂吻她。「這一頓飯是下了毒的，」他想，「如果我告訴她還沒有吃，宗教又要佔優勢，克萊麗亞又要逃去了。如果，相反的，她認為我已經是一個垂終的人，我就可以得到她的諾言，在我身邊陪伴我了。她也希望找到什麼藉口，使那可怕的婚姻破裂，機會是來到了：獄吏會集中起來，他們會撞破這個門，那末就可以造成這樣的醜史，也許克萊參齊侯爵害怕了，這婚事也完了。」

在這樣思考着的沉默之中，發勃利西奧已經覺得克萊麗亞在掙扎，要想脫離他的擁抱了。

「現在我還不覺得痛苦，」他對她說，「但是，立刻我就要躺在你的脚下叫痛，幫助我死
去！」

「啊，我的唯一的朋友！」是她的回答，「我跟你一起死。」她癱瘓一樣地擁抱他。

她是這樣地美麗，衣服是被撕破的，又在這樣的狂熱之情緒中，發勃利西奧就忍耐不住，有了一種潛意識的衝動。毫沒有遇到抗拒。

一個極大的歡樂之後，在熱情與柔懷中，他勇敢地對她說：

「我不能讓一個誑騙來沾污了我們的第一次的歡樂：要不是你的勇敢，現在我祇是一具死屍了，或許我還在劇痛中扭曲着，可是正在我開始要吃的時候，你來了，所以我一點也沒有碰這些盆子。」

發勃利西奧描摹那可怕的形象、爲的是要減去克萊麗亞眼中已經呈現的怨憤的神色。她看了他好久，兩個強烈的矛盾的情感，在她胸中戰鬥着，然後她撲入了他的臂中。他們聽到走廊上有一個大聲音、三重鐵門給狂暴地拉開，聲音在嚷。

「啊！如果我有武器！」發勃利西奧叫道，「我進來時，他們先把武器搜去了。自然他們是

來殺我的。再會了，我的克萊麗亞，我祝福我的死亡，牠使我得到了快樂的啊。」克萊麗亞擁抱了他，給他一把象牙柄的小刀，刀鋒的長度不過一柄裁紙刀的樣子。

「別讓你被殺死，」她對他說，「自衛到最後一秒鐘；如果我的牧師伯伯聽到了聲音，他是一個勇敢而有美德的人，他會救你的。」這樣說了，她奔到門前。

「如果你沒有被殺死，」她狂熱地說，手中拿住了門門，她的頭向着他，「寧可餓死，什麼也不要碰。把這麵包帶在你身上。」聲音越來越近，發勃利西奧抱住了她的身子，站在門邊傍的地位上，於是狂暴地把牠拉開，奔下那六級扶梯。他手中拿着那象牙柄的刀子，正要拿牠刺向方塔那將軍，皇子的副官的胸口，他驚懼地縮回去，痛苦地叫道：「我可是來救你的，台爾·唐戈先生。」

發勃利西奧走上扶梯六級，向木籠中叫喚：「方塔那來救我了；」於是，轉身向將軍，站在扶梯上，冷靜地和他討論問題了。他說了許多話，請求他原諒盛怒之中的一種行爲。「他們要毒死我；那一張桌上的晚餐是下了毒的；我沒有吃，這卻大大震驚了我，我承認。當我聽到你在樓梯上的聲音時，我以爲他們要用刀子來結果我了。將軍，我請求你下令，不准任何人進木籠；他們也許要拿走毒藥的，我們的良善的皇子必須一切都明瞭。」

蒼白而驚駭的將軍把發勃利西奧的命令傳給了跟他進來的一羣獄吏：這些人看到下毒的祕密給洩露了，趕快跑掉；他們先走，表面上是不要耽誤皇子的副官，因為樓梯太狹窄了，實在是巴不得走掉。使方塔那將軍非常奇怪的是發勃利西奧在樓梯中央耽誤了足足一刻鐘光景，那是在柱子上螺旋形上昇的小鐵樓梯；實在他希望克萊麗亞有充分時間在樓上躲藏好。

那是公爵夫人，在多少瘋狂的嘗試之後，才把方塔那將軍派遣到了高塔裏去；她的成功也非常偶然。一離開那惶恐得跟她一模一樣的伯爵之後，她趕緊到了皇宮中。公主是天性不愛那種瀰漫的精力的，她認為這是太庸俗了，認為公爵夫人在發瘋，絲毫不願意爲了她的緣故，而採用什麼對策。公爵夫人已理性全失，正流着滾燙的眼淚，她什麼也不會，只會時時刻刻的重復：

「可是，夫人啊，發勃利西奧一刻鐘之後就死了，被毒死了。」

看到公主是恬靜無爲的，公爵夫人真悲傷得如癡如狂了。一些在宗教教養之中長大起來的人，是時常能作自我反省的，但是現在公爵夫人都完全想不到這種：「我先用了毒藥，我將死于毒藥」底道德觀。這種觀點，在意大利人，尤其在狂熱之中，是最最不合脾胃的，正如在巴黎，在同樣的情形之中，一個人若說了些雙關的俏皮話一樣。

在絕望之中，公爵夫人闖進了客廳，在那裏她遇到克萊參齊侯爵，那天恰好輪值到他。她剛

回到了帕爾瑪的時候，他曾一再向她致謝，若然沒有她保薦，他是不可能成爲榮譽騎士的。他也曾經說過許多許多盡忠的話。公爵夫人這樣向他呼籲：

「拉西打算把發勃利西奧，他又在礮台中間了，把他毒死。我要給你一瓶子水和一些朱古律，你可以帶在口袋中間。請到礮台那兒去，給法皮奧，康悌將軍說，如果他不允許你親手把水和朱古律交給發勃利西奧，你和他的女兒的婚姻就要破裂，這樣做了，你就救了我的命。」

侯爵的臉都青了，外表上，一聽這話是非但沒有精神氣爽，反而鬱結起來，竄態畢露；他「不相信，在這樣一個講禮義廉恥的帕爾瑪，由這樣偉大的領袖在統治的，能發生這等驚人的罪惡」，等等。更糟糕的是，這種濫調他還說得慢吞吞。一句話，公爵夫人遇到一個老實人，軟弱無用，決不會果斷行爲的。這一類的話說了許多，桑賽凡麗娜夫人一再驚叫打斷他，後來他忽然想出了一個辦法來，出任榮譽騎士之時他起了誓，這使他不能夠參加任何違反政府的行動。

誰能想像公爵夫人的焦慮與失望，她感到時間在飛逝？

「可是，至少去見那總督，告訴他，我要追逐那發勃利西奧的謀殺者，直到地獄中間！」
失望固然加強了公爵夫人的口才，可是這一切火焰祇能使侯爵愈形惶恐，愈加不肯決斷；一小時之後，他不願有所爲，正如開始之時一樣。

這不快活的女人，她已經到了失望的極限了，知道總督是決不肯拒絕這樣富有的一個女婿的，就跪在他面前了！這一來。侯爵的卑怯愈增加了；他，看到這付景象，只怕自己在無意之間屈服；可是一個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侯爵本是好人，在他脚下，這樣美麗，又這樣有勢力的一個女人的眼淚和姿勢感動了。

「我自己，貴富雙全的，」他對他自己說，「說不定也有一天，要匍伏在一個共和黨人的脚下！」侯爵哭起來了，最後同意了，作為女官長的公爵夫人要帶他去見公主，讓公主允許他拿一籃子東西去給發勃利西奧，籃子的內容他可是不知道的。

前一晚，公爵夫人還沒有知道發勃利西奧發饒勁，進了礮台那時候，他們在宮中演了一個藝術喜劇，皇子總是串公爵夫人的情人，當時這般熱情，對她訴情說愛，果爾假戲真做，那末，在意大利，無論他是一個熱情的人或是一個皇子，也總是滑稽的。

異常羞澀的皇子在戀愛方面非常認真，在皇宮中的一條走廊上，他忽遇見公爵夫人，正挾住了克萊參齊侯爵，要同去見公主。女官長的失望情緒，使她這樣地充滿了感情，他吃驚了，給她的美貌所耀眩了，於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他有了性格。做了個傲慢迫切的姿勢，把侯爵打發了，皇子開始按照規則地宣佈他的愛情，向了公爵夫人。皇子一定是早就準備了這篇演說的，因為其中

有很多話，非常理智。

「既然我的地位使我得不到那最大的快樂，使我不能和你結婚，我可以憑聖餐禮起誓，我決不和人結婚，除非你親筆允許了我。我很明白，」他接着說，「這一來，你就得拒絕伯爵的婚姻了；他是一個聰明而可愛的人，可是他到底有五十歲了，我還沒有到二十二呢。假如我告訴你的不是愛情，而是，這樣你可以得到什麼什麼利益，那末，我是在侮辱你了，你就可以拒絕我的；可是我朝廷上的每一個嗜錢如命的人，都很羨慕地說起伯爵的愛情的證據，說伯爵是把他的財產都給你支配的，如果我能夠學他的榜樣，我就快活了。你可以比我，用錢用得更好，我的大臣每年給我欲聚的全部數目，我都要給你；夫人，你可以決定我每個月的費用。」公爵夫人覺得這一段話真冗長；發勃利西奧的危險貫穿了她的心。

「那末，你知不知道，皇子，」她叫道：「就在這時，他們要毒死被關在你的礮台中的發勃利西奧！救救他？我什麼都答應。」

這一段話實在不合時機。一提及毒藥，一切這可憐的，講究禮義廉恥的皇子，在他的情話綿綿中，表現得安祥又有信心的，一瞬間都沒有了；公爵夫人沒有注意到這一個失策，注意到已經來不及補救了，她的失望又加強，她幾乎不相信這是可能的。「如果我不提毒藥，」她對她自己

說，「他可以答應發勃利西奧的自由的……啊，我親愛的發勃利西奧啊，」她接下來這樣想，「命中注定了，要我自己的愚蠢，來毀了你的啊！」

公爵夫人重新使用她的寶貴時間，她的女性的技術，才能讓皇子繼續發揮他的熱戀；可是，他依然驚魂未定，說話的是他的理智，他的心卻首先給毒藥這種念頭凍結了，其次給另外一個念頭，正如第一個念頭可怕，這一個念頭卻不愉快極了：「他們在我的國內用毒藥，而且不告訴我！拉西要在歐洲面前使我失去光榮——誰知道我下個月要在巴黎的報紙上讀到什麼！」

突然，這羞澀的少年皇子的心已完全沉寂，他的理智得到了一個意見了。

「親愛的公爵夫人！你知道我不是愛你的。照我想，你所想的可怕的毒藥是沒有根據的；然而，依然使我思索了。使得我把對你發生的熱情，暫時忘懷了一會兒，你知道這是我有生以來，唯一的一次熱情。我知道我貌不驚人，我祇是一個孩子，毫無希望地戀愛着，然而，你可以試驗我一下。」

皇子說了這樣的話，就很急切了。

「救救發勃利西奧，我接受一切！無疑，我是給一種慈母心中所有的恐懼所昏迷了；可是，派人去把發勃利西奧從礮台中提出來吧，我可以看到他。如果他還是活的，就從宮中把他送到市

監獄，讓他在那兒就一個月，如果皇子一定要他經過一次審判。」

公爵夫人失望地看到那皇子，沒有再輕而易舉地答應這樣簡單的一個要求，他嚴肅起來了；他臉紅着，望着公爵夫人，然後低垂了眼，臉色又蒼白了。不合時宜地說起了毒藥，提醒了他一件事，他的父親和菲律賓二世也很可能被這樣提醒的；可是他不敢說出來。

「聽吧，夫人，」最後，他說出來了，彷彿是強迫他自己說的，其聲調倒很富於恩惠，「你把我當一個孩子看待，而且，當我是一個不懂恩惠的東西：好極了，我打算說一些可怕的話了，但這是我對你深感熱戀才想起的。我要是相信了毒藥這一回事，我就老早下令了，這是我的責任；可是我看你的請求是一個狂熱的幻想，這幻想，我說，是毫無意義的，你希望我不跟我的大臣商量就下令，我做統治到現在還不過三個月呢！你要求我在一條法律上開一個例子，我承認，這是極有理由的。夫人，現在你在這裏是統治的君王了，你給了我一個理由，來希望一件事情，那是我全心希望着的；但是，一小時之後，當毒藥啊，惡夢啊，消失了，我在你面前就成了一個可厭的人物，那時我又失去你的寵愛了，夫人。好極，我需要一個誓言，給我起誓吧，夫人，如果發勃利西奧平安出來了，我可以在三個月之內，得到我的愛情所要求的一切；你一定可以使我終身幸福的，祇要你有一小時聽憑我的處置，你是完全屬於我的。」

這時，宮中的鐘聲已經敲了兩下：「啊！這也許是太晚了，」公爵夫人想。

「我起誓，」她叫道，眼中露出了野性來。

立刻帕爾瑪的皇子變成另外一人；他奔到長廊的盡頭，到了副官的房中。

「方塔那將軍，趕快奔馳往礮台，飛快地走到台爾·唐戈先生被關的牢房中，把他帶到我這裏來；我必須在二十分鐘之內和他說話，十五分鐘，如果可能。」

「啊，將軍，」公爵夫人叫道，她是跟住了皇子的，「一分鐘都是生死悠關的。一個顯然是錯誤的報告，使我擔憂發勃利西奧中毒，到接近他的地方，請你就喊，不要吃。如果他已經碰了他的晚飯，讓他吃嘔吐藥，說我要他吃的，必要時，強迫他吃；告訴他我跟着你就來，我終身都要感謝你。」

「公爵夫人，我的馬已裝了鞍，一般人都說我是一個很好的騎者；我要狂奔狂竄；我可以比你先到礮台八分鐘。」

「可是我，公爵夫人，」皇子叫道，「我要分你八分鐘中間的四分鐘。」

副官已經消失了，他除了騎術之外，別無長處。當他闖上了門，那少年皇子似乎已得到了性格，立刻抓住公爵夫人的手。

「夫人請跟我，」他熱情地對她說，「到教堂中去。」公爵夫人的一生中，這是第一次驚倒了，不說一字，祇跟了他去。皇子和她很快地經過了皇宮中的長廊，教堂是在那一頭的。一進教堂，皇子就跪下來，似乎就跪在祭壇和公爵夫人的前面。

「再起一次誓，」他熱情地說，「如果你是公平的，如果我，不幸生而為皇子，這一點沒有傷害了我，你就從憐憫之中允許了我的愛情，你是已經允許了我的，因為你曾經起了誓。」

「如果我看到發勃利西奧沒有中毒，如果從現在起，一星期之內他還活着，如果皇子委他為蘭特利安尼大主教的協助，將來自然地昇到大主教的地位，我的榮譽，我的女性的尊嚴，一切我都可以踐踏在足下，我把我自己獻給了皇子。」

「可是，視愛的朋友，」融合着羞澀的焦慮和喜悅的温情，皇子說，「我擔心這裏有伏筆，我不大懂的，這也許可以毀去我的快樂，我就要死了。如果在這宗教方面的理由，大主教拒絕了我，把事情一年一年地拖宕，那我怎末辦呢？你看，我對你是有着非常的信心的：你是否會成為一個小小的耶穌教士？」

「不，我擔保，如果發勃利西奧得救了，如果你，你是有權的，委任他為協助與未來的大主教，我不顧我的榮譽，我是你的。」

「一星期後，大主教將提一個呈文給你，你祇要在上面簽一個「准」字就行了。」

「我可以在一張空白的紙上簽一個「准」字的，你可以統治我和我的國家，」皇子叫道，快活得不再是他自己，殷紅的臉。他請求她再起一次誓。他深深地感動了，忘記了本性的羞澀，就在他們的宮中教堂裏，夜半無人私語，那些私語要是早三天說出來，公爵夫人對他的態度就要改變了。若非發勃利西奧的危險引起她的失望，逼迫着她，她不會答應這可怕的，被絞出來的誓言的。

公爵夫人給所發生的事弄得顛倒了。如果她還沒有感覺到她的誓言中的痛苦成份，那是因為她全神還貫注在方塔那將軍奔到礮台中去，時間上來得及否。

爲了解除這孩子的戀愛的狂言，爲了換一個題目，她讚美了帕爾密琪尼諾的一幅高高掛在祭壇之上的名圖。

「允許我送給你，」皇子說。

「我接受，」公爵夫人說，「可是允許我，去會見發勃利西奧。」

她茫然吩咐她的馬車夫加鞭疾馳。在礮台的壕溝的吊橋上她遇到了步行出來的方塔那將軍和發勃利西奧。

「你吃了嗎？」

「沒有，由于一個奇蹟。」

公爵夫人張臂，撲上發勃利西奧的頸子，暈了過去，暈了一個小時、先使人擔心她的生命，後來又使人擔心她的神智。

總督法皮奧·康悌一看到方塔那將軍，氣憤得臉都白了：他這樣遲疑於接受皇子的命令，使那正懷疑公爵夫人要成爲攝政的情婦底方塔那將軍，後來也發了脾氣了。總督預備發勃利西奧死前，有三兩天的痛苦，而「現在」，他對他自己說，『這位將軍，從朝廷上來的，要看到這強橫的小子在痛苦地扭曲了，那是我報他的越獄之仇。』

法皮奧·康悌，沉思地，走進法爾納斯高塔的第一層，停步了，他急忙地斥退了那些士兵，他不希望即將發生的一幕醜劇給人看到。五分鐘，他嚇得木僵了，先聽到了發勃利西奧的聲音，後來看到他，活生生的，敏捷地，正給方塔那將軍說段幽禁的經過。他溜掉了。

謁見皇子時，發勃利西奧表示他是一個「紳士」。第一，他不願意表現他是對不值得害怕的東西都害怕的小孩子。皇子和善地問他有什麼感覺。『好像一個飢餓得要死的人，皇子，幸而我沒有結束了我的禁食，也沒有吃。』感謝了皇子，他又請求，允許他在謁見了大主教之後，才到

市監獄去投案。皇子的臉色忽然發青了，當這孩子氣的頭腦中忽然得到了這個意念，原來毒藥並非公爵夫人的幻想。沉浸在這樣殘酷的思想中，發勃利西奧給他說的見大主教的請求他沒有立刻回答；爲了這心不在焉，皇子覺得自己太不大方，就特別開恩：

『你自個兒出去吧，先生，在首都的街上隨便走，沒有人看守你的。十點十一點，你再到監獄中去，我希望你不久居在那兒。』

在這偉大的日子，皇子的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天的次晨，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小拿破崙了；他讀到過，大人物都受到好些朝廷上的美女的眷戀。在戀愛中成了一個拿破崙之後，他記起了，在火綫上，那一次他也一樣的是。他的心裏，還在因爲他對待公爵夫人非常堅定，而暗喜不已。知道自己已做成了一件艱難的事，使他一連半個月之久，變了一個人；他有了個性了。

這一天，他開始就燒了封拉西爲伯爵的證書，這躺在他的桌子上已經有一個月了。他貶降了法皮奧·康梯將軍，命令繼任的蘭琪上校調查下毒的真相。蘭琪，一個勇武的波蘭軍官，恫嚇了獄吏之後，報告道，他們原來想在早飯裏給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先生下毒的；可是這樣一來，要有太多的證人。在晚餐中下毒可以更成功；若非方塔那將軍及時趕到，台爾·唐戈先生已經是一個屍體了。皇子鬱鬱不樂，但因爲他是真的在戀愛，覺得這也是一個安慰，因爲他能夠

說：「那末我是救了台爾·唐戈先生一條命的，公爵夫人不能不守她的誓言了。」忽然他想到一個念頭：「我的工作可真是太難了，比我想像的難得多；人人都同意，公爵夫人是一個非常明敏的人，我的政策和我的心可以在這裏統一起來。如果她答應了做我的首相，那是我的何等神奇的快樂啊！」

皇子感到這樣的驚異，又這樣的煩惱，因此這晚上他不願意演戲。

「對於我，這是無比的歡樂，」他對公爵夫人說，「如果你能夠統治這個國家，正如你統治我的心。作爲開場白，我先告訴你今天我做了些什麼。」他精細地把一切告訴了她：燒拉西的伯爵證書，委任蘭琪，他的毒藥報告，等等。「我覺得治國的經驗，我太缺乏了。伯爵的笑話使我感到屈辱。他開議會時都說笑話；在社交中，他還說了你我也要反對的真話；他說我是一個孩子，他可以牽來牽去的。一個人雖說是皇子，夫人，倒底他還是一個人；這些事很使我煩惱。免得莫斯卡伯爵的故事給人相信，我不得不把拉西這危險的壞人放在我的內閣中。現在，還有那法皮奧，康梯將軍，自以爲大有勢力的，他還不肯承認蓄意要害你的姪子的是他呢，還是拉凡爾茜？我卻有了一個好主意，簡簡單單送康梯將軍到法庭上；審判官會調查他倒底有沒有下毒的罪。」

「可是，皇子，有審判官嗎？」

「什麼！」皇子驚叫。

「你有一些在街上散步時莊嚴非凡的有學問的法官；除此之外，他們的審判總是討好你朝中得勢的一個黨派的。」

當少年皇子，覺得這太醜了，說了一些話，祇表明他很坦白，卻一點不聰明，那時候公爵夫人告訴她自己：

「把康悌恥辱一番好不好呢？不，當然不；這樣一來，他的女兒和克萊麥齊侯爵這頭惱簡單的傢伙底婚姻就此不可能了，」

在這一點上，公爵夫人和皇子之間，有了無窮盡的討論。皇子豔慕不置。爲了克萊麗亞·康悌和克萊麥齊侯爵的婚姻起見，康悌才免去下毒的罪，祇是因爲了這樣一個特別的情形，皇子這樣怒氣沖沖地告訴那前任總督；可是按照公爵夫人的建議，他得放逐在外，直到他的女兒結婚的一天爲止。公爵夫人知道她對發勃利西奧已沒有愛情，但她對於克萊麗亞，康悌和侯爵的婚事還是非常關心的；有一個模糊的希望，她希望看到發勃利西奧的魂不在心上的神氣可以漸漸地消失。

皇子歡喜若狂了，希望他就在這個晚上，公開侮辱大臣拉西，公爵夫人一笑對他說：

『你知道拿破崙的一句話嗎？一個位高望重的人，世界的眼睛集中在他，他不該有任何狂暴的行動。今天已經太遲了，讓我們明天再談公事吧。』

她希望得到些時間和伯爵商量，把這整個晚上的談話一再地，全部地告訴了伯爵，卻隱瞞了那正毒害她的生命底一個誓言。伯爵夫人希望她自己能使得皇子絕對的地少不了她，她可以用拖延的辦法來對付他，來對他說：『如果你這樣地野蠻，堅持要我失身於你，我就永遠不原諒你了，下一天我就離開你的國土。』

和伯爵夫人商議到拉西的命運時，伯爵顯然是更懂哲學的。法皮奧·康悌將軍和拉西可以一起到彼德蒙去旅行。

在審判發勃利西奧之時，卻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全體審判官要在第一庭就赦了他。伯爵不能不用一切的恫嚇手段，使審判至少繼續進行一個星期，法官們不能不把見證人一個個地聽過去。『這些人總是如此，』他想。

開釋之後一天，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神父終於成了蘭特利安尼大主教的首席大僧正了。同一天，皇子簽了字，在那一張呈文上，給發勃利西奧規定為大主教的協助，終必自然地昇為大主教；不到兩個月之後，他就得到這個職位了。

所有的人都向公爵夫人讚嘆她的姪子的莊重：實際上他是失望着。他釋放了之後，接着是法皮奧·康梯將軍被放逐，公爵夫人得寵。之後，克萊麗亞·康梯就避居在康泰麗尼伯爵夫人那裏，那是她的姑母，一個年紀很大，非常富有的女人，整天都在調養她自己的身體。克萊麗亞是可以見到發勃利西奧的，要是她願意的話；可是，知道她過去這一段事實的人都能看到她的行為，就在她的情人的危險度過了之後，她對他的愛情也停止了。發勃利西奧不僅是常常地，規規矩矩地經過康泰麗尼宮，而且他還煞費心機，在康泰麗尼宮對面的一幢小公寓裏，二層樓上弄了房間。有一次，克萊麗亞一點沒想到，到了窗口，眺望下面在經過的一個行列，忽然驚惶地縮了回來；她看見發勃利西奧了，穿了黑衣服，像一個非常貧困的工人，從對面窗中望她，那窗上糊了油紙，很像他在法爾納斯高塔中住的木籠。發勃利西奧是多末願意這樣子想，克萊麗亞所以要躲避他，爲的是她父親失勢了，這個一般人都是說公爵夫人造成的；可是他實在很明白，她的高傲另有原因，因此是沒有什麼可以使他的憂鬱得到分心的了。

他的被開釋，被安置在一個高位上，那還是他第一次擔任要職，以及他的置身于優美的社會地位，最後，這一切教區中的牧師和虔敬的人對他表示的尊敬，他都一點不在乎。桑賽凡麗娜宮中爲他預備的漂亮房間，他覺得實在是不合適。公爵夫人可是何等高地高興啊，把她的宮殿底二層

樓全都給了他，還在樓下佈置了兩個好房間，那裏面坐滿着跑來向他致敬的人物。他終必昇到大主教這一條條文，引起了全國的震驚；現在，人們把他的性格中底堅強，當作美術看待，以前那些可憐的愚笨的朝臣卻曾引以為憾。

對於發勃利西奧，這是哲學中的一個大教訓，他覺得這些光榮，都不在他心上，在華麗的宮中，他反而不快活，給十個穿制服的侍者伺候着，遠不如在法爾納斯高塔的木籠中，給可怕的獄吏圍繞，時時刻刻要擔心自己的生命，反而很快活。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V——公爵夫人，來到帕爾瑪，吃驚地看他，那末榮耀，可是深深地憂鬱着。台爾·唐戈侯爵夫人現在一點兒也不是浪漫派的女子了，過份驚駭，以為在法爾納斯高塔中，他們給了他慢性的毒藥。雖然她十分謹慎，她卻覺得職任所在，她不能不提到他的奇特的憂鬱，發勃利西奧祇以眼淚回報她。

由於地位的崇高而獲得的無數的利益，對他卻毫無影響，直使他生氣。其靈魂之自私至於惡毒之頂點的哥哥，也給他寫一封幾乎是公文的信，祝賀了他，信裏還附了五萬法郎的支票，那新的侯爵寫着，以便他購置幾匹好馬，一輛配得上他的高貴的馬車。發勃利西奧把錢送給那嫁得很窮的妹妹了。

莫斯科伯爵還請人翻譯了伐爾賽阿拉，台爾·唐戈的家譜，譯成意大利文，原來那是用拉丁

文寫的，而且由帕爾瑪大主教發勃利西奧印行的。他把牠很講究地印刷了出來，拉丁文對照地放在對面的一頁；插圖是巴黎印的最好的珂羅版。公爵夫人還要求發勃利西奧的漂亮的肖像放在已故的大主教的肖像對面的一頁。這一個著作是作為發勃利西奧第一次被囚時完成的作品。可是，我們的英雄卻一點精神也沒有；甚至人間如此普遍的虛榮心也沒有；他看都不看那稱爲他自己作品的書籍。他的社會地位使得他不能親自呈上一本精裝給皇子，皇子覺得他幾乎會殘酷地死去而心中不安，就邀請他走進他的寢室，這一個恩典就賜給了他尊貴的 *Ecce Venza* 的名號。

第二十六章

發勃利西奧唯有躲在一個窗子的後面，那窗上的玻璃他換了油紙，就在康泰麗尼宮對面的屋中，克萊麗亞避居在宮中，這個我們是已經知道的，唯有這時，他才稍稍解開了心頭的煩憂；自從他離開了礮台之後，他只見到她很少數的幾面，她大有變化，使他深深的痛楚，使他感到這是最大的惡兆。自從她失身以後，克萊麗亞臉上有了一種真真卓越的，高貴而莊嚴的神情；她彷彿是一個三十歲的婦人。這樣特殊的變化中，發勃利西奧看出她心頭的一些堅決意志來。「每天的每一時刻，」他對他自己說，「她在起誓，要忠於聖母，永遠不再看見我。」

發勃利西奧所能猜到的還祇是她的一部份痛苦；她知道她的父親，失寵以後，再不能回到帕爾瑪來了，再不能出現在朝廷上（沒有這個，他簡直活不下去的），直到她嫁給克萊參齊侯爵為止；她寫信給她父親，她希望結婚。將軍已回到吐林，悲傷得生病了。是的，這苦痛的決定使她增加了十歲年紀。

她已發現康泰麗尼宮對面的窗中，發勃利西奧住着；但只有一次，她不幸看見了他；祇要她看到一個頭，或一個人，多少像他的，她立刻閉上了眼睛。她的虔誠，她對聖母的信賴，成了她未來的唯一的依賴。悲的是她並不尊敬她的父親；她的未來的丈夫底性格，她也嫌庸俗無生命，只有上流社會的那種感情；至於她所愛的人，她可是永遠不能夠見到他，但是他已經佔有了她了。這一切加起來，不幸之深可以想見，而她是不能不承認很對的。一結婚，她就得走，到離開帕爾瑪二百里遠的地方去。

發勃利西奧知道克萊麗亞的貞節，他知道任何特殊的舉動，如果被發現了，會成爲人家的閒話題材的，一定使她不高興。然而，給他的極度悲哀，又給克萊麗亞經常地掉頭不理睬，所激動了，他大了胆子，買通了康泰麗尼夫人，她的姑母的兩個僕人。有一天，夜黃昏，發勃利西奧打扮得像農民，出現在宮門前，受了他的賄賂的一個僕人已經在等他了；他自稱，來自吐林，克萊麗亞的父親有信帶給她。僕人去通報了，把他帶到宮中第一層樓的前廳。在這裏，發勃利西奧過了一生之中最爲焦慮的一刻鐘。如果克萊麗亞拒見他，他的心緒將永遠不能寧靜了。「來結束我這新職位，來結束那些埋葬了我們的許多的事務，」他想，「我將離開這教會，做一個平平常常的僧人，遁隱在一個修道院裏。」最後，那僕人來告訴他，克萊麗亞·康梯小姐願意見他。我們

的英雄勇氣全失；當他爬上二樓去的樓梯的時候，他幾乎害怕得暈倒。

克萊麗亞坐在一張小桌子後面，上面只點了一支燭火。她發現來人是喬裝的發勃利西奧，立刻站起身來，飛遁到房間的最遠的一角。

「你就這樣不願意我得救！」她對他說，把她的臉藏在她的手中。「你很了解的，當我父親中了毒，幾乎不免的時候，我給聖母起了一個誓，說我永遠不再看見你。我沒有一次不實行了這個誓言，除了那一次，當時我出於天良，要救你的性命。這，對於你已經是太過份的了，我曲解了我的誓言，那當然是有罪的；如果我允許我自己，傾聽你的話。」

這最後一句話這樣地驚駭了發勃利西奧，要過一會兒他才明瞭了其中的可喜的涵意。他所期待的是最旺盛的暴怒，此為他要看到的是克萊麗亞從這個房間裏飛似的遁卻；最後，他的心情鎮定了，他吹滅了那唯一的燭火。雖然他相信他了解克萊麗亞這一句話，他還是過身打抖，跨過房間到那一頭，克萊麗亞躲在一個沙發的後面。他不知道，如果他吻她的手，會不會觸犯她；她卻混身給愛情戰顫了，把她的身體投入他的手臂。

「親愛的發勃利西奧，」她對他說，「那末久，你才回來啊！我祇能跟你說一會兒，因為我確信這是罪過；當我起誓說，我永遠不再見你，當然我的意思是我永遠不再傾聽你的說話的。可

是你怎末能够這樣窮追我父親的報復的意念而不捨呢？因爲，爲了你的越獄，他是第一個中了毒的。你不應該給我做事嗎，我爲了救你，把我的名譽都不顧了！而且你給宗教的法規所限制；你不能跟我結婚的，即使我想法捨棄了討厭的侯爵。還有啊，你怎末敢在那一天的下午，遊行行列經過時，這樣無恥地，在天光化日之下，這樣惡劣得明顯，觸犯了我給聖母起的誓言？」

發勃利西奧把她擁抱在手臂中，又驚又喜，忘記了他自身了。

這一次談話，有這末多話要談的，非有極長的時間不能說完。發勃利西奧把她父親放逐的真相告訴了她；這和公爵夫人是完全不相干的，理由很簡單，她從來沒有想像過是康梯將軍起了下毒的意念，公爵夫人一直以爲這是拉凡爾茜一黨，爲了要把莫斯科卡伯爵趕出帕爾瑪，才用出了這些毒手段。這歷史性的真相，很詳細地說明之後，使得克萊麗亞很快活；任何人跟發勃利西奧有着關係的，可憐她現在恨都恨不來了。現在，她不再用妬忌的眼睛來看公爵夫人了。

這一個晚上所建立起來的歡樂卻維持不到幾天。

唐·賽薩從吐林來了；自以爲心地誠懇，大胆請求公爵夫人接見他。在請求她允許，保守他要告訴她的一段話底祕密，之後，他就向她承認了，他的弟弟，誤解了榮譽的意義，以爲發勃利西奧的越獄污辱他的名譽了，覺得非出諸報復的手段不可。

唐·賽薩說不了兩分鐘，他的目的已經達成：他那良善坦白贏得了公爵夫人，她很少遇到這樣的光景。他在她眼睛中的確是新鮮極了。

「趕快讓將軍的女兒和克萊參齊侯爵結婚，我答應盡我的能力，使將軍回到帕爾瑪來的時候，彷彿他祇是出國旅行了一次回來一樣。我請他來吃飯；你滿意嗎？開始免不了有一點冷淡的，他不能立刻要求恢復礮台總督的職位。可是你知道我對侯爵極有好感，我自然不會待虧他的岳父。」

有了這樣的保證，唐·賽薩告訴他的姪女，說她的父親現在病很重，他的生命握在她手上。他好幾個月沒有到朝廷上來了哪。

克萊麗亞決定去看她的父親，他現在匿名躲在吐林附近的一個村子裏；他擔心帕爾瑪的朝廷要問吐林朝廷引渡他，加上審問。她看到他病着，幾乎瘋了。這晚上，她寫了一封信給發勃利西奧，威脅他說要永遠和他決裂。收到這封信的發勃利西奧，性格上現在他也發展得和他的情婦一個樣子了，立刻退隱到離帕爾瑪十里的山峯中，凡勒哈修道院裏面。克萊麗亞又寫給他一封十張紙的信；以前，她向他賭過咒，除非他允許，她決不和侯爵結婚，現在她請求他的允許；從凡勒哈的隱居處所，發勃利西奧寫了一封充滿了純潔的友誼的信，答允了她。

收到了這封信，不能不承認，那樣的友情使克萊麗亞真是氣惱了，她自己挑選了良辰吉日，圍繞着這一個婚禮的許多慶宴，使這一年冬季，帕爾瑪的朝廷上的光耀，格外的燦爛了。

蘭諾西奧，恩內斯托第五世的心底裏是一個慳吝的人物；可是他瘋狂地戀愛着，他希望公爵夫人永遠在這個朝廷上；他請求他母親接受一筆鉅額的款項，儘量地慶宴。女官長想盡了花樣，好好地利用了這增添的財產；帕爾瑪的歡樂，在這一年的冬天，使人想起了米蘭朝廷的最偉大的日子，和意大利總督的攸琴皇子來，攸琴皇子的美德一直到這時，人們卻還記得。

作為大主教的協助，使發勃利西奧不能不回到帕爾瑪來；可是他宣佈，由於宗教上的理由，他將繼續退隱在蘭特利安尼大主教，他的保護者，強迫他接受的，大主教宮中的一個房間；他在那兒關住了自己，只有一個僕人伴他。這一來，朝廷上任何光輝的宴會他完全不參加，為他在帕爾瑪贏得了一個聖潔的好名聲，直到他的日後。這退隱起因於發勃利西奧的失望的悲哀，卻想不到有了一個無形中的結果，良善的大主教，以前待他極好的，現在卻稍為有點吃醋了。大主教覺得出席朝廷中的宴會，按照意大利的習慣，是他的職務，他是對的。每有宴會，他穿上了慶祝的服裝，好比他在寺院的唱詩班中出現時一樣。結聚在皇宮中，有許多柱子的那前廳中間底數百僕人，沒有一次是不尋求他的祝福的，而這良善的神父也總是停下一步來，祝福他們。可是有一次，

正在莊嚴寂靜的祝福中，蘭特利安尼神父聽到一個聲音說：「我們的大主教參加跳舞會，台爾，唐戈先生卻從來不出房門。」

就從這時候起，發勃利西奧在大主教宮中所享受的恩惠已經到了盡頭，可是現在他羽毛豐滿，自能飛翔了。這種行爲的靈感泉源，原來是克萊麗亞出嫁所引起的失望，一般人卻以爲是出於他的單純而崇高的虔誠，信徒們都閱讀他的家譜的翻譯本，這雖然是瘋狂地虛榮的書籍，卻被當作一部偉大的作品。書店用珂羅版印出了他的肖像來，不幾天，初版就銷光，大多數還是貧民階級買的；製這肖像畫的版子的人，渾渾噩噩，給他加了一些裝飾圖案，卻是教主才能用這種圖案，大主教的協助還不能援用的。大主教看到了這一幅肖像，憤怒得無以復加；他請了發勃利西奧來，用最粗暴的文字訓了他一頓，措辭方面，尤其是因爲他的激動而凶惡。發勃利西奧自然像菲納隆一樣，無須有什麼辯白；等到大主教說完了話，他就把莫斯卡伯爵如何找人翻譯他的家譜，作爲他第一次被囚時的譯著，等等故事說了一遍。這種出版物的目的純粹是世俗的，對穿這樣的衣服的人完全不合適。至於那肖像，他對於第二版，跟初版一樣的，一無所知；書店出版了那一幅肖像之後，曾經送了第二版的二十四幅到大主教宮中，他的退隱的房間裏來，他還叫僕人去買了第二十五幅，這樣才知道那一幅肖像要賣三十索爾度，就去付了一百個法郎，買下那二十四

幅。

這些辯白，雖然是一個憂心忡忡的人富於理智地說出來的，卻鞭打得大主教的情怒，到瘋狂程度；他甚至於咒詛發勃利西奧爲僞善者。

『萬般皆下品，』發勃利西奧對自己說『智者也不高！』

當時他有一個最焦慮的心情；姑母來了信，堅持他搬回桑賽凡麗娜宮中去，至少也得常常去看她。發勃利西奧知道在那裏，他可以聽到克萊參齊侯爵的婚禮宴會底許多話，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忍耐不吵鬧。

婚禮舉行之時，一連八天，發勃利西奧起誓保持完全的沉寂，命令他的僕人和大主教宮中任何和他有交代的人，都絕對不要跟他說一個字。

蘭特利安尼大主教聽到他有了這種新花樣，偏偏不斷地找發勃利西奧，還要和他作長談；他甚至於要他和鄉下來的一些牧師一起開會，那些牧師說大主教侵犯他們的權利。發勃利西奧一概冷淡萬分地處理這些事，他心中另有所專。『我若是一個卡爾寒派，』他想，『那就好得多了；在凡勒哈的岩石中我可以受少一點難。』

他去看謁姑母，忍不住在擁抱她的時候，流下了淚。她發現他大大地改變了，瘦削得兩眼格

外大，彷彿要從頭上跳出來似的，他的整個外形，穿了黑的破敝的長袍，是這樣的可憐，這樣的憂愁，公爵夫人也不禁流淚了；可是一忽兒，她發現這翩翩美少年的形容大變，起因於克萊麗亞的出嫁，她的感情底激動就不下於大主教的狂暴，自然她更能控制得好。她真野蠻，詳細細地把克萊麗亞的許多宴會告訴他。發勃利西奧不回答；他癱攣地閉上眼睛，已經很蒼白的臉更蒼白了，一眼看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最悲愴的時候，蒼白的臉泛現了青色。

莫斯科伯爵參加進來了，於是他看到了幾乎不能使他相信的景像，一直糾纏着他的，對發勃利西奧的醋意，這時完全消失了。這能幹的人用了最巧妙，精細的文句，想發勃利西奧對世俗的事物，還能恢復一些興趣。伯爵一直很重視他，對他有相當的友誼；這種友誼，不再被妬忌阻塞，便能化為極度的忠誠。「不可否認的，他的成功，付了極大的代價」，他對他自己說，想到了發勃利西奧的不幸的事蹟。假裝是邀請發勃利西奧去鑑賞那幅皇子送給公爵夫人的帕爾密琪尼諾的名畫，伯爵把他拉到了一傍。

「現在，我的朋友，讓我們像人與人之間地談幾句話，我還能幫助你什麼嗎？你不必害怕我提出的問題；告訴我，金錢對你有用處嗎？權力能幫助你嗎？說好了，我等你的命令；如果你願意寫，給我寫信。」

發勃利西奧溫柔地擁抱他，談那幅名畫了。

「你的行為真是最優美的政策，傑作，」伯爵對他說，又用了他們從前談話時的輕快的調子，「你給你自己鋪下了極愉快的未來，皇子尊敬你，人民重視你，這破敝的黑衣使蘭特利安尼好幾夜不睡覺。我對於人生頗有經驗，我卻可以賭咒，我無法給你任何勸告，來更改善你的情形了。二十五歲踏入世界的第一步，已經完美無缺陷。在朝廷上，大家都談到你；你知道，是什麼使你這樣的年齡裏就得到這樣的聲譽的呢？是那破敝的黑衣。公爵夫人和我早已送給了你波河附近，森林中，山腰上，彼德拉克的老房子，你知道的嘍；如果你對於嫉妬感到疲倦，我想你很可能繼承彼德拉克的，他的美名可以更增加你的聲譽。」伯爵絞盡了腦汁，希望他的憂鬱的臉顯露出一絲笑容，可是不成。使發勃利西奧的外表特別古怪的是，最近他時常在不必要的場合，突然臉上出現了一些歡樂的表情。

伯爵並沒有忘記了告知他，雖然他是在遁隱之中，卻也許是很好的，如果下一個星期六他可以到皇宮中去，那是公主的生日。這些話像一柄刀子刺入了發勃利西奧的心。「我的天！」他想，「什麼使我跑到了這裏來？」他一想到在皇宮中可以遇到的人，就寒戰了；這一個思想卻超越了一切的思想了；他想，唯一的辦法是他在宮門開放的那時候就跑到那裏去。

所以是，台爾·唐戈先生這名字最先在那大宴會的晚上宣佈，公主接見他的時候，自然是極尊敬之能事。發勃利西奧的眼睛釘住在鐘面上，他打算在來到了二十分鐘之後，即便起身告辭，這時皇子跑到他母親的傍邊。向他行了致敬之禮，發勃利西奧巧妙地離開，就向門口走去了，那時候，懂得朝中一切禮儀與程式的女官長又玩弄了她的一個小花樣，弄得他坐立不安了，侍候着的御前大臣奔跑而前，追上了他，告訴他，皇子已決定邀請他玩一局紙牌戲。在帕爾瑪，這是一個無上的榮譽，本不屬於大主教的助手的。便是大主教本人，能和皇子玩一局紙戲已經是無上的光榮。一聽御前大臣的話，發勃利西奧便暗暗叫苦不迭，雖然在公衆面前出醜是他極端反對的，他幾乎要去請求皇子，原諒他的突然眩暈了；可是他想，這樣一來，不免要被問好些問題，要聽好些慰問話，那比起玩紙牌來，更加難受了。這一天，他就怕說話。

幸而在許多名流中間，聖芳濟教會長也恰巧來向公主拜壽。這個僧侶以博學著稱，是馮秦納斯和杜伏阿參的弟子，正站在屋子的遠遠那兒的角隅：發勃利西奧面對了他，他可以不到大門，開始和他攀談神學。可是他不能吩咐他的耳朵不聽，只聽一聲通報，克萊參齊侯爵和夫人來到。發勃利西奧只感到一陣怒火，使他自己都驚奇。

「如果我是波爾索·伐爾賽阿拉，」他對他自己說，（那人是斯伏爾札第一手下的名將），

「我應該手刃侯爵，就用克萊麗亞在那幸福的一天親手遞給我的象牙柄的小刀，這才算教訓了他，居然他敢帶了侯爵夫人走進我也在內的一個房間來。」

他的表情大變，使聖芳濟教會長問他：

「大人身體不舒適嗎？」

「我頭痛極了……這些燈火使我難受……我不得不等在這裏，爲的是皇子要我跟他玩牌。」

聽到這話，平民出身的僧人大吃一驚，手足無措，就向發勃利西奧鞠了一躬，後者比那教會長更加激動，開始口若懸河地說了許多奇怪的話：他注意到身後的廳堂一片寂靜，可是並不同頭。突然，指揮棒敲了敲桌子，奏起了一曲樂引，著名的P——夫人唱出了西瑪洛薩的歌，當時這樣流行的 *Quelle pupille tenere*！

在最後的幾小節內，發勃利西奧沉得住氣，可是他的怒意立刻溶化了，他覺得他非痛哭一場不暢快。「我的天！」他對他自己說，「多末可怕可嘆！穿了我這種衣服！」他覺得還是先替自己解釋，來得比較聰明。

「可怕的頭痛，等我想盡法子去忍受，像這晚上似的，」他告訴那僧人，「結果便流出眼淚來，使我這種身份受到人家的閒話；我請求你，在我流淚的時候，望着你，你可別加以注意。」

「啊，卡泰柴洛的教區神父也有同樣的毛病，」教會長這樣說。於是他輕輕地說了一個很長的故事。

這一個故事，包含了那教區神父用晚餐的全部情況等等，荒謬絕倫，使發勃利西奧笑了；好久以來，他沒有笑過；但立刻他停下來不聽那教會長的敘述。P——夫人在歌唱了，那樣神奇的材能，唱一個潘爾戈萊絲的歌曲（公爵夫人愛好古音樂。）他給一個微弱的聲音打斷了，離發勃利西奧祇不過幾步；這晚上他是第一次的回頭看。那是一張椅子，在木板上發出了微弱的聲音來的椅子上，坐着克萊參齊侯爵夫人，她的眼睛裏，慢慢地滿眶子的都是淚水，正好遇到了發勃利西奧的，那眼睛也在同樣的狀態之下。侯爵夫人掛倒了頭，發勃利西奧繼續望了她好一會兒；他仔細細端詳了滿是鑽石的頭；可是他的眼光憤怒而輕藐。於是，他對自己說：「我的眼睛永遠不再看見你，」他轉過頭來對聖芳濟教會長說：

「現在，我這毛病越來越嚴重了。」

真的，發勃利西奧淌那熱燙的眼淚，淌了半個小時。幸虧，一個給演奏得支離割裂的莫札爾特的交響樂——在意大利，總是如此的——來救助他了，使他乾了眼淚。

他堅決地站了起來，眼睛不看那克萊參齊侯爵夫人；可是P——夫人又唱了，而發勃利西奧的

靈魂，給他的淚水溶解了，恢復了完美的平靜。於是，生命在一個新的光芒中出現。「難道我以為，」他告訴他自己，「我可以在一剎那間忘掉她嗎？這樣的事怎末可能？」這意念來到了：「兩個月來，我還能更痛苦嗎？如果沒有別的可以更增加我的痛苦了，爲什麼要拒絕那看到她的快樂？她忘記她的誓言了；她是不貞的；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這樣嗎？可是，誰能抗拒她的天仙似的美？她的眼睛中有一種視綫，可以使我狂喜，別的女人，即使是稱爲最美麗的，也得我強迫自己才看得下！好吧，爲什麼不讓我自己狂喜呢？至少這是一個暫時的憩息。」

發勃利西奧略懂人事，但於情感，卻一無所知，要不然他不會告訴自己，尋求這剎那的狂喜，他這一下放縱，可以把兩個月來遺忘克萊麗亞的全部努力，耗於虛擲。

這可憐的女人，要不是她丈夫強迫她，也不會到這個宴會上來的；甚至于來了，她也希望半小時後離開，托稱體力不濟，可是侯爵告訴，許多馬車正紛至沓來，她卻坐了馬車回去，這是史無前例的，這甚至會被人解釋爲對於公主邀宴會底一種簡接的批評。

「我又是她的榮譽騎士，」侯爵接下來說，「我必須留在客廳裏等公主的命令，直到所有的人都離開。自然，還要吩咐僕人，他們都很隨便！難道我讓一個侍僕來搶去我的榮譽？」

克萊麗亞才讓步了；她還沒有看到發勃利西奧；她還希望他不來參加這個宴會。可是當嘗

樂會快開始的時候，公主請所有的夫人們就座，克萊麗亞在這方面是絲毫不靈活的，那些接近公主的好位子都給人搶去了，就得不到屋子後面去找個座位，恰好在發勃利西奧蜷縮着的那個角隅。她走到椅子旁，很少見的聖芳濟教會長的服裝落入她的眼簾，起先他並不注意到另外的一個人，瘦瘦的，那人只穿了一件平常的黑衣服，給教會長說話。「這裏，人人都穿制服，或錦繡的外衣：就穿這樣平庸的黑衣服的年輕人是誰呢？」正看着他，非常注意，有一個女人到她旁邊的座位上來，使她移一移椅子。發勃利西奧回了頭：她先不認識他，他變得如此利害。先起她對自己說，「這很像他，一定是他的哥哥；可是我想他們相差不多幾歲，這人卻有四十歲了。」突然她從他的嘴的牽動上認出了他來。

「可憐的人，他如何受苦啊！」她對她自己說。於是她低下了頭，給悲哀征服了，忘記了忠於她的誓言。她的心給悲慟所癱瘓了：「囚了九個月，他也沒有這樣子。」她不再看他了；但不用眼睛向着他，她也能看見他的一切動作。

音樂會之後，她看到他走到皇子的紙牌桌上，坐在離皇子僅數尺的地方。發勃利西奧距離她遠了，她才鬆了一口氣。

可是克萊參齊侯爵正不高興，他妻子坐在這樣遠離皇子的一個角隅；整個晚上，他要那離開

皇子只有三尺的一個座位上的位婦人讓出來，她的丈夫借了他的錢呢，她自然應該讓位給侯爵夫人坐。可憐的女人，這是很自然的，拒絕了，他就去找那借了錢的丈夫，他總算讓他的賢妻服從了理智的聲音，最後侯爵欣然得到了這交換：他去找他的妻子了。「你總是這樣的檢束，」他對她說。「爲什麼垂下眼皮走路？任何人會當你是一個公民的妻子，看到什麼都驚奇，而她們，也是什麼人看到了都驚奇的。女官長這傻瓜幹的事，專門聚集這一批人！他們說是爲了遏制甲各黨——記住，你的丈夫，在皇子的朝廷上，所有的文官中，佔着第一流的地位；就是共和黨人取消了皇朝，甚至取消了貴族，你的丈夫還是全國最富的人。這一個觀念，你的頭腦中認識得還不够」

侯爵欣然交換得來的座位離開皇子的紙牌桌只有六步：她只能看見發勃利西奧的側面影，可是她看到他這樣瘦，但主要的是，他有這樣高於人世間的一切的神情，從前他不是這樣的，從前，什麼也漏不過他的眼睛，因此，她最後得到了一個結論：發勃利西奧完全變了；他已經忘記了她；如果他是這樣的瘦，那是因爲他虔誠地禁食才致成的。所有她的隣座的人都在談話中證實了克萊麗亞這個悲哀的思想！發勃利西奧的名字是在每一個人的舌尖上；他們要找出他獲得這樣的恩典底原因來：因爲他，這樣年輕，卻被邀請到了皇子的紙牌桌上！他們更對他那謙遜而冷淡，擲下紙牌時的傲然，感覺得神奇，他是在和一個皇子作搭擋啊！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有一個老臣子叫道：『姑母把他寵壞了……可是，慈悲啊，這是不長久的；皇子不會歡喜那樣優越神氣的。』公爵夫人走近了皇子了；朝臣們都是恭敬地離遠了紙牌桌子，因此聽到的祇有公爵夫人說話中的幾個字；他們卻注意到發勃利西奧的深深的窘態。『姑母在教訓他，』他們對自己說，『關於那冷落的態度的。』發勃利西奧是聽到了克萊麗亞的聲音，她在給公主回答，因為公主在客廳中走了一圈，給榮譽騎士的妻子也閒談了一下。到了一個時候，發勃利西奧得在紙牌桌上換位子了；於是他看到他正面對住了克萊麗亞，放縱了自己，他一再高高興興凝望了她。可憐的侯爵夫人，看到他在望她，魂靈都不在她身上了。不止一次，她忘記了她的誓言：渴望她能透視發勃利西奧的心，她兩住眼釘了他。

皇子的紙牌打完了，夫人們起身到餐廳。起來了小小的騷擾。發勃利西奧發現他就在克萊麗亞近傍；他的心神還是很堅定的，可是，忽然，她衣服上常用一種香料，輕微地飄過了他；這一個感覺使他的一切決心拋擲了。他走近了她，背誦着，輕輕地，彷彿他是在自言自語，兩行彼德拉克的十四行詩；他曾經在瑪喬爾湖上把印着那首詩的一方絲手帕送給她：

我的心是怎樣地喜悅啊；

沒有一個生命，日夜更悲痛。

「沒有，他沒有忘記我，」克萊麗亞狂喜地告訴自己。「這優美的靈魂並不是不堅貞的！」

至死也是不可能變了心的。

美麗的眼睛深深刻印在那裏！

她也把這兩行彼德拉克的詩給自己默誦了。

晚餐後，公主立即退出；皇子走進她的房子，不再在客廳內出現。大家看到這情形，都預備立刻離開；前廳中便非常地混亂；克萊麗亞發現她在發勃利西奧的身傍，他的形像上的悲痛使她憐惜非凡。「讓我們忘記了過去，」她對他說，「保持這剩餘下來的友情」。說了，她把摺扇遞過去，讓他拿走。

一切在發勃利西奧的眼中變化了；一下子，他成了另外的人；第二天，他宣佈他的遁隱已經結束，回到了桑賽凡麗娜宮那華麗的樓上。據大主教說，他是這樣地相信的，皇子邀請他玩了這

局紙牌戲，就使這新聖人的腦子改觀了：公爵夫人卻能發現，他和克萊麗亞又言歸于好。這一個思想，更加強了她的苦痛，使她想起一個可怕的誓言來，最後便決定離開一下。人們對她的愚蠢震驚了。什麼！在無盡的恩寵之時，離開朝廷！自從伯爵發現發勃利西奧和公爵夫人之間，並沒有愛情，就喜歡圓滿了，對他的朋友說：「這新皇子是道德的化身，可是我叫過他：『這個孩子』；難道他永遠不原諒我嗎？我看我只有一个辦法，可以恢復他的信心了，那就是離開。我打算使我自己很恭敬，很識禮，然後我病了，就請求退休。現在發勃利西奧的命運已經定奪了，你可以允許我了吧。可是，你能不能爲我大大地犧牲，」他笑着說，「犧牲公爵夫人的尊稱，換上一個更差的稱號？爲了我自己的娛樂，我要把這裏弄得一團糟才離開；我的幾個院部中的四五個好手，兩個月之前，我都津貼了他們，請他們走了，因爲他們讀了法國的報紙；在他們的位置上，我放下了幾個第一流的傻瓜。」

「我們離開之後，皇子會感到困難的，雖然他對拉西很害怕，我想他還是要起用他，我只等這統治着我的命運的暴君，命令我寫一封敦厚的友情的信，給我的朋友拉西，告訴他，我有充分的理由，深信其終必有鴻圖大展之日。」

第二十七章

這一個嚴肅的談話是在發勃利西奧回到桑賽凡麗娜宮的第二天舉行的；公爵夫人依然給發勃利西奧的每一個舉動中輝煌着的歡樂所悶鬱着。「那末，」她對她自己說，「這個小聖人是欺騙了我！她也不能堅持着，對付她的情人至三個月之久。」

深信他的大團圓的少年皇子，這卑怯的人，卻也更於戀愛；他知道桑賽凡麗娜宮中有逃亡的準備了；而他的法國侍僕，此人對一切婦女是缺少敬意的，更使他對公爵夫人胆大起來。恩內斯托第五世放縱了自己，做了一件使公主和朝中一切人士責備他的事；在一般民衆看來，皇子是在公爵夫人所享受的一切榮譽富貴之上，蓋了一個印鑑。皇子到桑賽凡麗娜宮中去拜訪她了。

「你要走啦，」他對她說，用一種使公爵夫人嫌惡的嚴肅的聲音，「你要走啦，你要欺騙我，觸犯你的誓言啦！然而，如果我遲延了十分鐘，不答允你原諒發勃利西奧，他是早已死了。你卻拋棄我在這可怕的状态中！要不是你起了誓，我決沒有勇氣來現在這樣地愛你！你怎末

沒有榮譽的感覺？」

「你想想，皇子，你一生中可曾有過四個月內的快樂嗎？皇子的榮耀，而且，我想，人的歡樂，都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高度。這是我建議你的辦法；如果你答允，我就不是你的，因為恐懼而起誓，而成爲你的一瞬之間的情婦；可是，我卻要把我這一生之中的每一秒鐘，都貢獻給你的歡樂，我將經常保持這四個月來的光景，那末也許在愛情之上，冠冕着友情。我是不願意不這樣的。」

「好極，」皇子說，高興起來，「再擔任另一個工作，再多一點，立刻統治我的心和我的國，做我的首相；我要和你舉行一個我們這階級的規定所能容許的婚禮；最近南波國王和帕爾泰那公爵夫人結婚了；我們已有例可循，我獻給你我能獻出的，這樣的儀式。我還得說一些可悲的政治，現在我不再是一個小孩，我思考過一切。我並不強調我那種地位，我也許是這一家的最後一個皇子，列強也許在我活着的時候就計謀我的繼承。我祝福這些缺陷，那是真的，因爲我更可以給你證明我的熱情和忠誠。」

公爵夫人絲毫遲疑都沒有；皇子使她煩懣，伯爵對她正合適；此外只有一個人，還可以替代他。而且她可以控制伯爵，皇子卻由於他的身份，多少可以控制她。也許他還對她不忠，另外弄女人；年齡差別可以在數年之後成爲他的籍口。

慮。

一開始就因煩懣的預感，爲要解決這個問題；公爵夫人儘可能使她自己可愛，請他准許她考

在這裏記下她用以文飾她的拒絕底那些可愛的辭令與雅致的辭藻是太長了。皇子大怒，他看到他的一切快樂都消逝了。公爵夫人離開了朝廷之後，他怎末辦呢？況且，被拒絕又是何等的屈辱。「我那法國侍僕知道我失敗了之後，又該說些什麼話了呢？」

公爵夫人懂得鎮靜皇子的法子，討論又回到了她原來的條件上。

「如果皇子允許我，不催促那要命的誓言的兌現，這個誓言連我自己都不屑一顧，我認爲是非常可怕的，那末我留在朝上，朝廷永遠像這個冬季一樣；我的時間的每一秒鐘，都貢獻給他底人的快樂，皇子的光榮。如果他堅持這個誓言，他破毀了我的餘生，立刻可以看見我離開他的國土，永遠不回來。失去我的貞操的一天就是我最後看見他的一天。」

可是皇子很固執，像一切卑怯的人；況且他的人與皇子的尊嚴都給這拒婚所傷害了；他想到一切的困難，必須加以克服，這求婚才能夠被接受，他決心要克服牠們。

一連又是三小時，雙方列舉同樣的論調，時常還夾雜着嚴酷的字眼。皇子叫道：

「夫人，難道你要我相信你不懂榮譽嗎？如果在法皮奧，康梯將軍給發勃利西奧下毒的時

候，我遲疑不決，現在你一定忙着要給他在帕爾瑪的寺院中，建立一個墳墓了。」

「我不會在毒藥的帕爾瑪國內給他建墳墓的。」

「好，走你的吧，」皇子憤怒地說，「把我的輕貌一起帶走。」

他離去的時候，公爵夫人給他耳語：

「好的，今宵十點鐘，到這裏來，絕對微服而來，你可以得到你的愚笨的交易。那末，是你最後一次見我了，我本可以貢獻我的一生，在這甲各賓黨的洪水氾濫的時代裏，給你這專制君王尋歡作樂的。試想我不再在這裏驅逐煩憂和陰謀之時，你的朝廷將如何？」

「至於你，你拋掉了帕爾瑪的皇冠，還不止皇冠，因為你並不像一般的、並沒有愛情可言、祇爲了政治的緣故而婚嫁的公主；我的心完全屬於你，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永遠是我的專制的情婦，統治我的行動和我的國土。」

「是的，可是你的母親一定把我當一個陰謀家。」

「那樣啊，給她一筆年金，放逐她。」

又是三刻鐘的鋒利的舌戰。天性精膩的皇子不知道他該享受他應得的權利好呢，還是讓公爵夫人走。但是他聽說過，祇要得到了那第一個勝利，不管怎樣，女人總是會回來的。

給憤怒的公爵夫人趕走了，他又有勇無謀地回來了，混身打抖，異常痛苦，時爲十點差三分。十點半，公爵夫人跨進馬車，向波隆涅而去。她出了皇子的國境就寫信給伯爵：

「犧牲已成事實。這一個月內別想我快活。我再也不要見發勃利西奧了；我在波隆涅等你，你決定那天我成爲莫斯卡伯爵夫人。我只請求你一點，別要求我再回到這我離開了的國土，請常常記着，你不拿十五萬利爾的收入，你至多只能拿三萬五萬呢。所有的傻子都張了嘴在看你，以後你的榮譽祇看你如何謙卑地了解他們這些人的瑣卑之見——*Tu Pas Voulu, George Danlin*（你希望這樣的，喬治·唐丹。）

一星期後，他們在畢洛琪亞舉行了婚禮，在伯爵的祖先葬着的教堂中。皇子失望了。公爵夫人接見了三四個使臣，都讓他們原信帶回，並未啓封，恩內斯托第五世給伯爵偌大一筆年俸，還把大勳章給了發奧勃西奧。

「這是向他告別時，最使我喜歡的一點，」伯爵對新嫁娘莫斯卡，台拉·洛凡爾伯爵夫人說，「我們分別時，是世上最好的朋友；他給我一座西班牙的大勳章，上面的寶石就跟大勳章一樣寶貴。他告訴我，他要封我公爵，但保留着，等你回去再給。因此，我有責任要告訴你，雖然我是你的丈夫，如果你肯回到帕爾瑪去，即使祇是一個月，我也可以被封爲公爵，隨便你挑什麼

封號，你還可以得到一個好產地。」

這個，公爵夫人驚惶地拒絕了。

壽宴上的相會之後，這雖然好像有了極大的決定性，克萊麗亞卻似乎又不復記得那一時迸發的戀情了；最狂暴的悔艾，又攫住了這美德的，基督教徒的靈魂。這一切，發勃利西奧很明白，雖然他尋找到許多的希望，一個莊嚴的悲痛倒底也同樣地攫住了他的靈魂。但這一次，他的悲痛，沒有像克萊麗亞出嫁時那樣的，使他遁隱。

伯爵請求他的姪子把宮中一切不斷地報告他，發勃利西奧已漸漸明白他受的是他們的恩，心中決定忠於這一項工作底執行。

像城裏和朝廷上的所有的人一樣，發勃利西奧相信，伯爵是要回來，而且越加有權勢的。伯爵的預見一點不錯：他離開沒有六星期，拉西是首相，法皮奧·康梯是軍政大臣，給伯爵弄得空空如也的監獄中又充塞了囚犯。皇子在召回這些人底時候，自以為是報復了公爵夫人；他瘋狂地愛着她，尤其把伯爵當作情敵，恨他得要死。

發勃利西奧很忙；蘭特利安尼先生已經七十二歲了，衰老無比，難得出宮門來，他的助手幾乎執行了他的一切事務。

克萊叅齊侯爵夫人，給懷喪弄得不成人樣，而且給宗教的指導者恐嚇得要死，想出了妙計來避開發勃利西奧不見。以懷孕爲口實，她把自己的宮殿當作監獄；可是這宮殿有一個大花園，發勃利西奧設法走進了花園，在克萊麗亞最喜歡的一條曲徑上放滿了花球，放得這樣多情，代表了一種文字，就好像他被囚在法爾納斯高塔中的最後幾天內，她每夜送給他花來一樣。

侯爵夫人給這種調情弄得不安之至；她的靈魂的動態是一會兒懊悔，一會兒又擺搖到狂熱中。幾個月她不允許自己走入花園一次；她謹慎到不從窗中望花園。

發勃利西奧開始感到，她是永遠離開了他，失望也開始抓住他的靈魂。他不能不生活其中的世界，不可言喻地使他作嘔，但他心裏還是不能夠確信，他以爲伯爵如不在他的部院中，心內不會寧靜，要不然他早退隱到大主教宮中的小房間裏去了。這是愉快的，完全生活在他的思想中，除非爲了行使職權，永遠不聽人類的聲音。

「可是，」他對自己說，「爲了莫斯卡伯爵和伯爵夫人起見，這裏還沒有人能代替我。」

皇子繼續尊重他，他在朝中的地位因此極高，這種恩典卻是他自己的行爲使然的。那充塞了人生的一切温情與瑣碎的熱狂，在發勃利西奧卻忽視而冷淡，幾乎是嫌惡的，從中產生了他的極端的檢束，刺痛了皇子的虛榮；他常常說，發勃利西奧的性格和他的姑母一樣。皇子的坦白的天

性發現了一部份的真理：他說，沒有人能夠像發勃利西奧地接近他，懷着他同樣的感情。朝臣不能不注意到，發勃利西奧所享受的尊敬，不但超過了作為大主教的助手之所應得，甚至於已超過了大主教本人所享受的了。發勃利西奧寫信給伯爵說，如果皇子的明哲能發現拉西，法皮奧、康德、柔拉和別些大臣們已把政務弄得這樣的一團糟，那末他，發勃利西奧一定是最適當的一個說話的人，使皇子有所作為而不致於傷害了他的自尊。

「要不是他還記得這幾個要命的字『這個孩子』」他告訴莫斯卡伯爵夫人，「曾由一個有才能的人用來描寫一個尊貴的人物，這尊貴的人物早已經叫起來了：『快回來，趕走這些流氓！』要是有才能的人的妻子，這時候也願意遷就他一下，不管是如何的微小的遷就，伯爵也會被狂喜地召回去的，可是，要他回去，得有更高貴的榮耀，只要他等一下，等到菓實成熟。所有的人都在公主的客廳內煩得要死了，他們沒有娛樂可言，所有的娛樂，只是拉西的荒乎其唐，他現在是伯爵了，變了一個貴族狂。他下了嚴格的命令，非道地貴族出身有八個綬章的人『毋復大胆無畏』出現在公主的夜會上（命令裏真是這樣的幾個字）。一切已經在早朝時可以站到長廊上，侍候皇子做彌撒去所經過的那些人，可以繼續享受這項權利；但新來的人必須把八個綬章拿出來看過。有，說，當然拉西也不認識什麼是綬章。」

可以想像的是這些信件並不經過郵政。莫斯卡伯爵夫人從南波城寫了回信：「我們每星期四有一個音樂會，星期日一個談話會：房間裏擠得不能走動。伯爵迷上了考古，一個月要化一千法郎呢，剛從阿勃魯齊雇了幾個工人來，一天只有二十三索爾度的工資。你真的應該來看我們。忘恩負義的人，我邀請你二十幾次了。」

發勃利西奧不想服從這個召喚：他每天給伯爵和伯爵夫人寫的信在他是不勝其重的負擔。一年這樣過去了，他不能給侯爵夫人數述一個字，讀者或許是能夠原諒他的。一切他的嘗試，企圖和她一通音訊，都給她恐怖地拒絕了。在他對生命的煩悶之中，習慣地保持沉默，只除了行使職權之外，只除了在皇子之前，這更增加了他的德性的無瑕與純潔，使他成了如此崇敬的一個對象，最後他決定聽從他的姑母的忠告了。

「皇子這樣尊敬你，」她這樣寫着，「因此你必須準備失勢的一天；他會劇烈地冷淡你，朝臣們自然會跟着學樣。這些小暴君，儘管他們中有誠實的人，卻總是像時髦一樣，變遷多端的，只是這一個原因：煩。你無法抗拒皇子的變遷的，除非你傳教了。你多末善於即興吟詩啊！試一試，講半小時的宗教；開始也許你會說

出異教徒的話來，找一個有學問的，謹慎的神學家幫你寫宣講文，你有錯誤由他

警告，過後你可以修正擺隱的。」

一個激怒的愛情引起來的一種悲痛，會把這樣的結果帶給他的靈魂：凡一切需要專注與行動的事，都成爲殘酷的負擔。可是發勃利西奧對他自己說了，對人民發生了影響時，如果他需要這種影響，有一天會有利於伯爵的，他對伯爵的尊敬一天天地增加了，因爲他在公衆生活中更認識了人類的不忠。他決定傳教了，而他的瘦削形體，黑色的破衣服爲他預備了史無前例的成功。人們從他的聲音中聽到了深沉的悲哀，加上那俊美的外形，如何他在朝上受寵的許多故事，捕獲了每一個女人的心。她們已在傳說了，說他是拿破倫軍中最勇敢的尉官。立刻這荒唐傳說已經無可置疑。他要宣講的教堂裏，必須定座，窮人們早晨五點鐘就去佔了位置，大做生意。

他得到了這樣的成功，最後使發勃利西奧想到了一個念頭，整個改變了他的性格，要是僅僅爲了好奇，而克萊參齊侯爵夫人有一天也來聽他的宣講。突然間，聽講的人發現他的口才又增加了一倍力量。在他自己也感動了的時候，他允許他自己運用一些最大胆的演講家也會寒戰底形象；有時候，完全忘情了，他放縱自己在最熱情的美感之中，他的全體聽衆都溶化在淚水中。可

是他那望斷秋水的眼睛，徒然搜索教台前面的顏容，其中只要有一個顏容，如果顯現了，將是他生命中這樣的一件大事啊。

「可是，如果我得到了這一個歡樂，」他對他自己說了，「或者是我暈厥過去，或者我是中途完全停頓。」爲防制後面的一種不幸起見，他寫好了一篇禱文，溫存而熱情的，他總把牠帶着，放在講台上；他的計劃是，假如侯爵夫人的出現使他說不下去，他就開始讀這一篇禱文。

有一天他從侯爵夫人家，一個受了他賄賂的僕人那裏，知道她已經吩咐，第二天晚上，打掃大劇場裏的克萊麥齊家的包廂。侯爵夫人沒有出現在公共場所，已經整整有一年了，這次是有一個紅極一時的男高音，使家家戶戶都改了習慣，弄得劇場裏夜夜客滿。發勃利西奧的第一個衝動是濃烈的歡樂。「至少我可以看她一晚上！他們說他非常蒼白。」他開始幻想她的容貌，在她的靈魂經過了劇烈的掙扎之後，不知是如何的模樣，如何顏色。

他的朋友洛特維哥給他的主人的瘋狂弄得癡呆了，化盡心機弄到了第四層上的一個包廂，和侯爵夫人的幾乎是正相對的。發勃利西奧轉了一個念頭：「我希望他得到來聽我的宣講，我將挑選一個小教堂，我可以看得她更清楚。」照平常，發勃利西奧是下午三點宣講的。侯爵夫人要上戲院去的一天早晨，卻由於他整天要在宮中辦公事，不得不開一個例，改爲晚上八點半鐘，他

將在克萊參齊宮的一翼的對面，那小小的聖泰·瑪麗亞·台拉·維齊塔西洪教堂中宣講。洛特維哥替他送了一大批的臘燭給那教堂中的尼姑，請她們從白天起就點亮教堂。他還找了一隊禁衛軍，裝上刺刀的兵士站上崗，以免搶劫。

宣佈的是八點半開始，但兩點鐘，教堂已經擠滿；可以想像那一條矗立着克萊參齊宮的宏偉建築底靜寂的街道上，起來了何等的嘈音。發勃利西奧還宣佈，爲崇拜憐憫底聖母，他要講的是一個慷慨的靈魂應如何爲不幸人感受，即使這不幸人是犯了罪的。

儘可能小心地喬裝了，發勃利西奧在戲院剛開門，還沒有上燈的時候，就到了他的包廂裏。夜戲八點開場，數分鐘後，他得到了那樣的歡樂，沒有人能想像，也沒有人曾經感覺到過，他看到克萊參齊的包廂門開了；一會兒，侯爵夫人出現；自從她給了他摺扇到現在，他沒有這樣仔細地看見過她。發勃利西奧覺得他要給歡樂窒息至死：他意識到他自己的感情如此奇特，他不得不告訴自己：「也許我要死了！這樣地結束這悲慘的一生何等美啊——也許我就倒在包廂中，明天他們會知道，未來的大主教死在歌劇院的包廂中，而且更奇怪的是他化裝爲僕人，穿了制服呢！永別了，我的美名！但美名對我有什麼意思呢？」

但是，九點差一刻的時候，發勃利西奧集中了他的意志；他離開了四層樓上的包廂，好不容

易步行到那一個地方，剝下了僕役的制服，換上了日常穿的僧衣。九點鐘，他才到了教堂中，慘白而衰弱，全教堂中引起了謠言，說大牧教的助手先生今夜不能宣講了。可以想像的，寺院裏的尼姑，如何在他休息的客廳中，睜睜地望着他啊。這些女人喋喋不休；發勃利西奧不能不請求她們離開一會兒，於是默然片刻，他急奔到宣講教台。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三點鐘的時候維齊塔西洪教堂中已經擠滿了人，都是貧民，給燭火吸引來的。一跨上教壇，發勃利西奧不能不宛爾而吃驚了，所有的椅子上坐着時髦少年，最顯赫的人羣。

幾句致歉之後，開始他的宣講；一些被抑制的羨慕的叫聲，接受了這一次的講辭。其次是一段熱情的描寫，描寫那凡是人必須加以憐憫不幸的人，以有價值地崇拜那憐憫的聖母，她自己在塵世時也受了這樣的難。演講者本人是大受感動；有幾回，他簡直不能吐出字音來，讓這小教堂的每一個部份都聽到。在所有的的女人，一部份男人的眼中，他自己就有那種凡是人必須加以憐憫不幸人的模樣，他是這樣極度蒼白。他說完了致歉，開講之後不多分鐘，就被注意到這晚上他失去了常態；被感到這晚上，他的憂鬱更深，他的情緒更溫柔。有一次，他被看到在眼睛中有了淚水；一下子，整個到會的信徒發出了啜泣之聲，聲音響得那篇宣講不能不暫時停止。

一次中斷，繼之十二次；他的聽衆發出了羨慕的聲音，還有淚水的噴射；時時刻刻都能聽到

這樣的喊叫：「啊，聖·瑪麗亞！」「啊，偉大的神！」情緒已這樣普遍，這樣不可剋制，在這精選的一羣聽衆中間，沒有人覺得發出這等叫喊是可恥的；這樣被奪去了心神的人，在他的隣人的目光中也一點不覺得特殊荒謬。

宣講中途，照常有一個休息，發勃利西奧被報告道，戲院中沒有人不在離開了，就只有一個貴婦人還坐在她的包廂中，克萊參齊侯爵夫人。這短暫的休息中，教堂中起了一個大騷擾；信徒在集資爲大主教的助手鑄一個雕像。他的第二部份宣講的成功，更是這樣地狂暴而帶着世俗的意味，基督教徒的懺悔變成了幾乎褻瀆神明的讚嘆呼號，使他在離開教壇的時候不能不責備幾句聽衆。這才當他們在離教堂時，保持了很形式化的動作；可是到了街上，大家狂熱地喝采了，叫喊着：「台爾·唐戈萬歲！」

發勃利西奧趕緊看看錶，奔到一扇有鐵格子的小窗上，那是在管風琴室通到修道院內部去的長廊上的。由於街道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多的羣衆，出乎禮貌，克萊參齊宮的門房，在宮牆的鐵爐中，點亮了十二個火把。數分鐘後，叫喊聲距離結束還早着呢，發勃利西奧這樣焦急期待着的事來了，從歌劇院回來的侯爵夫人的馬車出現在街上；馬車夫不能不停下，移動時也只能緩緩地，爬行在囂鬧的叫聲中，好容易馬車才到門口。

侯爵夫人已經給崇美的音樂感動了，憂傷的心總是如此的，可是那歌劇院裏面的漸趨冷落更使她感傷，當她明白了那冷落的原委。還在第二幕的中途，那男高音還在舞台上呢，甚至池座中的人們都開始紛紛地離開座位，企圖使勁闖進那教堂去了。侯爵夫人發現她家的門口有那末多人，就哭起來，「我沒有挑選錯了人啊，」她對她自己說。

可是，正因為有這一時的心頭，侯爵和這一家的朋友，再三勸她去聽講，她還是堅決拒絕，他們不懂了，她怎末不願意去看一看，那個如此驚人的宣講者。

「真的，」他們告訴他，「他吃癩了意大利最好的男高音！」「我如果看到了他，我會完了！」侯爵夫人這樣告訴她自己。

徒然啊，發勃利西奧的才能似乎一天比一天更光耀，幾次他在克萊參齊宮對面的小教堂裏講道，他卻永遠不能見到克萊麗亞一眼，她後來真的生氣起來，他已經把她從她的花園裏趕跑了，還要來擾亂她那一條街上的清淨。

把他的眼睛搜查那些聽他講道的女人們的顏容時，發勃利西奧已經好幾次，注意到一個黧黑皮膚的小臉兒，很美，眼睛中卻爆出了火來的。慣例如此，這兩隻宏麗的眼睛到第九、十句時，便充盈了淚水。當發勃利西奧不能不說一些他自己也覺得疲倦的冗長的話，那時他就讓他的眼

睛望着這個顏容，其年輕鮮麗，使他愉快。他知道這少女名叫安納泰·瑪麗尼，帕爾瑪一個最富有的布商，新近逝世不久，他是他的女兒與繼承人。

後來布商的女兒安納泰·瑪麗尼傳誦在人口；她瘋狂地愛上了發勃利西奧。著名的宣講才開始時，她已訂婚，訂給司法大臣拉西的兒子喬可莫，她一點不覺得他可愛；可是，祇聽了發勃利西奧兩次，她就宣布，她不願意結婚了；有人問她爲什麼有了這樣奇特的變心，她回答說，一個有榮譽感的女人不能嫁給一個人，當她瘋狂地愛上了另一個人底時候。她家裏要找出那另一個人是誰來，總卻不行。

可是安納泰聽講時所流下的滾燙的眼淚，把他們帶領到了真理的路上；她的母親和伯伯問她是不是愛上台爾·唐戈先生，她勇敢地回答道，既然真相已經被發覺了，她決不撒謊來屈辱她自己；她又說，既然她沒有希望和崇拜的人結婚，她希望至少她的眼睛可以不因爲看到了那小伯爵拉西的滑稽樣子而生氣。這一段話，嘲弄了中等階級正妬忌地追逐着那個人的兒子，不數日，滿城風雨地傳開了。安納泰·瑪麗尼的回答被認爲答得好，大家重復她的話。在克萊參齊宮中，正如在所有的地方一樣，人們談着她。

克萊麗亞小心不開口，當客廳中談着這個話題；可是她問她的侍女許多問題，而且下一個星

期日，聽完了宮中教堂的彌撒，吩咐那侍女和她駕車出遊，察訪瑪麗尼小姐的教區的教堂，去行了第二個彌撒。她看到全城的士紳都給同樣地吸引了來，這些士紳都站在門口。片刻後，侯爵夫人感到了騷動，知道瑪麗尼小姐進教堂來了；她看到她自己的地位正對着她；雖然虔敬，她也不去注意彌撒了。克萊麗亞從這中產階級的美女那兒看到堅決的神韻，那在她看來應該是已經結婚了幾年的人才能有的。此外是輕盈的身體，漂亮的腰，那一雙眼睛，用隆巴提的諺話，彷彿在和她看到的一切，聲訴着似的。彌撒未完，侯爵夫人就溜了出去。

第二天，克萊參齊宮的朋友，又照常來消磨黃昏，說起了安納泰，瑪麗尼新近的一件荒唐事。她母親怕她做出傻事來，祇給她少數金錢，安納泰卻把她父親送她的一隻大鑽戒，交給了當時在帕爾瑪給克萊參齊宮畫聖畫的名畫家哈依茲，請求他畫一張台爾，唐戈先生的肖像；可是她希望在這個畫上，他簡單地穿一件黑衣服，而不是那僧侶的袍子。好啦，前天夜間，安納泰的母親驚駭地看到了，在她女兒的閨房中，有了一幅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的宏麗的肖像，裝在最近二十年來帕爾瑪沒有見過的一隻鍍金的，最美觀的，鏡框子裏。快活得忘記了自己，整個夜晚，搶在人家前面說話，說了最可笑的故事（例如，著名的女伶和貝吉涅侯爵的故事，那是上一天他從法國客人那裏聽來的）侯爵夫人卻不能安定下來；她在客廳內走來走去，她走進一個畫廊，那裏面

兩萬法郎的下的畫，侯爵都不掛。這晚上，這些畫訴說了這樣簡潔的話，使侯爵夫人的心給情緒震抖得痛楚了。最後她聽到大門開了，急忙忙奔進客廳：那是拉凡爾茜侯爵夫人！說完了客套，克萊麗亞覺得她提不高聲音了。侯爵夫人因此讓她再問過她的問題：「你對於那時髦的宣講者有何意見？」第一遍問時，她沒有聽見。

「過去我當他是一個小小的陰謀家，很配做莫斯卡伯爵夫人底姪兒；可是上一次他宣講了；啊，就在你們對門，維齊塔西洪教堂裏，他真是崇高，我再也不恨他了，我認爲他是最有口才的演說家。」

「那末，你聽過他的宣講了？」

「怎末，」拉凡爾茜侯爵夫人笑了，「難道你沒有聽見我說話？我是一次也不願意漏掉的。他們說他的肺有問題，不久他就要放棄宣講了。」

拉凡爾茜侯爵夫人一離開，克萊麗亞就把剛索叫到畫廊上。

「我已經幾乎決定，」她對他說，「去聽這受盡讚賞的宣講者了。他什麼時候講？」

「下星期一，就是說離今天還有三天；不妨說他猜出你的意思來，就在對門的教堂中講。」還有許多話要談；可是克萊麗亞再鼓不起聲音來說話了：她在畫廊上來回走了五六趟，不着

一字。剛索對他自己說：「這是復仇之心。怎末有人敢從法皮奧，康梯將軍那樣的英雄所看守的監獄中，大胆逃出來？」

「自然，你必須再也不拖延了，」他冷嘲地說，「他有肺病了。我聽波蘭醫師說，他活不到一年；上帝因為他奸詐地從監獄中逃了出來，在懲罰他了。」

侯爵夫人坐在畫廊中的榻上，做了一個姿勢叫剛索也坐下。沉靜了片刻，她交了他一個小錢袋，其中有着幾個金幣。「給我定四個位子。」

「可憐的剛索可以溜在夫人的侍從之中嗎？」

「當然。定五個位子……我不在乎，」她說，「靠不靠近教壇，可是我喜歡看到瑪麗尼小姐，他們說她是很美的。」

侯爵夫人好不容易，活過了那離宣講的星期一底三天。剛索覺得，可以跟這樣偉大的一個夫人作伴，實在光榮萬分，穿上法國衣服佩上了劍；而且，好在宮殿就在對門，他搬了一隻華麗的鍍金的椅子到教堂裏，給侯爵夫人坐，在中產階級看來，這真是盛氣凌人之至。可憐的克萊麗亞，讀者可以想像，她如何的感覺，看到了這樣一張椅子，正正中央貼對了教壇放着。他重下眼皮，六神無主，縮在大椅子的一角。甚至於不敢看小瑪麗尼了，剛索還無恥之至，指手劃腳，叫她

看，使她驚異，非貴族生身的一切人，在這一個朝臣看來，全都不入眼。

發勃利西奧出現在教壇上；他是這樣的瘦，這樣的蒼白，這樣的肺病樣子，克萊麗亞的眼中立刻充盈了淚珠。發勃利西奧吐出了幾個字音，停止了，好像他的聲音突然啞暗；他試着說話，不成；他轉身拿起了一張紙來；

『兄弟們，』他說，『一個不快活的靈魂，一個值得你們憐惜的靈魂，要求我，通過我的嘴唇來祈禱，爲他的苦難的結束作祈禱，這苦難是祇能於死亡時結束的。』

發勃利西奧很慢地讀他的紙上的其餘的文字；可是他的聲音中底表情是這樣的，還沒有唸了一半，人人在哭了，連剛索也哭了。『無論如何，沒有人會注意我的，』侯爵夫人想，就大哭起來。

當他從文稿上誦讀的時候，發勃利西奧想到了三兩個念頭，關於那不快活的人，如何要求他信徒們一起起來祈禱。立刻他想到了許多念頭。當他外表上向聽衆致辭，實際上他祇在和侯爵夫人談話。他的宣講結束得比平常較早了，因爲，儘管他努力控制，淚水還是佔了上風，他簡直不能用聽得清楚的聲音來說話了。一些良好的批判家覺得這一次的宣講很奇怪，但至少在熱情上和燭火下的一次相等。至於克萊麗亞，祇聽發勃利西奧讀那祈禱文，讀了開頭的十行，就感到十四

個月不見他一面，真是殘酷的罪惡。回家後，她上了床，想到發勃利西奧，覺得非常自由自在；第二天，很早，發勃利西奧收到一封信，寫着下面的話：

「我們依賴你的榮譽；找四個勇士，必須確信是審慎的人，明天，半夜，斯丹卡泰的鐘聲響時，到聖保羅街，寫十九號門牌的一個小門旁。記住，也許你受到攻擊，不要一個人來。」

認出了那天仙似的筆跡，發勃利西奧跪在地上哭了。「最後，」他叫道，「在十四個月八天之後，永別了，宣講。」

要描寫發勃利西奧和克萊麗亞，在這一天，心上的各種胡思亂想，是太長了吧。信上寫的小門不是別的，正是克萊參齊宮的橙園的門，這天有十次，發勃利西奧找到一些理由，就跑過去看了又看。他武裝了，但一個人地，夜半前不久，快步經過那扇門，不可描摹的快樂啊，他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輕輕地微語着：

「進來吧，心上的友人。」

發勃利西奧小心地進去，發現自己真的在橙園中，可是正對是一扇離地三四尺，釘了許多格子的窗。黑暗沉沉。發勃利西奧聽到了這窗上有微聲，正用手摸那窗格子，他那時感到了另一隻，從格子中伸過來，拿住了他的，拉過去放在一雙嘴唇上，這嘴唇吻了牠。

「是我，」一個可愛的聲音說，「到這裏來！告訴你，我是愛你的，還要問你，是否你願意服從我。」

讀者可以想像那回答，那快樂，那發勃利西奧的驚奇；第一度的狂熱過去之後，克萊麗亞對他說：

「我已經給聖母起了誓，你知道，永遠不再看見你；因此我在這深沉的黑暗中接見你。我希望你明白，要是你敢在白天看我，我們中的一切就此都過去了。可是第一，我不願意你在安納泰，瑪麗尼面前宣講，而且你不要以為是我，這樣愚笨，搬了一張大椅子到上帝的住宅中。」

「我的親愛的安琪兒，我永遠不在任何人面前宣講了，我的宣講，祇是爲了一個希望，希望看見你。」

「你不要這樣說話，你記住了，這是不被允許的，我不能看見你。」

這裏我們要請求原諒，一個字也不說，三年飛似的過去了。

當我們重新來說我們的故事的時候，莫斯科伯爵早已回到帕爾瑪，出任首相，權力比以前更大了。

過了三年神奇的懽樂，但發勃利西奧心頭的一個狂想又改變了一切。侯爵夫人有了一個可愛的兩歲的小孩叫桑特利諾，他真是母親的嬌兒；他時常和她一起、或者爬在克萊參齊侯爵的膝上；而發勃利西奧這方面呢，反而不常見他；他可不希望孩子愛上另一個爸爸。他想到，在孩子的記憶力更明確起來之前，必須就把他帶走。

冗長的白天裏，當侯爵夫人不能夠看到她的愛人底時候，有桑特利諾作伴，給了她安慰；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那在阿爾卑斯以北就會使人驚奇的，因為她雖然有了曖昧，她還是忠於她的誓言；她曾經給聖母起了誓，這一點，讀者諸君或許還記得吧，永遠不再看見發勃利西奧；當時她起誓的正是這樣的幾個字；因此她只在晚上接見他，而且房間裏從來不點燈。

可是每天晚上，他給他的情婦接納了；而且，真值得佩服，在一個好奇而嫉妬的朝廷上，發勃利西奧佈置得這樣能幹，這一件隆巴提人所謂的 *Gimicisio*，從來沒有受到人家的猜疑呢。他們的愛情太強烈，自然不能沒有口角，克萊麗亞是善妬的，可是他們的爭吵常常爲了別一個原

因。發勃利西奧有時利用公共宴會，和侯爵夫人出現在同一個場所，然後看她；她就借了一個藉口，很迅疾地逃走，跟着就有很長一個時候，放逐了她的情人。

在帕爾瑪朝廷上，這樣美貌，而又這樣高傲的一個婦人竟然沒有什麼不規矩的痕跡，也引起了驚奇；她挑撥過一些熱情，招惹了好些愚笨的行爲，常常發勃利西奧也吃醋了。

良善的大主教蘭特利安尼，早已死去；發勃利西奧的虔敬，典型的道德和口才，使人們遺忘了他；發勃利西奧自己的哥哥也死了，一切家產都由他承繼。從這以後，帕爾瑪大主教的俸給數十萬法郎都分贈了他治下的許多教區牧師。

這是很難的，來想像一種更加光榮的生活，比發勃利西奧自己所要求的更光榮，更有利，可是一切都完了，因爲了一個父愛的狂想。

「依照我能尊重的，然而使我痛苦的，一個誓言，你不能在白天裏看見我，」他有一次對克萊麗亞說，「我祇能永遠孤獨地生活，除了工作，沒有別的分心；然而我又沒有很多的工作。就在這莊嚴而悲傷的度日如年之中，我想到了一個念頭，這現在使我難過得很，六個月來我都沒法剋制牠；我自己的孩子將來一點不愛我；他從來沒有聽到過我的名字。在克萊參齊宮中，生活得富麗堂皇，他甚至於不認得我。偶然我見了他，我想到他的母親，他使我想到她的天仙似的

美，但是我不能看見他，他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嚴肅的人物，在孩子看來，這嚴肅的意思是悲哀。」

「啊，」侯爵夫人說，「這一段要得出一個什麼結論來呢？我怕。」

「結論是把孩子給我；我希望他和我生活；我希望每天看見他；我希望他慢慢地習慣了，愛上我；我希望我自己，在空閒下來的時候，愛上他。既然，命中注定，世上從沒有這樣的例子的，我不能得到一切愛情的心都能享受底那種快樂，我不能見我所崇拜的人，至少我希望在我的身邊有一個人，可以使我心中想起你，可以使他至少代替你。在我的被強迫的孤寂中，人事是一種累贅；你知道，自從那一次我交了好運，給巴爾蓬關了起來，從此之後，在我看來，野心祇是一個虛榮的字眼了；這一切我的心感而不覺的，」

第二十八章

給一連串的事件佔了去，我們沒有時間來速寫那些帕爾瑪朝廷上蜂擁着的一羣朝臣；對我們前面談到的事情，他們是下了最荒誕不經的評語的，在這一個國內，做一個小貴族，三四千利爾的收入，排場得足以混在皇子的觀見會中，最要緊的一點，是他絕對不能夠讀伏爾泰或盧騷：這一個條件倒是不難於滿足的。然後，他必須懂得富有感情地談到皇子的傷風，和最近從薩克森尼送來的礦石標本。如果，在這一些之外，每年做彌撒，你不缺席一天，如果在你的好朋友中間，你可以有兩三個著名的僧人，而每年在元旦前，元旦後的十五天內，皇子給你說幾個字，這使你的教區裏面人人寬慰，如果你的小財產所應該負擔的一百法郎捐稅你恰好付不出來，那末，收稅人也不敢來逼你了。

剛索先生正是這一類可憐的魔鬼之一，很高貴，他除了自己有一點財產，而且通過了克萊參齊侯爵的關係，還得到了一個肥缺，每年有一萬一千五百法郎的收入。這人本可以在家吃飯，但

他有一種熱情，除非他置身在大人物家的客廳裏，他是不快活的，最好那大人物能時時對他說：「索剛，你給我閉嘴吧，你是澈頭澈尾的傻瓜。」這話是因爲大人物生氣了，因爲索總是比大人物來得格外機警一點。他可以討論一切，都討論得雅緻，而且，只要屋主臉皮上牽動一根筋，他立刻可以改變意見。真實地說，雖然他懂得如何保障他自己的利益，頭腦中間卻什麼也沒有，要是皇子湊巧沒有傷風，他走進一個客廳便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在帕爾瑪，使索得到很大的聲譽的是他的三角帽，裝上一束亂烏毛，氣派很大，就是穿著睡衣時，也把牠戴在頭上的；可是最好你能夠看到他那一束烏毛，不管他戴在頭上或拿在手上；那神情是才貌雙全的樣子。他慇懃地問起侯爵夫人的小狗兒的康健，而且，克萊參齊宮要是着了火，他一定冒生命的危險，要搶救一隻金絲錦緞鋪墊的椅子的，多少年來，他那黑絲的褲子，每次他坐下一會兒，總是被抓住了的。

這一類的人物，七八個，天天晚上七點鐘，出現在克萊參齊侯爵的客廳中。他們剛剛坐下來，就有一個侍者，穿了水仙黃色的制服，上繡銀絲，派頭很大，尤其那一件紅背心，更顯得富麗堂皇了，他一來到就蒐集了這些魔鬼們的帽子和手杖。跟着他是另一個僕役，拿進了微乎其微的咖啡杯，杯下一隻鍍銀細工腳；每半個小時，就又有一個管事，佩了一把劍，穿了一襲華

麗的衣服，法國式的，把冰分給在座底人。

在這些窮相十足的小官僚到來之後半小時，又來了五六個軍官，大聲說話，形狀很威武，他們常常討論，若要大元帥作戰時操必勝之算，那末士兵的制服上應該有幾粒鈕扣。在這個客廳裏，要說起了法國報上的消息就太不懂慎了；因為，即使消息是很愉快的，例如西班牙搶斃了五十個自由黨，說話的人還是有罪的，因為他讀了一份法國的報紙了。這些人的最大本領與技巧是每隔十年，可以在年俸上加添一百五十個法郎。全靠這樣，皇子和他的貴族才可以愉快地統治全國的農民和市民。

毫無問題的，克萊參齊家的客廳裏要算福斯卡里尼騎士是最重要的人物，一個很老實的人；因此他常常在每一個朝代裏都要入獄一次。否決拿破崙的登記法令底米蘭議會中，有他的份——這歷史上少見的。二十年來，福斯卡里尼騎士是克萊參齊侯爵的母親的朋友，所以一家中最有勢力的人。他常常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告訴人，可是什麼也逃不過他的利眼；妙齡的侯爵夫人心中有鬼，見了他，她就發抖。

由於剛索對於偉大的人物，有着一種熱情，他們常常對他粗暴地說話，而且每年總有一兩次，把他感動得淚水也流下來，他的熱狂是給他們辦一些小差使，要不是他給窮困束縛了手脚，

也許他可以成功的，他既不缺少狡猾，而且非常厚臉。

我們可以看到的，剛索有一點兒瞧不起侯爵夫人，因為她一生中從沒有一次對他粗暴一點說話；可是，她的丈夫終究是著名的克萊參齊侯爵，公主的榮譽騎士啊，他倒是每一個月總要對剛索說一兩次的，「剛索，閉你的嘴，你是澈頭澈尾的一個傻瓜。」

剛索發現，一切談到安納泰，瑪麗尼的話，可以使她從沉夢似的茫然之中醒過來，那茫然的神情她總是保持到十一點鐘敲響；然後，她沖茶，給每一個在座的人稱呼一聲姓名，獻上一杯茶。之後，在她離開他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的時候，她彷彿高興了一點，因為總在這時候，賓客們要向她朗誦諷刺詩了。

意大利，他們作得好極的十四行諷刺詩；至今只有這一個形式的文學，還保持一點兒生命；自然，這是不受檢查的；而且克萊參齊宮中的朝臣總用這一句話來作十四行詩的序文，「侯爵夫人允許我朗誦給她聽一首很壞的十四行詩嗎？」當那首詩引起了笑聲，又重復了幾遍，便決計有一個軍官出來叫道：「警察大臣應該把這樣挖苦人家的詩人絞死那末一點兒。」中產階級的人反而是最喜歡這樣的詩了，律師們的書記常常手抄了拿出來賣，賣得很多。

由於侯爵夫人有好奇之心，剛索想，一定她已經聽到很多的話，關於小瑪麗尼的美麗的，何

況她有百萬家私，這女的一定在妬忌她了。於是，這笑臉常開，對非貴族一概厚臉無恥的剛索，這次無縫不鑽了，第二天，他到了侯爵的客廳裏，手拿着有烏毛的三角帽，那得意忘形的樣子，一年到頭也不過看得見一兩次，大約在皇子對他說：『再見，剛索，』的時候才會有。

尊敬地向侯爵夫人說下問候話，剛索卻並不退幾步，坐到那向她推近來的座位上。他站在圓圈兒中間，突然叫道：『我已經看見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的肖像畫了。』克萊麗亞是這樣地吃驚了，不得不靠在椅子的靠上；她本想撐過這陣暴風雨，但立刻她不得不退出這個房間。

『你必須同意，可憐的剛索，你的魯莽是舉世無雙的，』喝了第四次冰的軍官傲慢地說，『你知道大主教這位助手，拿破崙手下一位最勇敢的尉官，有一次給侯爵夫人的父親開了一個玩笑，應該絞死他的，他跑出了法皮奧，康悌將軍主管的礮台，容易得彷彿他跑出斯丹卡泰一樣嗎？』（斯丹卡泰是帕爾瑪最主要的教堂。）

『真的，我完全不知道這些事，親愛的隊長。我這可憐的低能兒一天到晚闖禍。』

這一個回答，合乎意大利人的胃口，反引起一場那嘲笑軍官的嘩笑。侯爵夫人又回來了；她武裝了自己的勇氣，甚至預備自己來讚美那一幅據說是精美絕倫的肖像畫。她讚美了哈依茲的材料，是他畫的這一幅肖像。不知不覺地，她向剛索優美地微笑了，剛索就狡猾地向軍官望一望，

其餘在座的人也笑視軍官，他不得不跑掉，自然還賠了個咒，對付剛索的；後者大獲全勝，而且在夜深告辭的時候，被邀請了明天吃飯。

「我又有消息報告了，」第二天飯後，僕人一離開房間，剛索就說；「最近的新聞是大天主教的助手愛上了小瑪麗尼。」

讀者可以判斷克萊麗亞聽到了這一個奇特的宣告之後，如何激動。連侯爵也感動了。

「可是，剛索，我的朋友，你又出軌了！對一個皇子會請他坐在一起玩紙牌的人物，你說話應該檢點。」

「是的，侯爵先生，」剛索開始說出他那種人的粗話來，「我打賭他快和小瑪麗尼坐在一起了。可是這種話你不愛聽，我也不說了，我最希望的是不要驚動我親愛的侯爵。」

照常，在飯後，侯爵要退出去打瞌睡的。這天他讓時間跑過去了；可是剛索寧可讓他的舌頭割掉，也不願意多說一個字的小瑪麗尼了；而且，每一次他開口，總說得多末巧妙，使侯爵以為他立刻就要轉到這少女的戀愛史上去了。剛索在這方面是老手，意大利人就能够故意把人家聽愛的話拖在舌尖上不吐出來。可憐的侯爵，好奇得急死了，不得不進攻；他告訴剛索說，每次他請他吃飯，他總吃兩倍地多。剛索不接受這個暗示，他開始描寫已故的皇子的情婦包爾比侯爵夫人所

收藏的一批畫；三次四次，他說到哈依茲，用了慢吞吞的，有節奏的聲音，表示極端佩服。侯爵想，「現在他要提到小瑪麗尼訂的那幅肖像畫了！」可是這一點，剛索很小心避開了。最後鐘叩了五下，侯爵勃然大怒，因為他慣常打完了瞌睡，五點半鑽進馬車到宮裏去的。

「你這笨蟲說了那末多廢話！」他對剛索說，「你要弄得我比公主還遲到宮中了，我是她的榮譽騎士，她也許有命令要給我！來！快！用幾個字，如果你能夠，告訴我大主教的助手的所謂戀愛是怎末一回事？」

可是剛索想保留這一段故事給特意請他來吃飯的侯爵夫人聽的。他的確加速地，用幾個字，把故事講了，那半個人已經睡着的侯爵便奔去睡覺。剛索對可憐的侯爵夫人是態度完全不同。她還是那末年輕，雖然地位高，卻那末自然，她覺得侯爵剛才對剛索說話那樣嚴，非加以補救不可。自覺已博得勝利，又給迷住了，她的客人恢復了他的口才，不僅爲了盡責，還深感興趣地，他把無窮無盡的細節告訴了她。

爲了包下聽講的座位來，小安納泰，瑪麗尼出到一個金幣一個座位；她總是和她的兩個姑母和她父親的老賬房一起來。這幾個漏夜就佔好的座位，總是挑在教台的對面，但略略偏向最高的祭壇一方，因爲她注意到大主教的助手常常微微偏向那祭壇的。現在，聽衆也注意到了，不止一次

呢，這宣講的少年神父的眼睛落在這年輕的承繼人，這驚人的美女身上了；而且顯然他專注的，因為每當他的眼睛看到了她，他的教條就很淵博了；裏面充滿了許許多多引證，從他心裏奔瀉而來的口才就一點也看不到了：那些女人們差不是立刻就發生興趣了的，她們都望着小瑪麗尼，責備她的過失。

克萊麗亞使他把這些瑣碎的情節重復了三遍。在第三次上，她恍惚了；她想，她已經有十四個月沒有看見發勃利西奧了。「難道這是很錯誤的嗎？」她向她自己，「在寺院中過一個小時，聽一聽這著名的神父，而不是看一看發勃利西奧。而且，我要坐一個離開教壇很遠的位置，而且，我祇在進去的時候看一看發勃利西奧，聽完出來的時候再看一看……不」她對自己說，「我不是爲了看發勃利西奧而去的，我是去聽那驚人的宣講者的！」在這樣論理之中，侯爵夫人又感覺到悔艾了；十四個月來她的行爲多末端正啊！「是的，」她對自己說，爲了要得到一些寧靜的心緒，「如果今晚的第一個女客已經聽過了發勃利西奧，台爾，唐戈，我也去；她如果沒有，我就不去。」

有了這樣的結論，侯爵夫人對剛索說。使剛索非常快活：

「你去打聽一下，大主教的助手那天宣講，在什麼教堂。今晚上，你走以前，我也許托你辦

「一件事。」

剛索去宮中了，克萊麗亞立刻到花園中去散步。她一點不考慮十個月來，使她不進園子去的理由。生氣蓬勃，她臉上又有了色暈。這晚，每一個煩惱的客人來時，她心裏都因情感而激盪。最後，他們通報了剛索，他一看就知道下星期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侯爵夫人妬忌小瑪麗尼了，我才不含糊呢，這在舞台上都是好戲，」他對他自己說，「侯爵夫人演主角，小安納泰演少女，台爾，唐戈先生演情人！我才不含糊呢，那戲票賣兩個法郎都不貴。」

讀者可以想像，她的情人的悲哀如何刺痛了可憐的克萊麗亞的心；她的悲哀，更因為她覺得發勃利西奧很有理由而更增加了。她甚至在內心交戰了一場，是否她應該取消她的誓言。那末，她可以在白天接見發勃利西奧，好像社交界中任何的一個人，好在她的智慧的名譽已經建立，不怕任何閒話。她告訴她自己，如果化掉了一點金錢，她可以獲准，而取消了誓言；可是，她又覺得這種非常世俗的部署，不能使她的良心寬慰，一個怒憤的天也許更要刑罰她的新的罪行。

另一方面，如果她同意了在發勃利西奧是很自然的一種願望，如果她不要傷害那她十分明瞭的溫柔的性格，她的一個奇怪的誓言這樣地破壞了他的寧靜啊，可是有什麼辦法，她可以讓意大利最富的世家庭一個獨生子被劫走，而這一個欺騙的行為並不被人發現呢？克萊麥齊侯爵一定會

化一大把的金錢，會親自出來調查，或遲或早，這樁綁票案子是會破案的。這種危險祇有一個辦法，譬如，把他送到愛丁堡，或者巴黎吧；可是這一個辦法，又決非母愛所能同意的。發勃利西奧提出了另外一個辦法，兩者之間這自然更加合理，但非常陰暗，而且在失望萬分的母親眼中尤其可怕；發勃利西奧說，她必須讓孩子裝病；他越病越利害，最後，在克萊參齊侯爵遠行的時候，死去。

克萊麗亞感到了近乎恐怖的憎惡，造成了一次破裂，但不久又言歸於好。

克萊麗亞堅持着，他們不能試探上帝；這可愛的孩子是一個罪惡的菓實，如果他們更激怒了神聖的憤怒，上帝決不會不把他也找去的。發勃利西奧談到了他自己的奇怪的命運。「我的命運注定我的職位和我的愛情使我居住在永恆的孤寂中，我不能像我的大多數的兄弟們一樣，一嚐愛侶的歡樂，因為你只有在黑暗中才接納我，這樣說來，我和你在一起的生活是只能以分秒計算的了。」

淚水氾濫了。克萊麗亞病倒了，可是她太愛發勃利西奧，不能堅持她的反對，決定實行他要她的一個可怕的犧牲。外表上，桑特利諾病了；侯爵趕緊請來了最有名的醫生，立刻克萊麗亞遇到了想像不到的可怕的困難；她必須阻止他的愛兒吃醫生的任何一種藥；這是並非容易的。

孩子在床上耽得比他的健康所必須的還過份長久，就真的病了。他的病因，怎能跟一個醫生說明呢？那都是她的心愛，她的心理矛盾使她失去了理性。是否她必須讓他復元，那就犧牲了一切這長久而苦痛的謀劃了。發勃利西奧這方面是永遠不能原諒自己的，這樣傷害了他的情婦的心，可是他又不肯放棄計劃。他找到了理由，每夜跑到病着的嬰孩的房間裏來了，這又加添了新的複雜。侯爵夫人來看護她的孩兒，有時發勃利西奧不能不在燭火之下看到她，可憐的害病的克萊麗亞心中，以為這是一個可怕的罪惡，預告了桑特利諾的死亡。雖然那最著名的決疑學專家也被請來研究了，如果忠於一個誓言，必然要有壞結果的時候，是否繼續堅守不渝，他回答道，這樣破壞誓言，並不算一個罪行，只要那起誓的人不能堅守不渝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一種感官上的虛榮的快樂，而只是為了不願造成一個顯然的罪惡。然而侯爵夫人依然在失望之中，發勃利西奧終於看到，那一個時候已經來了；他的奇怪的念頭將成為克萊麗亞的死因和他的孩兒的死因了。

他和親密的朋友莫斯科卡伯爵相商，這老年的首相也給這一個至今他還瞞在鼓裏的戀愛所感動了。

「我可以使侯爵至少離開五六天：你什麼時候要他離開？」

一會兒，發勃利西奧跑來告訴伯爵，他們已經準備了一切，只等侯爵離開。

兩天之後，侯爵騎了馬，從曼都亞附近，他的一個產地上回家來，一隊暴徒，顯然是受人雇用，來報復私仇的，把他劫走了，卻一點不虐待他，把他放在一條船裏，一連三天漂流到波河下游，那一條路正是多年以前，發勃利西奧殺死了吉萊梯之後，所經過的路綫。第四天，暴徒把侯爵放在一個荒涼的波河中流的島上，先仔細地把他全部搶光，一個錢也不給他留下，甚於也不留下一點兒值錢的東西。兩天之後，侯爵才設法回到了帕爾瑪自己的宮；他看到一切都是蒙上黑紗，全家穿了喪。

很巧妙地完成的拐誘，卻有了一個可悲的結局：桑特利諾被祕密地放在一座又大又漂亮的屋中，侯爵夫人幾乎天天來看他，卻不數月就死了。克萊麗亞認為她自己是被正直地懲罰了，因她沒有忠於聖母像前發下的誓言：在桑特利諾的病中，她常常在燭火傍邊看見發勃利西奧，而且有兩次，在天光化日之下，相見並且是歡樂地相見的。她在愛兒死後，只活了幾個月，可是臨終時，她歡樂地死在愛人的手臂中。

發勃利西奧是戀愛得深刻，又虔敬得深刻，所以沒有自殺；他希望在一个較好的世界再遇到克萊麗亞，他很清楚，所以他必須首先贖清他的許多罪過。

克萊麗亞死了之後的數日內，他簽署了好幾個文件，其中，他給他的每一個僕人一千法郎的

傳給，給自己也是同樣的數目；他把每年值十萬利爾左右產地，送給了莫斯卡伯爵夫人，同等價值的產地，送給了台爾，唐戈侯爵夫人，他的母親，和祖產中剩餘的一部份，送給了他的一個嫁得很窮的妹妹。第二天，他送出了辭職書，辭去了大主教和一切恩內斯托第五世和莫斯卡伯爵底友誼後來一一加給他的職位，他道隱在：離沙卡兩哩，位居波河河邊森林中的，帕爾瑪的修道院。

莫斯卡伯爵夫人，當時候，堅強地同意她的丈夫，回到政務中去，可是她自己卻任何情形都不願踏過恩內斯托第五世的國土的邊疆。她在維涅諾佈置了起來，那裏離卡薩爾瑪喬只四分之一里，在波河左岸，所以是在奧地利的境內。在這伯爵特別爲她建築的，華麗的維涅諾宮中，她每星期四招待帕爾瑪所有的貴賓，其餘的日子每天招待朋友。發勃利西奧沒有一天不到維涅諾去。一句話，伯爵夫人綜合了一切外表上的歡樂，可是她只比發勃利西奧，她崇敬他，多活了極短一個時期，而發勃利西奧在修道院中也只消磨了一年。

帕爾瑪的監獄空空如也，伯爵成了鉅富，人民敬愛恩內斯托第五世，把他的統治和特斯克尼的大公爵相提並論

獻給幸福的少數人

